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二七冊目次

涇皋藏稿二十二卷 （明）顧憲成撰 明刻本 一
馮少墟集二十二卷 （明）馮從吾撰 明萬曆刻天啟馮嘉年增修本 二五一

涇臯藏稿二十二卷

（明）顧憲成撰

明刻本

涇皋藏稾二十二卷、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顧憲成撰。憲成有小心齋劄記、已著錄。明末東林、聲氣傾動四方。君子小人互相搏擊、置君國而爭門戶。馴至於宗社淪胥、猶蔓延詬爭而未已。春秋責備賢者、推原禍本、不能不遺恨於清流。憲成其始事者也。考憲成與高攀龍初不過一二人相聚講學、以砥礪節槩爲事。迨其後標榜日甚、攀附漸多、遂致流品混淆。上者或不免於好名、其下者遂至依託門牆、假借羽翼、用以快恩讐而爭進取。非特不得比於宋之道學、併不得希蹤於漢之黨錮。故論者謂攻東林者多小人、而東林不必皆君子。亦公許也。足見聚徒立說、其流弊不可勝窮、非儒者闇修之正軌矣。惟憲成持身端潔、恬於名利、且立朝大節、多有可觀。其論說亦頗醇正、未嘗挾私見以亂是非。尙非後來依草附木者比。故姑錄其集、并論其末流之失、以示炯戒焉。

原缺

簡鄒孚如
又
又
復夏璞齋
復錢抑之

與陳鑑韋別駕
簡修吾李總漕
又
與趙太石吳因之二銀臺
又
訓勿所

與陳赤石少參
與湯質齋侍御
簡吳徹如光祿
簡史際明太常
與李孟白方伯

與周念潛太史
與李孟白
復祈夷度駕部
又
簡高景逸大行
龍少宗伯
侍御
四通
草
答友人
與姜景尼
復段幻然給諫
與李修吾
又

又
答郭明龍
答高邑趙儕鶴
復吳安節太僕
與吳懷野光祿
景逸計廿六通
計三通
序
序
序
序
學宗序
中丞修吾李公漕撫小草序
景素于先生億語序
五經繹序
崇正文選序
信心草序

卷七

序

英風紀異序
願義編序
鶴峯先生詩集序
遼陽稿序
⋯公疏稿序
⋯序
曆丙子南畿同年錄序
⋯氏宗譜序
⋯序
熊⋯集選序

卷八

序

贈馮齋喬君令洪洞序
贈鳳雲楊君令峽江序
送肖桂朱先生守懷慶序
贈葵菴楊君擢守永州序
贈巽川李先生擢守漢中序
贈松陵尹徐仁宇入覲序
贈山東僉憲李道甫序
贈桂陽聚所羅侯遷兗州少府序
又
壽蓉溪葉翁六十序
⋯譚先生遷岷藩教授序
歐陽郡侯擢任潁州序
伯太室徐先生六十序
周先生擢守平樂序
土給練自京口還滇中省墓序

序

奉賀脩吾李先生晉左副都御史序
贈劉筠橋還楚序
奉壽慕閑沈老先生八十序
贈蒲州楮先生序
贈郡伯象玄杜公入覲序

奉壽沈相國龍江先生八十序
壽南阜鄒先生六十序
奉壽安節吳先生七十序
壽念翁周老師七十序
贈少府滎洲連公擢南民部郎序
贈中丞懷魯周公晋秩總河序
侯石湖陳父母考績序
先生還里序
記
行精舍記
虞山書院記
陸文定公特祠記
龔毅所先生城南書院生祠永思碑記
卷十一
記
虎林書院記
天授區吳氏役田記
脩復冉涇箭河碑記
日新書院記
重修常熟縣學尊經閣并釐復祀典創置學田記
改建學宮記
先生祠記
觀察使者虞 蔡公生祠記
說贈陳穉颿
三變說
兩忘說贈赤崗王先生
庸說與邵貞菴論拙齋蕭先生軼事作
朱子二大辨續說
卷十三
題跋

題中流砥柱圖
殫心錄題辭
題闇子諸友會規
一元巨覽題辭
題丹陽丁氏追遠會簿
題同生許明府册
[illegible]呂太夫人七十祝言
[illegible]漫談題辭
[illegible]式題辭

目錄

[illegible]社諸友會約
[illegible]女傳
[illegible]庠政略
重刻懷師錄題辭
題周氏譜錄
題石幢葉氏世德傳
題邑侯林平華父母赴召贈言
程行錄題辭

卷十四

題辭
華從玉歷試考卷題辭
馬君常制義題辭
錢受之四書義題辭
題南游草
題施羽王制義選
[illegible]錢公四書制義題辭
[illegible]銚梅花樓藏稿
[illegible]甫行卷

目錄

[illegible]留勝圖題辭
法喜志題辭
題華羽士卷
題魁星圖
簡明醫要題辭
題鄒忠餘收骨行

卷十六

誌

明故學諭損齋張先生墓誌銘

明故翰林院庶吉士完初唐叔子暨配蔣孺
人合葬墓誌銘

明故孝廉靜餘許君墓誌銘

明故吳母毛太宜人墓誌銘

又浦吳[illegible]太孺人墓誌銘

同室朱孺人墓誌銘

士晴沙[illegible]翁墓誌銘

承德郎山東濟南府別駕蓮巖黃先生
暨配許孺人合葬墓誌銘

明故處士景南倪公墓誌銘

明故禮部儀制司主事

欽降南陽府鄧州判官文石張君墓誌銘

明故薛母劉太[illegible]墓誌銘

明故貞節錢[illegible]人墓誌銘

卷十八

表

明故晉菴盧公暨配趙太孺人合葬墓表

明故龍洲顧公暨室徐孺人合葬墓表

明故贈文林郎錢塘知縣少源聶公墓表

卷十九

東先生傳

先生傳

平泉公傳

公暨杜太恭人合傳

十

文

哭吳澹卿文

祭陳[illegible]文

哭劉國谷文

哭[illegible]

再哭[illegible]

祭王澤山太親翁及陳太親母文
祭中丞魏見泉先生
祭龍翁范老師
卷二十一
先贈公南野府君行狀
母氏錢太安人六十徵言
祝伯兄伯嫂雙壽六十序
介大兄涇田先生行狀
仲兄涇白先生六十序
季時述

涇皋藏稿第一卷

無錫顧憲成著

丁亥三月

觀事激衷恭陳當今第一切務懇乞
聖明特賜省納以端政本以回人心事疏

臣於本月初一日接得邸報四川等道御史維崧等一本乞
事奉
旨朝廷你部不論是非報肆行攻擊勝及有旨着推舉却又推諉支吾好顛反覆本部當重治姑念人衆為首的維崧着降三級趙卿張鳴岡左之宜各降一級俱調外任其餘的各罰俸一年吏部知道欽此臣見之且疑且駭退而思之憂結盈腹誠不自知其然也今夫工部尚書何起鳴君子歟小人歟其許都御史辛自修也果有據歟無據歟而御史高維崧等之合糾起鳴也公歟私歟此皆章章較著不待辨而知者

也
皇上爲起鳴罷自修謝之矣而又降及高維崧等
冋御史何歟
皇上以爲用人出自
朝廷是也今者起鳴訐自修則罷自修訐維崧
等則降維崧等可謂出自
歟
謀諸執政大臣歟其謀之而不以告歟
之而不以聽歟意者第謀之左右而已

也有所獲罪而起鳴因而擠之歟皆不
知也夫自修者其賢與否臣姑無論也
司考察反被中傷
大計重典一朝而壞臣亦姑無論也惟是謂維
崧等之蹤出自承望則臣以爲謬甚矣臣竊
見邇年以來人心日下猜忌繁興讒誹殷積
或曰某也某黨也或曰某也某佐也或又曰
某也陽爲某而陰爲某也所附在此則濟其
私不濟其公所傾在彼則覦其非不覦其是

遂乃飾無爲有騰一爲十塗豕盃蛇俱成公
案甚矣時俗之過爲揣摩幸人之災而不樂
成人之美也幸而昨者本部奉
旨考察無論恩怨一秉至公
命下之日中外翕然稱服以爲我
皇上之明二三執政之有容如此無不愧恨其昔
覘之者太淺而求之者之太深也亦可以
心之公不容私而挽回有機矣何意復
翻紛乎在起鳴既疑以宿釁蒙構在自

修以忤時招尤在起鳴既見以有援而
擠在自修又見以受屈而急於辯皆過
願獨坐維崧等承望耶即爾彼給事中陳
與郊等深詆自修何爲者耶何怪乎人言之
嘖嘖也若曰一則公一則私臣不能解也試
使兩者平心定氣易地而觀臣恐我之所謂
公固即彼之所謂私而彼之所謂私亦即我
之所謂公耳柰何令我而罪彼哉爲今之計
臣以爲莫若各務自反而已起鳴當思何以

為衆論所鄙自修當思何以為儕友所猜從
嵩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召侮與郊等當思何
以言出而啓疑至於執政大臣尤應倍加檢
省風厲百僚已雖有善不敢輕以自滿人雖
未諒不敢重以尤人若無若虛孜孜汲汲積
而久之精神透徹誠意綠如本無偏好誰能
同本無偏惡誰能求異雖有褊心鋭氣敀
其為高者亦聞焉而慚見焉而悔恍然
皆不知矣如是而猶或貳以二或參以

石予薄之與論非之共起而為我[illegible]
逸與之校哉元輔申時行虛衷雅度天
共推次輔許國王錫爵一心一德和衷弼
理偕臻斯道正自不難要在卓然以皋夔稷
契相勗不但如近時所稱名相而已庶幾可
以答天下耳若乃以智角智以力角力釋仁
義道德之用而競巧拙於毫毛假饒得濟終
屬雜霸雜吏非今日所宜用也先是御史甘
士价進和衷之說其[illegible]第不務拔本塞

[illegible]徒欲調停於薛邑之間其究[illegible]
猶下則強下以猶上雖外貌可觀病[illegible]
有識[illegible]望而却走而庸人方以為無足憂
此臣之所以不容已於言也抑臣又因而有
感焉請畢其說臣竊見今之時凡非科道而
建言者世必詬之曰是出位曰是好名又曰
為進取之捷徑耳不然則又曰是多行不
義無之聊借以蓋醜而脫計網也斯四
者有之矣而不可不求其故也臣嘗妄

百餘年矣西漢之經術東漢之節義唐
詩詞宋之理學並彬彬稱盛而獨言官之
氣稍不振天下多故危言讜論往往出於他
曹無論其達郎如我
皇上涖祚故相張居正用事數年之內言官有相
率讃頌已耳有相率保留已耳有相率祈禱
已耳以求異[illegible]王文之傳何寥寥也又
如近日給[illegible]本[illegible]公議及

皇上詰責所以輒惶恐推避莫適爲首惟有許四
不暇已耳亦無能自見始末開廣
聖心者曾不思
皇上聰明睿智從諫如流有如維崧等披露情悰
曉暢事實章晰箴理剴篤言辭即
皇上一覽而悟未可知也臣甚惜之由此觀之假
言官不爲利誘不爲威惕無事不瑣屑以
有事不依回以取容牽裾折檻時不乏
必無繇而奮其說矣然則使人之得以

四言者臺省之爲也夫人情未有不喜
惡逆者也而況于居尊顯者乎彼其喜
也能令人榮其惡也能令人辱有一人焉獨
拂其所喜干其所惡端言正色侃侃不顧夫
安得而不名高也名高矣而當之者方苦於
不堪厭恨之不足而至廢棄廢棄之不足而
至摧折則天下[illegible]不平於其心一旦時
移事改是非論定其人安得而不加殊擢也且
夫短長人所常有也天下非盡中行也食肉
者非盡賢與能也而獨苛求於斯人欲苛必
焉則天下必有藉爲口實者矣又安得而不
姑舍是也是故抑者予其揚者也屈者藉其
伸者也退者佐其進者也斷可識矣假令其
言是怡然而愛之其言非廓然而容之録其
長不病其短襃其直不咦其狂欣其誠不憲
倘我用其言何必計其人我不用其言何
以其人爲如是人人而能言也何名可賈
可徵[illegible]亦何醜可蓋非徒然也而我反

獲容直之名收用言之利矣然則使人
以賈名得以徼利又得以蓋醜者廟堂
之爲也至於建言者其人大都負氣自喜不
耐矜束簡略於規矩遇事發憤往往過當聽
者方內慊不服退而詢其行事又不足以滿
其意則曰爾以古人畜我何不以古人自畜
而前後之人察見意指又因而媒孽之以取
媚尋垢索瘢無所不至於是遂置其言不復
採而并其人亦[illegible]假令士能潔躬脩行

入不愧妻子出不愧朋友[illegible]
重夫安得而無怨然則使人之得以[illegible]而納
諸在[illegible]之中者[illegible]言者之為也故臣以為亦
莫若務自反而已自反則上何暇以言為罪
下何暇以言為尚惟各盡其在我而已矣先
是都給事中楊廷相徐陳考察事宜意欲痛
矯激之非蓋亦有說第人之常情自是遂
少順指者多不知自反而徒彼此相尤
必多者日勝少者日負將來之患正恐

矯激耳如曰最居正用事宜尚異今非
也宜尚同則唐虞之際猶然朝有吁咈
對有誹謗而孔子亦云邦有道危言危行方
今
君聖臣賢千載一會不以唐虞有道望斯世斯民
而僅僅較短長於居正柄國之日此臣之所
痛也是故彼一時也上下壅隔率邪朋與雖
無一事不出於私人[illegible]以[illegible]當此一時也上
下寅恭衆正[illegible]出於公人皆

以矯異此臣之所以尤不容已於言也臣腐
儒也無所知識坐逢
明聖思見太平情激乎中不能默默輒以自反之
說進愚念當今第一切務無過此者其用心
寬而動物速其操術簡而收效宏夫惟
皇上超然遠覽翻然深思毅然躬行反躬責己端
本澄源無論大臣小臣近臣遠臣而皆覗之
體無論諷諫直諫法言巽言而皆擇之
仍諭大小臣工無猜無忌自責自修
任怨之名以逢君欲勿希將順之美以
私勿狥一時之喜怒以貽禍將來勿執
一己之是非以誤傷國體至于左右近侍亦
時以此照察之使其各知愛惜共享榮名其
維嵩等四御史姑令照舊供職則
皇上何以不若堯舜在廷諸臣何以不若臯夔稷
契天下何以不若唐虞益變化人才轉移世
道之機實在于此大學曰自天子以至于庶
人一是皆以脩身為本中庸曰正己而不求

於人則無怨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
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又曰以善養人然後
能服天下臣誠不勝惓惓惟
皇上裁察焉奉
聖旨這本黨護高維嵩等肆言沽名好生輕躁顧
憲成姑着降三級調外任用前有旨特諭各
部司屬欲陳所見的都呈禀堂官定議具奏
憲成曾否呈禀堂上官也着回將話來
甥王永圖錄次

癸巳二月
建
儲重典
國本攸關不宜有待懇乞
聖明早賜
宸斷以信
命以慰輿情事疏
吏部四司公本
伏見

妃之條欲將
子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
長於此知
皇上之心有惕然其不敢自專者而必以上合
聖祖之心爲安也又見
皇上諭輔臣王錫爵等朕爲天下之主無端受誣
以爲可痛可恨於此知
皇上之心有歘然其不敢自適者而必以下合天

下之心爲安也有
君如此豈不眞
聖君哉乃臣等過而思之惟是待之一言有不能
釋然而無疑者
皇上之所據以爲得在此而天下之所共據以爲
失亦在此此吉凶之原安危之幾不可不早
辨而愼防也夫太子天下本立本所以不忘
也豫定所以固本也如之何其可緩也
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是也待嫡非也就

論嫡之有無是也待將來論嫡之有無
也夫待之爲言也濡滯而鮮決懸設而難
期撓不刊之典潰不易之防壞不携之信叢
不解之惑開不救之釁貽不測之憂甚不可
也臣請得而歷數之
皇上之稱
祖訓依爲典據其所言立嫡待嫡二條意各有主
質以建
儲之事判然不須

皇上篤以其合於己援而附之是爲尊
祖訓乎是爲悖
祖訓乎其不可一也嘗考我
朝建
儲家法
東宮原不待嫡
子並不封王廷臣連章累牘言之甚詳歷歷
攷
其不合於己置弗爲省豈

之見有加於
上乎其不可二也臣等聞之凡有天下者
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太子之元子稱
太孫天子繫乎天也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
乎父也太孫繫乎祖也父子祖孫一體也故
親之至隆承祧於是乎在不可得而爵者也
餘子則稱王王必繫之地各有分域可得而
爵者也今欲並封
三王

乃子不封何所繫乎無所繫則難乎其於名有
所繫則難乎其爲實其不可三也
皇上亦曰權宜云耳夫權者不得已而設者也
元子升儲
諸子分藩於理爲順於情爲安於分爲稱於訓
爲經有何疑礙有何牽制有何不得已而然
乎稱尊鈞大僭所繫也僭則凌凌則僭厲所
也豈細故哉而姑任之其不可四也

孫以
爲法
皇上尚不難創其所無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
而往幸而有嫡可也不然是無
東宮也無乃恨萬世之大計乎又幸而如
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是厄
皇子皆
東宮也無乃懷[illegible]　臣每念及此便

自安心
皇上獨能晏然而已耶其不可五也且夫
皇后者所與
皇上共承
宗祧者也期於
宗祧得人而已
得人而
盡矣豈必有嫡而後爲快夫
道臨天下者也

道臨天下者也一體也是故
元子即
之元子也雖
恭妃不得而私之也
皇上之諸子即
皇后之諸子也雖
皇貴妃不得而私之也何有於尊也今庶民之
家妾之有子亦[illegible]嫡母固其定分然
耳豈必自己出也　[illegible]知[illegible]王

錫爵之請須拜而後稱予哉
皇上何不斷以大義而爲此區區乎其不可六也
況始者奉
旨少待二三年則是二三年而已俄而改於二
十年則亦二十年而已俄而又改於二十一
年則亦二十一年而已猶可以歲月爲期也
今曰以待嫡嗣則未可以歲月爲期也
乃布而忽更
而彌縫非由預瀆非由衆激何以謝天

不可七也善乎
言之也曰朕爲天下之主夫爲天下之主
者未有不以天下爲心者也自並封之
命下聞者莫不悵然若失愕然若驚一日之間叩
闕而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於閭巷小民亦嘖
然聚族而議也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
而
皇上猶責元輔王錫爵擔當錫爵夙夜趨
召而來正欲爲

皇上定此一大難措置議而順
上旨非所謂擔當豈其願之惟是日夜惶懼矢志
積誠必欲納
皇上於無過之地乃爲擔當耳不然
皇上尚不能如天下何而況錫爵哉其不可八也
凡人見影而疑形對響而疑聲
神明天縱信非淺識所得窺之比而不諒者一
而摩百方猜度殆難以家喻而戶曉也是
爲無端受誣天下且以爲無端反汙無

受誣豈惟
有所不堪即臣等亦爲
皇上不堪無端反汙豈惟臣等不能爲
皇上解即
皇上亦不能爲臣等解
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
不亦惜乎其不可九也凡此九不可皆待之
一言爲之也故曰待者事之賊也猶豫則亂

謀優游則妨斷因循則失時矧行且敢何遲
延則養禍豈非天下之大戒哉伏覩
皇上反覩默省長慮却顧以成憲爲必不可違以
輿論爲必不可拂以
初命爲必不可輿以
新諭爲必不可行斷自宸衷亟舉大典
元子首正儲位
併錫王封庶幾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

弟
之福
稷之慶千萬世無疆之休悉萃於此矣臣等
曷勝惓惓顧望之至

癸巳三月
感
恩惶悚循職披忠懇祈
聖明特賜照察并乞休致以安愚分事疏
代孫堂翁立峯作
臣自惟叅駁無狀具疏上陳
恩如天曲賜寬假慰之以清慎督之以技臣勉
以供職展誦再三且感且愧夫復何言獨
臣之罪莫大於專權

禍莫烈於結黨臣日夜彷徨莫知所以
自不爲
二陳之也夫權者人主之操柄也人臣所司
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爲職進退去留一切
屬聽然必擬議
上請奉
旨而後行則所謂權者固自有在非人臣可得
而專也是故職主於分任而權則無所不統
權主於獨斷而職亦有所不併君臣之分於

是乎在蓋其際嚴矣臣世受
國恩
皇上又不以臣爲不肖令待罪銓曹臣感激
殊遇勉圖報塞受事以來矢志奉公内之不敢
一毫有所顧慈外之不敢一毫有所畏忌夫
孰非待
之罪之地其或進或退或去或留夫孰非
處命英與也是謂之守職則可謂之專權
也今以議留二部臣爲專則無往而非

況鄒元標諸人海内日引領望其柄用
屢推屢格臣方内愧行能淺薄無當
至於疑忒沮撓動成掣肘自失其職而更責
以專權乎若夫黨之一字漢唐宋傾覆之原
皆在於此臣非特口不忍言目不忍見抑且
耳不忍聞若之何其以爲戲也況升道論劾
下部覆議自有去留卽外計拾遺亦然今以
議留二部臣爲結黨則無往而非黨矣且宋
臣歐陽修言君子有朋小人無朋方今在

廷諸臣多賢其間豈無人各有心形跡岐而猜忌滋
起搆煽隔而議論漸煩臣忝爲首臣方愧不
能雍容調劑合君子而爲一以共贊太平之
治而更貴以結黨于夫銓曹重地也非其人
則不當居其地業已使之居其地則不當疑
其人昔之專權結黨者亦往往有之矣豈不
在銓曹哉使自臣而始臣之大罪也卽以專
權黨爲嫌畏縮消沮自救不暇則銓曹之
臣而始亦臣之大罪也臣衰病日侵任

故徒潔身而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
於世務者且以臣爲戒又臣之大罪也臣
爲結黨於今不忍默默緘用披瀝佞乞
皇上矜其愚不録其罪特加省察并望
賜臣骸骨歸老林泉與田夫野叟並祝
聖壽於無疆
皇上之恩眞同天地矣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癸巳三月

聞

命惕衷自慚獨免恭陳愚悃以祈

聖斷事疏

同考功司員外郎李復陽上

頃者

上覽科臣劉道隆疏切責吏部專權結黨隨奉

旨司郎中趙南星降調外任一時聞者洶

與求其故而不得乃臣等退而思之惟

性悚而已竊念臣等與南星生平以道義

相期許及在同部又以職業相切磨惟玆內

計之典始而咨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焉至

於議留虞淳熙楊于庭二臣臣等亦以爲誼

出憐才嘗從臾之今南星被罪臣等獨何辭

以免南星一意奉公不以情庇不以勢撓庶

幾少挽頹風以報

皇上而竟不免於罪況臣等自揣才識不逮百

遠甚其迂戇稚魯又或過焉若復靦顏在列

將來招釁速戾有不止於南星者矣然則與

其去南星孰若去臣等與其留臣等孰若留

南星用是不避煩瑣仰瀆

宸聽伏惟

皇上擴天地之量齊日月之明念南星自謀則拙

謀國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無徒

俯察諸人之心臣愚幸甚倘始終以爲專

黨乞將臣等一併罷斥無令南星獨蒙

臣愚亦幸甚臣等曷勝惶悚待

至

癸巳十一月

患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調理事疏
臣章句書生遭際
明時誤被甄收洊歷今秩
聖恩如天慚無寸報何敢言私第臣稟氣素弱居平恒喜靜而厭動一遇煩勞寢食俱廢近者感驟陟選司諸務棼雜朝夕拮据遂致心傷頭目昏眩兼之又冬以來積感風邪寒熱諸疾一時俱作延醫診視咸謂元下虛邪氣上乘非謝絕塵囂投閒靜攝難冀痊可臣具呈堂官堂官再三督臣之出臣於此進退維谷實爲狼狽萬不得已仰瀆
天聽查得萬曆二十年五月該臣文選司郎中鄒觀光因病自疏乞歸荷蒙
俞允伏乞
敕下本部照例放臣回籍調理倘犬馬餘生僥倖不先朝露[illegible]夫野老視

聖壽於無疆也臣曷勝迫切懇祈之至

己酉十一月

聞

命亟趨歷牽以疾瘵久

聖恩賜容休致事疏

臣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人由萬曆八年進士
歷任吏部文選司郎中至萬曆二十二年罷
歸尋蒙
恩復官至萬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接
報吏部一本

奉
聖旨成起陞南京光祿寺少卿添註欽此臣
聞
命自
天不勝感激望
闕叩首訖
恩感念臣愚以疎劣重負
任使歸田以來日夜省惕
皇上宥弗為討亦已踰二十年荷
聖慈哀然優錄宜當竭蹷而趨拍軀圖報遂於今
春二月啟行不意十五年前所患眩暈之症
壹時陡發不能前也吏部業為寬限矣延醫
調理至八月稍可勉為啟行不意行至丹陽
而加劇焉又不能前也吏部又為寬限矣豈
非不忍臣之卒廢於
明時哉獨計臣少不自愛輪壯便衰行年六十
許耳聾齒老態盡見已不足效馳驅備鞭策
病入膏肓糾纏無已奈何尚欲僥倖於

也且夫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
然置安危理亂於不問以自便其身圖臣
之所大恥也明知身之不能前矣猶然徘徊
道路遷延歲月偃蹇
簡書遲速惟意以自蹈於大戾尤臣之所大懼
也查得吏部職掌弘治四年題
准凡自願告休官員不分年歲俱准致仕又嘉
靖十年題
准今後內外官員[illegible]致仕者聽臣謹瀝

誠上
請伏乞
勅下該部查臣別無假托容令倖致自今以往
得保餘生與閭閻父老歌
堯天而詠
舜日皆
上再造之恩矣臣無任迫切懸企之至

涇臯藏稿第二卷

無錫顧憲成著

上鄒龍翁老師書

不肖憲之忝金陵而就試也家嚴呼而謂曰孺子何知遂衰然而冠諸童儒倖耳又得隨諸茂才與觀場之列又倖耳倖不可屢僥敢他望乎吾有一弄孺子能爲我了之勝於獲雋百倍矣憲跽而六人之命敢請家嚴曰吾所識窮乏唐應倍邑之市中日接四方之游商而主之力江寧盜蔣六飾裝而至其家初不意力蔣六發其裝而與之有所抵易初不意爲鄰人之貨也無何蔣六敗而株連之逮至江寧父邇累而亡子邁累而繫出鄉井入囹圄積歲月而不解蓋其所與之相抵易者既援以爲贓而虛稱其一倍之費其援以爲贓者則又不止於其所抵易也而藉口於一事之實刀筆之吏從而羅織之遂得罪則應麒之所坐可原也且應麒之繫迄今不解也爲其贓未償也而贓則赦矣在應麒

氧氧獨夫非敢抗而不償實惟逋累之後止存赤
骨即欲償不能又以爲赦既及即不償無害也竟
惟日日待赦在當事者按舊贖奉新例非不能赦
一未償之贓實疑應麒之産尚可以償又以爲赦
而償償而赦則可以收其實利而與之虛名也竟
惟日日待償審如是也一日不償一日繫矣終身
終身繫矣稻彼獨夫欲免其身命易耳舍此
督責將持何者而應之則應麒之所處
麒有母而未老有妻而未歸母恐其子

也請下其妻之家曰吾子可以無妻而
死吾可以無婦而不可以無兒願返我聘
歸我婦也妻之家持不可母堅請之益堅持
不可誠謂其赦也而不意當事者追之償也久而
不償久而不赦勢不得不出于母之計矣而況乎
其聘之返也又不足以償也是使爲母者既失其
婦又失其子爲子者既失其妻又併其軀命而不
保也則應麒之爲計可哀也獨于識之此吾之所
竊竊疚心也憲復愍而判曰大人此一念天地鬼

神實鑒臨之兒何敢忘惟是彫彫一書生何能爲
家嚴曰吾亦籌之矣聞江寧侯與上元葛二尹同
里而葛二尹實嘗丞吾邑可以情控也憲曰兒未
識葛二尹奈何家嚴曰鄒龍翁父母見官兵曹不
嘗國士遇汝者耶當葛二尹丞吾邑時此老爲之
長故相知誠得此老慨然達之葛二尹葛二尹轉
之江寧侯則其事可立白是一言而起一人
應麒之事白則母得以有其子妻得以有
下得以有其母與妻是一言而起一家

麒在繫饑無食寒無衣近復罹疫症體
不人諸同繫者皆危之其存與亡也蓋在
夕誠欲援而生之也亦惟在旦夕拯溺救焚勢
不容少緩孺子識之此吾之所倚門倚閭盼盼而
引領也憲喜曰鄒老師仁人也寘其濟乎遂頓首
受命而行兹敢一一述諸老師老師何以裁之即
日是故吾赤子吾不忍其坐斃矜而許之耶不肖
庶幾有以復於家嚴矣是老師之賜也不肖之幸
也抑曰若書生耳何爲强與人事揮而叱之耶即

不肖歸而見家嚴何辭以謝是應顧之窮也不肖之罪也老師仁人也於斯二者必有擇矣臨緘苦勝懇迫之至

上相國瑶翁申老師書

此稿已封書遣從者發中途得初稿追念往事不忍棄也聊復存之

憲聞之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夫何以治也君子正也正則所言皆正言所行所與皆正類凡皆治象也雖欲從而亂而亂也夫何以亂也小人邪也邪則所

則行皆邪行所與皆邪類凡皆亂象也而治之不可得而治也憲書生也何敢妄八下士及來長安跡耳目之所覩記往往不能釋然於心竊綴其槩吏部掌邦治果清通簡要之品乎戶部掌邦計果廉介恭儉之品乎禮部掌邦教果端凝淵穆之品乎兵部掌邦政果磊落奇杰之品乎刑部掌邦禁果公平明恤之品乎工部掌邦土果精嚴練達之品乎都察院掌邦憲果剛方直亮之品乎斯不亦善乎如其未也將無僅僅備負而已乎然則在朝者君子乎非君子乎憲不得而知也已徐而按之賢如鄒公元標沈公思孝艾公穆傅公應禎軍伍矣賢如劉公臺因伍矣賢如趙公用賢吳公中行朱公鴻謨孟公一脉王公用汲民伍矣賢如徐公貞明李公楨喬公巖趙公參魯者職矣賢如趙公世卿王官矣然則君子者在乎不在朝乎憲不得而知也則又伏而思之君非君子自能在朝也本之君子之領袖爲進也今寧無君子之領袖乎有之則宜

而何未見其多也小人在朝非小人自也本之小人之領袖爲之連茹而進也今有小人之領袖乎無之則宜小人日少而何未見其少也憲不得而知也不知故疑疑故瞿輙敢於老師乎私質焉竊以爲當今 皇上之所倚重無如首揆海內之所仰重亦無如首揆老師與之朝夕共事必能洞徹其眞精神所在其毅然以宗社生靈爲己任而是非利害不足動其心者歟抑猶未免於自用歟而老師之於首揆也其相知

今何以披肝瀝膽盡言而不諱者歟抑亦體貌
之間而已歟然則老師將如之何而可歟其一切
順而聽之歟抑亦思以逆而挽之歟順而聽之吾
懼其爲隨寃也必至於兩相扶同以成壅蔽之害
而　國家之事壞逆而挽之吾懼其爲激寃也必
至於兩相矯異以成乖睽之害而　國家之事亦
意者不隨不激之間有妙用存歟凡此皆憲之
也老師其遂進而提命之曠然有以大發
亦曰有是哉爾之迂也姑笑而置之歟

請

潁翁許相國先生書

惟天下之事所以至於破壞而不可收者其初
起於一人之私而已夫誠一人之私天下誰不知
其非者於法未足以壞也蓋有附之者焉其附之
者又皆庸衆細人名醜實惡天下又誰不知其非
者於法又未足以壞也蓋又有效之者焉其效之
者又皆其匹類要以互相爲利而已天下又誰不
知其非者於法終又未足以壞也惟其日積月累

循以爲俗雖夫端人正士亦安然居之而不疑然
後遂破壞而不可收也憲不敏不省其他竊恐今
之貢舉將類於是是以不得不竭之明公也夫明
興二百餘年矣其執政者非盡周公旦召公奭也
其壞法亂紀亦多有之矣獨未有及於是者也焦
氏芳朝及之而夕敗自是無敢爲芳也者翟氏鑾
及之而朝敗自是無以爲鑾也者而獨近者蔡
攻爾好冕訐嵩出二氏之上暫爾苟完梟
與鑾比而進與或疑惟及江陵沒一切

月鑠幾至於盡惟是不變也非徒不變
從而甚之矣此天下之所以胥然歎恨也
而往者懾於江陵之威徒以積其憤於胸中卷
口結舌今者又徘徊觀望莫肯發語其故何也天
下大矣非遂無賈傅梅尉劉宗正其人也意者以
爲有明公在可無虞也明公當世之端人正士也
往聞江陵不丁父憂明公不是也頃者江陵病諸
公卿爭爲禱于東岳明公又不是也明公之不佞
也如是何獨於此而不然故曰有明公在可無虞

也雖然又有從而爲之辭者矣曰科場公與也不
可意也意而收之驅也意而棄之矯也二者其失
等也付之無心而已愚以爲是言也乃雍容之雅
談而非救時之切論正孔子之所謂佞也夫救時
者未有不用矯者也夫矯之爲不可也惟其乖世
忤俗用於家而家非之用於國而國非之用於天
下而天下非之故不可也若其移而用於今日之
裁宰輔之子弟將暘谷以西昧谷以東人
勝其是也夫何病於矯夫明者衆所係

者衆所係以聽也今明公行將主南宮
下之視聽於明公者不少也即欲慨然出
救之使國家與賢育材之制將壞而復完是惟
明公即以爲固然安而聽之使君子忘其非而不
見咎小人成其是而不見沮亦惟明公明公當世
之端人正士也其必有以處之矣憲也辱在執鞭
之末每見明公明公輒以德義勗以故不敢愛其
眛眛之思率爾宣露惟明公進而可否之幸甚

再上相國瑶翁申老師書

昨言魏李兩君於老師老師欣然不爲忤竊有竊
於老師之大也獨元相所稱其甲子之說非特中
魏侍御而已且并侍御弟允中而中之憲甚惑焉
竊惟自江陵諸公子相繼登第人情洶洶嘖有煩
言爲日久矣前者憲不避紛拏屢肆陳說惟是之
故信如其甲子之說憲亦何求而不得乎嗟乎當
陵擅政諸言事者無不被罪去以是臺諫緘口
靡不立天下傷之至於今稍稍能以直言
往往有所揣摩緣飾而然其實真痛真痒

觀望莫之敢及則科場一事是也獨魏
忌而抗疏言之李民部不忌而抗疏救之
爲真能直言執政於此兩人能優容之是爲江
能優容而夫人者又從而媒孽於其間其亦不仁
也已矣夫此何病於兩君也凡進言者大率其中
有不可忍者耳其意非望於求完也夫惟不完而
後其名高即完矣久而積嫌積毀日銷月鑠不保
其卒天下必曰是嘗用其事忤貴人也者相與太
息而追賞之即其名又高而我乃獨受其蔽言啼

諫之咎耳所得在彼所失在此是何其[illegible]
姑息而愛兩君以德之甚也詩曰取彼譖人投畀
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昊天憲
誠不勝過慮再用披露庶幾老師始終矜而察之
以兩君完俾天下後世咸有窺於老師之大也不
肖憲幸甚世道幸甚臨楮惶恐不次

與王辰玉書

幸獲與足下生而同壤又幸往年從長干
望見末光足下無鄙而好進之雖御李

以方其暢也自審踈薄無能為役不敢
效託於氣類時夜騁企喟然而已乃者誠
負其疊疊念之累旬旋發旋輟深惟足下玄覽
峻詰人倫之矣僕柰何有蓬之心束於固我膠而
不決遂用披露願足下少察之竊惟國家設科以
取士鉅典也上不得以私其下下不得以私其上
明興二百餘年矣未有能干之者也干之自張江
陵始張江陵既沒諸一切機政決弱罷免獨於是
未有能革之者也是故規直指朝諷之而夕以實

丁直指夕諷之而公卿大夫朝而競求其瑕遂令
邪說朋興至于今猶然譁而未已吁何其甚也夫
士亦何擇於貴賤也貴而取貴焉賤而取賤焉惟
其當而已往者謝氏之有丕也商氏之有良臣也
於其時並以為華何獨今者乃並以為詬夫非其
愛憎殊也彼其中誠有不可解者耳足下不見之
魚貫而進無或後也雁行而列無或先也卒而
而按之無或爽也見以為自然何巧也見
何屢也其何以謝天下矣若夫執事則

非敢為諛也相國先生履仁蹈義皓然
五臣十友頡頏千載之間鬱葱足下少有
性長而彌茂曠然萬象之表天下翕欲進而以
足下投先生退而以先生投足下不得也有默沮
逆折已耳而今而往足下其一舉而最秋闈再舉
而最春闈三舉而最大廷天下不疑何者誠信之
也雖然竊有懼焉賢者不幸而與不肖者同形其
究也將無以別其賢不肖者幸而與賢者同形其
究也將有以飾其不肖無以別則蒙有以飾則固

往者不慚來者不創不亦與於干之者哉斯僕之
所爲懼也夫豈惟僕其在天下猶是志也夫豈惟
天下其在執事猶是志也僕不量窮以天下爲執
事計以執事爲天下計莫若逃之而已談者必曰
無庸是避嫌也與其避之寧其忘之吾求不愧於
心而已避嫌德之衰也踏僕所蹈殆于不類昔者
讓天下舜去而之河南舜讓天下禹去而之陽
攝政流言勃與去而之東孔子轍環至衛
之者正色而御之去而之陳蔡之間雖

此皆天下之大聖人也一帝一王一相
足以磷其内丹朱商均管蔡彌子之徒不
以緇其外而惴惴焉畏之若是何也夫固有所
避也故曰進以禮退以義又曰富與貴人之所欲
也不以其道不處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
不去難進易退則是以進爲嫌也有擇於富貴無
擇於貧賤則是以富貴爲嫌也聖人視富貴貧賤
等耳第求不愧於心可矣何必拘拘乃爾然則聖
人之意見矣足下以爲然歟否歟今夫一第之榮

不厚於萬乘也家猜戶愕積議如山天[illegible]
也而足下之於是得之無加失之無損不[illegible]
栖皇皇東西南北之人也厚可損而薄[illegible]可
廢而重爲狂急可委而緩爲狷狷曰吾求不愧於
心而已何嫌之與有則是四聖人者徒爲小廉曲
謹無當也必不行矣故嘗試論之即足下芥拾一
紹明綴緒之業輝映後先顯名也即足下芥置
志東海以待天下之清顯實也夫名者庸
而實者賢爲之所欽也之兩者之相去

不可不審也僕故曰莫若逃之便益張
不直於天下其大者莫如爲子而蔑其父
莫如爲父而曠其子方五君子昌言於朝張江
陵志甚益得罪先生解之不克遂拂衣東還修萊
曾之樂庶幾以身爲諷當是時實聞足下手寫陶
彭澤歸去來辭獻焉然則天下所以無父而有父
足下之爲也於是特採狂論一矯頹俗脫然無復
一毫濡忍之意仁人所憂志士所憤庶幾以身爲
防俾世之競進而不已者有省焉然則天下所以

無子而有子足下之爲也不巳烈哉足下免之後
與足下踪跡寥濶顧其慕說足下特甚敢有蔽志
語曰山藪藏疾江海納垢耕今漫無中於大道應
知足下不我棄也敬頓首以請

上夏江王相國書

非所請教　册立之事實有其難　明旨一定何
轉移人情洶洶何以鎮定上欲不從于　明旨
駭于人情故曰難也遏趙定老閣之亦曾
懇懇拈出閣下一片心相向耳究竟則

尚自可開然而非閣下莫能任也蓋自
四年以來廷臣之以　建儲請者後先不
數十疏而　皇上之旨亦幾變矣然而曰待
二三年則是二三年而已也曰待過十齡則是過
十齡而已也曰二十一年則是二十一年而已也
期未至而請之　皇上得執激擾以爲罪期既
至而請之　皇上亦何辭以謝天下此遷延之
法可得而窮者也今者以待　皇后生　嫡子
爲辭從今以往誰復能關其說乎即　皇上札

諭業已曰數年之後矣廷臣復何所據以與　上
假借之法不可得而窮也閣下以爲無虞乎語云
不見其形願察其影閣下試端意而思之　皇
上之旨所以屢定而屢遷者何也　建儲盛典也
九廟之所式臨　兩宮之所欣願百官萬姓之所
瞻企而言及者輒獲罪若有大不滿其意者何也
可推矣　三王並封稍寬大亦可覩矣閣下
取昔者秦皇漢武寧不蓋世之雄一念小
嬌人女子之手骨肉之間頓成胡越星

河放海雖二君執意及此乎司馬溫公
議宋必無此事夫此何事也可待而嘗之
而徒誘諸夫也若曰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兩語
炳若日星誰能奸諸則長幼有序之說　明旨不
嘗再見何至今日乃更登立嫡之條垂之以
祖訓藉之以　中宮彌縫轉易挽回轉難日復一
日月復一月歲復一歲不知何所底止閣下之責
方自此始未艾也竊意以爲宜聽九卿科道仍尊
皆合辭以請而閣下從中調停懇示定期即甚

遲不得踰一年而遲庶幾　聖心確有所主不
開窺伺之端人心專有所屬不萌二三之叢議論
方囂而復定　國本幾搖而獲安此豈閣下事矣
脫或一請不當則至於再再請不當則至於三甚
而至于十至于百至于去就可也至于死生可也
論語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曰惟大臣
能格君心之非可不勉哉若乃　上意不必然
恭其立長之成命下又操必不然之見以
之托辭則是　皇上負閣下閣下負

望於今日之君臣也臨紙耿耿不盡

復王辰玉書

哉門下之言之也門下其有天下心乎再誦弱
頭韻言又何婉篤而可諷也憲于是喟然三嘆焉
而又竊以爲昔之患患在閣部異同今之患患在
君相異同閣部異同天下按其是非而交責之君
相異同天下含吾　君而責吾相此紛紛之議
所由起也且閣部異同其爲證也顯　君相異
同其爲證也微故　君相異同之形一睽則閣
部異同之影猶存此紛紛之疑所由起也夫疑者
億詐逆不信以小人之心相揣摩也議者求全責
備以君子之道相程督也彼以小人之心求我我
拒而不受則可彼以君子之道求我我拒而不受
則不可此紛紛之爭所由起也蓋伊尹之言曰予
弗克俾厥后爲堯舜若撻于市一夫不獲時予之
而在有宋韓富諸君子即復偃臥田間毋當朝
政輒慨然手疏以聞上不與人主分爾我
偶分去就古之君子其任天下之重如

皇上之于諸公卿若泛泛然而適年
往往督過吏部今且徼遣都察院矣此其
畏不可測而幸尚知有執政諸老先生即諸老
先生中更知有尊府君旋轉一脉寔惟尊府君是
繫往嘗獻其區區尊府君許之亦曰吾欲云云寧
忘之耶門下試以請于尊府君其務深思極慮以
始終無替伊尹之恥而比跡于韓富天下之幸也
憲竊無似乃有門下于尊府君即尊府君所爲拔
識首方卒以狂昧取罪重負尊府君方當日夜悚

陽勉思補過敢復肆然關及天下事顧其一腔熱腸猶然如昨俄又爲門下提動不覺信口傾吐門下以爲何如幸爾報謝尚餘耿耿閉合駕旦夕南旋庶幾請須臾之間以究所懷不備

又

寬嚴之說意慮深遠誠非愚陋所及乃竊意則又背嚴者相之事寬者天下之事相自嚴則天下自寬則天下嚴矣此二者又未始不相持爲何如

見羅先生書

竊聞海內有見羅先生久矣昨日從李令羅茂才游受明公之書而讀之益深向往思爲執鞭而不可得何意門下不遺淺薄儼然賜問若以寇爲可與語欲援而納諸道者即而今而往得以依歸下風與於暴灌之末少寬萬一昔明公之貺矣何其幸也竊惟明公表章聖學揭正路趨距詖放淫功齊兼抑天下不可無此人萬世不可無此論斯已偉矣獨自嫌其異於陽明先生也而曰求諸心而得雖其言之非出於孔子者亦不敢以爲非也求諸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者亦不敢以爲是也此陽明先生語也若曰如是則何嫌之有其亦可也雖然脩身爲本非明公之言也孔曾之言也異不異尚何計焉乃陽明此兩言者寇猶然疑之未能了也私以爲陽明得力處在此其未盡處亦在此矣請略陳之而門下裁焉今一心渾然天理其是天下之真是也其非非也然而能全之者幾何惟聖人而已

下或偏焉或駁焉遂乃各是其是各非一而得其真者見其難也老之無佛之楊墨之仁義彼非不求諸心也其渾然者未能盡與聖人合是以謬也故陽明此兩言者其爲聖人設乎則聖人之心雖千百載而上下實合符契可以考不謬俟不惑恐無有求之而不得者其爲學者設乎則學者之去聖人遠矣其求之或得或不得宜也於此正應沉潛玩味虛衷以俟更爲質諸先聖考諸古訓退而益加培養洗心宥密俾其

渾然者果無愧於聖人如是而猶不得然後徐斷
其是非未曉也苟不能然而徒以陽明此兩言橫
於胸中得則是不得則非雖其言之出於孔子與
否亦無問焉其勢必至自專自用憑恃聰明輕侮
先聖註脚六經高談闊論無復忌憚不亦僕乎自
宋程朱既沒儒者大都牽制訓詁以耳目幫襯以
言支吾乾乾窮年無益於得緊也久矣陽明爲
心字兩兩對病之藥然心是活物最難把
其偏全純駁何如而一切聽之其失滋

明頓悟絕人本領最高及其論學率多
不關親格致博約諸義雖非本色尚自牢合
纔可以推之而通其而謂性無善無惡謂三教
無異謂朱子等於楊墨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是何
識見只緣自信太過主張太勇忘其渾然者之尚
異於聖人而惟據在我之得不得爲是非的然之
公案是故理不必天地之所有而言不必聖人之
所敢縱橫上下無之而不可也陽明嘗曰心即理
也憲何敢非之然而言何容易孔子七十從心不

[illegible]始可以言心即理七十以前尚不知[illegible]
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始可以言心即理三月以
後尚不知何如也言何容易漫曰心即理也吾誰
其心之得不得而已此乃無星之秤無寸之尺其
於輕重長短幾何不顛倒而失措哉然則陽明此
兩言者卻又是發病之藥故曰陽明得力處在此
其未盡處亦在此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一[illegible]微中語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
不如學也又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

味數言而陽明之得失亦略可覩矣不
下以爲然否憲少不知學始嘗汨沒章句
得讀陽明之書踴躍稱快幾忘寢食既而漸
有感志反覆參驗終以不釋頃聞教於明公益覺
其中有耿耿者是以忘其愚陋輒用披露冀得就
正有道倘蒙不鄙明賜督誨使憲奉以周旋不迷
於往有負惓惓又何幸也惟明公圖之憲也敬竦
息以俟

復鄒孚如孝廉

弟已得舉子業第一諦何復下詢弟實未有知也
敢舉其聞之師者求正弟始從邑中少弦張師游
師教之以博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事不
可拘拘只在佔僤中求已從原洛張師游師曰此
事只在一處不可向外浪走荅又教之以約弟舉
少弦師語師笑而不荅弟退而思之未有湊合處
日再舉少弦師語諷咏數過忽有省曰是矣是
一破字夫何故讀書至萬卷直是不捨一
則又不取一字矣不捨一字之謂博不

謂約不捨不取之間有妙存焉非言解
也因謁東里雲浦陳先生而質之先生首肯
生才甚豪意不可一世少嘗以時義贄於方山
薛夫子薛夫子大驚曰非王震澤莫能辨此流聞
坊間迻梓入王震澤稿中至今家傳戶習以為真
出自震澤手莫知其自若有朋自遠方來上者為
巢下者為營窟等篇是也先生復從容言子曾見
王崑崙山人詩乎當為子坐進一格因出其題淮
陰侯廟歌及擬杜七歌視弟弟受而讀之頓覺胸

次然累年所拮据擬議一時蕩盡了無影響歸
而再質之原洛師師亦首肯弟所聞如是敢為兄
誦之高明謂何歌錄覽弟至今嚴事山人在師友
之間云

與孫栢潭殿元

弟向來築室梏里中日出而起日中而食日入而
其意以詩書為佗文字為贅門以外黑白事寂
各有持殿元錄報我者不覺舌端生鋒談
也吾錫天下稱鉅精采神耀顯焉未光

年一旦足下持黃卷貢之丹扆玉立雲
閻巷聞樵嬰收稚榛叟叅婦聞足下嘖嘖
負異之若以為足下四目兩鼻彼夫長軀偉骨
之士視功名如拾唾者亦頓足歛手不復得以區
區傲足下九龍之巔梁溪之溜真可驕太行而輕
溟渤矣弟何無快也抑弟聞之卯巳難也魯孔氏
鄒孟氏自離襁褓能開口說一二三四五便有天
下心及其長也東馳西驅南奔北走干幾十君王
侯齒朽髮落曾無憐而收之者不得已姑自解曰

天未欲喪斯文也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噫嘻
孫游之匪宿豈之菌其後竟如之何也今 聖天
子當陽洗心濯慮聳徹海內豪俊有起足下而坐
之皇席之左有英雄之才而又有英雄之遇一入
孔孟之耳當揚聲大呼曰吾不如孫卿矣願足下
從遺陳孔孟書祇操礪行俾文章德業合而為一亦
人頌孔子之得志也足下官華貌赫煙籠之聲
不能容稍稍狼藉衢路脫弟復厠片言於
足以重足下故三千里呼足下而規之

曰願生故迂競今又妄發邛古之居者
相賠處弟之所為足下處者則若此矣其
以賠我使得安息於青泉白石也蘇吳相但對
面無期倘彼此不負又何患焉荒荒漫為好語道
其雅而止諒足下所厭聞也不及

涅皐藏稿第三卷

無錫顧憲成著

上婁江王相國

恭聞 新命不勝踴躍此 宗社生靈之福也追
惟不肖於戊寅之歲聞先生之不難以寧親諷張
江陵也誠中心欽之伢之以為古大臣之風規如
也於癸巳之歲見先生之不難以引咎悟
上我中心欽之服之以為古大臣之肝膽如
先生有所不滿於志四顧躊躇輒致其

又中心評之惜之乃今先生耕閒釣寂
紀而餘矣天下之故國家之表裏當益審之
矣向之所見以為是究竟是乎否也向之所見
以為非究竟非乎否也又益閱之精矣雄心銳氣
日銷月鎔翼翼乎休休乎斷斷乎穆穆乎浩浩乎
中和之體備矣是故根深者未必茂源遠者流必
光雲龍風虎萬物快覩將令天下後世咸知吾
君吾相之能相與大有為也豈不卓哉於是中心
欣之願之庶幾不日而身親覩之以為古大臣之

作用如此也先生其何讓焉聆望行色心旌搖搖
旋感一兆亟圖躬詣請正屬遘家難逡巡不果敢
次第具列以聞倘蒙垂察裁其可否則又幸矣抑
昔朱子之告孝宗有曰臣之得事陛下于今二十
有七年而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頃以來
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
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每覽斯
言一腔苦心千載如見今人遥對彷徨歔欷
不自禁今先生之相　皇上後先凡幾

年矣　皇上凡幾何時憲自甲午別先生
於門外於時先生角巾布袍擁傳而南翩翩
若登仙然不知年來神采視昔孰勝茲入而覲
皇上伏覩　天顏不知視甲午之前又何如也
殆亦不能無朱子之感也已因特爲先生誦之而
復養之曰時乎時乎往者不可追來者不可再時
乎時乎惟先生三思惟先生努力惟先生珍重惟
先生加飯

寤言

七月一日之晡方隱几而卧有東里塾叟過訪予
延迎之坐定問曰聞婁江王相國有　新命信乎
予曰信曰君謂應出否予曰是有說焉出而大展
平生旋乾轉坤慰滿四海喁喁之望上局也出而
循守故常如入寶山空手而回下局也堅卧不出
無咎無譽中局也衆揣相國意大半且就中局耳
曰相國而庸人也則已相國而大豪傑也殆不
止老人固有願於相國也予曰何叟曰老人
課句讀耳何知　朝廷事獨好從縉紳

先生邸報竊窺當今執政後先相承總一心
之則安即天下交口而譁之儼然無恙也逆
之則危即天下引領而屬之莫能久於其位也是
故趙蘭溪至於叢垢以死而後已猶得厚蒙
恩恤如在位有大勲勞然者沈四明至於十分狼
狽而後去猶得特賞　溫諭如眷眷不能一日離
左右然者乃王山陰晨請罷而夕報可矣沈歸德
夕請罷而晨報可矣果直道難容枉道易合自昔
而然耶抑一時氣運爾爾耶不然或有密操其綫

索者耶吾願相國出而爲之一轉移於其間也余
默然叓曰猶未也惟吏部亦然久莫如海豐顧也
促莫如平湖餘姚迎也說者謂宰相以知人用人
爲職故吏部與閣臣斟酌天下賢不肖以俟　朝
廷處分其體勢固難遜避亦難異同而近世閣臣
懼威福之名不復問吏部吏部懼權貴之名不復
閣臣遂至互相氷炭而　朝亦不復信部閣矣
得而覈之吏部不問內閣正矣內閣不問
何以致相氷炭掀厥所由將內閣欲進
而吏部尼之耶抑吏部欲進賢退不肖
尼之耶而　朝之不復信部閣也將吏部
內閣從而媒孼內閣致之耶抑內閣碍吏部從
而媒孼吏部致之耶夫如是得無吏部之不問是
真內閣之不問是假耶此不可不詳察也更請得
而推本言之吏部與內閣信應共相斟酌難爲異
同矣要之亦須爲吏部者有不問閣臣之心而後
其斟酌也始出于正不出於阿奉權貴爲閣臣者
有不問吏部之心而後其斟酌也始出於公不出

於播弄威福此所以一德一心渾無異同之跡也
否則分宜江陵殷鑒不遠尚不如不問之爲愈耳
況至今日平湖餘姚一綫之脉依希欲絕曾何氷
炭之慮而慮內閣權輕吏部權重耶委如所慮何
不見吏部之逐內閣而但見內閣之逐吏部耶吾
願相國出而爲之一表正於其間也余又默然叓
猶未也近者竊又有以窺執政之微指矣若曰
沈等之君子太勁而苦用之不便胡王陳
人太廉而穢用之不稚莫若擇謹厚一
之此一路人既不喜爲危言危行輕作
梗我亦不恣爲蕩言蕩行重潰隄防以濺
人皆曰君子宜親此不可疏其非君子人皆曰
小人宜遠此不可疵其爲小人執兩端而用中其
庶幾矣見以息阿比之端絕喧囂之實乎偏黨之
論杜好事之口而天下且帖然懾服無所施其紛
紛矣曾不思此一路人據其跡則然徐而按其實
正孔子所謂德之賊孟子所謂非之無舉刺之無
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

衆皆愾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
三代而下高官大祿大率此一路人居多郎遇之
猶恐不能絕而況樹之幟而纛之趨將見上好之
下必甚之一倡之衆必和之人人以模稜爲工事
事以調停爲便遇賢否不欲兩下分明別白混而
納之於平等而曰吾能剖破藩籬遇是非不肯一
直截擔當漫而付之於合糊而曰吾能脫落意
之正氣日消淸議日微士習日巧宦機日猾
身不知有　國家知有私交不知有

於懲東京之矯激而反弄成西京之頑鈍
靡流毒殆有不可勝言者矣而獨若輩外不
失名內不失利安富尊榮優游坐享漠然不介於
理亂安危之故如張禹胡廣比比而是豈不恨哉
吾願相國出而爲之一挽回於其間也於是予復
隱几而卧客不悅曰老人失言矣遂拂衣去

寤言

叟既去予繹其三言殊不草草出步中庭徘徊往
來展轉至數百次不能已已迨夕就寢猶耿耿方
寸閒良久始成寐忽夢相國過錫三迓之於庭參
湖上相國一見遽曰君必有以助我予曰寔何知
只是當今有一大寃須先生昭雪耳相國愕然問
曰寃何在予曰在　皇上相國益駭異予曰先
生勿詫也請以寃所親歷對當寃之待罪考功也
適鄒南皋具疏謝病歸左堂見麓蔡公時掌部篆
問予曰此疏宜如何覆予曰惟老先生主張蔡公
皆王相國言　皇上遣一中貴持鄒疏至
他去予曰此却更宜斟酌試思　皇上

何而來是耶宜將而順之非耶宜匡而救
不問所以　皇上曰如是相國遂亦曰如
之　皇上且謂可以惟其言而莫之違也非所
以光君德也相國曰如是部中遂亦曰如是相國
且謂可以惟其言而莫之違也非所以光相道也
惟老先生再加斟酌蔡公曰姑徐之數日見蔡公
又問予對如前又數日蔡公召不省謂曰近思之
兩予委宜擬留君所執良是予遂如論題覆
皇上竟報可不責也及予待罪文選請於堂翁心

谷陳公擬升江念所光祿寺少卿念所故受知於
皇上中因　山陵事罷歸數年矣疏上　　皇上
御筆親書江東之升光祿寺少卿允字吏垣許少
微見而異之特携示予曰故事惟大九卿親書此
特筆也自是稍遷至大理出填雲南已而爲言官
所擿復罷歸由前而觀　　皇上胸中固自有念
所也由後而觀　　皇上胸中又未嘗有念所也
其言之不可勝數蓋　　皇上之無成心如
碌不補歸之　　皇上料首不選歸之

退不起歸之　　皇上豈非一大寬耶且
匹夫匹婦之寬則有司爲之昭雪有司不能
則監司爲之昭雪監司不能則兩臺爲之昭雪兩
臺不能則有擊登聞鼓轉而聞諸　　皇上者矣
於是　　皇上下公卿爲之昭雪其控愬之途甚寬
而其主持之人亦所在不乏無憂覆盆也乃
皇上之寬獨有內閣能爲之昭雪耳顧先生留神
焉相國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古之道也公言甚
當予曰先生所言猶體面語也憲所言則腹心語

與奪賞計之事英明之主寧不易於開導然或挾
才自用喜怒不測則調停難以其不足於寬大也
寧寬大之主寧不易於調停然或牽制情欲語不
可了則開導難以其不足於英明也我　　皇上
英明寬大合而爲一豈非千載一君乎而令受此
大寬也凡爲臣子孰無動心何況先生　　一人
之下百僚之上謝政以來且十有四年尚簡在
煌煌　天使儼然造門而延請焉豈非千載
[illegible]觀　　皇上受此大寬也辜先生念

似察相國亦愴然改容予復進曰有
此何忍負之詢之至再至三不覺放聲大哭
一室大欷共起而呼予頃之乃覺淚猶淋漓滿面
羣就而問故予曰此非兒女輩所知也徐而稍述
其大都則皆曰異哉異哉遂起燒燭記之先生身
江湖而心　　魏闕當有先得此中之同然者今茲
之行其必以我　　皇上登三咸五也庶幾此一
重公案不作白日說夢矣

與王辰玉

昨聞尊府君先生　新命識者莫不以爲太平之理可計日而待轉相告語爲　皇上賀也僕更默默爲先生賀爲　皇上賀賀　皇上之有先生也爲先生賀賀先生之有足下也　君臣知己父子知己天啓其逢一朝合并上下千古寥寥有幾足下卽欲不厚自逸安可得哉却聞足下語客曰不意病頓中又加此一服壽藥何也不而詡中而疑卒乃豁然而悟曰是矣是矣今顯天下之至可樂也遺大投艱天下之

也膚泉所覩在彼則甘之明哲所覩在此之甘之苦在其中矣苦之甘在其中矣有味壽之爲言也昔伊尹一畫痒於鳴條再畫痒於桐宮旣而告歸爲太甲陳一德之訓肫肫懇懇爺若不能釋厥裏者周公思兼三王一沐三握髮一食三吐哺終其身未嘗一日逸焉用能造商牧周流光至今此豈偶然而已哉故謂阿衡之任伊尹之一服壽藥可也謂負扆之托周公之一服壽藥可也是天之所以成二聖也足下其知之矣足下之道而與先生共嘗之眞父子知己矣先生[illegible]之道而與　皇上共嘗之眞　君臣知己矣夫如是太平之理眞可計日而待矣然則先生之一服壽藥卽先生之九轉靈丹也是天之所以成先生也故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又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足下其知之矣僕不揣猥有一言之獻幸足呈諸先生足下假燕閒一寓目焉不審亦可備藥籠中不云乎天下事非一家私議此僕之所共憊也又不云乎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

侯之所以自忘其愚也臨紙不勝惓惓

附錄

王相國復書

適正聞有賢次兄之變以爲吾丈哀荒中必無暇遠存故人乃今兩篋無恙墜手頂讀之且駭且服以爲今之道學文章家胸中曾有此副詞有此議論否而惜乎未審不佞情事浪以黃金擲虛牝可嘆也　主恩至此世區區聲以

爲千古快事因遂欲以歷年秕政久觸人情盡
舉九閽重擔而歸之謬悠此其爲天下詬爲不
肖謀則誠忠誠厚已然抑有說使不肖果已扶
服裝行責成未晚今一門疾痛滿座巫醫其身
之死生未卜焉卜出處又焉卜理亂教中上中
下三局今不得已躊躇其中無咎無譽者不佞
愚人也誠不知閣部以何時異同分宜江陵亦
旨見有異同之迹且如蔡太宰以鄒南皐見
旨不佞此異同在閣乎在部乎又如平湖

首乞哀瓘老與不佞之前柔若無骨而一
推轂柄事高自標榜以盡飾前醜瓘老初不
覺而累揭薦之不佞嘗私語山陰公曰異時首
叛大防者必楊畏也已山陰公果與爭事不合
兩罷此爲閣逐部乎部逐閣乎此往事總不必
言以足下之愛我而教我也聊爲效其款款如
此至於教尾　皇上大寛一段則不佞方與
病兄言此何其先得同然然鄙意特疑內臣弄
權歸寃　主上而尊意却專指閣中撓部權

使不佞果能出也則舉止言動誰非寫缺云云
一一自明耶以此斷從中局之爲是而吾丈嘗
亦可以貫我矣丈纔言鄒南皐疑必有人中之
夫中人而及南皐非但不佞不承郎教中最鄙
薄趙沈諸公亦未必敢承也嘗記銓郎得怍時
如鄒如足下不佞未嘗不力爭至於得請瀕行
之日留有密揭以示小兒戒之勿洩而外人至
未之聞也今吾丈既顯爲　皇上詔寛則
上前亦陰爲　皇上引咎身辭永廢持此

於知己者而其他非所安對巳賢次兄高
升爲何年之不承厥亦聞劉兵部諱元珍者
清界路同今欲想乎病體方苦恒泄因分占此
報謝不能委究之

王辰玉復書

馳企日積自顧塵土面目不堪厠弦歌之堂踰
朔而止比疾病綴歷幾于大賢謦咳絕矣不圖
教命遠辱命童子倚案讀之爲之慨然居平謂
忠恕二字難體貼斯何時也翁乃以伊周相業

爲家君勸駕即此似亦體貼未盡處使出而如姚崇十事應答如響則爲姚崇亦足矣如其不然求復其十四年前伴食面孔尚不可得何論伊周耶精神力量長短自知其次則知父者莫若子衛一身之外惟知爲老親營菟裘課魚鳥而已此外非所敢聞命矣當今時事雖大詘然較量亦有勝前代者惟學術濫放不可復理初不肖者自占便宜耳今遂欲掀翻孔曾棋局而代之此何可長言伊言周總是畫餅於

一砥柱乃是眞勳業要其道亦惟大聰明守村學究蒙說如是而已蓋道本無不明談道者自晦之關門戶則自不免多生徒多生徒則自不免立異說即南宋大儒吾未敢以爲不落窠臼也先生爲斯文宗主幸少加意病劇占復語不及多惟亮之

又

東林二刻曾索之瑯琊兄而不得也承賜教豈勝欣躍令弟先生大諱朝野共惜我翁人琴之

感其且柰何不能亟唁輒此附訊作書甫竟而家君以長箋見示愈感相成之雅但微旨中多未明如鄒南老一事家君大笑以爲絕無影響或中有僞之說者他事非不敏所知要以二三遺佚非但賢者所欲獻之先資即不肖者亦所亟居之奇貨也非有騎虎相負之勢何苦而欲尼之計此必有冤中冤夢中夢或又有說公青矣一笑

啟曰思得相國書展誦再過覺自慈然追

山陰以評之　　備去陸平湖以被讒去兩相蒙今曰爭事不合兩罷以是爲部逐闇之證不可曉也平湖之乞憐於相國誠不知其作何狀至其秉銓鑿鑿乎舉久抑之君子而登進之舉久罷之小人而擯斥之略無顧忌一時人心翕然風動至今語及之猶有生氣恐亦不得而過訛之者今以其推轂由我而不惟我之顧指氣使遂科之曰叛然則必吳嘉禾王陽城乃爲忠順耶如是而猶曰不知闇部以何時異同

然則平湖何名為叛耶不可曉也且閣銓之間兩下皆公則兩下以公相成固無異同之跡兩下皆私則兩下以私相成亦無異同之跡要其所以然則天淵矣譬諸惟其善而莫之違固是莫之違惟其不善而莫之違亦是莫之違要其所以然則天淵矣今不問其所以然而槩之曰分宜江陵亦何曾有異同之跡是不等秦苻之斷於晉武槩二世之專任於齊桓耶不可曉

[illegible]南皐請告一節見蔡公且命予面商曰及聞公擬留之諭乃已今謂蔡公篤言在國偶忘之耶又謂中人而及南皐即趙沈兩公不承趙不敢過求至四明公曾不難加歸德以滅族之罪又何有於南皐而欲以身保之耶不可曉也反覆躊躇不得其說又不可再瀆姑記所疑而存諸篋中

涇皋藏稿第四卷　　無錫顧憲成著

與李養愚中丞

[illegible]臺自東南獲徼臨照伏見下車以來剛柔並運曠聽一新其於品藻人倫激揚吏治既已覽昭曠而戕拘攣矣不肖何能贊一辭謬不自量欲有所請不識臺下且許乎否也竊惟仕途獨甲科於格最乙科次之貢生又次之其下貲最下吏員總之皆不若貢生爲難何者其出身不如甲乙其多藉不若貲生其巧慧而習事不若吏員

無論清濁妍媸方敏拙異軌即德鈞才敵亦應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始堪牽比耳故曰難也竊見本府趙別駕貢生也故名家子而秉槩清嚴涖事明決左右懾息莫能假其一顰一笑嘗攝敝邑篆邑人安之其審役一節參伍斟酌折衷允當後來閱節推再四研覆卒無以易而始喟然嗟嘆服其公且明也又竊見敝邑王二尹貢生也實自令尹量移而孜孜奉公絕不作遷官態至其三尺無撓一

庭奔婦人女子皆信之以致四封之內諸無賴
輩少歛手以避相戒勿犯殆非聲音笑貌之爲而
已方今明公正身率物郡邑之間相顧競勸一時
號爲多賢僕所欲爲臺下誦正自不少而獨於兩
君倍有惓惓誠感兩君所處獨當其難不可以他
例也倘蒙加察果鄙言不繆特假餘霑破格與進
俾激於殊遇益思奮勵勉圖報塞惠此元元其造
地方豈淺淺哉臨緘曷勝懸望之至

又

之辱收於臺下有年矣昨者先蒙見肯重辱
念特賜寵異感刻肺腑苦士俟其未遑叩謝及
台旌過幸允龍不肖僅從諸搢紳之末一望清光
亦無由少伸欵欵鉄然之懷如何云喻茲有一言
之獻徘徊累旬仰惟臺下深心廣度方軌古昔不
可以凡情測也敢遂陳之積郡石太守雅稱潔己
愛民當臺下秉憲時業嘗知其賢而進之矣公也
爲以錢粮那移事恐將爲幹敷不得已而疏論焉
亦公也不肖夫復何言雖然泥滓之蹤略可罪而

其能爲德于蘊可錄兩者固自不相掩也今者宜
指陳公祖方行查勘輕重之權實在臺下倘蒙曲
示寬假速賜結局始焉不以其可錄而原其可罪
所以伸國家之法既焉不以其可罪而沒其可錄
所以慰閭閻之情此老公祖始終曲成無涯之至
德一時順應無迹之妙用兩者亦自不相悖也語
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好而知其惡是謂能好
而知其美是謂能惡臺下仁人也故不揆其愚
布焉顒番神察之臨緘皇悚

又

聞正以石守事顓緘請教非敢冒瀆實惟淺劣
過叨超格之愛苟有一念不敢欺隱適接大教則
門下之于石守知之原不爲不深而不肖之所爲
披露于左右者臺下定不以爲大謬也幸甚幸甚
臺下素心卓節海內信之矧于不肖流俗靡靡妄
相猜度曾何足云而以麾下問恭臺下之不自滿
也如此此聖賢之用心也不勝佩服欽討門下體
諭石守錢粮之事若出于侵冈則其罪莫贖若出

于所移則其情可原兩者之分毫釐千里誠以不
守此一端質諸其生平之所為特賜寬假則臺下
之于善善也長于惡惡也短其所培養成就尤不
小矣恃愛不厭瑣瑣伏惟原亮

與鄒孚如銓部

諸景陽丈行曾附致尺一為候忽忽又歲寒矣
聖明御極政柄屢更否泰剝復之機其將在此足
適當用事之位登賢黜邪蓋得沛然愉快于志
願千載一時也弟更何以效其愚無已則有

一則願足下求賢以自廣可事者折節而事
可友者推心而友之時時就而諮焉相與切磋
天下之人材以辨其用同事諸僚相勉以一體之
誼俾各竭所知允則揉而行之否則渾而舍之精
神自然流貫為一無復毫髮猜貳于其間嘗思
祖宗設官獨于吏部察省而定其人正虞庭四門
四聰四目之指不可不察也一則願足下沉幾獨
運操其不測于規矩準繩之外其人果賢歟即臺
諫撫按或以為當黜而吾不可其人果不賢歟即

臺諫撫按或以為當陟而吾不可庶幾天下曉然
知銓衡之地善惡分明幽隱無蔽其於世道人心
夫豈小補即如近日李中丞之刺石蘄州就曲義
直衆口昭然非弟臆書中丞言之中丞亦欣然不
以為忤正宜成中丞之美畢竟束縛格套不免譏
調此非三代直道而行之心也向令撤去此障
切裁以至公尊貴無狥卑賤無抑其於世道人心
豈小補若內欲存臺諫之體外欲存撫按之體
銓衡之體作第二義看又何用吏部為也一

足下革除宰相朝房請教隨規此規嚴分宜
始有至張江陵猶甚蓋分宜當國有所指授尚
令其子遊進君於家客而觴之既歡洽而後刻牘
授之某調選某缺某陞某缺至江陵直役之矣
彼不肖者無足論賢者亦習以為固然隨波逐流
沿而不返其究至於有所進也但進得相門之君
子而四海九州所共瞻仰之君子反不能進有所
退也但退得相門之小人而四海九州所指斥之
小人反不能退堂堂天曹翻作內閣牛馬委而猶

號於人曰吾欲同心以相濟也夫誰欺欺天乎宗之所請於足下者以此足下其謂之何自惟足下深衷傑抱弟何能望萬一即殫其固陋寧稗足下萬一第吾二人生平之交相期于德義不相期于事功事功可雜揉而就德義須直心而行有真德義然後有真事功也又念數年前吾二人時游燕權國徵之間皆曰異日吾欲云云不意二子矢之復狼籍田野壯志都耗獨幸足下得道得位得三不易以行於世千古之責居然一人獨肩弟所爲惓惓亦二子之志也足下之志伸即子之志伸弟之志伸即二子之志伸矣努力努力

又

諸景陽行曾附尺一去冬敝邑華春元北上復附得數行托景陽轉致中薄有所効不知足下以爲何如也弟庸劣無似頃者誠不意有泉郡之命又不意泉然冠旌籍之首以忝大典當是足下欲玉于成使其縱欲自棄自棄而不得然而弟則何以稱塞也徒有愧悚而已足下誠不我捐且不忍傷

知人之明願更進而提策之至懇至懇近見咫報益覺時事紛紜不勝太息惟是直道昭明亦未有如今日者此中消息似易而難似難而易足下適當在事殆天之所以試足下也足下何以圖之膽欲大心欲小行欲方智欲圓此四言最當所當君子破格而進之所當小人破格而退之大也好問好察小也恍之不以道不恍方也高下洪纖不拘轍關也足下辦此矣在知之意而已近歲燕中日與切磋佳士爲誰乞以見示此是足下今日義也努力努力

復楊中台計部

承問吳勉是非僕何能知之竊以爲須兼此兩人心事與皇天后土參對一番方可下語若但在形跡上枝梧恐未免落第二義也高明以爲何如伏惟裁教幸甚

復陳侍御南濱

承教皆確論也敢不佩服省中遷轉信乎太驟前特亦曾與一二同志商之緣都給事中係從正官

似難處懸歷查內外大小衙門並無懸正官不補之事獨左右不妨稍緩又似無甚關涉也如主事之員外郎員外郎之郎中耳此中或三四年而不轉南中或一二月而即轉總之齊於俸而止無淹速之嫌也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不易至理到得勢之所窮有不容不稍變通處似難固執此特十之一二亦只就近推移而已窮而又窮如雲貴兩廣以優缺處之借以慰悅其心而展布其氣亦無何耳即如近日教官一節就教官論南人應

多北人應陞者少就貢生論北人應取者多南人應取者少如以教官爲准因其陞而定其取之人與其取之數則貢生有年深而不取年淺而反得取者矣恐無以服貢生之心如以貢生爲准因其取而定其陞之人與其勝之數則教官有俸深而不陞有俸淺而反得陞者矣恐無以服教官之心若教官只論教官之俸貢生只論貢生之年一陞一取南北之間自有參差不能一切符合只得就中調停經其八九而權其一二要之亦不至

十之一二僅百之一二而已其大體居然南者南北者北耳可按而覆也若北之應陞者若而人北之應取者恰若而人南之應陞者若而人南之應取者恰若而人幷此一二而無之豈不大善天道人事似不能如此之巧也近日兩司遷轉大略亦多在本省惟按察使有不能太拘者亦無幾耳遇有帶銜按察使便用填補則益少矣此外則邊道道而已初意欲將此事商確一至當之說其疏著爲令算來算去並未免有一二碍處到得便是廢法之端不若就方寸間默默調停到處亦可活處日接月續後先同心三年之外遠省者可漸漸移至近省近省者可儘就本省轉動益法方而意員法有窮而意無窮此非面丈不能悉至其間畢竟有調停不來處亦非丈不能發其蒙而開其蔽也感丈厚念先此布復尚祈叩謝并請終教

東澥豎榷關使者

竊惟國家之設關攻將假商稅以佐農賦其意甚

貸於法自不得不嚴於法既嚴即漏稅之禁自不得不重此理也亦勢也夫誰得而干諸惟是頃者陳明等一呈其中原委曲折有更僕未易數者請陳其概伏惟門下少垂鑒焉當歲癸卯甲辰間稅棍俞愚金陽等所在恣行民不堪命敝里有牙行趙煥者慨然發憤具呈前撫院曹劉老公祖盡暴其奸俞愚一班痛恨入骨適遇煥於江陰之長涇殺之而去殺而沉其屍於河則是趙煥爲地方爲也當有夏川等具呈於敝府試問寧諸公

爲地方大變因具揭聞諸兩院兩道且屬敝林父母刻期擒解乃俞愚等茲係隔郡人百計延捺煥子希賢妻金氏告道告院矣不共天卒無柰之何愚復搆賂頏堂領呈撓稅巧圖抵逃北今周裒老公祖廉知其狀督責甚切而首惡俞愚且逃矣迄今尚未得結局致累希賢金氏飲恨茹悲伶仃萬狀傾家蕩產抄無孑遺而煥也剖骸析骨沉淪九泉之下行道聞之盡爲酸楚邇夏川等再呈撫院行縣樹碑各門僻去處永永遵守一時紳

紳及諸父老咸喜而助成其事亦因以慰煥之冤俄聞有惡其害己而毀之者希賢金氏奔往覘之陡遇金陽吳淵等於王庄即前之共謀殺煥者在此既積恨不平在彼復恃强不下兩相爭鬪驚動地方於是淵陽仍賄頏堂故事搆出窩門捏呈漏稅爲先發制人之計而且波及王溪等甚而鬼名鬼姓青天白日之下造出諸般鬼話不可踪跡可影響矣誠就其言而核之尚不知孰爲玉石段廟而況曰邀搶曰拒捕哉則是地方又爲

而受禍也嗟嗟煥者方嘶未雪之冤生者更無窮之累趙煥已矣又欲并其子若妻而斃之其子若妻已矣又欲并一方而羅織之豈不痛哉此不肖之所以不能不代爲一鳴於仁人君子之前者也至於漏稅一事亦尚有當請裁者始趙煥未死敝里人至城市貨而歸至中途與塘等處各稅棍必指爲漏稅詐而取之往往只剩得一空手及煥被殺當路聞之莫不驚惋共相告語共相檢飭乃始漸漸斂跡耳竊計敝里之去城則四十里

也去滸墅則百里也買還在四十里之近輸税若
百里之遠無乃非人情乎而況轉水河頭輸當數
郭之間業有編爲之限乎又況所市者類皆小民
日用飲食之需不必展轉行販謀子母也長此不
已只出里門便應有税矣只一蔬一肉皆應有税
矣民何所措手足乎今碑禁所列滸市王店等數
處視與塘等處之於滸墅遠更倍之其中往來大
民戶耳間有一二經紀多不過數金上下所歷
過數里內外必責之越百里而輸税焉然則

稿　卷四　二

等處亦將復循癸卯甲辰故事乎由是推之
爲漏税之說者公乎私乎抑亦假公行私乎竊
恐官受其名彼享其實民受其害彼叨其利碑禁
之設正爲此輩而猶相欺相誑略無忌憚乎且夫
籌國法者不盡法當今新例加嚴法網加密擄呈
東西南北四圍重重盤詰在在關防必無漏矣縱
或有之亦千萬之十一耳行不得已之事存不得
已之心若爲不知也者而置焉不亦可乎此又不
肖之所以不能不代爲再鳴於仁人君子之前者

也不肖抱病杜門何敢越俎妄談惟是目擊心恫
桑梓一體惻不自禁徘徊累日竟忘其僭冒昧披
瀝倘蒙門下不見爲大謬特賜詢察嘉與主持將
金陽吳淵及陳明等而加曉諭警其既往而遏其
將來所呈姑寢不問嗣後有以漏税告者必係奸
人顧斥而去之出諸身則爲德政徵諸民則爲德
碑在今日則惠澤覃敷人人歌詠在異日則模範
存人人誦法造福無窮而流芳亦無窮矣不肖
地方幸甚臨緘曷勝懇迫之至

稿　卷四　三

與吳郡博書

病下里未獲請御良切耿耿適吳直路到舍謂
小兒與沐以德行舉此門下如天之誼能無銘刻
退而思之沐孱然稚子耳何所短長至煩採擇反
覆尋求不得其故意者因向時曾齒録於前任王
鍾嵩老公祖而及之歟此則自有說試陳其略王
公祖校士盡絕請托二百年來所僅覯諸見遺者
舉而薦於王公祖之前于時沐見在寓杜門不出
王公祖偶廉得其狀召而問之且曰子屢試俱列

高等即今爲子稱屈者正自不少子獨默默何也沐對曰老公祖一秉至公沐實心服何敢有言王公祖曰有是哉可不謂知義安分乎遂逢人稱説且爲推轂於揚學院其意若欲借以風衆遏競息囂一時激揚之微權也僕聞之業跼蹐不安矣及巡鹽院行部猥復及之益跼蹐不安矣乃可按以爲常乎況沐也齒尚少門下誠欲玉之於成正望而養之使之闇然内脩進而圖其遠者大者若區區重相表暴至再至三猶然不已沐將曰名

徼如此人之易蓋如此必俟然而不復求向一步矣非所以琢磨此兒也又令閒且見者相率而議曰人也以退爲進以屈爲伸其巧如此其討便宜如此沐亦無辭以解矣非所以保全此兒也夫人情未有不愛其子者也姑無論是非有利焉未有不欲爲之趨而就之者也有害焉未有不欲爲之趨而避之者也而所謂利害有虛實之辨或似利而實害或似害而實利兩者之分毫釐千里又不可不察也今兹之舉驟而觀之不耕而獲

不蓄而食豈不厚幸徐而揆之一則疚心一則買譏一則折福利耶害耶亦不待智者而辨矣是用披瀝肝膽九叩以請仰祈矜察特賜罷免此之爲愛真倍恒情百萬感等宜何如感也宜何如報也臨緘曷勝懇切之至

與袁邑博書

新春尚未及面候爲歉昨施直路到舍謂小兒與以德行舉此門下如天之誼敢不九頓以謝惟而聞之不勝驚愕不勝慚愧徐而思之有二

有二不便蓋萬萬不敢當者敬爲門下誦之請二二不可竊惟德行一途至重與也當路所以搜揚幽隱簡廸殊絕爲世作範於是乎在必其涵養之純踐履之篤抱負之宏人倫推服乃堪應選兒有是否一不可也又必其問學之深諳練之久積累之厚年近老成乃堪應選兒有是否二不可也何謂三不便是兒生長田間碌碌無聞猶幸赤子之心未盡瀉耳一旦被之以過情之譽倘不善體玉成至意退而砥礪將無鬨入聲華場中鑿厥

混沌一不便也邑故多賢端脩卓詣當自不乏而
猥及是見人將曰此而可舉孰不可舉其爲門下
知人之累大矣二不便也僕最無狀生平於廉恥
二字亦頗識得假令親朋之間遇有此等亦須一
效忠告況知子莫如父愛子莫如父乃坐視其叨
冒借越靦顔俯首之謂乎行見有識者且不以陸
稚子而以陸僕矣三不便也語云君子愛人以德
以姑息門下之加惠於陸父子至矣能無銘刻
迹有類於姑息不敢不披瀝以請仰祈矜察

罷免去其所不可而貽之可去其所不便而
之便此之爲德宜何如感也宜何如報也臨緘
無任迫切之至

答友人

自孔孟既沒歷千餘年始有周程諸大儒其所以
開示來學乃從上相傳一滴真血既是親生又是
親乳故撫摩鞠育周慮無所不至看到瑣碎
處愈見懇惻只緣從一肚皮中出自然如此近儒
直指單提豈不徑捷豈不痛快却只說得一邊請
諒所云不哭的孩兒誰不會抱此之謂也足下蓋
見諸大儒於說本體處往往引而不發於說功夫
處則津津不憚煩近於勞苦費力便擬爲乳娘見
近儒於說功夫處往往薄而不屑於說本體處則
津津可喜近於親切貼肉便擬爲親娘似非究竟
義平心論之近儒的念頭亦與親生親乳一般但
緣他看得自家易長易養遂認孩兒都易長易養
甚以乳食爲意諸大儒却知孩兒有易長的亦
有難長的有易養的亦有難養的縱一胞胎中生

兩厭三樣不能不多方阿護耳竊有一疑竟
孔孟豈不大聖大賢而兢兢業業到老汲汲皇
皇到老君臣做戒師弟切磨不遺餘力將其難長
難養反不如近儒易長易養耶抑其纔拘只縛尚
不知有單提直指之妙訣耶殆非也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毫髮放鬆淵墜冰陷是故見其易者未必
果易還是心粗見其難者未必果難還是心細足
下試看細的是本體粗的是本體逈本體卽在功
夫之中還在功夫之外便知那箇是親娘那箇是

乳娘也足下又遡自有宋及於我明後先諸儒考
其因時立教之方謂仁義禮智互相補救今宜實
之以信大意亦近至自按垂髫異於童稚有室異
於垂髫深覺信之難全欲求返異歸同最是切問
語云自家有病自家醫又云知得病便是藥足下
既已知得只去着實調服子復何云無巳惟有濂
溪所揭無欲二字極好夫何故這箇欲自人生落
地時便一齊帶下千病萬病皆從此起我要爲善
他却出來做對頭不慭你不屈伏我不肯爲惡

他却出來做牽頭不慭你不依順孟子曰人少
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不得於君
則熱中這便是垂髫異於童稚有室異於垂髫的
公案所謂人心惟危以此道心惟微以此堯舜之
不能不兢兢業業孔孟之不能不汲汲皇皇亦皆
以此須辨取明白一刀斬斷拔出自家一箇身子
來然後要爲善便真能爲善要不爲惡便真能不
爲惡仁真仁義真義禮真禮智真智恰好鑄成一
箇信字也陳白沙先生曰人須有鳳凰翔於千仞

之意勿謂之輒爲洒然若識不破跳不過終日終
營營只要陪奉這軀殼其與糞壤之螻蛆何異到那
裏無論親娘乳娘都救不得也足下其歸而體之
如有可否願以復我

復耿庭懷明府

承示大學讀書甚　老父母卓絕之識乃肯如此
細心體究真大勇也竊恩吾輩於此或靜中有
或動中有論隨時拈出審自參考未爲不可如
今人經典枝分節解恐未免有無事生事處非

於　門下也二千年來訓詁家只推得朱夫
子一人說者猶嫌其多了些子況吾輩可效之乎
恃愛直布其愚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復徐匡岳

建祿至拜教之辱頗以爲慰第自分衰劣業且踈
乞休何能副雅念萬一也天命志學二經仰荷印
可甚幸總之何能逃於知止知本之外且愧尚茫
然言詮未能實有諸巳不知吾丈又何以棄之耳
李先生經說向嘗卒業茲蒙再領一番拈動一番

幸嘗於此默自證焉公所之舉甚愜素懷不勝[illegible]
徃聊寄仰止之私而已相望千里把臂未期便中
彼此無忘寄聲爲願

又

來教誠明之說甚當非愚劣所及爲聖賢於此有
專言者有偏言者有互言者知及仁守則所重在
誠行著習察則所重在明會而通之各有攸當丈
爲何如見羅先生被誣之事棠言諸伍容老據
敢誣也一一得自邸報耳但裸體等語委覺

當爲刪之此老自是君子而多主先入之說
之或更有悟也輯要之賜如獲真珠船俟從容
卒業請益耳是祿還附此百不宜一臆言自愛

復李涵虛

向辱枉教良慰傾企再承須示誨言讀之益爲鄙
然其字指作本來面目不若將來作時習之之字
斯之未能信斯字更妙見字似宜活看不得看相
如看相竊恐見性體之參前倚衡與見忠信篤敬
之參前倚衡無以異也丈以爲何如管東溟先生
一世人豪蓋至今時時夢寐見之特以尼標忌切
難於描寫尚在徐徐耳不敢忘也拙記求正幸不
鄙而裁之懇懇率爾布謝不盡欲請尚圖顧候

答周仲純

得示具見用心之密靜坐是入門一妙訣李延平
先生教人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乃就中點
出一個活機又靜坐一妙訣學是學個甚麽當於
有會不必問孔孟有是與否亦不必問兒[illegible]與
不怒同乎異乎否也無已即兄所舉學而時

一章參之世間物事那個是時時不離的那
是人人一樣的那箇是人知之不加人不知不
損的那箇是最可悅最可樂的自應了了矣兄以
爲何如便中幸不惜裁教爲望

又

所寄架頭書數種奉上人有福方肯讀書書有福
方遇肯讀者令人與書可謂兩相遭矣

簡伍容菴學憲

浙爲材藪得年丈主其學政甚善所以甚善非僅

僅文藝閒懲德行明示予奪眞有一段風采令人改觀易聽此方是第一功德非足下孰與望之善夫杜靖託抑奔競此又年丈餘事不須喋喋耳如何如何平湖陳員嶠儀部年丈所知也不幸夭亡而又無子凡在人倫莫不傷悼顧不知曾俎豆于賢祠否此君渺然無年乃其志節耿耿自可千秋寧以此舉爲重輕要以表章揚勵軏示來者則當之責君子之事在年丈尤是今日第一舉也倘此于湯見弦年兄伏惟亮裁幸甚

又

歸田以來惟有杜門養痾一片狂心對松菊冷冷不復有影于胸中矣丈念我勤渠高誼干雲祇增愧悚讀手教又知浙中督學之難邇來士習日下奔競成風丈毅然障狂瀾而東之何以副羣小之望卽此便是丈生平學力他又何論古今惟鄉愿有譽無毀丈自待何如能若是乎否也惟丈益崇令德盡其在我而已前沈几軒太史乃郎過此已知丈垂情圓嶠陳丈之至一死一生乃見交情門下若是乎景逸丈令祖復蒙擬祀名宦允合公論崇化昭示風軌雖古人何以加在弟且不勝踴躍卽景逸之感刻可知矣秋風漸爽頌言珍重

又

辱念良殷知己之誼溢於外念吾組一言一動皆關世教弟乃與世違竟以疏懶也弟居病數年此崖已自分與藥石作侶丈亦有何肯恩乎倘使知且脫松栢之姿不同蒲柳也方今無善無惡之說下其流弊甚酷弟不揣僭有推敲正欲高明

文乃叨有取焉竊以自信丈成自是豪傑異向當從丈商證今未敢漫爾相復也

與董思白學憲

向聞楚中督學之命竊爲楚賀得丈楚實材數也又爲丈賀得楚所今便且浹歲錫極提衡人倫象指衡岳洞庭之間所爲□然顧化者當有不藏於文清之山東文莊之江右者矣甚願與閣焉千萬無讓無吝鄒太僕乎如先生丈所知也其操履爾如其居家則如其文章炳如世必拯與論俎豆鄉

先生之祠矣乃其山居之日特建尚行精舍與多士相切磋尤其精神所注竊以為宜并祀乎如於此中非謂乎如藉此為重表往者乃以勵來者俾其邑人士自今以後世世有所觀感而興起以不負乎如一片心實主張世教第一事也丈以為何如久欲相聞未得良便適從馮元敏詢有鴻鯉輒爾投寄懸知丈有同心千里一堂不俟辭之畢也

望隅望

答友人

滿腔赤心神明自異衰憤如僕殊賴洗發世愈下岐路紛然誠如來諭要之其無常者不可測其常者則在我夫亦守其在我而已昔宣尼思狂狷而賊鄉愿其論與人則曰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良有味乎其言之也敬為足下誦之長安名賢不乏可事可友何容當面蹉過其大本大原夫亦在我而已倚愛僭布其愚高明以為何如

與諸敬陽儀部

足下朝釋褐而夕為海忠介發憤借彭旦陽及閣下浩然辭一第而歸鄉里之館邢陵曰有是哉其芥視軒冕也久之起秉南陽之鐸過鄉乎如銓部北上特過而訪足下突入臥室見破幃敝衾蕭然書生甚為嗟異退而於囊中二金遺之曰聊以佐首宿比升任到京復躬自齎還封識宛然益為嗟異遂以能甘清苦舉已請告家居郭希宇中丞自楚餽五金足下複其械析受五而返其餘嘉魚聞之又作而嘆曰有是哉其塵玉也中心誠愛之欲之願為執鞭惟恐其不得也乃數年以來所聞沒與一而至置之矣再至焉再而至亦置之矣三又至焉迄於今猶然嘖嘖未已也乃始不能釋然因而從中細加體察平心而論竊以為有可原者又有可訝者有可惜者又有可喜者其所得為足下許之足下滿腔是直腸偶有所激而不平遂往往至於犯衆惡言人之所不敢言又滿腔是熱腸偶有所憐而不忍遂往往至於行衆嫌言人之所不肯言多口之招大半由之故曰可原也惟是人言且在其果一一是眞

耶今日之敬陽即昔日之敬陽也何判然兩截如
是吾既不敢信彼而疑此其果一一是耶今日
之人心即三代直道而行之人心也何顛倒不精
如是吾又不敢信此而疑彼兩下推求莫得其故
故曰可訝也雖然是有說矣隨俗易自立難足下
而甘為庸衆人也人亦庸衆之矣其責備必寡今
足下而不甘為庸衆人也人亦不庸衆之矣其責
備必多是故堅而磷反不若未堅而磷者鮮受磨
涅也將何以謝此堅白而緇反不若未白而緇

者受涅之跡也將何以謝此白故曰可惜也李
毘陵座上啓新丈所促膝而規極其峻厲東林
齋頭景逸丈所秉燭而諭極其激切在子弟輩猶
難甘受而足下怡然承之略不少介辭色即本來
面目依然不失乃是起死回生一大機很可喜耳
抑聞之所貴乎知過者非貴其知之也貴其改
也所貴乎改過者非貴其草草塗抹於一時已也
貴其洞照病根一刀兩斷永絕而不復萌也假今
今日有一錯焉第自認曰吾不是明日有一錯焉

亦第自認曰吾不是徐而按之轉口而未必轉步
轉步而未必轉身竊恐暫開之一竅易塞凡柴之
熟處難忘所謂野火燒不盡東風吹又生竟此生
無廓清之期也然則如之何其必返照初心斷以
聖賢豪傑自期待堅祇末路痛以盜賊禽獸自刻
責日新而又新又新而日新向來滿腔直腸不但
用之他家而必用之自家向來滿腔熱腸不退用
小人而必用之君子翻然將五臟六腑濯以江
齊以秋陽一一重新換過庶幾失之東隅收之

榆與時無常到日不至吃閻羅老子棒耳蓋弟
企玉峯兩賢一為張可菴給諫則擬諸劉季陵
一為足下則擬諸杜太僕曾於給諫以杜太僕進
今於足下當以劉季陵進損有餘而補不足自是
相成之誼其何敢水濟水火濟火有負足下足下
能為人盡言必能受人盡言知亦不我負也嗟嗟
日月如馳人身難得足下行年六十有二矣還能
再活六十二否此時一蹉永劫難補可容兒戲弟
誠不勝惓惓輒此饒舌惟足下作一竹竿到頭人

惟足下作百尺竿頭進步人惟足下一生行徑於此結局惟我二人三十年交情亦於此結局矣弟言有盡弟意無盡念之念之

又

足下受善之勇真不可及敬服敬服聞琴川松陵各有寄住戶此必迫於親交之情不得已而應之耳亟須除之君子自愛愛人皆以德不以姑息萬一再爲因循冒虛名而貽實玷此非特弟之意實同好之意也努力努力

與錢受之

鄖陽儀部畢竟是君子頃而劾其狂言了不爲忤非特不爲忤且覽且喜且感且謝不啻其口已復促膝細談不覺淚下曰世安有愛我如君者此一副心腸從何處得來大凡人之過出於有心則有遮護其改之也難出於無心則無遮護其改之也易以此知儀部必能始終爲君子不至半途而墮落也計足下所樂聞特及之

簡王弘陽少司空

周懷老公祖極荷知己之愛感不啻口此老不特撫吳之績文襄以後鮮見自其釋褐之初即與交好及進臺中所當儕鶴徵如諸君子杌棿間皆有以自立非漫然與世浮沉者近日忽致紛紛牢粘不已幾若兩截然良所未解得不見棄於大君子其亦可無憾矣如何如何岩穴諸賢近時見推轂而獨不及沈繼老由向來一種異論浸潤得人深也此老好善嫉惡太甚則有之要其心胸自是青天白日不知者至詆爲鬼蜮即今太宰公亦似尚

近似在爲繼老計進退行藏無所不可爲太宰計須破得此關方是古大臣風猷耳翁以爲何如

與吳文臺比部

近來奇事種種不乏乃不肯觀於臺下則又奇之奇也曾有名實雙茂如臺下則屢多所如臺下四十年甲科如臺下猶然郎署者乎此不肯之所不解也以爲世莫之知耶何以循聲之寂莫假寐之中以爲知之耶一歲九遷玆其時矣何尚遲遲也

且又不肖之所不解也雖然於臺下則奚損焉非惟無損乃益見臺下耳如何如何不肖脩行無力動而招尤老而不改臺下念一日之雅嘉與拂拭至取敝帚而千金享之既感且愧而今而往其何以報惟應痛自鞭策謹保桑榆以無重門墻之辱而已尚願不鄙而加督焉幸甚率爾申候不盡積企倘因緣九能之靈得以便徼台旌之辱即擬衣時御寄我饑渴實至願也臺下其許之否

與丁大參匀原公子

廷祿來以尊府君之訃告初恍惚如夢既而知其眞也相對流涕覆面肝腸爲裂竟不能出一語嗟嗟已矣有奇抱而不克展也有奇冤而不及申也而已矣後死者能無責乎雖然其不已者固自有在非夫年之謂也且聞長君業不隳矣猶足下方當英齡翩翩起也然則父兄擔子足下實一身肩之矣所以不已尊府君者又自有在非夫僅僅哭泣之謂也念之念之相去千里相望一水惧衰病之軀不能匍匐相從憑棺一哭以決生死之痛

輒此代哭薇荐一觴個中所懷累累滿腹未吐百一嗚呼其爲我焚此箋於尊府君几下

與李見羅中丞公子

伏惟尊府君老先生主盟斯文直接孔曾不傳之緒海內學者莫不奉爲正宗一旦山崩木頹倀倀無依莫不相顧嗟悼而不肖辱在陶鑄之末尤有百倍於恒情者則亦惟虔奉遺訓見於羹見於墻以幾先生之默鑒之不忘夙昔之鞭策而已相望遠衰病之軀不能匍匐以趨薇荐瓣香薄申生芻之感幸門下叱而致之先生之靈門下紹隆家學擔荷且重百凡自愛慰我同好

簡李元冲銀臺公子

昨秋忽聞尊府君老父母之訃不勝震驚追憶生平不自知其淚之淫淫下也邑中諸父老子弟轉轉傳告咸相向哭失聲諸子衿遂合辭爲聞於當路俎豆名宦若曰庶幾得以朝夕瞻拜焉聊自解慰云爾非老父母實心實政淪肌浹髓何以致此乎敬若孝子慈孫願以歸於老父母之靈也而不

肖旦薄荐瓣香一申生死之感幸弁為我叱而致
之賢金玉紹隆世笑擔子良重所以不泯尊府君
者應自有在僕老矣尚拭目而觀之無徒以哭泣
為孝也如何如何臨風耿耿不盡所懷

復方本菴

不肖下里之鄙人耳無所聞知少嘗受陽明先生
傳習錄而悅之朝夕佩習不敢忘獨於天泉橋無
善無惡一揭竊訝之間以語人輒應曰此最上第
我也則益訝之俯仰天壤幾成孤立頃歲從令

先公祖受心學宗讀之不覺躍然起曰孔孟之
正脉其在斯乎是天之不蕪吾道而以先生畀之
也於是竊自幸有所歸依矣而又愧管蠡之效未
足以揚推萬一也乃辱翁臺俯加採擇惠然與進
于里勝旨益以四集得未曾有且為預訂秋水之
約此正不肖之所當齋沐而求躡屦而從者何乃
坐而得之於翁臺哉且喜且驚且愧是又天之不
棄不肖而以先生賜之也謹九頓以謝蕪語二種
附呈統祈斧正為荷

復唐大光

足下睠焉有意乎家世道脉甚卓求放心三字又
切問也竊以為心之為物與雞犬不同雞犬放而
在外收而在內有方所可求至於心只在人欲上
便是放在天理上便是收天理本內也因而象之
曰在內人欲本外也因而象之曰在外非有方所
可求知此則知把捉之所在矣今曰着意收也恐
反卽成碍任其乏作腔子裡何物把捉似只在方
正揣摩不見箇安頓而不於理欲關頭討箇分

剖來恰成一弄精魂濩乃放心非求放心也如
何如何足下試歸而體之或然或否不妨再作商
量耳

與魏念屺

不肖竊從令甥敬陽丈習聞高雅欣為執鞭久矣
病懶相仍未能摳衣請御藥碗之餘聊有記存生
平鉄淅一一迸出尚未及就正有道何意門下采
葑采菲謬見收錄甚而不惜災木嘉與流通自省
薄劣何顏而可以承此至如莊簡先生二集正生

之所縈擾夢寐一且儼然分庭授之鈐□□□之
知天之既堪爲世寶又不知何修而可以對此也
且愧且感且感且悚九頓鳴謝尚應徵放陽文之
靈紹介左右以遂登龍之願不宣

與周中丞懷魯

世路羊腸自古爲然至今而甚甚至老公祖爲尤甚
鴻飛冥冥弋人衜慕老公祖其如彼何乃江之東
萬生靈家尸戶祝江之西三徑無恙松菊有主
才輕而萬事足呼牛呼馬直付之酒然彼亦無

老公祖何也獨不肖弟忝附縉紳之末又辱道
義之好竟坐覩滔滔無能有所效其萬一仰慙知
己下慙父老以此日夜耿耿耳相望各天靡由縮
地聊此遣候溥討夢思一絲附將庶幾時得周旋
於玉體云爾臨風神結不盡欲言伏惟加飯慰我
同好

復董玄宰學憲

承示方正學先生求忠書院記時且欲就寢復燒
燭讀之至孔朱忠臣一語不覺爲之且驚且喜且
喜且驚遂不覺延爲之下拜也曰有是乎舉
我太祖紀綱一世之精神及吾夫子紀綱萬世之
精神等閑收攝盡矣此所謂有關係文字也不肖
方當揭諸日月與天下共之其何敢私又何敢謝
謹復

復張繼山

不肖憲竊從陳雲浦先生橋梓獲聞大雅久矣不
謂門下胸次間亦有菰蘆一腐生也伏讀手箋勤
鄭重何敢當何能當將無假此啓我以嚮往策

以前途耶則亦何可不勉圖淬礪以求報稱也
抑讀教言諸所闡發一一流自赤心非深造自得
何以有此至所表章特於周程諸大儒爲惓惓取
日虞淵作世手眼其匡維不小矣欽服欽服不肖
憲毫髮無關兼之精力盡消衰病交迫悠悠此生
莫知下落不揣漫以無刻求正幸蒙門下始終不
鄙痛賜鍼砭則又何可不益圖淬礪以求報稱也
望之望之焉少墟侍御向在都門曾有一日之雅
不謂別來卓詰如此雲浦先生家世清白自長公

物故叅復蕭然今其子伯純至不能保暘玉數竿伯純有兩郎僕以小孫女字其次郎亦愧未能相爲潤也辱念寄存生死肉骨誼高千古矣役旋謹復并謝

與儀部丁長孺

聞公南宮之報甚慰近來士風萎靡亡論患得患失如鄙夫之爲也者即如應對唯諾用以方之諸三之時大徑庭矣始而以爲得不然既而以爲當公而不覺與之俱化進身之始不得不爲賢者

耳

又

前自武林還初意欲相期一晤已而竟不果得諭良荷注存承示新功甚善周子揭主靜是得手事程子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是入手事李延平教人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又就中點出一活機此大儒留下海上單方也新秋枉訪當有以相証焉

又

久不得晤言之好良以爲懷蒙手翰之辱闊知足下年來用心之密喜不可言竊惟此事只有一條路日用之間縱千蹊萬徑亦總歸於一條路吾輩於此默默體察切切持循積累久之自當有進遡去未來皆不必計所謂先事後得也足下以爲然否九月之會數日以俟此時當得面商也

又

別來忽又冬半矣日月如飛真自可惜向所面商第第二義要之亦只看理會處何如即所謂第

義亦不在門面上也便中乞有以示之養冲一跡甚爲世道之光他又何言微如入宮見妬至今尚爲不了公案不知當事者果何意也

又

先有八行附中甫寄上隨得手教并作報想當不浮沉耳救荒無奇策自古難之如足下所云才誠兩合便是奇策也周中丞業疏報全荒且請全蠲不知果何如總之此老甚留心地方甘棠老亦正不減兩地所恃此二天耳鄭太初疏當已見眞頂

門一針也吾輩林壑間復增一畏友誠可喜耳如何如何

又

東林之會風色蒸蒸座上餐貧賤富貴一則尤令聽者竦起足下之功於是乎大矣試播諸副墨傳爲共寶不亦善乎願之願之二難商語錄往幸加裁確此本宇宙間公共事無以區區形跡爲嫌也陳鈞老必能作一路福星其傾慕足下不減緇衣乃事宜留心剖示以成其美僕逝足下吉爲道

色令公之賢渠甚然之并以倡道之說進歎然首肯也于其行附此許敬老乃郎已歸未有相聞者便中示之

又

得手書不勝欣慰足下之用心如此何患不日進也寡欲二字極妙極妙周元公首闢聖學亦只此二字此是一了百了功夫更不須疑願與足下共勉之亦只密切做去不須慚前慮後及成憧憧令心體上多一事也如何如何琴川耶令公大有志

於學渠甚嚮往足下秋風時欲相約過此一會足下當不吝也握手之期恐即在此矣

又

時局種種可憂真如抱薪於積火之上特未及然耳不知吾輩得高枕青泉白石間否也如何如何

又

適自武林還正欲約足下一晤見吳海洲乃知足下正在武林也可謂覿面相失矣悵然久之足下浮躁名大奇然海內賢者無不顧而嗟異此

音矣貌之所能及直道自是不負人足下可自信更努力以圖動忍增益之効程伯子讀舜發于畎畝章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裡過此非老頭巾語也如何如何許敬菴先生今在何所計必決歸計倘有相聞願問之吳會之間得借此老爲青山主賢固是妙事耳足下當以爲然也倘得漫肇不多及舍弟去冬又一大病絕粒者三十日今幸無恙尚藉調理知足下所念附及

又

聚樂之念積之數年聊試爾爾足下乃肯不遠千
百里來赴今我神晤連日所聞種種有[illegible]於[illegible]
天生豪傑原為世教既為世教自不能與時俯仰
裁成輔相於是乎在足下何疑焉行住坐臥偶有
契會便應掃記既見真吾兼可自考正不必以成
篇為拘如舉子業然秋末冬初得過我共話數日
何快如之劄記六冊附上暇中乞為商正尤所望
也

又

殘賤體甚感年來應減者幾乎減之盡矣而未
能有所增益此是自家欠得力也如何如何許敬
老之謚公論必不可缺自當留意不知部中謚議
何如并一詢之段黃門發密揭事大有功於世道
此是執政真賍賴不得也向僕亦欲為　皇上
明究亦一證佐矣三家宰行蹟附覽平湖公一段
精神尚未曾拈出足下宜一闡之孔孟圖譜領訖
尊稱尚未細閱乞將周程張朱年譜一查恐尚有
宜添入也如鵝湖之會亦是千古大公案不可缺
耳如何

簡觀察鄧龍翁老師

新歲台候萬福凡在門墻孰不欣慰茲有所啓則
以通家友郡庠生陳爾杭之故雲浦先生鄉邦冠
冕自其長君太學生爾耕中道夭門戶日落外侮
交至爾杭竟為盜所中不肖忝受雲浦先生國士
之知不勝痛心卒無奈之何及見按君駁詞不覺
喜甚而欲狂片言居要起死回生乃相與即天而呼
大而謝以為是蒼蒼者默啓而默佑之耶歲杪

吳縣王學博始知皆老師之為之維持調護于
其間也恩加于不求德施于不報祗念先人一日
之雅而波及其後人此之為誼真足以上邁古人
下愧今人矣而爾耕之子彝之復來告曰叔氏籍
大君子之靈誠厚幸第其事尚須覆審始定願再
乞一言丁寧之憲謂之曰老師不難于肓衆嫌伸
獨見功且九仞矣而何難于一簣老師不難于直
指使者之前反覆強聒成案且居然更矣而何難
于郡縣況前此原不待求而應今何容贅掠美市

恩憲不爲也無已以父子至情爲雲浦先生謝以兄弟至情爲太學君謝以叔姪至情爲叔之謝則可矣因遂稽首以展卿結之萬一惟老師委曲維全之爾杭才質通敏躬罹大難伎底復得自解識非常之遇自今以往必當動心忍性力懲亢厲之非粹然以吾入君子自律俾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一生承受之日老師之賜等于覆載矣臨楮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涇皐藏稿第五卷

無錫顧憲成著

簡鄒孚如吏部

伏讀衡言種種卓詣且斟酌上下求其恰當廓然不以我見與焉允乎其足以爲天下平矣至於論學特揭出躬行二字尤今日對病之藥爲之徘徊三夜不能已已佛老楊墨猶爲異端然其說得行於天下只以語語是實有一段真精神在也况孔孟之學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庸得以啓吻之乎願與丈共勉之鄒爾瞻爲丈序銓草時局棫棫直是一眼覷破此兄眞有心人也

又

丈謂足下不宜舍文學之好而發理學之航弟意卻恐足下發理學之航而猶不忘文學之好也足下試思之天之所以與我者果何物乎於此有箇入處將焉用文于此沒箇入處將焉用文况尚行之揭任重道遠方當萃全副精神以赴之即欲與遷固諸家爭執牛耳不識丈且暇乎否也

又

趨儕老之內計遂與老長官之外計稱爲二絕今亦遡譲補去矣杰世道何而獨竟兩君子內不負一念外不負一官功成而身不免夫復何憾弟碌碌在事未有効于尺寸而夫人者業已逆其必爲不祥既號而何之不知將來何所稅駕耳

復夏璞齋書

誦手札有以知賢之用心矣流俗靡靡何意及其不肖之至幸也舉業不患妨功只患奪志乃

先生至言究竟體之豈惟不患妨功學者須辦得聖賢之心方能讀得聖賢之書方能代得聖賢之言一書不已而六經六經不已而四子四子不已而傳註傳註不已而制文只是此理何精何粗故曰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又曰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良自有旨想當信其非妄耳抑之沖年而意甚廣賢之所以朝夕切磨之者可知得才士易得志士難僕誠不勝惓惓惟賢留意近作謾以其臆附復不知當否願裁之

復錢抑之書

正疑從者何以久不至二徑逢篙且滿得手書令人致怨於祝融君也乃吾弟志意磊磊絕不以此置胸臆間可謂卓矣古之人千里同堂萬古合席跡之疏密曾何足云近作種種入人想見日新之美仔細點檢畢竟未免爲才所用以變化氣質爲功惟文亦然以正勝者欲其奇以奇勝者欲其正轉移之機要在明者一覺而已一覺之後諸相忘何奇何正就中便有向上一着更不煩別索

吾弟其勉之此則祝融君所無能如吾弟何者耳揮汗草草附復不盡

與陳鑑亭別駕書

敝啟敝里有牙行趙煥者往年目擊稅棍俞愚金陽等作耗地方慨然發憤具呈前撫臺曹副老公祖蒙行府嚴查禁治愚陽等痛恨入骨日夜思有以報之適煥載麥八石至江陰之長涇遂率衆攔截指爲漏稅擒擄人舟而去尋殺煥沉之紅塔河下纍猶盤頸行道見之莫不悲酸當有地方頁逞

等呈報歐陽宜諸公祖時宜諸公祖已示領州道備兵使者頓足蹙曰此地方一大變而爲人父母者之責也遂檄敝郡林父母限五日檢報而愚陽等俱係隔府人且自知罪大惡極無所復逃百方延捺宜諸公祖又迫於簡書不能久待於是煥子趙希賢不得已控諸前任鄒兵臺行韓公祖究解矣而延捺猶故也又不得已控諸周撫臺又行韓公祖究解矣而延捺猶故也頃又突生他計搆出六顧堂借提稅爲題頗呈趙希賢於撫臺蒙行

監管稅松江劉三府轉關台臺行縣提解希賢陽之自分必死再具頂狀奔訴撫臺而愚陽等且四路抄提不容進頂徑縛而解臺下行將轉解稅監斃之杖下衆亦分希賢必死無疑矣嗟嗟煥爲地方而死煥之子又爲父而死是何憐也愚陽等既殺煥今又欲殺希賢必父子齊斃斬草除根而後爲快是何忍也爲他方之稅棍則白晝殺人而無罪非惟無罪方且恣其吞噬而未已爲老公祖之赤子則含冤抱憤而莫控非惟莫控又將不免其身是何痛也台臺仁人也斷不爲稅棍所欺而不肖忝在地方士紳之末驟而聞之不覺心膽如裂怒髮上指輒布其概以聞非僅僅訴釋希賢而已以爲天理人情至此而極是殆造化所以稔愚陽等之惡而盈其貫使之昭昭自獻於日月之下未可知也是殆造化哀煥之死憐希賢之無伸特借此披瀝號呼自見冤狀於大父母之前庶幾遂咽而拔之一酬九泉之幽冤未可知也台臺仁人當有不待鄙言之畢者矣伏乞大開天地之心

恤神人之憤慨然借鼎言於韓公祖速將愚陽等勒限嚴獲早賜究來爲匹夫匹婦復此不共之讎是爲三吳百萬生靈除此莫大之蠹眞地方無量功德也臨緘不勝激切之至

簡修吾李總漕

此中水災異常頃已附聞矣詳具周懷老疏中字字實情字字堪涕丈覽之自當忍淚不住今吳中諸父老且匍匐萬里叩　闕而請誠有萬不得已者意欲丈借鼎言大司農趙老先生之前破格一

處言出於趙老先生則足以取信於　皇上言出於丈則足以取信於趙老先生此非區區一人之意實東南億萬生靈之所日夕懸懸忍死而引領者也努力努力此地財賦當天下大半干係甚大救得此一方性命繭絲保障俱在其中爲國爲民一舉而兩得矣知不作尋常看也嗟乎茫茫宇宙已饑已溺曾幾何人與言及此益忍淚不住矣萬萬努力萬萬努力

又

已自分長臥烟霞而去冬忽叨光祿之命聖明浩蕩之至仁知已拔拭之高誼中心卿之何能不感激思奮少攄報效且數年以來今日言起廢明日言起廢至於口敝舌焦頃者臺省諸新郎君封事硼硼克滿公車亦無不以此爲第一義弟非其人却令聊塞斯白何能不力圖淬礪勉延鞭箠然而四顧徘徊進退維谷至於今猶莫知所决何也竊嘗籌之矣罪籍諸君子林林相望計且二百餘人其間卒有去國在弟前者有科名在弟前者又有摧折困頓視弟十倍者又有與弟同事被譴者又有不與其事因弟波累者今皆埋光草莽守旌之招寂寂無聞弟獨何顏而先之乎此一說也猶未也東林之社是弟書生腐腸未斷處幸一二同志莫不我棄欣然共事相與日切月磨於其中年來靜氣之字漸多應求庶幾可冀二益補緝桑榆無虛此生一旦委而棄之既有所不忍遽軾而觀時局千難萬難必大才如丈卓識如丈全副神如丈方有旋轉之望如弟僅僅可於水間林

藪拙耳出而馳驅世路必至僨事又有所不敢於其所不忍而強爲割於其所不敢而冒爲承將來處不成處出不成出兩無着落矣此又一說也猶未也弟也少不自愛壯而善病乙未丙申之間瀕於死者屢矣幸而獲生今年且六十矣所謂耳聰目明手輕足健一一不有所謂耳重目昏手遲足鈍一一不無即今見作貴人亦應去而返初服况今鹿豕之與游鷗鷺之與侶正於病骨爲宜乃更去而就軒冕何僕僕不憚煩乎此又一說也凡

此種種都是實境實情實事實話在他人前猶半
含半吐惟丈前不敢一毫不傾盡丈其設身處地
爲我裁之弟非敢妄自菲薄上負　聖明下負
知己揆德量力恰應如是無希高無慕大始終成
就得江東一老腐儒亦所以不負　聖明不負
知己也丈當啞然一笑而許之耳弟亦嘗商諸朋
好間各自有說茲特向丈求一了語丈最能斷大
事萬勿吝教

與趙太石吳因之二銀臺

肖憲衰病日甚忽荷　新命且感且驚且驚且
愧遂擬具疏乞休而一二親知固謂不可又謂此
疏即至長安必應見格頃檢仕籍乃知丈恰當柄
事此憲之適有天幸也且憲也非木非石何敢寘
頑自居上戾　聖恩下罔同志又生平頗懷戀
腸何能耕閑釣寂去而尋接輿荷篠之轍與世愁
然也直是有最不得已之情耳今亦不敢縷瀆只
重聽一節大於涉世不便曾不自揆冒昧就列設
有人過而詰焉其亦何辭以謝乎兩相國縢若曉

謝直言刺心竊計兩相國應未悉不肖憒憒狀耳
乃丈業已悉之此又憲之適有天幸也敢此仰干
惟丈特爲主持并爲道此實情及此苦情於兩相
國前庶蒙慈察慨賜玉成俾得遂所請俾得安愚
分俾不至取譏於君子此之爲誼超越尋常萬倍
矣九頓九禱無任懇迫引領惠音爲刻以俟

又

拜教之辱至誼惓惓能無佩服所示葉相公兩言
從滿腔苦心來能無感悚先是李修老總漕王

老中丞吳安老錢繼老兩太僕貽書見勖其指
亦同似可信而不疑矣頃者赴毘陵之會商諸錢
啓老孫淇老諸公又皆以爲未可造次而啓老言
之尤縈縈道雅儕老寓書姜養老其指正與啓老
同且謂春間作詩送郭文老之行曾及此意托之
寄聲云夫出處大矣僕不敢以一已之是非爲出
處而以天下之是非爲出處又不敢漫以天下之
是非爲出處而以天下賢人君子之是非爲出處
今茲爲僕計出處者皆愛僕者也乃其說判若水

火然何哉然而問其人皆天下所謂賢人君子也其謂宜出者必非誨僕以徇世也其謂不宜出者必非誨僕以忘世也僕又何敢格以一隅之見妄生分別於其間哉獨計小疏所陳種種衷愫之狀都是實情若但私告於朋友而不以瀝列於
君父之前終屬自欺又僕往時在都下見有所謂乞休者每每朝而懷疏以入夕而懷疏以出心竊耻之若亦墮落此套中終屬欺人夫如是反之方寸尚不能慊然而無疚也奈何欲遽議於出處之

義哉是敢不避再三之瀆瀝誠申請惟丈垂慈照察特賜上持無令僕僕道途以致進退無據獲戾名教幸甚葉柯公前希爲一道悃衷懇祈鑒許統僕得請另圖趨謝耳臨風耿切筆不能宣亮之亮之

與南垣劉勿所書

近聞南中議論紛紜不能知其詳惟有浩嘆偶檢得古人兩公案輙爲臺下誦之魏其侯與田武安爭辯灌夫事韓御史兩是之旣罷武安出止車門召御史載怒曰何爲首鼠兩端御史良久謂武安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魏其必內愧齚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改容稱善此一案也王旦在中書有事送樞密院違詔格寇準以上聞旦被責堂吏亦坐罰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曰向者樞密所爲是耶不是耶堂吏曰不是旦曰

旣不是又何效焉令送還樞密準大慚謝此又一案也恃道義之愛敢借以效其愚不知可備採擇否惟臺下裁焉

與東濱高中丞書

敬啓海鹽故給諫贈太常錢海石先生勁節英猷磊在　國史仁風義概留在鄉評當隆慶改元業同楊焦山諸公一體優恤建坊特祀海內共耳而目之矣惟是建坊之所尚有書院一楹蔡先生嘗從甘泉湛公問道歸而與門人共相切磋之處也

世遠頹廢行路太息今其嗣孫世喜等慨焉尋復業蒙台臺批行所司方具文申請伏乞始終惠撫備閱衆懿借之華衮彰其実而盛其傳兼賜優復給帖世守崇其先而及其後不惟一字九鼎箋之宗祏燁燁生輝抑且一日千秋錢之子姓永永銜德其爲世勸大矣先生有孫陛向從弟游得習其詳因爲臺下誦之如此余漢城年兄已俎豆賢祠否幸爲詢之學憲君此兄人倫冠冕懿德之好諒同然也

與檢吾徐中丞書

敬啟先嚴贈戸部主事南野府君生有四子長爲先伯兄鄉飲介性成次爲先仲兄光祿寺監事自成又次爲不肖憲成又次爲先季弟禮部主事允成先嚴居陋茹菲而志意甚濶時時誦說范文正公之爲人比即世有遺租二百石先伯兄請於先慈錢太安人曰吾兄弟各自經其生此田留之以成吾父之志何如先慈大喜許之自是又稍加綜理漸有增益共得三百石有奇每歲出以周宗人之貧者蓋二十春秋於玆矣而食指漸衆漸不能給則先仲兄又時時捐廩而佐之因曰此須別有措置乃爲可久又曰吾邑糧役煩重亦當與同邑分憂須并置役田又曰吾兄弟俱僅足支吾况伯兄季弟俱已淹逝諸侄中尚有自給不克者吾賴有天幸節嗇之餘不無一二可備推解此舉固當任之正在擬議而疾作矣疾且病病且革問以家事槩不荅而特謂不肖曰吾未了心事是在吾弟弟勉之亦須上緊歲月不待人也不肖聞之爲

流涕無何竟不起矣於是先仲兄子與淑日夕哀痛亟圖所以嗣之者首願捐租五百石不肖亦願捐租一百石先伯兄子與滌亦願捐租五十石先季弟子與淝與演亦願共捐租五十石并現在二百石合爲一千石即於家祠之旁建廒收貯擇人掌管除錢糧耗折等費外以其半贍族以其半助役贍族者照舊酌量上中下三等二季分散仍公同四房當面查發登簿助役者每年糧長一名貼銀一伯兩至十二月照數分給仍各取領票送

驗實如遇本戶當役亦照前例如此庶幾先仲兄臨訣之言卽見諸行事而先嚴之志亦藉以稍伸矣第念非藉台臺寵靈不可以垂永永敢具呈以聞伏惟特加鑒察慨賜施行曷勝感荷之至

復錢繼修太僕

弟於岩穴諸君子中曾不足以備執鞭而獨濫叨近命此實　聖明浩蕩之殊恩知己技拭之餘靈也伏讀來諭情溢乎辭其所期誨督成更有溢乎者丈視弟能副萬一否人苦不自知弟則自知矣泉觀谷處猶可藏拙出而馳驅於世未有不蹶者也還觀三十年間時用寒心可[illegible]哉願丈爲我籌之千萬千萬弟本無懸天之翼何敢有勝心而自覺精神偏隆處尚不[illegible]之一[illegible]基淺薄不能一超而直入一到[illegible]而遇偏意見之泯界限之[illegible]本心天假之年或可庶幾今茲恐[illegible]平丈之進我至矣不致不自看賴也[illegible]不盡

與陳仲醇

昔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弟行年六十而猶未能知五十九年之非也罔生甚矣丈儼然稱龍德以進之是責聾者以秋毫之視責跛者以千里之祉也能無懼乎不惟自懼兼爲丈懼丈何以策之病骨支離未能造謝特此候起居蕪刻請正幸不吝發藥或可補之桑榆以始終德愛之萬分一也懇懇辰玉太史皎皎異才弟以千古期時效芹驟莞爾不永不獲觀其大成可痛可恨丈此懷倍切耳篋中遺文似不可不爲收拾也如何如何

與湯海若

不謂時局紛囂至此吾輩入深入密自是快事獨弟血性未除又於千古是非叢中[illegible]稱豈非大癡李老兒一言判此公案先[illegible]定鈞奉覽暇中能不靳技拭否望之望之

復虞來初明府

不肖莽莽無知惟是閉一意見一意行鞭中心

欣樂之如饑得食如渴得飲通體爲暢往者請門下會課淵思卓識映心映目以爲必非章句書生所及思一望清光而無從過辱不鄙惠然下存如蘭之契情溢乎辭自省何以獲此比讀鄙政議永瘼恤隱備極焦勞見斯志也所謂匹夫匹婦有不被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者耶則門下之大有造於崇邑居然可想又斷非簿書俗吏所及也不肖於是益不勝向往矣敬因鴻旋肅此陳謝并以爲宜御李之藉云

又

不肖一生迂戇動而見尤門下獨却羣譁謬加許可一則以感一則以懼天下有一人知己是以不恨感也衷憤侵尋得無重負桑榆爲知己羞惟也惟門下始終策而進之幸甚同心之交千里一堂把臂促膝猶嫌二義門下其許我否臨風不盡祇有神馳

與陳赤石少參

去秋奉手教展誦再過可謂盡已盡人矣忻慰服佩服近世談吐學委似多岐徐而按之却亦自昔而然即如孔門顏曾便已彷彿成兩格雖欲一之而不得要其發端結局未有不歸於一者誠如是雖千途萬轍適以互相發明互相補救而未嘗二也只要向所謂一處校勘分曉耳不識然否無刻請正滿身敗缺知無逃於明眼惟丈痛加鍼砭挾我寄而幸甚

與湯賓齋侍御

啓施嵊縣者吾郡故守龍崗先師之子也先師教在士遺愛在民業已請諸當道俎豆名宦矣惟是當年蒙恭異常至今龍城書院一事適榜天下罪且不測得以衣冠歸田談者無不爲扼腕焉今嵊縣君克世其德治行卓越雖起家孝廉絕不以資格自束當路者亦遂不得以資格束之往歲上考爲兩浙循吏之冠茲且奏三年績例得爲其尊人乞　恩復職擬聞諸左右不敢造次輒代爲紹介廿棠之懷人有同心況高誼如臺下所以發先師之幽光成嵊縣君之孝思慰五城父老之壹

壘者豈行贊成率爾亦表不勝企望仰祈慈省幸
甚

簡吳徹如光祿

起廢一節向來諸君子無不以為第一着乃一二出山者卒關隆是非叢中想氣運流來如此人力不得而強也今丈以一疏自結局可謂知命而今而後惟應收拾精神并歸一路只以講學一事為日用飲食學非講可了而切磨淘洗實賴於此聖將此二字插在修德之下遷善改過之上千涉

細羅王二老人多是其躬行至其自少而壯而老無一日不講學自家而鄉而國而天下無一處不講學自衿紳而農工商賈無人不與之講學僧甲一段精神亦豈草草弟多念及便覺赧然發愧願與丈共勉之此則氣運所不能如之何者乃所謂立命也高明以為然否

又

來諭兒之蒙時忌五分是熱心所招五分是苦心所招此真實不誑語也何必更向人分疏兒自謂義質矣禮行遜出信成則未此亦真實不誑語也何妨直任為巳過大率吾輩優游無事未免混混過去惟當毀譽利害之交然後露出真身子來只在自磨自勘而已如何如何

簡史際明太常

嘉善友璞齋志士也無論做秀才時即已成進士在涇里讀書且二年比選為令卓然有循良風不幸中道而夭人倫共惜其鄉業儼然尸祝而俎豆其人可知矣所遺一子能讀父書去冬景逸過

禾曾為言諸郡伯吳長老而未能記其名適聞考期在即欲為作書景逸云恐此時例當戒嚴不若逕直道諸其邑侯徐韶階俟深繇之但亦未敢率爾以為不若借鼎言通之韶階兄也繇此奉告幸即付數行屬其優加提植并托致逕吳長老璞齋生平極自好家徒四壁所遺惟父書一簏吾三人合而微韶階之靈因以徼吳長老之靈幸蒙收錄得階寸進俾人知為善之有後此亦一勝事也如何如何

與李孟白方伯

王鏡宇侍御貞秉勁節人倫砥柱不幸蚤世云亡之痛海內共之不知巳俎豆於賢祠否乞一詢之令親吳恒初學憲何如聞侍御無子恐未必有爲之經紀其事者不識可徑移檄行之無須郡縣筆牘否學憲留意風教所以爲章往勵來計應自有妙裁也

與周念潛太史

座師孫栢翁老先生吾鄉盛德君子也其立朝

進不近名其居家也退不近利當在木天惟是杜門讀書不喜交游比佐銓適當冢卿缺署篆數月兢兢慎守選法汲汲愛惜人才巳而與今太宰孫公共事最稱同心相得甚歡尋被白簡則以徐與浦事耳此謗一出同官忌口一由徐素工鑽刺逐爾波及此吾輩所能矢諸天日百口保其必無者也在事時復多匡正其請　皇上恭迓陳太后喪一疏尤稱卓烈巳而乞歸二十年前後兩院薦章相屬待鄉人無衆寡無大小渾是一團和氣良心實腹兒童叁卒莫不信之而簡澹自將一切不染一切不與所不廢者山水之樂而巳身沒之日累債數千金卽鬻其産不能償也亦足以觀其槩矣今其次公詣　闕乞恩弟欲爲一達諸輦上君子稍酬生平國士之遇知巳之感獨恨兵閒且久向來舊游既自寥寥而新知又鮮意中惟有瑶圃余丈而巳昨共丈商之丈意亦然計丈必有以通於瑶圃丈者願丈卽爲一布區區何如

與李方伯孟白

巳　駐節江右矣江右故稱吾地以其民習儉而士風朴所在知學向方爲當今宇內鄒魯也今得　臺下表正於其間興起當益衆矣不肖所聞南昌有朱以功布衣行脩言道慥慥君子也足與章本清布衣頡頏後先暇中可物色之否偶敝門人鮑上猶際明便郵附此上猶向令閩之同安以拘執取忤今得在　陶鑄之下幸甚又家兄萬年令原成卽起家貢途其志略有足多者倘可不負任使均祈俯　賜誨植是亦所以爲地方計也如

何如何恃愛闌及希　亮

復祈夷度駕部

不肖方爲世戮獨不見棄於有道數蒙貽問臺下治行冠冕東南僅得常調識者方重爲扼腕乃臺下且夷然處之見謂可以自盡真超出俗情萬萬總之直道久而自著人心久而自明區區固不足言叶浮雲世路終不能爲日月蔽也姑俟之耳承賜龜山先生集刻道南一脉頓覺生光隨當公諸志在所爲報塞萬一者謹此附復并謝

又

竊聞仕優而學學優而仕惟宦石城者兼之則又聞優者從容暇豫之意誠能行所無事日用動靜任其自如即學即仕即仕即學矣何二之有此臺下見在之實境也敢以請正如不肖學不成學仕不成仕進退維谷尤悔交叢靜言思之時爲汗下獨此一念耿耿尚未死耳惟　臺下扶其齊肯而進之幸甚

簡高景逸

大會告期帖已次第發矣昨小兒歸述教意再爲弦所丈思之此舉似不必過讓蓋凡事須要忍真不可半上半下弦所只是恐不知者疑其諂於者議其腐耳無乃徇彼俗情沒我真性況諂之一字用之媚權附勢則爲大惡用之事賢友仁則爲大美今社中所合并皆三益也夫何嫌至腐之一字更是妙諦昔有笑邵文莊醃者文莊聞之謝曰我如何當得這箇字腐即醃之別名文莊之所遜而逃也又何嫌若曰書生不當上交四方先達則弟

以王泰州以一灶丁公然登壇唱法上無嚴聖賢下無嚴公卿遂成一代偉人至於今但聞仰之誦之不聞笑之訶之也況今僅僅逼爲援登之主而已耶丈試以此再商諸弦所何如

與郭明龍宗伯

時局紛紛至此不肖何敢知第耿耿亦如吳與金沙荊溪諸君子俱被以阿黨名亦非不肖所敢知翁以爲何如況繼老李脩老得翁爲知已便是千古正復何恨劉金吾與景逸書與書也并與不肖書

錄覽其僞書未之見也或謂原無僞書金吾陰攺其說爲遁身之計耳果爾其益不可知也已杞憂滿腔信信有言難盡所幸碩果不食知天之未棄斯世斯民也惟翁自愛

復許中丞少微

計事一出輿情翕然稱快本之老兄之苦心勁力特爲主持曹湯諸君子又相與密替其間而太宰公之平平亦可見矣豈非世道之福不圖又有一翻紛紛老兄應疏和平婉篤誠不欲少露圭角以

啓爭端其慮甚遠而說者頗以爲語意稍閃君子小人皆可通用恐巧者且借爲口實濟其私弟謂天若祚宋必無此事萬一有之老兄自應明目張膽直截說破斷不令此輩影射也並太宰此舉不分人我不執愛憎真有古大臣之風須得大力點出醒一世之眼乎時恐嫌上言德政之條今因討事象恳老兄與有一體之誼[illegible]弟又未敢及老兄正不嫌儘意發揮耳如何[illegible]之愛有懷不敢不盡未知可備採擇萬一否惟裁之

又

弟久已甘心守拙況又以狂言招戾乎老兄惓惓以弟爲念是益弟之罪也此後幸置之但得青雲知己盡展生平所謂天地之用皆我之用何必功自己出也微如百折不回丈夫世猶以惡口相加老兄救拭極力感不獨在微如矣近會沖年兄攜示尊札又從微如得見與太僕公書極難題目做出極好文字不知何處覓討个少微中丞來也

與徐十洲侍御

啓更新時局如故不知天下何時太平也竊以爲自今以後姑寧忍以待之何如語云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此言甚有味計考選之命必旦旦夕下不遠亦望吾丈盡含葛藤另開日月蔡虛齋先生曰居今之世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處敢并爲吾丈誦之

又

時局至此猶有諸賢代興揭日月於中天此天之未棄斯世也然亦岌岌矣不知究竟何如耳要以

論是非不論勝負論曲直不論利鈍卽在我有餘裕矣他何問哉近來又慣用離間之術始者別淮上於東林今且別金沙於江夏矣言者不見江夏公妖書記事始末乎將無汗流浹背也意渠輩別有機竅耳可一一見示否馬徵君之行附此徵君表裏粹然第之畏友也

與友人

今日議論紛紛誠若氷炭然乃不肯從旁靜觀大抵起於意見之岐而成於意氣之激耳若有大君

焉於中從容調劑各各成就其是而因使各各反求其所未至安知不漸次融融歸於大同如此卽兩下精神俱爲　國家用而不爲爭區區之門面用乃旋轉第一大機而世道第一快事也恃道兄之愛漫布其愚不識可否惟高明裁而教之

與伍容菴

讀平居錄種種悉自萬物一體上念頭流來所獻忠告一二亦蒙垂納蓋丈之虛懷如此因是復貪獻其愚丈猶不知李修吾中丞爲眞正豪傑乎前與丈道之甚悉畢竟還留渣滓於胸中有未化在丈試思今日之域中吾類猶有所憑恃者誰羣小猶有所忌憚者誰淮此公一人而已耳華上君子所日夕耽耽而側目者誰亦惟此公一人而已耳錄中云云得無滅君子之威風長小人之銳氣爲邑口藉兵而齎糧乎此於世道大有干涉在中丞則毫無加損也且使世有乞憐李脩吾則亦應有竊食領回役人皆參矣得無來孟氏好事之譏乎又於丈夫有干涉在中丞則毫無加損也如何

何至於吳徵如之被糾擯五分是苦心所招五分是熱心所招以觀過知仁之案可矣若彼一班人旣以黨同伐異之私交擠之於外我一班人又以吹毛索瘢之意苛求之於內徵如其出但杜門守默如啞如聾坐取高官大[illegible]人亦皆[illegible]又何以爲徵如也丈其謂何第受[illegible]不敢有懷而不言仰丈翁受之度不[illegible]不[illegible]乃黨一相知罔一相知卽第亦不敢也亦不能也伏乞裁教

又

承賜續集疾讀一過種種有關世教之言不勝欽服比仔細檢點亦不無一二可商量處大都先入之見難主一邊之說難憑願更虛其衷而參之恃愛放言倘丈不我嗔尚俟異日向羲所疑耳如何如何

又

向不揣漫效其狂不審可備採擇萬一否竊見長義論喧黨門戶角立甲以乙為邪乙亦以甲為

甲以乙為黨乙亦以甲為黨異矣始以君子攻小人繼以君子附小人始以小人攻君子終以君子攻君子又異矣是故其端紛不可詰其究牢不可破長此不已其釀禍流毒有不可勝言者矣乃弟從旁徐觀亦只是始於意見之歧而成於意氣之激已耳要未始不可轉而移聯而合也誠欲為之轉而移聯而合蓋有道焉其道惟何曰在局內者宜置身局外以虛心居之乃可以盡己之性在局外者宜設身局內以公心裁之乃可以盡人之

性何言乎虛也各各就己分上求不就人分上求也各各就獨見獨知處爭嫌不就共見共知處爭勝也則虛矣何言乎公也是曰是非曰非不為模稜也是而知其非非而知其是不為偏執也則公矣夫如是將意見不期融而自融矣何所容其歧將意氣不期平而自平矣何所容其激其於國家尚亦有利哉此弟之所為寤寐反側叩天而祈者也若乃自責則輕以約責人則重以周所愛則見瑜而不見瑕甚且并其瑕而瑜之所憎

則見瑕而不見瑜甚且并其瑜而瑕之夷可為跖門戶不已而藩籬藩籬不已而干戈在事之人既然持議之人亦然如水濟水益揚其波如火濟火益熾其焰是化君子而小人化一家而敵國也豈不可惜是舉百年有限光陰盡用之於相爭相競而不用之於相補相救也是舉兩下有限精神盡為各人區區之體面用而不為　君父[illegible]之宗社生靈用也豈不又可惜此弟之所為彷徨四顧仰天而呼呼者也用敢再瀝底裏就丈而求正焉

丈其偶而收之耶竊亦可自信其不謬矣幸甚抑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其麾而吐之耶丈必有以進我矣亦幸甚敬洗心以俟

又

諦閱前後大集諸所品題大都論古事所得常多論今事似較不如何也古有成案今未必一一有成案也即論今事戊申以前所得常多戊申以後似較不如何也前無成心後未必一一無成心也言既其忽復得此數語并以請正誠知煩聒一則

以為此天地間公共事非我兩人事無嫌異同一則以為不有益於丈必有益於弟耳如何如何

與鄒南皋

世之詆誚李漕撫者無論已近見伍容菴貽安堂續集內有曰數年前南皋嘗以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刺漕撫今輿論皆謂能識漕撫者惟南皋與予竊先云不覺失笑老兄之於漕撫何如而肯爲是言意必有假托以欺容菴者耳容菴自是君子只見處不無偏執其於漕撫真有如秦人之於晉望見秦公山草木皆兵者甚而并曹貞予朱玉槎二君子亦用商鞅連坐之律過矣況今且援老兄爲徵天下縱有不信容菴必不能不信老兄故願老兄出一言正之以解世人之惑夫非獨解世人之惑也即容菴能不信漕撫度不能不信老兄誠得老兄一言惕然有省翻然掃其偏執之見歸之蕩平其所成就當益不小老兄愛人以德計亦不肯默默聽其受人之欺也

答友人

近局紛紜千態萬狀誠有如來諭所浩歎者反覆推求非惟人事相激殆亦氣運使然御馭之機莫知所出姑言其臆似宜平而劑之大都在急於主張獨是不必急於抉摘衆非在急於聯屬同心不必急於剪除異類要使彼之有以自容而於我無所致其毒久之將漸漸消釋耳故獨是伸則衆非自詘同心盛則異類自衰斯亦不抉摘之抉摘不剪除之剪除也仰承虛懷不敢自外冒昧披請其可其否惟台臺裁之

與宴景尼

向見東林辨誣說私心異之今見鄧宴問答則益異焉不知景尼何苦而爲此紛紛也且李漕撫之陷多卩數年於此矣絕未聞有猜及景尼者乃今突發一難曰於我何與明是尋斂討對之辭至曰即今撥計江南禍方四起又若不勝其戒心然者竊恐吳越之士有以窺景尼也宣師有之君子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吾儕盍姑內省乎是故不疚於天地則天地庇之不疚於祖宗則祖宗庇之不

疚於父母則父母庇之不疚於兄弟則兄弟庇之不疚於宗族則宗族庇之不疚於鄉黨則鄉黨庇之不疚於朋友則朋友庇之於憂懼乎何有脫或不然即衽席之上戶庭之內在在可憂可懼豈必荊軻聶政能爲孽哉景尼曰於我何與愚則曰於人何與體究到此能不悚然追憶去歲四月過苦次握手云云頻行連聲叮嚀曰聽我聽我景尼聞之不覺淚下此情此景脉脉如在邇記得否又徃者上閣銓書道國爲諱愚只以自及二字縈縈簡中殊有種種苦心景尼直認作懺悔語尚隔一膜在今於景尼前後一刻亦願以此二字進若果信得過抑眞是景尼懺悔語也倘係景尼過疑而刻此去歲四月至七月而言害我好友李某者三亦不得自諱如何如何友道彫喪我思古人輙瀝肺肝用附於忠告之誼知我罪我惟高明裁之

復段幻然給諫

竊揭一疏功在 社稷 九廟之靈實式臨之王聖明其中一副精神當有潛孚默契於聲

臭之表者讀別諭僕亦竊窺其微矣珍重珍重方今自言滿朝公道昭明皎如星日此向來所鮮覩當軸君子采其灼然者亟與施行其在兩可之間者則稍從容以俟論定真世道之福也門下以爲何如恃愛僭及伏惟崇亮

與李漕撫修吾

足下嘗謂富貴功名都如夢幻乃有好古董一癖何也此以視求田問舍則有間矣其爲累等也且所謂古董者在我而已我能做百年的勾當便是

百年的古董我能做千年的勾當便是千年的古董我能做萬年的勾當便是萬年的古董彼世之所謂古董何爲哉一落形器天地且不免有時彫毀而況其他乎亦可啞然一笑矣高明以爲何如

又

近頗有所聞殊爲足下危之君子盡其在我而已事變之來本不當一一預計然而在我者實未易盡也竊見足下任事太勇忤時太深疾惡太嚴行己太果分別太明報之轄及七省酬應太煩延接太泛而又信心太過口語太直禮貌太簡形迹太略固知前後左右在在俱有伏戎亦恐嚬笑與居積壘可爲罪案檢點消融得不加之意乎先正云真可爲英雄必從戰戰兢兢中來業爲足下[illegible]之矣此今日端本澄源第一義此所謂盡其在我者也珍重珍重

又

足下可以去矣不可以留矣云云極可以遠矣不可以緩矣有[illegible]猶曰漕事未竟也今[illegible]過淮矣又過洪矣於此時而浩然報　主之忠潔身之義見幾之勇用意之厚一舉而兼得焉不亦善乎若曰徑去非大臣體也吾且待之恐非所論於今日也足下不見之乎齊人餽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矣亦曾有所待否乎久知足下此意已決敢以一言勸駕萬勿牽於二三之說誤落頑鈍局中也

荅郭明龍少宗伯

言一出通國爲諱方在猛省忽拜手教謬辱印可且曰三書皆從一片虛明中流出讀之且愧且懼何敢當也已退而思之竊亦自幸庶幾無重獲罪於有道焉虞仲翔云天下有一人知已足以不恨韓文蔚云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恰道者鄙人今日意中事頗誠不知何修可以副明德萬分一耳倘翁始終不棄惠而加鞭敢不夙夜請事

荅高邑趙儕鶴

頃方屬比鴻郵致一椷爲道甫質且以自質也尚

未知到否而梁別駕搞示手教業已先得弟之同然矣大都道甫倜儻自喜闊不無稍踈要以內無包裹外無遮蓋使人人得而覩且指之益見道甫眞色是則其受病處亦正其好處也奈何反從而文致之曰貪弟生平持議絕不敢執拗今幸得老兄印正庶幾可以自信矣惟是老兄於弟分上擬借太溢却又令人驚愧不敢當耳如何如何道甫去志久決特疑不待　音而徑去非大臣體耶同心中亦頗有持是見者以故遂落還爲今移節徐

州去形已成計可不至再濡滯耳

復吳安節太僕

頃有奏記於閣銓二老通國爲諱不意謬承許可且曰一腔心事如青天白日不特相知者見信而已所以慰藉不肖何懇而至至謂一切宜聽公評不必與人較曲直又何愛不肖以德也感切感切乃不肖後先從邸報得讀南北諸君子疏非惟不敢與較曲直也且有爲之躍然以喜焉者矣何喜也喜闢邪也又有爲之赧然以恥焉者矣何恥也恥溢美也又有爲之悚然以懼焉者矣何懼也懼滋競也又有爲之愀然以憂焉者矣何憂也憂激觸也然則凡曲直我者皆提策我者也凡提策我者皆玉成我者也尚不知何修可以副德意之萬分一而何較哉荷知己之誼敢刳肝膈以對惟翁始終不鄙而亦加鞭幸甚

與吳悔卿光祿

不肖弟一生鹵莽積下無限罪戾至近歲始發此心之大[illegible]動我迹[illegible]　人受致不痛自懲惕漫成

一貧乃老兄慨然發憤不憚盡言昭雪此又天之大[illegible]我也弟不祗承敢不益自鞭策竟成墮落至弟任過而曰去歲被李淮撫[illegible]委是出位隨爲[illegible]而亦有見假車自[illegible]復通書於都下其所以委曲而成全之者蓋不勝苦心之至矣不肖方切感佩夫復何言惟是硜硜之愚尚有欲就正者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試傾瀝以請可乎蓋不肖之救淮撫其說有二夫任[illegible]之難久矣漕撫當風波洶湧之時毅然出而誕身擔荷至於

外犯權相內犯權閹死生禍福係之呼吸並不少
顧既歷無限崎嶇幸而事定旁觀者遂羣起而求
多吹索抨彈不遺餘力又受無限摧挫始藉其力
以紓患卒致其罪以快讐不亦傷乎漕撫嘗謂不
肖曰吾輩只合有事方出來無事便歸痛哉斯言
堪令千古英雄流涕不肖獨何心而忍默默此一
說也至世之號爲朋友者方其從容無事把手捉
膝指白日而盟丹衷幾乎七尺可委九死可要矣
一何壯也不幸一旦有事往往掉臂而去之無異

路人甚者從而下石矣又何怪也不肖誠中心痛
之恥之故淮撫之蒙議明知其必不能勝多口也
明知狂言一出必且更滋多口也夫亦曰聊以盡
此一念而已此又一說也夫如是即行出位之罪
所不辭也奚而悔且恨第於此有應自反處耳何
也淮撫大節卓然而細行不無疏漏自是粢條之
品嘗時一併道破正見淮撫本來面目爾何傷徒
以爲論人者當取其大而略其小遂不無微顯於
其間種種推敲都從此起耳不肖之所宜自反一

也凡天下之爭皆生於激始不肖有感於人之求
淮撫者太甚激而有上閣銓書書上而求淮撫者
彌甚是又不肖有以激之也程伯子曰新法之行
吾黨亦有過焉豈可獨罪安石每誦斯言便爲心
癢不肖之所宜自反二也此意曾與所知及之蓋
誠覺吾言之未盡及有累於淮撫以是不滿其本
心一似悔且恨然則固有之若懼人言之見咎反
有尤於淮撫以是自背其初心至於悔且恨則未
可也度老兄必已校勘及此矣乃不肖爲言者設

身處地則亦有宜自反者蓋今之議淮撫進箱累
牘不可殫記一言以蔽之曰貪及問其所以爲貪
狀類涉影響未有的然可據也求其的然可據則
兩言以槩之一曰甲第逾雲居肆鱗比以爲非貪
何以獲此云爾一曰地方怨咨指目倍貸以爲非
貪何以致此云爾徐而按之然耶否耶淮撫舊
居燕中今現居張家灣南北縉紳往來所必由始
亦多信人言爲寔及是過而覽焉歘爲啞然而笑
曰何闕阿房郿塢僅僅若此又曰惜不令王考功

見之即見之亦必啞然而笑也何耶豈漕撫之智能化有爲無耶抑負而藏之天上埋之地下耶愚不得而解也若淮揚數千里間其於漕撫又無不家尸戶祝矣吾且不必論其在淮之日而但論其去淮之日彼其老幼提携塡街塞巷攀輿不得行已而相與頂輿號泣一步一顙比抵舟又夾兩岸號泣奪纜不得行何爲者耶吾又不專論其去淮之初而并論其去淮之後彼其聚族而爲之祠摩肩接踵熙熙子來不日而成遂聚族而爲之肖像

其中朝夕焚拜於其下不絕何爲者耶跡貴人排擊之口則貽毒地方者無如此淮撫惟恨其不去跡細民稱誦之口則造福地方者又無如此淮撫惟恨其不留兩下物情相反爾爾其亦異矣愚又不得而解也嗟嗟此二端者其爲有目所共見有耳所共聞尤非他比而猶顚倒失眞至是况於不見不聞者耶夫安知不有枉誤於其間哉獨計誣及於不見不聞則曖昧而難明雖百口何以自解誣及於共見共聞則昭灼而易見苟非與淮撫有

夙業及偏見固執物而不化試稍加察焉未必不恍然自悟其言之過與告者之溷耳不審言者於此亦曾一轉念否乎然而爲漕撫設身處地則尤有宜自反者大都議論之興無問虛實必有所緣貝錦之成緣萋非也明珠之載緣薏苡也然則漕撫可以思矣是故非博大則揮霍之說從何而來非揮霍則跅弛之說從何而來非跅弛則貪之說從何而來就如舊之几項之鼎苟非有好古董之癖則其說亦何從而來是安得一一歸咎於人也

人肯常觀淮撫曰吾輩當毀譽之交固不可不自信亦不可不自反不自信胸中安得有一片清涼界不自反向上安得有百尺竿頭步願與足下共勉之又曰君子格人欲恕格己欲嚴舍其長而求其短不恕之過也天下有任其責者矣特其長而忽其短不嚴之過也足下其何辭至不肯與淮撫處又有操縱之微權焉當其遭讒遇譏則所重在昭雪不嫌特就長一邊表揚當其反常覆順則所重在切磋不憚特就短一邊補救淮撫亦有槩

於中直直自認箇俠氣可謂不自瞞又曰數承見教敢不書紳可謂不自棄無奈熟處難忘尚未能盡脫得生平伎倆耳要之始終不失其爲豪傑也嗟乎人莫不有我也與其人人只認得我各執自家一箇是不若人人丟却我各反自家一箇不是也與其人人各務相上而求勝不若人人各務相下而求慊也是故淮撫而知此則能動心忍性合異同之見而收其益究也可以消謗而不至於滋謗攻淮撫與救淮撫者而知此則能平心易氣撤

異同之障而用其中究也可以息爭而不至於激爭此自反一言實區區芻蕘之見芹曝之懷昔以獻於　朝而今更以私質於高明也惟老兄裁而正之言念高誼不勝耿耿輒此鳴謝并攄千萬統乞炤原幸甚

東高景逸

足下行矣何以爲足下贈涉世之難非一日矣譬諸行路者然東西南北俄而易面不自覺也惟善學者却於不自覺之時常喚醒耳

又

前得來教甚喜喜足下之立志彌堅庶幾於不變塞之強也頃得榮選之報又甚喜喜內任之官惟此得以習四方之故周練民情旁閱物變而進其識也足下勉之弟今者誠不意再忝故曹殊常之遇可憂可懼將來不知何所稱塞足下愛我甚至誨我甚篤切偲之誼宇宙寥寥今乃得之足下真弟之幸也嗣後有槩於中願不靳指示無若今人之逡巡萬萬

又

知人實難耳目易混一毫有俁便涉誣枉終身之歉丈聽玄宰試問而參之合否何如有不合者望見示也朔風多厲百凡珍重日月儘寬無須汲汲且到處從容問俗觀風便到處受益途次見聞一切寄示萬萬

又

古之游者莫善於孔子所至非特同聲同氣相應相求而已即如沮溺丈人之流亦皆曲爲接引不

忍其鳥獸同羣此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至仁也其次莫善於季札所至各傾其國之賢者相與上下論說而規飭參厲備極懇篤班荆傾蓋誼結千古今人至今有餘思焉若夫子長之徒僊僊以其文辭而已焉者淺之乎其爲游矣知足下之於一聖一賢有合也可得而示其槩乎望之望之

又

通來清論方張私心方以爲太平之兆忽然有此死恨何已默默然檢吾輩亦自有失着處然而未

忽言也總之 朝端糜墳一切章奏微有關涉輒格不下此中機緘九閽萬里禍形已成莫可救藥執政大臣視 國家事如兒戲將來何所底止獨情 九廟之靈而已初謂覆車在前且甚近後車必戒不謂諸君竟公然訟諸言者無復顧忌嗚夙烝犬形一定而不移人心無常忽堯忽跖可畏哉弟之去就尚未有定書璞齋謂必不可不歸玄臺謂必不可不留兩說孰確願爲弟熟慮之當有旁觀自有明暗耳

又

啓新景陽如菴慎所自足一時之秀且相望不出二三百里間何異一堂巻石想已赴江右其尊人安節侍御意趣甚佳姑穌曾東老畢竟有超拔之韻君子友天下之善士況於一鄉願無失之又如王國博少湖犍犍篤行崑峯張可菴耿介遠俗我吳儘多君子若能聯屬爲一相牽相引接天地之善脉於無窮豈非大勝事哉丈以爲何如

又

念足下之念我也賤體即小可而機緘尚在往來之間未有所定今亦無可如何惟有如來教所謂凝神茹淡寧忍以俟天和耳足下云學問須從枯槁寂寞經一番死後方得活又云勿以寂滯爲慮勉爲發揚皆至言也弟一一佩服異時或有以相証耳近看朱先生集何如此老一念入真便與天地同符曾記薛玄臺爲弟語及明道晦菴二先生弟曰畢竟朱先生假不得丈以爲何如

又

玉池書來志意懇懇信如丈所許喜之不勝玉池又云許敬老及周海門相與論正無善無惡之說都在丈處乞發一覽此向者學者腹心之疾而於今尤極其橫流者也

又

丈所示種種正論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吾人畢竟以生爲本然形形色色各有本分亦只得聽其自然何容強得八佾歌雍孔子只嘆得一口氣無能爲也但當以此自警策日嚴日密異時不使人得

檢點得我乃實受益處耳

又

罪目之曬甚快此理儘自分明更何可疑只在我之所以參證之者不可少有遺憾使異端曲說得乘其間此學之不講聖人以爲憂也願與丈共勉之

又

鄒大澤近作尚行書院甚可敬弟素有此一念畢竟不免自暴自棄至今衰老一病遂灰然耿耿時不

忘前欲問勝龍山益以此要之此真丈事也日下當來面商耳

又

會規裁定甚佳拙法二字更是一篇綱領寄意遠矣

又

大率此會雖不可濫畢竟以寬大爲主不可輕開異同之播前頻行所擬尊見已得之矣更不須疑也

又

乾坤之後繼之以此混闢之交必有一番大險阻然後震動辣烈猛起精神交磨互淬做出無限事業夏商以來凡有國者莫不如此此意甚深長可味東林之興於時正當草昧借彼無良爲我師保未必非天之有意於吾儕也如何如何

又

弟意以爲此後講義不必拘定做成一篇只隨意說幾句亦不必一一章中句句說盡不知是否并

乞酌定

又

先賢祠之會終須一舉無論其他卽歐陽公一段意思吾輩亦不可漫然也試商諸啓新何如

又

平泉先生八集奉完讀其文寬夷平衍常有餘地兼包五福良亦非偶然也

又

任李克菴曾謂第云邪說害道昭昭何故人競趨之第曰道則害矣而人則利此其所以牢不可破也今看來眞是如此奈何奈何

又

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敗爲是非而已學術到此眞成塗炭惟有仰屋[illegible]歎而已如何如何

又

昨聞本孺有踶不覺喜而欲狂此正爲天地變化育事而又出於吾邑又出於吾黨尤不勝私喜耳

又

徵如此行得一面商爲妥蓋爲今日計一則持議欲平一則只在明己之是不必闢人之非高明以爲何如

又

長安口眼爾爾眞食肉者之智也在吾輩只有密密自檢而已未可以說我不看而忽之也如何如何

又

吾輩持濂洛關閩之淸議不持顧厨俊及之淸議也

又

大會只照舊爲妥世局無常吾道有常豈得以彼婦之口遽易吾常作小家相哉

又

人心不甚相遠何以紛紛至是吾輩得無亦有偏執而不自知否幸相與再入思慮一番何如

又

諸老來問金吾者此書當是金吾自以爲功所在但播幸此中清論即已寓書內矣

與史玉池

方本菴先生真老成典刑足爲此時砥柱可見天下未嘗無人也其所刻心學宗欲得豎之公所足下即移之明道書院中何如鄒穎山先生竟即世云亡之痛海內同之在吾黨尤切耳仲冬之會想得過晤種種不盡

奇議蠭藻時情荊棘梅長公致意於江陵其言可

加僕則更念五臺漸菴二老以爲當此時應有一番妙用蓋五臺大洲菴卿也漸菴何如爾去歲大會欲刻會語尚覺未發際明爲察□待之告期帖須托徐如奇奉想爲分致諸兄矣

四明公太勞難久歸德公賜又不來當亦　聖心箇中消息當作何結果愚意以爲歸德公與真君于此一腔至誠便須格鬼神徹金石　聖明淵淵始未可測也如何如何八月之會當在十一日仰下顧得一過否

朱子節要序

無錫顧憲成著

昔朱子與東萊呂子會於寒泉精舍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初學者不知所入因共掇其要爲一編分十四卷名曰近思錄友人高景逸復以爲周程先生之後能繼此道發明而光大之者無如朱子亦取朱子全書掇其要爲一編分十四卷準近思錄之

例不敢擬於近思錄也而題之曰節要間以示予予受而卒業焉爲之喟然太息世之言朱子者夥矣彼其意皆不滿於朱子也予竊疑之非不滿也殆不便也何者世好奇朱子以平平則一毫播弄不得高明者退於無所逞而厭之世好圓朱子以方方則一毫假借不得曠達者若於有所束而憚之故不便也以其不便也於是乎從而爲之辭吾以爲平彼以爲凡爲陋若曰夫豈誠有厭焉不肯俯而襲惜其傷於卑耳吾以爲方彼以爲矯爲亢

若曰夫豈竝有無焉不能仰而模惜其傷於高子
故不滿也內懷不便之實外著不滿之形不便之
實根深蒂固而不滿之形遂成而不可解宜乎世
之言朱子者謂矣乃雲從之於朱子懔懔如是且
謂學者不知朱子必不知孔子抑何信之深也非
其獨見自立不受變於流俗夫孰得而幾之乎此
余之所以喟然太息也然則朱子其孔子乎曰孔
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乎之至也十五
而志學七十而從心不踰矩方之至也朱子希孔

子者也是故論造詣顏孟猶有歉焉論血脉朱子
依然孔子也雲從之爲是編正欲人認取血脉耳
血脉識眞隨其所至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皆可以
得孔子之門而入倘不其然卽有殊能絕識超朱
子而上去孔子彌遠雲從弗屑也讀者以是求之
斯得之矣

朱子二大辨序

昔朱子有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
永康事功若不竭力明辨此道無由得明云云
時讀其言憮然有感遂取其所與象山龍川兩先
生往復數書輯而行之名曰朱子二大辨諸有與
兩說互發者亦附錄焉而謂予曰惟今日學術之
弊亦然第昔也頓悟事功分而爲二今也并而爲
一其害更不可言耳不知朱子而在又何以爲計
予曰難哉必也其反經乎已而曰亦須擣其窠巢
然後得予窺曰何言乎窠巢予曰卽邇時論性家所
云無善無惡四字是也此四字是最玄語是
最巧語又是最險語予時曰願聞其說予曰謂人

之心原自無善無惡也本體只是一空謂無善無
惡惟在心之不着於有也善惡必至兩混空則
切掃蕩其所據之境界爲甚超故玄也世之談頓
悟者大率由此入耳混則一切包裹其所開之門
戶爲甚寬故巧也世之談事功者大率由此出耳
玄則握機自巧巧則轉機益玄其法上之可以張
皇幽渺而影附於至道下之可以徼名徼利而曲
濟其無忌憚之私故險也世之浮游於兩端之中
而內以欺已外以欺人者大率就此播弄耳試與

劄破無論其分而爲二者一高一下人得共指而共視之無從遁匿即其混而爲一者亦見首尾銜决溪然披離無從溷淆矣何者今其所恃也然則朱子而在其所爲今日計亦可知已季時曰人言象山禪學也龍川伯學也信乎曰聞諸朱子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功夫者惟子與子靜二人何敢目之曰禪惟其見太極特論太高推極末流之弊恐究竟不免使人墮入渺茫寧龍川自負一世英雄其與朱子書稱天地人爲三才人生只

要做個人立意皎然何敢目之曰霸惟其才太露行徑太奇推原發端之地恐合下便已渾身倒入功利中況象山言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豈非即吾之所謂空而龍川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上下三代唐漢之間欲攪金銀銅鐵鎔爲一器豈非即吾之所謂混由此觀之其大指亦自分明特未及直截道破耳予又閱朱子所著胡五峯知言疑義其於無善無惡之辨最爲分明特未及剖到兩家安身立命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并與一口道破耳要而言之此一重公案實二大辨之所歸宿者本塞源之論也然則朱子而在其所爲今日計益可知已抑予竊有懼焉凡人之情於其受病處未有不畏而却者也於其安身立命處未有不戀而留者也惟是安身立命處即其受病處幾微之間固已易見而[illegible]方見以爲受病處而彼且見以爲[illegible]處則其說益微踏而不入矣夫誰得而[illegible]於此識不知朱子而在何以爲

今日計也於是玆二大辨成季時請序予因次第其語授之梓以爲是天地間公共事而思求助於有道相與釋去其懼云爾

刻學蔀通辨序

東粵陳清瀾先生嘗爲書著朱陸之辨而曰此非所以拔本塞源也於是乎拔及佛學而又曰此非所以端本澄源也於是乎特揭吾儒之正學終焉總而名之曰學蔀通辨大指取裁於程子本天本心之說而多所獨見後先千萬餘言其憂深其慮遠肫懇迫切如拯溺救焚聲色俱變至爲之狂奔

嗟呼有不自知其然者內黃陂嶺黃公受之先生奉爲世寶十襲而授厥嗣直指雲陂公雲陂公頗遵庭訓僴恍時趨謁尉貽令醴庭吳侯嘗讀書白鹿洞出以示之侯慨然請任剞劂之役而其邑人慕歸爲予爲問序於不佞先是高安客所朱公從吾邑高君[illegible]屬其裔孫諸生宗沐校梓且次第行其全集與小學近思錄諸編及聞是役也崇洊復欣然樂佐厥成相望數百里間一時聲氣應合俯仰山川陡覺神旺不佞忽作而嘆曰

美哉諸君子之注意於正學也有如是哉其不謀而合也吾道其將興乎何幸身親見之也已伏而思曰朱陸之辨凡幾變矣而莫之定也由其各有所諱也左朱右陸既以禪爲諱右朱左陸又以支離爲諱宜乎競相持而不下也竊謂此正不必諱耳就兩先生言尤不當諱何也兩先生並學爲聖賢者也學爲聖賢必自無我入無我而後能虛虛而後能知過知過而後能日新日新而後能大有我反是夫諱我心也其發脈最微而其中於人也最粘膩而莫解是無形之節也其爲病病在裡若意見之有異同議論之有出入或近於禪或近於支離是有形之節也其爲病病在表病在表易治也病在裡難治也是故君子以去我心爲首務予於兩先生非敢漫有左右也然而嘗讀朱子之書矣其於所謂支離輒認爲己過悔艾刻責時見乎辭曾不一少恕也嘗讀陸子之書矣其於所謂禪藐然如不聞也夷然而安之終其身曾不一置疑焉在朱子豈必盡非而常自見其非在陸子豈必

盡是而常自見其是此無我有我之證也朱子又曰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蓋情語也亦遜語也其接引之機微矣而象山遽折之曰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何歟將朱子於此果有所不知歟抑亦陸子之長處短處朱子悉知之而朱子之要緊處陸子未之知歟昔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賊之乃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彼其意寧

謂是向上第一義而竟以位見訶也其故可知
是故如以其言而已矣朱子岐德性問學為二象
山合德性問學為一得失判然如欲而求其所以
言則失者未始不為得而得者未始不為失此無
我有我之別也然則學者不患其支離不患其禪
患其有我而已矣諸宋陸者不須辨其孰為支離
孰為禪辨其孰為有我而已矣此實道術中一大
關鍵非可以八字括而已也若敢特為是僭論之
惟蔡岡子進而裁焉且以就正於宗駁公不審與
駁嶺公授受之指有當萬分一否也

心學宗序

自釋氏以空為宗而儒者始惡言空矣遡時之論
不然曰心本空也空空孔子也屢空顔子也柰何
舉而讓諸釋氏則又相率而好言空乎竊以為空
者名也要其實當有辨焉無聲無臭吾儒之所謂
空也無善無惡釋氏之所謂空也兩者之分毫釐
千里混而不察槩以釋氏之所謂空當吾儒之所
謂空而心學且大亂于天下非細故也夫吾心體

也在貌曰恭在言曰從在視曰明在耳曰聰在
曰睿在父子曰親在君臣曰義在夫婦曰別在長
幼曰序在朋友曰信如之何其無之也則曰吾所
謂無非斷滅也不有于善云爾嘗試反而觀之即
心即善原是一物非惟無所容其有而亦何所容
其不有也且有不有念頭上事耳難以語心即虞
其有去其有之有可矣善惡與焉而并去之也嗟嗟
古之君子所為兢兢業業終其身捧持而不墜者
今之君子所視為瑣瑣而等諸土苴者也古之君
子所為孜孜亹亹終其身好樂之而不倦者今之
君子所視為拘拘而等諸桎梏者也視為瑣瑣則
必疑其落在方隅非最上妙義厭薄而不屑視為
拘拘則必病其滌我障礙非本來面目掃蕩而不
留夫善何負於人而不容之甚如此也是且不識
善安能識心乃影響而混言空有過而詰之輒曰
無聲無臭之容詮固如是其亦弗思而已矣無聲
無臭見以善為精而為之摸寫之辭也真空也無
善無惡見以善為粗而為之破除之辭也影空也

夫豈可以強而附會哉是故始也認子作賊卒
認賊作子名曰心學實心學之蠹耳何者失其宗
也呂亂秦牛亂晉釋亂儒一也予爲是有概於中
久矣乃今何幸得本菴方先生先生少而嗜學長
而彌敦老而不懈一言一動一切歸而證諸心爲
諸生祭酒二十餘年領歲薦竟棄去優游川巖咯
然無事而獨有感於世之談心往往以無善無惡
爲宗也輙進而證諸六經四子及諸大儒凡其言
之有關於心者悉裒而次之其有引而未發發而

未竟者各爲手拈數語究晰指歸要以明吾爲心
體非爲心累又以明此體即實而空非離實而空
也編成命曰心學宗庶幾學者一覽而洞見聖賢
之心因而自見其心即惡言空者於此識得吾之
所謂空自不必以似廢真而過有所諱即好言空
者於此識得彼之所謂空自不容以似亂真而漫
無所別滔滔狂瀾先生其砥柱之矣會先生之子
曆岳公來按我吳出以視兵憲虛臺蔡公公題之
授宜興喻侯梓行公諸同志謂予宜有言蓋昔

文成之提良知自信易簡直截可俟百世委爲予
誣而天泉證道又獨標無善無惡爲第一諦焉予
竊惟良即善也善所本有還其本有惡所本無還
其本無是曰自然爽善爲惡紺有爲無不免費安
排矣以此論之孰爲易簡孰爲支離孰爲直截孰
爲勞攘亦不了了然則先生是編正所以闡明良
知之蘊俾文成復起亦應首肯蔡公亟加表章
可謂於風靡波蕩之中獨具隻眼者也其所補于
人心不小矣遂忘其僭而爲之序先生名學漸桐

城人曆岳公名大鎮蔡公名獻臣同安人喻侯名
致知新建人

中丞脩吾李公澹撫小草序

予讀中丞脩吾李公澹撫小草次第及海內諸君
子所論著其於公致　主之恭猶　主之勇略
主之巧得　主之奇崎嶇艱險之苦心旋轉補洛
之壯略詳哉其言之矣惟是予交公最久習公最
深竊又有窺於一斑也始公艱於得子已乃連舉
數丈夫子爲邑者貽書賀之而曰願公自愛公

身非公之身也　宗祉之身也且申之曰公之
非公之身也宇宙之身也願公自愛公笑而謝曰
不佞生平喜讀書於今益甚往往午夜始就寢即
鉛槧書生未必若斯之勤也夫固曰是可以尚友
千古發我神智作我典刑抑亦曰是可以收拾精
神并歸一路不令旁泄有無限受益處耳若妄自
菲薄以忽其身而憂知巳惡乎敢惡乎敢予聞之
忽不覺怵然心折也巳晋總漕登貫日益上予欲
借以嘗公稍稍貽書張之比於古之鉅公長者公

驚而起曰嘻是何言也不佞落拓人耳自與君周
旋始有聞受事以來兢兢業業不敢毫髮放過特
恥效俗人飾邊幅裝格套於青天白日之下作鬼
魅技耳且夫性分無窮職分無窮心分無窮堯舜
事業亦如太虛浮雲一點而况其凡乎嘻是何言
也君且休矣予聞之愈不覺怵然心折也嗚呼微
矣先正論人有聖賢豪傑二品又言豪傑而不聖
賢者有之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是故豪傑大
處不悉作聖賢小處不滲漏豪傑於天下之事處

之常若有餘聖賢於天下之事處之常若不足豪
傑作用在功能意氣之中聖賢作用在功能意氣
之外跡公之洗心勑慮乃爾駸駸乎由豪傑而上
矣憶昔孚安衎吾呂公嘗與公論學公目爲迂濶
去之而今觀之世之所爲營營逐逐不憚決性命
而趨之者既公之所陋而不屑爲而公之所爲潛
磨密鍛期自致於純一者又世之所笑而不肯爲
然則語迂濶者宜莫如公何以猥見厭薄即公猥
見厭薄竊意向所指爲迂濶者應別有在而惜乎

未及竟其説也異日予請得就公竟之而聊爲之
引其端且以待讀是編者共參焉

景素于先生僦語序

白沙陳子之詩曰朝市山林俱有事今人忙處古
人閑旨哉乎其言之也雖然古人自有忙者存特
其所謂忙非今人所謂忙耳今人所謂忙出則競
名處則競利爲一身計也古人所謂忙出則行道
處則明道爲天下萬世計也是故以一身計言謂
今人忙處古人閑可也以天下萬世計言謂今人

閑處古人怡可也予從泉素先生其庶幾焉先生袞袞華胄冠冕江東乃能超然自拔寧靜澹泊絕無靡麗之好可謂不知有其家矣旣成進士歷中外望實翕起一旦敝屣棄之可謂不知有其官矣然而方爲諸生發憤下帷尚友千古至於忘寢忘餐不少暇還已可理江右惟是洗冤澤物夙夜孜孜入郎容曹恪共厥職尺寸不佞今日督斯事有所不可於意抗疏具言之至再至三卒以取忤罷歸身既隱矣猶日手一編不輟諸生時也且論

且繹久之胸中之蘊淵涵勃發不能自遏乃稍稍筆之書間出所著億語示予其言根極理要切於日用如布帛菽粟寒者可以爲衣饑者可以爲食至語及學術邪正之際輒三致意焉語及世道人心升降之際輒又愀然改容太息而言之若疾痛之在躬也絕不殊立朝時由前則於一身計何泄泄也今人怡處正先生閑處也由後則於天下萬世計何懇懇也今人閑處正先生怡處也如先生者不當於古人中求之耶予忝附庚辰之籍雅望

事先生不敢以雁行進賴先生不予棄左提右挈俾無隨落自省於先生閑處猶能步趨焉於先生怡處寥乎其未有當也適先生命予序其億語僭爲論次如此亦聊以自勖云

五經繹序

盱江鄧潛谷先生嘗有五經繹予竊窺其門人心源左公來按兩浙持以示嘉禾曹君君理爰授錢塘令聶侯梓而行之侯將公之命屬予爲序予受而卒業焉作而嘆曰美哉洋洋乎其思深其詞正其

指遠其詞文出入今古貫穿百氏不主一說不執一見而卒自成一家其粹如也斯已偉矣則又曰是先生之所爲繹也非其所以繹也吾聞先生研精性命卓有領會而不爲玄譚渺論高自標榜歸而質諸日用之間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如臨如履尺寸靡忒孝友孚於家庭忠信孚于井里久之名實克溢遠邇傾嚮　當寧聞之　徵拜儼然及衛門馬崇仁新會以來于斯爲烈天下傳而艷之而先生方逡巡謝不克其自視彌下其切磨於德業

孫焦易之精微書之疏通詩之思無邪禮之毋不敬春秋之深切著明庶幾其身親體之矣是先生之所以繹也則又曰是先生之所以自為繹也非吾儕之所以為先生繹也吾嘗一再侍心源公於虞山梁水之間竊見其坦而莊詳而不迫敦懇而有章諸所提唱一切本諸自得津津沁人退而考其行事惟是與敘正俗為亹亹㢆淑別慝風規皎如先生之道於斯著矣而今而往覽者果能由公以達於先生由先生以達於五經又能一引而十

十引而百百引而千相漸相磨人人身親體之不僅作訓詁觀是吾儕之所以為先生繹也嗟乎五經一心也其在古先聖賢者猶之乎其在先生也其在先生者猶之乎其在公也其在公者猶之乎其在各人也無毫髮餘也反而求之其在各人者猶之乎其在公也其在公者猶之乎其在先生也其在先生者猶之乎其在古先聖賢也無毫髮欠也而其究判然懸絕至倍蓰無筭何也夫先生之為是繹將以闡往詔來聯絡千古之上下而為一脊入於聖賢之域者也今先生不可作已而遺繹具在以承以啓定公之責夫豈惟公之責實吾儕之責因備論其指期共勖焉鄒先生名元錫左公名宗郢曾司理名光德聶侯名心湯

崇正文選序

吾邑勵菴先生崇正文選成有過予而問曰先生之為茲選也其旨云何予曰惟世之爭趨奇而為之坊也曰奇何容易吾獨患無奇耳果有奇不必坊也而況世之所謂奇者亦不必奇也往往含大

道而旁馳鶩殉影響而工掇拾是故奇于古則之而為墳索汲冢奇於秘則之而為金簡玉冊奇于博則之而為石鼓酉陽奇于解則之而為貝葉靈籙若然者果奇耶非耶驟而觀之其所自命儼然直凌乎古而上徐而按之率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識設有人焉從旁點破多是向來餘滓殘瀝不知為人吐而嚼嚼而吐凡幾矣何奇之與有予曰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以稱奇曰奇之為言一而無偶之謂也若茲編其幾之矣嘗試論之六經畢一

變而爲左國矣乃左國之後還有左國乎否而猶未也再變而爲班馬矣乃班馬之後還有班馬乎否而猶未也三變而爲韓柳歐蘇矣乃韓柳歐蘇之後還有韓柳歐蘇乎否之數君子豈非自性自靈自心自神後先頡頏宇宙之間各各自操把柄自出手眼自爲千古者耶故夫先生之所謂正實予之所謂奇而世之所謂奇要不過奇之優孟也予曰信哉能知文之正者無如先生能知文之奇者亦無如先生也先生可謂深於文矣然則今之

爲文何爲而可曰不爲左國也者乃能爲左國不爲班馬也者乃能爲班馬不爲韓柳歐蘇也者乃能爲韓柳歐蘇先生茲選聊以示鞭影耳必字擬而句模之非其指矣不可不代先生道破予爲首肯會先生之甥瞿星卿氏督學楚中請曰楚士多奇願以此風之先生許焉而屬予序予遂述之爲楚士告覽者誠繹是說而存之其於文也思過半矣雖然吾寧獨僅僅爲楚士告而所以爲楚士告者又寧獨僅僅進之於文而已也是在星卿哉告

在星卿哉先生名策字懋揚辛未進士歷官太僕寺卿生平不好皎皎之行而恬穆守正始終如一其爲茲選蓋絕類其人云

信心草序

余仲兄有奇質始成童受句讀輒心通既長以病中免已余從原洛張先生游先生與仲兄語而異之勸令務學仲兄謝曰時已過矣何爲先生不聽強而授之二題援筆立就落落多奇先生讀之大驚曰吾固知子非庸人也尋赴有司輒試高等客

謂仲兄足下之於青紫掇耳何其捷也仲兄笑曰非吾意也聊以佐二弟令不寂寞耳及余與季時後先成諸生仲兄遂罷不事人以此益多仲兄於是余從銓曹郎謝病還問奇之士時時來集涇上仲兄亦時時上下其間吐論益偉所當博士家言有不快於意輒退而私爲擬之既成以視人靡不爽然自失也久之得十三首呼蒼頭帙而藏之命曰信心草若曰吾自以爲當如是耳吾無徵於往昔吾無冀於來今此其指也余觀世之學者

砣砣耳無分聽目無分覩畢心而修鉛槧之業不其攻而措諸筆舌之間翛然半合半離仲兄獨何以不勞而中也彼以外入此以内出外入者有待譬之乞員於規乞方於矩乞和於五音内出者無待離婁所獨見師曠所獨聞非夫形聲之謂也進乎巧矣夫是以謂之信心也仲兄則又語余頃稍稍聞心性家語守心怵然若有動也願得而卒業焉吾乃自覺言多浮動多率此吾之參也甚不進人不可以無學吾何能忘張先生之言以濟所甚哉其不可測也特無待而輙有待焉其之所不免也仲兄又何以不然夫仲兄非獨進乎巧也行當進乎道矣書而志其端度仲兄必不令斯言之爲佞也

涇皐藏稿第七卷

無錫顧憲成著

英風紀異序

蓋鄱陽有廷尉胡公云而死　建文帝之難被禍最酷檇李贍山屠公嘗令其邑採風而得之不勝感愴已入爲御史輙具疏首言之請行該地方有司建祠特祀抹累在戍者悉放還鄉井及同時與難諸公一體卹錄疏上　報可於是鄱陽令程君朝京脩書而榜之邑前忽有旋風颺榜而上夾日廻翔自午及申或沒或見復還邑堂墀正中一時環聚而觀者凡幾千萬人莫不驚嘆此英風紀異之所由作也侍御公伯子觀揚而覩子或謂子曰跡公一片精誠無不之也上天下淵無不徹也造物者豈其沾沾焉特以此示奇而旌公殆偶然耳子曰委是偶然或謂子曰當公之讀書吳王廟也毎獨坐嘆曰天下何時平乎遂奮筆書松廟壁題詩曰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蓋蜿然描出揭榜時一段光景矣

其識耶且侍御公一疏原自鄱陽起因其後文移遍天下而英風之異仍見鄱陽若首尾應焉意有鬼神焉主張於其間耶殆非偶然也予曰委非偶然或謂予曰公苦矣若曰吾殺其身以及其家及其族又及其外親而無救於吾　君也吾何以謝　高皇矣又若曰吾無救於吾　君而人猶然彼之名曰忠烈也曰乾坤正氣也吾何以謝天下後世矣公滋苦矣使公而覩是集祇益其痛耳殆可無紀予曰委可無紀或謂予曰嘗考國史

初陳瑛請追戮周公是脩等　文皇怒曰諸臣盡忠於　太祖故盡忠於　建文喋喋何爲一日閒傳　建文帝尚在與諸遁臣爲亂瑛密以聞因恣意羅織蔓延無算非　文皇意也比仁皇嗣位遂行肆赦至　今皇新詔尤稱浩蕩殊恩作述同心後先輝映　明德遠矣然則英風之異非特爲一胡公效靈實爲天下之爲胡公者效靈非特爲天下之爲胡公者效靈實爲　列聖效靈也殆不可無紀予曰委不可無紀伯子聞而許之願得一言析衷無爲兩可予曰謂偶然者所以表感應之機無常萬變而不測謂非偶然者所以表感應之理有常一定而不爽謂可無紀者所以表臣子之於君父不忍緣　公家之恙成一己之名謂不可無紀者所以表君父之於臣子不忍緣一時之忤掩萬世之節夫各有攸當也吾何敢執伯子豁然起曰觀也於前兩言有以識天人相與之際矣於後兩言有以識上下相與之際矣請稽而并其端可乎予曰是惟伯子之命抑不佞

又於侍御公見體國之忠於伯子見承命之孝矣是集行其於世教非小補也因并志之胡公名閏屠公名叔方丁丑進士

顧成續序

澄江邵君貞菴恂恂如也而隱於醫其於醫聊寄而已不數數也而多奇效嘗客予涇里叩者不絕君隨手應之不爲德亦不問其姓名也毎過予清言晤竟絕不及俗事間語及海內長者未嘗不欣然嘆幾見之語及閭閻休戚狀未嘗不爲攢眉也

子心異之一日出一編視子曰此義田錄也邇自范文正公迄於今尼聞公之風而興起者並錄而附焉子詢其意荅曰爲天下必自齊家始齊家必自睦族始睦族必自義田始義田厚其生也於是乎有義塾義塾正其德也厚其生乃可以正其德也夫然後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故曰必自義田始余之爲是錄數年矣未有以名也敢乞靈於子子喟然嘆曰仁哉君之用心也昔子貢問博施濟衆而夫子告之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此

非以博施濟衆爲不可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乃其所以博施濟衆者也惟是曰施曰濟則取必於力曰欲則取必於願耳力有限願無窮有限則隘無窮則博有限則寡無窮則衆甚矣夫子之善言博施濟衆也今君之爲是錄也稽考詳矣洛求悉矣校閱精矣意念深矣百爾君子見而讀焉讀而感焉感而思焉思而效焉一人能爲文正公君之願行於一人也人人能爲文正公君之願行於人人也博施濟衆實始基之豈必功自己

出哉於是遂命之曰願義編貞菴君曰善已而屬之愀然者久之子曰何貞菴君乃曰先人浮山府君實抱斯志偃蹇一經蕭條四壁未有行也臨終手不肖而命曰若以范文正公爲何人哉小子識之且若不聞鄭氏怨齋高公之訓乎高公家故凉且割其田百畒贍族而自爲文記之文具錄中不肖撫今追昔實負先人其何言子悚然起曰君言及此且令子戚戚心動矣然而君之爲是編正所以昭明浮山公之志而畢其願也子愧多矣因次

第其語題之簡端以告世之讀是編者

鶴峯先生詩集序

子少時業聞邑中有鶴峯黃先生顯稱藉久矣會其孫應甞刻先生遺詩子受而卒業焉益灑然異之士方屈首佔畢朝誦夕諷所抉腸劌腎竭蹶而營者惟是舉子業之爲皇皇耳卽欲以其間吟弄風月點綴山川與騷人詞客爭奇恭不可得何先生之暇也始先生舉孝廉方當茂齡自後挾其經待詔金馬門且四十餘年而不一遘南北風塵

所爲耗其雄心者不少矣今讀其詩春容爾雅舒乎情止乎禮義了無不平之感何先生之適也應覺因從容言先生既久滯公車有同儕當路者推轂於態相所先生謝之一夕策馬出長安歸矣居里中監司守相多重其爲人有同姓麗於法誑稱先生猶子以免還獻百金爲壽先生笑而揮之不受也其自好類如此予作而嘆曰先生可謂超然於功名富貴之外矣濯濯靈臺一芥不緇時而出之爲穎于于有以哉有以哉

遼陽稿序

吾邑黄斗南先生高風亮節海內傳誦而獨怪其文辭不少概見適先生之子思菴公檢點遺笥得遼陽稿付其孫懋勛梓行之仍寥寥耳乃昔荊川唐中丞與先生書曰易之蹇君子以反身修德蓋寂寥枯淡之中其所助於道心者爲多也自儒者不知反身之義其高者則激昂於文章氣節之域而其下者則遂沉酣濡首於蝸蠻鼠腐之間如兒之志氣固已塵垢一世而與古之志上爲徒矣不知近來反身之學得之于蹇者何如幸以教我所舜舉言兒自戍遼以來作詩幾四五本何以致多如此豈將以是自鳴其習坎心亨之樂耶或者窮愁羈旅無聊之思而姑託以自遣耶抑以寫其江湖之憂而致其去國繾綣不忘之愛如古離騷之作耶其無亦自擬於鐃歌鼓吹遼東都護之曲而與塞垣橫槊之士同其慷慨而謳吟耶不然則枝葉無用之辭其是以溺心而愒日也久矣兒何取焉日課一詩不如日玩一爻一卦日玩一爻一卦

不如默而成之此之謂反身而奚有於枝葉無用之詞耶誦斯言也又惟恐先生之屑屑於文辭然者今所行亦僅上下二卷豈先生有感於中丞之言遂多刊落耶抑先生原不着意任其散失耶及讀先生詩大都風格遒勁神情閒拔其托物寄興往往多深長之思讀之輙爲脉脉心動至如朱夏篇有曰僻居日三省舊愆發新愫自責篇有曰大言了無益或考胡不違又如新居篇有曰 君王最得甄陶法苦志勞筋付此行東溪篇有曰乞

園鍾門吾何擇詬到經綸一厚顏又可見先生於其間所爲磨礲鍛鍊自有用力處此反身修德之一證也然則詩何能溺心溺者自溺耳亦何能偈曰偈者自偈耳中丞之言聊爲先生助一鞭而已抑予始者傾仰先生如岩岩泰山疑不可得而親比先生拜賜環之命游歷冏卿尋致其政而歸予修諸生刺摳衣伏謁時先生方杜門養痾輙命季君扶而出見渾樸惇茂隤然如田夫野老酬對之頃鄙吝頓消更令人不可得而疏竊意先生之所爲得之於蹇者當自不淺此又反身修德之一證也由此觀之先生之詩便是先生之易時而有言時而無言其致一耳而何本末精粗之判哉予故特表而出之以爲尚論者必參究及此然後識得先生真面目而作詩之多不多非所問也

中丞懷魯周公疏稿序

中丞懷魯周公刻其前後疏稿成貽書景逸高伯子屬予序之予受而卒業焉作而嘆曰美哉是足以觀公矣事關國本則有深乎其言之者如請豫儲之疏是也事關國體則有婉乎其言之者如紀東封之疏是也事關國脉則有旨乎其言之者如崇道德重節義優録賢能之疏是也事關國憲則有烱乎其言之者如舉劾各屬賢否之疏是也事關國計則有懇乎其言之者如請停織造止派之疏是也至於戊申救荒一事尤不勝苦心爲之轉睹四顧爲之揺揺萬方爲之寢食俱廢爲之披肝膽瀝腎腸哀痛迫切一字一淚真有令人見之而不忍讀讀而不忍竟者則請蠲請賑諸疏是也非夫正直忠厚合而爲一其孰能幾焉是足以觀公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以盡公乎哉曰未也公雖慷慨任事[illegible]而老成持重相機而發有發必中度所不可務在從容委婉潛移密挽於之冥冥之中不好明諍顯諫以爲名高亦不必功自己出詳具公待旦堂漫談其爲政惟是虛衷下物孜孜求善常若不及朝有告焉朝而行之不俟晝矣晝有告焉晝而行之不俟夕矣凡此皆公一片真精神所注有不在[illegible]僅指陳是非條畫利害間而已也者故疏稿一

編有目所共見有耳所共聞予得而言之夫人得而知之者也乃茲兩者則有目不必盡見有耳不必盡聞即見且聞亦多習而不察予得而言之夫人不得而盡知之者也夫豈惟不盡知甚且往往從而求多矣此予之所以有慨於中特為表而出之也公聞之謝曰有是哉語至此即予亦不自知其何為而然也則又曰語至此向來委有格於時勢之難齊不能盡攄諸已者矣其何以辭於人則又曰語至此於今尚有限於耳目之易局不能遍

悉諸人者矣其又何以酬予之言也予復作而嘆曰矣哉若是乎公之心之無窮也以此觀公庶幾足以盡公也已今三吳諸父老方日夜竭蹶北走相與叫閶闔而乞借公直指鄧公且為特疏以請聖天子眷顧東南行有惠命所以究公之無窮者當於是乎在予尚得而論次之請執管以俟

萬曆奏議序

國家之患莫大於壅壅者上下各判之象也是故大臣持祿不肯言小臣畏罪不敢言則壅在下壅而不肯言者肯言矣不敢言者敢言矣寃乃格下不報則壅在上壅在下則上孤壅在上則下孤之二者皆大亂之道也伏見我　皇上聰明睿知方軼三五然而御極以來二患迭見何也說者以為下不自壅始有為之上者然上不自壅始有為之下者然迺丁丑綱常諸疏政府不欲宣付史館遂遷怒於執筆諸君關是愈出愈巧率假留中以泯其跡令言者以他事獲罪不以言獲罪至於邇年且欲并邸報禁之其故可知已乃壬午一變公

道屈焉而忽伸戊申再變公論鬱焉而忽暢又足以發明我　皇上之果未嘗有負於天下天下之果未嘗敢有負於　皇上率之伸者仍屈暢者仍鬱又足以發明致壅之由根深蒂固非一時所得而猝拔宜乎論世君子俯仰江陵四明之間猶不能不三太息也予友秉于吳子自少承尊甫復菴先生庭訓磊落有志操既[redacted]為御史朝拜官而夕抗疏直聲大著巡方之暇蒐輯二十年奏議若干牘分若干卷凡先後留中與當路所不欲行

於世者恐得罪于清議而有戾於均比俯事主駁容容者盡附食也一夫慷慨曹起論之不曰好名則曰躁進矣巧進言備犯[illegible]乘與蹕者十七犯要津者十九以君子攻小人曰何刻也不爾影響風聞者也以小人搆君子曰何快也烏有者左券矣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徐而察之顛倒于當局而分明于旁觀說于衣冠而道路與斷否辯于大庭而平日隱衷否諱于眉睫而事定否愚又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於此可以稽世變可以觀人心可

以上士氣可以參害敗得失之幾昭往而惕來采于之功達矣抑予更願有獻焉李忠定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由誠明推之可以至於堯舜由疑闇推之其患將不可勝言願以是爲皇上獻求所以全於堯舜者稽文定曰天下有重臣有權臣權臣天下不可一日有而重臣天下不可一日無也願以是爲執政獻求所以爲重臣者至於言官操天下之是非天下又操言官之是非發言之不可不慎如此也願以是爲臺省獻求所以信於天下者太初鄭子聞之喜曰亮哉其究心也專而核得拔本塞源之義矣其責善也晉而公得交修共濟之義矣率斯以往天下直運之掌耳夫何難之與有遂以語采于采于曰是固予輯是編之意也

重刻萬曆丙子南畿同年錄序

萬曆丙子南畿序齒錄既再刻矣歲乙巳孟咸沈子復謀新之其於世系加詳焉遠及高曾旁及羣從靡不具備蓋倣其先府君嘉靖癸卯科例也刻

成械而屬予命之序予讀之脉脉心動自丙子至今僅僅三十年耳諸列於籍者已太半作古人矣撫卷徘徊百感陡集幸於其間尚留得此身無恙豈不可喜雖然進德脩業其難如登日往月來其易如奔即復三十年曾幾何哉又豈不可懼已伏而思之凡此皆係於人之自立與否耳能自立且有與天壤俱無窮者存區區目前修短曾何足論如其不然則亦草木同腐而已縱及期頤徒然浪擲光陰將焉用之然則逝者未足悲存者未足幸

其喜其懼別應有在吾黨所宜汲汲而猛省也若是重甫華子立之宴予共語憲曰沈子不遠三千里而屬予子其無忘予爲二子誦其說二子曰吾向者見沈子之用心遠也一體之仁也今者又見子之用心近也交脩之義也請以聞於同籍諸兄弟庶幾相與共勗無負斯錄哉

石幢葉氏宗譜序

吾邑葉參之廷尉稱得二十餘年什一在官什九在告家徒四壁恬穆自如其於富貴功名已略焉

而忘之矣一日縱覽乎石幢之墟仰而見夫九峯之峩峩迤靑來也俯而見夫雙河之鱗鱗將綠遶也喟然嘆曰夫非吾祖無名公自吳江之同里杖策而游於斯欣然以爲佳勝脫然舍其故而就之者耶迄今且數世矣振振繩繩誰之貽也若之何委諸草莽因退而謀諸其從兄懋拱於是懋拱爲作宗譜已而曰是譜其貌未譜其神也盍進而謀諸其畏友尤卭州伯聲於是伯聲爲作世德傳既成參之讀之喜遂合而梓之攜以示予屬曰願有以詔我宗人予謝曰懋拱之爲譜也教親親也若者一家興仁矣伯聲之爲傳也教賢賢也若者一家興讓矣予復何言參之曰雖然必有以詔我予曰誠爲參之計則有二焉一者體其在反而求之乎一者用其在推而廣之乎是故親自我親本其心實有一種油然不忍之意而非以爲狥也賢自我賢本其心實有一種肅然不敢之意而非以爲矯也此反求之說也是故由其親以及人之親胥而煦之不忍之中而親親之分量始圓也由其賢

以及人之賢胥而攝之不敢之中而賢賢之分量始圓也此推廣之說也夫然後內之可以盡已外之可以盡人遠之可以禘無名公之樸而虔厥始近之可以發繇箸諸公之光而厚厥終乃所謂譜其神非譜其貌也是在參之而已參之謝曰語至此不佞其何能與而承之請籍而詔我宗人相與朝夕共佩服焉以庶幾於萬分一哉惟茲石幢其永永拜子之賜

貴溪縣志序

京口惺字錢候爲貴溪之四年而政成嘗一日問左右邑有志乎對曰未也喟然嘆曰知縣之謂何於是退而圖所以志凡八月而志成因屬其同年安封部乞予序而自摄志之大都視予予閱之既謂封部曰今日之志眾爲政異日之志侯爲政不佞何能贊一辭封部曰何也予曰侯言之矣當景泰時有張廣文鐸曾創志草而獨缺人物與無志同萬曆初容菴伍公開局纂修半已就緒會 內召去不果李有庠生汪如汲曾以文行受知伍公

出其所著關幽志一卷并其所與故友張楫共抄私志一書併以悉平日所咨考誠足相參乃具請監司集諸生於象山書院日稽月訂博取而約裁之其爲綱者八爲目者五十至於人物一欵尤極慎重必戶問而家訪焉是則萃一邑之耳以爲耳而不敢自用其聰也萃一邑之目以爲目而不敢自用其明也故曰今日之志眾爲政抑聞之有朱邑而後天下萬世靡不知有桐鄉也有晉恭而後天下萬世靡不知有中牟也何者邑以人重不能爲人重也憶昔丁丑戊寅間侯兩叔氏讀書涇上翩翩競爽頃年玉沂別駕時過東林於切磋之誼甚茂侯之家學居然可想及其爲今務在潔己而愛民諸惠政班班可述至於賦役一事尤極詳審所更定官收官解之法上下便之當事者且以式於通省爲官邑之父老子弟無不人人歌咏侯矣而今而往願益加勉焉以無忝厥初將邑之父老子弟無不世世歌咏侯矣然則是邑也不遂與桐鄉中牟與耀千古乎哉故曰異日之志侯爲政封

部曰善矣夫子之言志也是足爲侯之玄晏矣遂書以復於侯

周左卿熊南集選序

甚哉文之變化日新而無窮也始吾以爲六經畢漆園左國其至矣徐而按之漆園左國不已而爲兩司馬兩司馬不已而爲三曹爲二陸爲二謝二謝不已而爲少陵青蓮少陵青蓮不已而爲昌黎爲柳州爲廬陵爲眉山我明之與爲金華爲天台爲毘陵晉江爲北地歷下弇州邇時若京山若雪

間若長水亦各翩翩自成一家於今又見左卿書
其致淵其色古其骨勁取精多而用物宏贍而不
越繭而不支獨而不厭上下二千載間不知當以
誰比甚哉文之變化日新而無窮也晉陵周幼濬
謂予曰人知左卿文不知其所以文左卿嘗郎比
部矣以渾厚領精明側如也又肅如也今郎水部
矣以精明領渾厚井如也又㵆如也操縱在心卷
舒在手時而出之不窮方所左卿胸中何一物不
有哉是其所以文也已而曰未也吾又見其識包

今古而意常下酧應旁午而氣常閒筆麗玄黃而
居常樸左卿胸中竟何曾有一物哉是又其所以
文也顧叔子聞之曰信哉惟其有之是以變也惟
其無之是以化也惟其有而無之無而有之是以
日新也蓋其際微矣文云乎哉文云乎哉尤卿少
從胡廬山顏冲宇兩先生游兩先生嘗聞道者皆
亟推其敏悟此眞予之所願摳衣以請也左卿肯
不予秘否尚得徵靈淮水齋而卜曰求竟所以有
無變化之微

涇皐藏稿第八卷

無錫顧憲成著

贈馮齋喬君令洪洞序

同門思儀喬子成進士之三月大曹以爲洪洞尹
喬子端思默念惟恐其不得當也問政於心唐沈
子沈子曰爲政在得民得民在因俗非吾所能道
度也子至境而議之太來徐子曰信其微在稱明
胡子之令荆溪文見劉子之令崑峯向卿苑子之
今陽曲荆溪好以舒其民固崑峯好以懿其民浮

陽曲好以整其民曠夫固其不齊也介卿劉子曰
善哉予從司理氏後得從持斧使者緇觀諸邑吏
治願以此爲程仁甫但子曰洪洞何如忠甫陳子
曰吾聞諸志矣其君子憂深而思遠其小人嗇而
能勤良邑也喬子之往也仍是而已無庸震矣振
甫張子曰不寧惟是是其爲邑也迺以黃河倚以
太行天下之大觀輻輳耳目喬子故負才喜爲詩
於是乎高覽遐眺宣其昭曠吾知其翩翩有進也
京甫楊子笑曰害于政及卿陳子曰若是則典昔

風雅水火矣時克蒼李子觀戶曹政喬子過而詰之李子不答與之言錢谷之事喬子曰井井乎進於蒼矣他日又以語太常懋權魏子魏子不答與之言俎豆之事喬子曰奕奕乎進于敎矣于是廷敎史子爲惟凝錢子諭之錢子曰心唐子晉叅泰來子晉證介卿子寀取中甫子能用實振甫子能用虛京甫子正而婉及卿子婉而辯李魏二子徵而彰仁甫子引其端廷敎子悉其說灼乎其爲人牧者之蓍蔡也衡卿金子曰惜不令益夫林子孔昭杜子聞之因謂喬子其無忘諸同好之言叔時顧子申之曰其無忘錢子之言喬子曰諾四日單車之洪洞一年而齊二年而變三年而有成四方聞之以吾二三兄弟之相劘於箴爲已悉矣

贈鳳雲楊君令峽江序

士之號爲有志者未有不亟亟於救世者也夫苟亟亟於救世斷其所爲必與世殊是故世之所有餘矯之以不足世之所不足矯之以有餘矯非中也待夫有餘不足者也是故其矯之者乃其所以救之也予同年鳳雲楊子釋褐峽江令惕然不有寧也謂予曰是嚣邑也而其民又故黠夫黠者憂在刑也嚣者憂在賦也如之何予曰仁哉子之言救世之言也當不當何討焉請借漢爲喻昔孝武旣用張杜之屬吏趨刻深而獨汲黯治郡責大指而已一切無所問而吏亦治又旣用桑孔之屬吏爭趨言利而獨兒寬勸民租不責其餘輸矣復以貸民民益勸其後更畢最夫二子非好爲異也將以損其所有餘而益其所不足乃向所稱亟亟

於救世者也予試觀今之世何者其有餘乎何者其不足乎即自比於二氏不亦可哉而吾又竊爲子李夫救世者有二端有矯之於上有矯之於下上難而下易勢使然也孝武窮奢極欲以天下恣睢役張杜桑孔皆有所窺見其指遂緣而中之耳是故其吏之弊自上始我 皇上溫良恭儉媲美三五即位以來蠲租之令無歲而不下而特申嚴貪吏之禁頃又深惡酷吏特 詔司寇廷尉議其法與貪吏等以方孝武如何也第患有司不能

奉而行之耳是故其吏之弊自下始由是觀之二
氏處其難子處其易不可謂不幸也子必勉之且
夫天下大矣庸詎無二氏者流予姑試而始得之
乎庶幾予之徒得予而圖益相與恢弘　皇上
之德意播諸衆庶即非予之徒亦將心愧色怍憮
然而自失相與捐其故而求歸於予故曰予之言
救世之言也於是楊子喟然起曰非所及也夫黠
也不能得張杜寛也不能愧桑孔劌於不殺雖然
張杜桑孔之事不殺免矣

送省桂朱先生守懷慶序

朱伯子蓋起家民部郎民部郎者世所指爲米鹽
錢谷之吏也而伯子特蘊雅操苦聲詩名流縉紳
間藉甚其爲詩篤好少陵氏當其倚梧而吟沉思
極慮無所不究即一語合轍津津喜即不合數遷
而不悔其意以爲千駟萬鍾無以易此也而居恒
閒不自得則謂其同署顧叔子吾乃爲一官所束
即不惜敝屣棄之去而從廣漠之野覓一丘一壑
然數椽棲其間內不覩所爲喜怒愛憎是非而外
不覩所爲榮辱毀譽得失於是朝吟夕諷縱其猖
狂之意以通於千古自三百篇而下若漢若魏旁
趨六朝究乎開元大曆而止靡不極其趣而會其
旨歸然後縱之以變化出之以日新流之以天倪
而又積數年不懈誠不敢冀少陵高岑王孟豈足
道哉予聞其言而壯之而又竊謂宇宙大矣人顧
其中何如耳焉知丘壑之不爲市朝而市朝之不
爲丘壑乎而況詩者心之精神所寄也其歌也有
思其詠也有懷其美刺也有風即喜怒愛憎是非

與榮辱毀譽得失何適而非詩也者而伯子欲一
切謝去之也則伯子亦以爲然久之出守懷慶予
甚喜伯子當遂並驅少陵無疑也太守號二千石
所嚴事者有兩臺覘其色而進退者有各屬吏環
立而望風澤者有諸父老伯子居其中上覲下察
俛仰異態其所張弛持注朝晚於庭而夕傳於四
境耳目屬焉其爲喜怒愛憎是非與榮辱毀譽得
失當視今十倍而懷慶又稱名郡且以太行倚以
王屋其形勝甲天下伯子所欲敝屣軒冕而從之

者居然不下几席而得之其裨于詩非眇小也伯子進曰子爲詩慮而未及爲懷慶慮也敢請益願叔子曰予向者固言之夫詩者心之精神所寄也通乎政矣子試舉其所自爲詩讀之其脉脉而來者慈惠之所從生也其泠泠而來者法禁之所從生也其渾渾而來者德禮之所從生也三者具矣即懷慶運之掌上耳夫少陵氏非工于詩者也工於所以爲詩者也其忠厚惻怛愛君憂國故自天性而終其身偃蹇憔悴鬱鬱無所托乃時發之乎

詩至於今讀之靡不咨嗟嘆息徘徊而不忍舍藉今生是時得當一郡以彼其素其建立寧在龔黄諸君下也伯子行矣無論其詩當遂並驅少陵即龔黄諸君且遜伯子矣

贈蔡菴楊君擢守永州序

往聞柳子厚爲永州司馬不復問吏事沛然放於山水之間一切幽奇詭秘悉搜而著諸文辭而永遂一日名於天下至今彬彬如也予頗偉之而竊怪以彼其材稍能循厲志意勉於功業其所建立當必有卓然可觀者而僅僅與騷人墨士競其奇長甚細不取雖然子厚非浸無意於當世者也又非詭以爲遷人矜不治也嘗讀其所爲捕蛇者說其言哀傷悲惻千載之下猶令人惻然而改容計是時郡邑之吏類皆競爲苛察以就其聲而子厚由中朝出徙有所深創不欲暴見殊異益釁端且念一司馬耳何能爲若乃矯拂情質而投當世之好又非其志也姑退而托於山水以自完耳故夫子厚於此有不勝其憂者而惜乎世之莫察也會

予同曹大夫蔡菴楊君擢守是郡予爲大夫誦之相對太息已而前曰若大夫者可以賀矣大夫愕然予曰此易知耳子厚不幸謬爲叔文所奉名實懷憚而大夫稚以淳謹稱一也予亦見夫吏之競爲苛察也若曰方今所尚爾爾誰得而違諸殆非也

聖明精意元元不遜堯舜無必旁舉即如頃者蠲租之詔沛然從天而下固宰相所不及謀而臺諫所不及議也大夫業親之矣何虞於時二也且大夫撫有巖郡方千里閭吏民環拱而待命

者不可勝數於是乎風以仁義散以禮樂束以刑辟張則張弛則弛何所不逞於志三也大夫其勉之哉庶幾一日政平而民成乃以其閒徵奇探秘探九疑浮瀟湘容與曼衍振於無竟以方子厚何如也然則而今而往永之益爲天下重無疑乎豈惟爲大夫賀且爲永賀矣

贈巽川李先生擢守漢中

巽川先生由民部郎出守漢中於是成進士二十年餘矣語[illegible]之徑其濡也相與聚而咨焉予以爲

何足怪也意所以獨偉視先生此耳夫世之赫赫者豈少乎及其至固不能蹈躡相要以與時陰陽浮游天下國家之故而莫之動於意則先生之恥也夫士貴審取舍上焉以已下焉以人以人者已不得而與也以已者人不得而與也當先生令歷城是時相當用事諸以賂進者立而躋於高顯客以謂先生先生笑不應乃僅僅遷民部郎而止則是世欲取之而不可得也無幾何而有 穆廟之事 穆廟先御極一日俄陞其承奉等官其

其見者莫不驚愕第不敢[illegible]言先生獨抗疏言狀先是先生督稅爲衛之閒與其共直指使者左交章論奏其黨銜之及其親是[illegible]也益忌之日夜媒孽於當塗者先生自度爲且不測久之僅僅削一秩而止歷郡縣聲聞益著至於今亦復裒然而晉二千石則是世欲舍之而不可得也不賢之而能之乎益予頃從先生游先生不鄙予數爲[illegible]之學其意以爲大要在紬喜怒捐是非齊榮辱如是[illegible]而已諸一切吐納之術非其急也予深有味乎其言

夫誠紬喜怒捐是非齊榮辱宜其非世之可得而取舍也先生之所從來微矣予悲時俗不察其繇而猥以先生與無所短長之人同類而笑之也故從諸大夫之後爲著其說如此若其所以爲漢中者則先生固甚優之予又何益焉

贈松陵尹徐仁宇入覲序

松陵承甫王先生善聲詩又善酒生平好爲奇詭嘗著呵呵令自渾敦氏以來一切不理其口見者怪之謂承甫狂非也其憂世之盡矣余固以知承

甫附令過其邑罷邑侯徐仁宇君亦見承甫王生
生乎侯曰子乃何所巳得吾承甫余又因以知侯
也於是侯舍人覲承甫乞余言贈侯余曰侯之爲
政[illegible]何如承甫笑而不答余因問承甫乃曰余野
人[illegible]長何方之俗其亦何言綱紀
疇昔[illegible]而[illegible]之飲餅余因酌一觴左
侯而進[illegible]不勝之邑數困水大凶其[illegible]於
仟一之[illegible]臨[illegible]疑而詰焉侯援謝曰下官奉職無
狀罹[illegible]累細民何有請得以身受其辜是何所

稱觴繇矣侯宜飲侯曰可哉又酌一觴右侯而進
曰邑故善訟梗陽之詞日嚚而盈庭侯第片言折
之悉罷大指在解其不平巳耳不求多焉鈞金束
矢寂寂而無覩也即欲充壞奠佐廷實稱貴人之
意無繇矣侯宜飲侯曰可哉又酌一觴衷侯而進
曰吾儕枕流漱石一歌一詠聊且暢耳豈其欲以
顯者張耶世所稱顯者亦惟是瘁精神飾聲色博
須臾之耀以驕流俗止耳豈復有藉於山澤之士
也矣獨降心而下之不遜吐握誠亦豪舉哉其於
時適何侯宜飲侯曰可哉於是侯且醉還以其醉
鵬于尹亦醉子以爲何如余啞然曰卓哉俗之所
登侯之所緩也俗之所緩侯之所急也松陵之政
章章矣即余其亦何言與余覽漢之時龔少卿刺
渤海入治武帝異而徵之有王生者素嗜酒從至
京師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呼曰願有所白遂問故
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主之
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對如王生武帝大悅
而遂之名一日聞天下至於今稱道之不休侯行

矣　聖天子坐明堂朝百官覽侯之治狀不愧
渤海必且儼然進侯而問之承甫之酒德不愧其
宗人王生必且有以詔侯而明得士之效於當年
也無所事余矣

贈山東僉憲李道甫叙

異時張江陵用事公卿而下莫不惴惴焉奉事惟
謹而獨沈趙數君子並從郞署中奮言排之以故
相繼得重譴去及江陵敗遂不次擢用夫非以是
爲足以侈數君子也國家所以宣暢忠誼風厲人

倫爲天下勸意深遠矣流俗心愧于不能而忌其
然輒乘而詆訶之曰是以棄爲取以屈爲伸市道
也徒滋僞端耳何益嗟嗟彼其披肝瀝膽抗焉而
犯當世之忌鼎鑊在前鈇鉞在後雖其身之不暇
計而計其佗乎何淺之乎窺數君子也雖然吾亦
竊有慮焉夫人情何常之有即一言以不測之辱
其寃也將莫不左顧右盼去而爲全軀保妻子之
謀於是乎言難於在下矣不然而或一言蒙不測
之榮其寃也又莫不踴躍爭趨進而行險以僥倖

於是乎言易於在上使之兩者皆天下之大患也
數君子誠以爲已憂而能愁然乎哉故夫流俗之
病數君子者非也其慮患者是也不可不察也予
友李子道甫介特疏曠始爲民部郎最有聲嘗坐
救覲御史謫理東昌已遷南儀部今年出爲山東
僉事益後先歷官十載餘矣論者惜之而道甫意
甚樂也謂予曰始不佞奉譴而出之官僅浹旬耳
誠不意　皇上遂覚赦其愆有内召之命今者
自惟靡尺寸報塞又令褒然乘憲一方甚愧無當

而人猶見以爲淹何也誠忝也不佞其可以免于
世矣乃尤幸也予語之夫忌而起偉哉道甫之所
稱也夫道甫者非特可以免於世也且可以免於
數君子之憂矣今夫君不以言爲罪而辱誅於臣
君之明也臣不以言爲功而辱榮於君臣之良也
君君臣臣上下同得其盛隆之際也夫如是何榮何
辱名於何徼利於何沾莫抑其前乃見可慕莫揚
其後乃見可懲天下即欲以棄爲取以屈爲伸徘
徊顧望且前且却頑爲標而匿爲而說焉以自營

其私無繇矣吾是以爲道甫幸也言是以犯當世
之忌而無其險功足以爲端人正士之術而無其
奇風足以廉頑立懦流映千載而無其辱而今而
往即世之吶吶焉日夕求多於言者其亦可以少
息也已矣吾是以又爲數君子幸也且道甫故知
於婁江王相國相國每見客輒嗟異之至是亦脉
内悔曰是不宜令出是吾之元直幼宰也柰何失
之予聞而忽有悟也相國之所爲失也乃道甫之
所爲得也其賢於人益遠矣予與道甫交甚習竊

以其進退之間所關於世道者不細不可不志也特為敘而歸之亦以告於當世俾欲知道甫者於是乎觀焉如曰道甫奇節之士也則亦奇節之士而已耳無為貴道甫矣

贈桂陽袁所羅侯還兗州少府序

古之君子之相與也相期於道德不相期於報施施之云者以我有所加於人也報之云者以人有所加於我也是一偶之私也要以各率其分之常然而各卽其心之固然何報施之有是天下之公

也公私之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吾茲於唐茂才之請文羅侯有感焉茂才之言曰侯之蒞吾桂也黃髮之老乳哺之倪靡不涵咏休澤頌其遇仁也尤若異然仁也甕牖繩樞之屬儒也家徒四壁閭巷為笑侯過意而鎮撫之至乃時時為之授廩仁也嘗有所不理於佻口侯廉知其狀毅然為洗濯之得無隊墮此之為鎮誰得而擬諸仁也求其報而無從日不食夜不寢幸而遘先生願先生之圖之也予曰若子之用心可謂敦矣其猶淺之乎窺侯者也侯仁人也要以盡厥心焉已不自有也其於予也猶夫士也其於士也猶夫氓庶也直所當異耳庸詎厚薄於其間哉乃欲以侯為已私也而又以委諸予益無當無已予其自圖之乎今夫侯之所為鎮撫子者何以寬子也其所為洗濯子者何以完子也寬學之資也完學之本也子試歸而誦其詩讀其書畢意大業不以尺璧易寸陰則內無玩愒之非而有以開其寬矣砥操礪節昭昭冥冥一稟於誠理則外無虧玷之隙而有以保其完

矣其於道德也幾乎則所以報也茂才聞之津津喜不勝予曰猶未也予嘗考覽先哲或環堵蕭然糟糠不屬而諷咏自如或橫逆當前進書不輟有怪而問之輒應曰吾方揖讓聖賢無落吾事予而能進於是是不待鎮撫而寬不待洗濯而完道德之選也而侯方且為予欽衽為予倒屣尚何論乎報施之間哉茂才悚然起謝曰甚哉先生之愛我也其何敢不勉焉願述而告於侯更錄其副張而揭諸方寸之室以夙夜顧諟先生之明命

又

夫爲人牧者皆務慈于民者也人之言曰慈於民必威於吏吏與民異情也民之情以徹爲利以壅爲害是故當順而治之吏之情以壅爲利以徹爲害是故當逆而治之順莫如慈逆莫如威夫是以異也由君子觀之何異之有彼其威也亦所以爲慈也往永樂間靖安況公鍾守姑蘇始至佯不解事諸吏抱案環立請判輙聽之三日召而詰之曰某事宜行若顧止我某事宜止若顧欲我行縛而

投諸庭下立仆者數人諸吏大懼謂太守神明莫不改行嗣後遂亦好遇之不以煩讁呵諸吏俱得令完無恙故曰其威也亦所以爲慈也抑予猶有憾焉凡人無不可化而嘗覩吾之馭之何如耳愚而嘗之近於欺非德也不教而辟近於忍非刑也非德曷懲非刑曷避雖欲徙過自新其道無繇矣嗟嗟吏獨非民也乎哉而草芥之若是以爲借一警十一則何辜十則何幸其亦稍偏矣故吏稱況公歲滿去民叩閽乞留者數萬人絕不聞其吏言何若況公者謂之能吏有餘謂之循吏不足也吏于所覩羅公聚所其近之矣始公莅桂陽郎屬其吏約曰予與若共爲國家守三尺法惟民是以勉思令圖交脩不逮予其有厚藉假法爲市罔上惑下厥有常刑無貽後悔吏聞之且懼且喜歸而逆自洗濯夙夜凜凜公既與之吏始復以身帥之恭儉正直無以有已一嚬一笑珍若拱璧無以有人以故四載之間一切奉法惟謹莫或敢爲辱在刑書以黜其家而恥其三族滋刀筆之詬闒闒之珉

亦曉然喻於明德僭薔其吏不以曲直干諸吏居閑無事門可設羅時對妻孥巵酒愉快而已上不失法下不失衆中不失身夫孰非公之賜哉故曰其威也亦所以爲慈也釋其舊而責其新則易從飭其始而程其終則無怨甚矣公之善用威也蓋公於民撫摩煦育諸所施設甚具其爲慈有跡而易知於吏嚴毖預防顯奪其斯須之欲而默與之以終身之安其爲慈無跡而難見獨其爲之吏者身蒙而親享之不能不重德公也於是公遷佐究

州郡就予乞言以張之且曰吾儕小人不足以屈君子雖然公實生我其惡能忘予曉之曰若無徒以公去爲念也乃思存不去者存祇繹嘉命儼然如日在公左右夲以周旋無有失墜使智者不得縱而用其愚彊幹者不得騁而用其忍四方聞之咸知玆土之爲吏者粹然懷士人君子之行而相與頌公之烈不衰即況靖安之卓卓亦不能不以此爲公遜乃真可謂不忘公者也何以言爲諸吏跽而謝曰敬諾請遂以斯言爲識因次而授之且以俟傳循吏者選焉

壽蓉溪葉翁六十序

吾錫有蓉溪葉翁其人朴茂長者生平落落無營獨時時以酒自娛而已厥嗣玄室性至孝日則侍食夕則侍寢婉轉几席爲嬰兒之嬉亦時時以酒娛翁意殊適也絕不知其他玄室妙文辭登進士高第人以爲華而翁自若不色喜玄室意用恢厥居然與古之仁人志士上下頡不以一介污獲舊之日布衣徒步不減諸生歸而視其家環堵蕭然僅蔽風雨人以爲困而翁自若不色愠過者異之問焉翁曰吾不知也圖寸之戹陜於萬鍾方寸之壨豐於千駟其中足老矣何者貧何者富何者賤何者貴吾不知也善哉翁之爲酒也昔之臻斯解者莫如嵇阮之徒由今觀之彼其人類皆內有所挾而不下或外有所感而不平抑鬱呼詫無所復之姑退而托諸此耳孰與翁之泊然自適足乎已而忘乎物也於是年六十矣血氣充盈神采爾王固其宜也嗟乎世衰道微習俗破壞蓬杓之子偶微天幸際身青雲往往氣得志滿恣睢以逞若予輿氏之所稱巍巍然閭巷之間目怵耳眩相與鼓舞道說矜詡無已而翁僅僅若是彼何其工翁何其拙如以迹而已謂人皆醒而翁獨醉可也要以識理求之謂人皆醉而翁獨醒可也善哉翁之爲酒也翁其以予言爲然乎否乎聞玄室君念翁甚熟旦夕圖南吾當就而質之矣

送遲菴譚先生遷岷藩教授序

南海遲菴先生掌吾錫之教三年遷岷藩教授號

人士怪不知其繇相與聚族而談曰先生中心好古惇行君子也其持身左一規右一矩無或渝也其涖諸子衿先德行而後文藝其時課必虔必信無或惰也其取子必愼諸子衿之窶者輙謝其盆雁且捐廩而周之無或靳也其春秋廟祀俎豆之事必躬必親無或褻也其與人交表裏洞見無或匿也始嘗鐸溧水矣溧水猶是繼嘗鐸封川矣封川猶是當軸者謂宜越格而優異之爲天下風僅僅而及是遷何也則就顧子而問焉顧子曰惟是

不殺固疑之未有會也適陳直指來按部顧子則就陳直指而問焉陳直指曰惟是不殺亦疑之未有會也因爲賸書數先生賢先生笑曰是吾過也世競華而吾嗜樸世競員而吾嗜方世競恭而吾嗜率俗之所取吾之所棄也且夫嗜樸則陋不周於物矣嗜方則拘不達於變矣嗜率則徑不挾於情矣吾之所取道之所棄也是故取其所棄高之則非適道之資棄其所取卑之則非適俗之韻吾之及是遷也殆其幸歟曰審爾曷不矯而就中先

生曰吾非不知懼并吾故吾而失之也上士矯其偏以從道下士矯其偏以從俗均之乎矯也而所從霄壤矣是故難遂者道也易眩者俗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不可不懼也抑吾聞之一物不加曰樸一決不逗曰方一念不容曰率吾於斯三稱尚愧不及將焉用矯吾今且休耳無復戀長裾爲矣於是先生遂致其官而去顧子聞而喟然嘆曰善哉吾儕方欲爲先生求其所以於人而先生顧反而求其所以於己吾儕方欲推先生之得以明人

之失而先生顧推己之失以明人之得信乎先生中心好古惇行君子也僅僅而及是遷滋不可知耳因遍爲邑人士誦之庶幾有味於斯指焉其猶日在先生之側也

贈宜諸歐陽郡侯擢任穎州序

宜諸歐陽公之守吾常也以公淸爲體以彰善癉惡爲用其要歸於敦教化正風俗躋諸蕩平而止於是一年而踰二年而齊三年而孚郡之人莫不欣欣愛戴恣遂欲長有公而後爲快乃竟擢穎州

觀察使者以去聞者莫不悵然如有失也羣詣兩
院乞留錢子國端謂高子存之曰公之德吾常甚
矣宜其戀戀如是惟是公之行且有日矣公之與
吾儕相契以心相成以道不宜無言則以屬不穀
憲憲謂曰吾將爲頌乎公非沾沾爲名使者也吾
將爲壽乎公非汲汲務進圖顯榮者也吾將效其
蒭非以供採擇予即公之胸中又何所不具焉而
以贅爲存之曰固也抑公之睹晉何已吾儕之愛
公亦何已子必終辭乎乃遜而進曰憲實未有知

也聊述爲政之體以請可乎昔者竊聞之自守而
下爲令長令長與百姓共休戚而攻之所自出也
其體重在幹理自守而上爲監司監司與兩院參
可否而攻之所自裁也其體重在擔當公之爲守
夫既秉兩端而用之矣玆之往也幹理什一擔當
什九是故法制文爲易飭也簿書期會易循也防
維禁戒易悉也獨計地方有大幾務焉如何則民
受無疆之利如何則民受無疆之害有大疑辨焉
如何則公道昭明匹夫匹婦之心不至抑遏如何

則得罪於天下萬世厥繫甚重然而兩院方以處
勢之高耳目有未許相與虛懷而俟諸有司又以
處勢之卑操柄有未專相與四望而躊躇至於林
林總總之衆方進而傾聽綺視庶幾一日沛然有
以大慰我又退而私相擬議伺其聲色以爲褒貶
一毫莫得而欺也於是時而能毅然持獨見定碩
畫中立而不倚俾上之有所憑以爲衡而下之有
所恃以爲命君子誦道揆小人誦法守徼公其誰
哉此予所稱擔當之說也公聞之曰善哉言乎敢

問何修而後可以及此予曰公業饒爲之矣先正
云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吾見公之菲而食也敝
而衣也歷官幾二十年矣居然書生也郎守吾常
且幾四年矣蕭然旅舍也是故能自拔於欲能自
拔於欲是故能不有其身能不有其身是故能以
其身出而爲天下用勿視勿顧伊尹之所以堯舜
若民也一簞一瓢顏子之所以同道禹稷也故曰
饒爲之矣惲子飛卿曰而今而知子之不頌不禱
乃深於頌禱者也兩院方具疏請留天惠吾民奏

得毋徼福於公公必能寶子之言胥三吳重有賴
焉豈惟常哉

賀太宗伯太宰徐先生六十序

天下有用之用有不用之用夫以用爲用孰與以
不用爲用之至也士之欲自致於用者將不爲少
矣無不囂然有意乎其大也或者欲緩而收其功
則其勢不得不姑有所忍乎彼以狥乎此而悵悵
焉日希冀於不可知或者欲緩而收其名則勢不
得不姑有所詘乎此以狥乎彼而沾沾焉徒自矜

快於旦夕若是者即其幸而能致於用其操心多
矣非知德者也知德者宜莫如先生由儀曹郎出
守荆郡也郡有沙市其爲利不貲而是時景王最
幸於　世廟諸左右用非道蠱王銳欲得之衆憚
莫敢忤先生不可人謂是區區者其何足以辱先
生吾視先生異日將有隆施於國家夫不可少假
乎不聽王憾甚輒爲惡言以鬪構　世廟仁聖獲
免歸而沙市亦完先生之名遂一日而闗天下久
之復用薦起所在聲蹟益著積數年入貳司寇已
晉太宗伯天下咸相與想望風采囂囂自濯若曰
此向所稱荆郡守也而余又聞當弘正之際李何
用古文辭創起其言務稱秦漢迄於嘉隆遂以成
俗就而問之不出撏掠摸擬兩端而巳頗於柳州
昌黎諸君子蔑如也而獨先生不然其說聞嘗語
余秦漢之於文譬若滄海令人朝取一勺焉置諸
樽罍取一勺焉置諸樽而居然自命以爲秦漢也
必不行矣然則先生之意見矣今其所爲文具在
余雖不能窺見其深微大約原本六經而一澤於

道德後世庸無先生其人也者其傳無疑也且夫
先生當其有覩於非即毫髮不假其視身之進退
用舍巳夷然而忘之矣乃竟以此能自致其用於
天下當其有覩於是即彼爲名高者方厭薄不屑
不與易其視世之好惡取舍又巳夷然而忘之矣
乃竟以此能自致其用於後世故曰以用爲用孰
與以不用爲用之至也屬歲之某月某日爲先生
誕辰於是始稱六十余幸獲事先生不可不薦一
言爲壽而竊謂先生之壽不於其身於其天下後

世其在天下無踰立功而先生不以其小而狥其大其在後世無踰立言而先生不以其大而狥其小非知德其孰能與於此此古之所稱三不朽者也其壽遠矣乃若謳歌誦詠徒以其年而已也者夫人而能之也余無庸其言矣

送敬所周先生擢守平樂序

以予觀於周大夫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大夫故有奇質負今古之璺而尤嗜學不已上自六經下至諸子百家雖夫猋猥錯雜若陳庭之準防風氏

之骨商羊之僬僥不能次第言之其有不合務爲旁考曲證究其所以已著爲說則疑者解昧者晰乖剌謬戾者一切得其指歸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諸塗也予受而讀之灑然異焉以爲其用心之密如此於是從民部郎出守平樂夫大夫過予而論所守平樂者予則謂大夫固優之也昔孟子論政欲令民百畝穀五畝桑雞豚狗彘魚鱉罔其失時其事至纖至悉而班固作漢書所稱述良二千石若龔黃諸人其人咸明通博茂比考其行事細瑣洫頻及米鹽粗及樹畜微及鉤鉏與夫鰥寡孤獨且爲規畫區處曾不厭其屑也者而已之以故其吏治超焯古今鮮儷跡大夫之用心豈其以孟氏爲迂以龔黃諸人爲俗吏也微獨此而已大夫嘗七任矣一爲庠再爲邑一爲郡三爲部所至上安下獲聲績著聞乃今爲二千石又何必釋是而他求也大夫晨起坐堂皇與其僚從容議可否及諸所宜興所宜廢因是反而思曰吾曩者業佐郡矣已延見爲吏問民疾苦因是反而思曰吾曩業

儼然而稱人師矣夫若是其知所以與之矣於平樂乎何有予乃念於同署諸長曰若大夫者不亦信乎哉其優之也夫博古而傳於理之謂學通今而傳於事之謂政兩者大夫無弗務也茲行也其必有令名矣

贈聚洲王給諫自京口還滇中省墓序

予初不識聚洲給諫而竊聞其爲鯁直君子也數年來每閱邸報有所仰屋浩嘆輒心擬之曰折檻牽裾其在聚洲乎已而聚洲之疏果至矣間從乞

人談說近日其事有疏似賈長沙其事有疏似劉昌平輙笑語之曰姑無舉其人吾度必聚洲耳按之果聚洲也則又嘿嘿代爲危之曰殆不免乎所犯多矣誰能容之已而攻之者果聯翩而起矣則又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焉有秉執如聚洲侃侃諤諤如聚洲力障狂瀾砥柱世道如聚洲而百爾在位宴然坐視其狼籍於多口莫之動念者乎已而攻之者果又聯翩而起矣由此觀之亦足以發明聚洲之衷裏矣信乎其爲剛直君

子也乃予竊願有效焉昔嘗忠告於李漕撫曰吾輩當毀譽之來固不可不自信亦不可不自反不自信胸中安得有一片清凉界不自反向上安得有百尺竿頭步今敢爲聚洲誦之聚洲其謂然耶切之磋之琢之磨之慎微如顯矜細若大粹乎意氣之盡融渾乎德性之用事降魔可也入魔可也於是渡大江而來訪過金焦覽其勝而樂之因卜築其傍有終焉之志一日翛然動松楸之思遽促駕之滇中計往返可半歲而餘予請刮目待矣

涇皋藏稿第九卷

無錫顧憲成著

李賀脩吾李先生晉左副都御史序

李脩吾先生之撫淮也會意有所不可上書乞歸上許之矣已而請交代則又不許已而直指使者請襃漕則又許於是且數年有識者嘉其留而懼其去後先爲 上陳說章滿闕下 上佯爲不省也者而置之一日 特旨嘉先生功晉秩副都御史錫之璽書中外悚異我吳觀察崑源楊

公虛臺蔡公來語不肖憲曰先生當世之偉人也跡其得此已後然而海內善類彈冠交慶以爲先生從此升矣子兩人受先生知最深擬申一言之賀敢乞靈於子不肖憲曰信乎先生當世之偉人也見謂揮霍而實淵夷不落纖毫意氣見謂幹濟而實超曠不茹人間煙火是故於社稷之安危生靈之休戚心甚熱而於富貴功名心甚冷即十年不調不色慍也即一日九遷不色喜也何足爲先生賀楊公進曰固也抑有之矣竊見 皇上之

邈先生誠奇矣心欲親之而故踈之跡若踈之而實親之其親而踈也愛之至却生敬以爲是可近不可狎也其踈而親也敬之至又生愛以爲是可憚不可遠也是故求諸古有董汲諸公不能兼得之漢李郭諸公不能兼得之唐者而先生獨兼得之　皇上求諸今　皇上有不以兼施之客勿之近臣部院之重臣者而獨兼施之先生尌彌而叅帷幄任事而透格心拔出等夷另標殊局微先生無以顯　皇上不測之明微　皇上無

以顯先生不世之略是不亦千載一日乎蔡公曰未也又有之矣竊見世之君子當其乘機遇會發而必成作而必就輙嚣然自喜以爲能及其齟齬而不遂即又號於人曰我非不能也時不可爲耳遂致潔身之士以避時爲高退而尋接輿荷篠之跡迂身之士以趨時爲達進而修安昌長樂之容而天下之事去矣試以觀於先生曷有不可爲之時哉假令人人而能爲先生將人人能如先生之建立也又曷在乎趨且避哉然則而今而後百爾在位有自盡無自諉有責已無責人有以不能爲爲愧無以不可爲爲口實皆先生之風之也社稷幸甚生靈幸甚先生之功居然彼當年而再來世錫類無窮是不亦一日千載乎予聞之不覺躍然起曰若是則可賀矣遂書而質諸先生

贈劉筠橋還楚序

乙巳之夏蘄州安茂才汝一謁予於東林適座客論易汝一進曰吾楚有筠橋劉先生深明易道稚有論著彬彬足述也予因寓書友人丁元甫問之

元甫以告先生先生遂踏一葦不遠二千里飄飄乎浮大江而東訪予涇西之呈廬予見之不勝踴躍相與語連日夜不休種種生平所未聞也一日問於先生曰卦者掛也象者像也爻者效也其義云何先生曰卦不以才離作爲也象不以亻離形骸也爻不以文離言語也蓋渾然一太極焉卦加才象加亻爻加文明學也由掛總掛由像總像由效總效下學而上達矣予起而拜曰微哉先生之易乎是實啟我是實發我是實引我翼我敬謝先

生之教先生曰未也吾之折肱於斯且五十年餘
矣往者嘗從大顛日岩小顛桂岩商討退而筆之
今亦不省作何語矣吾姑別子歸臥黃鶴樓下眼
前不覩一俗物胸中不留一俗腸庶幾其更有進
也當再詣子了我五十餘年公案予聞之益不勝
踴躍於是酌卮酒而訂之曰浮水之雲寔聆斯言
先生其無忘哉

奉壽慕閑沈老先生八十序（代堂前趨二山作）

自

莊皇帝之戊辰而海內靡不知有鼓門沈先生矣
已其奉翰林日貴近用事遂儼然稱天子帷幄之
臣名實爵起而先生顧旦夕念其太公慕閑翁悒
悒不自暢也輒上書　闕下乞歸省
皇上諦念左右不可一日無先生不許已再請始
許之為褒大其禮于驛傳加賚朱禔文綺若曰其
以壽而翁且曰尚其亟來以副朕意蓋異數也於
是先生行觀者填路公卿而下咸相與侈而張之
先生顧謂予姑不敘之請之也惟恐其弗得也及
其得之也又慚其莫以當也何以惠教不敏予曰
是在翁而已昔者廣成子居空同行年二百而不
衰黃帝就而問治天下焉不答及請問治身廣成
子曰無勞而形無搖而精窈窈冥冥可以長生黃
帝歸而服其言三月天下大治何則其所為治身
者乃其所為治天下者也某伏覩我
皇上聰明仁恕涖祚以來禮賢遠佞納諫如流又
時時綏顧丕廣不變浩蕩之施雖甚盛德蔑以加
矣至乃燕閒之中紛華在前靡麗在後其所以澄

心滌志不遷不殖卓然萬物之表者其無從而窺
其際也竊不勝其區區之心而稚聞慕閑翁恬愉
自將鮮營寡嗜生平無溢喜無溢怒今年八十有
五矣精完而神定膚華充盈色若童孺非深於廣
成子不能也先生試以聞請於翁得其微眇歸還
朝之日我
皇上遊閒御文淵用何術老不衰顧壯先生其以
對必有合也其為聖德之助豈淺鮮哉且今斯世
斯民自是共游於黃帝之天相與蹈躍舞蹈端拜

而祇曰我
皇上萬歲萬歲萬萬歲何其烈也然後知
皇上之所爲治身者即其所爲治天下而其所爲
治天下者正其所爲合天下而成其壽者也先生
辭謝曰嘗予未之聞也請志之爰次而歸諸先生
遂以爲翁壽惟翁實精圖之千載而下當不得專
美於空同矣

贈潮州楷先生序

凡學者苟有所負莫不欲見於世其見於世也莫

不若其早而悔其晚又莫不沾沾而冀一第既是
即四顧泯然而不前甚矣其惑也天下之事皆自
其聰明智慮爲之也聰明智慮其生於心也深微
其著於用也周博其積而成之也因累而不容驟
雖夫聖賢未能以一朝一夕而究也以一朝一夕
而究者亦以一朝一夕而置將焉用之且夫上顧
其在我者耳俗之所上有時而損俗之所下有時
而振此亦與夫一朝一夕者何異而人方於其間
猥以爲喜猥以爲悔猥以爲沾沾故曰惑也顧嘗

咸曰予今而有感於先生也當先生在諸生中嘗
有聲其賦一篇擬之[illegible]數年而僅
獲選入太學[illegible]年而僅[illegible]爲
州佐於[illegible]之歸先生亦時時喟然
不自得也[illegible]與里老少年競其
聲[illegible]使
其[illegible]細
咸足[illegible]也宜[illegible]之二者先生[illegible]而
況當今　聖明在御建官惟賢[illegible]與

四海之士游於纒墨之表有如先生何藉一第哉
往又聞先生之考嘗令海門周直道忤當事者輙
謝歸不克究其施先生有丈夫子三人丙子之歲
仲子舉於鄉其長者少者方翺翔而避與也其施
將究而未及於是乎先生儼佛其中然則其所不
克究者舉屬焉必有遇矣何以喟然不自得也亦
使夫世之喜者悔者沾沾者得以觀焉予與王君
沈君彭君皆從仲子業於鄉者也謀所以贈先生
之行而予爲之著其說如此庶幾以解於先生

贈郡伯象玄杜公入覲序

象玄杜公由計曹出守吾郡下車之日見者望而知其必能造福一方欣欣色喜遞相傳告久之予從里中諸父老益習諳懿狀洋洋口碑不可殫數總其凡持已端矣御吏肅矣字民惠矣執事勤矣秉法公矣翁翁浩浩爲吾郡慶有公果不虛所擬也於是且入覲予邑許侯偕晉陵張侯澄江許侯荊溪喻侯乞予言以贈予復就而詢公之所以許侯曰公予師也予生平不喜飾邊幅務瑣瑣信心而

行獨往獨來而公時時進之曰沈潛縝密政之體也予退而憬然有省焉張侯曰公予師也予生平不逆詐不億不信傾其底裏置人之腹而公時時進之曰精明果銳政之用也予退而凜然有惕焉許侯曰公予師也予甫離章句而事簿書耳目所歷都非其素而公時時進之曰某利當興某弊當革爲政者不可不振其始也予退而豁然有覩焉喻侯曰公予師也予受事五年於斯幸無獲戾於上民而公時時進之曰利端無窮弊端無窮爲政

不可不慮其終也予退而悚然若有失焉予旨哉向者爲吾郡慶有公也今爲諸父母慶有公矣因以語公公謝曰然乎哉而非也吾幸於梁溪君得疑於晉陵君得懿其至郡也先澄江君是以有槩於始後荊溪君是以有槩於終所當交爲勉勉者也予實藉諸君子朝夕切磋何能得諸君子萬分一予聞之語爲吹膜語云以一已之能爲能不若以一已之能爲衆人之能以一已之能爲衆人之能又不若以衆人之能爲一已之能公以實

心藉政又以虛心下人吾無以窺其際矣　聖天子坐明堂計羣吏公率各邑侯次第以其職奏行將儼然有黃金璽書之旌乃公不自有而歸之各邑侯各邑侯又不自有而歸之我公稱讓之風人人修爲矣談不知穎川渤海曾有是乎否也論至此予且當於千古循吏中慶有公矣遂書而納公之橐

奉壽沈相國龍江先生八十序

歲丙戌不佞憲成從[illegible]謁見龍翁沈相國

先生退而中心時時諷之不能忘忘邇二十四載庚
戌先生壽八十門下士何閎王子陟胡東子中甫
于子存之高子季友袁子伯先劉子不遠千里丞
謁先生於宋玉堂下薦千秋觴而屬憲成衍之以
言憲成不敢辭因前問曰試各舉先生之所以壽
云何伯閎曰昔者嘗見先生山中泊然渾渾穆穆
居然羲皇上人也又嘗與先生給諫草奏堂堂正
正居然三代上人也間也竊窺其平生而爲不及究
其用比先生之歸乎來倘於府行而夕於扶杏狎
鷗鷺麋鹿物我兩忘心有餘閒四體有餘旺翩翩仙
也造物者將無留其所不及究爲先生私與際明
曰淹明先生不究於用其使若足以滌洗其覺
昤足以發揮其凝定足以揚厲其精神足以沁頑
其餘特以並此君子入焉而將然嘗於有所係
小人入焉而釋然消於無所可之於用固已多
矣而況嘗今　子明曰所儕偶而求及無踰先
生也者海內之所喁喁引領而望亦無踰先生也
者東山之召旦夕且耳使用先生不究於用哉中
甫曰似也而未盡也何者先生得乎道而忘乎邇
者也是故其用也泊如也而未嘗有纖毫加益也其
不用也兒如也而未嘗有纖毫損也吾儕乃屑屑
以此求先生乎存之曰固也竊又有覬焉先生能
忘乎邇而不能忘乎道者也是故其用也曰吾何
以副之也汲汲乎必欲吾　君爲堯舜之君吾
民爲堯舜之民而不敢漫謂無加焉爾也其不用
也曰吾何以致之也皇皇乎惟內省其身之果能
上不負吾　君下不負吾民與否而不敢漫謂

無損焉爾也吾儕徒徒就用不用間求先生淺矣
誠就所以用不用處求先生大先得而窮其際乎
於是季友起而賦抑之篇伯先起而賦樂只
之篇憲成曰備矣不佞無能贊一辭又繼然凡皆
先生之所以壽也非六君子之所以爲先生壽也
顧竟其說六君子肅然有問曰敢問憲成拱而對
曰聞之古之爲師弟子者其相知也以心而其相
成也以道偶偶功名富貴不與焉今先生業已國
士六君子矣六君子將何方之修爲先生報夫亦

惟是步之趨之竊竊而思服之如是而屋漏如是其而康衢如是而鄉而國而天下庶幾師不愧乎其爲子弟子不愧乎其師一片精神交瑩互映結爲大年與天壤俱永是眞能壽先生者也予未得爲先生徒也予私淑諸六君子也敬藉餘靈效茲蒭非先生不泯夙昔之雅其尚有以進之哉

壽南臯鄒先生六十序

歲庚戌南臯鄒先生周一甲子門下士雲陽聲和曠侯暨其同門李懋明侍御乞予言爲壽予謝曰

先生當今天下一人也憲何足以辱先生敢辭侯固以請予忽忽心動起而拜曰憲不揣且願徼侯之靈有乞於先生也侯愕然予曰侯勿異憲老乞言古之道也先生行古之道者也憲姑與侯商之今先生之年非孔子耳順之年耶而孔子於此先之曰五十而知天命繼之曰七十而從心不踰矩何也學至知天命至矣知非尋常之知也孔子又不云知我其天乎是故知天命孔子以天爲知已也知我其天天以孔子爲知已也夫然孔子渾身一天矣渾身一天則凡百骸九竅無不感之響應嚮之即通矣乃由知命而耳順還隔十年而遙豈知命時尚有未順耶予之不能無疑而欲乞先生以解者一也猶未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不慮之知良知也不學之能良知也所謂從心不踰矩者蓋自墮地以來而已然矣乃由耳順而從心又隔十年而遙豈耳順時尚有未從耶予之不能無疑而欲乞先生以解者二也猶未也夫人之有耳猶其有目有

口有鼻有四肢也一痾則無不順矣而說者乃曰目以精用口鼻以氣用惟耳以神用目有開闔口有吐納鼻有呼吸惟耳無出入釋氏謂之圓通觀耳順聽以神也作如是分別見然歟否歟又曰耳順無復好醜揀擇也試思好醜是同是異同則何用揀擇異則何嫌揀擇作如是顢頇見然歟否歟此予之不能無疑而欲乞先生以解者三也先生篤信王文成而又不喜說良知二字超乘而上直與孔子相步趨反而叅之耳奚而順乎知命之果

奚而結乎從心之因奚而起乎是有漸次乎無漸次乎無漸次何以遞到而爲三有漸次耳順何以居知命之後從心之先乎先生日熙月績俯仰去來之間箇中消息必有不離現在而了了者矣庶幾沛然而提命焉俾予得釋所疑稍望髣影竭歷而前并推之以告天下萬世是則先生之所爲壽與先生之所爲壽天下萬世於無窮者也侯喜曰善乎子之爲乞也請得附諸先生以報

奉壽安節吳先生[illegible]

昔者孔子自敘其所進至七十曰從心不踰矩夫聖學之極也竊嘗疑之人之所以爲一身之主者非心也耶其所以爲一心之主者非矩也耶是故從心必不踰矩踰矩必不從心非有二也味孔子之言豈似心自心矩自矩必竭一生磨勘方能合而爲一者何耶久之於昔得其說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中者矩也而心者其發竅也中本先天一至發竅便落後天而人心道心岐焉是故矩有常心無常道心有常人心無

常有常者可從無常者不可從也可不可之間相去幾何其必精以察之而不使道心或混於人心一以守之而不使人心或二乎道心然後即心是矩即矩是心本來混合之體還復其初無往而不可從矣此學之所以不可已也秦漢以降斯義寥寥至宋大儒有作而理學中興徐而按之入其閫者大都予於晚歲可謂不踰矩矣而矩未必一一從心其弊也多流而拘近儒矯之一切掃去轉而之於灑落可謂從心所欲矣而心未必一一不踰矩其弊也多流而蕩此從心不踰矩即聖如孔子尚須積累而後至其特揭此以示人又若照見天下後世種種弊竇而逆爲之防也其指深矣荊溪安節吳先生少而好學老而不厭服官中外以忠厚正直發聲海內其推遜之家庭之間有之矩爲之子有允執爲之孫融融洩洩逆爲知己備極天倫之樂曾不[illegible]是足以明得志而惟日孜孜性命之求當歲戊申予奉先生之命會於其邑之南岳先生亟爲予誦從心不踰矩一語予惕然有省越

三年庚戌先生七十矣甥王惟憬偕其年家子倣既白等共就予謀所以壽先生者予因述所聞爲諸君誦之諸君進曰先生於此遵何塗而入乎予曰先生言之矣曰昔年訥谿周師語予以爾席祖父奕大之業希聖賢高明之志願學以克之務在任重道遠此所予以實脩也頃年與予友鄒爾瞻證道文江舟中別後又遺予書以落道理安排障與沉溺若海同務在自得其得此啓予以實悟也味斯言也先生之素所磨勘可知也已是故卽脩

卽悟無所不檢攝而非矜持卽悟卽脩無所不[illegible]脫而非放曠宜其有味於從心不踰矩之指也諸君曰此孔子事也言何容易予曰非也孩提之童見親則愛及其長也見兄則敬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便是聖胎究竟成聖不過滿其分量耳故有百姓日用之從心不踰矩有由賜諸賢一體之從心不踰矩有顏曾諸賢具體之從心不踰矩有孔子太極同體之從心不踰矩謂有生熟微著大小之不同則可謂有兩體段不可也况先生悟脩兼造

乃屆期不至於究竟豈但已哉因屬諸君悉其說以正於先生先生喜曰由前所言見從心不踰矩之難令人卽欲一念自怠而不得由後所言見從心不踰矩之易令人卽欲一毫自諉而不得甚矣顧叔子之愛我也予聞之又愳然有省也謝曰犬馬之齒亦周一甲子而今餘矣方當執鞭以隨先生之後先生其勿予棄乎願得歲歲借南岳爲祝而相與賡稱之章

壽念庭周老師七十序

萬曆己酉臨川念庭周先生七十門下士顧子憲成思效華封之祝同里諸父老聞之詣而詢其說顧子曰憲也陋無能窺先生萬一聊以申吾私也始先生進憲而試之以然賞拔置高等閱後三試三冠彥相見所提而指在尋常之表一日于周元公太極圖說程淳公識仁篇張成公西銘授焉憲退而習之至忘寢食于今不敢怠是先生之大有造於憲也茲值先生壽先贈公家徒四壁而[illegible]爲憲望其成[illegible]之費往往稱貸以濟先生闢

之時爲分俸先贈公聞曰孺子何修而可以承此必勿受先生不可已而廉知狀愕嘆再三適有以居間屬者先贈公怒而唾其人先生又廉知之將延先贈公於賓筵以示旌異先贈公固辭不可乃罷而益曰先贈公不置是先生又大有造於憲父子也請代先贈公爲先生壽先家季允方垂髫從諸童儒試咄嗟而文就先生一覽奇之逢人說項不啻其口先季益感奮不數年而擬一第以竟有立是先生又大有造於憲兄弟也請代先家季爲

先生壽諸父老喜曰信矣矣矣惜未離乎私也請廣之可乎顧子曰可哉先生廉明側怛意用不凡其爲政嚴於豪強而寬於弱小務大體諸瑣屑一切無所問久之獄訟稀簡遂臥而治之邑有糧長之役最稱繁鉅每當僉審請求百端至於腹匿推移情僞旁出不可殫既先生五日而定事人以爲神吏有不服呼而數之若居某里田在籍者幾何其寄他籍者幾何歲出入幾何他殖幾何藏幾何錯其井里姻戚莫能如是之悉也其人大驚不知何從得之率叩首服罪去一二巨室藏之遺爲飛詭多方媒孽先生屹不爲動是先生之大有造於予邑也非一家所得而私也宜其比徵入諫垣值張江陵用事時在位者爭阿指取容而言官特甚先生又其所舉士內念不可乃佯爲不喻也者凡有建白無激無徇率據其中之所欲言比江陵沒當路謂天垣長久闕職宜無拘常格於諸垣長簡賢而調衆皆推先生及蕭公念渠蕭公即又推先生乃調先生先生次第跂琴海內名賢向來山棲

穴處之朋遂得後先柄事發皇精采彬彬稱盛至特疏救魏南樂李臨淮雖以取忤於時不恤已而兩人俱至大用屹然爲柱石臣是先生之大有造於斯世也非一邑所得而私也宜壽諸父老乃相與謁瞪齋顧子而謁顧子曰猶未也先生雅負超世之標當今吾邑案牘之暇時時攀九龍而汲九泉把觴賦咏洒然自適今先生歸乎有年矣佳子佳孫聯翩滿庭人間之勝事備矣即臺省薦剡相爲滔然如不聞也至觀時局之紛糾輒又慨然太

息時時貽書及之情見乎辭由前則處有事之地
而能樂由後則處無事之地而能憂此其際不亦
微哉彼夫域進域退㾓㾓泄泄徒以一官而已焉
者其局量相去何如也於是諸父老皆起而拜曰
寔矣悉矣子其贈而壽千秋焉吾儕小人且遥賡
甘棠三章以侑

贈少府棨洲連公擢南民部郎序

昔程子嘗以孟子猝發於畎畝章而曰若要熟也須
從這裏過何也人身一副真精神必從憂患中拌

撤過來方能全體透露一切浮心躁氣必從憂患
中淘汰過來方能徹底消融天下之故國家之事
裏紛紜曲折莫可端倪必從憂患中歷練備嘗過
來方能四通八達操縱在我沛然而無不如志故
夫務者北其明者也退者基其進者也屈者成其
伸者也斷可知已棨洲連公閩之華胄也用名進
士起家岩邑孜孜勤民恥爲操切竟以不善俛仰
於時左遷州別駕久之移理桂林晋河間少府尋
抱疑而歸服闋補武吾常益後先幾二十年所矣
何其淹也公方夷然而安之不爲悶早夜殫精白
而趨之不爲挫防江江轉魚鱉不驚攝郡郡理雜
脉不擾久之政聲流通薦剡交上擢南民部郎去
嗟乎人之於世如公所經涉往往有之卻往往以
境轉我弛然而自廢惟公能以我轉境抑而愈振
退而愈張積勤累辛成其遠大譬之藥以歷水而
梁梅以含雪而香嚴霜凍結土練其骨木練其皮
嫩色全除本性獨固有味乎程子之言之也於是
公且行于邑陳侯偕武進張侯江陰許侯靖江景

侯屬贈言於予予曰閩之民不爲憂患摧志者必
不爲安樂肆志夫不爲憂患摧志則常有以自振
也不爲安樂肆志則常有以自檢也誠如是卽之
於天下可也一司農何有獨計恒情居憂患每冀
安樂其激發也易居安樂輙忘憂患其斂戢也難
而今而往公遇且日亨位且日高望且日茂德業
且日光其尚無忘二十年間東西南北之崎嶇哉

贈中丞懷魯周公晋秩總河序

顧憲成曰異哉我懷魯周公之撫吳也惟茲林林

總總有萬生靈且以爲明神且以爲慈父惟恐公之一日去也惟彼言者一不已而再再不已而三惟恐公之一日不去也夫人情豈相遠哉而愛憎讚毀判若兩截然何也將公有遺行耶先是公晉擢總河予業奉蔡觀察指稍稍叙述公之仁猷義略矣今請竒跡公之素初予從閩中劉紉華游問所與何人紉華曰有同門周懷魯者其人不特有才且有識非凡流也已而公令臨海用治行異等徵入爲御史適趙考功儕鶴論時事忤當路其客

諷公糾之公不應而吳比部徵如且特疏彈陳都諫臺省閧然而起曰言官論人者也非論於人者也奈何壞我體面將合疏排焉公又與萬二愚譁止史奏常玉池應　召而北公時爲督學約玉池偕許京兆少薇啓諸執政請行　東宮三禮久之執政議欲先大婚而後　册立公又與王銓部濟生力言其不可當　三殿之災也諸公卿相率捐俸以佐大工有所知謂公行當及豪貴矣公曰是何薄待吾　君之甚也且薄待吾　君以好貨耶捐俸假令薄待吾　君以好色將何捐所卻艴然不悅而去公之功德我吳既章章如此其立朝大節又卓卓如此紉華之推不虛耳而猶不免於多口何也意其偶未之知耶予竊惑焉時時與京邑諸君子語及之輙相對喟然太息予因進曰不抑不揚不晦不明自有言者而後有諸父老叩　闕之請代公寫出一段爲地方貞精神自𢇁有言者而後有吾儕之喋喋代公寫出一副爲國家貞肝膽中山之篋所以照樂羊也明珠之謗所以照伏

波也公何病焉諸君子皆曰善於是公引咎請告　上不許特加慰勉促赴河上公復具疏請不俟報而歸予同諸君子攜榼册追送之具酌邑酒而告之曰諸儀部敬陽嘗爲予言吳門殷孝廉作令而歸邑人遮道攀留卓不得前口吟曰仰愧皇天無愧邑回頭赤子有餘情相傳以爲佳語公行矣追計生平行事歷歷心目衾影可質眠食俱穩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何所不可惟是我　皇上明見萬里一則曰大得民一則曰久著勞績朝有仰公之

[illegible]伯公之篤也而今而往其始終委重公蔚以爭成之寄願公幡然不俟駕而北仰酬　特達之眷即惠顧東南從民之欲還我公於吳公尚曰我恩用吳人無爲嗟嗟之小丈夫哉

奉賀邑侯石湖陳父母考績序

世之所謂良吏吾知之矣前之有所慕於名而後之有所懼於法二念交持其勢不得不勉而振飭即有情之所易溺可斬而割也即有勢之所難堪可作而赴也久之其所可慕者或幸而得之將遂

意之揚氣之高不復見其有可懼徒往至於後然而自怠又或齟齬不偶其所可慕者既已無望將遂意之沮氣之消不暇計其有可懼徒往至於頹然而自廢是故始乎張常卒乎弛始乎懼常卒乎惰始乎奮常卒乎靡人見其然則曰何其改節易行如是而不知原無可改之節可易之行也要不過矯而飾久而露其本原耳是可以爲良吏乎哉吾之所謂良吏必自其心爲民始其心爲民則饑由己饑寒由己寒溺由己溺痌瘝疾痛由己痌瘝疾痛其所孜孜焉慕而趨者第問其有益於民與否耳不問其有益於我與否也其所皇皇焉懼而避者第問其有損於民與否耳不問其有損於我否也何者惟其真心爲民也吾邑石湖陳侯其坐臻此道矣始侯釋褐吳門下車之日風采傾動望者傾仰爲地方之福從而按其爲政大都嚴於身而寬於民嚴於阜堂而寬於閭巷嚴於強禦而寬於弱小適無茂撫摩周恤備歷肺肝邑賴以全活嘗有富豪麗於法毅然執三尺繩之不少假遂

大滕謗百計誣搆公聞之自如不爲色怒後而當路廉知其人立置之理比入覲都人嘖嘖指目是強項吏耶一時聲大噪識者謂有吏如此不可令魑魅得巧肆其毒乃移吾邑所以保護維持德意甚盛而公居之亦自如不爲色喜方且夙夜在公益犒犒自濯爲之清訟獄因而不遂爲之清賦稅期而不督爲之清奸宄肅而不擾猶以爲未也時以其門進多士相與商榷文藝講論道德與古昔而稽先王無隱流俗又以爲未也時時訪求耆宿

貞節表而揚之使人曉然諭於向往之路有所興起何侯之惓惓有加而無已乃爾哉非其眞心爲民夫孰得而幾焉故嘗論之凡人之發念從名根來卽可以毀譽動之從利根來卽可以得失動之惟從眞心爲民來卽無毀譽無得失進而無所慕於前退而無所懼於後精神意氣銳然常新歷久暫如一日如侯者正吾之所謂良吏非世之所謂良吏也於是後先浹三載當考滿之期　諸同寅戴君宋君劉君屬予言爲賀予曰君覩公之政亦

覩公之心乎公之政在吳滿吳在錫滿錫洋洋口碑可按而述公之心則淵淵浩浩了無涯際曾不見其滿也況侯業已課治行第一自是而往踵且益崇位日益顯或進而銓衡或進而臺省又進而鼎鉉其所施設表見當有百倍於今者吾亦何敢僅僅跡耳目之所覩記擬侯哉姑書此以爲之兆可爾三君曰善爰授簡

贈本菴方先生還里序

予憲成私淑本菴方先生有年矣蓋嘗讀其會語數編得言教焉于今更喜得身教先生表章正學士類嚮風憲成宜循墻負笈附弟子之末尚愧未能乃先生不遠千里駕焉辱擕二三高足儼然而臨覘東林續會盛心愈下萬頃汪洋孰窺其際此憲成之所爲茫然自失者也憲成行年六十有二耳精力已消亡盡矣又不能自愛時時善病先生加憲成十年而神甚王色若孺子行住坐臥灑灑自得非養深積厚何以臻茲睟盎此憲成之所爲惕然有省者也王山陰羅盱江竝以妙悟推而與

論不大滿者只爲其饒傳食故事所至溷有司其門人且往往緣而爲市耳先生至予邑且數日邑侯陳石湖聞而造謁始往報焉頫然擬送一冊謝抑之人以爲過從行迂崇正安述之[illegible]先生素守如是不可強予輩亦不之強也聞者咲曰可謂是師是弟矣此又憲成之所爲欣然中心悅而誠服者也夫非先生之身教乎哉及憲成等朝夕侍先生則先生又時切提撕不一而足同志來見者大扣大應小扣小應不少倦也已而言別及作別語

剖示玄珠叮嚀反覆令人即欲自棄而不得此又
先生之心教矣憲成何幸坐而獲多益於先生觕
爾因退而記之置之案頭以爲但於此一展玩焉
便宛如先生之臨其上無敢戲渝弁焉一通納之
先生以爲先生應不我忘但於此一寓目焉便宛
如憲成之在側當源源而施鍼砭也先生許之厥
幾千里惓惓始終其不虛也已於是酌卮酒爲先
生壽遂至毘陵赴經正堂之會而別

涇臯藏稿第十卷

無錫顧憲成著

愧軒記

昔柳子厚落職永州其所爲文辭往往有無聊之
色至如蘋子賦文何超然自得也其詩曰日暎荔
枝三[illegible]不[illegible]長作嶺南人可謂知所處矣予竊
惟順通[illegible]通命也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
其外何[illegible]以憂臣之事若猶子之事親也臣不得
於君子不得於親所宜日夜省愆補過兢惕以將

之誠懇以格之動心忍性增益其不能以俟之何
則以樂憂近歟樂近盈是故柳既失矣蘋亦未爲
得也雖然是二子者固有說焉子厚倜儻負奇有
經世心其瞻於拔文等非直冀富貴而已一旦被
不韙之名以出將何以堪予睹高曠拔俗不能下
人人以故爭疾而中之非必上意也若是者曾不
啻浮雲之過太虛而何足以介於臆然則子厚之
憂予睹之樂並自不苟耳且非獨此也子厚誠不
勝無聊卒能發憤淬礪列於不朽與韓昌黎並驅

則亦可以洗滌風指月自愉快以其蹉跎者而嘆呼咄嗟
不稱超然哉而忠君愛國出自天性傾坐須臾數
買用得還鄉得循軍賠主德之思必應恩觸端
有其□□然後此又以知予度之愛又以無罪之略
之幾未嘗無愛非恒情可得而測也予無似角度
去二子違其數累附於愛與樂者之間惟是於
謫以來自監司而下平假然而客之不及以政其
州之耆老子弟顧以爲其父母我也一切供事惟
謹而予靡毫髮報寒暑與諸士有所揚推大都

不離於訓詁非能益之也於是乎歸而求之六尺
之軀猶然故吾彼發固衍總歸齒茶文靡毫髮表
樹息其職而勤其享撫其名而顯其實有愧而已
予考州乘往莊公定山亦嘗謫於此其有恩德至
今人能道說之若焦泌陽雖貴在日月之際莫之
問也得失之鑒昭然甚明予將奚居哉嗟呼郴氏
文而已也蘇氏未離乎文也莊氏離乎文矣其庶
乎晚年一出尚不免於忌口況其下焉者哉甚矣
哉出處之難也予至桂城無所居假館藩署日起

事時時坐其中軒雖書而閱之撫復內念仰而
無以對於先哲也俯而無以對於州之耆老子弟
也因顏之曰愧軒而爲之記其號如此欲令天下
後世知予之過云爾

游月巖記

予以歲之九月六日至桂陽越五日有永州之行
行三日經道州州大夫張四可氏出謁予爲問訊
濂溪周先生故事大夫曰州可四十里有月巖相
傳以爲先生悟道處此一奇觀也予曰何如大夫

曰忠言巖形如圓廩中可容數萬斛東西兩門通
道當洞之中而虛其頂自東望之如月上弦自西
望之如月下弦自其中望之如月之望先生則之
以作太極圖云已昭彭將軍哲菴氏語及之亦曰
信予曰有是哉明日遂偕往既至歷崖而登下就
几少息焉徙倚四顧奇石森列滿壁而是眉睫之
間變幻紛沓應接不暇即王子猷山陰道中不知
有此否哲菴氏曰吾問諸志矣如禿猊如伏犀如
蟠螭蹁躚如鳳翔翱翔如龍蛇蜿蜒可謂筆端有畫乎

日未盡也擬爲之名之不得其似而止遂與二君
徐而前就其中望之既過其際果如所言不謬予
因笑謂曰今日望日也故應方此已轉而西尋却
而東所至輙佇立凝視逝視嗟嗟已復發其巔忽
見白雲數點冉冉從東而來望之可數里內外張
君異之指其處呼予而謂曰是濂溪先生故里也
予聞之躍躍神王精騁覺行兩腋風生便欲乘雲
而往攬濯纓之亭飲其泉一酹洗滌塵氛徐而從
先生乞太極圖也爲之徘徊者久之既而還坐其

下左右觴觴到輙盡主亦不勸客亦不辭備言
疊疊爾我俱失少頃薄雨乍收斜陽欲下陶然相
對之氣氛滿懷與人竊竊從旁言暮矣弗聞也從容
謂二君樂乎張君曰當此之際不知胸中有何物
亦不知天地間更有何事彭君首肯曰如是如是
二君還問予予曰亦復如是起而嘆曰美哉茲游
也無物內礙忘矣無事外礙忘矣內外兩忘濂溪
先生之所謂靜也昭昭乎進於太極矣吾儕偶爾
寄適俯仰之頃意象豁如輙自有會心之處何況先

生乎其所得於茲巖之助豈少哉即謂則之以畫
太極圖亦爲迂也昔者朱子疏大學格物之義謂
一草一木亦不可不理會王文成非之曰奈何舍
內而狗外由今觀之何內何外河之馬可以畫卦
洛之龜可以敘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新腐陳奇
總歸神理人自爲間隔耳文成殆激於世之舍內
而狗外者發歟吾于茲巖乎有悟也雖然悟之非
難實有之爲難今夫先生之稱主靜何也主者譬
如家之有長國之有公侯天下之有君王不得一

日而無非若羈旅之倏來倏去也吾儕奉微須臾
之暇探奇討勝徊視轇轇擾擾之鄉適若仙凡以
故情暢神怡洒然自適退而與轇轇擾擾者交卒
亦歸于轇轇擾擾而已夫焉得而有之不惟是也
吾與張君故生長吳越間去此四千里而餘彭君
即楚產乎家故亦璧之下去此亦二千里而餘生
平傾慕先生如饑如渴一旦得游其處以是目若
爲之加明耳若爲之加聰心若爲之加爽假令朝
於斯夕於斯取諸衣帶間而足且將狎爲故常漫

不加省欲一幾希於洒然弗可得已雖日居其中與在轇轕擾擾之鄉何異然則向之所云靜揆諸周子之指恐不特如吾二人之居之去茲岩僅僅二千里或四千里已也何謂悟哉二君瞿然就予索主靜之訣予面壁不荅已而曰其試問諸月岩遂各盡一爵別去越七日還自永州爰錄其語而存之用自省焉兼以遺二君是歲萬曆十五年也

尚行精舍記

予向讀孚如鄒子衡言有曰今教化翔洽家性命

而人堯舜而義皇愈精世愈下雖世君子惟以躬行立教斯救時第一義予作而嘆曰有是哉何鄒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也不穀當佐下風矣一日郡侯懷白周公貽予書曰吾師鄒先生里居新搆一書舍顏曰尚行牽同志講習其中蓋慨然有感于空言之弊思以身挽之厥意甚盛竊請此舉不可以無記敢請乃予如書來亦屬予記之予文作而嘆曰有是哉何鄒子之勇也不穀當拜下風矣雖然世得無且以悟求鄒子哉予以爲鄒子之

標尚行正悟後語也何也凡人之于道當其未有所見即誘之而使爲弗爲也然又迫之而使爲弗爲也牽而爲矣安排而已耳把捉而已耳朝而作夕而輟夕而作朝而輟矜持而已耳猶弗爲也及其既有所見而後有眞趣味出焉有眞趣味而後有眞愛慕出焉有眞愛慕而後有眞精神出焉有眞精神而後有眞體驗出焉其於行也不誘而勸不迫而慾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以易之矣故曰鄒子之標尚行正悟后語也夫安得以悟求鄒子

且夫世之言悟者津津矣予不敢以爲非也亦嘗歸而証之于行歟古之聖賢戰兢臨履于其日用之常終身勉勉而不足今也雍容指顧于虛精微要眇一朝開抉而有餘試令歸而證之于行果能如其言一一實有之而無憾歟果能如其言一一實有之而無愧也則是軼聖賢而上也如其未也彼所謂悟無乃揣摩億度而已歟新會主靜姚江致知其所參即凡幾何所磨勘凡幾何所抽添删改凡幾何厥難艱矣可以揣摩億度當之與然則

鄒子之標尚行特以諷夫好言悟者使其自反而自識之而非以悟爲諱也又安得以悟求鄒子而況鄒子之說在未悟者尊而用之究也必將漸著漸察人事盡而天理現一旦豁然而貫通矣在已悟者尊而用之究也必將益昭益瑩淪肌膚而浹骨髓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矣然則悟于何始因行而始悟于何終因行而終鄒子之標尚行乃其深于標悟者也又安得以悟求鄒子無已亦就鄒子所標尚行一言還以求之而已矣鄒子負俊

才摘英掞藻翩翩方駕作者而不以爲足也進而秉銓政鋭意澄清辛壬之際天下一日易視改聽迄于今頼之而又不以爲足也退而脩諸家曷嵩自濯履繩蹈墨不踰尺寸蓋鄒子之尚行類如此予將何求獨念天理難純而易雜人情有初而鮮終而今而往其惟盡刊枝葉并力一源斷以不疑積以不懈緝熙賡續日新富有期于衾影無怍寤寐一如虞幾心體渾全拈來是道出而爲文章不炫技能出而爲事功不矜意氣卓然稱昭代粹儒焉然後人莫不曰是信能尚行者也是信能以身爲標者也是信能砥柱中流障狂瀾而東之者也其有裨于世道人心非淺鮮已予于鄒子爽友也故不以頌而以規鄒子其許之哉因書而就正于周侯遂以復鄒子願鄒子之更有以進予俾予果得望下風也

虞山書院記

常熟先賢言子游闕里也有書院一所相傳爲吳中子弟從游聚講之地一名文學書院一名學道

書院自宋入元嘗廢於至正之末至 國朝宣德閒而復嘗再廢於萬曆之八年無幾何而又復蓋斯文命脉所關自有一段精光灼爍於人心不容滅沒宜其爾爾惟是規制未備過者惜焉瀛海耿侯孜孜好道來涖邑事釐奸剔蠹百務維新朞年民大治肅將祗歡弦歌滿四境矣一日謁子游祠下低回不能去慨然嘆曰是予之責也夫是予之責也夫遂請於當道而將新之首捐奬金爲倡繼之以倖于時撫臺周公李公操江耿公丁公巡按

今擢提學楊公巡鹽左公巡倉孫公巡江李公兵
備楊公恭公郡府李公咸嘉其誼各捐金佐之邑
之衿紳翕然丕應殘父老子姓亦欣然不謝罷供事
甫五月遂告成義裝虞山假然大爾大觀在焉因
易名虞山書院[illegible]曰言子觀之亦郡
之也郎以[illegible]名[illegible]令孫公
應時邑[illegible]公前侍郎徐公
恪別駕[illegible]公木孝廉鄒公欲縣寮朱
公召布不鄒[illegible]望也又爲之訓厥淵源顏

講堂之前曰願[illegible]于是子游之所蹈江踰河不
遠千里摳衣而趨北面稟業者也旁建精舍顏曰
友顏友曾友思友孟而漢之董宋之周邵二程朱
陸我明之薛胡陳王諸先生俱次第列焉是子游
之所從先二千載之間相與疏附奔奏作孔子羽
翼者也入其門登其堂俯仰瞻盼洋洋乎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不減洙泗當
年矣於是其裔孫諸生口黼曰喜及侄逢堯偕詣
予乞文記之以旌侯德識不忘予曰此非君之所

得私也而侯適以書來囑曰願聞一言之教予謝
曰侯業已命之矣何庸贅黼曰何曰侯之標願學
孔子是也吾儕喫緊在發是願耳曰自我侯提唱
以來凡環而聽者亦既蒸蒸奮矣予曰談何容易
竊計以爲是必有日忘食夜忘寢之眞精神焉是
必有獨立不懼之眞力量焉是必有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之眞操概焉是必有遯世
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眞胸次焉是必有殀壽不
貳之眞骨格焉是必有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

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羣蒙之眞氣魄焉六者
備矣然後可云能發是願耳談何容易黼曰若是
其難歟曰又不然要在識得孔子耳孔子曷從而
識要在識得自己耳何者自己原來一孔子也黼
曰然則孟子何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曰
此正言人不爲聖賢即爲禽獸須從幾希處辨取
也試以見在證當夫一堂之上彬彬濟濟非性命
不談非禮法不動居然聖賢之徒也固此人也俄
退而與鄉人處率未免墮入習套中矣俄又退而

與家人處寧亦不免墮入習情中矣甚而放僻邪侈
無所不爲違禽獸不遠矣亦此人也何判然懸絕
如此哉其幾只係於一念間耳故曰庶民去之君
子存之其存其去有者不能以寸幾希之謂也魏
莊渠先生[illegible]元[illegible]之言曰凡人自期待當以聖
賢自[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隱隱心動竊以爲
必如此乃能[illegible]得幾希乃能識得自己
識得自己乃能識得孔子誠識得孔子即欲不爲
孔子不可得已此予所冀於侯之微指敢代侯引

其端君幸爲余復於侯曰侯之潛心孔子有年矣
必有會也庶幾沛然悉其藏以嘉惠我吳俾斯道
昭昭如白日之中天俾吳人士自知洒掃應對以
上皆明於向往如撥雲霧而覩白日斯予之願也
夫豈惟予之願實侯之願也夫豈惟侯之願實孔
子之願也然後言子之非學而歸不爲孤孔子之
所莞爾而笑不獨在武城矣侯其無讓哉福等咸
起拜曰論至此委非小小未可得而私也遂次其語
歸而鏤諸石周公名孔教臨川人李公名三才順

天人耿公名定力麻城人丁公名賓嘉善人湯公
名廷鈞仁和人左公名宗郢南城人孫公名居相
沁水人李公名雲鵠內鄉人楊公名洵濟寧人蔡
公名獻臣同安人李公名右諫豐城人耿侯名橘
河間人乃若教諭則黃宗孫訓導則化大順朱朝
選縣丞則趙繼俊楊汝棟主簿則王化曾承祈典
史則俞鉦皆與襄乎盛事者也法得附書

陸文定公特祠記

有客問於余曰陸文定公何如人也余曰是海內

所共傳平泉先生者耶先生業已自拈出矣何俟
贊一辭客曰何曰余有味乎先生之所謂平也孔
子不云乎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
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何以不可能中而繁諸庸言
平也平無奇非可以意見播弄也平無辟非可以
意念把持也平無險非可以意氣馳騁也故曰知
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
愚賢不肖之相去遠矣引而納諸中庸知者亦愚
賢者亦不肖一切伎倆都無用處所以不可能也

先生其幾之矣先生少從家人受農帝經而錫也
請於其尊人志梅公乃得竟業業成舉南宮第一
人選讀中秘書領玭以文章自雄退而潛精性命
且切磨於諸名賢長者間其爲學原本六經不好章
句特有會心處拈片紙濡筆題之往往出人意表
旁通二氏用以解脫塵累洗滌渣滓不爲溺亦不
爲諱也語曰吾於般若有緣久之所養日益充所
造日益粹湛湛穆穆渾然天成其於規矩繩墨尺
寸惟謹而未嘗故爲莊嚴以示異其於日用事物

儻然而來儻然而往了無揀擇而未嘗漫爲遷就
以示同不爭之矜不黨之羣先生有焉且予不見
之矣予達如徐文貞其於天下賢人君子無所不推
挽而乃不能以溷先生也婞如嚴分宜悍如張江
陵其於天下賢人君子無所不摧刹而獨不能以
加先生也何者先生固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
也有味乎先生之所謂平也客曰先生始爲諸生
色令朱公廉其貧周之不受則諷使居間先生若
爲不喻也者而去之及以庶吉士補官張文毅忽

問謁內閣有贊乎先生謝無有公曰此故事我假
若二階往可也先生逡巡持歸明日竟不用復持
還凡皆細事耳何必硜硜乃爾將無近於固曰吾
聞之也事有大小道無大小如其道千駟萬鍾安
爲非其道一介不以取諸人一介不以與諸人茲
固也正所謂平也曰先生登第六十五年履歸履
起屢起屢歸役先守官不及一紀餘日皆爲山林
所有依稀見援輿荷蕢間人矣將無近於偏曰吾
聞之也進者人情之所易須受之以難退者人情

之所難須受之以易然後兩得於當焉故曰三讓
而進一辭而退茲偏也正所謂平也客曰先生晚
而赴宗伯之召慨然有開濟之懷旋以時事不合
謝病歸可謂見幾而作矣頃行復疏陳十事而所
刻辨宮府抑戚倖斥貂璫大繩時忌類少年英銳
之爲將無近於激曰吾聞之也大臣上與宗廟社
稷爲一體不以去就二心下與四海九州爲一體
不以行藏咬慮韓范富歐率由茲軌誠其中有不
能自已者耳茲激也正所謂平也若乃棱棱而已

耳調停而已耳同流合污求免非刺而已耳是世俗之所謂平非先生之所謂平也故曰有似是而非有似非而是兩者之分毫釐千里不可不察也客曰然則先生可以相矣曰可哉先生亦嘗言之矣宰相元氣也臺諫藥石也宰相燮理輔元氣也貴其平繩愆糾違藥石也貴其明至范質謂吸得三十嚴端方[illegible]又力破其似是之非而惜質矣世宗一[illegible]因此觀之於相乎何有也又語客曰相有待於先生先生無待於相也吾見其

生也人皆仰之其逝也人皆悼之作範當年流風來世將令薄夫敦頑夫廉鄙夫寬懦夫立先生一段精神未嘗一日不默行乎天壤之間也盛德大業斯其在矣相與否曷論焉會其鄉人聚族而謀爲特祠俎豆先生先生之子大行君偕達屬予爲記予於先生當在私淑弟子之列自愧淺陋不足以窺先生而獨有味乎下之一言以爲如先生可謂幾於中庸矣因述所嘗論次爲役與日者尚當采九龍之芝偕以二泉躬薦先生祠下而就正焉先生其許之哉

龔毅所先生城南書院生祠永思碑記

予抱痾涇曲日坐卧斗室中酬應都罷幾如桃花源人不復聞人間事一日邑中父老趙仁等群而謁予廬予謝焉固請乃見之進而詢其故則皆拜而言曰仁等竊願有懇也予曰何懇曰江南之役最重且艱者無如糧長糧長之役最重且艱者無如白糧識者惘其然嘗爲役田之議矣嘗爲役銀之議矣嘗爲役米之議矣所以爲吾儕計者誠可

謂至矣惟是一法立一弊生利病參半猶未能鄧然而大蠹也幸鄉達毅所龔先生目擊而心惻之究晰始末劑量公私列爲八議一曰加白糧之耗米一曰革千斛之糧船一曰分銀米之徵收一曰并徵銀之徵收一曰革無名之供費一曰免糧船之盤驗一曰綾批單之勻發一曰增金花之滴珠精密詳審繁簡中窾當道聞而善之亟允行焉自是充役者省費過半人人德之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吾儕尚無傷於先生業就城南書院建立生祠

以致報私書院固先生未第時讀書處也邑侯柴公爲闢之當道爲院而下泉暨盛美益爲顏其祠表異之風聲奕奕矣九龍增高二泉增洌矣仁等新恐歷時以往耳目寖微而蒙德者或莫知所自蒙德者或莫知所考也共圖勒碑貽諸永永敢乞公記之予喟然嘆曰仁哉先生乎竊於是有以見先生之心矣嘗論之君子之出而效於世也將爲令焉必以一邑之休戚爲心將爲守焉必以一郡之休戚爲心將爲藩臬大吏焉必以一方之休戚爲

心何者彼其責固有所屬而不可諉也非徒然也一邑之休戚令之職不職稽焉一郡之休戚守之職不職稽焉一方之休戚藩臬大吏之職不職稽焉職則有慶不職有譴休戚且移之躬矣由此觀之彼其勢又有所繫而不得諉也夫如是則其朝而經夕而營孜孜汲汲務欲與民聚好而除惡亦不必仁者而後能也若其退而里居脫然釋去當世之寄高者有巖棲川泳以自愉快卑者有求田問舍以自封殖而已於一鄉之休戚奚關哉先生乃獨惓惓於枌榆深惟熟計非有不可諉之責驅乎其前惻怛懷之如己痛己癢非有不得諉之勢迫乎其後而拯之如赴溺赴焚周建石畫保世無疆微夫仁心爲質與物同體孰能臻此者乎先生素厚德長者兩爲令一爲守一歷藩臬所在俱有惠澤民謳思之不忘今嘉禾吳橋咸建生祠尸祝之余竊以此猶有爲而爲者之所得而及也至若爲德於鄉如是則非有爲而爲者之所得而及也余竊爲著先生之心以告鄉之君子庶幾同[illegible]

生推而廣之遇利必興遇害必革吾邑其永有賴哉仁等起而再拜曰聞公言不惟見先生之心又見公之心矣遂受而鑱諸石先生名勉字子勤登隆慶戊辰進士官至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致仕

重脩二泉書院記

吾邑文莊邵先生建書院於惠山之麓榜之曰二泉先生沒屬門子陸生駉督浙江東陽少尹秦汶其守因肖像其中歲時瞻禮焉駉沒嗣勳勳沒

不復能守汝子大學榛益併其半之三榛沒屬季
子煋得盡併而專守之久而幾故百出幾厭涯口
伯子茂才秋壽以身任址不竟廢觀察虛臺蔡公
過而喟然興嗟諾諸邑侯林公新之遂捐貲金百
餘兩檄馬丞督其事并葺其家祠家祠責成邵氏
而書院獨責之秦向故有分守也茂才君慨然起
曰是實在我若之何其獨勤當路乃躬爲經理佐
以家貲日金自丁未秋七月始至戊申春三月訖
事規制備具頓還舊觀因語余曰秋也不敢忘文

莊敢忘蔡公子其爲我記之余憶往高存之輯先
生年譜有問先生何以無後未及對今請申其說
竊以爲先生之所爲後與世人之所爲後不同何
者世人之所爲後有待而先生之所爲後無待也
古稱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先
生誠心質行表裏洞如貧賤不爲移富貴不爲淫
威武不爲屈能立德矣由釋褐以至懸車所在惠
澤洽焉教化行焉風紀肅焉典刑樹焉上獲下信
闇而彌章能立功矣闡端緒窮絲聖賢關性命之

精蘊日格于折衷千古定是非之權衡能立言矣
至於今流風餘韻宛然如在兒童走卒無不知有
先生也者是先生之所爲不朽即先生之所爲後
也余少時聞某省有某督學行部至某縣閱諸生
籍見呂姓者甚多於其入謁命之曰孰是呂蒙正
之後列左孰是呂惠卿之後列右一時俱趨左無
右者督學歎曰蒙正有後惠卿無後斯言良可味
然而爲斯言者猶有待也先生則無待也茂才君
又從容言先生嘗於中建李丞相忠定公祠尸祝

而俎豆之以志尚德之思今亦并加葺庶幾先
生欣然惠顧時時降陟其間即忠定不孤耳吁不
覺爽然心開作曰信矣信矣先生之於忠定也其
猶蔡公之於先生也而今而往爲忠定之先生者
無窮則爲先生之蔡公者亦無窮爲先生之蔡公
者無窮則爲先生者亦無窮矣故曰先生之所爲
後與世人之所爲後不同也君以爲何如茂才君
曰而今而知後之時義大也請書諸蔡公嘗有以
復于是乎書蔡公名獻臣同安人其爲政也敦尚

風教林侯名宰漳浦人能與公同心以有爲者也馮丞名之驥信豐人規始董成與有績焉法得附書

無錫顧憲成著

虎林書院記

虔南陽明先生遺化地也中丞紫亭甘公自少慕道聞良知之說而悅之歲丙午持節來撫浙喜曰生平寤寐於斯懸矣既至大修保釐之政興利除弊無不殫厥心大指以節愛爲本而躬先之一時人心信服翕然風動爭竭精白以應比及朞年政大行公喜曰可以教矣乃謀於藩臬諸大夫而下

暨鄉之衿紳時詣天真書院而論學焉已而以爲是去省城稍遠也而請錢庠尊經閣又以爲是稍局未足以居四方之賢也因議改建僉曰莫若舊撫治便公往閱之信遂改爲虎林書院而屬錢塘令聶侯經紀其事始於戊申之十二月至己酉之二月中落成俄而公病作且劇侯入問以竣事告公嘆曰竟不得與諸君共印正如之何尋卒聞者無不流涕十一郡一州七十五邑之民咸爲罷市侯承公志凡一切未卒業者皆次第成之規制大

仁[illegible]人也以維世道以淑民彝以紹往[illegible]
宜有記特書見於述[illegible]之言丁寧懇切[illegible]
然曰惜哉命也[illegible]然其不已者固自在
也蓋予與公[illegible]有所印正矣追惟去春予過虎林
公出晤昭慶寺從容謂予曰東林會約祖孔子宗
顏曾稱思孟而師紫陽不佞讀之[illegible]行將倣而
圖之竊有三言欲請予曰願聞之公曰子之言必
稱性善久矣然而一善也或謂之有而非執着也
或謂之無而非斷滅也亦各就所見而云耳將焉

所置是非於其間予曰陽明先生之證道天泉也
嘗爲之折衷矣曰無之說接得上根接不得中下
根四有之說接得中下根接不得上根誠欲通上
下而無接舍性善一宗其奚之此卽陽明所謂良
知也公曰如是如是頃之又曰邇時論學率重悟
閒東林特重脩何也予曰重脩所以重悟也夫悟
未有不由脩而入者也語不云乎下學而上達下
學脩也上達悟也舍下學而言上達無有是處公
曰審爾程子曷云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

行以求至也曰知一也有就用力言者體驗省察
之謂也正屬脩上事乃入門第一義也無容緩也
有就得力言者融會貫通之謂也纔屬悟上事乃
入室第一義也[illegible]下學而上達此吾
夫子家法也公曰大要[illegible]頃之又曰不思不勉
聖詮也予於此數有[illegible]何居曰公謂不思者自
能不思乎不勉者自能不勉乎必有個[illegible]矣公
謂不思者貴其不思而已乎不勉者貴其不勉而
已乎必有個落脉矣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誠是來脉曰得曰中是落脉不向來脉理會
分明縱欲不思不勉如何強得不向落脉校勘端
的縱能不思不勉亦有何用故予以爲喫緊只在
認性諸所推敲總欲人透此一路非有他也公曰
如是如是遂命左右者觴相對甚歡而別予竊嘆
服公之一片虛衷可儕當必大有所發明以嘉惠
一方無何公竟不起虎林書院會約獨主白鹿洞規
而自爲之闡發厥旨復推而廣之共爲八條會講
之日首以嘆玄說妙爲戒要在切近精實上下皆

適豈似有槩於予言然者竊喜公之果大有所俱明不特嘉惠一方而已便意公之倏然逝也退而熟念人世共此宇宙宇宙共此血脉無今昔無生死無去來無爾我總之共此擔負共了此一事耳於是請以其印正於公者代公印正於侯且聞東濱高公嗣公菰政其於斯事特爲注意於是又請以其印正於侯者代公印正於高公適張孝廉武東林之盟予詢虎林消息具言講堂之上濟濟彬彬聲氣之孚日昌日熾於是又請以其印正於高

公者代公印正於滿座諸君子爲此因公之一片虛衷勤勤懇懇所不能自已亦即公之嘉惠來學一念映徹天壤歷千古如一日者也緜永光大務求究竟勿致孤負願相與交茂之而已侯聞之起謝曰作如是觀公之所爲永永不亡吾儕之所爲不亡我公者可知也已不可以不昭也爰錄而鏤諸石甘公名士价信豐人丁丑進士高公名舉淄川人庚辰進士侯名心湯新淦人甲辰進士書院建置始末詳具侯手記中

天授區吳氏役田記

吾錫糧長一役最重且難天授爲錫首區其重且難更倍之予友吳伯子長卿目擊心惻慨然偕其弟仲奇叔美季輝捐田以佐役長卿二伯畝仲奇一伯畝叔美一伯畝季輝二伯畝區人德焉復慮其不足以垂久遠也上書撫臺周公言狀乞行所司酌立成規世守無斁公覽而嘉之下檄褒異復貽書爲予誦之予不能爲義而好人之爲義逢人說項意津津不自休長卿聞而謂予曰是舉也予

聊爲之端而已實賴季氏成之而仲氏叔氏從中襄焉予何敢蔽季輝曰否不然也予實賴伯兄率仲兄叔兄左提右挈以無即於顛隮何敢不勉仲美叔奇曰予兩人上則有兄下則有弟豈不厚幸與之齊曰是兄謙讓之志也不敢等何有焉予聞之益不禁踴躍作而言曰不亦善乎存如是公共心有如是公共任恒情孰不競利而獨廓然不自有也可謂仁矣且爲兄則推美於弟爲弟則推美於兄爲子則推美於親恒情孰不競名而又退然

不自有也可謂讓矣是一家元氣也不寧惟是錫
之爲區其十有二在南延[illegible]太史湧山公爲政
而有斯舉矣在[illegible]大行[illegible]逸公爲政而有
斯舉矣邇者[illegible]發先於其閭風規彌暢
而今而後能無[illegible]興延者乎果其感發而興
起也凡爲人兄者將不以此而[illegible]其弟乎凡爲人弟
者將不以此承其兄乎凡爲人子者將不以此斷
揚其親乎鄉人知與仁人知[illegible]矣是一邑元氣
也不寧惟是往[illegible]長鄉制義[illegible]落而多采[illegible]仲

爵叔矣季輝並彬彬質有其文稱曰四難惜乎時
之不逢猶然滯在青衿耳卽一日得志致身日月
之際其忍獨善而已乎果其不忍獨善而已也將
不以其所以爲兄者師世之爲兄者乎將不以其
所以爲弟者師世之爲弟者乎將不以其所以爲
子者師世之爲子者乎行嘗在在與仁在在與讓
矣是天下元氣也諸君其亦相與交茂之哉於是
伯子仲子叔子季子咸避席而謝曰大哉言乎非
所及也請受而[illegible]諸先[illegible]名汝倫字未進
士伯子名桂芳仲子名桂芬叔子名[illegible]季子名
桂尊

脩復南涇箭河碑記

錫故有九箭河[illegible]第二箭號曰南涇
誌地也維昔[illegible]先生宅有手書朱
子源頭活水四[illegible]河而迤笠澤
九龍二泉之秀[illegible]之東清流不改[illegible]之
西[illegible]受堙涇文莊公[illegible]於當路欲復之爲里人
呂刀卿所尼不果乃鑿陰渠暗通弦河一脉用石

覆之里人仍居其上會刀卿之屋展轉他屬近屬
之尤南華比部比部故長者其子太學居時純克
[illegible]應心而光大之慨然捐樓屋一十八間半屋三
[illegible]用以闢新街而穿故道邑尊周先生許侯聞而善
之[illegible]諸兵[illegible]臺蔡公報可[illegible]已酉冬始工不
兩月而河成矣因而[illegible]之闢邑[illegible]之名之曰承
賢橋[illegible]承文莊公之志也[illegible]手一揭來視余余
喜曰僕不能爲義而好人之爲義覩此可勝踴躍
克拓得盡天地[illegible]化草木蕃不外於是夫所謂[illegible]

者何也源頭也源頭不識則天地何從而變化草木何從而蕃文莊公之志亦終於無承而已矣予語時純曰君知之乎北接蓉湖西連笠澤水縣之源頭也近沿濂洛遠遡洙泗道脉之源頭也願君努力時純起而謝曰盛不敏何足以勝之已起而請曰吾將受而刻諸石樹諸周行得來者往者人人得就而覽焉庶幾人人識得源頭也人人識得源頭庶幾人人克拓得盡也人人克拓得盡庶幾人人得承文莊公之志也天地變化草木蕃洵不

外於是也已矣盛不敏何足以勝之予喜時純之志彌謙而任彌勇也遂爲之授簡其經畫始末詳具時純自撰記事中蔡公名獻臣同安人許侯名令典海寧人比部名際昌太學生名鉞明

日新書院記

雲間錢漸菴先生致其蓬萊之政而歸日率其門弟子切磨性命之旨因搆講堂一所奉先師孔子之像於中而腐菴朱子陽明王子列左右侍焉相與朝於斯夕於斯共圖究竟一時從游之士益蒸蒸起中丞懷魯周公聞而嘉之爲顏之曰日新書院其門弟子高君揭等摹而走予問日新之義予曰子不見之乎先生之於學也汲汲如也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不言厭也其於教人也諄諄如也大扣大應小扣小應不言倦也此先生昭然以身作日新榜樣爲諸君指南也何必更添註脚揭等唯唯已而復請曰孔子之道至矣若顏曾思孟則見而知之若周程則聞而知之皆嫡冢也舍而獨表朱王二子其說何居曰諸賢其體孔子即所謂不

無精粗淺深而絕無異同之跡至朱王二子始見異同遂於儒門開兩大局成一重大公案故不得不拈出也嘗試觀之弘正以前天下之尊朱子也甚於尊孔子究也率流而拘而人厭之於是乎激而爲王子正嘉以後天下之尊王子也甚於尊孔子究也率流而狂而人亦厭之於是乎轉而思朱子其激而爲王子也朱子詘矣其轉而思朱子也王子詘矣則由不審於同中之異異中之同而各執其見過爲抑揚也其如之何而可夫亦曰祖述

孔子憲章朱王平苍中庸之贊孔子也蔽以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兩言而標至聖至誠爲證子爲語朱子由脩入悟王子由悟入脩川流也孔子之分身也一而二者也[illegible]入[illegible]言用實其脉通於天下之至誠由悟入[illegible]言用虛其脉通於天下之至聖敦化也又即孔子之全身也二而一者也然則千百世學術之變盡於此千百世道術之衡亦定於此舉顔曾思孟之所見而知周程之所聞而知都包括其中矣是故以此而學時而收斂檢束不

爲瑣也時而擺脫擒蕩不爲蹈也無非所以成已也以此而教時而詳曉曲諭不爲多也時而單提直指不爲少也無非所以成物也以此而逍機緣當士習之浮誕方之以朱子可也當士習之膠固圓之以王子可也何也能法二子便是能宗孔子所以救弊也救弊存乎用用無常不得不岐於異以此而討歸宿將爲朱子焉圓之以孔子可也將爲王子焉方之以孔子可也何也能法孔子纔是能用二子所以立極也立極存乎體體有常不得不統於同同而異一者有兩者遞爲操縱其法可以使人入而鼓焉舞焉欣然欲罷而不能異而同兩者有一者審爲融攝其法可以使人入而安焉適焉渾然默然而不知此又先生昭然以一大聖兩大儒作日新榜樣爲世世學人指南也在諸君自識之而已高君揭其槩而嘆曰而今而知日新之義若是其浩也請得歸而質諸先生以報

重脩常熟縣學尊經閣并啓復祀典創置學田記

國家之[illegible]從來遠矣本之先師孔子之所以教天下萬世於無窮而天下萬世所以佩服先師孔子於無窮者胥於是乎在是故其煥然而爲謨訓之昭垂能使人相與誦習焉而不敢背者非僅僅在文字間也其肅然而爲俎豆之薦享能使人相與奔走焉而不敢玩者非僅僅在儀物間也其翻然而爲縫掖之森列能使人相與敬且愛焉而不能已已者非僅僅在體貌間也凡皆宇宙間一片精神之爲也是故感即應觸即通其發脉在聖人

而未嘗不貫徹於吾人其發機在俄頃而未嘗不旁皇周浹於千百世之上下也在稱世道者繇今而總攝之耳琴川楊侯之爲令也持己以廉牧民以慈接士以誠繩暴以法不愧古之循良矣一日詣學目擊蕪莽之狀慨然太息退而捐俸金散鍰金鳩工掄材舊之飭而新之圖爲之脩尊經閣欽聖製也爲之飭祀典妥神靈也爲之置學田優士禮也其德意甚茂而其所規畫甚具而有法虞人士相率聚而誦焉於是茂才繆生壁祖朱生曾省

嚴君柟等其請于屬予爲記予惟世之爲令者上之清祭庫勤聽斷規規簿書期會之間以見能如是而已耳下之盛厨傳都僕能務稱貴人意以博一時之譽如是而已耳其於民之疾痛痾癢猶然不暇問而又何有於教化之事哉乃侯夙夜孜孜汲汲顧不在彼而在此曹所甚委侯獨爲任也曹所甚緩侯獨爲亟也曹所甚簡侯獨爲隆也是必其卓越之識有以超出流俗之表又必其一片精神周流灌注有以通聖人吾人而爲一體通千百

世之上下而爲一息始有此作用耳侯於是乎過人遠矣侯閒之謂諸茂才曰吾聞昔之觀孔子者顏氏之仰鑽瞻忽得其髓曾氏之秋陽江漢得其骨端木氏之宗廟百官得其肉自此以外不過得其皮而止況予之纖纖拮据又其末也夫何足云諸茂才以告予曰非也是特存乎人之所見謂何耳即如孔子曷嘗有皮肉骨髓四者相也凡以見之淺者其得亦淺見之深者其得亦深遂作是分別耳神而明之一而已矣故夫侯之孜孜汲汲於

今日與孔之孜孜汲汲於當日無以異也諸君果有意乎試思端木氏何人曾氏何人顏氏何人推而極之吾孔子亦何人哉惟是仰而模脩而効一日用其力焉學而進焉即諸君之孜孜汲汲於進脩與侯之孜孜汲汲於拮据亦無以異也且其於陟聖躋賢正自不遠耳何者均此一片精神也諸君勉之庶幾其不負侯豈惟不負侯且不自負豈惟不自負由是處則慥慥足以敦行而表俗出則卓卓足以建事而匡時且不負　國家二百餘年之

[illegible]府盛[illegible]處其何讓焉侯名漣字文稱
[illegible]處山人丁未進士其佐侯而襄厥緒者學諭
賢李君名維枉字本石楚之京山人司訓朱君名
朝選字維玄寧之旌德人朱君名正定字在止常
之靖江人法得脩書

長治縣改建學宮記

蓋昔吾夫子憂道之不明不行喟然發嘆曰知者
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竊以
爲此兩言盡學術之變矣流而不已復有甚焉何

以故謂之過公然與不及分途也謂之不及公然
與過分途也是則知愚賢不肖判而爲二有人於
此矜其聰明自踰而之於聖人之所不知而繩以
夫婦之所共知猶然隙焉濕其意氣直跨而之於
聖人之所不能而繩以夫婦之所共能猶然却焉
將謂之過而庸猥跦泥又疑於不及也將謂之不
及而超忽凌頓又疑於過也是則知愚賢不肖混
而爲一知愚賢不肖判而爲二其爲失也顯而易
辨是故當其過吾得而裁之當其不及吾得而振

之病在氣質猶可言也知愚賢不肖混而爲一其
爲失也微而難辨是故欲裁其過彼且有泰然安
處於庸衆之下者欲振其不及彼且有假然突據
於聖人之上者病在心髓不可言也非徒爾也原
其超忽凌頓既足以見奇而自標跡其庸猥跦脫
又足以適俗而自便道蒙其害而人蒙其利道無
方縱蒙其害造次莫得而指名人有欲蒙其利
終身膠結而不解吾未如之何也已矣異哉夫子
一則思狂一則思狷一則思有恒至謂古者民有

三疾今也或是之亡嗟嗟夫子非喜有疾而惡無
疾也有疾止乎疾之辭也其真心自在也無疾其
乎疾之辭也其真心澌滅盡矣此又夫子之所深
憂也長治懐白周公來守吾常會其邑改建學宮
屬予記之予詢所繇公曰潞古上黨郡也　國初
仍前代爲潞州嘉靖初陞府置縣學仍舊制一世
以後人文頗盛乃議分置縣學割府學一隅爲之
而人文遂遜於前說者歸咎於分裂故基損壞風
氣嗣是成議脩補獨高陵劉公來守是土創議改

建于地於　藩封之右府吏之隙拓以民居爰定規制請於當道當道僉報曰可已又得孫公曾公繼之協終厥事而今而往庶幾人文之有興也敢乞靈於子予謝曰寔也陋何知人文閒覽晉乘之邑也雅號爲樸所願無忘其樸而已公曰足乎予曰足矣夫樸人之真心也內之無安排無撓和外之無擬議無矯飾真也是故率意而往率意而來瑕瑜短長皎然畢見不欺屋漏矣可以立本是故有過焉與夫人共知其過能受損矣有不及焉與

夫人共知其不及能受益矣可以入德是故脩諸家一家信之矣脩諸鄉一鄉信之矣脩諸國一國信之矣舉而措諸天下天下信之矣可以致用何者惟其真也非是即才若管晏智若良平辯若儀衍藻若遷固抑末耳甚者反以爲寇齎盜爲世詬僇將焉用之公曰吾子之言善乎其以樸張者也請得受而籍之以詔我多士意且有省乎相與退而反諸心以求無失乎本來面目進而取裁於聖人之道以求詣其極而無狃於偏蔽茲不腆之邑其車有賴焉何憂乎不足予尚曰允若茲夫子思有恒而有恒矣思狂狷而狂狷矣思中行而中行矣惟吾道實重有賴焉何憂乎不明不行謹志之以俟劉公名復初孫公名鈺崇陽人曾公名皐廬陵人王君名浩臨邑人同事者郡佐龔君世彥李君德王君愛焦君思忠王君致中縣令李君仙品與劉公同鄉同議此舉李君叔明閻君溥縣丞吳承宗主簿艾有聲楊善典史馬李童署教諭張一翰訓導王三重督工耆民申志卓路仁等皆竭力

贊襄者法得附書

石沙王先生祠記

嗚呼此吾錫石沙先生之祠也曷爲祠之閩志也曷言乎閩志先生嘗按閩所爲功德閩者甚鉅今五十餘年矣閩中思之猶一日也而會厥嗣懷石君官鴻臚奉使入閩時則太僕少卿王公維中御史裴公若貢公泮周公京苑馬卿鄭公一龍參政陳公柯陳公全之羅公一鸞參議張公冕蔡公一槐副使田公楊僉事康公憲王公穀猷太守鄭公

銘張公敷潛李公春芳李公長盛朱公賛王公錫芳長吏陳公九經解元龔公啟謨題而遊諸境既見莫不泫然泣下曰先生之王也聚族而謀祠先生以永所思欲卜其所宜祠属不於闔而於石沙其說曰惟茲八邦一公主十一邑何之而非先生之明德之所波及也其本猶藉諸先生誠不忘闔御風乘雲時儼然式而臨之於此乎於彼乎不可知也吾聞先生少嘗讀書石沙山中既老復就而息焉石沙先生之始終也神必樞矣與其以先

生徇闔也寧其以闔徇先生衆以爲允遂捐金而授懷石君已太常澄公孫德選部李公多見後先道錫亟丞拜先生墓上相顧黯然不能去退而徵祠盟於是郡司理余公繼登檄邑尉袁君董其事既成懷石君肅而謁其邑人顧憲成曰甚矣諸君子之不泯於先大夫也穀不敢忘先大夫敢忘諸君子君其記之憲成作而嘆曰嘻是其上下之際深哉則又曰是不獨闔志也於邑亦有之憲成生而晚不及事先生而聞從里中父老習先生之緒

以爲危言危行魁然古之博亮君子也其居鄉絕不妄與人通遇曲直其義而裁之不少假即有利害大故挺而白於有司不少避先生之所施於鄉遠矣夫非吾儕之與光耶故曰是不獨闔志也余惟士方俛首閉巷時諷先生之業各粹然長君子之意及其行傳一第稍試諸行事顧往往乖剌不應民無德焉彼其遠有所徵也即投機遘會徼立名跡托於赫赫之途哉及其一旦罷歸優游自娛而已甚者至恣睢以明得志彼其近有所奪也乃

先生之所爲功德闔者既如彼其所爲施於鄉者又如此不已難乎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往矣而今而後過者望先生之祠而謁焉驟而覩其像皷髯虎目英爽凜如業中儼其非恒人徐而考其行事流風餘韻久而彌章不爲衰歇庶幾悚然而思勃然而起繼之以躍然而不能已也夫夫然則世之不及事先生與其覩先生之近而遺其遠覩先生之遠而遺其近者皆於斯乎有賴也其所係大矣爲辭次其說以俟焉先生名琰字汝

玉號石沙山人嘉靖壬辰進士

常鎮道觀察使者盧臺蔡公生祠記

盧臺蔡公持節而游我吳也嘿而思曰吳之難治久矣道將安出徐而縱觀土風洪察利弊猶然有悟也曰吾知所以與之矣遂下令與民更始豪橫有禁刁惡有禁打行詐訐有禁窩訪窩盜投充稅幹有禁需馭民之具種種備已而中復念曰吾馭民者不專求諸民也當從馭吏始則申之曰貪墨必罪苛酷必罪非掌印官而受狀受呈者必罪管

徒舞文必罪所部守將及材官騎士之屬各依汛地謹禦非常盜賊塩徒發而不覺覺而不治必罪諸馭吏之具又種種備已而中復念曰吾馭吏者不專求諸吏也當從馭身始則儼然而親示之標絕餽遺杜請托批申刑名不假左右何慎毖也地方賢否不別採訪何光明也驛遞夫船不徇過客何正大也日用蔬米不用鋪行何簡便也而終之曰本道如有差錯及道役有犯況匿需索作奸等弊許即明白見示以憑改正究治此地方相成第一義也噫吁至矣盡矣公可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者矣故令下十日而吳中相戒無犯令下朞年而諸弊俗悉更吳以大治稍暇輒館諸才俊進而與之談說經旨揚推文義勉導以古人之事至於學校祠廟先賢遺跡有可與人文裨世教者率不難爲之主持脩舉又皆出自俸金贖鍰不煩民也比戊申己酉間歲大祲饑莩載路公焦神勞思議蠲議賑諸所爲撫摩拯救不遺餘力東南賴以安堵如故久之主爵者廉公政

行與等數推轂公諸父老聞之大驚奔詣兩臺乞留卒得請加銜復任歸而婦子欣欣交語自是可長有公也不意公一旦偶有感觸拂衣去比覺舟已及於梁溪之滸矣乃皆闃然而走不期而集者凡幾千萬人相與號泣而追之叩首呼天請留公不顧又追至吳門又不顧已又追至檇李又不顧至武林而公且飄然渡江去也始皆彷徨無之不得已而返日夕怏怏不自聊因謀建祠肖像其中庶幾得時時奉事公其猶長有公也於是合屬

士民翕然以爲允而商人朱程等且特指貲爲倡聞者羣而和之熙熙乎來不踰時而祠成矣乃介孝廉郁元禎屬予爲記予作而嘆曰甚矣公之德之入人深也既而曰甚矣諸父老之自爲計深也元禎曰何予曰是有三焉一以寄去思用自解慰一以明我吳之人心均此秉彝是是非非略無[illegible]眛不應獨蒙難治聲一以示來者俾知取程於公跡公之所以馭身者馭吏而吏莫不恭其職矣跡公之所以馭吏者馭民而民莫不循其則矣夫如

是然後其能長有公也諸父老之自爲計豈不深哉豈不深哉元禎喜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之謂矣肅起爲諸父老謝退而錄其語勒之石蔡公名獻臣同安人己丑進士祠在淞江之南關重所涖也

無錫顧憲成著

斗瞻說贈陳稱驥

陳伯子斗原之少弟稱驥既冠伯子爲問號于予號曰斗瞻伯子曰請著其義以詒吾弟予曰聞之贈之爲言望也夫士者衆之望也不可不慎所繇焉是故言焉而莫不承聽然後能爲人耳也行焉而莫不承覩然後能爲人目也能爲人耳能爲人目然後能爲人望也能爲人望然後能爲人上

也故在家而家齊在國而國治在天下而天下平伯子曰若是乎瞻之義之大也敢問何繇可以臻此予曰昔者聞之凡能爲人上者必能爲人下者也蓋孔子之門弟子凡三千人而獨推顏氏由今觀之顏子蕭然陋巷而已一簞食一瓢飲匹夫匹婦之所得而俯也其爲人也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而已校智則不如子貢也校勇則不如子路也校藝則不如冉求也校辯則不如宰我也然而當時稱焉千百世而下猶爲之

甚而不可得者至以爲優于湯武何也其欲彌縱其志彌伸其氣彌歛其德彌光故夫能爲人下者能爲人上者也吾曹試不解陶朱猗頓之策善問家人生產以方顏子不啻過矣握管而爲文稱性命述禮樂儼然而與物也試反而徵之存萬分一于此乎以方顏子不啻不及矣乃或過者當之以不及而愈求俟不及者當之以過而輕爲驕人其謂我何釋驕益祗適顏德乎伯子曰此非特可以勖吾弟也予請得而備事焉以無忝明訓予曰

善哉元方難兄季方難弟本是太丘先生家典刑二君能俾予與日免失言之咎予拜賜矣

三變說

徐君聘羽進士觀政吏部越歲選入玉署過予而問攻予曰上有三變足下知之乎曰未也何始而舉於庠一變也繼而舉於鄉一變也終而舉於南宮一變也曰虎變則變豹變則變者是以爲變乎曰吾所謂變非於庠於鄉於南宮之謂也凡人情必常履故習見習聞率混混過日耳惟所值之境必更換一番而後吾之精神意慮亦爲撥動一番惟吾之精神意慮撥動一番而後所就之格局亦爲更換一番故曰變也其變之善不善則存乎人焉因有生平漫無短長到此忽轉一念傑然奮起日向高明之路與躋而行便登上品是謂善變亦有生平儘好光景到此忽轉一念蕩然放棄日向卑汙之路沿溯而行便降下流是謂不善變故變者吉凶悔吝之幾不可不慎察也曰均之變也或而之善常難變而之不善常易何也曰是有爲之

上方俛首鉛槧所朝夕對者詩書耳所出入周旋者父母兄弟二三親知耳及舉於庠矣稍與世涉矣已而舉於鄉舉於南宮益又與世涉矣靡文俗套紛引而前其儇僞之場功名富貴又驅而納之吾所之域非夫定見定力卓然有以自拔於萬物之表其孰能不變予嘗默默追省自庠以後涉入之心較諸丙子之時之心不無毫釐之差丙子以後涉入之心較諸庚子之時之心又不無毫釐之差庚子以後涉入之心較諸甲辰之時之心又不

毫釐之差由毫釐而積之倏而分倏而寸倏而尺倏而尋倏而丈潛移密改驀不知其所由來倘不時時自提自喚當下回頭行見涓涓滔滔渺不知其所底止矣此予身親體驗事也今曰變而之善常難變而之不善常易却是足下身親閱歷語也足下弟不忘此念時於昏流之中返而一照將見難者易易者難矣於政乎何有博羽育背者再爲一丘峯果稱循吏云予頃偕同志修□林之會□稍有攜時義就商者遂因而結一文會以爲於是學

使者臨校聯翩而列青衿予爲之色喜退而自惟曾何能有助於諸友也而諸友往往過念一日之雅則又以愧偶憶三變之說輒述以告用附於切偲之誼且申之曰三變自青衿始我　明開國二百餘年以來道德勳庸炳於星日問其人大都自青衿始諸友將爲虎變乎將爲豹變乎抑將甘與諸兄遂齊驅並駕作宇內第一流人物乎抑不自今日始也予請拭目以俟

兩忘說贈赤崗王先生

王赤崗先生楚材之傑也海內無不傳先生名矣孰知尚困青袍乎乃先生固恬如也不爲意惟日依依太夫人膝下曰吾何必以是區區者易我一日今年秋太夫人復命之赴南京兆試赤崗婉辭以謝太夫人不可勉而南偶遭册子之阨不樂中復念太夫人不已遂彷徨仰嘆曰吾身太夫人有也奈何以是區區者易我七尺遂飄然而歸且貽書別予問何方之術可以還故吾告無營予何所知何以酬下問竊嘗有味於程伯子定性書中兩

忘二字敢爲先生誦之何謂兩忘內忘也外忘也憶予少時問養生於玄客玄客授以二十字曰若要生此身除非死此心此心若不死此身安得生爲之爽然一快了此便不障言思竊可以言內忘矣前歲過匡山在坐有問死而不亡其指安在予就中下一轉語答之曰若要生此心除非死此身此身若不死此心安得生問者爲之點頭了此便不墮軀殼裏可以言外忘矣兩忘則性於我定性定則命於我立俯仰逍遙自在其究也陰陽

不能制五行不能局脩短不能剛毅茲病癒方嘗
憐息退伏去而深山夫而深淵惟恐影響之不幽
尚敢弄伎倆於青天白日之下哉予不知醫聊以
此備藥籠中物先生試服之其效與否願以報我

庸說與邵貞菴論袖齋蕭先生軼事作

予釋褐民部郎得與同署袖齋蕭先生先生有道
君子也予猶孽之先生亦不予鄙因得時時聆旋
奉其提命多所躍發久之先生出爲紹興守予亦
乍進乍退與先生相違且二十餘年而先生即世

又久之先生之子思叔孝廉君來錫婁江亦時時
過東林論學恍然如見先生孝廉因攜所緝存先
錄屬邵貞菴乞予爲先生傳予讀之竊門志則濟
閩焦翰撰碑則石簣陶宮諭核矣備矣無容贅也
兒子以有文字成可祭何貞菴曰然則請爲先生
軼事予曰試舉看貞菴曰楚黃二魯周公嘗欲秉
先生與鍾碼山卓異先生曰鍾躬耕衣布茹蔬便
有可舉我庵翁衣文綉而食膏粱猶夫人也有何
可以上二魯笑而詰予以爲何如予曰潔哉此先生

之體也不可不竟其說夫道者中而已矣中者庸
而已矣庸者率性而已矣爲衆人之所能爲而謂
之庸爲衆人之所不能爲而謂之卓異是也恐會
不免就跡上較量耳孰若反而證之於性誠反而
證之於性凡出自率性無往而非庸也且夫茅茨
土堦堯舜則能之凡爲人主者能乎哉胼手胝足
三過門而不入禹稷則能之凡爲人臣者能乎哉
然而在聖人無往而非庸也何者率性然也唐虞
節之詩曰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如

以其跡而已三杯酒夫人而能之唐虞揖讓不可
能也一局棋夫人而能之湯武征誅不可能也究
其實則一耳何者率性故也追惟先生其衣文綉
而食膏粱夫人而能之乎其官民部榷稅崇文門
視例增不均毅然更定不使者因以爲謗不顧權
稅河西用寬中登額羨金二百餘緡籍而儲之莞
郡其官越開二江關築西陵塘民以永賴其官大
梁適無年振救有法所全活不可勝算寧更以
數三千緡市穀實所部其官關中鎮撫二使一賜

哉以法中人奴劉有源雖士不至與爲辟其罪於而
臺諭殺之羣小胥息又先生方未第時家貧授書
養父爲二弟婚盡其力及致其仕而歸授産諸子
與弟子均復捐田建蕭氏義莊以贍族如范文正
故事少從緒山龍溪二公游聞文成良知之指終
身佩服所至輒刻其書以行晚而治一舟若古人
所謂浮家泛宅者欲遍訪東南同志以印所學嘗
曰學不可有執伯玉行後婦人女子皆信之行年
五十而乃自知其非也知非而後能化公之所造

如此不可能也要之亦自人見之有此分別相爾
在先生無往而非庸也何者率性故也其爲衆人
之所能爲而非徇也其爲衆人之所不能爲而非
矯也徇則媚世矯則驚世凡皆庸之賊也何足以
窺先生抑又有說焉王山陰曰三杯酒須用揖讓
精神一局棋須用征誅精神此指甚微會得時乃
知唐虞之三杯與衆人之三杯應有辨湯武之一
局與衆人之一局應有辨先生之文綉膏粱與衆
人之文綉膏粱應有辨苟其有辨也即衆人之所

能爲而衆人之所不能爲自在雖謂之卓異亦宜
先生可無謝二魯可無罷矣予欲質於先生而不
得願以質於孝廉弟寄一通質於二魯庶幾有以
發予之蒙也貞菴曰是不惟洞見先生之蘊可謂
兩太史所未及亦且洞見中庸之蘊可與子思子
相上下矣

朱子二大辨續說

季時輯行朱子二大辨予業爲之引其端矣既而
思之其於儒釋王霸之辨尚覺未竟何則聖學以

性善爲宗異學以無善無惡爲宗當孟子與告子
往復論難時其說各不相謀分而二也今之言曰
無善無惡謂之至善然後其說各不相礙合而一
矣分則孟子自孟子告子自告子孰是孰非可得
而辨也合則孟子之說轉而爲告子之說孟子是
告子不獨非告子非孟子不獨是孰是孰非不可
得而辨也乃論者率喜合而惡分所以儒釋王霸
混爲一途卒之儒不儒釋不釋王不王霸不霸兩
兩無歸着也夫儒釋王霸非可區區形跡間較也

學遺情絕累以清淨寂滅爲極則得無善無惡之精者也是予向所云寂玄處也究也超其性於空矣儒則實霸學挾智弄術以縱横顛倒爲妙用得無善無惡之機者也是予向所云寂巧處也究也戕其性於僞矣王則誠是故認性爲實性在善中認性爲空性在善外誠於爲善善在性中僞於爲善善在性外此不可不精察而愼擇也是故性善之說與無善無惡之說分卽儒釋王霸亦隨而分從其分而辨之也易性善之說與無善無惡之

說合卽儒釋王霸亦隨而合從其合而辨之也雖端緒甚微于滲匿曰吾始以爲告子之偏執不如陽明之融通而今而知陽明之融通又不如孟子之斬截足以折異論撤羣疑使人曉然於毫髮千里之別也此不可不早計而預防也季時曰告子釋學乎霸學乎曰語其悟也無善無惡語其修也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語其證也不動心以釋用之則釋也以霸用之則霸也存乎其人而已是故釋氏曰無生告子曰生其見性

同也霸者假仁義告子栝棬仁義其謂性同也季時曰同乎曰性杞柳也初未始有栝棬也性湍水也初未始有東西也是其所指以爲生者正其所見以爲無生者也性無內仁內也非性也性無外義外也非性也是其所指以爲栝棬者正其所見以爲假者也然則謂之無生者無生而無不生原不落滅境謂之生者生而未嘗生原不落起境兩下立論若各持一說總之互相發非互相左也假仁義者計以仁義爲利襲而卽之栝棬仁義者計

以仁義爲害厭而離之兩下發念若各行一意總之糾其似未糾其眞也將無同所不同者釋學圓告子僅知得頓霸學湯告子較把得定耳世之君子於孟子則尊事其名而背其實於告子則尊用其實而避其名其所自命則卓然以聖學爲期其所標揭則公然與異學立赤幟不識何也季時曰參究到此誠拔本塞源之論也不可以不志因復次第其語授之盍以爲是天地間公共事而思求正於有道君子相與尋箇是處云爾

涇臯藏稿第十三卷

無錫顧憲成著

題中流砥柱圖

有客攜中流砥柱圖贈寧方伍子伍子疑其跡於諛也出以問予予曰非諛也頌也伍子曰何也予曰吾始者嘗與君同客燕每過邸中輒聞崇論宏議盛危明之情充溢眉頰偶感時事抗章闕下至引三不足之說爲讜及出而督學兩浙秉鑑持衡竿牘盡絕惟日孜孜表章潛懿風厲人倫一時士習

翕然丕變無何遽拂衣歸矣已而從田間起參粵藩適當開採之役百倍苦心調停十倍苦口捍禦地方倚爲長城主爵者且數推轂擬不次登用無何又拂衣歸矣進而任事不避艱險足以立懦退而就閒不俟終日足以廉頑豈不屹然世道人心之砥柱哉嚮之飾所無曰諛揚所有曰頌故曰非諛也頌也伍子謝曰此非予之所敢當也予因前曰是頌也亦規也伍子曰何也予曰進退一途也行藏一道也客之意夫固曰君之進也業有所以行之者矣今茲之退將無所以藏之者乎其必永矢初心益敦晩節修諸身家人則而效焉修諸家鄉人就而式焉傳及海內無問識與不識莫不想望風采願爲執鞭木石是居鹿豕是狎而世道人心隱然繫命安往而不砥柱哉則斯圖之光也倘謂吾官已成矣名已立矣求田問舍而已矣不然則尋花問柳而已矣又不然則談空課玄而已矣向之所慨然自許頂天立地作人間偉丈夫者竟何在也無乃隨波逐流飄飄不根之萍乎哉則斯

圖之玷也然則斯圖也不亦可比於盤盂几杖之銘乎故曰是頌也亦規也伍子避席而謝曰甚哉子之愛我以德也請無以老自諉須勿紙書以對明貺於無斁

繹心錄題辭

曙峯王君之爲吳闕也聲稱藉甚方吳越千里內外往來之旅轉轉騰說莫不欣然願出於其途予聞而異之已而有言君三仕令尹並著循良聲予益異之以爲真潔己愛民君子也偶問[illegible]姑蘇道

經吳關君訪予舟中一見如故及予報謁君遂出卮酒酌予相對爲桑梓談亹亹皆古人風軌忽不覺沉痾之霍然去體也已而示予犂心錄則君後先所擘畫敷施具在予受而卒業質諸所聞一一不爽因詢君命名之指君曰天下之事才者能爲智者能謀強有力者能任予於斯自省無處也惟此心不敢不盡焉苟有利於民則躍然以赴不爲之聚而歸之不已苟有害於民則惻然以與不爲之除而去之不已是故在汚池即身視汚池在桐

鄉即身視桐鄉在縉雲即身視縉雲今茲抱關與東西南北之人交即又身視東西南北恩怨之不知毀譽之不知知盡吾心而已予曰善然則君之爲是刻也何居君曰人情勤始而怠終吾將借以自鏡焉庶幾左於斯右於斯無忘昔日之爲邑也自是而往無忘今日之吳關也凡求終始不愧吾心而已予作而嘆曰淵哉君之所存也彼僅僅以才以智以強有力而已焉者何足以窺之當爲揭而告於世俾在位者人人得是說而存之其於天下可幾而理矣

題閶予諸友會規

東林有會吳閶予諸友復爲是會何也一番合并則一番振作固彼此之所以互相成也然而其事者僅僅數君子何也求益愈切則擇交愈慎又諸友之所以自爲計也於是揭其會規視予予讀而喜曰會不厭多貴其眞友不厭少貴其精既精且眞吾黨其有興乎爲書其端以志勗

一元巨覽題辭

朱廣文輯一元巨覽成揭而示予其指倣於邵子之皇極經世自三才剖判以來莫不次第而臚列焉蓋造化人事無窮之變大略具矣予受而疾閱一過頓覺心胸廓然境界迥別無內無外無上無下無遠無近無古無今打成一片無是我者退而徐徐玩繹所當盛衰汚隆善敗得失之際時而爲之躍然以喜時而爲之愀然以戚時而爲之悚然以駭時而爲之穆然以思又無非我者此中消息在各人自知之耳誠知之即天地莫能囿萬物莫

能役會應有無限受用不知即與草木會歎竝生竝死一元之內而已此古之聖賢所以終其身兢兢業業不敢須臾瞞昧過去也廣文曰作如是覽乃真巨覽不佞繙是編嘗感光陰駒隙一混一闢亦僅僅轉眼間竊謂吾儕不當以玩愒為無傷姑曰有待而倏至於無可待也今聞子之言益凜凜矣

題冊陽丁氏追遠會簿

雲陽丁子行從予游有年矣懇懇乎孝弟之為亟

也一日攜其追遠會簿視予予閱之喜曰非徒知之亦允蹈之矣已覩子行而告曰遠乎哉遠乎哉子行豁然起曰非遠也一體也予曰然聞之能自愛者能愛親者也能自敬者能敬親者也是故百世而上百世而下極之於所不知何人而呼吸喘息無弗屬也無弗通也在我而已夫何遠之有抑又聞之能愛親者未有不能愛人者也能敬親者未有不能敬人者也夫豈唯人盡大地山河種種色色無不由此而分孰得於其中爾汝之哉故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如視諸掌有味乎孔子之言之也子行之志不徒欲善一身而兼欲善一家予則謂不當徒善一家且當兼善天下因推其說以進之子行勉矣

題同生許明府冊

吳下多假人命之訟蔽是禍事初狀行差人謀擇業有費已或委衙官按仵作相上下請求又有費總被告家貧當爲多寡耳往往至於破家久之糾纏無已亦自破其家而訟者卒不悟也同生

許明府來令吾邑凡以人命告者並不出牌其在城即拘原告躬至屍所視之其在鄉即令載屍至城至時呼原告面質所以往往辭窮而退或有他故即論之令別具狀隨遣一役押之葬埋訖而後聽理以是近者頃刻立決遠者亦不過三五日往往被告之人聞之驚惶疾趨至縣門問消息云何而事已竟矣明府爽朗洞豁如除盜賊禁賭博劊淫巫寬門稅諸善政多津津口碑而獨此一事尤爲造福無窮世之仁人君子誠有取焉相與倣而

忝之其造福又當何如他年有採循吏事入國
史者只將此一事大書特書爲後賢告其造福于
萬世又當何如也予故表而出之以俟

鄭母呂太夫人七十祝言

攻予鄭子嘗讀論語第一章疑學字未有着落已
讀第二章悟曰我知之矣所謂仁是也却又疑仁
字未有着落尋悟曰本章已明明道破了所謂孝
弟是也予聞而善之復謂之曰有子首句提出爲
人二字莫更好攻予躍然投契於是攻予之母呂

太夫人七十同社聞于諸友乞予言爲壽予曰世
之爲人子者所汲汲娛悅其親只在精舉子業以
博青紫已耳乃攻予獨留心性命時時求三益而
切偲爲郎攻予之爲人可知矣世之爲人父母者
所汲汲願望其子亦只在精舉子業以博青紫已
耳乃呂太夫人見攻予之游於東林輒欣欣色喜
爲郎呂太夫人之爲人可知矣知呂太夫人之爲
人則知呂太夫人之能自爲壽知攻予之爲人則
知攻予之能爲呂太夫人壽是母是子萃於一堂

千秋之願庶幾于不虛譽乎聞于諸友起曰華封
三祝千古推爲美談由今觀之其猶屬第二義也
已矣

待旦堂漫談題辭

予之知中丞懷魯周公舊矣蓋自初釋褐時得之
魏仲子崑溟崑溟得之劉仲子紉華云紉華端人
也不輕許可亟稱公慷慨有志略予心識之遂得
交歡公及其出爲令入爲御史所在著聲蹟歲乙
巳特節來撫我吳予迎諸芙蓉湖上進而接其言

論風旨退而按其行事一一不爽乃追服紉華爲
知人而何世之知之者之鮮也予幸知之矣無能
剖心以明公即海內長者如沈司馬繼山趙考功
儕鶴諸公亦嘗與公共事知之矣率沈伏清泉白
石間所相告語惟是山農野叟樵兒牧豎之倫無
由聞於埜上君子也此公之過也一日得公所記
待旦漫談讀之益不勝太息嗟乎公之生平表表
如是廉可襲取廉可強飾而能默然坐受多口無
不平之鳴乎已而解曰不疑之金伏波之珠自古

廓然於今何惟巳又豁然忽有悟也遂遽只一貶
公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復求多於
公者曷嘗有成心哉假令寓目是緇必且疑疑而
核之一一有徵必且信既信矣必且以爲知公晚
也公自是伸矣其又公之遇也公笑曰吾且隱矣
焉知其他吾只求不負吾吾求不負吾已一一仰俯從
清泉白石間分宿半腐以與目有所觸乎見吾紉華
崑濱二仲吾願畢矣

冰川詩式題辭

眞定冰川梁先生雅嗜詩精研博採積二十餘年
著詩式十卷上自古樂府下及近代諸體條分縷
析井井具矣乃爲原特揭出一悟字尤爲喫緊試
叅之悟果何物耶凡涉於聲便有清濁可以緣清
濁而得之而此非清非濁卽絲竹不能聽也凡涉
於色便有濃淡可以緣濃淡而得之而此非濃非
淡何[illegible]要不能睹也凡涉於味便有甘苦可以緣
甘苦而得之而此非甘非苦卽易牙不能嘗也凡
涉於象便有方圓可以緣方圓而得之而此非方

非圓卽公輸不能辨也故曰牟尼拈出從君看不
把金針度與人其旨精矣畢竟金針猶可度也嘗
問把金針是誰底幾通得一一指頭消息耳吾欲面
質先生而無從也姑書其端以俟來者

題姚玄升諸友會約

程伯子云舉業不患妨功只患奪志今觀諸友會
約爲舉業設耳乃能斤斤交砥一言一動一切禀
諸繩墨惟恐少有愆戾以辱東林豈非曾子之所
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也志且因之立矣惡在其奪
擲吾奔奔見人之始而勃徐而倦久而卒至於廢
棄也是且不待富貴而淫不待貧賤而移不待威
武而屈卽求所謂志弗可得已尚何論其奪不奪
哉吾知諸友必不爾也聊爲道破無令吾言不幸
而中可焉

題鄒貞女傳

何以稱女未成乎婦之辭也何以稱貞未離乎女
之辭也之子未嫁而寡裂經冒墓抱主而歸朝夕
依之形影相弔居然離乎女矣拜其姑又徧拜其

尊處退而稱未亡人居然成乎婦矣必曰貞女兹纔重違其雅意所以起問者見事情使人欷歔三嘆而不能已于是乎靜一深歷崇茂德義君子之發也顧叔子曰子雲之賢也而嫁于新莽仲之賢也而嫁于元說者往往爲之辭于始且疑而且信焉以爲是或一道也今觀鄉貞女事乃爽然自失矣

題婁庠政略

予讀蕭伯穀婁庠政略津津有搿也爲之言曰聖

人之道高矣遠矣非夫超卓之士特立物表廣覽千古孰得而幾焉雖是世之號爲超卓者往往落拓自喜土苴繩墨甚而陽以托於不屑而陰以濟其無忌憚之私其藏身彌高而其處身彌下爲害非細此有識之所深懼也伯穀雅習其尊甫抽齋先生庭訓於良知之指早有悟入往予識之燕邸中見其翩翩有鳳凰翔於千仞氣象迥非塵界可局私心偉之乃今試政婁庠顧能斂斂以禮自範又推之以範士即一言一動一進一退無所不致防焉其亭亭爾爾有以知伯穀向來之所從入但由實地上來不僅僅玩弄光景而已予少負嘐嘐意不可一世至妄擬先師孔子不應泛取硜硜一項人先賢公呵之乃止一日見曾點責子輿耘瓜事輙爲悚然始稍知收斂時復回顧自甘寤寐同心之助何幸乃得伯穀乎易有之知崇禮卑竊以爲舍禮卑而覺知崇便墮無忌憚行徑如伯穀方可與言真超卓也且予目擊邇時相率厭修而矜悟其於程子識仁說崇奉爲蓍龜猶以誠敬爲礙

掊而去之孤行不須防檢窮索二語僭不自量欲並其所去收還程子時有提掇用過狂瀾遂或不無矯枉之過頃伯穀偕徐孝廉去謁過關東林商及此段公案往復再四諸所闡發大意務在本章程子當年本旨不令浮狂藉口絕不以一毫己見抑揚其間啓予實多至日月星一箋尤爲痛快會得此然後一言一動一進一退具有著落其所自範與其所爲範士不僅僅裝點格套而已故予又以爲舍知崇而竟禮卑便墮硜硜行徑如伯穀方

可與言真收斂也伯毅其志之貞人丙徙皆其於加懋焉以無忘庭訓予豈惟爲先生賀有子且應爲吾道賀有人矣

重刻懷師錄題辭

予讀楊夷思先生所輯懷師錄爲之出涕作而嘆曰異哉梁永豐落落布衣也其生也不能富人不能貧人不能貴人不能賤人樵兒牧稚可狎而覰焉比其死也人皆寃之爲之徒者且相與捐身以赴之至冒鼎鑊蹈白刃而不恤張江陵堂堂相君

也其生也能以人貧能以人富能以人賤能以人貴公卿百執事侈口頌功德焉比其死也人皆快之爲之黨者且相與戢身以避之惟恐影響之不懸以蒙其累是何兩人之處勢微顯判然而得失之效更自相反何也此以心服彼以力服也嗚呼昔一時也爲江陵獻媚者殺永豐如殺雞豕蓋若斯之藐也布衣固無如宰相何也今一時也爲永豐雪憤者疾江陵如疾豺狼蓋若斯之凜也相君亦無如布衣何也然則是錄也一足以示屈於勢者不得爲屈寃必伸一足以示伸於勢者不得爲伸寃必屈一足以發明斯民之直道宛如三代卽欲百方磨滅之而不能也其於世教寧曰小補而已哉夷思之欲重梓是錄而新之也有以夫有以夫

題周氏譜錄

省梅周子一日攜其家所藏譜錄覩予予受而讀之凡諸名哲之論譔洋洋具矣言必稱元公因謂之曰昔者竊聞之有道譜有族譜道以斯文之似

續爲譜族以一姓之似續爲譜由元公而上爲孔孟爲文武爲禹湯爲堯舜爲羲軒由元公而下爲二程爲龜山爲豫章爲延平爲紫陽道譜也由元公而上爲世幾何由元公而下爲世幾何族譜也承族譜易承道譜難爲周之子孫者庶幾合道譜於族譜無徒以其易自安而以其難讓人可乎省梅子躍然起曰大哉子之言也子也其何敢私諸請書而載之宗祏以詔我後之人

題石幢葉氏世德傳

嶭參之廷尉將乞伯聲尤子作世德傳容以附于曰伯聲孤高絕俗翩翩爪翔于何之上俯春徵詩得卭州別駕夷然不屑也年來入山益深入林益密幾不可蹤跡已還肯諾參之否予曰諾哉客曰何以知之予曰吾知之於其尊甫迴溪先生耳客曰願聞其說予曰始先生解南畿文名大噪已舉南宮嚴分宜賛而謁甚恭先生倠之分宜從容以家乘請先生不可固謝去吾迹先生所不可在彼而有以知伯聲所可在此也若塊然獨守不問誰

何一切林撥浸無肝膽何貴於伯聲已而伯聲果諾聞予言以爲知已傳甫就私以質於予予讀之灑然異焉是從龍門來耶是何磊落而多幽思沉着而有遠韻也是故意在表章則鼓舞而道之張皇振厲恣極形容若有餘豎意在寄諷則感慨而道之唏噓太息徘徊往來若有餘悲逐應與首陽汨羅諸撰並馳域中淋漓千古何其烈也噫嘻讀祭害公以下諸傳頑夫廉懦夫立薄夫寬鄙夫敦矣讀張碩人以下諸傳鬚眉男子滿面發赤踧踖無所容矣其於激揚人心扶植世教又何如哉夫寧獨葉氏一家之史也伯聲起曰其然乎其然乎吾不敢知藉子之靈庶乎有以復於參之矣

題邑侯林平華父母赴召贈言

語有之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程子借其言而反之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其指微矣要而言之二義實互相發也只在辨得一已字耳竊以爲古之所爲之已公共之已而今之所爲之已軀殼之已也所爲在公共之已則於軀殼

之已必有所不暇問而此心廓乎其大矣何者不聯屬於內是已與人兩得之也所爲在軀殼之已則於公共之已必有所不暇問而此心局乎其小矣何者不隔絕於外是已與人兩失之也得失之間其端毫釐其極千里不可不察也平華林侯閩之世家也而來令吾邑清爽沈泊蕭然與書生不異獨於四境之痌疾痛癢最爲兢兢是故苟有益於民即恒情之所甚咈悄然而安之勿吐也苟有病於民即恒情之所甚嗜毅然而割之勿茹也若

是者爲己耶爲人耶究乃士誦於庠農誦於野商誦於市旅誦於途一以爲神君一以爲慈母延召之日黄童白叟𢹂與攀轅臥轍擁傳而不得行若是者爲己之效耶爲人之效耶無乃捐軀殺之己以成公共之己者耶自其捐軀殺之己謂之精於爲人者莫如侯可也自其成公共之己謂之精於爲己者莫如侯可也向所云己與人兩得之者非耶居今之俗行古之道侯其弗可及也於是衿紳而下及山澤能言之涘咸作爲聲詩咏歌其事洋

洋纚纚可謂甚盛乎恐讀者徒知侯之逸於覲寧而不知侯之勞於求寧徒知吾邑之所得於侯者仰之如龍峯之高俯之如梁水之深而不知侯之所得於吾邑者自惠泉一勺之外無有也故特爲之推本而著其說於端

程行錄題辭

昔人有置黑白豆記念頭善惡者湯子洗心倣其意置程行錄記功過以自考焉可謂用心之密矣且謂之念頭則獨知獨覺藏於內而無形猶或得而文之今閱所開功過諸欵則可見可聞顯於外而有跡即欲有一毫揜著而不得也于其勉之吾將以此考子矣

無錫顧憲成著

華從玉歷試考卷題辭

吾邑華從玉氏故名家子能尚儀中遣者多長者游予之識從玉則自歲庚午始是歲南海鍾心龍先生來視學擢從玉諸生第一人庠諸學宮而予亦荷諸生行且國士予也予見先生先生輒爲予才從玉而曰此佳士子無失之予退而求從玉從玉亦不予薄也相得甚歡時時過從揚搉輒覺有

洒然處予乃益思鍾先生言無何予遂博一第去而從玉猶然淹在諸生久之更棄而游太學矣予自省何敢望從玉從玉之塵垢粃糠足以鑄予而不能自鑄功名之際乃獨殆不可得而知也雖然此猶自兩人言之也當從玉之爲諸生操管而前見者靡不嗟賞衷然而寵異之既晚而事司成先生每奏一篇未嘗不稱善遇以殊等獨其試於秋闈則報罷一從玉之身而所遭乃爾尤不可得而知也會從玉之門人徐子因文刻其歷試考卷從玉愀然不樂予謂從玉昔司馬子長欲藏其書於名山大川而虞仲翔嘆恨無一人知者至乃欲以青蠅爲知己何其悲也君之指得無與二子類乎從玉曰否否非是之謂也吾父海月公之生露也晚屬諸吾兄補菴子而撫之勤渠有加焉乃今竟憔悴不立以老是吾父吾兄之恥也吾母薛實副吾父海月公其子露也倚當諸辛乃今不克有樹以慰是吾母之恥也若又從而昭之人其謂我何顧子喟然曰深哉始予見從玉之表也今見從玉

之裏矣子長仲翔之寄憤也遠所亟在名從玉之設誠也近所亟在實是固無冀乎一人之知縱令藏諸名山大川亦未必百世之下之果有知之者也雖然從玉之於斯也可謂盡心焉耳矣遇不遇時也從玉無咎盡許徐子從玉唯唯予不勝憐才之感漫爲題數語以志并以示其二子玄禧玄祉庶幾且有省乎繹其志而光大之從玉之所以慰其父若母若兄者且蔑遇之無疑也

馬若當制義題辭

予始從濂源莫予游識其門人[illegible]
其私君子哉予愛之重之不獨以其文也乃今[illegible]
識涵虛之子君常君常有妙才自垂髫時就下筆
輒作驚人語稍長就試輒冠其曹東南之士翕然
推之兒湻兒沐請奉几硯以從君常許焉兩兒因
得朝夕君常一日兒湻告予曰兒益矣兒病浮君
常韞采韜光終日不復吐片語見對之未嘗不悚
然自失也一日兒沐告予曰兒益矣兒病躁君常
鍵關下帷終日不復費寸陰見對之未嘗不悚然

自失也予於是益異君常愛之重之亦不獨以其
文也已呼兩兒語之曰小子識之是正君常之所
以文也會客甚行君常文遂爲書而引其端一以
告讀者俾就所以處求君常一以告君常俾益反
求其所以進而上之應有無窮事業在也予病且
老矣君常不予棄也庶幾相與夾護系楡無致頹
落于實厚有賴焉君常其務自愛自重哉

錢受之四書義題辭

萬曆己卯之歲予參琴川景行錢伯子齋頭相與
揚搉今古至歡也伯子故名才妙文辭予拱遂[illegible]
及迄於今尚不獲一第逡巡且暮意殊惟之甲午
歸田伯子携其郎君受之過訪已出其文視予予
讀之見其精思傑采飛舞筆端令人應接不暇洒
然異焉笑謂伯子曰是當一日千里爲乃翁先驅
矣亦時時以語人今年秋果舉南闈春秋第一聞
者以予爲知言予因告受之曰夫士豈不欲貴過
哉然而有司命焉則天爲政有司衡焉則人爲政
非吾所得而主也足下業已如執券而取之矣況

其上不由天下不由人吾之所得而主者復誰讓
乎竊窺足下意用不死生平自期寧僅僅一第而
今而往隆思太上究竟丈夫事作名世第一流人
物在襟帶間耳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
乎吾未見力不足者斯吾受之風簷之次心手自
參灼而言之者也顧無忘焉又嘗一日千古矣
受之起謝曰實哉吾乎敢不敢服膺書紳乞得其
門下長春之報寫此語志其端以爲是又受之一
券也異日者予將執而取之矣受之歸以告景行

景行愴觸予曰吾聞君子愛人以德予其有焉

題南游草

丙子之舉先贈公呼予而語之曰孺子丑月以爲能乎予悚然起對曰兒何知大人之教也先贈公曰未也惟我之先世以長者稱越我顯祖□竹府君顯考侍竹府君替舊不忘至於孺子而纔耳東南故才數七篇文字竊予□□乎短長遂復然而據其上哉予復悚然起對曰大人命之矣何敢忘何敢忘今秋侄浹亦舉於鄉仲兄追憶先贈公之訓

相視泣下予退而呼渟兒曰汝弟浹何以獲焉渟對曰弟浹之於斯也歲無玩月月無玩日日無玩刻聞志矣今庶幾有焉呼沐兒曰汝兄浹何以獲焉沐□曰兄浹之於斯也練意成字練字成句練句成篇深造自得庶幾有焉予嘆曰信哉祖宗積累不可忘亦不可恃假令浹也悠悠而已爾苶苶而已爾先贈公之訓且不幾韻乎又何以及今日適□□得南游稿一帙予爲書其端俾益加懋焉且以自惕云

題施羽王制義選

制義之變於今極矣三寸之管縱橫吞吐何所不有士生其時幾無復立錐之地可以另闢宇宙爲人倫雄長迺今施羽王又何卓也其文骨格峻潔而氣韵安閒研思締致種種超出蹊徑參諸王錢而下揚等而上居然別標一局非夫枝葉盡刊洗心宥密沉蓄而徐發之宜不及此反覆咀嚼一段深至之味隱隱自喉舌沁入肺肝結而不散微乎微乎予竊有以想見其據梧運斤之際矣茂才沈

道生讀而愛之手摘玄珠擕示兩兒子共爲揚榷予因語道生曰君知之乎造物精英日新不已各人胸中自有羽王也道生躍然而去

惺復錢公四書制義題辭

舉子業小技耳而聖賢之精蘊寄焉是故貴以理勝然而理至圓也深言之則深淺言之則淺精言之則精粗言之則粗亦觀人之所見何如耳是故又貴以識勝夫理者文之心也識者文之眼也心眼合一乃爲文家第一義未可草草語也惺復錢

公用進士高第來理吾郡郡人士[illegible]
于方有烟霞癖不敢以野服謁公[illegible]之季[illegible]
公寺芙蓉湖上于聞而[illegible]中相對論文[illegible]
歡既觀所製時義一[illegible]之一字
一段不[illegible]牙[illegible]之間生[illegible]津津而[illegible]而按
之大都本[illegible]從義[illegible]發既是[illegible]迥然
超出人意外又是精切的當穆然沁入人意守敬
足珍也今亦何從[illegible]拔其降如克伐怨欲[illegible]
有曰就仁言不行卽以見宜湛之體就不行言仁

祇以增把持之障渴路言志篇有曰宇宙不隔吾
心吾心自隔宇宙行己篇有曰平居能辨一己卽
臨事能辨天下檢居篇有曰寒暑風雨之變迭乘
匪以振英傑豪傑之氣而顧盼牽制之私盡破獨
以見道德性命之真噫嘻後矣此于向所云以識
勝者也以識勝者乃其真能以理勝者也夫豈區
區淺促淺陋者可得而及哉于聞公少負奇志垂髫
時便梟然爲于衿領袖已而每試輒冠後先所爲
督學使者爲李蘅諸名公無不國士公也公不
[illegible]已溯及履賤場屋亦不[illegible]
以混不造極然峯不止繇是觀之公之[illegible]
忍增益者淵乎深矣又何可槩以與子業[illegible]之也
公下車未幾遂撫郡蒙廉明仁恕甚得民譽以方
序其文不及且公而實其言將來盛德大業有非
一郡之所能限者于姑標而出之爲異日公廉幾
作芙蓉湖上一佳話公無忘哉公無忘哉

題吳允執梅花復藏稿

往安節先生纖會課數十卷寄于于閱之多所嘉

賞而其中一卷尤稱奇絕因貽書先生曰此卷不
徒文之工其深識遠致迥非章句書生可及他日
必成大器已得報乃其孫允執也先生遂攜之謁
于於東林于嘆其氣貌稱偉之今年秋果獲雋南
畿允執復來謁于曰不佞聞君之捷也一則以喜
一則以懼夫何以喜爲安節先生壽有孫爲徵如
君者有子也夫何以懼安節先生道履慥慥海內
共推長者而君爲之孫然安在風烈皎皎足以祇
在頹俗而君爲之子循然後先其揩置未易負荷

所以懼也允挑悚然起謝曰命之矣少間手文一帙親予予覽之又翹昔年會課而上矣因稍爲評次而志此語於端以當授記云

題孫恭甫行卷

虞山三川孫先生澄空皎月出岫閒雲生平喜爲聲詩不屑舉子業以是終其身不遇長君子喬次君子桑能工舉子業矣猶然未遇也惟子桑晚而始領鄉薦耳亦不免落人後若子喬則更有待焉其難如是乃子喬之子恭甫纔茂年一舉而遂魁

南畿又若甚易然何耶吾聞之盈虛消息詘之天道積功累仁詘之人道故曰不蓄不光不閟不章然則昔日之淹正所以基今日之顯也吾請恭甫文雲襟濯濯不染一塵大有三川先生之致至其步驟雍容行乎勿忘勿助之間又得之子喬爲多然則今日之發又所以顯昔日之藏也恭甫方赴功名之會吾懼其視巳之易而忘祖父之難也特爲陳今昔之故以告之恭甫其謂然否

涇皋藏稿第十五卷

無錫顧憲成著

二僊留勝閣題辭

郴州蓋有稹成二僊其事頗異吾儒擯不語非直不語亦不解也曰是固幻耳然予閱稹僊事母致孝勤甚人莫之及又能爲德於其里成僊始嘗爲縣小吏及署文學主簿並以舉其職聞凡此皆人倫日用之常非有異於物也至如吾儒自稱道章句以上靡不稱堯舜道周孔斯巳卓矣叓考其行率謬不然甚者投背規矩恣睢以逞仰慚日月俯

慚人羣不亦大可怪乎顧恬然安之曾莫以動於意予誠不知孰爲常而孰爲異也予又閱稹僊道既成有雲鶴來集其庭形色聲音皆人也姿貌秀髮如十七八少年雲冠霞衣服飾壯麗與語缺審如故因隨之逍遥升天而去成僊既卒有友人遇諸武昌謂曰吾來時匆匆遺一舄於雞栖上遺一劍於戶側爲今家人收之友人至其家語之信然大驚因發棺視之不復見屍但一青竹杖長七

尺并一局而已然則蕪氏之所以僊惟其眞能有也成氏之所以僊惟其眞能無也迄於今猶可按而考焉即有艷慕欣道躬歷而趨之者苟其明效顯驗不臻於是終莫得而假也至如吾儒不然其說曰吾心即僊也吾心之變化云爲上際下蟠先萬物而非有後萬物而非無即所以爲僊也豈不大哉已而察其心固與庸俗等耳徒以其善匿而難窺也往往托而文焉以內欺已而外欺人予又不知孰爲眞而孰爲幻也予過郴郴侯盧堯卿示

予二僊圖予惕然有感因綴數語志其端非故薄吾儒而有羨於彼也庶幾覽者于是乎諦思熟繹反而求其所繇以晰於常異眞幻之辨而不敢徒以區區之空名爲足恃也即二僊之於吾儒厥亦有隱功哉其又何擯焉

法喜志題辭

澄江夏孝廉茂卿輯法喜志成有客過予語及之而曰茂卿津津禪悅迹所采摭率從忠孝節誼中薦取跳不得儒家門戶何也予曰是茂卿以儒用禪者也非以儒爲禪用者也以儒爲禪用即儒亦化而禪以儒用禪即禪亦化而儒矣此茂卿所以鑄乎也曰然則儒家摭禪何也曰此以正學脈也在茂卿以廣取善也一主嚴一主寬兩者並行而不悖也曰伯升之穢焉而錄倖文之阿焉而錄處道之悖焉而錄天覺之黨焉而錄奚取焉曰孔不廢祝鮀孟不廢陽虎參苓烏附並貯大醫王藥籠中其何疑於茂卿客曰善已又語客曰請爲予竟其說禪教之興本之乘儒教之衰而入觀其所以得久

行而不廢則又賴儒教之立也有如上苴人倫糠粃事物胥而入於虛無寂滅之教竊恐世道人心且蕩然靡所主持彼爲禪者流即欲雲卧霞餐維容塵拂以課其所謂向上第一諦將焉能之昔王仲祖劉眞長共訪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王謂何曰卿何不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聞者其賞以爲佳由此言之茂卿之爲是編特於忠孝節誼三致意也其深乎其深乎客以告茂卿茂卿曰善遂援觚箋

受之而標其端

題華羽士卷

異哉華孝子崇巳爲父命終身不娶矣乃錫之爲華者盖羅騖是無後而有後也異哉華生啓原崇巳作黄冠道人矣却惓惓以孝子爲念願得終身洒掃祠下虔奉瓣香是出家而在家也此等處一一從赤子之心流去來世法出世法都來總他不得吾是以有取焉啓原試歸而參之無日用而不知也

題魁星圖

天地太極之餘也日月天地之餘也先生日月之餘也丘索墳典先生之餘也一變而爲傳再變而詞賦三變而時藝宜丘索墳典之餘也稍而士矣而公卿大夫一變再變三變之餘也嗚呼先生將彀之餘成此之餘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取者不得舍者不疑方且翩翩乎獨與尸而祝之俎而豆之吾不知先生其以爲何如也於是乎題而問諸先生

簡明醫要題辭

澄江雲竹顧翁以醫聞於人久矣蓋近奉庭訓而遠宗劉張朱李諸先達虛研實究會而通之以故所投輒效一方賴焉於是翁年且七十有三乃手錄生平已試之方剖爲五卷授剞劂氏命曰簡明醫要其言曰是編所載平平耳無新奇可喜之說也聊以遺子孫備檢閱耳予聞而賢之翁之不爲新奇乃其能爲新奇者乎語有之醫者意也誠然誠然顧其說可以生人亦可以殺人生殺反掌耳不可不察也何也意難調而易偏也是故欲其平

平者以病治病不以我治病也病而曰治我嘗無意治而曰以病不以我我嘗有意有意無意之間能神能聖能工能巧劉張朱李之精蘊翁一言蔽之矣偉哉翁之不爲新奇乃其能爲新奇者乎是故槩而論之是編僅五卷耳叅綜其博而歸諸約者也翁之所見以爲要也徐而繹之千言萬語總不出平之一字蓋至約而實至博者也予之所見以爲要也讀者宜何求焉翁子言嘗從予游乞予題其端予爲丞筆書之如此且告之曰子業服巖

邑令名邦有種種惠政及民矣而今而往其務益加懋焉以手活人者起予即翁濟眾活人術不滋暢乎即翁然許諾人心今滋快乎異日者吾又將就子竟醫國之術也吾將拜而起曰先生之所以救拭言父子聽矣敢不表以周旋

題錢君餘收骨行

試看短條是甚麽若不帶得便未免當面混過若識得又未免將來做件事當面混過即淪於纏將來做件事即着於有一念湛然兩頭不帶數妙

不知其忘餘其自參之吾不能代下語也

涇皐藏稿第十六卷

無錫顧憲成著

明故學諭損齋張先生墓誌銘

憶昔歲己巳先贈公爲不肖憲及弟允揆師語人曰必得文行兼備之士而後可東里雲浦陳公爲言先生先贈公喜遂率不肖等北面師事之先生一見語不肖等曰吾觀子兄弟氣貌非區區舉子業可了須努力尋向上一着先贈公聞之益喜時仲兄坐吾病不復理鉛槧矣亦令執經以侍曰吾

固不專爲舉子業也庚午先生應雲浦公之辟不肖等負笈以從比數年竝相繼取一第而獨先生僅僅作一學博以老且死矣於是子搢等卜以乙巳之十二月廿四日葬於歷村之新阡持其兄濟川學博所爲先生狀屬予誌其墓予不勝驚慘相向哭俱失聲嗚呼一第先生之糟粕而向上一着則先生之精髓也得糟粕而遺精髓先生其亦何憾惟是不肖輩玩愒因循浪擲日月俛仰幾四十年止了得舉子業耳曾未有努力處也得糟粕而

遺精髓負愧實多尚何足以任千秋之役雖然先生之千秋自在非予言之謂也其何庸辭謹按狀參以耳目之所逮而誌之誌曰先生諱洪字子期號原洛晚號損齋居士初以字行已而更今名張之先世居澄江琉璜里有養浩公諱稽者始自琉璜贅高庄鄧氏遂占籍無錫爲高庄張氏云稽生愷以成化甲辰進士官都轉塩運使司運使世所稱東洛先生也詳具邑志中是生洛川公琳爲邑庠生琳生履菴公鉞配華孺人生子五人女三人

而先生其長也先生自少英穎不凡嘗逮侍東洛公東洛公奇愛之稍長力學工文年十八補邑弟子員二十而廪即爲人授經履菴公不善治家人産産日挫悉館穀進之有以一帛贈者必躬致履菴公曰兩親百結吾何以有此華孺人性端毅先生年踰四十間涉詿誤猶加箠楚輙嬰啼受之每從館歸日則依依膝下夜則侍寢於側至於婚弟嫁妹拮据備具絕不以經兩親之念也雲浦公高其行邀泰玄峯昆弟聚百金置租四十餘石以佐

所需鄉人多弗償竟不問嘆曰安得廣廈千萬間坐令寒士俱歡顏履菴公聞而壯之時先生每試輙冣其曹名日起三吳方千里間爭聘爲師顧其試於棘闈輙報罷久之始以歲薦分教吳庠適不肖從銓曹請病還往見先生挾一蒼頭徒步而前先生煮茗煨栗相對終日極歡酒酣徵問曰得無爲郡邑吾子所跡不肖謝不敢先生喜曰方是吾弟子不是天官郎也始先生待選都下申相國迎致邸塾甚嚴重之以是乞鐸其邑庠及先生憂歸

再補休庠遷諭英庠並不藉相國氣力一希荐剡亦不向達官貴人前一齒不肖兄弟姓名會休令石林祝公考績至吳下或告之大加嗟異時時以語人不肖聞之恍然自失也向者相忘於無懷葛天之間不覺耳却被石林道破矣此景此意今亡矣夫今亡矣夫先生所至以身爲教諸生賢而材者優禮之貧者恤之有負不平者直之諸生翕然信愛地方利病亦時時爲主者陳說不計恩怨以故吳令謙川馮公英令混成麗公傾心敬事一如

石林公焉郡直指使者牛公亦枉駕就訪不以常
格遇也乃先生每以養不逮親怏怏不自得又見
饑饉相仍國家多故丘壟之思倍爲懸至書其齋
壁曰靜中自念常憂國夢裡思親輒過家遂拂衣
東歸歸則田不足具饘粥廬不足蔽風雨蕭然斗
室日與兩孫講解不倦適次公氷壺亦解官歸時
分秫佐酒故先生有年來覓得同胞養分取簞瓢
聊自怡之句兄弟嬉嬉共陶暮年意甚樂也書其
臥室曰在家出家世事盡從流水逝得了便了丹

心原對白雲閒尚襟逸度居然不讓浴沂風詠三
三兩兩間矣先生素徙無恙年且七十以濕疾艱
於步履甲辰夏四月忽倦臥不語不飲者六日垂
絕之晨索筆大書曰只知人事是太古不信我身
非伏羲又索酒大飲曰令我熏然陶然栩栩然而
逝可也長子楷請遺言怒曰吾言之熟矣若遽忘
耶做人須收拾身心要知此身心非幻身肉心乃
我自家原來清淨法身原來先天靈覺真心天下
有何物可以尚之何物可以易之須是自知自養

自煉自取吾儒致中致和實不外此薛文清公詩
書錄吾家祖業也宜付兩孫至酉遂瞑嗚呼死生
亦大矣何其了了也先生廣額豐頤美鬚髯胸次
夷曠不留一滓而負氣倜儻恥與俗浮沉每語及
古豪賢長者及忠臣孝子輒爲佇想沉思徬徨太
息吾家飲往往借以寄意或時而終日陶然身世
兩忘或時而高談叱咤睥睨六合或時而感慨激
烈潸淚交流而繼之以怒髮冲冠恒歌曰出師未
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先生不自知人亦無

能知先生也先生髫年師事陽湖邵公聞陽明致
良知之說及壯遊方山薛夫子之門學益進已乃
亟稱考亭曰畢竟盤不過此老庚子之秋過視涇
上朝夕劇論意氣如故因言邇來異說橫行始而
侮朱終而侮孔其害真酷於夷狄禽獸遂掀髯而
起曰恨予不作魯司寇殊此奴於兩觀之下須臾
飲盡一斗仰天而呼噫嘻不已左右笑曰先生狂
矣先生曰狂乎非吾之狂而誰狂今先生往矣回
首當年猶覺生氣凜凜如在此豈生斯善斯闇然

媢世無所短長之人所可同日而語哉先生生於
嘉靖癸巳十月一日卒於萬曆三十二年四月念
五日享年七十有二配夏孺人有內德生子三長
郎楷娶吳氏次樸娶李氏次楨娶馮氏後於守菴
君女二長適邑庠生厲燧卿次適何起潛孫男七
長孫燁娶陸氏仲孫美聘華氏餘尚幼孫女四長
適趙瑞徵次字葉起龍餘幼樸與美後先出爲氷
壺嗣狀又述先生嘗欲傳徵菴公固窮樂善之操
俾子孫無忘并自叙其生平其言曰昔陶淵明預

爲祭文杜牧自撰墓誌蓋知生者不諱死存者不
諱亡愚者之鄙忌智者不蹈也余犬馬齒雖耄老
而傳矣自念以中人之資幼讀聖賢書長承祖父
訓而忠信孝弟出自天性生平辛苦僅爲祖宗持
立門戶一無攸拓雖八試棘闈而竟遂進取之志
郎晚膺儒綬聊借爲代耕之資謹守繩墨不敢妄
爲自謂所得於吾儒義理性分爲多故於貧富貴
賤一不介意然直諒狷狹不能媚於人不肯求於
人惟嫉惡好善引咎服義之心稍[illegible]也每擬筆之

以自見竟以蹉跎自信未艾不果而今已矣雖然
味斯言也亦足以槩先生矣請韻爲銘
銘曰卓彼賢聖人極自出烺烺遺經中天揭日惟
祖惟父世篤清修庭訓在茲夙夜與偕壽親曰孝
善長曰弟孩提赤心終身罔替發巳自盡循物無
違厥孚盈缶忠信是依惡衣菲食諸艱備歷青氊
無忝一椽靡益挾瑟擯齊獻璞刖楚抱關擊柝首
若亦可從吾所好莫之或攖貧賤富貴總付浮雲
還挾生平斤斤儒矩動靜語默淵臨氷履直腸直

口無詭無佞同異愛憎不與物競見善如珍見惡
如疾從義如奔聞過如獲心口自供形影自證百
年之事于今已定像此爲像不須寫眞銘此爲銘
不須買文樂而忘年來日可待一朝委化徒然琴
在日予小子恭勒貞珉後有考者英爽常新

明故翰林院庶吉士完初唐叔子曁配蔣孺
人合葬墓誌銘

天地間至尊者自至貴者自得也自得云何是必
愜乎心之所眞是舉天下非之不顧也非必愜乎

心之所貞非舉天下是之不顧也夫豈惟天下即一家之內情最親也目之所視耳之所聽口之所談手足之所持循少而習焉長而安焉日漸月染不知其然而然轉移最便也亦惟是率其本來面目隨分成詣隨詣成局無假借無倚靠無沿襲無遷就無牽合甚而一彼一此判然相反了不存異同之嫌何者誠有以自得也毘陵完初唐叔子奉常凝菴先生之子也始荊川先生以峻行高天下天下望而嚴之凝菴先生繼之軒豁磊落不務瑣

瑣重意氣與人交瀝盡底裏遇緩急傾身赴之即生死弗避硼硼有古豪賢風至叔子乃又孤立行一意其於自奉衣不兼采食不兼味泊然不知聲色貨利爲何物其於公庭視之若浼不以一字干其御諸蒼頭檢束惟謹閒出而受侮亦以法飭之不少姑息其嚴厲如此則是父子相反也叔子有兒二人伯曰孟孫早卒仲曰做元仲在懷抱中能解文義口授以古歌詩時觸事則援以證叔子三四歲不能走五六歲不能言識者目之曰行遲語遲是必遠到既而就塾師師授以書仲數過成誦叔子必倍之久之則仲頗遺忘叔子猶初耳凝菴先生上公車仲時慰藉其母萬恭人後先周旋以襄其勞而娛其意叔子惟挾策他無所問也仲爲文咄嗟而就叔子每懸思竟日凡經人道語誓不襲一字仲雖少人或就之謀必忠或就之假貸必應叔子絕不樂與人事間有不得已勉爲居間必使兩皆心服而後退退則盡匿形跡若初未嘗與者則是兄弟相反也叔子元配曰蔣孺人叔子侍

凝菴先生品隲今古剖析疑義論事可否成敗娓娓如也而孺人侍太恭人斤斤不輕吐一語叔子與人交無衆寡無大小無賢不肖怡怡如也而孺人端容肅視人雖巧詼不能博其一笑叔子性簡易遇所知脫略禮數不爲容落落如也而孺人于娣姒相見必理新衣將迎甚虔則是夫婦相反也且萬恭人斂而則閫以內閫以外事無巨細莫不兼而綜之而孺人約處一室趾不踰閾雖至親罕見其面萬恭人溫良樂易大小臧獲凡幾百指莫

不人煥而人沫之即有犯多所寬假不問而孺人堅持禮法尺寸無軼左右侍者雖既退猶若儼有臨乎其上然則是婦姑相反也然而廣大者不見其爲蕩謹密者不見其爲狹高明者不見其爲亢篤實者不見其爲拘真率者不見其爲踈恭恪者不見其爲矯寬裕者不見其爲狥嚴毅者不見其爲苛何也誠各有以自得也是故父子得焉而親兄弟得焉而友夫婦得焉而諧婦姑得焉而協天性之絜人倫之勝世濟之美儼然不出庭闈而坐

收之矣則是相反者原未嘗不相成也抑又有異焉予竊見叔子恂恂退讓如不勝衣而志邁千古言視規行視矩凜不越跬步而神發六合仁義之宮禮樂之府詩書之囿開拔恣取無所不快於意而目高生氏爲名茂才爲名孝廉爲名太史餘光末耀足以照映人群而胸含丘壑則是叔子一身之間亦相反也予竊聞孺人居閒一布一葛雖極敝不去而推衣履於親故必裁紈綺傾橐而出不爲惜其自奉一腐一蔬日費不踰數錢而作一餐

以饋客非腆潔弗快人偶有乞貸生利者必爲麗却之而戚里中或以匱乏告務委曲周旋不令有怏怏心生平於米鹽猥屑瑣不經心而獨所奉於凝菴先生及萬恭人即一果一茗必手滌而後進且死指一篋謂子獻可曰吾終年積愁積病未嘗積贅此中存有七十金可以了我無以累大父母則是孺人一身之間亦相反也噫嘻遠矣及徐而按之卷舒有會操縱有適張弛有體繁簡有宜郎欲從而窺其間無蹤矣乃知相反者果未嘗不相

成也是故信於心則不復有畛域之可分而爾我之障撤矣信於理則不復有方所之可泥而中和之體備矣此予向所謂自得者也叔子名儆純字敬止壬午應天鄉試五十六名己丑會試七十八名　廷試二甲七名選翰林院庶吉士生於嘉靖戊午十月十五日卒於萬曆己丑十月二十四日得年三十有二孺人同邑贈知縣翁公叅京女生於嘉靖己未五月二十日卒於萬曆丙午四月二十六日得年四十有八墓在宜興鳳凰山子一

郎獻可太學生娶丹陽江西按察使賀公邦泰女女二長適同邑太學生董公應朝子太學生遇泰次適予次子府庠生與沐先孺人卒孫男二長宇昭聘金壇郡學生于君玉全女禮部郎中于公孔兼孫女次宇量次宇叅俱未聘孫女二長字溧陽南京大理寺評事陶君人珪子元祐次字同邑翰林院編脩吳君宗達子任思次未字先是歲丙午秋八月獻可持狀請予屬文其墓中之石予愴然傷懷不果爲至今歲己酉夏六月困暑時時卧北窓下一日追念叔子不已因檢其狀讀之則凝巷先生之爲也瞿而喟然嘆曰卓哉知子莫如父矣已檢孺人狀讀之則獻可之爲也瞿而喟然嘆曰懿哉知毋莫如子矣表章揚厲責在後死予何容終無言況乎日居月諸[illegible]因[illegible]予亦且駸駸作老態復何待也因[illegible]次弟而志之并繫之銘銘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惟其相反所以相濟吾何以知叔子與孺人哉以此

明故孝廉靜餘許君墓誌銘

隆慶庚午予與靜餘許君同游邑庠一見如故歡予樂君之光明簡易洞無城府君亦樂予之不爲機也嘗赴郡試先贈公遇之逆旅私謂不肖曰是夫非塵滓中人兒其識之時君未冠及授室先贈公命不肖饋酒一石稻二石君辭不肖進曰家大人重君欲知君聊以爲好耳君驚起請于父一菴翁受酒而却稻曰小子不敢拂翁之意翁當不忍拂小子之意也自是交好有加密以道義相切磨及予倖博一第乍出乍歸與君蹤若落落而此衷相映宛如一日甲午歸田偕同志修東林之社君時時既臨之予自惟衰劣正賴君左提右挈補過桑榆而君且棄予去矣撫今追昔淚涔涔不自禁會君之子其仁卜以歲之十二月十五日癸酉葬於嶂㟝新阡手次君之行乞高存之爲狀屬予文其墓中之石予故有文戒方在徘徊而友人薛以身且謂予曰此靜餘意也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子必勉之予亦忽念是先贈公之所記也遂諾受狀

而讀之既作曰備矣核矣可以志矣何則人各有
眞所爲貴狀者貴其眞也皮肉骨髓稍有不似不
可語眞今狀始言君家故貧先世遺田二十畝君
既有聲諸生下帷教授稍拓至百畝已鄉舉婚嫁
遞集食指漸繁又不復授經生計益困亦惟力自
節嗇粒米束薪出入程量卒未嘗營子母什一故
視其室甕牖繩樞猶夫初也視其服敝冠緼袍猶
夫初也視其食羹藜茹藿猶夫初也視其一二使
令蓬首跣足猶夫初也比五上春官不第庚子冬

行至桃源河冰堅遽返謝去計偕傳金自號蚤自
老人杜門卷堅于此可以得君之皮矣而未也又
言君受知郡侯龍岡施公邑侯念庭周公時召君
相與茗饌酒醴宴游如家人子弟君介然自守不
干以私丙戌從公車還爲幽居十戒書之壁安貧
戒五曰誑收田根曰干謁官府曰借女聯姻曰多
納童僕曰向人乞覓省事戒五曰無故拜客曰輕
赴酒席曰妄薦館賓曰替人稱貸曰濫與義會出
入恒指而目問曰若得無食言否或以私嘗之輙

拒其饋謂之曰此吾之息壤也可奈何偶有感慝
麗法乞君居間持之甚急君適貴耶爲輸罰鍰終
不爲緩頰聞者大細信服嗣後即有緩急見君輙
愧而罷不復發矣守令下車一謁後不得再覿其
面宜興歐陽公守常雅重君延修常志君曰公賢
者爲欣然一出每中丞直指學使者入境必爲表
其閭君洒如也既病謂其仁曰吾有某逋未償某
施未報某家人齊未給某故人子典田所入已當
其直亟取券還之于此可以得君之肉矣而未也

又言君天性孝謹大父效靜翁古君子也爲諸生
出入攜君以從動息有教君一意步趨無尺寸軼
父一菴翁未及中壽而卒痛之終身事母吳孺人
嘻嘻啞啞依然嬰孺也又言君襟度洒落喜飲酒
務春秋佳日同心宴談輙諧笑傾倒移日落月喜
散步飯飽後獨行城堞間眺望雲物以爲至適所
善澄泉茹公及萬中丞輩相與聯同庚社一觴一
咏彷彿香山洛水之風嘗視君疾君曰吾胸中蕩
然無事樂意津津凡不食者浹兩月談笑如常不

一介于邑于此可以得君之骨矣而未也最後言
君一日自東林歸勑其子曰人何可不學但口不
說欺心語身不做欺心事出無慚朋友入無慚妻
子睡無慚夢寐乃爲學矣予不覺喟然嘆曰微乎
微乎君之髓其在玆乎且夫士當居恒高談濶論
意氣凌礫若舉天下皆無足以動之者是何壯也
及乎臨境輙爾波靡遇貧賤則戚然不能以終日
安遇富貴則奴顔婢膝以求之不少顧惜又何懦
也本之内多欲而外附仁義遂成兩截人耳乃君

以不欺爲主以無慚爲案其生平之所自刻勵豈
不廩廩可想哉宜乎始終一節名實俱粹靡不稱
爲真孝廉也先贈公于是乎知人君姓盛氏曾大
父信齋翁諱玉幼失怙恃依親許翁因其姓信齋
翁通二經以行誼稱大父效靜翁諱應璧君初號
太玄後更靜餘以此父一菴翁諱盛德爲諸生生
子二君其長也君諱世卿字伯勲配趙孺人生子
三其仁娶澄江隱漁王公女其忠郡庠生娶太學
振龍厲公女其清未聘女三側室出一適陸士裕
一字澄江王日華一未字孫男二長成年十六仁出次
盛其忠出孫女一其忠出俱未聘字君生嘉靖壬
子十月十六日卒萬曆丁未四月初八日得年五
十六所著有中鮮編太玄玄言露頴綢諸集而特
好爲詩一切欣悼悲愉之感悉于詩乎發之詩成
抱膝長哦輙復欣然自喜謂是足之妙是又君之皮
肉骨髓所寄也後之尚論者其弁求之
銘曰凜乎其操凝霜凍雪坦乎其懷光風霽月朗
乎其衷青天白日靡因靡縱靡矜靡陋屋漏庸衢

可參而質足爲人倫之式

吳母毛太宜人墓誌銘

吾郡吳嚴所侍御朝拜官而夕抗疏首翦巨奸一
日直聲動天下言路大闢比予有感於李晉撫之
被多口也上書閣銓二老一自之舉國爲譁侍御
又慨然採而聞之當宁於是異同之論紛紛而起
時侍御業竣宣大事報滿請代代者不至方蚤夜
念其母毛太宜人遂飄然拂衣歸太宜人見之甚
得侍御從容言歸狀則益喜曰若無損千鋒萬鏑

而爲國家光祿爲漕撫而冒于鋒萬鏑兒此歸俯仰君臣朋友之間皆可以無愧矣不見若父乎一出幾死杖下再出幾死讒口終其身在于鋒萬鏑中曾不少悔吾亦不代爲悔也兒此歸俯仰父子子母之間皆可以無愧矣已聞銓司糾擅去者擬奪侍御三級不得　旨復用考功法奪一級侍御跽而謝曰兒不敏重累母奈何太宜人怫然曰吾以得職爲兒喜兒以失官爲吾累不亦遠乎兒休矣吾與爾隱于閭而異之何其洞照曠之原越拘

攣之見如此也居一年忽得太宜人訃不勝驚悼然何侍御假然衰絰而過予乎太宜人狀介錢啓新侍御屬予誌其墓中之石予讀狀益異之太宜人幼聰穎通孝經小學少儀內則諸篇及列女傳四子書無不淹浹是學士[illegible]公誠女大父古菴公處禮科右給事以忠直立朝以理學名世以禮讓教家者也故其子姓彬彬非獨外德茂盛亦有壼則焉予曰善哉始基之矣爲之賦關雎之首章而未也太宜人之歸學士復菴先生也年十九耳而翁尚寶丞審菴公質直端方御家嚴肅段安人稍紓起嗃嗃不少寬假賴能周折成中得兩大人歡也比學士丁尚寶公艱太宜人相之必誠必信已學士宦于京首疏糾張江陵奪情事受杖　闕下血肉狼藉忽聞段安人訃太宜人從學士冒冰雪奔而歸會[illegible]尚寶公尤過之予曰善哉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矣爲之賦下武之三章而未也伯翁太史後菴公長于學士十三歲學士莊之如父太宜人亦莊之如翁兒二樂公長于太

宜人九歲各垂白首相見必載拜歲時必備禮衣而副之二恩公爲里胥所攜幾陷大辟太宜人日夕泣求所以白兒宅既弟校菴公家漸落時以擔石相贈女兄弟四人皆周氏婦貧困特餽舍居食之其卒也爲具棺斂[illegible]予曰善哉尊尊親親德之至也可以風矣[illegible]之三章而未也太宜人初年待諸子[illegible]賀者恐傷之老而彌篤諸子各授室析居者十數百武定省以時辰而罷集太宜人必預戒僮饎以待

其待壻莊于賓而慈于子壻亦怙之如母忘乎其
爲半子也從子婦有不宜子者爲旦夕虔禱曰冀
得雄以嗣適乎幾幾望之如其婦諸從婦亦覩之
如姑忘乎其爲猶子也予曰吾哉其有敦睦之道
乎爲之賦桃夭而未也太宜人生于殷盛歸予顯
融雨膺　封誥貴重矣作苦鋭勞輒身先力搘戛
理絲枲冬理木棉機杼聲軋軋不休每孫女媵嫁
必出篋中布若干實其奩居恒衣大練不曳帛遇
賓祭吉辰間一御綺縠不終日隨補而鎖之食不

重肉飯脫粟粥必雜麥糜與婢子共饘鬻而餐出
御小輿至媵不任肩從者一二舂頭不紵其爲貴
人也予曰吾哉勤儉家之本也守而弗失世世其
昌乎爲之賦葛覃而未也太宜人性好施見孤寡
老弱倍爲惻惻每輟餐袪裳餬其口戊子歲大祲
學士設糜粥饑者而糜空莫繼太宜人惕然解服
脫簪佐之所起溝瘠無算晚年好佛益好行善事
每晨起誦金剛諸經宣說男女某某婦某某氏歷
歷不遺曰氏老矣福田利益無所覬願爲兒女輩

懺悔除愆始以來障業里咸有多藏悔盗者縱橫
進揩螺繫伏于非辜輒合掌曰物去考復來乃以
人殉如墮落何間有箠與僮至斃者輒蹙頞曰奈
何一朝之忿而以人命戲也他如枉有地曰必吾
葬途有淑曰必吾飭即空之中務避勉以應予曰
吾哉宜乎口碑載道人人說爲活佛千秋耳爲之
賦假樂之首章而未也爲學士以翰苑舉有[illegible]聲
稍稍修聲酒太宜人怒曰吾兒莊無事恣一第不
念尚寶公曰未瞑乎學士爲錯愕潑聲酒大肆力

涇皋藏稿　卷十六　三三

于文章竟魁多士學士直道而行不能面藏人過
太宜人以鏡補之曰母好書以損人人[illegible]不啻
山川險也學士喜如得益友太宜人遇事八丈夫
子一皆無害所爲思勤同輩合[illegible]穿
親爲[illegible]補獨不以寸絲尺[illegible]予
惜福也比其長也[illegible]之曰
同思疑負天道忌盈兒[illegible]子
日吾哉順而正愛而[illegible]之
故盈虛消息之機析之精矣[illegible]傳男子之

槩哉是故能以學士公永㦛也爲之賦雞鳴又能以侍御諸君蚤興也爲之賦小宛之三章已餉大宜人之年其生以嘉靖庚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其卒以萬曆辛亥六月二十七日得七十二歲其葬以壬子正月初七日子八人曰雍太學生娶顧氏曰亮辛丑進士任湖廣道御史娶蔣氏贈孺人繼蔣氏封孺人曰奕庚戌進士選浙江縉雲知縣娶馬氏繼徐氏曰玄戊戌進士任山東東昌知府娶張氏封安人曰京太學生娶劉氏曰兗庚子舉人

娶白氏曰襄癸卯舉人娶曹氏曰褒太學生娶白氏女一人適太學生曹師謙孫男三十人雍出者二儼思郡諸生娶毛氏孝思娶金氏亮出者八寛思娶蔣氏柔思娶董氏恭思邑諸生聘錢氏敬思聘曹氏毅思聘荊氏直思聘鄭氏節思聘陳氏剛思聘姜氏玄出者九爾思邑諸生娶毛氏我思邑諸生娶毛氏衆思娶賀氏少思有思未聘無思聘周氏是思匪思百思未聘京出者四贊思聘董氏賢思聘任氏貫思贊思未聘兗出者一禹思未聘

襄出者一顯思聘賀氏褒出者五肅思聘白氏又思哲思謀思聖思俱未聘孫女二十四人亮出者四一字陳于泰一字蔣伷淳一字龔九鼎一未字奕出者五一適張東星一字姜紹書一字史元孫餘未字玄出者八一適姜志寅一適曹茂清一適張與文一字陸騰驥一字何熙祚一字惲翊一字薛尊生餘未字京出者二一適孫𣁽一未字襄出者一字范能迥褒出者四一字董祖蔡餘未字曾孫男三人爾思出者守揆我思出者守覲寛思出

者守大俱未聘曾孫女七人儼思爾思出者各二我思衆思寛思出者各一俱未字嗚呼盛矣天之祚太宜人何如也因爲之賦麟趾終焉而繫之銘銘曰萃有衆懿之謂德萃有衆祉之謂福芼、兵以戊啟夥其餘以施於嗣服饒山之原玄暉穆穆億萬斯年於何不淑

淛母華太孺人墓誌銘

悲哉淛子之爲志也其不忍泯泯于母也其稱曰始不肖先大夫佐太安旣遷貳夔州誼不肯以一

介自繼家植厘厘耳已而吾父家難所減更十之
六已而吾父不祿所減更十之三適大飢吾母子
然俯仰其間日夜皇皇拮据不暇久之次第而已
于道里人即莫不材吾母咨嗟而道說之而今已
矣因大哭少間又進曰始不肖等幼無所禀學吾
母呼而謂曰汝叔祖味菲故明師且其人端然長
者汝盡從學之夫豈惟詩書之好是憑庶幾其以
家庭語不肖等敎諸徐而驗之信何其智也而今
已矣又大哭少間又進曰吾母生而慧穀不厺稍

長通孝經內則女儀大指吳俗好佞佛吾母獨不
佞佛有勸爲施捨之說者輒謝去而曰寶其言將
嗇者擅辟貧者攫殃乎殆必不然君相聞一善言
見一善行輒以誨不肖等時時還而思之依然若
上耳也而今已矣又大哭寻聞而傷之且曰止其
無復言予知所以解子者矣遂爲誌而銘焉誌曰
孺人姓華氏西樓君女也西樓君有弟曰東源君
實生孺人西樓君壯弗子因女之年十七歸太學
生鳳竹浦君歸之二十一年而稱未亡人稱未亡

人之二十一年而亡時萬曆甲申正月十七日也
距其生嘉靖丙戌七月二十五日得年五十有九
子二長邦達邑庠生娶華懷竹女次邦獻娶鄒學
生華少峯女女三長適俞士弘次適鄒念菴次適
錢光齊孫男四元益娶太學生王釋石女邦達出
元選聘邑庠生鄒仔滅女邦獻出餘幼未聘孫女
六一字華邁晟一字邵某俱邦達出餘幼未字邦
達等卜以三月二十五日奉孺人合葬於石窒山
祖塋鳳竹君之兆禮也顧憲成曰予聞鳳竹君且

死孺人之不欲生者數矣徒不忍其二子耳顧其
心豈嘗須臾忘君耶一旦得從君地下快孰甚焉
而二子者方啼號鳴咽憒然不自省覺之於夫
子之於母其相爲嬛兖如此豈不諒哉其至性篤
發孰能幾之者乎夫是以知浦氏之必有興也予
師少弦張先生嘗爲二子乞言於予及得余言亦
以爲然云

銘曰何以綢之裘之旗也何以復之村之鎡也服
而夫君鎮而子孫秩秩振振何以媲之德之著也

高室朱孺人墓誌銘

孺人年十九而歸靜逸高公也既久而弟子渭然嘆曰吾之業在樛木之三章矣爲捐橐中裝置媵而又竟弗子也久之乃子從孫攀龍所以撫字百方稍長就塾師受句讀每還輒置膝間程日課手果餌慰勞每夜讀洴澼絖而佐不寢不休蓋孺人歿而攀龍痛可知也曰攀龍之鞠于母二十有三矣攀龍不能以一日娛也惟是夙夜矻矻一編中廢幾有躋于榮顯耳是以實効虛也今者幸而眾

于鄉而吾母已矣是以虛負實也可奈何言悲咽不自勝于闈而傷之以爲是其母子之間至矣因是而求孺人乃益悉孺人孺人生一歲而失其母也而固甚慧不倫厥父慎齋公愛異之既長遂令攢家政卽內外一切井井就理比歸靜逸公而其姑浦輒委政焉曰以是觀新婦能卽又無不井井就理也孺人性好施非功德有所需輒不得意去而其自奉甚菲食不二簋衣不文飾垢汚手自浣滌既老猶績不倦攀龍以爲勤渠閒諷止之孺人慨然于所握示曰是物也吾女而佐吾父于牽者若而年吾婦而佐若父于高者若而年驟而棄之不祥孺子休矣攀龍又言吾母病且二歲未嘗廢衣冠日惟焚香誦諸佛經始下外王母憂與人假衣燦爛手一果啖之味甚殊覺而遂娠吾母吾母之生日若時時持佛號者及卒體瑩瑩有光擬得道云顧憲成曰是非予所知也予所知者孺人耳孺人女而女婦而婦母而母其于生死之際何所不廓如也自頃來海上曇陽之事起說者多好

言性予是以略而弗論而特論其可知者如此孺人生於正德丁丑七月念七日卒於萬曆甲申十月初一日享年六十有八子一卽攀龍娶王氏女一嫁楊子有孫女一許字浦從龐靜逸公葬以是年十二月十有二日葬孺人於慧山黃泥灣祖塋之次而命攀龍乞銘於予矣銘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若孺人豈有于區區而已諸

銘曰欲知其女視其父賜然有家璞歲歲欲知其婦視其姑洵茲蘋藻副且都欲知其母視其子翩

爇風雲發於趾式言繫之界大荒九龍爲護允佑
藏

處士晴沙談翁墓誌銘

談之先得姓由郯子至南宋而始籍梁溪入皇朝
有壽齋公者起而其族遂大五傳而爲贈御史紹
六傳而爲封刑部郎復復生緯官承事郎緯生鵬
官七品配成氏生丈夫子三人而翁爲季翁諱鏞
字守謨號晴沙生於弘治癸亥正月二十五日卒
於萬曆己卯正月十一日所著有鳴蛙集五經音

釋考四書釋義娶李氏先翁十二年卒子男二長
曰承倅禮部冠帶儒士娶王氏繼娶吳氏次曰儆
娶沈氏女三一適李應時一適邑諸生張應貞一
適劉闇啓孫男二正議聘江陰縣諸生顧言女立
未聘俱承倅出孫女九承倅出者五一適陸可立
一適俞顯祖一適邑諸生陳爾耕蓋手狀翁者也
一字陸汝賢一未字儆出者四俱未字翁生弱不
嬉長不遷也與十山翁愷兄弟最歡共業博士家
業翩翩美文辭見以爲一第猶拾之耳而竟弗第

也無何而十山翁成進士大喜曰吾屬行中有人
哉休矣無所事吾矣而邑中縉紳先生雅知翁咸
日攝翁曰是夫也何可令山林得之輒趣迎翁令
子弟北面受經當是時補菴華公最負時舉館與
可顧獨心喜翁益賓翁二十三年如一日也翁年
二十而館六十而老三四易帷而已帷下諸生雇
而麥實而往　多類者云翁孝友淳至年十二翁
丈秋航公役而　有司持之急翁慨然以身代縣
令尹侯公見而異之乃召翁師授經圖國中秋航

公竟以翁免叙就公家居以嚴見憚翁事之謹動
履其意處兄弟油油乎于內則森如也翁之於人
道煥乎備矣翁故倅學而尤好開元大曆詩時閉
門獨坐吟咏自適而以其閒肆於山水之間曰九
龍二泉吾西道主人也翁生平措履純白凜然不
淄縣大夫脩鄉飲禮輒延翁爲重賓翁謝曰夫飲
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吾何德以堪之辭
勿應强而後可其爲長者如此顧宗成曰陳伯子
之狀翁云爾余不習翁而習與伯子文因陳伯子

而習翁之伯子勉菴君勉菴君恂恂者也陳伯子有口德汙不至阿其所好而其學絕從今游若役稱說翁不衰翁之文獻具矣不佞於是乎敍乃爲次第其事而銘之

銘曰其賓於塾也萬以爲日而千計其賓於鄉也千以爲日而百計孜孜屈乎不足綿綿伸乎有餘其賓於國也僅以爲日而誰爲計嗚呼可在茲千在茲萬在茲有翁在茲

涇皋藏稿第十七卷

明故承德郎山東濟南府別駕蓮巖黃先生

暨配許孺人合葬墓誌銘

無錫顧憲成著

萬曆二十有四年丙申春二月戊午前通判濟南府事蓮巖黃先生卒於泉州南安里第越閏八月既生明孤拱化命其弟拱振跣衰絰叅水陸千里來訃於顧憲成氏憲成見之駭然而哭也哭相向皆失聲既息拱振致遺命爲憲成銘其墓憲成又哭曰知余者其先生也夫何忍爲先生銘則又哭曰知先生者其余也夫何忍不爲先生銘遂頓首受命拱振則又泣而請曰惟是先府君實拜子之賜其黃之子孫世載明德竊不揆敢徼先府君之餘蔭以先母氏累憲成悚然起曰憲也不敢死先生其敢死孺人又頓首受命乃視狀先生之狀曰先生諱一桂字攀甫別號蓮巖始祖曰忠勇翁忠勇公蓋今南安而長子孫其土世世焉忠勇公生九府君五府君生三致政公又五世爲無懷公無

懷公生篤齋公是先生父也娶於王而生先生甫三歲而孤王節母泣曰天乎孰使吾翁無子而有子吾子無父而有子乎攻苦蚕績朝夕弗輟以為無懷公養而其餘以資先生學先生少本明悟絕人益噐噐自洗濯從里中師受博士家言率歲所而師稱弗能師也年十六遂冠邑諸生冊惼焉嘉靖乙卯試學臺最晉廩食厥秋舉於鄉年二十有三耳無懷公聞之為嚼三觴而王節母喜可知也顧其上春官輙報罷無何無懷公及王節母相繼

歿先生哀痛踰節意鬱鬱不自禁嘆曰吾尚可遂治少年闘筆舌之奇乎且休矣隆慶辛未遂謁選天曹得浙之雲和令雲和瘠而貧人皆難之先生不顧矣心承厥約巳務民間所欲若而替與之劑借差汰馬役孜孜不遑先時邑中水道久湮沒者遠或幾里近猶二三里舁而汲者怨咨盈城先生捐俸入佐以洎額募工既水所源而導焉民乃舒至今賴之近郊故多虎患漸及於邑或食豕官舍先生爲禱城隍神請先去苛攻而後大戒攻虎甸

日有田夫遇虎於途手搏而斃之歷後遂息邑人異焉獨以清介孤立任怨任謗不爲監使所容竟左遷寧波學博先生不色愠也第亟往進諸生日與校藝所短長上下今古奬其勤而作其怠士用翕然若今太史周公應賓王公毘吏部傅公光前南昌王公佐皆先生所賞鑒也乙亥攝慈谿篆治如雲和時邑有漁課三百金吏白當如例受先生曰諸公而登諸私何例乎丙子秋用南京兆聘分校士於都舉遼成等十四人明年丁丑擢濟南府

通判主岱宗香稅稅多無毫無私焉或勸稍爲子孫計先生謝曰吾於一官何有惟父母寵命未沾之爲戚戚是以三年淹奈何以子孫故爲父母羞乎會中蜚語掛冠去之不終日比至家四壁蕭然時時從里父老瀞名酒相樂而已有司高其行賓鄉飲者再三先生輒然不肯也其爲長者如此孺人之狀曰孺人姓許氏端勤生而淑惠既嫔於黄上則佐王節母奉無懷公婉而有則無懷公大歡下則奉王節母佐先生讀每夕挑燈刺綉達旦

不寧巳而無懷公及王節母終先生皆旅在京孺人後先竭力斂事必誠必信無或憾王節母有姪女孤貧莫養孺人收而字之旣長而厚資嫁焉先生曰微吾妻吾幾不得稱人孫稱人子矣先生幼孤鮮兄弟事同産二姊甚恭以愛孺人亦以伯姊禮禮之終其身先生曰微吾妻吾幾不得稱人兄弟矣先生之雲和孺人扶病而從旣至病加劇且卒手檢一縑謂先生曰以此斂我足矣君庭如水妾安敢以死溷君先生泣而諾之曰吾所以志也

孺人可謂知大體矣顧憲成曰信哉丙子之秋余見先生於金陵邸以爲古貌古心篤行君子也甲申余請告里居先生杖策而過余朝夕侍者三月戊子冬余從官栝蒼遇諸嚴陵道中遂奉之至官舍朝夕侍者又二月因得益諗先生內無城府外無邊幅一言一語一步一趨端慤不苟先生亦不以余爲陋自家居至於歷官無所不語其於孺人之賢恭纚纚不置也大要狀所具略同不誣矣獨念余寂蘆中房書生耳無所短長先生儼然國士

士遇之所爲期且節耿耿流俗之外厥施並篤乃余莽莽風塵乍進乍退進則多忤多尤率不免意氣用事無能樹尺寸以章先生之明退則優游玩愒頹然自廢年來益復善病倏忽向呻吟中混擲日月獨行顧影獨寐顧衾不勝慚負何以無隊先生命哉伊是先生之所以脩諸身刑諸家施諸郡邑者煨煨可紀而孺人同心同德相以無違則其不朽者固自在也余小子何爲撫今追昔感愴百端聊以發余悃云孺先生生於嘉靖癸巳享年六

十有四孺人生於嘉靖辛卯先二十四年卒享年四十有二孺人卒娶林氏曾氏皆先卒子男五拱化娶劉拱治邑庠生娶傅卒拱振邑庠生娶曾欽極邑庠生娶徐卒拱寧郡庠生娶周化治振極皆孺人出女三一許字王林出一未許曾出一未許蔡出孫男六命褒聘楊化出命紳娶彭命肇聘宋嗣欽極命禱未聘治出命徽命綎俱未聘振出命綏寧出孫女八一適許餘未許字拱化拱振拱寧等將以是年十二月初十日奉先生與孺

人合葬於王塘山之原而林氏曾氏附焉禮也

銘曰紛而不可質者遇也固而不可格者年也積而不可佚者德也餘而不可竭者福也久而不可惑者理也貞而不可革者石也

明故處士景南倪公墓誌銘

昔司馬子長著貨殖傳談文者以爲千古絕調予特嘉其取舍之間不擇巨細乃世人率諱言富即爲子若孫者闡揚先德亦惟恐以富掩也相習而爲諱夫此何足諱也富而好禮可與從弱富而好行其德可與澤物顧人之用之何如耳吾錫故有

東湖鄒公望桂坡安公國其人皆翩翩豪舉其名與貲俱傾一時本之各有所長非苟而已也予以爲國家得若人而用之必有裨於會計即不然而一鄉有若人可備一鄉緩急一方有若人可備一方緩急作史者倣子長遺指捃摭而列之貨殖附於陶白猗人之後豈爲過哉屬景南倪公卒孤鎬等持晴宇華比部所爲狀乞誌銘於予予忽忽心動跡公勉勉拮据其產非能與鄒安兩公相伯仲要其布衣起家遊用纖嗇尺寸不苟有足多者竊謂兩公倜儻而近狂公敦愨而近狷未可槩以蓬蓽之操擯之也因按狀而誌之曰公諱珵字良玉漢御史大夫寬之裔也唐宋間代有顯人至吳縣監丞子雲始家吾邑梅李之祇陀五傳爲元鎮公瓚世稱雲林先生其兄元琛公珏嗜古好脩五傳爲廸功郎竹溪公宗寶始居坊前是生守溪公澤澤生南樓公柏配張孺人舉三子而景南公爲長公生有異徵稍長課經生言神奕奕旺會南樓公家

政旁午兼以豪右覬覦之者衆公憤然頓足而起曰彼以我爲非夫也耶且男兒何必朱輪赤紱乃稱豪哉遂請於南樓公願代理家政南樓公壯而許之無何家隆隆起里中見之皆驚服相戒無犯公復念南樓公春秋高爲之栽花累石徵其生平往來故知相與煮茗烹醪徜徉名勝以娛其老南樓公大喜曰吾今而知爲人父之樂也已而南樓公病籲天請代比卒柴毀骨立幾以身殉族屬莫不嗟異曰是所謂五十而慕非耶先是南樓公欲

析著公愀然不自得南樓公曰此莫非吾事汝獨賢勞也強之公乃盡摘其甲產讓兩弟未幾兩弟俱早世所以鎮撫其遺孤甚於己子每日必先過兩家壁畫畢然後退而爲家計兩家事稍有不當於意必召諸孤面誨之叮嚀諄切涕泗交下諸孤感激競奮卓有成立而重役至則公又獨肩之至今邑人知有景南公不知有兩家以皆在公卵翼中也公治生無他奇惟勤儉是務每旦雞鳴而興出內閫闈聽織聲則喜過書齋見就明而讀則喜

出田間見披霧而耕則又喜大小歲獲量材授役朝有課夕有程無敢以鹵莽報生平不爲侏儒俳優之樂不爲陸博圍棊之娛宴客有節不爲流連長夜之飲曰是誤己且誤人不可以訓其自奉也蔬水適於膏粱韋布適於紈綺徒步適於車騎卒然遇者不知其爲公也與人交推心置腹不設城府有負公者亦夷然任之終身未嘗先訟一人即里有不平事就公質務百方曉譬以解甚而陰割己貲從中調護期於兩釋而後快縣官編役知公

長者輒問公云何公具以對多所縱舍及役不滿數又不難以身任環公居數十里間饑者待食寒者待衣有叩必應或不能償置不問歲戊子道殣相望公惻然憫之捐粟千石應募退復私爲粥以活老稚者無算其能爲人分憂恤患類若此而尤篤於水木本源之思修葺賢祠謂是雲林公所俎豆也刻雲林遺集謂是倪氏文獻所徵也輯家乘謂是祖宗脈絡所係也曉而猶子鏘罹不測坐圜扉公日抱鬱鬱竟以虐疾至屬纊猶泣謂諸子曰

向者爾大父與仲叔季叔受誣我老人力爭得白乃今何以下見爾大父及兩叔也嗟乎此可以觀公矣公生於嘉靖庚寅十月初九日卒於萬曆甲辰十二月初二日享年七十有五以卒之明年乙巳二月十六日葬於蘊圖橋祖塋之昭配張孺人先公三十三年卒繼配吳孺人子五長鎬娶貢士陸鳳洲女繼娶華如愚女繼娶施右溪女次鋼娶邑庠彥浦少陵女次錦邑庠生娶邑庠彥薛檢吾女次鎰娶武庠彥華和陽女次銓聘太學華完素

女女八一適華仁彥一適刑部主事華士標節爲
今存者也一適顧閭達一適江陰邑庠生薛同祖
一適平世芳一字周如璞孫男八德源聘鴻臚署
丞吳六如女德濟聘孝廉張弦所女德洽未聘鎬
出德清娶太學王一所女德淳娶邑庠彥王心舫
女德涵聘邑庠彥馬涵虛女德滋未聘鎬出德泳
聘邑庠彥華汝止女錦出孫女九一適王纘之一
字華袞寵一字華珉一未字鎬出一字潘澍一字
鄭步曾一諾張祺徵鋼出一未字錦出一未字鎰

出曾孫男一未聘德清出曾孫女一未字德淳出
予惟鄒安兩公之於貨殖也以略公之於貨殖也
以纖以略者聚之易散之亦易宜乎一擲千金了
無恡色以纖者聚之難散之亦難於是錢縷必拾
遺穟必嗽夫何能遽忘積累之自乎哉乃公所重
在祖功宗烈則見此之爲輕所先在父子兄弟則
見此之爲後所急在姻戚井里則見此之爲緩自
少而壯而老秉執一意始終不遷可謂識其大矣
是爲銘

銘曰以義詘利以利詘義兩而相傾抗爲內敵以
義主利以利佐義合而相成通爲一脉人視其離
翁覩其合此上士之所不能皆而下士之所不能
測也曾何愧乎名卿碩人之烈

明故鴻臚寺儀制司上[illegible]
欽降府陽府鄉[illegible]在張君墓誌銘

予自壬辰[illegible]歲君於燕邸一見輒心
重之徐而相與[illegible]論理必窮到頭論事必窮
到底不作皮膚觀則益心重之謂家季曰是真可

與其戊寅者乃家季不幸於丁未之夏卽世君爲
文哭之甚哀越二歲而君且繼之矣天乎何奪吾
黨之亟耶隨往哭君淚涯涯不能自休無何君之
伯子元勝且具狀乞予志其墓屬病甚乃令其弟
元英來予作而嘆曰天乎君亦可以死也已而又
曰君可以未死也則又曰君不死矣君生而敏六
歲就塾師授書數過卽成誦八歲通書義父素行
翁教以隱括破題法偃臥帳中對窗前月令作破
題應曰湔清光于暗室掛玉兔于當天翁大奇之

九歲能攻長短句十四太府龍崗施公拔五邑才
子第校藝其中應試與選十六龍谿王公講學荊
溪往聽之因悟良知宗指信聖人必可師不欲苟
守章句十八素行翁指館居喪哀毀如禮服闋補
邑庠生益自結束貧爰從名師締納良友相與考
德問業學日進戊子舉應天鄉試第六人己丑舉
會試第十七人 廷試二甲進士 予告歸省太
夫人于家辛卯赴京謁選分校順天鄉試榜首沈
何山從春秋房落卷中搜拔之時以爲知人壬辰

授刑部山東司主事尋調禮部癸巳春正月 敕
諭禮部立封 三皇子爲王君偕石帆岳公暨家
季謂册立重事宜爾大廷公議令 諭札出元輔
王婁江一人手且一旦劄出 國朝二百年來未
有之體遂合疏爭之復偕儀與同曹郎中各曹卿
懇疏有可和之 上意動移札元輔元輔亦協禍
出三懼三悞疏請勿王 三皇子而啓 皇長子
出閣講書是衆也時以爲還 內降定 國本有
回天力焉而人人爲君危適南星趙公主計事一

時壬人以考功令盡罷黜執政大不悅時省中有
以庶僚掛拾遺章者部覆皆留逐謫 旨切責考
功罷其官衆正譁然不平君復抗疏論救 上固
怒爭册立事又犯之有 旨謫黜考功者而同事
六人皆逐矣君得鄧州判尋念太夫人以假歸于
是朝夕承歡竭力于戢杜門深研易理或爲詩歌
及古文詞間則旁及書法書法然不甚喜作意到
則爲之不則索之不應也而特孜孜以學問爲首
與海內諸名賢聲應氣求東溟管公倡道東南標

三教合一之宗君相與質難數百言管公心屈孚
兄弟從邑中同志脩龜山先生東林之社君時時
造而臨之諸所闡發精悉的切聽者莫不傾動蓋
君素稱教悟至其論學每以端本源敦行誼爲主
大要衣鉢伊川晦菴兩夫子而一切虛談渺論厭
弗屑也又偕史際明吳之矩倡立麗澤大會每歲
與毘陵潤州輪舉切劘可証務以羽翼聖真聯屬
道脉跡君少年而掇高第騰英掞藻人知其爲文
章之士而已及乎立 朝危言危行敝蓰一官人

知其氣節之十而已乃其用心曒緊如是天假之
年所進寧可量哉故曰未可以死也乃君林居十
九年海內荐剡相屬不爲邑害銓曹推轂數十上
不報不爲邑假治家祇守遺業稍有贏入輒以施
貧周乏居恒不輕謁有司至事關郡縣公是非大
利害他人囁嚅不欲前者輒毅然先之任怨任謗
無少避邑歲乙巳郡守歐陽公延請入郡分脩府
志是年修宜興一邑志成再修名宦志徵顯闡幽
悉符輿論先是宜邑故行五年糧役大姓坐廢籍

者十九姚江丁公來令宜改行甲運法民便之迨
後漸因圖分有肥澆戶額有多寡解役有煩簡當
移書陳條編之便七而極言糧役之害議得寢又
邑侯秦公嗇編而五年之役議復紛紛起矣君爲
條上荆溪政要曰清賦入均徭役謹使令議倉役
議總稅平解役平訟獄禁竊訪慎交與重學校釐
奸剔蠹鑿鑿見之施行歲戊申江南大浸撫臺周
公疏請于 朝得頒蠲賑下諸有司君請蠲均及
於通邑賑獨施之水鄉邑侯黔公太然之人服以

爲公君天性慈和督課諸子必柔聲氣而理諭之
不聞有疾言御臧獲以恩即有犯終不譴訶人有
衡氣暴怒當前徵言道之靡不立解初君釋褐比
部適當典獄有黠盜越獄逸實在君代事前一日例
得分咎君請之大堂孫公曰失事在主事宜獨聽
參幸勿他及孫公壯之從輕議而更因是賢君延
舉不已是則君之所施於人常厚而其所求於人
常薄即膺多福而荐遐齡豈不宜哉故曰可以未
死也及觀君於去來之際竊有異焉初君生三日

席煜彌月復完父素行翁聞之以爲異徵甫四齡
伯祖置諸懷書門字示之對曰門曰誰教爾曰形
似無教者於是以米火等字言其義輒隨聲應弗
訛夙慧如此君宿有痰喘疾因得內養法靜坐久
却至己酉春三月偶患瘍復發至八月轉劇適吏
奉常王池湯直指賁齋執友萬在菴萬願菴狄涯
川王道修濟公完萬奕甫陳茂實相繼至時時邀
至榻前敘論惟惓惓以 國事及兩郡大會爲念
不一及身後事廿六日晨刻漸彌留索筆書知死

知生何所畏懼八字命付元畀時元畀病不在側也少頃執母徐太孺人手曰娘老矣復邀諸友環向坐諸友因曰兄平生學問到此正得力處須定性君點頭以手書至定字云得正而斃徐斂手手胸作齊莊狀迄廿七日丑時逝矣先是癸卯秋君偕元畀應試旬出試之夕假寐以待旦忽夢前身八歲時入梵宮與群名僧說法一僧指君曰此闍禪師轉身也亦現作龐居士指掌敘驗之衆咸謂然夢中記闍禪師者爲面壁公前代祖忽轉頭見

素行翁趨君責以不作宦君泣曰爹勿予揆此生壽不永當爲僧來生復爲父子可永年而宦行素翁曰無墮落否曰不退位中矣因覺君嘗筆之以紀夢由此言之君豈生而存死而亡者哉故曰死而不死也嗟乎未可以死而死吾惜其局於人可以未死而死吾惜其局於天至於死而不死則形骸不能域氣數不能囿超然游於天人之表矣此予之所以爲君異也君名納陛字以發別號文石南唐時門下侍郎居詠公生六子季曰逵避亂居

義興之張溪是爲義興初祖傳十六世而致遠公遜生在元明間其季子曰新字伯常伯常生楫楫生樵雲翁輯輯生斗山翁楨楨生子五中曰素行翁希時娶徐太孺人生君於嘉靖四十年辛酉二月壬子之亥距其卒得年四十有九元配陳孺人故邑庠生少中公女生男三長即元畀邑庠生娶吳氏故同邑孝廉存勿公子邑庠生正誼君女次即元英郡庠生聘武進故原任主事莫菴趙公冢孫上舍君錫君女出嗣伯亦山公鉅俱陳出次元

翼聘同邑原任江西建昌府知府中復蔣公子孝廉如前君女出嗣伯賓竟公明德側室盛氏出女五長適郡庠生萬惟垣仲張字吳允初俱陳出叔張字儲　盛出幼張字吳　側室黃氏出少張未字盛出墓在某地葬以某年某月某日

銘曰生而死存乎命死而生存乎性性命各適是曰得正我爲君參君爲我證點頭斂手居然究竟而惜乎不知者猶屑屑焉修短之競

薛母劉太孺人墓誌銘

亦少受業於方山先師之門退而得詔其子景尼
先生已而與其孫以心兄弟游切切偲偲怡怡如
也因得習聞以心之母劉孺人之賢三十餘年於
茲矣歲癸卯九月十九日孺人卒越乙巳春以心
等衰絰而過予屬予文其墓中之石相對黯黯兩
不勝情予自惟淺劣方山先師之所教溺景尼先
生之所引掖以心兄弟之所切磨愧不能至中心
未嘗不知向往也乃今得益悉孺人而悚然有會
焉孺人以嘉靖壬辰四月　日生於武進之驛橋

大父廷璽蘄州衛指揮僉事配蔣碩人年百歲會
莊皇帝戊辰詔選天下貢士碩人冢孫昌祚以武
進庠生舉巡撫林公潤言於朝表其門曰貞壽史
大中戶部昔莽配唐令人永州守有懷翁女中丞
荊川先生姊也唐令人夙閑壼儀孺人則之不少
軼於尺寸年十九歸景尼先生景尼為先師冢子
自丱角游郡庠受知學使者試輒高等無何里中
搆侮當事者乘機傾害禍且不測孺人獨曰是必
無虞會參殺人誰其信之已而果免久之景尼應
辟其年先師捐館逾年景尼亦卒中外之觀釁者
如蝟毛而起人情洶洶孺人曰是不惟無虞且固
有益稚子之失所天也早廢幾其知警乎可以立
矣又久之以身成進士上書罷歸已起鳳翔教授
轉國子助教復上書出為光州教授於是以心亦
舉於鄉季子以　亦舉於庠矣而生事日落門可
設羅諸婦子嘖嘖有後言孺人曰人苦不知足吾
老人至此更復何望所願政兒教兒無忘做秀才
時敬兒無忘韋布時家人輩無忘洶洶時足矣予

故聞孺人事親孝少為父母所鍾愛比歸問遺無
虛日聞歸寧與唐令人同臥起依依不舍事姑謹
不命之退不敢退理家勤督諸婢織紝刺繡無閑
晷自奉約布衣蔬食終身不厭與人慈下至敗婦
村嫗待之欣然有以緩急告者傾篋笥不靳御下
簡晚年至不聞譙呵聲持身恪兀坐一榻終日莫
測其喜怒見謂寧靜余姚聞德淳備乃其高識遠
度又如此不亦卓然有丈夫之槩哉嗟乎學者莫
不服習詩書誦說仁義當其平居俛仰自如稍涉

事變輒爾手足失措不勝其非意之感幸而乘時
幾會得逞所欲又不勝其非意之望欣戚悲愉惟
物之役莫能自主此所謂鬚眉而冠者耳詎可令
孺人聞也以身兄弟並負志操海內之士相與共
推讓之說者謂以方山先師為之祖以景尼先生
為之父宜其有是自今言之正以孺人為之母耳
其所從來徵矣孺人子三人長敷政郎以心娶無
錫庠生吳公應祈女次敷教娶吉州守蔣公如京
女次敷敬娶貢士董公汝孝女三婦俱早卒敷政

子五人憲皐娶丹陽勑封推官姜公士康女憲益
娶太學吳公世寧女憲能娶太學惲公應而女憲
韓憲默未聘敷教子四人憲徵娶泉州推官劉公
純仁女憲垂娶孫公明德女憲岳聘無錫華公
女憲牧聘無錫庠生唐公道亨女女三人一適
戶部主事稽公國賢子玄生一適無錫太學張公
大任子鳳徵一未字敷敬子一人憲周聘無錫郡
庠生陳公儀馭女女四人一字邑庠生黃公建中
子　一字江西參政吳公之龍子　餘未字

憲皐子二人　聘邑庠生劉公明祚女　未
聘女二人一字金壇庠生于公玉理子　一未
字憲益子一人　聘無錫庠生蔡公二宜女憲
稷子一人　聘無錫庠生邊公彥昌女憲能女
一人未字憲徵憲稷憲能憲垂俱入學稷與垂之
娩先後夭玄生亦卒於是以心等卜以歲之某月
某日葬孺人於陽湖之祖塋啟景尼先生之兆合
焉禮也乃為之銘
銘曰有孚在中其儀不忒危而知安安而知節施

於有政為人倫式子今孫兮永服無斁

明故貞節錢母卞太孺人墓誌銘

憶昔癸卯予客琴川景行錢伯子齊頭相與講德
論道切磋文義因得聞其母卞太孺人之賢甚悉
今讀景行所為卞太孺人狀字字實錄也當嘉靖
已未行所先生甫成進士庚申遂捐館卞太孺人
年三十耳慨然欲身從地下游也已而念曰上有
高堂吾則婦而子矣下有藐孤吾則母而父矣何
以死哉又何以生哉於是行所先生未了之事咸

起而肩之其事舅姑虛菴公及趙宜人也則以婦聞生事葬祭盡禮盡誠宛乎行所先生之爲子也其教伯子世揚也則以母聞尊師重友必虔必慎宛乎行所先生之爲父也其蓄家孫謙益也則以王母闓貽其謀燕翼無怠無替宛乎行所先生之爲王父也且屈己以伸其父九峯公之寃又女而男指產以周其兄　　君之子又姑而父廷宗人以教子姪暨舍人子則由親逮疎也其資裝以歸楚中之娶婦則聯疎爲親也至嫁娶一事更饒典刑

爲世揚娶則臬副顧一江公女蓋鄉先生歿可祭於社者爲謙益娶則文學陳唐父君女唐父世揚之素交也爲長孫女嫁則中翰嚴道隆君少子以行所先生春秋兩試皆文靖公之所收云行所先生其不死哉景行高村篤行人倫欽矚謙益舉丙午南畿鱗經第一人父子之間侃然以古道交勗於是太孺人未了之事又有人起而肩之矣故生於嘉靖之辛卯卒於萬曆之甲辰合之得七十有四者太孺人之小年也可以數計也禮宗女表聲施無窮歷千百年如一日者太孺人之大年也不可以數計也太孺人其不死矣太孺人率循儒矩而故好佛至老彌篤臨卒命沙彌誦十六觀移榻向西方口稱阿彌陀佛已起沐浴斂坐復以右脇着席吉祥而逝予因爲之銘

銘曰儒者之言曰生生釋者之言曰往生余不知母之往生而知母之生生何以爲母之生生完行所公之志則生永行所公之祚則生昌行所公之後則生是爲母之生生乃所以爲母之往生

涇皐藏稿第十八卷

無錫顧憲成著

育菴盧公暨配趙太孺人合葬墓表

盧子文勲泣而告於其友顧憲成曰嗚呼傷哉甚矣吾父子之際也則又曰甚矣吾母子之際也吾父之卒五年而不肖始成進士是不覩也不肖之成進士二年而吾母奄棄是不享也不肖其大不數於人矣惟是吾父吾母之芳徽淳懿可按而數也不肖恭侍於吾子吾子重綏兄弟之好假而

張之一言吾子之命義其遂愳然脩九龍而十之不肖將載之宗祊永弗敢墜願吾子之無讓也顧憲成曰斯忠也南陵白華之遺也吾不敢不聽雖然予既得之矣無所俟於吾盧子鳴之茫然有間盧子曰何哉願吾子之無固讓也憲成曰吾非敢讓也始者予爲諸生負笈[illegible]傾其諸生衆以爲先曰是夫也大吉獨[illegible]小[illegible]燦燦不可幾也已而授高第什祁州[illegible]乘遂[illegible]惟元元是勤介其時當事者迫脩積穀之令即不滿品次第有譴輙稱貸而續之曰吾不忍以吾民博吾官監司聞而異之左右治有不辦者數移而屬諸子子蒞[illegible]嵩自洗濯不色驕顧其大指歸於便民而已以故浹期而大辟得什者三十六人諸遠戍者無算政大行說者方諸渤海潁川盧子之所以張厥育菴公而不泯於太孺人也不既多乎何所俟於吾盧子曰累若子也而不肖之罪滋甚不肖竊見吾父其視孝[illegible]元不[illegible]交雖往與鄉閭雍雍無間捄惡如讎讓稱鄉遺邑有大家中落者吾父購得其居

因往視焉其家嫗婦也忽有童子附耳語曰吾家有窖藏若欲之乎可入視且不若爭直也吾父駭曰有是哉遂取邑拒之悉發所餘木石而還有欲脩黃海山者貫於邑其家忽以事[illegible]乃悉委其貲於吾父無何而倭難作吾父謀徙城中輒先輸其所委以入而已產從之倭退其人至驗匱見吾父不暇吐一語惟涕泗橫流而已吾父徐出其貲示之笑曰封識無改乎其人大驚[illegible]分金以謝吾父吾父卻不受其中心啫義如此而居恒乃數曰吾

母賢曰是吾益友也其識正不減偉丈夫不肖爲得而識之當不肖得祁州意不能無怏怏吾母特曰何官不可爲且夫官以人重乎人以官重乎及抵祁每日涖事入必叩其狀云何不肖且以對卽有所寬假喜動顏色卽不類必曰孺子更念之無令我愧雋氏之母撫如也由斯以觀吾父吾母之芳徽淳懿不下[illegible]爲既也不肖辱書生耳非有振也豈其波瀾[illegible]於爾蒸而以詩禮迷頑退而考其行事若得若失槩於吾父吾母未及什一而千百

也若之何而張之已而曰不寧惟是不肖其尤有深痛於志法曰觀政進士踰年以上俱得內選彼其久也不肖幾二年餘矣而卒令州法曰凡選人先內而後外其數訖於五訖於十以爲常庶幾巧者不得有所趨避云爾不肖名第二十有二而卒領州無何　皇上以聖嗣誕生加恩海內山川草木靡不爗然與其光華而不肖竟無由爲吾父吾母徼一命之寵時時俯而思俯而思未嘗不呼天而痛也不肖其大不數於人子矣吾子一言而吾父吾母張不肖之志白願吾子之無終讓也於是憲成喟然歎曰嗟嗟育菴公之爲卓也其樹德固也而弗克耀也太孺人之爲淑也其衛物周也而弗克永也盧子之爲惻也其創缺深也而弗克樹也爲之次而揭諸墓俾百世而下知祁大夫之有令父令母而育菴公暨孺人之有令子也其亦可無憾焉育菴公名果字時行郡諸生享年五十有五太孺人享年六十有一嗚呼予言而徵其所享寧有涯哉

龍淵顧公暨宜徐孺人合葬墓表

嗚呼是予叔父龍淵公及余叔母徐孺人之墓而表之者不佞任余憲成也蓋余先世故居上舍里自余先府君始遷涇余居恒好問故里事卽從故里來者輒就而詢焉乃靡不稱數公也喜曰甚矣公之能任也始東夷中吾邑令諶城之命邑人分敦城事嚴伯氏業繫獄矣公聞而大聲請於令願得以身受繫而寬伯氏令偉而許之城成乃免或曰公甚斯於義利公嘗貿米溧陽市有同舍商

遺百金櫝而去公檢櫝得之故濡數日以待商
且至矣公委櫝示之商驚嘆欲剖其半爲壽公固
不可或曰公故負氣自喜始公父心樓翁居市中
左右多博徒酒俠恣行閭里莫敢問心樓公嫉之
間以語公公乃召而觴之既酣好諷之衆憚公莫
敢不聽夕退告胡迹之帖然矣邑嘗下令覈田公
爲尸其事一切匿漏盡由奸豪拱手無能私上下
者里中大憚則又曰厥亦有若孺人孺人生十九
而歸公而公喜可知也諸內外家務畢躬佐之秩

如矣其緒餘乃以及於筐筥錡釜之屬或曰孺人
善勤晨興程其臧獲夕而徵之終其身以爲常無
佚既罷籌燈而自爲程子夜里舍翁聞機杼聲也
如是而又將之以儉或曰孺人非漫爲儉者也又
能施即有求脫簪珥而濟之不靳以是宗姓姻黨
欣然無間言故曰孺人非漫爲儉者也憲成聞之
喟然起而嘆曰美哉洋洋乎何其悉也吾不云乎
表厥宅里樹之風聲余宗殷殷茂矣以樹其外度
無踰公以樹其內度無踰孺人是故於法宜表也

公諱聚字大成別號龍淵余叔祖心樓翁之仲子
孺人尤塘徐海樓之女子五人曰原成府學宮有
聲曰原道克其家曰原性曰原良曰原教俱幼而
慧於是憲成申之曰是翩翩者異時並能躬致顯
揚表公及孺人者也若夫不腆之辭聊以爲之兆
而已矣

明故贈文林郎錢塘知縣少源聶公墓表

予游虎林徜徉湖山間日與其村兒野老嬉竊見
其莫不歌且舞錢塘牧之政予灑然異之方求識

所謂錢塘牧而不得而聶君儼然臨予予槪其容
溫而莊聽其言簡而則乃豁然悟其得民之有自
也居亡何奉予一編曰少源墳記請曰先考事行
也墓木拱矣心湯無似不能顯[illegible]之而先大之今奉
精　天子寵命得改藏山陰高原[illegible]且拓爲第
心武䠶五尺砆以徵不朽敢乞[illegible]予嘉其
善用孝更念古之人把醴尋原本之求根之義遂
不辭而寄題之曰新淦君子聶公之墓而序其行
於下方按記聶之先灌丘人也　高皇帝時有國

才者始徙南源里世修隱德幾傳而至統紹公統
紹公生而魁奇足智善提衡其家家娶延偶譚媼
舉四子公其第三子也諱啓厚號少源自幼岐嶷
長而行安節和於書無所不窺而尤湛溺於程朱
溫公諸籍非徒事誦習已也務以先聖賢為軌法
身履而力行之時時舉其詞說其義以訓家人事
二大人夔夔如也處兄弟間怡怡如也以父命代
兄監總家事無巨細皆斷於公而不自有即業析
炊貲財恣所取不問居鄉飲人以和遇歲饑輒推

困以膏寠乏釜問以餘鏹賦予戶有力弗能償者
往往折其劵夜焚獲偷兒引炬視之故將作役子
也輒佯為不識也者而遣之曰若貧醉耶將作役
乎大漸去而改行人比公王彥方云公之為德於
鄉類如此宜其有錢塘牧故說者以謂由錢塘牧
之為子可以知賢公予獨謂由賢公之為父可以
知錢塘牧耳記又言公配黃孺人淑慈端莊克相
公有古彤管之遺由此觀之不待可以知子於父
且可以知子於母一門之內是統是承寔寔令德

宜其家人施於有政久而彌新天之祚蕭氏曷可
量哉曷可量哉俶因表公而及之復為賦南山之
五章以志

涇皋藏稿第十九卷

無錫顧憲成著

雲浦陳先生傳

雲浦陳先生者無錫之宅仁里人也名忠言更名以忠字貞甫先生生而倜奇多智弱冠補邑諸生居數年去為太學生太學生之四年舉明經又四年仕為知寧鄉縣已稍遷知寧州無何用事貶知寶雞縣居一年復徙知光州所在有聲跡天下知其非庸人也先生好讀書能古文辭又好孫吳家

言偏通其指少暇輒習騎射以為即一日得備當世緩急不虛耳先生有大度於天下無所不可借而近人其好善天性也其有當於意即王公大人津津誦說之終不以為繇節在下且從恐其不得亟聞於人即其人故所習很知之旋即不習欣然遇之也當余結髮而習句讀句繇卒先生頗數見賞與之已數謂余弟若當不臧而兒也先生亦數對客稱其子耕似已或曰殆其勝之客笑謂固有父與子者乎先生亦笑也而曰自我有之何不可者我乃父子自為知己也松陵王山人承甫著聲詩隱于酒往來燕趙間欲以陰求天下長者而是時先生適游太學遇諸婁江王太史座上心異之徐引與語太悅曰吾相天下士多矣無如足下者因從之游不去其大司成亦內奇先生為寬諸約束益得自愉快時時相對說劍為豪飲酒酣仰天嗚嗚意氣淋漓囈無賴聞衣敝衣行市中數問市人荊卿高漸離安在市人不省何語以為怪呵之先生愈益伺合生齊人王明經榮中誣十法應

得戍衆冤之莫敢發言先生遂入白諸大司成莊而許之王得落為諸生未幾復舉于其鄉矣先生以是益藉藉公卿間而顧慍謂王山人乘人之急而食其名吾不忍為也亟相絕絡袁公生貴甚意薄小一世而會從其客張戶侯所見先生文才之特欲知先生則以私于大司成人謂此貴人必無往先生曰固也雖然不可以貴人而賤我等耳遂往袁公一見遂命酒如生平歡坐語移日先生侃侃益發舒絕不以儒生故有所貶損而袁公之下

之益甚左右皆驚竊竊言渠何爲者妄人耳乃敢與我主人翁鈞閒者賢袁公而重先生久之客益日進先生曰是徒爲名高者非能解我也意頗厭之遂與山人次第歸歸而爲園於居之偏築室數椽旁樹竹萬竿日夜讀書其中謂山人而今而後庶幾成一家之言藏諸名山老矣山人張目不答先生知其指稍試爲吏遂又泉然稱名吏也而第其爲人廓落人視之表裡立見亦立盡不能陰陽與俱又其才雄形不爲人下易傾也又終其身不

能博一第既晚而後仕少年耳目狹尋常畜之以故無繇越州縣以顯而世亦無繇盡先生之用余嘗從客言其意先生默然良久曰子知其一不知其二始余爲寧鄉以湖北暴脊故惡於分巡度旦夕廢耳顧余投劾乞歸者三不得也直指且過寧勞于余請曰明公必不去某者其盡縛諸暴脊以謝寧士民直指許之其後竟以寂遷及其爲寧州州最苦盧源賊莫能誰何余先後計下其渠魁數人俘五十人破散其黨數十百人州賴以完中丞撫

特疏薦余矣俄而流賊二十四人道寧且寇去御史者不知何聞賊中寧也上疏論余而屏其功不錄竟以罪貶功名之際聖哲不能定而何以爲言乎子休矣先生又善邑人胡御史通州顧少叅胡州范太史其人皆倜儻自喜瑕瑜不掩非闒然媚世求免非刺者也其善武進謝令嘗忤一御史坐論資客故人相引而息傚先生獨迎而舍之爲供具甚設又爲資裝辨客百方居閒宰得已其居田善余先府君日者善京山李大叅及高邑趙計部

始計部爲汝南司理先生其屬吏也而獨偉視先生即往謁司理輙止飲飲輙醉有時誤爲爾汝先生覺之前爲謝司理笑曰其固以余爲非夫乎後遂不謝及先生沒計部過余爲涕泣而言先生也退而相與撰次其行事余往閭里中父老言先生故加定人其先有道真者與僧道衍善嘗遺詩諷之隱不報乃稍稍自匿一日挈其妻子而來因家焉子孫皆貴以修約爲名惟先生之父石村翁亦然至於先生又如此顧憲成曰予故與先生同里

里於邑爲東偏其人木強少智略於是乎有先生見謂易豪耳及余長而從三吳長者游其墓說先生甚於其里已客燕從四方長者游其墓說先生又甚於其邑也乃今墓說先生者又甚於其在時矣乎於是而知先生之不易盡也方以其淹於州縣之間以死爲恨嗟乎誠以其淹於州縣之間以死爲恨夫何足以窺先生哉

鄒龍橋先生傳

先生鄒姓名懋昭字汝德別號龍橋汀洲東守右

湖公進子處士履坦公鉦孫而宋右正言浩之裔也先生少秀頴十歲能文章十六遂補長洲縣諸生每試輒高等吳中雖彬彬多賢乎皆已憚先生矣而先生意益恭常有以自下者會荊川唐太史講學毘陵先生從之游太史始進而與之談藝詻如也已進而與之談心性之學椎如也已又進而與之商天下之故陳家國之理往復質問不自休纚纚如也太史惟問鄒子務外而遺內乎先生起謝曰非敢然也理學失而求之古聖賢之格言具在時務失而求之今舍先生莫適耳太史心奇之歲丙午遂舉於鄉矣顧其上春官輒不收先生不樂俄而奮曰吾乃藉一第爲重輕乎哉其非夫也遂謁選得楚之應城應城故號巖邑屬其時復當接饑先生愀然惻之已責勸分衣惡茹苦爲吏民先所以勸渠百狀三月而邑改觀矣未幾乃調盈陵又未幾竟罷聞者大駭客故難先生即爾將所稱說時務非耶其何以謝太史先生笑曰是吾之所以不愧太史也曩令吾枉道而事人徒以獵取

顯榮而畢耳然則太史其吐之矣客迫而究其所繇先生不答及應城襄河李公來守吾郡故知先生爲今時事數數稱說之且曰當黃藩與楚藩有彊事之爭既得氣矣先生一言而中其巨璫遂盡得諸奸民所獻籍計乃沮景藩業金於中丞徐公先生復一言而挫其說最後巨璫侵邑社耗倍五六先生復一言而奪之邑恃以完不亦烈乎乃徒以買禍何如哉於是每于旌過先生之廬輒徘徊不能去也先生雅好修恬穆之操既家居益習爲

簡郡邑長吏白始至迄於遷去一見而已絕無所
造請暇則時將周行田野樵兒牧豎備然以狎進
無間也以此終其身先生娶華孺人嘗比諸德耀
性好讀書既老不倦所著有蒲騷政略一卷也足
軒稿四卷諧史二卷集高士列仙傳各二卷卒年
六十有二二子長曰龍光次曰鳳光其人皆庶幾
有章君子以為是先生之覆露子顧憲成曰余獲
游於龍光鳳光間以習先生迹其表裡始終備矣
然而一仕遽已不復振何也即先生亦以為固然

而不悔或謂先生恂恂者耳涉世非其質也事固
不可知世之才人辦士不少矣顧亦往往坐困此
又何以焉蓋先生既病為其二子曰吾即死必裕
春袁公銘吾墓夫袁公者其必有以知之矣

鄭大夫平泉公傳

予髫年聞海鹽有淡泉鄭端簡公迨長悉端簡公
狀剛正侃侃自天植終其身不一降心權貴世稱
淡泉先生嗟乎海內士無論知不知皆稱端簡公
迺不知端簡公又有仲子大夫也當　世皇帝之
庚申端簡公以執法　詔還風烈舟幾覆大夫凌
波赴救立反風卒無恙是大夫之以孝生端簡公
也已而丙寅端簡公捐館大夫匍匐請於　朝曰
嗟乎安有臣如父而歿無半通之綸者昔上　穆
皇帝軫念遣官賜祭葬贈謚恩甚渥且錄斬島夷
功蔭一子入監讀書宗間有加是大夫之以孝不
死端簡公也於是海內士又無論知不知稱端簡
公有子云嗟乎大夫不朽矣作鄭大夫傳鄭大夫
諱履準字叔平平泉其別號始為博士弟子尋以

廪游太學已得南京都察院照磨已而丁顧宜
人憂壬申復除原官癸酉遷詹事府主簿甲戌丙
子丁丑歷轉左右參軍既選宗人府經歷戊寅奏
最授奉政大夫母顧贈宜人配沈封宜人壬午遷
順天府治中癸未遷南京刑部郎中甲申病作丁
亥卒享年五十大夫生而娟秀韶頴奕七齡授
讀如夙記端簡公奇愛之嘗摩其頂嘆曰此吾家
驥兒也每試輒高等邑負雋望者氣為奪而竟以
隨侍端簡公南北數歷賓與不一逢嘗喟然曰世

固有不鳴不躍如鄭生者乎奮而起者再既而曰丈夫安能與隙駒鬬日穴鼠鬬名乃去謁選得初官非其好也云何聞願宜人訃呼天大號徒跣至門哭極哀哀盡血繼之幾成滅生之痛服闋累遷留都别駕聲日鵲起巨卿元老有事輙問鄭公云何具以對無不稱善壬午秋當比士大夫慎按棘外内惟謹郎比部平允公恕有定國之風焉予嘗按其功狀累累不勝書其大者如昭謝山之奸勘黄原之罪解張玎之網脫芮祿之寃他人之所歷

寒煩遁出入而不獲披雲霧者大夫不難一言平之又廉介不可干以私如指揮盧事發坐上刑陰托貴人囑之不可飛謗書懼之不可無已咨丞賂誘大夫厲聲曰去而無汙我清白吏子也大司冦陳公聞而器重之戚畹任樞府邊帥介客前來奉千金爲壽囑寔遷大夫絶如前介聲益振隱隱流動於兩都云大夫又最重然諾酷知人痛癢有吉凶緩急者皆樂趨告饑與粟疾與醫婚與室喪與櫬以至廣學宫之湫隘雪翁人之重辟覆墊師觝

氏之子若孫菲賀氏之五喪而得吉壤也宜其生而今學沒而弄芳稱端簡公子有以也所著有比部集所選有唐詩彙韻明詩彙韻藏於家子忠材恕材翩翩世其家聲

贊曰予歷大夫事而異之當端簡公艱於嗣也禱而夢神冠而髯者彷彿爲漢壽亭侯攜二子授端簡公且曰畀而一子忠一子孝覺而果孕未幾舉仲爲大夫伯以上書杖　闕下爲直臣仲磊磊名幹蠱爲孝子所稱天付是耶非耶倘仲竟厥施

致大用其所表被寧有既乎雖然嗇而身必豐而後人予於二子卜之矣

陳贈公暨杜太恭人合傳

甚哉遇之足以移人也是故處憂患則氣易歛往往頹焉以自弛而不振處安樂則氣易盈往往侈焉以自放而不戢何者彼皆役於物而中無主也予讀陳志行先生所爲其贈公暨太恭人狀矍然而起贈公之先無可考惟是倉浜之沙盆潭有一坯在所傳陳克墳者其始祖也數傳而爲近橋公

鑑鑑生子六中子曰思朴公泰是生贈公當陳盛時兄弟聚而賈於倉橋之四維家艮厚無何廢著伯兄奎偶不當於一李官斃杖下泰父子訟之臺卒白冤狀而李官罷不敘無何泰亦殁贈公依其叔輿於北郭已徙南塘會孫福以奴叛再徙東膠風景蕭颯行路之人皆得過而揶揄之而贈公顧嵩高自濯不肯落人後又見志行英頴不凡喜輙令從名師禀業每晚歸篝燈口授句讀不精熟不已隣翁厭子夜伊吾聲旦起誚讓太恭人亦謂贈

公何苦程子如是贈公笑曰爾他日享用此子吾不逮也九歲經書成誦操筆為舉子文翩翩多奇十三試有司見取十七補邑諸生稍稍舒眉目矣已復浮沉子衿中數年無知者而贈公意氣彌銳吏督其二幼子不少寬假也嘗手書堂聯曰欲高門第須為善要好兒孫在讀書又書臥榻聯曰守身如執玉教子勝遺金居恒喜趙松雪書時倣之興到臨池真草盈幅僉謂逼真暇則涉獵經史犂然心解至忠臣孝子義烈事未嘗不反覆長太息

也此其志豈不恢乎大哉惜不幸早世比癸酉志行舉於鄉己丑成進士今碓山洞中年入郎比部出守吳興聲華赫然盛矣而太恭人又若不知其子為官人也者朝夕拮据以十指為生計猶夫昔也衣不重綺食不兼味猶夫昔也有犯者夷然笑而置之不校猶夫昔也志行間以俸錢奉諸子間以粟菽奉不欲取即取留以周急不妄耗每戒志行宜守官又戒諸子宜守家無得一涸官舍已又謂志行族人多窶汝父所憫也志行遂倣文正義

莊例衣食之太恭人為之解頤至於求田問舍為子孫封殖計未嘗一沾齒牙也且曰回思向來懸磬空囊時今不啻足矣奈何猶不知饜由此觀之恒情之所沮抑摧喪處正贈公之所涵揚奮發處也恒情之所張皇炫耀處正太恭人之所檢束收歛處也非其中確然有主役物而不為物役夫孰得而幾之顧憲成曰予與志行交久同是知先生頗悉先生自幼孤立行一志不苟隨俗及舉南宫裘且屢敝矣讀其文經鹽退然若無以加人不欺少

年之銳可謂翁而能張至施於有政見謂用摶擊豪强起廢乃其拊循鰥寡乳哺煢獨煦煦而下之特甚慮囚北發釋矜疑三百餘人絕不挾聰明以逞也退而居鄉杜門掃軌酬應稀簡家徒四壁蕭然與書生不殊可謂高而能降于實中心信服之欣爲執鞭先生言吾少得彌峯莫師霞村許師中齋何師苕洲丁師之力嘗論及湖州之政又言得鄉紳李茶潘章銓部丁中秘朱太史諸君子之力今跡贈公與太恭人之粹德卓懿□如是乃知

得之家庭者固不少矣因特揭而□之以□爲人父爲人母者贈公名□□□□之號□十有四太恭人父杜□□是年是于即以七□

涇皐藏稿第二十卷

無錫顧憲成著

哭莫純卿文

嗚呼傷哉純卿傷哉純卿憶己卯之冬十一月二十六日予與家季將北征就子而別當是時寒雲欲雪凜冽積野徘徊四顧意態蕭颯子進予而觴之曰丈夫有事四方茲其始矣予感其意佽立盡而以其觴觴子子復以其觴觴予意甚壯也既別予心甚喜今年四月予弟騰書言純卿疾病時擁

重裘猶冷冷稱寒予大驚無何而予弟言純卿就藥吳門予益驚又無何有客從錫中來者言七月二十日過莫氏之里見里人聚而咨嗟入其里者狂若奔出其里者悵然若有失也予聞客言心又益驚就而窮其所以客嚅嚅不肯答無何而客頭來言純卿七月之十四日卒矣予聞之如醉如夢目不知所視耳不知所聽心不知所之忽不自知其涕泗之橫流也稍定乃爲位而哭之又一月始勉爲文俾予弟告之純卿嗚呼純卿夫道之無知

也自昔而已然矣何待至於予始信也予佞不如甘敢冀早達予嘗不如顏敢冀有家予㬥不如跖敢冀有年予戕不如湯敢冀有後予所痛者予與子交數年矣憶予始居涇里之上數日不見子輒思思輒題尺素以通比發而子之間亦至猶以為決於見也自是而予歸涇水如昨子不可得而思矣始予由涇里入邑中輒過子過輒為盃酒歡微言緒論無所不傾倒自口而予歸入子之門登子之堂榱題棟桷如昨子不可得而見矣始予過

子時時與楊生士初陳生穉登鄒生彥文偕即過三子必時時與子偕自是而予歸三子如昨子不可得而偕矣予與子傾貲嘐嘐其所相葬蓋不在形骸其所相磨蓋不在榮顯其所相要蓋不在一旦一暮以為似異乎人之友也是故有子可而予否有予否而子可將以是庶幾於輔仁而互㧗其成乃今求子之一可一否而不可得矣予客燕中二年之間子前後惠貽德音不啻千百言予性簡頗不樂於風塵而子惟恐其失之枯也予性狹不

能浸與人同可否而子惟恐其失之矯也切切而規之予誦其言未嘗不發深省以為子固非海予阿世也乃今求子之一鍼一砭而不可得矣嗚呼純卿柰何使予不痛子也且予非特痛子也而又為子痛雙親在堂自是左右而承懽者誰其可痛一也賢哉娘氏自是終身而仰望者誰其可痛二也僅息二女自是春秋而俎豆者誰其可痛三也嗚呼若是乎天道之無知至於子而極也子如知此何為乎好為大而不好為佞乎胡為乎好為義

而不好為營乎胡為乎好為遜而不好為暴乎胡為乎好為德而不好為戕乎嗚呼子不克早達前子而不克早達者若馬氏之援非一人也予不敢懟也然而援也有家也子之家何如矣子不克有家前子而不克有家者若原氏之思非一人也予不敢懟也然而思也有年也子之年何如矣子不克有年前子而不克有年者若賈氏之誼非一人也予不敢懟也然而誼也有後也子之後何如矣維天蒼蒼何所不覆維地茫茫何所不載維萬物

芸芸何所不遂而獨使予至此也予其奈之何哉嗚呼予羈迹天涯病不能視子死不能送子而子已矣予呼子而子不應則呼其蒼蒼者茫茫者芸芸者以問子而又不應但仰而見夫日月之顯然俯而見夫山川之寂然中而隱隱若見夫子之若父若母若嫂氏若二女若宗姓若姻黨若二三友生莫不改容而變色與日月山川相應而淒然而予亦彷彿往來乎上下之間追而呼之而子卒不予應也嗚呼予言有盡而意無盡有盡者書而告子其無盡者俟予異日歸而謁子之墓呼而告之也當是時子能悟予而應之耶嗚呼予顧生憲成也告子者予家季允成也嗚呼純卿嗚呼純卿尚享

祭陳雲浦先生文

嗚呼傷哉已矣乎先生其遂不可得而起乎嗚呼先生之不可得而起也天下莫不悲而況於錫乎環先生之居東西南北可數十里莫不聚而嗟泫然而繼之以涕泣而況於不肖憲乎嗚呼憶先府君從涇里而家也里人有御其新而齮齕之者有媒其僻直而傾之者又有外為壅而內為搆者其態前後非等而獨先生善先府君四十年一日也先府君既以貧故令予兩兄次第任家不克究於學後稍令不肖憲究之又令弟允究之里人有逆其無成而嗤之者有逆其成而妒之者又有陽為助而陰以觀其何若者其態亦前後非等而獨先生左提右挈惟恐其不即底於成二十年一日也嗚呼何其德於予父子也先生嘗令寧鄉矣能為德於寧鄉嘗守寧州矣能為德於寧州又嘗令寶雞矣能為德於寶雞嘗守光州矣能為德於光州當其居固能為德於宗用其材者恤其窶者教其少者何則既已受　天子之命乘堅策肥儼然而居人上固人理之所宜爾也木有本水有源人有始故范文正公曰自祖宗積德累世而有今日吾今何專享之此人情之所宜爾也其德於予父子何哉且固未也始先府君不祿適先生棄官而歸未抵家遽入拜先府君於帷為之出涕又先府

君方疾病時聞先生歸也喜見於色曰是固當自是諸郎君得一意而修許書之業矣及先生再出予舉以告先生曰是眞愛我者復爲之出涕已從乞先府君傳良久報曰憲吾不忍也毋一下筆便須心折姑徐之是先生不以先府君死生一日也當先生由光州扶櫬而歸至亟矣其道涇輒問予兄弟無恙及兩兄趨而覿之輒問憲客游無恙也已而予兩兄謂曰吾等與子訣而不得與子之弟訣。予弟曰吾等與子訣而不得與子之兄訣

爲我語之努力自愛已又紱一幣寄焉是先生之於予兄弟死生一日也是安得而無痛乎嗚呼人之痛先生也以公屬於公者其情可得而言其言亦可得而盡也予兄弟之痛先生也以私屬於私者其情不可得而言即可得而言矣其言不可得而盡也先生識之卓足以凌千古之上下材之雄足以備　國家之緩急文之奇足以頡頏作述之材氣之豪足以傾動一世咸樂與之共肝膽憲等卑不知哀之惜之而獨先生之所以德於予父子

者愈思而愈傷愈久而愈不能解何則衆之所共在彼而予之所專在此也嗚呼泰華誠高崇之可陟江海誠深俯之可測悠悠我懷無方無極呼彼昊天不可致詰人也可贖百身矣恨愚不知先生之聽先府君也有如先府君問曰孺子何以報先生矣則先生將何以爲答也耶嗚呼尚享

哭劉國徵文

萬曆十有二年四月初七日劉國徵先生卒於家越一月其友顧憲成得其計於其兄司農君既爲

位而哭之矣又一月移書告之曰嗟乎國徵何以死哉若是其亟也其命也夫其命也夫始吾來燕中有意乎天下之士也見魏子懋權與之語大悅恨相知晚懋權曰若欲知劉中劉國徵乎因又知國徵也國徵恂恂耳就而叩之若窺渭津之仁居貞之檢遊徙之勇蕭物之哲無所不具於是喟然歎國徵之不可測也當是時天下滔滔上下一切以耳目從事士習陵遲謌諛靡然欲盡吾三人每過語及之輒相對太息或泣下客謂國徵若奈

何與狂生通國徵笑不答相得益歡甚國徵之所存遠矣吾何能忘也嗚呼死生一也無有二也國徵何選焉而置取舍於其間惟是今之天下什一可喜什九可憂方諸疇昔相去不能以寸度國徵不免于懷也國徵其悉之乎南皐鄒氏之烈焉而從定宇趙氏之懇焉而達復菴吳氏之亮焉而誹匀原丁氏之切焉而詰芸熊董氏之犯焉而挂對玆黃氏之感焉而投徙齋曾氏之剴焉而播蓮洙孟氏之捷焉而擯希宇郭氏之勤焉而播鴻泉范

氏之諍焉而削此時事之有形者也猶可知也若乃內權海陵外搖衛潛君子小人如水如火強而平之卒須臾無定耳何以能日此時事之無形者也不可知也國徵其悉之乎庸得宴然而已哉嗚呼死生一也無有二也吾跡國徵之生而知其死也未嘗不以天下為念又跡國徵之死而嘆世之食肉者殊為徒生而可愧也不寧惟是今夫國徵之所自許何如也業已第進士未嘗一日在職居恒滿腹抱膺欲有所為輒不果其修諸身者又見其進未見其止也繇此觀之國徵之誼其猶自以為徒生而可愧也雖然國徵往矣而予及懋權所與國徵左右切磨相期於登負之間者固承取在也而今而往即國徵之所未究而懋權究焉猶之自國徵也又或懋權之所不究而予究焉亦猶之自國徵也夫何愧之與有獨念材如國徵立志如國徵猶僅僅若是而況予之不敏將何以謝國徵也其惟懋權乎異日者予當就懋權而叢焉國徵有知又將何以膺我二人也嗚呼死生一也無有

二也惟國徵其深圖之憲成再頓首白

哭魏懋權文

萬曆十有三年七月初一日吳人顧憲成頓首致書於魏懋權先生曰嗟乎懋權足下何意足下乃遂與我長別哉悠悠我心誰復與語與足下亦誰復與語吾見世之知足下者不乏耳要其至與不知等何則其知之者未也十一獨吾知之耳足下上必欲堯舜其君下必欲堯舜其民故常憂信心而言信心而行一切榮辱毀譽不以滑其胸中故常

樂常憂常樂是吾之所以知懋權也天下孰從而窺之嗟乎世衰道微人心離喪子破慾狂蕩貞淫掩艮乎詖譎智者相與借詩書以文其奸愚者謬以為固然步亦步趨亦趨而已當吾為諸生竊惻然傷之時時思有以矯其弊莫能振也既博一第從縉紳先生游時時私求其人鮮遇者乃獨足下之指與吾不異耳徐而察之非直不異而已殆有甚焉中心自以為不及也已而從足下得開中劉國徵耳居乎相謂吾三人者或先之或後之或夾

之其有濟其邦不濟卷而藏之何恨求善價而沽枉尺直尋非吾攸也顧達務者非耶今吾國徵今年又奪吾懋權吾其可知偉哉嗟乎天下之務固家之故懋權念之熟矣而未及究也闕當歸而治其文辭不求工意得好為辭詩耳又非其忍也直士民畜之耳吾欲就君家伯氏叔氏用就遺稿揚推而表章之不足以暢懋權是吾之所痛也吾欲錄覽生平之言勉砥礪以俟其未究又能為不足以稱懋權是吾之所惟也不知何以謂之嗟乎懋權足下吾生長蓬廬中習氣深重惟足下是賴足下誠期我替一除一陟在帝左右吾尚有望也吾昔者稍修詩書之緒每遇古之高賢偉士輒掩卷太息仰屋俯檻庶幾想見其為人久之愀然若有遇也恍若有啓也行若有掖也何況懋權乎蓋嘗聯軫而游接袂而語握手促膝委輸肝膈揭日月而薄山河者哉其忘之也爰奉尺素薦諸几筵足下其聽之且為我語國徵焉

再哭魏懋權文

維萬曆十有三年魏懋權先生卒其友顧憲成既從其兄光祿君薦之尺一矣越一年憲成某某而北顧瞻燕趙之間黯黯然欲返道而趨謁祭上懋權柩酹酒灑淚而告之曰意昔予之有病而南也臨昔還足下會于清源之上至都門而始成別當是時晝則聯席夜則聯衾促膝把臂靡所不曷何其樂也今者予再來而足下已矣天乎天乎何其痛也當是時足下謂予曰吾儕謬以自負所觀天下之事不當于心一正人退一佞人進意氣勃發

輒欲攘臂而起折尚方之劒而後愉快是不廣也于是乃遂入山求深入林求密獨寐獨寤寂然不復問人間馬牛又無奈其嘐嘐者何子以爲奚而可予笑不答已訪孟司馬我疆論學兩日夜津津不休余謂足下曰得此入手何所不可何取何舍足下亦笑不答蓋其際微矣不虞足下之遽然以逝也嗚呼已矣今者予且登足下之堂悉足下之几帋足下之靈進而謁于太公穆穆落落嗟足下之所以爲子坐對甯氏偲偲之氣隱見眉睫嗟足

下之所以爲弟問訊季氏方奉三尺活人河洛間嗟足下之所以爲兄次弟見二子戚而莊敦國而多奇嗟足下之所以爲父周行環堵狄草一床嗟足下之所以爲家出內長吁傍徨四顧目塞[illegible]流落日將半退而檢其[illegible]得[illegible]上由稿上[illegible]披周別駕遺草嗟足下之[illegible]以[illegible]又徘[illegible]于一時中有曰受憐天下窮寂者不爲人關吏部郎倚梧而思之寸心欲碎萬[illegible]能自持嗟足下之所以爲友嗚呼足下已矣吾亦哭足下而去矣

擲門在此清源在彼爾我之言實共聞之昔何以南今何以北日月不停往來如駛其誰能堪即予敢替懸欏有如茲水嗚呼尚享

祭王澤山太親翁及陳太親姆文

嗚呼哀哉不肖從令子伯氏仲氏遊猶兄弟也其視吾翁猶父也其視太姆猶母也不孝往于歲丙子哭吾父矣昨者歲己丑又哭吾母矣今又哭翁哭太姆耶嗚呼不肖常侍翁窮見杖乎其容也坦乎其言也廓乎其衷也有古長者之遺焉蓋與吾

父絕類比小女歸翁家爲翁冢孫婦還而稱述太姆之懿又種種不減吾母也而今俱已矣今予顧影自憐且以憐不肖不肖顧影自憐且以憐令子茫茫天壤俯仰俱失其怙矣翁哭太姆耶翁然不肖更有傷焉不肖之失吾父也幾何時矣前乎翁十五載於斯矣不肖之失吾母也幾何時矣前乎太姆一載於斯矣均[illegible]均[illegible]何厚何薄均怙均恃何延何促此不肖之所以更有傷也傷吾父之不得爲翁吾母之不得爲太姆也乃今子猶然以淹

在青衿爲根何也嗚呼始不肖從事鉛槧吾父日惟求師求友爲汲汲焉厲玄穫不惜稱貸以奉吾母主中饋朝夕供具性甚寂勞瘁也巳老而舉於鄉而吾父巳矣巳成一第祿祿風塵又無能左右承吾母歡中間僅僅請告一載又大半奔於酬酢請奉諱而還半載耳而吾母巳矣乃今予少成若性不敎而開翁與太姒雍雍而坐觀其道今即偶寒谷生開乎却得時時膝下宛轉周旋寵舞斑之樂天性內也功名外也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此

耳此不肖之所以益有傷也傷不肖之不得爲令子也其忍哭夫翁哭太姒耶涇泉可烹涇蘋可掬頗瞻几筵萬感紛結有懷欲摧有言欲咽聊布寸心繫茲庶幾我即尚享

祭中丞魏見泉先生

嗚呼先生古之遺直也嗚呼先生古之遺潔也如其道也如其義也斧鉞在前弗避也鼎鑊在後弗駭也非其道也非其義也千駟萬鍾弗視也一介弗取也是故爲司理則眞司理非若夫人之司理而巳也若爲直指則眞直指非若夫人之直指而巳也若爲中丞則眞中丞非若夫人之中丞而巳也若可謂巍巍堂堂磊磊落落宇宙間偉丈夫矣惟我

皇上之遇先生也亦若異然始而被謫於聘格未敢望旦夕還也無何而遂不次擢用使先生得進而畢其忠繼而出填三晉念太公老乞歸於聘格未敢望旦夕允也無何而遂有俞命使先生得退而畢其孝嗚呼此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語云無欲之至可動鬼神至誠之極可格天地

先生當之矣是故先生之生也海內士無問識與不識莫不仰而望焉非若夫人之徒然生而巳也若先生之死也海內上無問識與不識莫不私顧吁嗟而流涕焉非若夫人之徒然死而巳也若信可謂巍巍堂堂磊磊落落宇宙間偉丈夫矣先生復何憾哉獨計先生一腔憂國憂民之心耿耿未有巳時茲行聘崑洪雲門兩先生不知何以相慰憲等辱公家金玉道義之好違南先生且二十餘年用之無補於行舍之無補於藏倘兩先生間

及又不知何以爲寧等解也相望千里欲卽無從聊寄一卮薦我衷哀先生有靈上之所以周旋帝側下之所以擁衛蓀黎中之所以夾持我二三友生者豈其忘之哉豈其忘之哉嗚呼尚享

祭龍崗施老師

嗚呼傷哉夫何奪吾師之亟也雖然天之奪吾師不惟見于今而已見于昔其奪之也不惟在于天而又在于人固有從而予之者矣得其細而不察其大覩其顯而不核其微是亦與于奪者也當吾

師之守毘陵也繼以異於黃氏之潁川龔氏之渤海也其心思無所不暨而其惻怛慨惜無所不入訟者至折以片言翕歙然解散庭中嘗虛已乃築室而延士焉士莫不洗濯志慮求麗于昭明曰是眞能成我者也爲之民者莫不曰眞能生我者也于是攟束剪兵寇以行又莫不相與咨嗟歎息曰是奈何其驟去我也無何而難作矣故曰天之奪吾師也不惟見于今而已見于昔且方其難作始不過獲戾于一人而已莫不能知其誣也士訟于

屢叢訟于郡郡訟于直指[illegible]也而當路者業有成心迺卒不爲感[illegible]之矣可若何[illegible]援拾浮僞飾[illegible]矣故曰其奪之也不惟在于天而又在于人今夫世之知吾師者其皆可覩也曰是何才而敏也又曰其好士也不遂吐哺握髮矣何其大也愿以爲此其昭然者耳吾師礪身廉潔一介不苟而特不好爲皎皎嘗語所知者曰人言毘陵故沃郡乃不能令吾囊之不枵然者何又吾師洵好士要以其暇

及之耳其所經濟[illegible]如民其所最功德至于今隆積而不隳者亦[illegible]民也若[illegible]驕而吾才則遺操[illegible]而吾士則遺民[illegible]況于今之時其[illegible]而[illegible]者[illegible]大利其徒而有乃者[illegible]可見[illegible]而并是奇[illegible]以爲吾[illegible]不欲[illegible]也時延如彼其知吾師者[illegible]屍耳故曰得其細而不察其大覩其[illegible]核其微是亦與于奪者也嗚呼吾師其遂齎志以沒矣乎雖然毘

陵即東南一彈丸之壤而其中林林總總不知幾何率家戸戸祝飯食必禱吾師即中道齟齬不克究其施設而嗣賢翩翩有文一日奮而翱翔所以光大吾師之緒夫艾也亦足快矣獨憲等辱在吾師誼兼生成乃吾師之存也既不能明目張膽白見究狀揭之日月之下及其一旦而溘然也又不能丕千里酹卮酒以薦几筵仰無涯之感進而有慚于欒生退而有慚于豬子其何以謝吾師也吾師誠不我忘庶幾乘翔風軼飛雲時上下于六龍

之墟使憲等憑而見之乎不惟憲等其亦使林林總總者得憑而見之乎嗚呼尚享

涇皐藏稿第二十一卷

無錫顧憲成著

先贈公南野府君行狀

嗚呼傷哉我家大人之逝也不肖孤等自惟積戾弘深及于大故日夕在疚無所怨語罔極之謂何而曾不得伸一朝之養竭力之謂何而曾不得如五尺之崇方尺之履猶然相從以殉若復湮隆懿美薄諸草菜無能微寵靈于賢家長者之側以照臨其泉壤是不肖不復得數于人子也于是不

肖孤泰伯兄仲兄之命抆淚而狀曰嗚呼家大人姓顧諱學字文博南野其別號也顧之先為吳道之石紐鄉人至宋而將仕郎自七者遷邑之上舍里十餘傳而為處士公夔要于朱寔生家大人家大人生而倜儻負氣不耐將上家吉獨遊于諸稗家喜羅氏水滸傳曰即不與傑假多偉男子風可寄憤濁世又喜南華莊子曰即不經瀟灑自在不受人間世諸約束孔孟之後固應有此居閒與客論天下事往往抗手掀髯長太息里人爭之推為

亭長屬其耆老子弟約曰舊日之事衆爲政新郭之事我爲政不然我無愛乎一亭長其舍我衆曰可哉稍稍來白事一切據理曲直之亭中稱平有攜豕酒爲壽則謝曰是區區者而以爲余伐晉仲連直應尸而祝之矣去之人益附會里人爲邑長吏會稅遂偕里人北遊天子都見宮闕之美官司之富欣然曰可以瞑矣已而曰吾不可使壠上之木北向而懷我也乃歸日黯然不樂不問家人生產適累累集其附家大人者曲周之家大人以爲

醜即日告諸墓領其產輸之所旬貸家從涇水之上居焉居甚陋風雨至輒犯于寢帷日一餐夜一薦行道之人相呼爾汝見弟無知者已試爲酒人臣人餔人染人漸能自衣食環而佑者聯肥之醑齕自喘莫可難也宵而謀諸室聲發于竟乃躡家大人寤驚獲免遯而至于石村三年產落無所存家大人不勝憤猛然欲有以自震于世曰由此廢必由此與奈之何其避人也而從涇徙居而市平物價一權度廓然不較羸詘出片言婦人孺子皆信之市道驟行是時也方數十里間其有財者公知家大人無一廛之產輒懷金躡門而貸之惟恐其不諾其貸者公知家大人無一錢可以貸人至緩急有無不求諸富人而求諸家大人家大人亦自知無一錢可以貸人至人有求輒挺身任之不以無爲解嘗曰多財而後能幹究竟賤孺子耳其貸于人也即其人倉卒亡妻子有所不知未嘗不息之而歸其妻子而貸人也即其人負我竊匿者皆有所不厭而求之未嘗不應以故我產流動家

大人遂隱然望于鄉云里傭有壯而無室者所得力錢純費于酒食家大人甚恨責其人令輸力錢歲爲息而與之室里中幾無曠傭有逋金于肆之冉偏標而揭逋者之名氏得姑藉毀人召而歸之他日來市投三十金退而發金封者半亦召而歸之洪人設既接價而輸之粟矣越五日粟價頓衰家大人愀然爲貶其價徵洪人于途而返金爲張氏兒有積逋于我積不償一二怨家弱視而強食之不能禦大爵其產寄懷直而屬諸家大人事解

而徵屬如徵而與蓋張氏兒至今德家大人每遇人數其事輒欷歔而欲涕也或售其土田未幾售者欲謀而據之詭辭以訟弗克家大人還而謂之曰爾何計之不精爲此屑屑也爾素號壯士必欲得此者其以膝與我售者跪而請遽返之不復言直不肖等就學歲延經師而教之所事之禮備虔即富貴人以爲不及歲庚午不肖補邑諸生癸酉弟允成補郡諸生家大人戒曰孺子故少艱脫令汝一旦儼然富且貴哉驕大之色當不能使汝吾

何所患之患汝從市井學象恭歸耳夫象恭之壞人心也比之驕甚矣孺子無然福清施公龍岡守吾常闢龍城書院選五邑士而課之不肖與弟並遊其中臨川周公念庭令吾錫數進不肖暨弟方垂髫試之奇其才有客從涇西來裝百金遺家大人所而行囑焉怒曰若賈我又賈我孺子哉我誠不慚于齕齘何至向有司爲市而以孔孟貨三尺法也他日有武陵客主于蒼頭奴家欲因之以干家大人蒼頭奴爲誦說前事客愕然曰人言果矣

逡巡而退兩公叩其[illegible][illegible]並賢之[illegible]公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欲爲發名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吏胥陰以告家大人呼不肖詰曰我賈人何短長于世刑賞之所不得及也今以孺子故行我姓名馳入于有司之庭固已陋矣將又窮孺子之餘[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閒其何顏見吳[illegible][illegible]之士必不可止遂不肖辭諸公公愈賢之已而公知家大人故貧時有賜于不肖家大人曰異哉公恩澤滿四境而勺泉不入于釜獨奈何我以孺子故使賢父母乎又遣不肖辭諸公公愈不

可愈大賢之歲丙子不肖與弟偕試留都不肖有名家大人聞有憂色始不肖之兩試而兩廢也有喜色不肖問曰大人何昔之喜而今之憂也曰吾聞士可以貧賤激也激則恥恥則憂憂則動心忍性長其不能孺子挾策而試有可以爲不才而廢之孺子憂矣老人安得不喜今以一書生驟然爲東南冠冕闆闓之人盛容色而矜道之所[illegible][illegible]錦也孺子喜矣老人安得不憂不肖竦然起對曰兒也謹受命矣居無何疾病不肖等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家大人

曰年之短長譬如鳧鶴之脛然不可改也夫扁鵲倉公至今存乎吾無所醫矣不肖等泣而請家大人不禁及醫來以藥進不服也里人聞其病也人卜而人禱競來覘于寢有泣失聲家大人笑遣之已而病大慚乃語不肖曰孺子其知之乎予流徙之民也長汝四男子蒸嘗無殄其庸多矣願孺子孝弟力田多行仁義且曰予家世屢空人之無禮于予者衆孺子苟得志無修怨也言訖坐而起命不肖等櫛手自洗頮理襟帶談笑自若明明不亂

可一二時而逝嗚呼傷哉家大人廣額豐眉巨目隆準美鬚髯吐聲如鐘生平守甚介而意甚潤與人交肝膈肺腑一覩立見意有所蓄如噎物必吐之而後已或私焉戒曰勿洩也竟洩人以為尤家大人不悔久之知其無他腸更厚遇之對人眉目灑然終日不能造出一佞辭遇有不善必變色而戒焉凛凛不少假行里中狠猾少年皆逡巡疾為老氏釋氏之言者曰二氏與孔氏抗而為三必人傑也因令其徒倚為糊口計哉晚年讀閩人龍江

林氏三教會編大悅自是排擯二氏必援以為証尤疾巫覡人有癘人為淫鬼所憑能言人災祥趨而叩者趾交錯于道家大人曰有是乎我其試哉往詢之自晨迄于昏噤不答明日而癘人復人語里人病多媚于神家大人過必訶之曰夫神也而向人間索賂哉可賂當無踰萬乘之王千乘之侯何賴于汝矣里媼多事佛齋者持胎戒春秋之祀不以犧牲家大人曰何也曰懼傷物也曰若不殺食耶夫禽獸草木無之而非物也血食則傷禽獸

之生谷食則傷草木之生若懼傷之二者何擇矣人服其論嘗自謂曰吾有二癖惡酒而喜事其說曰吾聞天地人名為三才才者勇往力行之謂也有如飽食而無為其亦不才也已矣吾聞禹無間然之聖也洪水之與宇宙為鑿禹不畏而獨畏酒赫赫夏商沒入于酒池之中莫之援也矧于匹夫其敢犯之吾寧見唾于竹林豪矣故家大人徙涇三十餘年門無酗客有觴之者謝不赴未嘗為客于樽俎之前閒強起之當之奇遇其在三十餘年

[illegible]髮不暇握食不暇哺汲汲有所事則益徤有力爲之加飯稍暇即言疲事至則又爽然起踴躍于毛骨之間性孝弟當先王父之困于貧也叔父敎繼六歲即寄食于邑朱家頃之邑朱家覆叔父莫可倚家大人又適遊燕不聞也歸而失叔父所大駭奔覓之累日遇于邑之南廓相持哭遂攜歸衣以其衣食以其食叔父感勵自奮克有樹立家大人病叔父與其四子宵衣而侍家大人復人給之田顧謂曰借爾伯京薄無以厚汝也嗚呼亦足以

觀矣家大人生于正德丙子正月初九日卒於萬曆丙子十月十二日年六十有一竊念家大人者倘可謂之能自振者矣非有一闕一柝之寄而能代人之變非有升斗之儲于家而能急人之急非有移風易俗之任而能折人之邪非有尋章摘句多聞多見之學而擬是非策成敗動中乎詩書非有沾沾煦煦之術可以悅人要譽于井里鄉黨而及其逝也皆爲搤腕而嘆閔然有不平之色問諸古人當必有似者焉特其生于粗僻之鄉長于賈

老于布衣其失之者不遇[illegible]之人[illegible]古碑何足以當天下後世之輕重而諸孤又[illegible]德務過不逞何足以恢張我大人之懿實備之子孫是用戰慄兢惕日夜悼心伏惟先生挾四海九州之[illegible]萬物之是非蓄仁人之德惠幸收其什一而於之俾我家大人潛輝休明世世有辭焉則豈惟孤等實受嘉貺其將仕公而下與有榮施矣

謹狀

母氏錢太安人六十徵言

蓋母氏生十有九歲而歸我先君業不得逮先大父矣而其事先大母婉婉有則先大母雅甚莊又欲試母氏才往往故以意求多焉母氏有方曲事之自唯喏而上靡不如先大母之指[illegible]貧悉其篋中裝以爲供具嘗一日大匱先大母[illegible]不充飯母氏損幃而易粟從鄰婦[illegible]自吸其乳而餔之以進先大母甘之竟不知其所自也居恒謂先君是不獨有婦才進於德矣先君心不得俠於詩書以爲男子有事四方奈何[illegible]

自頹廢母氏知之從容謂曰我在君奚他慮始吾請供爲婦也今也請供爲子也惟君所之耳先君遂慨然請行凡再歷寒暑先大母若不知先君之不在側也而屬先大母病則先君心動疾馳歸久之先大母卽世母氏摧毀不勝遂得心疾迄今不有瘳里人難之已先君益貧遷涇里之上隱市賈裝家所居陰一壁煬一灶人不堪其憂母氏安焉而時時日憲輩孺子識之性警敏閑于大義御憲輩甚慈而又甚肅有不稱不君力而譙讓也第終日默

不與言比其改也而後復曰是而大母之教也吾不敢墜迨憲與弟允后先舉於鄉益加肅曰庶幾其免於隳乎素不習書頗嗜書聞憲輩誦聲輒端坐以聽移時乃已間則令立左右擇其有關於閫德者遍誦一章先伯兄性仲兄自又次憲與弟允誦訖復令解說所以以是爲懽里媪有事佛者時時前爲佛家言母氏嘆曰固也雖然與夫子之言不類亦曰與吾孺子之言不類卒謝去其識如此今年六十矣而憲幸舉南宮隸官司農氏欲請歸薦一觴爲壽母氏亟賜命曰而忘而父之志乎吾事而父且四十年見而父每值其生之日輒於邑不食曰天乎生我鞠我今何在矣及其年六十也猶是志也吾又聞君臣之大也孺子始委質而驟言私不可且而父常有慕乎燕一再遊其間矣成而父者孺子雖然憲欲越三千里而自致於堂下者終不可以已惟是先君之志昭昭也又不可以蔽端意以思不獲其處庶幾先生長者儼然有賜言焉其施大矣母姓錢外祖曰愛月公　有隱操

奉祝伯兄伯嫂雙壽六十序

萬曆庚子亍伯兄居然六十太平矣而伯嫂陸孺人偕焉里中父老翩翩相率攜卮酒而過之寔伯兄之仁讓暨伯嫂之懿和甚具仲兄謂弟[illegible]曰外德備矣其於內德猶有待也弟盍言乎[illegible]對曰是弟之責也憶昔吾父吾母自上舍遷涇里拮据生理至艱辛矣乃伯兄啟[illegible]日進敎行稍長從故茂才嚴橫塘先生受[illegible]又斐然有章先生異之吾父吾母喜見於色一日伯兄

忽跪而請曰兄也備誠吾所願大人勞矣兄便洗
章句乎請代大人息肩吾父壯而許之已而伯嫂
寮歸則中饋之事吾母亦一切倚辦焉伯嫂承顏
順志怡然無忤是幹蠱之勤也仲兄與予及季弟
次第授書吾父曰孺子庶幾其有尺寸樹乎值仲
兄善病所以督予及季弟兩人倍切隆師恃友不
惜假貸以赴之二三親交相謂曰焦勞多累費
在耳目之前龍虎風雲功名在歲月之後奈何強
其不堪而希其不必也伯兄伯嫂咸笑而却之坦

焉居已於瘁而予輩則享其安濟焉居已於菲而
予輩則茹其厚用得專心致志無他撓惑是友于
之愛也當是時伯兄伯嫂實柄家政出入盈縮悉
其綜之恒情於此其孰能不波乃伯兄自一錢而
上悉登諸公焉無以有已伯嫂自一絲而上悉稟
諸公焉無以有已是一體之公也仲兄遇事能斷
伯兄有所疑輒就而謀焉其可其否往往舍已而
從之不吝予與季弟後先成進士伯兄若固有之
毫不以加於人又矜惜恤困天性也每遇夏秋二

收卽有年毁輩而稱佃人之歉不求盈有所排移
不求遂甚者幷其本而負之亦不問年來食指漸
繁入不副出往往假貸以充之自若不爲悔伯
嫂益以博大佐之[illegible]栖閑巷益然慈覆
予之得以進而安於[illegible]安於野伊誰之錫是
及物之恕也語曰仁者[illegible]夫勤以幹蠱仁之則也
愛以友于仁之施也公以一體仁之度也恕以及
物仁之徵也有此四美壽不亦宜乎仲兄曰吾[illegible]
誦弟之言以爲伯兄伯嫂觴季弟曰吾[illegible]之

言以爲伯兄伯嫂觴伯兄聞之愀然顧伯嫂而言
曰夫吾兩人何以得有今日哉則吾父吾母之賜
也吾父汲汲皇皇終其身不得一日之暇吾母幸
而登七又未嘗一日去藥石左右也吾父吾母安
在哉而吾兩人晏然有此也言未訖淚承睫而下
仲兄與予及季弟相對黯然意不能自禁稍閒予
復進而言曰凡父母之愛其子也甚於子之愛父
母吾父母昭昭在上見吾兄吾嫂之履茲辰也有
不欣然樂乎曰猶吾在也人有恒言長兄如父長

父叔母子兄弟之得事吾兄吾姊也者亦依然吾
夕吾母之猶在也伯兄默不荅良久曰是則然竟
亦何以舒吾情於是偕伯嫂齋戒冠拜吾父吾母
祠下手觴而顧者三而後還乃咨弟受仲兄與予
憲及季弟之策

鄉飲介賓□□□先生行狀

嗚呼傷哉吾兄□□□□已矣不可復作矣日居
月諸倏忽四更歲矣諸孤卜得歲之十一月十九
日扶葬涇西阡於吾父吾母乎依將圖不朽於當

世立言大君子偕過予屬予爲狀相對流涕覆面
不能出一語各罷去嗚呼吾何忍狀吾兄哉已而
曰非吾其誰悉吾兄者宜狀則又曰吾兄仁心爲
質胞與爲公家庭之所習見依然在目也里巷之
所流傳昭然在耳也若之何其委諸草莽又宜狀
謹次第而列之篇吾顧之先於吳爲著姓遭元末
之亂逸其譜莫能詳相傳自宋將仕郎百七府君
實始家錫之上舍里世業耕讀以高貲雄里中好
行其德三傳有諱廷秀者益增脩而光大之鄉人
至今相與誦說不衰越我高大父如月府君諱麟
以孝友稱曾大父友竹府君諱緯邑諸生生平無
他嗜獨嗜書家坐是廢蕭然四壁不爲意也大父
侍竹府君諱夔淳謹自好不幸早世得年僅四十
五娶大母朱孺人是生吾父贈承德郎戶部主事
南野府君諱學字文博再遷涇里家焉忠信直亮
環數里內外兒童婦女皆能道之卒之日里爲罷
市娶吾母錢太安人能以恭儉佐吾父白首相莊
稱合德云生四子兄其長也諱性成字伯時號涇

田兄生而通敏六歲就塾師受句讀朗朗數行下
稍長善屬對已而從里中嚴茂才横塘先生習舉
子文落筆斐然甚見賞異時吾父方轉徙石村意
不樂復還涇里家徒四壁寄身屠沽兄一日攜事
父母能竭其力題苦思不就喟然嘆曰吾不能行
之安能言之歸而請於吾父曰大人勞矣兒優游
筆舌乎請得代事吾父憐其意許之於是遂慨然
任家督之責一切拮据精心果任不少怠也而會
吾仲兄善病兄憂之數言於吾父延名醫調治藥

寵之需隨叩隨給不少惜也又言於吾父延名師
課予及季弟讀供事惟虔至稱貸以克無難不少
憚也或謂功名事安可知而強爲此矻矻兄笑而
謝之或又謂今日之家子爲政他日之家衆爲政
盍早自計乎又笑而謝之蓋兄自受家秉以來一
出一入悉稟諸公銖寸無私焉非特無私而已且
於衣服恒居其敝者曰吾所便也於飲食恒居其
菲者曰吾所安也而獨於予三人則加腆曰是實
羸弱不可以我爲程也吾父見而喜以語吾母交

相慶也及予與季弟後先成進士人情於此孰不
冀有發舒以明得意而兄謹約如故無改惟是念
吾父之壽僅踰六而遂見背也念吾母之壽僅望
七而復見背也誠痛之深悲之切方在苦次朝夕
臯臯不少解也迨既襄事每上冢俯伏哭泣盡哀
至於老不少衰也路人聞之莫不感動以爲有終
身之慕焉又念吾父居恒喜稱范文正之爲人語
及義田一事尤津津不啻口出如將步之趨之然
者竟限於力不果及吾父卒吾母擬以所遺田三

百餘畝分受予兄弟四人遂偕予仲兄請曰兄輩
俱已長大得自生活願以此爲贍族之資何如吾
母大喜曰此爾父之志也於是每歲以春秋二時
差其等而分給之其不能婚不能葬者亦各量有
助焉惟是所入常不足以克所出所施常不足以
滿所願則又時時歉然不自得也其於人也老者
尊之少者撫之賢於我者下之不如我者矜之強
弗友者容之有以緩急告必委曲爲濟無或拒也
其人能償聽之不能亦聽之即不能而又以請又

應之如初無或厭也坐是產日削逋且累累起矣
無或悔也有以田產售直必從優如係親暱越數
收便令取贖即力不能頓歸其產令以漸而償無
或恡也至其一念惻怛與民同患尤有異焉見饑
者則爲之憂無食見凍者則爲之憂無衣旬不作
時雨稍慳則爲之憂旱稍溢則爲之憂潦幸而免
矣及西成時又爲之憂曰終歲勤動得一飽乎公
私之逋得相抵乎其於佃人數叮嚀主者曰無求
足無求精毋拘拘常額耕者不食食者不耕可念

也嘗有佣積逋不償蒼頭以告且曰歲行盡矣無可待矣兄不荅至除夕遽遣人貽之粟二方錢百文蒼頭訝而問之兄又不荅復曰是且誨逋將人人相率而效尤明冬庭可羅雀矣兄卒不荅予猶記歲在戊子己丑間連值大祲兄檢篋中得券數紙一一手自裂之曰當此朝不饔夕不飧無令渠輩胸中猶有這些子在也又記一日遇公差縶一人於舟時嚴寒深雪覩其色郎當甚而且甚饑詢之則以官逋二金故兄惻然曰是不凍死必饑死

不然亦必中傷寒死矣奈何以些須喪人一命因出酒勞公差令釋之且啖之以糜人而括二金代完厥逋竟不問其姓名也久之其人率妻子攜一榼來謝仰天數十叩首而去一日家被火召匠者修治時值農冗無不欲竟此而後朝食適市有許姓者於藥肆中鋸木忽倒其廬徬徨無奈兄聞之動色遽停工令與許修治各役感兄之義踴躍爭赴不日而工竣矣其急於爲人類如此里有爭率就質於兄兄爲悉心排解或不從徐徐爲設酒食

勸諭之間有事屬兩難或已鬪諍官覈險[illegible]停於中卒歡然請罷往往既罷而兩家[illegible]不知[illegible]所自乃或有客緩頰言某所某人丁某妻某[illegible]當路若叔氏所害也某有司若季氏所害也牽借一言居間請得以不腆佐觴爲公壽則驚起曰此言何爲至於我輙掩耳走又或左右舍卒[illegible]言某所某豪欺我摧辱我則又笑曰此物奚宜至哉我不能爲汝馬牛也若無狂我觖吡去而特其性稍卞遇所不當意輙徵色發聲人或有不能堪少徐之未嘗

不覺也既覺未嘗不悔也既悔未嘗不自訟也引罪負咎刻切迫至若跛踖無所容非特於儕輩然即於子弟亦忘乎己之爲尊行也非特於子弟然即於臧獲亦忘乎己之爲主翁也温顏款辭就而相慰無藏匿無彌縫無係吝無矯飾皎然如日月之食而更也仲兄臨事果决是非可否無所依阿見有疑必就而商焉往往舍己而從之不以爲屈曰吾不如仲之斷也予與季弟莽莽生計兄代爲經理不辭勤瘁數年來見兄精神稍不逮壯不復

敢以煩亦既各有分主矣偶有見聞必就而語焉
曰其事當何如其事當如何即與主裁不以爲嫌
曰兩弟不如我之悉也始予官戶曹兄貽書來言
曰是錢穀之地也最易賍人盍慎諸予爲之悚然
既而移銓曹兄又貽書來言曰是銓衡之地也知
人實難盍勉諸予又爲之悚然及予奉譴而南謝
曰弟無狀負兄奈何兄怒曰吾父吾母所望於吾
兄弟者何如而出此言耶弟負貴人不負兄也及
予再還銓曹復被放時季弟亦被謫歸矣兄率之

迎謂予曰叔不負季季不負叔幸兩兄亦不負叔
季吾聞居官者不知有家方能盡分居家者不知
有官方能安分何意於今見之且吾兄弟少相嬉
長相習壯而相抛也每夜未嘗不入夢思茲得聚
首一堂怡怡以老尚何求乎先是少宰栢潭孫先
生官宗伯時數向予詢兄起居予具告之先生嗟
賞不去口比予歸先生緘一劄寄兄曰聊借此以
表緇衣之好予歸具冠服而致之兄兄謝曰先生
之意美矣吾不堪也請辭已而邑侯柴父母廉知

吾兄爲旌其門曰一鄉首善則又辭今邑侯林父
母舉鄉飲則又辭辭不得卒不赴也予詢其故兄
曰二弟視世豔若浼兄視世豔若飴不亦愧乎予
聞之更不覺恍然自失也大率吾兄生平於勢利
二字甚輕於天理人情四字甚重視其中滿腔子
一副慈悲按其外日用間一味方便而又渾如純
如移如廓如纖毫無所爲也是故爲子則不忍咈
親之心爲父則不忍咈子之心爲兄則不忍咈弟
之心處一家則不忍咈一家之心處宗族則不忍

咈宗族之心處鄉黨則不忍咈鄉黨之心至於強
者或見以爲懦智者或見以爲愚巧者或見以爲
拙遠者或見以爲拘而兄自若也至於懦我者或
嘗之以梗愚我者或嘗之以詐拙我者或嘗之以
滑拘我者或嘗之以偷而兄自若也陶彭澤云無
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予不敢知竊以爲殆
於古之所稱長者庶幾其無愧也已矣兄生于嘉
靖辛丑年七月十一日卒于萬曆乙巳年正月十
三日得年六十五歲娶陸氏處士雲泉公女子六

人曰與淑邑庠生娶黃氏承隱公女曰與滌國子生娶李氏邑庠生養冲公女繼娶邵氏國子生寓寰公女曰與渥邑庠生初育於仲兄既而歸娶陳氏敬淳公女繼娶朱氏瑤琴公女曰與浚邑庠生娶華氏原隆公女曰與溉國子生則吾弟季時所育而子之者也俱陸孺人出曰與滋娶夏氏金吾恒所公女側室康氏出女三人一議郡庠生混塵秦公子坊一育於與滌議慕劬倪公子德沾一育於與淑議邑庠生濟衷黃公子某殤俱側室康氏

出孫男六人與淑出者四曰棋娶黃氏邑庠生覲十公女曰棣聘朱氏九臺公女曰檻聘黃氏逸所公女曰楷聘胡氏我維公女與渥出者一曰榴未聘與浚出者一曰橙聘錢氏三洲公女殤孫女七人與滌出者一未議與渥出者一今爲與滌所女議新吾周公子士及與浚出者三一議邑庠生廷俞唐公子道履二未議與滋出者二一爲與滌所女議國子生三川陸公子立中一未議嗚呼吾父生我吾母鞠我吾兄成我自惟薄劣莫能報百一

焉庶幾 大人先生憐而賜之一言吾兄死且不朽惟憲亦死且不朽敢九頓以請

奉壽仲兄涇白先生六十序

萬曆丙午仲兄適週一甲子榜於客座曰六十而壽人道之常也然而在他人則宜在吾則不宜一以先伯兄之戚不忍言壽一以涼薄之德不敢言壽一以懶病之軀不克承尊親歡而爲壽敢辭子見之謂弟季時曰仲兄爲尊親言耳此家慶也吾二人不得以是例且仲兄之壽道多矣亦不得槩

以是辭也憶昔吾父主家政伯兄實佐之備殫心力迨吾二人治舉子業師事原洛張先生時仲兄善病與藥石爲隣一日言於吾父曰兄不能佐吾兄猶能佐吾弟請得兩理估俾以朝夕切偲其間可乎吾父大喜原洛先生試之文立就多奇警試於郡邑俱臬然前錄及予成諸生遂罷去不復事客訝之對曰始吾非眞有功名想也爲兩親耳以爲不得之弟將得之我今弟幾得之矣何必我哉至於朝夕切偲則始終不替焉吾父益喜以語吾

母吾母亦喜曰兄弟怡怡吾老人復何憂其宜於
吾父吾母有如此者比吾父遘衰伯兄亦倦于勤
矣仲兄曰吾始者佐吾兄今請佐吾兄一切拮据
靡不毅然身任上者虔祖廟修宗盟下者營宅構
籌出入井井纚紀各有條紀伯兄曰微吾弟吾何
以慰吾父也吾母多病仲兄憂焦萬狀食[illegible]藥
躬爲劑量不以委左右吾母間有不快宛轉膝下
曲爲寬解俟其釋而後即安伯兄曰微吾弟吾何
以娛吾母也已而吾母見背後先兩大事並屬仲

兄仲兄盡瘁以將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伯兄曰微
吾弟吾何以妥吾父吾母也以至有所疑必就而
商焉有所行必分而任焉有所緩急必協而濟焉
伯兄曰微吾弟吾何以治吾家也其宜於兄有如
此者吾二人相繼得第二十餘年於斯矣而仲兄
不知有官未嘗隻字溷公庭也居無何相繼獲譴
一紀於斯矣而仲兄不知無官未嘗纖毫介於色
也非徒然也且知吾二人之不諳治生也而爲之
擘畫知吾二人之龐龐乎其弱也而爲之調護遮

年從同邑諸君子偕復龜山楊先生東林書院又
知吾二人之亟於求友也而爲之經理其相體也
以情其相扶也以義不出戶庭而獲多助之益抑
何遭逢之幸也其宜於弟有如此者仲兄生平不
二色不華服不侈味閒[illegible]童子數人習梨園之
戲聊寄意耳[illegible]吾家飲叔父東野公適
呵之自是遂[illegible]子任必軌於正無敢以情
見有不恪惟[illegible]待臧獲外嚴而內恕有過輒
原之曰彼非故也復倘有限耳不求備也其宜於

家有如此者性開爽不設[illegible]即有機械之者實
不應與人交脫落形骸不[illegible]而遇之見謂
簡傲久而知其無他也更歆然信愛[illegible]是曰是
非曰非不肯含糊遇貴不諂遇富不校遇窮乏矜
憫問恤無吝也有即量力而應之無却也又往往
貸不償無責也遇橫逆能忍無校也性又喜客客
至無問識與不識迎而舍之即終歲無厭也其宜
於人有如此者由此言之仲兄之壽遊多矣季時
上舍遂偕過仲兄爲仲兄誦之相與捧觴以獻仲

兄曰吾不堪也已忽泫然淚下曰父今生我母今鞠我今安在也乃詣先祠再拜三薦觴焉又曰孔懷兄弟同氣連枝今何以為情也乃詣伯兄之几再拜三薦觴焉而後退自觴也亦以觴子二人曰願共砥礪以保桑齡以荅吾父吾母暨吾兄之靈無忘于二人跽而謝曰敢不奉教於是諸子侄輩若浹等次第上觴仲兄次第受之而亦次第還授之曰願共砥礪以延耄齡以荅尓祖尓父尓伯尓叔之勤無忘諸子侄咸拜而謝曰敢不奉教子覿

矣

季時語曰仲兄非特壽道多也所以居壽亦有道矣吾始以為是家慶也今觀仲兄之所以居壽實家範也安而能思樂而能儆天之祚我仲兄曷可量哉曷可量哉

涇臯藏稿第二十二卷

無錫顧憲成著

先弟季時述

嗟嗟吾弟棄我而去忽驚周歲矣音容宛如渺不可即索居無賴追念生平時拈片紙書之彌增人琴之感不能詳也聊存影響無失本來面目云爾搜揚表揭寫此全真尚有望於同好

吾顧之先於吳為著姓逮元末之亂失其譜莫能詳相傳自宋將仕郎百七府君實始家錫之上舍里世業耕讀以高貲雄里中好行其德三傳有諱

廷秀者義聲益著鄉人誦說之至今不衰越我高大父如月府君諱麟有長者風曾大父友竹府君諱鍷邑諸生以文行為時所重大父侍竹府君諱夔淳謹不茍不幸早逝得年僅四十有五娶大母朱孺人是生吾父贈承德郎戶部主事南野府君諱學字文博再遷涇里家焉忠信直亮環數里內外兒童婦女皆能道之卒之日里為罷市娶吾母錢太安人能以恭儉佐吾父白首相莊稱合德云

生五子長爲予大兄伯時性成次爲予二兄仲時
性成又次予憲成又次殤吾弟允最少予也
吾弟少敏慧而頗好弄年十四從少弦張師習舉
子業師弗善也以語吾父吾父曰是兒恐非落人
下者張師曰吾亦知之不激不奮耳吾父曰善遂
令更他師居半歲忽謂予曰弟知過矣弟知過矣
請歸而稟繩墨予大喜言於張師而復之眾未肯
信張師曰身請任之無煩諸君慮也久之果如所
言即耆艾宿儒雅以端方見推者皆謝不及予因

問弟何感而遽如是弟曰恐傷兩大人心耳予曰
此是做人根子當與弟共勗之
弟爲舉子家言不甚經思而簡拔遒勁自不可及
同里雲浦陳先生一見而奇之弱冠游郡庠每試
輙冠其曹如臨川念庭周公福清龍岡施公姚江
梅墩邵公俱待以國士又不獨賞其文也
原洛張師嘗游毘陵荊川方山兩先生之間雅有
聞吾父令予與弟稟業焉每語輙許張師曰舉子
業未足以竟予復師之見方山薛師薛師喜亟呼
其兩孫絳兒弟之交而授以考亭淵源錄曰洙泗
以下姚江以上萃於是矣異日其無忘老夫也兩
孫益海內所稱大薛純臺小薛玄臺云
弟性介辭受取予纖毫不苟癸未自南宮還讓里
有蔡二懷者篤行君子也雅慕重吾弟屬少弦張
師爲介紹率諸子北面稟業且欲延致家塾弟欣
然從之已而致束金謝曰吾庶幾藉是避俗遠囂
收拾身心不爲不受惠矣況此君非有力者幷以
諸郎見屬實欲相與切磨於道義非覬覦爲攻舉

子業取青紫計也吾奈何獨以利言乎壬辰謫光
州別駕當路不欲煩以事假差歸會景默中丞檄
所司致俸薪辭弗受及沈太素中丞繼撫中州復
貽予書曰此不可以少佐三徑松菊乎爲寄聲季
君勿拘拘也弟曰即爾何以謝曾中丞屬予力却
之於是歷十四年餘矣計前後所積可千金比吾
弟殁州守璩公復齎二百四十金爲賻屬邑侯平
華林公來言此沈中丞意也願無煩往返兩孤乃
以告於几筵而辭焉

吾弟於身家事儘悠悠惟是世道人心所係則寤寐不忘歲丙戌赴　大廷對策指切時事不少諱其略曰臣聞之宋臣蘇軾曰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太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及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間將死垂絕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至其有事且急也雖以唐代宗之昏庸程元振之用事郴伉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崇

朝而去其腹心之疾何則言之於無事之世者易以改爲而常患於不及見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所以不悟也臣誦其言未嘗不反覆嘆息也恭惟　陛下虛懷若渴采及芻蕘進臣等於廷賜之策問不知陛下於臣之言將重之如太山乎抑輕之如鴻毛乎抑臣有言而君不庸非臣之罪也君有求而臣不言實臣之罪也況臣感時發憤有慨於中久矣

今　明問及之乃忍緘默以欺　陛下耶凡陛下所以策臣者無慮數十百言究其指歸賞罰二科而已夫賞者勸天下之法然有不倚於賞者所以勸天下之意也罰者懲天下之法然有不倚於罰者所以懲天下之意也法常有爲意常無爲有爲者以運天下無爲者以宰天下今　陛下式古訓遵　成憲賞罰之道甚具而有法然而德澤不究法令不行此無異故則　聖制言之矣所以風厲之者非其本督率之者非其實也本也

實也即臣愚所謂意也臣最竊觀當今之勢而根極其體要所以累　皇上之意者大幾有二　皇上明以好示天下而此二者恒陰移其所好　皇上明以惡示天下而此二者恒陰移其所惡二者何也曰內寵之將惑也曰羣小之將逞也夫人主所崇高猶當有無一不足以厭其欲昏其志而惟色爲甚色之中人也微而其溺人也最沉錮而不可解聖王之所亟遠也昨者　皇上以鄭妃奉侍勤勞特　册封爲　皇貴妃大小臣工不勝

其私憂過計因而請册立　皇太子因而并請加
封　王恭妃　皇上不溫旨報罷則峻旨譴逐
矣夫　皇太子國之本也忠言嘉謨國之輔也
兩者天下之公也鄭貴妃即奉侍勤勞以視天下
猶爲　皇上一己之私也今也以私而掩公以
一己而掩天下亦已偏矣偏則　皇貴妃或得以
愛憎弄威福於内其戚屬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
外不獨此也閹人侍妾又將乘其偏也或得以愛
憎弄威福於内外之間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爲

皇上之好惡用而爲内寵之好惡用欲其信且必
未可也夫人主之耳目惟一而天下之耳目人主
者且萬萬雖甚神聖其聰明宜未足以徧也將必
有所寄之寄之得其人則安不得其人則危非細
故也邇年以來　皇上明習政務聽覽若神蓋
辨及左右察及淵魚幾於徧矣竊聞之道路往往
二三羣小伺察而得之此可謂寄得其人耶不得
其人耶私計　皇上非不知不得其人而姑寄
之者其亦有不得已也蓋曰朕向以天下事付張

居正而居正罔上行私一時公卿臺省從風而靡
外廷之不足信明甚故寄耳目於此輩示天下莫
能欺也臣以爲不然夫善爲治者以全而收其徧
不聞以偏而益其偏　皇上懲居正之專散而
公之于九卿可也若聚而寄之於此輩則居正之
專尚與　皇上爲二此輩之專且與　皇上
爲一與　皇上爲二則拔之也尚易與
皇上爲一則拔之也倍難奈之何其弗思也且此
輩之始用事適　皇上銳精未治之初彼方見

小信以自結其所稱述指陳類多依于公義猶若
未害久之則陽公而陰私矣又久之則純出于私
矣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爲　皇上之好惡用
而爲羣小之好惡用欲其信且必未可也德澤之
壅法令之尼有由也臣愚以爲欲效忠於　皇
上當自今日始欲效忠於今日當自兩者始
皇上視無事若有事以臣言爲重于太山則
皇上之明也　皇上視有事若無事以臣言爲
輕于鴻毛則臣之愚也將蹟卷官大理寺卿心臬

原缺

至而所據者不過如此臣以為適足以明瑞之無
他瑕玷而褒之陰險窺覘亦無所用其技也夫褒
誠巧而合俗瑞誠拙而忤世然天理常存人心不
死堂堂　天朝君子滿廷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
賢有名教史冊有公論不意青天白日之下有魑
魅魍魎如褒者出于其間也　陛下方重瑞惜
瑞借其人以風天下而褒乃欲逆銷天下之氣節
抑慷慨之士如瑞者令無容足之地是　陛下
之所褒褒之所必斥也士君子之所賤褒之所必

擯也以如此妬賢伲正潑惡無耻之人而晏然居
師表之位驅天下之士風而入于欺罔諂詐之俗
臣等有裂冠毀冕而去耳不與之竝立於　朝也臣
等新進小生發天下之淸議雖褒有奸如山不可
動搖然公論既明人心自快褒雖頑鈍無耻亦何
面目一日立于東南諸士之上乎臣等何伲于褒
何私于瑞但恐是非之公磨而不宜一海瑞尚不
足惜正人如瑞者相繼而指為邪則君子之道日
消矣一房褒尚不足畏小人如褒者相繼而傾賢

原缺

萬年無疆之業近而四海臣民之注望遠而九夷
八蠻之觀聽君子小人之所顧盼而咨嗟宮闈近
習之所望風而承旨　社稷安危在此一舉
皇上奈何易視之而閣臣奈何嘗試之臣且不敢
危言以激　皇上兼忤閣臣調停之意亦不敢
漫述漢宋故典及　祖宗朝遠事以滋煩瀆敬
體　皇上法祖一念直據　世宗肅皇帝
穆宗莊皇帝近事請　皇上法之　世宗肅
皇帝於嘉靖十八年冊立　東宮該禮臣具題故

實見在竝未有三王竝封之事而　皇上創見
之臣故知　皇上之必有不安於心也且
聖諭大旨惓惓以　皇后生子為言則　皇
上不記昔年正位東宮之日乎維時　仁聖皇
太后亦在盛年而　穆宗莊皇帝曾不設為未
必然之事以少遲大計法祖自近此言　皇上
可思也臣嘗讀　聖祖寶訓一字一句無非維
持宗社極慮後來　聖子神孫師得其意則　國
本固而　社稷賴之不然而虛借文辭掩飾過舉

原缺

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議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由此觀之紀綱之正風俗之淳不在於以勢相脅在於以道相成不在於使人不敢言在於使人無可言耳方今

朝廷之上果何如耶允不能詳請舉其略近見吏科給事中陳某言路一疏大可異焉彼悍然以言路自任而謂出於臺省爲蕩蕩平平不出於臺省爲傍蹊曲徑不知言路者天下之公非臺省之私也出於公即蕩蕩平平出於私即傍蹊曲徑陳三謨曾士楚輩曷嘗不臺不省不言竟以爲何如也其以今日爲臺諫者上自乘輿下及宰執內從旃厦外迨閭閻近由警蹕遠至邊徼何事不得言言路不可謂塞雖一學究得上書一市井傭奴得擊鼓而訟言路不可謂塞即一二蹈尾披鱗誤攖聖怒相率營救舉得畢其忌諱之言言路不可謂塞其說実矣然言者如李君懋檜劉君志選高君桂饒君伸等何不聞其相率營救也豈惟不救或攘臂而助之攻矣允嘗怪而思其故始知李劉高饒之觸皆攖宰執之怒犯臺諫之忌諱者也其有攻無救豈曰無謂閒有一二上攖　聖怒相率營救亦誠有之是乃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上身之故智其上書擊鼓之云又無能爲宰執臺諫

之重輕者耳以此而遂謂言路不塞雖張居正時此路固未嘗塞也何謂壬午以前爲諱言壬午以後爲輕言也其以近時行險僥倖之徒託身言路功名富貴操左券而收故躁妄者爭趨頑鈍者爭附以允釋褐後所覩記如前所稱李劉高薛饒五人外其建言者又不過黃君道瞻盧君洪春王君德新及允兄憲成耳以廢官之夥三四年之遙僅僅幾人而止何名爭趨何名爭附何名舉世輕言也其以建言爲釣名爲掩過爲躐位爲取捷徑夫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是非有眞名亦何
易鈞過亦何易掩也卽如彼附曾王又反罵曾王
天下終不信其非權門之客昏夜受遺白日請禁
天下終不信其非壟斷之夫至於躐位捷徑之說
則往時建言諸公信有一二如其所議者要亦晚
節不終務爲容悅抑一節自喜袖手旁觀者耳設
守其故吾矯矯不變則進退維谷坎坷萬狀吾未
見其位之躐徑之捷也信若彼言必使天下盡效
彼無違夫子以順爲正京堂美職操右券而收乃
爲不躐位不捷徑耶且近時建言者每每有觸而

云非無上事而喟然嘆也倘臨江父老罪無可矜
則道聽不言倘　皇上不廢郊祀則洪春不言
倘何尚書起鳴不搆陷辛左都自修則德新等不
言倘邵給事庶不請申出位之禁則懋檜等不言
倘戊子順天科場毫無弊竇則桂等不言倘耿右
都定向不逢迎當事而以先發後聞恭王御史藩
臣則敷教不言何得詬建言者不啓釁而雷鳴不
嚮晨而雞號也其以今日時異勢殊既無嚴嵩張

居正之威福又無鄢趙曾王諸人之阿比何得有
楊繼盛艾穆鄒元標之慷慨夫以堯舜之世克艱
不輟誨慢游不輟規贊襄不輟勸損益不輟警其
亦何嘗不慷慨也豈如彼狃于陳三謨曾士楚之
從容便以慷慨爲奇而謂堯舜之世無得有是乎
且彼乞墦丐子反復趨附以苟饜足自其常態宰
執大臣富貴已極豈有未饜何苦爲彼曹所弄徒
以益人之富貴而損己之名實哉蓋孔子告顏淵
以爲邦深嚴佞人之戒彼以方今第一佞人首置

天垣九卿科道咸若彼曹賢否何辨功罪何核善
者何慕不善者何懲　朝廷之所爲紀綱風俗已
掃地盡矣更何以令天下閣下欲爲根本之圖講
挽回之術所願亟遠佞人務近莊士一切曠然與
天下更始則　主德可回相業可廣人心可收
紀綱風俗庶幾有瘳否則未知所稅駕也昔孔子
大聖人也見南子則子路不悅欲往公山佛肸則
子路不悅而孔子且時復自喜曰自吾得子路惡
言不入於耳聖賢師友之相與如此必不肯何敢

望子路而不敢不以孔子事閣下懼以貢舉非人
累閣下也又見童儒試於有司奔競成風致孤寒
往往遺落不得進其在郡試一關尤爲喫緊而取
數甚窄深爲扼腕於是致書邊南亭郡伯言之語
云在廟廊則憂其君在江湖則憂其民弟庶幾焉
李見羅先生坐雲南報功事被逮竟罹大辟輿論
冤之廣東布衣翟從先欲請　闕申救不遠三千
里特過涇上商諸弟弟極口從臾之布衣又欲進
潛海唐曙臺所輯禮經於　朝並爲代具疏草海

忠介被論吳門李晉陽時爲庶吉士憤然不平具
疏論救會有尼者不果弟聞之偕同年諸景陽彭
旦陽訪晉陽邸中因從容詢之晉陽欣然出原草
視弟弟擊節稱善遂採其十之六爲疏以上至今
語及猶德晉陽不置其赴義若渴不分人我類如
此
吾弟天性孝友雅爲吾父吾母所鍾愛雖曰憐其
少亦其一段誠意懇惻深至有以當吾父吾母之
心也不肖舉丙子吾父遂棄養每語及輒相對欷

歔且曰吾父居恒好稱范文正公之爲人津津不
去口此是萬物一體胚胎念庭周師分俸佐讀命
無受此是鳳凰翔於千仞風格吾兄弟當無失此
意癸未舉南宮遂移病歸則以吾母善病也丙戌
成進士坐言事罷會南太僕繼山沈公南臺警亭
陳公按院厚齋荆公先後奏薦奉　旨起江西
南康府教授特懇於按院雍野李公代疏請致仕
又以吾母年且望七愈善病也予兄行中居三僅
長弟四年而弟事予甚恭不減於事兩兄當歲乙

未予病甚且瀕於危屢矣弟憂之寢食爲廢予一
夕夢弟手捧書一卷視之則金縢篇也覺而異之
頃之復夢吾弟誦聲朗朗伏而聽之即金縢篇語
益異之詰朝以告吾弟弟默不荅而察其色甚喜
因再三詰之乃曰弟頃者連夕私禱於上帝願以
身代兄不可願減筭益兄筭即內人不知也今既
屢見兄夢上帝其必矜而許之矣所以喜也惟是
天機忌泄願兄含之予曰有是哉已而予果無恙
至於今且一紀而餘矣每默自循省何以承此於

弟哉乃弟一旦奄逝適符臧算之讖而予竟不能爲弟代也又安敢弁弟一腔心事埋没故特表而出之且以示子孫無忘焉

吾弟端毅清栗不以私狥人人亦不敢以私涸之對客不作套語與朋友交表裡洞徹邇不狎遠不忘往來竿牘不作寒暄語高存之曰吾篋中藏有季時手裁數十幅卽寥寥數字必有關係他如上許相國及與羅布衣等書一段正氣凜凜逼人足令頑夫廉懦夫立至今讀之猶有生色又曰季時

眞降麼手今何處更得此人記得二十年前魏懋權嘗謂予曰君家季公涇凡大是不凡自其來都數相通訊雖復聊且游戲率有趣味可諷覩人必於其微吾以此得季公矣

萬曆十六年邑大祲餓莩盈道時弟廩中僅有粟百石輙捐其半以賑一時士民翕然從風是歲也饑而不害邑侯李元冲救荒錄具載其事

業師重所尤公歿子甚幼少弦張公歿無子並爲經紀其喪門人孫申卿以遺孤見托悉力維護不恤恩然爲弟子則不負師爲師則不負弟子故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

弟一日喟然發嘆予曰何嘆也弟曰吾嘆夫今人講學只是講學耳予曰何也曰任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予曰然則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是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是傳食諸侯一句予爲俛其首又一日讀朱子集有曰海內學術之弊只有兩端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竭力明辨此道無由得明謂予曰此弊於今亦然且昔也分而爲二今

也合而爲一則其害更有甚焉卽今象山龍川兩先生見之當爲扼腕因取集中無極辨王伯辨與凡論及兩端者輯爲一編名曰朱子二大辨予爲序而行之已又摘其論及治道者輯爲惟此四字編而自爲之序擬欲上之　朝不果

弟居恒吶吶如不能出諸口及遇是非可否紛紜膠轕處一刀兩段略無粘帶與同志商搉義理品隲古今衆論蜂起徐出片言剖之莫不豁然以解其大指一依於正不喜爲通融和會之說嘗謂吾

輩一發念一出言一舉事須要太極上有分若只
跟陰陽五行來便不濟有疑其拘者語之曰若大
本大原見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
若於此糊塗便要通融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喪
失性命也吾輩慎勿草草開此一路誤天下蒼生
聞者咸悚

吾弟善知人有世之所翕然共推而獨抉其隱有
世之所哄然交詆而獨闡其幽往往於一言一動
一嚬一笑之間斷人生平毫髮不爽又善論事有

衆之所共喜以為必成而獨籌其敗有衆之所共
讁以為必敗而獨策其成初時聞者且信且疑甚
而且駭徐而按之如合符節錢起莘嘗言吾黨殊
不乏有心人至推有眼者須首季時以此也

吾弟好以靜每日兀坐一室不問戶外事好以整
案頭惟攤書一卷既卒業而後再以一卷易之諸
一切文具及觴彜之屬位置有常予默記之終歲
如一日也好以朴衣不求華食不求精取給而已
左右使令惟蒼頭一二人閒行里巷中角巾布鞋
過者不知其為誰自謂木石可居鹿豕可遊也

弟讀書不局章句惟時時將本文吟諷彷彿意象
氤氳而止間拈一二語迥絕蹊徑如九方皐相馬
超然得之牝牡驪黃之外有勸其著述者應曰吳
康齋先生嘗病宋末箋註之繁非徒無益而反有
害章楓山先生亦曰儒先之言至矣刪其繁蕪可
也予竊深韙之何敢復攘臂於其間比歿檢其篋
及遍訪諸知交間僅得策一道疏四道書七十三
紙劄記八十一則講義二章像贊一通哀辭四篇

詩六十九首因為次第成編而命之曰小辨齋偶
存小辨齋弟所讀書處也

楊龜山先生寓吾錫建有東林書院歲久圯壞高
存之一日檢邑乘見之謂弟曰叔時嘗欲搆一讀
書處舉二三友生切磨其中此殆造化留以待叔
時也弟喜而告予時予方卧病聞之蹶然而起遂
偕安劉諸君子請於當道而修復之每歲一大會
每月一小會弟進而講於堂持論侃侃遠必稱孔
孟近必稱周程有為新奇險怪之說者輒愀然改

容辭而却之不少假借退而與同志聚處虛而能含恭而能下坦而有則敦愨而無華始見恂恂然繼見穆穆然久之眞誠溢出不言而使人之意消予丁衰年方賴弟左右夾持所欲求助於四方英豪又賴弟密爲聯屬其間乃今名失一愛弟實并失一畏友手足心膂其將安托正不知何以收之桑榆送此餘生耳

弟生而弱夙不理於脾家每有疾輙不食歲丙申九月病大劇不食者歷四十日有以齋請者默不

荅有以祈禱請者叱去之舉家憂惶莫知計所出予以問問曰弟中何如弟曰亦只如常曰有痛否曰無之曰有所欲言乎曰何言此時弟只有凝神定氣循循默默以待天機若攙入他念便是自暴自棄且欲爲此身計此身非我有欲爲子孫計一人各有一乾坤吾無與也予服其達識久之竟愈嗣後亦時發或一月愈或半月愈或旬日愈予竊喜以爲精神漸固血氣漸堅眺景當益佳無虞矣乃去歲夏五月偶感微疾至六月二十一日竟不

起謂之何哉抑弟在丙申業已超然死生之際視世之依依戀戀握手叮嚀不能自割者天淵矣況去之十二年其於斯日有進焉者乎又何足以區區俗情爲弟慟也獨予與弟自少而長而壯且驟驟白首追念五十餘年閒或予倡而弟和或弟倡而予和或予所見以爲可而弟以爲否或予所見以爲否而弟以爲可相勸相規忘爾忘汝其怡怡也既爲道義中天親其切切偲偲也又爲天親中道義一旦永別生趣頓盡不復能自持耳先是十

九日之夕有大星爍爍從空而下墜於小辨齋之後圃時河旁居人相携乘涼咸見而異之二十一日之早弟謂其室華孺人曰大菩薩來訪且及門矣俗稱睢陽張公巡爲大菩薩云華孺人惟不敢問弟遂不復語爽然而逝家人聞和鸞之聲隱隱從空而上踰時乃已噫嘻信奇矣乃知弟之去來應不偶然也

有問於予曰昔明道象山兩先生皆得年五十四歲季時亦與之同壽其到處可得言乎予默然久

之乃曰鈍廢幾能見大意矣記得壬辰二月間與
弟蕭堂子問曰日來做何功夫弟曰上不從玄妙
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畢竟如何是恰
好處子曰吃緊只在認取自家弟曰弟默默自忖
半近狂半近狷如之何子曰試舉看弟曰居恒妄
意欲作天下第一等人不近狂乎反而按其實尚
未能跳出硜硜窠巢也不近狷乎竊恐兩頭不着
也子曰如此雖欲不爲中行不可得矣弟曰此甚
難言凡今世所謂中行大率孔子所謂鄉愿也弟

何敢效焉且弟檢點病痛是一個粗字去中行彌
遠子曰此却是好消息惟粗定不丞入鄉愿路矣
乃所以與中行近也粗是眞色練粗入細細亦眞
矣狂狷原是粗中行中行只是細狂狷總不出一
個眞若不論眞與否只論粗細鄉愿且有細於中
行處非特狂狷不如也弟曰粗之爲害亦正不小
猶幸自覺得耳今但去密密磨洗更無他說子曰
尚有說在弟曰何子曰已曾說過了吃緊只在認
取自家果能分明認取一切病痛都是村魔野祟

見日自消矣譬諸身處春秋只認着孔子作主五
伯如何上前得身處戰國只認着孟子作主七雄
如何上前得弟曰此見性善之指也弟實死心搭
地信以爲決然及反入身來尋常無事儘滔滔自
在去一遇塵紛向來種種病痛依舊又發熟處難
忘如之奈何子曰這是你的事與我說無用弟曰
見於此一一打得過否子曰我的事與你說亦無
用弟擬再問子莞爾而笑弟懷疑而去越日侵晨
遂過子齋頭子猶在寢即披衣出見弟迎謂曰原

來這事只是如此別無奇特非却多了一疑攪得
一夜不睡至天明且如人欲適京水則具舟楫陸
則具車騎徑向前去無不到者其間偶遇艱阻只
須從從容容耐心料理若因此便爾着忙妄生懊
惱甚者且以爲舟楫車騎之罪這個喚做騎驢怪
驢又喚做騎驢覓驢展轉不已直教你東馳西騖
二二三三被那些葛藤纏弄到老並無下落却只
剩得一雙空手而歸豈不大悞子欣然首肯曰是
是是弟遂出孔壇四景圖視子一曰暮春風咏一

曰當暑絺綌一曰江漢秋陽一曰歲寒松栢因請曰這是個舊套譜乞兄拈示金針予曰弟明明滿盤托出何更問人設今有人還問汝譜舊套的是誰其何以對我且櫛沐弟且去待此番再攪得一夜不睡那時再作商議未晚弟大豁然曰是是是原來這事端的只是如此端的別無奇特端的無可疑也何則曰日說夢自是精神凝一心境漸平動靜云爲日覺穩帖日覺安閒日覺輕省日覺簡易乃至死生之際都無纖毫粘帶天假之年尚安

能測其所至哉

吾弟名允成字季時別號涇凡萬曆癸酉補郡諸生己卯舉鄉試九十五名癸未舉會試三十八名丙戌　廷試三甲二百二十三名是歲奉　旨回籍戊子起南康府教授不赴尋丁吾母憂壬辰再起保定府教授陞國子監博士癸巳陞禮部儀制司主事是歲三月謫光州判官生於嘉靖甲寅十月二十九日未時卒於萬曆丁未六月二十一日未時得年五十四歲以己酉十一月十五日申時葬陽羨鄰圩新阡娶華氏處士承軒公女始無子抱吾伯兄子而冑之名與溉國子生娶華氏國子生繩嶺公女贈刑部主事慎菴公孫女已而得一子名與演娶吳氏邑庠生揚華公女禮科給事中霞華公孫女女三人一適行人司司副霽陽公吳公子郡庠生欽錫慎齊公孫一議光州學正玄臺薛公子邑庠生寵壽選貢生少尼公孫浙江提學副使方山公曾孫殤一議商丘知縣本素華公子肇殿贈商丘知縣次菴公孫孫三曰枘曰樅曰柷

俱與溉出樅聘萬氏邑庠生卓如公女國子生同菴公孫女餘未聘孫女二一與溉出者一許寧國子生心澤吳公子明光祿寺監事渼湖公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澤峯公曾孫與演出者一未字

馮少墟集二十二卷

（明）馮從吾撰

明萬曆刻天啟馮嘉年增修本

馮少墟集二十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馮從吾撰。從吾有元儒考略，已著錄。其集初刻止於萬歷壬子。此本乃其次子嘉年益以癸丑以後至天啟辛酉作，類序重刻。自卷一至卷十二皆語錄。卷十三至卷十八皆詩文。卷十九至卷二十為族譜家乘。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二為關學編。蓋生平著作，彙於此集。其中講學之作，主於明理。論事之作，主於達意。不復以辭采為工。然有物之言，篤實切明。雖字句間涉俚俗，固不以弇陋譏也。惟其與朱童蒙爭論首善書院講學一疏，稱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先臣守仁當兵事倥偬，不廢講學，卒成大功。此臣之所以不恤毀譽而為此也。又郭允厚、郭興治等劾鄒元標、從吾，又上疏力爭，稱京師講學，昔已有之云云。其說頗為固執。夫士大夫自甲科通籍，於聖賢大義不患不知。顧實踐何如耳，不在乎聚而講也。維古極盛之治，有皋、夔、稷、契，亦越小康之世，有房、杜、王、魏、韓、范、富、歐陽，亦何嘗招百司執事，環坐而談心性哉。無故而舍其職司，呼朋引類，使其中為君子者，授人以攻擊之間；為小人者，借此為攀附之途。黨禍之興，未必非賢者開門而揖盜也。至於謂宋之不競由禁講學，尤為牽合。考宋之黨禁，始於寧宗慶元二年八月，弛於嘉泰二年二月，中間不過六七年耳。至於寶慶以後，周、程、張、邵並從祀孔子廟庭，紫陽、東萊之流並邀襃贈。理宗得諡為理，實由於是。蓋道學大盛者四五十年，而宋乃亡焉。史傳具存，可以覆案，安得以德祐之禍歸咎於慶元之禁乎。從吾初為御史，拒絕閹人，劾罷胡汝寧，參大計苞苴。又上疏諫神宗不親政事，幾遭危禍。後廷議三案，亦持正不阿，卓然不愧為名臣。惟此兩疏，意雖善而未計其流弊，故附糾其失，俾來者無惑焉。

馮少墟先生集序

少墟馮先生讀中秘書拜西臺風節文章有聲宇內士何言伸而身退里居擁關九載精研契悟講明聖人之學從者如歸門下士多至千餘人一時稱關西夫子云余適奉

命按秦得卒業所著辨學録疑思録善利圖說學會約諸書十數種抉關啓鑰多發前人所未發辨學録參勘源頭最為得力大要排距二氏似是之教尤謂釋家言寔蝕吾道變幻其說舍筏超津即宿儒耆士間不覺墮彼濊中是可患也故玆録其言甚辨其理入微不直剗滌末流所由失直

力剖本始所由分昔人云儒釋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直云儒釋宗旨原隔千里絕無毫釐之似至其言心則曰丢過理說心便是人心惟危之心即有知覺是告子知覺運動之覺佛氏圓覺大覺之覺其言尤為痛切當幾覿體直下信及直下就性命落根直為數百年間聚訟之庭判未了公案嗚呼渺論哉竊觀先生學貴有主不貳以二不參以三用貴實踐擿貴祗勑不為虛恢媮縱者所借託夫有主則歷千變而不可惑實踐則究必到而不可欺祗勑則神常惕而不可懈屹砥柱以遏洪流堅鍵關以扼衆

會其風竅然惡可而言不以觭見之也其于本也弘大而闢深其于宗也調適而上遂矣儻所謂承前啓後非聖弗遵非經弗由好修篤至身任先覺者非邪蓋道學肇自虞廷講學創自洙泗至宋諸君子始紹繹章明之紫陽集諸儒大成推宗河洛然於呂游楊謝猶斥其浸淫佛老不少假相友善者如陸呂兄弟亦詆子靜子約學傍近似而涉異端嗟夫洞宗獲真憑虛失據學術小襍濫觴靡止意念深矣

國朝薛文清獨尊紫陽云多聞見而後卓約弗為荒幻徑獵讀書錄令人

務乎有餘思闢以西稱呂文簡誠敬真篤正經息邪具載所著內篇中卓然醇儒先生其濚洄呂薛合派紫陽而溯源洙泗乎是故其辨學也脈然若獨繭之絲凜然若春水之冰厚其防若千丈隄之不可潰遠其畛若風馬牛之不相及庶援彼入此推此附彼惚恍連犿譎詭自恣之言無所假途而寄其譎今日者賴先生濬心敏行熠然使學人耳目再一新已關中數十秊來道脈大暢文簡得與先生超乘俾橫渠之緒迄今布濩流衍而不韞韣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先生家食久

主上行且賜環虗孤卿三事待之行
将以道德為事功是其王直将猶陶
鑄宇宙者也若夫集中諸摛撰歌咏
自爾有德之言質有其文行之必遠
故合刻而為之序使學者知所嚮方
其願可探也
萬曆壬子仲冬長至日

賜進士第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前奉
勑巡按直隸等處兵部員外郎中書
舍人新安畢懋康撰

附柬
嘗聞先儒之言曰見到孟子道性善處
方是見得盡不佞亦曰見到先生説心
説理處方是見得盡真令人心悅意懾
莫可云喻者且大集中即單詞隻語往
往使人仚泳而躍然湛思而未饜枝葉
華萼無不歸根江河盆盎皆可得月惟
是樸樕之筆又何能賛一詞兼以日来
諸務蝟集昕夕拮据所不能覶殫者若

而昕所自甲而逹戊曉不交者若而宵
又無追問文墨之事愈覺腐禿筆澁小
序率卒寒白譬若徒登散而度高乎泰
山懷汎濫而測深乎查渊亦未至也惟
大加郢斤幸甚

少墟馮先生集序

予生平所藉以切砥者北地自吾師青州朱鑑塘先生外則有我疆孟公洪陽王公中州心吾呂公雲浦孟公此五君子者大儒也我疆常挾被過舍中人皆迂之孟先生曰予不知鄒君爲吏部郎也吾師友兩孟王公

俱爲泉下人常念之潸然不禁歸而離索日久曰安得此師友以摩切予朝夕聞秦中少墟馮公繼五先生力肩正學心嘗儀之會友人周鶴峋觀察貺元標集曰子不可無一言以諗同志予拜而卒業大都謂學必有宗吾儒學以理爲宗理必操而存蕩〻屹〻

如寒求衣飢求食其誘入也如春風煦物其拒諸說不使闌入也若操戈禦巨寇夫使關閩學晦而復朗者公也此世儒皆能知之然公之入微人未易知也公示曲阜諸生曰舉矚盈眸皆是鳶飛魚躍現前篤信聖人能無出入篤信自家始爲不離卓乎淵矣

以詹詹一家學名者非所以觀公也道非一人之道也必六通四辟始無所不入無所不受公學雖有宗然於新建亦極篤信曰致良知三字洩千載聖學之秘有功吾道甚大雖不能疑無善無惡一語又曰非無善無惡之說并非致良知之說者俱不是蓋公不欲

以虛無寂滅令後學步趨無據非虛而公明而溥者安能之彼世儒入主出奴妄築垣塹者睎公何如哉易之上爻潛見惕功亦密矣四曰或躍在淵者或之者疑之也疑則淵之與天上下懸殊不疑則位乎天德天德不可為首惟吾夫子足以當之其餘即

顏子猶一間未達元標束髮問學九折羊腸褰裳凡幾而隱隱疑情未斷夫一絲未斷對面河山敢自以為質往詣來無疑公疑思錄曰吾斷斷未能疑即夫子啓漆雕開亦何以過此夫吾儒患不能疑耳一息尚存此疑不懈九天九地何之不入願與公終身請事焉嗟乎華嶽峯峯造天黃河洶洞無涯代有巨儒橫渠之後明有仲木今有仲好可稱鼎足可以張秦亦可以張明矣予與公天假之緣得一合并其所請事者有在顧予老矣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知公有同然也

旹萬曆癸丑仲冬侍生吉水鄒元標爾瞻父頓首拜撰

馮少墟先生集序

昔吾夫子歎天下無聖人君子而思善人有恒非以聖人君子爲絕德也善人者生而善者也有恒者忠信之人也故曰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非有恒也自古無不學之聖人亦無不學之君子善人有恒可以爲君子以至於聖

人而皆不好學何則彼固生而善生而有恒也且其列於士人之林則亦嘗從事於學矣以爲吾自不爲不善何必更學夫資質之美者既不好學而二人者之外又皆困而不學天下安得有聖人君子也聖人尚矣世有君子必講學以明道使彼二人者皆能爲君子與之持

宇宙而康民物然所講者必聖人之學乃可耳若馮少墟先生者則可謂明於聖人之學者也夫明於聖人之學然後能行行之與明固非有二也今夫學射者不操弓矢而談射非惟必不能射其所談者必無當於后羿學奕者不涉碁局而談奕非惟必不能奕其所談者必

無當於秋儲行之生熟而明之淺深隨之不能行而徒以其意想測度談道未有不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若少墟先生之於道則可謂允能行之者也何以知之其所講者平淡而融徹平淡者聖人之正學也融徹者其體會眞也今論語孟子之書具在論語所載夫子之言

有一語不平淡者乎然至玄至妙在其中矣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孟子則闡明論語之言而時露其玄妙固聖賢氣象之殊要亦覺悟後學有不得不然者夫語聖學之要則一敬盡之矣即致良知之說未若敬之一言正大而無弊也後之講學者又過爲玄妙舍所戴之天

而言九天之上又言無天之天舍所履之地而言九地之下又言無地之地此與白馬非馬之辯何異愚者不必言矣忠信之人必闡而駁之以爲妖言夫吾之所望以共爲君子者在忠信之人而先令其駭則天下無復可與言學者適足以號召懦詭妄誕之徒爲斯道蠹是以少墟先生之言是眞能學聖人者也是眞能爲君子者也是眞能使天下人爲君子者也先生進則直諫以匡時退則脩身以正人是謂知行合一天下之眞知也言行相顧天下之至言也余反覆先生之集想見其心極虛其量極廣其救世之念極切如是而有言安得不

洋洋秩秩也瓏瓏其音者其質玉乎豈不然哉余受先生之益多矣先生不鄙而命爲之序余欣然命筆而以請正於先生焉

萬曆甲寅秋七月高邑趙南星頓首譔

馮少墟集序

道未始有敝也而任之者人人殊焉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君子小人之中庸豈有異哉然一得之以時其中一以恣其無忌憚之為至其無忌憚也則亦不得為中庸已矣孔子倡學洙泗蓋

逆知後世之學有出於此者矣故紬繹於仁義禮樂之文諄復於天人理欲之辨而未嘗輙及於道豈聖人不欲人之蚤有知乎晚宋諸儒不得夫子之意保殘守陋至於晦塞而不明自白沙陽明二子出知其摸放似而非真誦說多而迷始也直揭本體以示之乾坤載闢而

日月重朗學者嘗事逸功倍以直躋聖人之域而無難徐而察之乃有不然者何歟少墟侍御與余同館閣之遊余不自量以學相切劘者三載乃散去諸君子率過信余而侍御之嚮余尤篤今別十有九年聚徒講學任道甚力頃得其論著所為追琢於念慮檢束於躬行者

詳哉其言之也而於性與天道有不數數然者豈侍御之學而有未至歟將别有說歟迨内覈於身心而外驗之朋輩乃霍然而寤始知侍御之自有主謂而余之所窺有未盡也聖人者有道有器守於器者階循等歷猶有所執而不踰蓋潛心者可繇是為上達之階而不能

者亦可以寡過乃道之未明而務擺落古人之形迹將蕩然無復可守之矩度而移遊茫昧反易爲浮誕惰縱者之所托以余觀於世蓋往往然矣君愛身潔已不稍以非禮自點前圖史而後珩璜如處子之在閨其以先儒之矩矱導揚闡繹瀝腸數賢語盡而情忠惟恐彼之不喻於我而我不悉於彼也豈將以是爲闡先聖之道之具而防學者之末放也歟雖然言所可及思所可至者非至也言不能及思不能至而豁然還其本心孟子之所謂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安資深取之逢其原朱子所言不費推移而中流自在者庶幾近之矣在侍御

勉之而已余與侍御相期者遠既以侍御之誨自朂而復以此語進觀者將無以爲孟浪之言也夫

萬曆甲寅新春瑯琊年弟焦竑書

馮少墟先生集序

聖賢之學學為人而已而人之所以有生者獨軀殼也乎哉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此豈煩教戒束攝乎唯是情滋智鑿日失其所以為人之理故名為人而實鄰禽獸故孟子常就

其發動端倪拈出以詔天下曰乍見怵惕曰呼蹴弗受皆卒然觸之而本心便不容不如是應者故知即心即理物外無則而踐形順則存乎其人是以大學首揭止善中庸究歸明善蓋皆實實見有此理為人之不可須臾離者夫然故緝熙非寂照恂慄非苦空而戒慎恐懼非從事於虛無斷滅之歸者夫然故吾儒之學為廣大而精微為高明而中庸為費而隱為微而顯為下學而上達而始終本末一以貫之輓近學子不得聖賢以為依歸而一二好奇弔詭者影證覺體遂以為心無善惡無事修持倡倡焉鼓天下而趨之則性杞柳性湍水而

仁義果必戕賊為矣幾何不率天下而遍湍無忌憚哉仲好侍御力持正學刊落詖淫自昔辛卯不敏於都下領承心析久之繼先後以言事罷去而仲好造日益深所著有疑思辨學諸錄及善利圖說諸書院講語娓娓若千卷直從危微精一闡發理會如朗日中天而近世

談空說無熒惑人耳目者掃之不遺餘力烈矣哉仲好之功豈在孟氏下乎而予且嗟乎後矣然仲好猶冲然不自信屬有起予之望予何能贊一詞憶昔有問於先文莊者曰程子謂在物為理將理外乎先文莊曰且看大字云何夫程子亦曰心之在物為理心之處物為義

故曰體用之謂也予恐天下或外心覓理而不深察於仲好惟一之旨故附此為請益地要於知言亦剩語耳

萬曆甲寅歲孟冬月旦安成年弟鄒德泳汝聖父拜撰

馮少墟先生集序

失道豈人失其所以為道則失其所以為人矣誰甘捨失其人而每失其道者思耳道貫於血氣之質弗相離也離道而抱空質焉與土梗何殊乎是道也其大無外或狹而小之其密無間或輟而斷之其粹無滓或點而蝕之是故學為

急焉學也者恢廓而使之大緝熙而使之密滌盪而使之粹也道不待學而有而非學無以保其有非學無以復其有非其學無以其有故

孔子發歲志學沒齒不厭也然學亦難言矣性天之奧本中有本胡以徹之知見之紛岐中有岐胡以折之習情之錮忽

醒忽迷胡以覺之是用連朋講究互叅證以求至當相夾持而防墮落故孔子以不講為憂也夫道需學學需講有不啻飢之食寒之衣者而講顧羅世訾昨盡世之尤也不學之士患在不講講學之士患在不副或亦艷為美稱擅登聊聚朝朝問路歲歲不越閫闢露背而談於客揮玉麈而稱儉素於我乎何有故

孔門之訓無行不與夫惟相與以行則學為真學講為真講而萬世宗之無斁也少墟馮先生沉潛聖學踐履篤至問業之士如雲而先生惟有故以闡揚剴實衛道謹嚴蓋亦以行為講以行為學者也道不在茲哉昔有問楚侗先生以天命之性者先生方欲訓解其人曰意公自言其性耳先生為之瞿然慕問先生會友於白下凝然相對或曰馮公何學講座上曰此人渾身是講其亦有於論講矣詎不有仰先生之行有年茲讀其講道之集若干卷而竊君子之慥慥也敬綴數語志向往焉

萬曆乙卯秋八月朔日安邑曹于汴
謹撰

序少墟馮先生集
在昔己丑之歲庶常
吉士二十有二人
天子命少宗伯田公爲
之師而金陵焦弱侯

以理學顯門爲領袖
是時同儕多抂年
盛氣不甚省弱侯語
惟會稽陶周望好禪
理長安馮仲好好聖

學時與弱侯相激
揚仲好冷面骨人也
孝端居晏坐茹淡寡
營文字之飲鮮所徼
逐吾儕愛周望之簡

易而憚仲好之矜莊
不敢以狎進私竊言
此食生豬肉者謂其
有意於兩廡之間也余
既以請急歸越歲還

朝遇南昌劉幼安於
淮陰爲仲好五岳起
方寸也曰三秦大耶仲
好修士且闈試之甲乙
不在人後而有上下其

手者竟得西臺何也
余曰子休矣謂象明著
作之達足以滿仲好志
鄉居久之有
詒序遂請言者而仲

好亦生庚且二十一年
矣仲好無幾徽守驛
不平之氣而益湛思
於學脈益窮深洙
泗析衷濂洛維一稟

承於先覺而獨證獨
創自爲一家之言今
所刻經錄紀序詩歌
尺牘雖著十餘萬言
是皆異時講學先生

微言不合而微信哉
希仲好獨以躬行為
務學者觀其酬應取
予細微造次之際無不
心折意清設翁然宗

之曰關西夫子而朝士
想聞其風時以入告奧
備細旃之聽夫康齋
以帝衣召見文清以
陳臯處立坐論之任

豈復借資於官秩
而況仲好固文學侍
從之臣乎哉吾以仲好
卜世運無舍迴環參
究全集宗旨蓋有悟

入而諸序者業先之
不復歷贅獨以諸君子
所見者江漢吞天浴
日之後而余所見者
岷嶓發源汎觴之初

蓋仲好學為聖人云
志定於庠常時而今之
充實光輝不離本來
骨相也崔侍御六子
里外屬余為序余既

幸附不朽又以概同
里切要皆不及覩也嗟
乎士固有百不為多一
不為少吾邑丑同館淂
仲好足稱盛矣

歲在戊午華亭年
弟董其昌撰并書

馮少墟先生集序

聖門之學至中正至平實而天下之鶩高奇者無當也濂洛紫陽諸君子當漢唐寥寥後相與章明經術力排似是而非之謬而聖學始揭日月而行中間若象山陽明兩先生其悟道蚤其見地高其平生操脩固卓然靡間而獨其所為

衡量往哲辨難同儕指點後學者或微涉頓造徑詣夫世或有頓造徑詣之人而無頓造徑詣之教二先生以見地為教故其門人得二先生精意者往往振拔乎闇學名節一時稱極盛而失二先生立言本指者或藉解悟廢躬行或意圓融闢方便其流之獘衛道之士不能

無隱憂焉而況沿波流而彌下焉者乎秦中少墟馮公予自辛卯歲視秦學曾識公都門比予垂去秦而公以按宣大移疾還里嘗詣公齋中圖書四壁泊如也予嘅焉悵公歸之晚而予行之遽而嗣是公再入都更以直道絀歸而下帷林卧與秦人士講明聖賢之學者二十餘年而公之集始成侍御東郊畢公按

秦中亟梓行之而予門人鄠陵令張君彝與公同志友也持公集暨公書來屬予序予受而卒業若關中書院記辨吕黎原道之篇之所不能言當與定性等書並若辨學錄疑思錄及它論學語嚴正學之防謂異端本非是不得謂之似

是而于以痛懲末世廢脩言悟課虛妨實之病中間至言精義多程朱諸君子所欲剖析而未盡者如云或問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原着不得善字曰天命之性就是命之以善何消着孟子道性善政直指天命之初而言耳又云吾儒所謂善就指太虛本體而言就指目中之

不容一屑而言非指景星慶雲金玉屑而言也又云人之病正在無善乃反以無藥無豈不益重其病而速之已乎又云人心原是活的如無一分善心便有一分惡心又云易有太極乃天地自然的故無思為有太極而無思為有物則而無聲臭乃吾儒正大道理若舍太極

專講無思為舍物則專講無聲臭有是理乎又云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文王純亦不已若孔子謂我得矣便放開便是踰矩文王謂我得矣便放開便是已其何以為聖人後世學者只是越過守浮慕化所以敢于放開率至于流弊不可言又云謂之曰理自是無障

謂之曰障還不是理又云世之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而不聞道者誠有之矣未有真能聞道而不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者也又云不質鬼神不可以言學不慎獨不可以質鬼神又云一本大學都是釋格物不必另補格物傳又云述而不作不是聖人謙詞後世天下不治道理

不明正坐一作字又云只為志𣪚一念不知壞古今多少人又云克己有當下斬釘截鐵意不行頗費工夫不能遽拔病根然亦克己之一法也又云問豫立之意曰豫字即下文擇善固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又云近世學者不論心之懈不懈理之明不明而動稱不須

防檢不須窮索以為玄妙是中佛氏之毒而借明道先生以自解者也又云隨時變易而不從道則小人而無忌憚是故君子無輕言時公論辨若此等類異往哲詔來者砥頹波衛世道即令聖人復起宜無以易斯言真洙泗之耳孫濂洛紫陽之嫡傲也蓋予二年前聞公著有善利圖說心疑之舜蹠善利遞孟子提醒人心最剴至語安所煩圖說為己而讀公圖說曰中間無路曰聖狂分足處善念是吾真若要中間立終為蹠路人嗟乎此仲好先生所以為仲好者也視象山先生鵞湖辨論晦翁聞而心折一時聽講人士相與感動流涕者不尤

直截痛切哉公又數舉高陵呂文簡公時時以改過安貧四字勸學人為同游告夫改過安貧二義論語六藝諸篇中蓋琛重言之末世視為卑淺語若無甚高論者非文簡公暨仲好先生安能為此言予居恒謂講學非難本之身心真有以自得為難其撰著論駁真足以正

虛幻之人心障茅靡之世教為難否則雖言高于秋旻藻于春華柰何言學也公于象山陽明二家言若相辯難實相成真二先生益友矣東郊畢公持節省方特崇經術表章公集功在天下與後世真紫陽先生同里若張君舜典與公下上問辨最平正又最深研厯之鄠陵以致為學蔚有三代以上吏道風其得于公之劘切者遠矣可謂有志者也

萬厯癸丑嘉平月丹陽姜士昌仲文撰

馮少墟先生集序

天地之性人為貴人而不欲虛其貴也則學為先學以聖人為的而聖人之道原在吾心苟非見之徹踐之實而孳孳弗能已即欲盡性至命何由焉翼聖夙聞馮先生遊神洙泗潛心

聖學茲奉

命督學秦中得先生諸録讀之輒豁然曰如先生之於學也所謂見之徹踐之實而孳孳弗能已者非耶益余嘗讀易至於天下雷行物與無妄而知天之與人體自無妄所謂繼之者善也唐虞之精一禹湯之祗懋文周之敬止思兼無非盡此性完此善也

仲尼遠宗近述真萬古一聖矣然其志學也所志何物其從心不踰矩也矩為何物統之此性此善也而孟氏則直指本體曰性善自釋氏者出創為理欲雙遣之論曰不思善不思惡是本來面目而世且紛然好之遂使楞嚴圓覺諸書與六經爭道而馳而

妙明真空等諦反俎豆於吾儒之上其欲渾而一之者曰吾儒之無聲無臭何别於佛其欲兼而收之者曰吾道廣大何所不容然而世之崇釋者夥矣豈惟寂滅枯槁無用於世而猖狂自恣者率至縱欲敗度潰法亂紀及詰之則曰萬法本空如夢如幻安

用束縛為清談亂晉浮屠亡梁禍實本此而闢之者且曰儒與釋差之毫釐嗟乎惟其有毫釐之説此異端益得操戈也而先生推窮其本直斷之曰善惡俱無與性善之旨迥然不同則其千里懸隔也不在末流已在發端此何等痛快直截也且曰人心原

是活的無善心便有惡心原無一切俱無之理反覆發明無餘蘊焉儒佛老莊混為一塗之弊可不攻而破矣豈非發前賢所未發而揭聖學於中天乎夫學患不得其源耳惟於性也而見其善則遡觀於天而認所為於穆矣還觀於身而認所為降衷矣認

善既真則不善之萌也不遏不已善之萌也不擴不已發於事親則為孝發於事君則為忠愛則為仁宜則為義通則為智貞於視聽言動則為禮一於常變順逆則為信其寂然不動也則未發為中其感而遂通也則中節為和闡於文章則非虛車顯於功

名則非權術徵於廉介則非矜激衆理萬善沛然洋溢於天地萬物之間而燦然宣著於綱常倫理日用云為之際譬之源頭活水生於天一出於山下漾而為江河漫而為湖海機容已乎不容已乎先生之於聖學也思而疑疑而復思辯之必欲其明而講

之必欲其透日兢兢於慎獨崇禮凜凜於利善聖狂一稟諸規矩準繩而有所弗能已豈惟踐之實由其見之徹也然則先生之洞見性善也闢異端在此脩聖學在此成已在此成物在此教天下後世在此豈非一以貫之者耶或謂翼聖曰君何信先生之

篤也翼聖曰余觀先生立朝以直聲著居鄉以恂恂著環堵之室蕭然寒素杜門著述足不履公庭門人耳其教則瞿然顧化其出而任官者輒以廉吏顯翼聖謁先生請益則瞻之儼然就之溫然其詞之婉也曲而中引人於善令人樂從而弗覺

其詞之確也則雖孟賁之勇萬夫之雄弗能奪焉

主上方虛公孤以待先生而先生囂囂然可以達道可以求志一切世念毫不以動乎其中周程張朱之蘊身體而言闡之矣世之庸人與鄉愿既同流合汙鮮所振拔而異端之害道又溢甚向非先生篤志聖學淑身以淑世起流俗而闢異端則洙泗一脉將安賴哉翼聖雖不敢暴棄而賦質昏愚何幸遇先生得一發蒙也兹錄也殆將不朽信先生者亶錄乎哉有先於錄者矣

萬曆癸丑季冬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奉

勑提督學校新安洪翼聖撰

馮少墟先生集序

少墟先生余同年馮仲好也仲好少即志聖人之學由庶常吉士為侍御史言事罷歸閉關九年精思力踐而於聖人之道始沛如也所在講學論道為集凡二十二卷余受而卒業焉作而嘆曰此真聖人之學也聖人之

學之難明也蓋似是而非者亂之其差在針芒渺忽間不可不辨也今夫人目則能視耳則能聽手則能持足則能行視聽持行者耳目手足也所以視聽持行者何物也凡世之不知學者皆覿面而失之於是也然而目之視貴其明耳之聽貴其聰手之持貴其恭足之行貴其重所以聰明恭重者何物也凡世之知學者又往往覿面而失之於是也然而目之明非我能使之明目本自明耳之聽非我能使之聽耳本自聽手足持行之恭重也亦然其本來者又何物也世之知正學者又往往覿面而失之於是

也耳目手足者形也視聽持行者色也聰明恭重者性也本來如是莫知其然而然者天也此所謂本體也本體如是復還其如是之謂工夫也脩而不悟者狥末而迷本悟而不徹者認物以為則故善言工夫者惟恐言本體者之妨其脩善言本體者惟恐

言工夫者之妨其悟不知欲脩者正須求之本體欲悟者正須求之工夫無本體無工夫無工夫無本體也仲好之集至明至備至正至中非脩而悟々而徹者不能真聖人之學也吾特于其集中示人最切者揭而出之以見似是而非者亂吾聖人之學其端蓋異於此也

萬曆癸丑秋七月錫山年弟高攀龍書

馮少墟先生全書序

先儒云性者心之生理此一語已括盡千古之學問矣只此生心性理四字標門宗旨添出支離余生也闇不足印正之但每讀吾鄉文成先生遺書及曾叔祖緒山先生緒言詳哉其言之也平生聞海內有馮少墟先生恨未即見壬子歲謫官秦中得謁先生聆先生之教者兩月臨岐出理學書十餘帙謬語余讓謂多疑必屬余訂之蓋歷途中數千里不忍釋手大　都先生之學真正孔孟之脉程朱之派也夫得力在直透宗教見儒釋所以分處夫辯學錄則其最著者也間嘗撮舉之如謂人丢過理說心便

是人心吾儒之旨只在善之一字佛氏之旨却在無善二字理欲之辯真不啻中國夷狄君子小人彼謂無理無欲無無亦無無是大亂之道也蓋佛氏之失正在論心論性處與吾儒異吾儒之所謂生指生理告子之所謂生指生死娓娓諸言直指中篇河源鼻祖斯已見矣從

此參透則錄疑思圖善利編訂士語闕中太華大都安頓理字虞廷之道心孔子之至善皆是物也蓋先生以性即理也一語為破天荒噫即此了心性即此了生矣以先生淡薄清真躬行君子造理之深言之深切著明真未易草草看過蓋余歸越別先生講院中諸生環者

如堵一生問君子上達先生曰希賢希聖希天可不是上達生再問余曰這恰是理欲本色上達先生說明且說下達大都達字義不但究竟極頂的話是徹表徹裏做得一通百透纔是他成就結果的地位嘗試與爾體認自家可曾有好貨好色甚者有機變的念頭否此念

發時可也曾獨知自愧悶否處清議否懼鬼神否怕王法否夫此有愧處有懼怕者是我與爾之所不違也若小人便都一筆勾消全然無礙此如何等心如何等性如何等生知小人所違於下處就可反見君子所達於上處諸生為之渙然余因語先生曰學問原了在一理

字比歸反覆紬繹是書說宗說教不啻
列眉是理譜也求心覓性我生若何當
人人自得之矣余少從父師佩先訓生
文成先生之鄉愧未聞道得先生面命
且手授諸書若灑然發覆焉者敬復先
生請以是書大須布之何疑何訂即曰
少墟先生全書可也余固非能佞先生

直不能晦理耳

萬曆甲寅歲六月諸暨後學錢時頓首

謹題

馮少墟先生集叙

儒束髮竊有意于性命天人之閒每謂
訓詁詞章非學也而制舉義尤甚自少
迄老沉酣於患得患失之途而不得出
于是吐青衿去之差覺耳目肝膽始為
我有而所謂性命天人之學亦輟不談
或詢之予曰吾有會于羣龍無首之旨

也今夫龍旱者欲得其霖渴者欲得其
珠乘風雲而上下者欲得其騰擲變化
之勢則餘姚而後龍溪已然矣數年来
談理學者獨關西少墟馮公聲跡俱閟
北面而事者嘗數千人而莫敢有訾議
則何故余嘗卒業全集而後知公之無
間然也公之學戒空談敦實行即有高

略毋及朝廷利害邊報差除毋及官長賢否政事得失毋及家門私事毋及詞訟請託毋譏彈前輩毋傾陷同袍崇儉德以敦素風酌往来以通交際嚴稱謂以尊古誼絶告訐以警薄俗周窮約以厚廉靖䘏後裔以慰先德種種會約一見于寶慶再見於關中非特發聾擊蒙

移風易俗凡向来講學之流弊士大夫積習之膏肓悉從公道眼覷破親手拈出病根已净然後與之梁肉又然後與之上藥禁臠則公疑思有錄訂士有編善利有圖太華諸會語是也峻二氏之隄防抽六經之扃鑰聖賢爲神豪傑爲膽華嶽為骨黄河為舌讀其書可以望而知其人矣儒也鄙無能蠡測管窺即有揣摹度不出諸名公弁語上獨喜公終日講學而若未嘗講學終日聚徒而若未嘗聚徒不分門别户不揮標樹羽不走時局不握朝權不招射的逍遥環堵之中超然免于言論之外非践履嚴明涵養精潔何以有此出則名真御史

退則名真大儒是本朝孔廡間第一流人物也詎止與張横渠吕涇野鼎足關西而已哉不佞儒懷中一瓣香今請為少墟公禮却矣

華亭陳繼儒撰

馮少墟先生集後序

蓋横渠先生之言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之數言者古未嘗有是言之自横渠先生始生乎先生之後者無論聰明俊傑之士即微有知識少能嚮往者靡不艷慕之亟稱之以爲人生斯世必如是必如是蓋憾不于其身親見之者是人之情大抵然也審若是宜其率吾之性盡吾之才舉一世置之清寧安阜之域又揭斯道于中天令世世咸永賴之休俾先生之言一一皆有明驗成效焉斯爲不負先生者顧迨其一時意氣之感激雖如此迨考其生平之謬戾竟如彼始

未嘗不欲立心究也反傷其心初未嘗不欲立命卒也反戕其命往聖之絶學匪惟不繼大亂其真者比比皆然萬世之太平匪唯不開釀世之亂者歷歷可數豈横渠先生言之必不可行失之大而誇者耶而非然也行基之言言肖之心其心辨者其詞確其詞確者其績著蓋若影之從形聲之應響無一不脗合焉者胡以徵之則今關中少墟馮先生所著之書是也先生衍同横渠之鄉中和之氣獨禀其全純粹之精尤擅其美曰道曰德和矣順矣義之縷析変各各條理曰理曰性窮矣盡矣命之根極處一一徹至質之千聖合若符節通之萬

霊毫無遺憾見地真不可階升緩使吾先聖再起必無間然也矣時泰風膺天罰兩耳聵聵幾五十年藉蔭備遺訓開荒耄愚蒙其于先生雖私淑之勤終秦楚之限頃邀天幸祝鶴脩年丈患以全書朝夕研窮竊謂先生之言質之横渠之四為盖已見之行事深切著明弦匪

載之空言者比何者天地之心亟宜立矣頑天地之心何在人心是也人心必有理以主張之而後不至於顛倒錯亂太極默運覆載生成其顯詎也先生之言曰佛氏以理為障一切總歸于空所以無感時似與吾儒同一有所感便顛倒錯亂依舊落于世味中而不可救藥

夫人心至是幾不立矣知人心便知天地心自先生斯言出擧凡人心皆有以自持其不至于高卑易位東西易面者胥由之矣是天地之心無能自立先生為之立之也生民之命亦宜亟立矣命附人之身心天覆之地載之鬼神鑒之魂夢驗之命不立者心不屬身魂不附

體神魂其魄鬼叢其祟而大命傾矣先生池陽之講不惟士人興起邑里巷小民咸擁輿聚觀候門竊聽歌詩一二語終身誦之先生因出所刻做個好人心正身安魂夢穩行勞善事天知地鑒鬼神欽舊對一聯示之于是衆共朗念歡然稽首而去此段光景立之斯立詎不

親見即一邑寰宇可推是生民之命向
胡倔仆顛頓今胡振奮𢞞昂先生為之
立之也往聖之學湮殘如綫誰與繼之
唯不知學之當講夫是以學絕不繼先
生曰天下事各有職分一毫越俎不得
只是講學一事無論窮達人人都是當
講的人人都是有分的說不得越俎故

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
為本斯言也一細味之誰不猛省奮發
舉往聖之學既絕而復續者皆自先生
之一言始非先生為之繼之而誰為也
太平非小補之勳萬世非旦暮之近若
之何以開之先生集中載王安石一段
還與開太平相反者其言曰世之論安

石者曰執拗曰自是此皆是病痓非是
病根安石志大才高學博目空將古今
聖賢都看不上以為堯舜雖是聖帝而
疆域甚隘禹湯文武雖是聖王而享國
不過數百年孔孟雖是大聖大賢而亦
不能使春秋戰國為唐虞三代都是迂
濶了須是富國強兵開疆拓土各利兼

收做古今第一個有用的聖人幹古今
第一件有用的功業且宋室國弱兵寡
全被韓范富歐及趙抃程張諸迂濶人
把國家事耽閣了須是得這等敢做敢
為不怕人議論不說迂濶話人如呂惠
卿章惇蔡京輩才幹得實事才做得出
大功業其心以為待我事功成時方且

格天地光祖宗使人人稱頌一時天變何足畏祖宗何足法人言何足恤哉安石不是有心禍天下只是學術主意差了所以自誤誤人國家耳夫安石神髓盡在此處先生搜之抉之如視諸掌然則安石之學一世不用一世之太平開萬世不用萬世之太平開是先生為萬

世開太平又如此者由斯以誤橫渠先生之四為快論也先生各指其所自出如水之有原如病之有因身斯世斯道之責者率而由之太和自在宇宙間矣昔之稱揚橫渠先生者曰一變至道若先生夫固從容中之者也其書豈非國朝之元龜斯文之正印耶抑又因是

而竊有感焉先生報一友人書簡末云昨因賤恙不能盡談別來體驗此心覺過不去然不為門下一言此心亦覺過不去即此是良知也門下以為何如引而伸之全集中凡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順性命之理類萬物之情種種與人為善處不啻數百萬言諸名公前

序洋洋纚纚昭揭闡揚備矣恭伏而思之是皆先生此心過得去者殘廢人七十有二筆研久荒不揣而強綴繁言非騰口也要必如是方于此心過得去敢僭筆之用以告夫凡讀先生之集者亟宜知先生之心也時

萬曆四十五年歲次丁巳夏五月望埜

江夏聾老人賀時泰頓首拜書

馮少墟集目録

卷一
語録
辨學録
卷二
語録
疑思録
卷三
語録
疑思録
卷四
語録
訂士編
卷五
語録
關中士夫會約
卷六
語録

學會約　士戒
諭俗
卷七
語録
寳慶語録
卷八
語録
善利圖説
卷九
語録
太華書院會語
卷十
語録
太華書院會語
卷十一
語録
池陽語録
卷十二

語録
關中書院語録
卷十三
序
濂洛文抄序　明道集抄序
關學編序　思菴野録序
寓燕課録序　理學平譚序
呻吟語序　認字測序
丁未冬稿序　秦關全書序
正學書院志序　桃岡日録序
砭己名言序　東遊稿序
劉氏族約序　疑思録序
辨學録序　馮氏家乘序
馮氏族譜序　遊秦小草序
理言什一序　涇野先生語録序
薛文清先生全書序
聖學啓關臆説序　長安縣志序
越中述傳序　姜鳳阿語録序

鄭溪書院志序　旌烈錄序
森玉館集序　古文輯選序
卷十四
說
做人說上　做人說下
講學說　夢說
天道說　名實說
勤儉說
孝弟說別孫生紹祖
書孝弟說贈審孝子
又書孝弟說贈馬孝子
顧用晦字說
箴
座右箴
贊
秦關先生像贊
解
命解

論
論荀卿非十二子 闈試
聖之時論 館課
卷十五
記
關中書院記　復性堂記
關中書院科第題名記
書
與友人論文書 館課　答同志問族譜
奉許敬菴老師　答李詢蕘同年
答饒映垣同年　答蕭慕渠老師
答孫膚菴侍御　與友人
答逯確齋給事　答涂鏡源中丞 四
答楊原忠運長 七　答喬褡吾同年
與楊晉菴都諫　答朱平涵同年
答汪明卿學博　答李翼軒老師
答江劬見比部　答鄒南皋先生 三
答余少原廷尉　答楊原忠郡守

與趙夢白先生　與鄧允孝布衣
答涂鏡源總督　答吳繼疎中丞
答韓旻阜司李　答羅匡湖給諫
答黃武皐侍御　答張居白大行 三
答顧良知布衣　答楊晉菴都諫
答高景逸同年　答史蓮勺侍御
與王保宇郡丞 二　答王蒼坪明府
與沈芳揚太府 二　答吳百昌中舍
答陳可績茂才

卷十六

雜著

百二別言
釋褐後書辟自警二則
董揚王韓俊劣 館課　雪夜紀談
書周淑遠卷　別李子高言
別李士占言
渭濱別言贈畢東郊侍御
書江布衣卷　別河津寗董五生

題辭

關中四先生要語題辭
學會約題辭
關中士夫會約題辭
輔仁館會語題辭　朱貧士行録題辭

跋

孟雲浦教言跋
劉孟直嶽會雜詠跋
周淑遠遊華山詩跋

理學詩選跋　辨學録跋
古文輯選跋

墓表

明誥贈奉直大夫冀州知州梟泉楊公
配贈宜人陸氏合塟墓表

墓誌銘

王氏女墓誌銘

卷十七

傳

河南衛輝府通判一軒劉公傳
西郭先生傳　朱貢士傳
貢士樊公傳　楊繼母傳
四先達傳（尚書雍公　給諫張公　大參李公　尚書劉公）
蕭洸二先生傳

祭文

祭王蓮塘太史文　祭許封翁文
祭姚西郭先生文　祭孟雲浦先生文
學會公祭王經軒文

祭韓旻阜郡丞文　祭伯兄文

詩

關中四先生詠（涇野呂先生　苑洛韓先生　谿田馬先生　斛山楊先生）
觀書吟　善利圖
自省吟　讀書
丙申春日與同志論學因及莫春章有
感為賦十二絕
勉學　讀易復卦
答友人問坐馳　讀劉亨章

余自戊戌臥病閉關九年至丙午冬始
勉赴學會感而賦此
偶書
戊申莫春偕王惟大郡丞宜化汝剌史
劉孟直郡丞楊工載進士周淑遠大
參張去浮學博宜叔尚文學講學太
華山中同志至三百餘衆
讀數仞章示門人　讀陋巷章自勗
中和吟六言十絕

夏日郊居有以腴田求售者余辭去賦
此志喜
寄懷鄒南皐先生
與同志講學太華書院

卷十八

奏疏

論劾險佞科臣疏　請修朝政疏
請告疏

公移

申飭放關行蒲臺縣
禁革吏承夙弊行五道及二運司
稽察承差行真定縣
嚴催掣鹽行山東運司
剔除奸蠹行济臺縣
破積弊開自新以正鹽法行山東范運
同
發山東運司告示稾
尊崇名賢行茌平縣

優禮名賢行泰安州
清理鹽法行山東運司
又
尊高年以重名教行齊東縣
批山東運司問過路上陳傳器詳
表隱德以勵世風行分守濟南道
卷十九
族譜
例義　世系
世傳　外傳
譜訓
卷二十
家乘
誥命　誌銘傳表
贊
名宦鄉賢志傳公移
卷二十一
關學編

卷二十二
關學編
家大人稾自己丑至壬子按臺畢公序而刻之已行世久矣癸丑至辛酉夏余小子恐其散逸各以類附刻焉自辛酉秋以後諸稾併重修家乘族譜俱當另刻續集以傳不復入此集中覽者鑒之

不肖仲男嘉年書

馮少墟集卷一

語録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辨學録

心學之傳始自虞廷而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言本體辨析至精言工夫條理極密萬世道學之宗統於是矣後世學者寖失其宗不知中之所在而槩以心當之於是以覺言道而不以所覺之理言道

其原葢淫於佛氏空覺極圓之説以無善為心體以天生蒸民本有之性悉掃而空之其弊至於率天下之人恣情縱欲流於小人之無忌憚而尤自以為無礙也聖學之蓁蕪可勝慨哉少墟馮公潛心理學積有歲年精一之功入於無間近得其所與諸門人辨學録讀之直指心之理為道心以心之覺為人心道心非無覺以覺之正當處言也為書八十一章闡性命之秘辨似是之非如所云吾儒之旨只在善之一字佛氏之旨只在無善二字又曰儒學只有一箇善字直從源頭説到究竟更無兩樣故易曰繼善顔曰一善曾曰至善思曰明善孟曰性善又曰孶孶為善善總是一箇善為總是一箇為非善與利之間復有無善之善嗚呼盡之矣善即理也即道也即中也精乎此謂之惟精一乎此謂之惟一執乎此謂之執中以之為君謂之仁以之為臣謂之敬以之為子謂之孝以之為父謂之慈以之交朋友謂之信以之視聽言動謂之

禮以之臨大節而不奪謂之節的理也道也中也此吾儒之正傳孔孟相與講求切磋以教天下萬世只此一脉以維持宇宙更無餘蘊矣少墟辨析於毫髮之間凡世儒所易惑處輒為道破吾儒之家賓始復其舊佛氏之流弊始塞其源虞廷心法於是乎曉然復明於天下矣其功不亦偉歟不敏與少墟共叅此學於十餘年之前已亥以後不相聞者幾十年而少墟究心愈深辨學愈晳頃者不敏叨撫榆陽得以所學知

止一宗遠求印正少墟以為有當也所以相期於必至之域固有不言而信者矣若夫少墟立朝大節居鄉儒行卓然於一時固薦紳士大夫所共服也篤實輝光之應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萬曆三十五年歲在丁未春仲之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

欽差巡撫延綏等處地方賛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豫章涂宗濬書

王文成揭良知之學新天下耳目其論自正而其徒賢知之過者寖淫竄入于禪今且百年而弊滋甚于是格物脩身兩家之說復起或矯枉救失或標宗分門紛若聚訟矣不佞竊謂道本一貫求之言語文字則支離蔓延愈益晦塞夫格物致知脩身何可偏廢也長安馮仲好辨學録凡八十一章其首章云聖賢學問總在心上用功不然即終日孳孳屬枝葉耳所以辨心學甚詳或言仲好之學又似專以正心立教者非也身外無心心外無意知物道一而已惟以言

語文字自為一家而後衆言淆亂聽其說可喜而覈其實則乖仲好為析是非決嫌疑使大道不迷於他岐則脩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一以貫之矣昔孔子論性相近而孟子獨稱性善孔子多言仁而孟子每言義彼願學孔子者豈願倍之要以是時淫辭邪說熒惑天下欲正人心必就其蔽錮關切之所在而剖决挽回之故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不佞未見仲好全録而第據前數章所論辨意當如此與仲好談者張孝廉心虞傳其録者張右丞憲周仲好肯訂士編善利圖說士戒關學編諸書與此互相發明蓋自得之見不易之論合而觀之知學不可無辨辨不可無録録不可無傳矣

又

余自秦入晋張右丞以馮仲好辨學録迫余序之余所見財數章皆論心語倚馬成草姑以塞諾耳久之得全録而知仲好所辨在儒學釋學其論極為精微也釋初入中國所傳經語義猶

淺其後乃有禪或不立文字淨知妙圓體自空寂或以不思善不思惡本來面目或不看經念佛無事省緣靜坐體究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其源皆自不辨心性始吾儒曰盡心知性釋亦曰明心見性若相同而實相遠蓋本之告子告子非不言心而曰不得于言勿求諸心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而曰仁內義外非不言性而曰猶杞柳猶湍水曰生之謂性孟子辨之不遺餘力世無孟子而釋氏以告子之說竇

鼓天下論性曰在目為見在耳為聽在口為議論在手能持在足能運又曰衆生皆有佛性蠢人之獸可為瞿曇比丘十千之魚盡為忉利天子曰離一切心即汝真性曰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曰心法起滅天地朱子惜其明心而曾不得心為之用見性而曾不得性為之用則以知覺運動之性為性而非義理之性以惟危之人心為心而非惟微之道心也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耳心性一謬人與禽獸何殊此其學術視吾儒本原若緇素然又安往而不謬哉吾儒萬物皆備于我而釋惡外物吾儒循理心虛而理實而釋以理為障吾儒學不躐等而釋病其迂一超直上好奇弔詭之士墮其雲霧中于是攘莊列之言以佐其高如宋景文所云抑自覺其陋而更出己意益求前人所不及者入之而諱其怪幻鄙俚之談如朱紫陽所云而禍始烈有謂盜賊念佛免罪為聖人大改過者有謂造無限罪惡而還譎時刻地說禪

者有謂識透即罪惡都無者禪自禪罪惡自罪惡是禪學且為亂賊三窟矣愚不肖者復惑于輪廻因果之事而皈依之而彼且曰度盡衆生方了菩提衆生度盡又惡用世界為也昔鵞湖之學墮于禪朱子辨之不啻孟子之於告子至今日乃有舍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談無善無惡心之體又曰無求同異于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無求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是矣遂使儒門頓有三釋以雪峰雲門過孔子上

儼然為釋傳法沙門建幡告四遠則逢蒙殺羿者也左右采獲自貿集儒釋大成而所崇信惟釋則游說反間渠成而利秦者也陰宗其指陽避其名旣得欛柄入手開導之際改頭換面隨宜說法則暮夜詩禮發冢之盜恐東方明者也凡此皆起于學之不明學之不明起于心性之不明而仲好之所為力辨也辨者亦有之曰釋見聖人之上一截儒得聖人之下一截是以下學上達為二學也曰儒釋本同而末異是以物

有本末為二物也無為貴辨矣仲好直窮其本之不同而其學之不可以達明鏡之照利斧之斷芟夷蘊崇之加蔓草何以過茲明道先生言會者大率談禪天下成風設有數孟子無如之何故宋時辨釋學者惟周程張朱其詳具遺書語錄文集中而本朝惟羅文莊困知記今得仲好羽翼之幸甚猶恨無羽翼仲好其人者而何得以好辨疑仲好也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吾鄉先正道林先生少嬰羸疾入山習靜不言默識者三年自是洞然於性命之學古人學問多從病中生也少墟先生生而善病弱不好弄甫就外傳即銳然志於聖學先後從敬菴曾源兩先生遊及官中秘柱史未嘗一日輟講歸而卧病閉關九年精思力踐遂入聖人之室所著疑思錄學會約善利圖說多先生病言而辨學錄一書尤先生靜中妙悟見儒釋所以分別處皆昔賢所未發也陽明先生謂釋氏與吾儒只

是毫釐之隔先生獨辨其宗旨不同如薰蕕冰炭之不相入余嘗撮舉一二如曰吾儒之學以理為宗佛氏之學以了死生為宗仙家自有仙家宗旨佛氏自有佛氏宗旨與吾儒全不相干曰吾儒論學只有一箇善字曰天命之性就是命之以善善何曾有聲有臭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僅僅十四字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曲盡其妙曰佛自佛儒自儒不混而為一曰吾道本大何必兼二氏而後見其大邪

固不能兼正正豈可以兼邪皆先生獨得之見千言萬語惟恐學者墮入罟擭陷穽之中蓋吾儒之道如渡江河之有維楫揚帆鼓柁中流自在而行彼真空妙有把柄何在如以飄飄不繫之舟試於黑風白浪何嗟及矣此先生惓惓欲人求之實地也先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然終日正襟危坐儼乎若思應事接物如執玉如捧盈此心未嘗一刻放下先生有主之學於是可見昔橫渠學凡數變陽明亦悔二十年錯用其

心先生過人遠矣余生於關齋道林二先生理學之鄉愧不聞道賴先生時時教之若將興起焉者為妄綴數語以志依歸之意若先生微言妙論余固不足以知之也

武陵後學楊鶴頓首書

孔子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夫學問思行學已賅是矣猶必明辨云者謂不如此譬之適越而北其轅彌學彌遠彌行彌差矣乙巳秋鳳翔張心虞孝廉訪余山房而二三門人聞心虞至亦多朝夕過從共談心性之學秋涼夜靜語話偏長別後因錄其相與發明者得八十一章雖下學上達之旨不敢謂得一貫真傳而吾儒異端之辨或亦可以俟後聖于不惑耳夫以余之闇汶曾何足與聞斯道而一得之愚得之朋友講習者為多于是益信明辨之功其益果大而曩所稱弗明弗措原非有心弗措辨至此雖欲措焉不能也于是題其篇曰辨學錄

長安馮從吾識

辨學錄

自古聖賢學問總只在心上用功不然即終日孳孳總屬枝葉

右一章

聖賢之學心學也然心亦有不可不辨者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若不辨人心道心而第曰只在心上用功則適周法界之說當與精一執中並傳矣

右二章

孔門不輕言心其自叙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其稱回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警人曰無所用心難矣哉言心便言矩便言仁此道心之說也言心便言用此精一之說也以道心為主則心有所用而不落于空人心悉化為道心即心即矩即仁即心是言仁即所以言心也又何必數言心哉不然舍矩言心舍仁言心又舍用言心則此心了不可得而左祖人心者得借口矣

右三章

孟子論心之本體歸之理義故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論心之功夫歸之操存故曰操則存舍則亡此正孟子得統于孔子處若言心不言理義則本體涉于虛言理義不言操存則功夫流于泛便非孔門惓惓論仁之旨

右四章

人心至虛衆理咸備丟過理說心便是人心惟危之心即有知覺是告子知覺運動之覺佛氏圓覺大覺之覺非吾儒先知先覺之覺也覺之一字亦不可不辨知覺的是天理便是道心知覺的是人欲便是人心非槩以知覺為天理為道心也若丟過理字說心說知覺便是異端

右五章

程子曰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朱晦翁曰此心虛明萬理具足外面理會者即是裏面本來有的陸象山曰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又曰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薛文清亦曰心所具之理為太極心之動靜為

陰陽而王陽明亦曰人心一刻純乎天理便是一刻的聖人終身純乎天理便是終身的聖人此理自是實自來吾儒論心都不曾丟過理字若丟過理字可以言心則先儒之說皆誣而象山心皆具是理此理同也二句皆剩語矣

右六章

問心可有乎曰不可有問心可無乎曰不可無或又問心可有乎曰可有心可無乎曰可無或者未達曰人心可有乎曰不可有道心可無乎

曰不可無道心可有乎曰可有人心可無乎曰可無曰如此則又何未達之有或者憮然曰而今而後始知心果具是理而堯舜其心果至今在也

右七章

世俗之所謂有心有的是人心吾儒之所謂有心有的是道心異端之所謂無心無的是道心吾儒之所謂無心無的是人心這等去處辨之不可不精故曰惟精守之不可不一故曰惟一

一則純是道心無復有人心之雜矣故曰允執厥中必如此方不墮世俗之弊流異端之非

右八章

楊龜山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有人說無心伊川曰說無心便不是只當說無私心無私心三字可為千古名言程門之所謂私心即虞廷之所謂人心也此不可不無者也

右九章

問私心私也有求公之心亦私也何如曰有求公之心便是公如何說亦是私

右十章

人心一槩說不得有亦一槩說不得無如均喻也喻利之心不可有喻義之心不可無均為也為惡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無均報也報怨之心不可有報德之心不可無均憂也憂貧之心不可有憂道之心不可無可見人心原一槩說不得有無只當論其所有所無之心為何心可耳

右十一章

吾儒曰喻利之心不可有異端曰喻義之心不可有吾儒曰為惡之心不可有異端曰為善之心不可有或詰之曰喻義之心不可有喻利之心可有乎為善之心不可有為惡之心可有乎彼則曰喻義之心且不可有況喻利乎為善之心且不可有況為惡乎夫喻利之心為惡之心固不可有喻義之心為善之心豈可無而彼亦以為不可有如此為言雖中人亦知其非彼又

恐人之非之也復倡為一切揔歸于無心之說以為人之心體本空無利無義無善無惡者其本體也必也無喻利心併無喻義心併無無喻義心無為惡心併無為善心併無無為善心一切總歸于無心方合本體耳說至此雖高明亦莫知其非矣不知說至此正是發明喻義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有處奈何不察而誤信之邪且義原非外性原是善心之本體原是有善無惡的可見必有喻義為善之心而後為合

本體也今欲一切揔歸于無心安在其為合本體邪况人心易放而難收儘去喻義猶恐喻利儘去為善猶恐為惡今欲一切總歸于無心竊恐義無而利未必無善無而惡未必無反為本體之累不小也又安在其為合本體邪又况義利只有兩途人心原無二用出于義即入于利出于善即入于惡豈有無義無利無善無惡一切總歸于無心之理乎大抵義原非外特自有其義之心不可有而喻義之心必不可無性原是善特自有其善之心不可有而為善之心必不可無縱是喻之又喻以至于化為之又為以至于忘造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處只好說有喻義之心而至于化有為善之心而至于忘有喻義為善之心而無聲臭之可擬亦說不得喻義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有今曰喻義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有此孔子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之言不待辨而知其非者也

右十二章

問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原着不得善字曰天命之性就是命之以善何消着故曰性善孟子道性善正直指天命之初而言耳又問無聲無臭何也曰善曽有聲有臭耶

右十三章

天命之性如一陽來復造化生意雖未宣洩而凡宇宙間形形色色萬紫千紅無一不胚胎完具于其內故曰天命之謂性此自是實在道理原不落空若曰天命之性渺渺冥冥一切俱無

如此不知天命的是箇甚麼便于天命二字說不去矣

右十四章

無適莫心而有比義心者君子也有適莫心而無比義心者衆人也無適莫心而併無比義心者異端也異端之說恰似高于吾儒不知心無二用一無比義心便有適莫心旣有適莫心而又無比義心此異端之學依舊落于衆人可見道理本自明白特人不察耳

右十五章

問人心一槩說不得有無此是論工夫若論本體則無善無惡全說不得有矣異端無心之說蓋指本體也似亦有理曰不然論工夫心原一槩說不得有無還有不可不有者不可不無者若論本體則全說不得無矣故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曰無曰非何等明白又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辭讓之心禮也是非之心知也仁義禮知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曰皆有曰固有又何等明白而曰本體無善無惡異端無心之說專指本體而言誤矣

右十六章

問近日學者亦知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講起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之說若謂善之善對惡而言也無善之善指繼善之初不對惡而言也

惡如彗孛妖氛善如景星卿雲無善之善如太虛惡如木石屑善如金玉屑無善之善如日中不容一屑何如曰吾儒之旨只在善之一字佛氏之旨却在無善二字近日學者旣惑于佛氏無善之說而又不敢抹撥吾儒善字于是不得已又有無善之善之說耳不知吾儒之所謂善就指太虛本體而言就指日中之不容一屑而言非專指景星卿雲金玉屑而言也善字就是太虛非太虛爲無善之善也乃若其情則可以

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由可以爲善之善方見得
乃所謂善之善而箇善字原只是一箇豈有可
以爲善之善乃與惡對之善乃所謂善之善乃
無善之善之理哉

右十七章

問有其善喪厥善有意爲善雖善亦私可見善
原是不可有的彼無善無惡之說有無善之善
之說或亦未可盡非也曰有其善喪厥善有意
爲善雖善亦私是謂工夫不可自有其善不可

有意爲善耳非謂善不可有亦非謂本體無善
無惡善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也

右十八章

問無善無惡有無善之善之說彼欲以無字藥
有其善有意爲善有字之病非得已也曰有之
一字病痛誠無窮如有詩文者以詩文自高有
功名者以功名自高有氣節者又以氣節自高
傲世凌物令人難近或以爲名之心爲善或以
爲利之心爲善或又以以善服人之心爲善假

公濟私令人難測如此是皆有其善有意爲善
之病不知一有其善便不是善故曰喪厥善一
有意爲善便不是爲善故曰雖善亦私至于喪
至于私則善于何有如此是其病正在無善也
而又誤以無藥無豈不益助其病而速之亡乎
且心之本體原有善無惡而誤爲無善以藥人
之病夫醫先自誤也其如藥人何

右十九章

山下出泉本源原清漸流漸遠有清有濁謂有
濁而清名始立則可謂流之清對濁而言則可

謂水之源無清無濁則不可謂流之清爲清之
清源之清爲無清之清則不可知此則本體無
善無惡之說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之說是非
不待辨而決矣

右二十章

山下出泉本源原清此性之說也漸流漸遠有
清有濁清者勿使之濁濁者復澄之清此學之
說也三品之說是徒知漸流漸遠有清有濁未

嘗不是而不知山下出泉本源原清澄濁求清非義外也麾溯之說是徒知山下出泉本源原清亦未嘗不是而不知漸流漸遠有清有濁則澄濁求清非揠苗也嗚呼不知本體者疑性之或惡而旣以學為義外知本體者信心之即道而又以學為揠苗學果何日而明哉

右二十一章

天地間道理有奇便有偶如有陽必有陰有晝必有夜有中國必有夷狄有君子必有小人至

于天人理欲公私善惡之類皆是若不扶陽抑陰不尊中國攘夷狄不進君子退小人不存天理遏人欲而曰無陰無陽無夷無夏無君子無小人無理無欲無無亦無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此大亂之道也

右二十二章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譽字下得有毒道字占得地步堯千古大聖人也稱之原非譽而曰譽令人不敢開口矣故曰毒堯桀兩忘原非道而曰道雖自已占地步其如害道何孔子祖述堯舜孟子言必稱堯舜使人人以堯為法以桀為戒方是大公至正方是相忘而化其道今曰不必堯之是而桀之非則是舜蹠不分善利不辨令人何所法戒何所適從而曰道道豈如是耶後世以君子小人參用為大公至正而口建中靖國病正坐此不知以君子小人參用為中中豈如是耶道字中字不明關係不小不可不辨

右二十三章

吾儒之所謂道正指其可道者而名之也而異端則曰道可道非常道是明以不可道者為道矣又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明以不德為德矣無善之善其說蓋本之此嗚呼以不可道為道以不德為德以無善為善則善者為有善之善惡者為無善之善君子絀而小人肆矣

右二十四章

無無亦無之說人爭談之不知使人心而果能

無無亦無也在吾儒固非中道在異端猶成一家不知人心原是活的心之神明原不可測如無一分公心便有一分私心無一分善心便有一分惡心公私理欲原相為貞勝原不容並立原無一切俱無之理今卻欲無無亦無不知公心一無私心便有善心一無惡心便有無者真自信其無有者又不覺其有一不覺其有雖流禍至于不可救藥而亦不自覺矣是無無亦無之說徒陰縱私欲而使之長也豈能無無亦無

哉

右二十五章

君子無心于功名卻有心于斯世小人無心于斯世卻有心于功名

右二十六章

人心最不可有物人心又最不可無主以公為主則私之物自無矣以理為主則欲之物自無矣譬如太陽當空則魍魎自息主翁在室則僕隸自馴若懲魍魎而併拚太陽懲僕隸而併逐主翁吾恐其魍魎愈熾而僕隸愈縱橫也是誰之過與孔子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此人心不可無主之說也

右二十七章

吾儒論學只有一箇善字直從源頭說到究竟更無兩樣故易曰繼善顏曰一善曾曰至善思曰明善孟曰性善又曰孳孳為善善總只是一箇善為總只是一箇為非善與利之間復有箇

無善之善也功夫雖有生熟道理卻無兩樣故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今曰有善之善對惡而言有無善之善不對惡而言則是孳孳為善之善為其對利而言之善也而善與利之間復有箇無善之善在矣有是理哉

右二十八章

有意為善有所為而為如以為利之心為善為名之心為善以以善服人之心為善之類非以義而行之為無意為無所為利而行之勉強而

行之為有意為有所為也今人見人孳孳為善而槩曰有意槩曰有所為則阻人為善之路矣

右二十九章

書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孔子稱回曰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勿失可見善原只是一箇善豈有有善之善無善之善兩箇善之理古之聖賢若預知後世之必有為此說而預防之者奇矣奇矣

右三十章

異端之說陽欲高出吾儒陰實左袒世俗此所以嗜好者多且世俗之人有明白好利忌義者亦有內好利而外假仁義者這等人自己不喻義為善而又忌他人之喻義為善心欲非之而無其辭今一旦倡為喻義之心不可有為善之心不可有而又極稱無無亦無之說以伸其辨彼世俗之人聞此言欣然得借以非人益欣然得借以自便如此豈有不嗜好之理彼其說誠有以陰中其心故也其他如聖人不仁伯夷死名一切無礙之類未易枚舉總只是左袒世俗此所以學異端者多好利敗名非其人甘于不肖亦其說自誤之耳

右三十一章

易曰易有太極又曰無思無為若曰這箇太極乃天地間自然的道理故曰無思無為若不說出箇易有太極而第曰無思無為不知無思無為的是箇何物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若曰這箇物則乃天地間自然的道理故曰無聲無臭若不說出箇有物

有則而第曰無聲無臭不知無聲無臭的又是箇何物夫有太極而無思為有物則而無聲臭乃吾儒正大道理正大議論與佛氏不同若丟過太極專講無思無為丟過物則專講無聲無臭是無思為而併無太極無聲臭而併無物則也有是理乎講的雖是吾儒的話頭其實墮于佛氏之見而不自知矣或曰中庸引無聲無臭亦不曾說出物則何也曰中庸雖不曾說出物

則不知所謂德所謂敬信所謂篤恭者是何物耶若丢過德丢過敬信篤恭而直曰無聲無臭有是理乎孔子曰毋意又曰誠意曰無知又曰致知若曰必誠意而後能毋意必致知而後能無知也必毋意而後見其真能誠意必無知而後見其真能致知也故曰誠無為又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雖無為却有誠雖無知識却有帝則若丢過誠意而專講無意丢過致知而專講無知則亦墮于佛氏之見而不自知矣慈湖曰

人性自善衆德自備無之斯闕有不為異可謂千古名言惜乎以無意為宗而不信誠意令人有餘恨也

右三十二章

吾儒之言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而異端之言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恰似一樣不知吾儒所謂太極指實理而言異端所謂有物指谷神玄牝而言不可不辨

右三十三章

自異學言無而世儒多爭言無以為精微奧妙不知精微奧妙處豈專在無之一字哉易有太極敢道這有之一字説他不精微奧妙不得

右三十四章

使契為司徒敎以人倫此堯舜首開萬世敎學之原而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箇有字何等明白而異學爭言無世儒又從而附和之何也不知使父子無親君臣無義夫婦無別長幼無序朋友無信

是何道理成何世界于此而後知聖人之為慮遠而儒佛之辨不可不嚴也

右三十五章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五箇有字都是天生來自然有的在易為太極在書為恒性在詩為物則天命之性命此者也率性之道率此者也脩道之敎脩此者也惟其都是天生來自然有的何假思為故曰無思無為何假學慮故曰不學不慮曰無思無

為不學不慮恰似精微奥妙曰有親有義有別有序有信又何等平易明顯即平即奇即顯即微不離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畫前此吾儒之所謂有無非異端之所謂無也

右三十六章

問無思無為大意曰無思無為何思何慮此吾儒之微言也而混佛者亦多喜談之不可不辨昔有一士人問某公無思無為之說者答曰汝目自能視耳自能聽饑來自能喫飯倦來自能

眠有思乎有為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其人聞其言大悅不知這等講無思無為便是佛氏之旨或問如何是吾儒之旨曰不過就某公之言下一轉語耳曰目自能視視自能明耳自能聽聽自能聰饑來自能喫飯喫飯自能知味倦來自能眠眠自能知節有思乎有為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如此講無思無為便是吾儒之旨此毫釐千里之辨也何也彼只說目自能視更不說論理之可視不可視有這箇明的道理只說耳自能聽更不說論理之可聽不可聽有這箇聰的道理只說饑來自能喫飯倦來自能眠更不說論理之可喫不可喫可眠不可眠有這箇知味知節的道理若曰一論可不可便是有揀擇心有分別心有取捨心便是有思有為便不是了不知目雖自能視耳雖自能聽饑來雖自能喫飯倦來雖自能眠這箇可視不可視明的道理可聽不可聽聰的道理可喫不可喫可眠不可眠知味知節的道理

原都是天生來隨耳目口體自然有的豈待思豈待為豈有所揀擇分別取捨于其間哉某公之言未嘗不是只是丟過理字空說目能視耳能聽饑來能喫飯倦來能眠單在氣質情欲上說所以為異端所以悞人耳且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全在此理之一字若不論理則禽獸目亦自能視耳亦自能聽饑來亦自能食倦來亦自能眠亦無思無為人與物何以辨別而人又何以參三才而稱靈于萬物哉故曰此毫

釐千里之辨也且如知覺運動視聽飲食一切情欲之類原是天生來自然的原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佛氏窺見這些子遂以此為真性遂把吾儒這箇理字以為出于有思有為出于偽如告子以人性為仁義莊子以仁義為殘生傷性之類不是天生來自然的故孟子不得已指點出箇見孺子而怵惕覩親骸而顙泚不忍觳觫之牛不屑嘑蹴之食之類以提醒世迷見得吾儒這箇理字也是天生來

自然的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思何慮非以人性為仁義而殘生傷性也縱是說出多少功夫千言萬語說思說為只是教人思這箇無思的道理為這箇無為的道理非義外非揠苗非強世也吾儒指的是理異端指的是欲各人宗旨不同若不察而第曰均講無思無為均講何思何慮是以吾儒之微言為異端之口實也其不至于援儒入佛推佛附儒者幾希

右三十七章

問如何是思其無思為其無為曰今人乍見大賓承大祭雖甚放肆之人未有不竦然起敬者有思乎有為乎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雖費思為不過思這箇無思的道理為這箇無為的道理耳至于己饑思食己溺思拯有思乎有為乎禹思天下有饑由己饑之也稷思天下有溺由己溺之也亦只是思這箇無思的道理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有思乎有為乎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可以為堯舜亦只是為這箇

無為的道理思其無思為其無為此千古聖學真傳不然起頭一步先錯縱思為到底只成就得一箇五霸假之學問思為愈熟真心愈喪

右三十八章

問守與化曰守之又守以至于化便是化如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如此是化可為也自以為得便是無所得一放開便是半塗而廢便是功虧一簣便不是化化只是守到純熟相忘處非越過守別求化也守與化功夫雖有

生熟之別却不是判然兩條路或者又云既得後不可放開太早不知只一放開便不是說不得遲早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若孔子說我得矣便放開便是踰矩文王說我得矣便放開便是已其何以為聖人後世學者只是越過守浮慕化所以敢于放開卒至于流弊不可言

右三十九章

只說放開便是無所得譬之古人寫字雖寫到

縱橫變化無所不妙處只是熟了其實不是放開羲之醉後寫蘭亭只是羲之把一生精神都着在字上一息不曾放開所以入于神化而不自知此正見羲之于字學有所得處知此則聖學可知

右四十章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越過大字說不得化越過聖字說不得不可知

右四十一章

論學當先辨宗宗旨明白功夫才能不差仙家自有仙家宗旨佛氏自有佛氏宗旨與吾儒宗旨全不相干只是後世高明之士講學不精見理不透誤混而為一一混而為一遂令人難以分辨毋論信佛者即吾儒中闢佛者亦多以上達歸佛以下學歸儒以頓悟歸佛以漸脩歸儒以明心見性歸佛以經世宰物歸儒諸如此類名為闢佛適以尊佛名為崇儒適以小儒何也佛氏上達吾儒下學佛氏得上一截少下一截

功夫如此是夫子下學儒而上達佛也是佛反出其上而夫子由下學方能至也可乎脩而不悟豈曰真脩十五志學七十從心漸也以十五而即知志學非頓乎學而不厭脩也默而識之非悟乎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此亦吾儒頓悟漸脩之說也經世宰物而不出乎心性安所稱王道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非吾儒之言乎今以上以悟以心性歸佛氏以下以脩以事物歸吾儒是佛氏居其精而吾儒居其粗

也有是理哉故曰闢佛而適以尊佛崇儒而適以小儒也不知佛氏之失正在論心論性處與吾儒異不專在舍經世宰物而言心性正在所悟所達處與吾儒異不專在舍漸脩而言頓悟舍下學而言上達也惟其論心論性所悟所達處宗旨與吾儒異所以彼法中原無用此下學漸脩經世宰物之功非舍也況宗旨一異即用下學漸脩經世宰物之功亦與吾儒不同又何論舍不舍也又況宗旨一異豈止舍下學舍漸

脩舍經世宰物若曰達無所達悟無所悟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即上達頓悟明心見性亦欲舍之矣況學與脩哉而又何經世宰物之與有故學者崇儒闢佛當先辨宗若宗旨不明而徒曉曉于枝葉之間吾恐其說愈長而其蔽愈不可解也

右四十二章

或者以上以悟以心性歸佛以下以脩以事物歸儒闢佛而適以尊佛崇儒而適以小儒無論矣倘有人焉出而洞佛氏之一偏見吾道之大全舉頓悟漸脩心性事物而一以貫之可謂千古一快矣而又或過于張皇以為吾儒曰心彼亦曰心吾儒曰性彼亦曰性道理本同但華言梵語異耳且偏處二氏不能兼吾儒而全處吾儒可以兼二氏吾道至大二氏之學雖甚高遠總不出吾道之範圍也不知吾儒既曰可以兼二氏二氏亦曰可以兼吾儒彼此相兼是混三教而一之也欲以崇儒闢佛而反混佛于儒蹈

三教歸一之弊豈不左哉且儒佛既混于是談儒者稍求精便悮入于佛氏闢佛者稍欠精反操戈于吾儒雖名世大儒不能自解免也是其貽禍者一儒佛既混又于是詆儒者摘一二誤入佛氏之語以為非毀攻擊之話柄談佛者借一二吾儒精微之語以為惑世誣民之嚆矢雖大奸巨惡亦難以遽測識也是其貽禍者二向使佛自佛儒自儒不混而為一則談儒者安得誤入于佛氏闢佛者安肯操戈于吾儒詆儒者

何所借以肆其毀談佛者何所借以行其私哉且吾道本大何必兼二氏而後見其大若必待兼二氏而後見其大則又安所稱大耶況吾儒正道也異端邪說也邪固不能兼正正豈可以兼邪若正可以兼邪又惡在其為正耶如此是闢佛而亦以尊佛崇儒而亦以小儒也又豈不左哉或曰吾道至大何所不容豈宜自限藩籬不知吾道雖大而彼之論心論性宗旨原與吾異夫彼先自異也吾又安得强而同之而曰不

以藩籬自限哉斯言也蓋為崇儒而混佛者辨非為信佛而非儒者言也若三教日月星之說蓋信佛而非儒者之言人人皆知其非無庸辨矣

右四十三章

吾儒之學以理為宗佛氏之學以了生死為宗如人生則能知覺運動死則血肉之軀還在便不能知覺運動可見人之生死生死的是血肉之軀這能知覺運動的一點靈明真性原未嘗生未嘗死所謂本來面目萬劫不磨者此也悟得這箇便是超悟便知無死無生所謂出離生死見性成佛者此也其悟入處不由積累不由聞見不可言說不可思議只在當下一覺一覺便了更有何事雖中間說得千變萬化其實宗旨只是如是原來佗別是一般話說與吾儒論心性處全不相干蓋性者心之生理吾儒所謂性亦不由積累不由聞見但吾儒以理言非專以能知覺運動的這箇言佛氏惟以能知覺運

動的這箇言雖說出離生死其實全落在生死上說不論道理不論功夫只是空空的任這一點靈明隨他氣質情欲作用耳可見彼所云性乃氣質之性生之謂性之性吾所云性乃義理之性性善之性彼所云一點靈明指人心人欲說與吾儒所云一點靈明所云良知指道心天理說全然不同雖理不離氣而舍理言氣便是人欲天理人欲之辨乃儒佛心性之分此宗旨處不可不辨也蓋彼法中原有宗門有教門宗

即是這箇宗旨別是一條超然直路與敎不相關由敎而入者便有階級若謂一爲敎法所縛一落階級便無由超悟故曰世間俗士爲名利縛爲嗜欲縛其身不得自在小乘人又爲空縛爲法縛其心不得自在惟大乘人免此二縛謂之解脫身心俱自在得出世之樂又最上一乘有無不立脫縛雙遣當下便是即向所謂見性成佛不由聞見思議之類言至此便誤人不小矣且爲名利縛爲嗜欲縛彼以爲欲障固是至

爲空縛爲法縛彼又以爲理障而惟有無不立脫縛雙遣後爲最上一乘空其欲而併欲空其理空其理而併欲空其空說的恰似玄妙不知一空其理欲將自縱一縱其欲何所底止如此即自號曰我能空其空豈可得耶所以然者蓋由彼所云這箇真性原只是氣質情欲作用原不論道理安得不以理爲障原不用功夫安得不以敎爲縛任水泛濫而無隄防任馬奔逸而無銜轡安得不自悞而誤人哉佛氏差處全在宗旨宗旨一差無所不差故曰不可不辨也若夫髡髮出家棄倫遺世雖庸愚亦知其非故不煩吾儒之覼縷也

右四十四章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是直指天命之性而言也曰未發是無其迹而非無其理故曰天下之大本所謂一理渾然萬化從此出焉者此吾儒之說也而佛氏覺性本空之說則似之以爲這一點靈明作用的性本來原是空的目惟無

覩故能覩耳惟無聞故能聞心惟無知覺故能知覺目雖能覩而所以能覩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覩耳雖能聞而所以能聞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聞心雖能知覺而所以能知能覺的真空之性原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覺故曰覺性本空不生不滅若與未發之中相似而不知其寔大有不同者吾儒曰未發則目雖無覩而天命真覩之理已具無覩故能覩以無覩而有覩之理也耳雖無聞而天命真聞之理已具

無聞故能聞以無聞而有聞之理也心雖無知覺而天命真知真覺之理已具無知覺故能知覺以無知覺而有知覺之理也即發而皆中節覩以天下而無不明而所以能明的真覩之理亦不可得而覩聞以天下而無不聰而所以能聰的真聞之理亦不可得而聞知覺以天下而無不睿知而所以能睿能知的真知真覺之理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覺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沖漠無朕即萬象森羅萬象森羅亦冲

漠無朕未發之中不為無已發之和不為有未發已發渾然一理故中為大本和為達道中和致而天地萬物可位育也種種道理自天命之初已備就是後來多少功夫多少事業都只是率性之道耳吾儒所謂未發全在理上說所以一切作用都是在理字上作用去所以有不容已的功夫不容已的事業喜怒哀樂自然中節天地萬物自然一體佛氏所謂真空不在理上說所以一切作用都是在欲字上作用去所以着不得一毫功夫做不得一毫事業喜怒哀樂全不中節天地萬物全不相干佛氏真空指的是欲之根吾儒未發指的是理之根根宗處止差毫釐作用處便謬千里如此又何論流弊哉

右四十五章

佛氏所謂直指人心指的是人心所謂見性成佛見的是氣質之性所謂真空空的是道心義理之性只是他議論閃爍變幻不肯明白說破所以易于惑人耳

右四十六章

吾儒論性以心之生理言佛氏論性不以心之生理言舍心言性舍理言心故曰離一切心即汝真性又曰心生性滅心滅性現所以不得不說無念所以不得不說無心

右四十七章

佛氏說空說無若示人以可攻之隙却又說空而不無即成妙有用而不有即是真空若一着于空便是頑空非真空矣說的與吾儒未發之

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無而未嘗不有有而未始不無盖相似不知吾儒所謂無是無其迹佛氏所謂無是無其理吾儒所謂有是有其理佛氏所謂有是有其欲真空空的是天理之本然妙有有的是人欲之作用諱空而說真空諱無而說妙有不知愈有反愈遠愈妙反愈差

右四十八章

吾儒論天命之性說一物不容而實萬物咸備佛氏論真空之性亦說本來無物而實不礙諸

物但吾儒上物字指欲下物字指理佛氏上物字指理下物字指欲耳知此則諸凡與吾儒相似之言俱可不辨而决矣

右四十九章

或曰性只是一箇性那裏又是兩箇以義理氣質分儒佛余曰人得天地之理以為生此所謂義理之性也而氣質乃所以載此理豈含氣質而于別處討義理哉性原只是一箇但言義理則該氣質言氣質則遺理故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此闢佛之說也且子既知性只是一箇性何不一之于性善之性而獨欲一之于生之謂性之性耶今欲一之于生之謂性而不一之于性善此三品之說所由起也是子自二之三之以至于倍蓰而無筭也性豈有二焉孟子道性善故曰夫道一而已矣此吾儒之旨也

右五十章

客有以頓悟闢佛氏者或解之曰佛家亦有頓漸二法勤施積行功果圓滿方能了得心性若

明心見性之後不加苦行何以成佛達磨面壁九年前此功夫可知也不知吾儒自有吾儒功夫佛氏自有佛氏功夫宗旨既異功夫自殊即面壁百年亦難與吾儒並論也譬如仙家調息運氣煉丹養神縱下苦功亦何與吾儒事

右五十一章

不講孔孟之學不在理字上用功縱閱窮載籍坐老蒲團依舊是箇俗人

右五十二章

問佛氏千言萬語只要抹撥理字回護欲字何也曰然吾儒說去欲他却說欲是去不得的吾儒說存理他却說理是不消存的甚且併天理人欲四字都要抹撥中間雖說欲障其實是說理障的客語畢竟要回護這箇欲字病痛全在誤認生之謂性一句知覺運動是氣是欲而知覺運動之恰好處是理佛氏原認欲字為性不曾論理安得不抹撥理字回護欲字且使人人都講天理人欲四字明白便人人都勘破他的

病痛又安得不併此四字俱欲抹撥也且理欲之辨古聖賢言之甚詳彼欲抹撥理而卒不能抹欲回護欲而卒不能護于是又展轉其說以求勝而曰欲明明德于天下欲仁而得仁欲何可無向所云云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不知欲明明德欲仁得仁欲字半虛半實指功夫說人欲之欲欲字全實指本體說安得混而為一況明德與仁俱是理欲明明德欲仁俱是在理上用功安得借口說是欲而曰欲不可去也學者雖終日講寡欲如孟子講無欲如周子尚且不能寡不能無今曰欲不可去吾懼其欲之流禍不可言也且天地間理字原是抹撥不得的欲字原是回護不得的彼氏千言萬語徒以自誤耳

右五十三章

問天理人欲原分别不得假仁假義天理即是人欲公貨公色人欲即是天理其說然否曰不然既天理即是人欲便是人欲既人欲即是天理便是天理如何說分别不得且仁義原是天

理假仁假義便是人欲便不是天理貨色原是人欲公貨公色便是天理便不是人欲如此分别甚覺明析而反曰天理人欲原分别不得此陰為縱欲滅理之言不可不察也

右五十四章

問仁者人也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身能動人也即仁也何如曰此惑于佛氏之說也視聽言動是氣不是理如何說是仁視聽言動之自然恰好合禮處才是仁耳目口體為形視聽言動

為色視聽言動之自然恰好處為天性理不離氣天性不離形色視聽言動之禮不離耳目口體故曰仁者人也非便以能視能聽能言能動為仁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正是夫子敎顔子為仁高不鶩玄遠卑不墮情欲處若不論禮不禮勿不勿而惟以視聽言動為仁是直把氣質作義理名雖鶩玄遠寔則墮情欲矣自古學佛者多恣情縱欲無所底止非獨學者之過亦其始敎之差誤之也

右五十五章

昔人謂佛氏得吾儒之體只是無用又謂佛學有得于形而上者而但不可以治世不知佛氏所以為異端者正在不得吾儒之體正在誤認形而下者為形而上者端猶端倪發端之端源頭處一差所以後來流弊無窮異端云者謂其發端處與吾儒異也若不窮究其發端而徒辨別其流弊彼將曰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為然者也徒滋聚訟終難伏辜

右五十六章

問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與佛氏無人相無我相無前念無後念何以別曰聖人之心渾然一團天理凡有應感純是德性用事心體乾乾淨淨那裏有一毫意必固我若佛氏之無相無念是併天理德性而一切俱無也安得與吾儒之毋意必固我並論

右五十七章

問子絶四何不說子絶四絶意絶必絶固絶我

又何不說子毋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曰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何也曰此二字正見聖學所以為妙絶者絶無之詞毋者禁止之詞絶字是說功夫究竟處毋字是說功夫實落處言絶而不言毋是言上達而不言下學不謂之孔子言毋而不言絶是言下學而不言上達亦不謂之孔子用毋字功夫造絶字地位故曰下學而上達此孔子之學所以異于人而知于天也解絶字為無字可解毋字為無字不可

右五十八章

性者心之生理生之一字乃吾儒論心論性之原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謂易乾則大生坤則廣生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此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吾儒之所謂生指生理生字而言論理不論氣告子之所謂生指生死生字而言論氣不論理謂理離于氣不是謂氣即為理尤不是惟論氣不論理此生之謂性之說所以開異學之

端也吾儒言生佛氏亦言生苟不明辨其所以生則儒佛混矣

右五十九章

問人心至虛不容一物理在何處安得不說理障曰人心至虛不容一物處就是理安得說理在何處而以理為障也異端之所謂理誤指物而言吾儒之所謂理正指不容一物者而言耳

右六十章

人心之初惟有此理故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

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時固容不得一毫殘忍刻薄之念亦容不得一毫納交要譽之念殘忍刻薄納交要譽雖不同同謂之欲故謂心之本體容不得一毫欲則可謂容不得一毫理則不可蓋人心之初惟有此理豈可說容不得或問如何是理曰即所謂怵惕惻隱之心是也

右六十一章

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余少年正坐此病蓋詩文翰墨雖與聲色貨利之欲不同

然溺志于此而迷其本原是亦謂之欲也既謂之欲余方病其為理之障也又安得復歸咎于理抑認欲為理而復歸咎于理誤矣余敢以此為理字雪千載不白之寃

右六十二章

理障二字固是佛氏差處吾儒不能闢之已不是或又從而附和之何也理之一字乃天地間自然那移不得的道理正程伯子所謂不以堯存不以桀亡者佛氏要滅也滅不去吾儒要添

也添不來只是吾儒指點出這箇字如呼寐者而使之寤耳原非專為闢佛而創出此字也且謂之曰理自是無障謂之曰障還不是理可見附和其說者特察理不精之過亦豈有心從彼而甘于異端哉

右六十三章

問佛氏于性字上添一真字何也曰這箇真字極有說若曰這箇知覺運動的性是真則那箇仁義禮智的性是偽不待言矣不知知覺運動

固是真仁義禮智亦不是偽今既以知覺運動為真以仁義禮智為偽安得不以圓融廣大為真以規矩準繩為偽以恣情縱欲為真以存誠持敬為偽也世俗方坐此病而佛氏又從而羽翼之故至今深入膏肓而不可救藥悲夫

右六十四章

夫子與曾點與其素位而樂天非與其放縱而恣肆也人情方喜放縱而惡檢束而況又以佛氏先入之言為主于是托之春風沂水之樂以

騁其放縱恣肆之病至于狼狽決裂蓋亦不少也豈不惜哉善乎康節先生之言曰自有吾儒樂人多不肯尋以禪為樂事又起一重塵

右六十五章

陽明先生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說得極是若不言學而惟言自得是不深造之以道而欲其自得之也必不得矣舍學求樂舍深造以道求自得此佛老所以誤晋室之諸賢也

右六十六章

問晋室諸賢皆一代高才何不知自愛至此曰當時老莊之教盛行人人皆錯認了道理誤以放言肆行蔑棄禮法為真為高為無心為自然以謹言慎行顧惜名節為矯為偽為有心為造名所以流蕩忘反至此非明知其非而故蹈之也又問彼獨無良知與曰良知自在只因一念錯認了道理遂大迷終身不悟耳

右六十七章

世之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而不聞道者誠有之未有真能聞道而遂不砥節礪行循規蹈矩者也執節行規矩而槩以為聞道固不是外節行規矩而別求箇聞道尤不是

右六十八章

世俗論真在不拘禮法異端論性在絕仁棄義而于禮之一字掊擊尤甚如此病痛牢不可破恰似自古生知的大聖人把一切禮法都丟過任意自家縱橫必不似學知的聖人只拘拘在

禮法上又恰似禮之一字專為後世迂儒設不為自古大聖人設不知孟子論堯舜性之處却云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哭死而哀非為生者經德不回非以干祿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何也不惟說禮且說動容周旋中禮不惟在大節上要緊雖一步一趨一言一動細微曲折衆人容易忽略處都是確然不苟的如此難道說他不是自然性之的聖人可見吾儒論真論性與世俗論真異端論性絕不相同人又奈何以禮為偽為迂以不拘禮法為真為自然孰知此可以袪世俗之障可以破異端之說

右六十九章

喜事功而厭道德樂寬大而惡檢束人之常情不知聖賢所以重道德者非薄事功而甘迂濶也以道德為事功乃真事功也所以重檢束者非惡寬大而甘桎梏也以檢束為寬大乃真寬大也不然厭道德而喜事功則枉尋直尺併事功亦不能成矣惡檢束而樂寬大則越禮犯法

併寬大亦不可得矣于此見聖賢之見遠而世人之計左也

右七十章

問喜怒哀樂如何見得中節不中節曰我喜而人不以為可喜我怒而人不以為可怒我哀樂而人不以為可哀樂便是不中節我喜而人皆以為可喜我怒而人皆以為可怒我哀樂而人皆以為可哀樂便是中節故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這句就是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的註解

解的何等明白又問何以天下之大本解未發之中曰若不解作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則吾儒之未發亦異端之無無亦無矣

右七十一章

問夜氣之存不存何處驗得曰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可見好惡與人相近便是喜怒哀樂中節便是夜氣存好惡與人相遠便是喜怒哀樂不中節便是夜氣不存極容易驗大學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

是斧斤不曾伐的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見不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旦晝牿亡的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牿之反覆夜氣不足以存的孟子夜氣之說不是幽深玄遠的話說乃天德王道一貫之學也若丟過好惡只講幾希便落玄虛便非孟子之旨

右七十二章

問惟心之謂與指的是人心是道心曰心只是一箇心那有兩箇操則存便是道心舍則亡便是人心舍而復操便是道心操而復舍便是人心玩二則字真是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僅僅十四字解人心道心惟危惟微曲盡其妙真所謂聖人之言也

右七十三章

聖賢論心不外綱常倫理出處辭受動靜語默于此件件透徹步步踏實才見真心才是真正學問得力處在此用力處亦在此若世俗論心反于放言肆行的人說心地好心上真正佛氏

所謂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也世豈有此理且不知有心學者無論幸而知有心學而又外綱常倫理出處辭受動靜語默以求心吾不知心學果何時可明也

右七十四章

問自古有學儒而其人非者有學佛而其人是者何也曰學儒而其人非是其人非也非學儒之過也有學佛而其人是者是其人是也非學佛之效也昔人有誤服砒巴而生者亦有傷食

五穀而死者豈砒巳能生人而五穀反死人哉
知此可以定儒佛之辨矣

右七十五章

孟子曰性善又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可見天生
蒸民原都是儒曷嘗分某為儒某為佛哉但後
來擇術不精一時誤為所惑遂叛儒習佛始自
遠于吾儒耳非生來性惡而不可為儒為堯舜
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其旨深矣

右七十六章

春秋嚴夷夏之防可謂憂深慮遠漢魏以來羌
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內郡其後卒成五胡亂華
之禍趙宋始終與夷狄講和卒使胡元入主中
國為天地古今之大變當時君臣豈其計不及
此若曰明王在上九夷八蠻莫非赤子不當屑
屑然自小漢家之制度云爾雖其說未嘗不是
但四夷出入之防一潰先王荒服之制一紊其
勢不至于以夷狄入主中國不止也履霜堅冰
可不大為寒心哉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此正春秋嚴
夷夏之防之意

右七十七章

歸斯受之此處正見吾道之大吾儒之無所不
容故曰明王在上九夷八蠻莫非赤子然此就
逃墨歸儒者言也若負固不服舉兵入寇而我
開門延敵而曰明王在上九夷八蠻莫非赤子
則禍不旋踵矣

右七十八章

世之論善惡禍福報應皆歸之佛氏此大不然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作
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惠迪吉從逆凶
非吾儒之言耶羿善射奡盪舟皆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又指其人以實之矣至于
史傳所載尤為章明校著盖善惡禍福報應昭
昭不爽此自是天地間實理實事原非幻妄原
非渺茫故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曰
誠者言其實有此理實有此事也彼佛氏之說

恠誕不經誠不足道而或者乃以天地間如此實理實事反歸之佛豈未聞吾儒餘慶餘殃之說耶語云一念而善景星慶雲一念而惡妖氛厲鬼嗚呼嚴矣

右七十九章

栽培傾覆正是體物不遺處此所以中庸鬼神章後即言報應大德受命天地何心鬼神何心人亦何心只是一理之自然感召耳而或者朝脩德而夕望報一或不應輒以為天地間無善

惡報應之事不知一為報而脩德又是偽又不是誠如何能感格天地故曰居易以俟命必居易以俟命而無一毫望報之心才謂之誠才謂之德才能受命大德必受命是論其理居易以俟命是論其心且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既以身報矣稷至十六傳而子孫始有天下稷即大德難道以其身強與造化爭只得居易以俟可見君子居易以俟命正是道理合當如此彼不務安命而行險以徼幸真小人而愚者也

右八十章

子思前說鬼神之為德也其盛矣乎後便說質諸鬼神而無疑可見不質鬼神不可以言學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兩引之以為證又可見不慎獨不可以質鬼神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嗚呼盡之矣

右八十一章

夫學一也有異端之學有越俎之學有操戈之

學何謂異端之學佛老是也而佛氏為甚二氏非毀吾儒不遺餘力乃巧于非學之尤者而講學者多誤信之故不可不辯何謂越俎之學吾儒講學所以明道也講間惟當泛論道理如孔子論明德新民子思論天命率性孟子論夜氣性善皆是泛論何嘗着跡譬如白日當天在在皆其所臨照時雨霑足處處皆其所潤澤非專為某人某人而照某人某人而雨也無論居官居鄉當講學日不得議及他事論及他人方得

講學家法不然是以議事當講學以論人當講學也不幾于越爼而失體哉何謂操戈之學吾儒學問當以孔子為宗而顏曾思孟周程張朱皆誦法孔子後學所由以津梁洙泗者也若曰學當以孔子為宗而周程張朱皆不足法即此一念去學千里矣以周程張朱為非以孔子為是是孔子特不敢非耳若孔子可非則亦非之矣非宋儒而宗孔子亦非真宗孔子者也且非宋儒而獨宗孔子是其心以孔子自任也以孔

子為宗則可以孔子自任則不可即此一念去學萬里矣況此心一慣其勢不至併孔子而非毀之不已也又何以為宗孔子耶世之非學者方且非毀宋儒而我又從而附和之不幾于操戈而入室哉蓋異端可駁也而以駁異端者駁時事則為越爼異端可闢也而以闢異端者闢宋儒則為操戈此尤人情之易流學術之隱病不可不亟辨者也嗚呼不講學者無論即躬行講學毅然以聖道自任者多坐此病而反令非學者借為口實其所關係不小異端之病余于錄中已詳辨而越爼操戈之病則未之及也因書此與同志共戒之

馮從吾又書

夫謂之學以學道也然道一而已矣而學則多岐焉故學不可不辨也明辨之先于篤行也孔門之正宗也故畢之而功利也易辨也惟高之而寂空也難辨也何者此性命彼亦性命此生死彼亦生死混之而無別淆之而不清非深于聖道者不能析其舛而歸之正余少有志于學

中間亦為異教所溺者數年近始悟而反之乃知吾道至足亦至精也歲乙巳至長安訪少墟馮兄而商正之遂留余精舍中頻久日為辨難每至夜分喜而忘倦其高足弟子亦鱗鱗其集語也余稍發其端少墟則大闡其緼辨虛實有無邪正幾微之介昭然如明鑑之燭鬚眉不爽也此非深于道者乎則其闢我之迷而鼓我之趨者益誠不淺矣余別後少墟乃述其言次第成篇共八十一章傳之宇內則所以指導來學

者功豈細耶嗚呼有志于學者其尚毋忽于斯
言

友弟岐陽張舜典謹跋

門人阜城杜邦泰
洪洞左立功
壽張陳所學
蒲圻汪　良
安居何載圖
陶山張延祚
涇原許　髙
許　尚
天水甄　韶
平凉石國柱
靈臺楊可立
三水張　標
隆德董三策
平利段可淑
段可養
馮翊楊天秩仝校

馮少墟集卷二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疑思錄

疑思錄余同年友馮仲好氏錄其講學語也仲好讀中秘書冠柱後惠文冠正色立朝天下想望其丰采及休沐過里則杜門埽足不踰戶閾乃多士執經問難戶外屨常滿嘗手學庸論孟書詔諸士遡洙泗淵源抉鄒魯秘密力闢蓁蕪共偕大道語具錄中其潛心理學篤信聖人情見乎辭矣而自題曰疑思且曰吾斯之未能疑何居千古聖學肇自唐虞允執一言直開草昧宣尼承之曰篤信好學曰信而好古未聞以疑示者卽疑思問一語正思祛疑非求疑也至白沙先生始曰大道本無階級以疑爲階級故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仲好之旨其本此乎余謂疑信非有兩心疑正所以信也萬里之程始于跬步必眞信其可至然後胥秣馬脂車日

征月邁亦必眞經歷跋涉然後能躊躕岐路詳審迷津倘測想前途若越溟渤望瀛洲方丈然尚在恍惚有無間而欲質所向往問征夫以前路其何疑之從世之不信學者旣任其惶惑散精神于無用信者又固其扃鑰視天下爲無可疑其信心過于信學其所疑益成其所不信終其身或信或疑而卒無所成此夫求前而却步南轅而燕程者也故苟志于學卽疑益矣無問信不志于學卽信非矣無問疑雖漆雕氏所謂

信未易言然亦從此信入也仲好聚友講學諄諄信之一字爲從遊者覯而茲錄顧皇皇若弗及疑余謂此正其信後語且以藥世之自信而居之不疑者耳門下執經多士皆篤信仲好者傳覽茲錄咨所及不廣謀付剞劂公之同好而問序于余余寡昧不知學然夙辨此信心故以此堅多士之志若能疑與否則多士當自得之余何言仲好論著甚衆善利有圖辨學有錄訂士有編關學有編其餘種種未艾率多發前賢所未發然大疑大進得力處在茲錄故信仲好者亦當自茲錄始

萬曆戊申孟夏旣望關中年家周傳誦書

少墟馮先生疑思錄成寄猷一帙寓書曰願子一言以弁諸首猷因仰而讀俯而思尋繹久之廼嘆曰先生眞善讀書者哉今夫四子之書表章自程朱頒降自

昭代其理炳如日星夫何疑試觀海內三尺童子皆能誦說搦管爲文且謂家思孟而戶顏曾

矣奚足疑矧先生爽然爲一代大儒卽刪詩書定禮樂皆分內事又何待疑且思也噫嘻我知之矣衆人以書觀書秪藉爲制科羔雁而一切無補于身心是不知疑者也賢知者左袒二氏及厭薄聖賢之言爲無奇是不屑疑者也不知疑不屑疑則均之未能思矣先生力排異端羹牆堯舜故于四子之書以心讀之以身證之證之而是也則已纖毫未協焉得不疑疑稍未釋焉得不思思者明之基而疑者信之漸也猷觀

錄中大都悟後語自別如曰一本大學都是格物不必另補一傳則羣言之折衷也曰論語論功夫不論本體論見在不論源頭中庸則合併言之如此而後可以洩孔子之秘破異端之非則道德之閫奥也曰由孔孟而後至今日才好說只消轉念不消易業則舉業之標的也曰天地間惟有此道仲尼顏子之樂乃所以樂道非懸空別有箇樂一言而聖賢心體有歸宿矣曰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曾說出所學何事孟子

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是其解也孟子願學孔子故特拈出聖學之原以示人一提而孔孟宗傳若券合矣又曰甘得淡者品高容得人者量大見何卓也志伊尹之志須從一介志去學顏子之學當自四勿學來功何密也講到無言處方知道在心旨何約也諸如此類皆發先儒所未發直破千古之疑者也夫能破千古之疑者必自一念之能疑始假令尋行數墨篤言無疑直矮人觀場若等耳烏能剖藩籬窺

聖域力障狂瀾羽翼傳註之若斯哉白沙有言以我觀書則開卷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茫然若先生眞能以我觀書者矣漆雕氏曰吾斯之未能信正其疑未釋處先生曰吾斯之未能疑正其力求信處故曰思者明之基疑者信之漸也或曰先生默識道體烏乎疑又烏乎思曰疑曰思直謙詞耳猷曰唯唯否否昔宣尼讀易嘗絶韋編矣夫以聖人天聰明之盡奚事韋編屢絶哉疑之也疑而思思而信是以十翼成焉先

生之疑思毋亦宣尼讀易之遺意乎名之曰謙猷不敢知矣　旹

萬曆己酉春三月荆山門人楊嘉猷元忠甫書於靖邊之吏隱軒

長安馮少墟篤志洙泗之學日取四子書潛而玩之隨有所得隨卽劄記久而成編名曰疑思錄寄音以貽不佞不佞讀之亦不能不疑疑而不能不思也少墟之疑思錄何居洪範有言思曰睿睿作聖不疑則思不起不思則不能通微

不能通微而謂之誠可乎故知思誠之學起于疑而成于思也入聖之階也卽夫子亦必四十而後不惑則四十之前夫子必疑而思矣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則不合而生疑端周公亦善疑且善思矣顔子疑於高堅前後其思亦苦及聞博約之後卓爾妙其立境不可謂非思之有得也若曾子之問則疑端更多而思則可知至一貫之印而始渙然氷釋使當時曾子不疑而不思卽孔子啓以一貫恐不能

神解而一唯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則四十之前心猶動矣必疑而後動思而信之疑之而不動則孟子浩然之氣亦由此疑思而得之故曰大疑則大悟小疑則小悟若曰卽不思之本體而存之無事思念不必窮索運水搬柴卽爲神通妙用言則甚易而證則實難自誤誤人不淺吾恐於聖人明善誠身之學無當也少墟於四子書善疑而思之故有所得以成編大悟大徹可知已作聖之功不在玆乎若不佞亦不能無

疑而不能善疑不能不思而不能善思不能有所得如少墟耳且此疑思之義亦精且微矣人徒知易以卜筮立教乃稽疑之典不知易之卜疑卽疑而思之以求合天則之學也故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叅伍錯綜於心而理有定衡執而守之不難不然者疑團未破此心搖搖不如風前之絮乎何以爲事爲之準故知易之立教乃擇乎中庸而明誠之學非徒如世俗卜筮之謂也少墟之讀四子

書人以爲少墟之善學四子故疑而思之會而通之吾以爲少墟之善學夫易不用卜筮而自有神明之道也且今四子書治舉業者舉能言之海內坊刻幾於充棟中間亦有當者不當者然爲舉業而作則爲文而解其義不爲身心而求其旨也雖能疑且思思而有妙解出若過於漢之訓詁吾終以爲得而未得是紙上之機括非心中之妙悟若疑思錄者則異於是是爲德業而作不爲舉業而設若舉業則人疑思之可

也何勞少墟疑疑而思之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是錄中多有精義不佞不能縷細數之惟在善讀者之自得也先是吾鄉端毅王公則有四書意見文簡呂公則有四書因問其書皆直接洙泗心傳不爲訓詁文辭之解知學者無不宗而主之今疑思錄出蓋稱鼎足矣王呂二先生而後學其在少墟乎

萬曆歲次己酉陽月望日岐陽友弟張舜典頓首拜撰

余自壬辰請告杜門謝客足未踰閾者三年自藥裹外惟以讀書遣懷無它營也間有二三同志及伯兄月夜過存相與講孔曾思孟之學辨析疑義嘗至漏分或撫琴一曲或歌詩數首始別蓋忘其身之病而亦忘其寒暑之屢更也居恒多暇乃取所辨析者口授兒康年劄記之鍼砭韋弦聊以自朂歲月積久不覺成帙要之遺忘不及記者尚多此特存什一于千伯云耳一日爲友人蕭輝之攜去越數月輝之詣余曰吾子用心誠勤矣第聖賢精義不知果如斯否恐其中又未必無可疑者余嘗爲子編次之以就正于海內同志之士余曰唯唯編成題曰疑思錄蓋取九思中疑思問意耳嗚呼吾斯之未能疑錄中業已言之矣同志不遺幸敎我焉

萬曆二十三年歲在乙未孟陬十日長安馮從吾序

疑思錄卷一

讀大學

天地間惟有此道人生天地間惟有此學舍此更有何事

問大學之道曰大字最當玩味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生天地間原都是大的只因不學便小了大學之道三節道理已說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至末不過發明前三節意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正是其本亂而末不能治處知本末則先後不待言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又問知所先後則近

道固矣至於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節又從新民說起何也曰大人之學其志量要大其工夫要實觀欲明明德於天下一節可見必有明明德於天下的志量然後吾之明明德者不涉於二氏之玄虛觀物格節可見必有明明德實在的工夫然後吾之新民者不涉於五霸之功利明德不涉於玄虛新民不涉於功利然後謂之止于至善然後謂之大人之學

問至善曰明德而不知新民是異端虛無寂滅之學是世儒自私自利之學不謂之明德止至善新民而不本於明德是五霸權謀功利之學是世儒舍己芸人之學不謂之新民止至善明德新民而不知本末始終先後之序是異端懸空頓悟之學是世儒鹵莽滅裂之學不謂之明德新民止至善必明德而又知新民新民而本於明德明德新民而又知本末始終先後之序方謂之止於至善且謂之至善見人性皆善吾德本明而吾明之原是吾性自然不容已事不是分外求明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明德自然不容不新民不是分外求新明德新民自有本末始終先後之序這次序雖毫不可缺毫不可紊皆是天性自然不容缺不容紊的不是分外強生枝節故謂之至善至善者指其自然恰好不容人力安排增減者言之耳此善字即易繼善之善孟子性善之善止於至善是直從本體

做功夫直以功夫合本體者此吾儒之學所以異于諸子百家也

心不妄動四字解靜字眞發古人所未發蓋身不妄動易心不妄動難人心原是神明不測活潑潑地的豈能不動只是不妄動便是靜非塊然如槁木死灰然後爲靜也此吾儒異端之辨

眞妄最難辨有眞者有妄者有似眞而妄似妄而眞者此處辨之不蚤則認眞爲妄認妄爲

愼此心安得不妄動古人當知止時眞妄之辨已明故至此方能心不妄動耳心不妄動不是容易能的此知止二字古人所以獨先之也

問格物曰言致知不言格物則落空物字有三解萬物皆備于我物字對我而言格去物欲物字指私欲而言此物字兼物我而言王心齋謂格物是格物有本末之物致知是致知所先後之知最爲有見格物是格其知如何

致意如何誠心如何正身如何修天下國家如何齊治平中間孰爲本孰爲末孰當先孰當後節目次序一一講究明白則誠正修齊治平功夫才得不差明德新民始止於至善耳此格物所以爲大學第一義

格物即是講學曰物見學不可談玄說空耳

格物二字千載聚訟不知講格物就是格物何事深求何事遠求

問本亂如何末便不能治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只毋自欺便是自慊自字最妙欺曰自欺則其苦眞有不可對人言者慊曰自慊則其趣亦有不可對人言者吾輩默默體驗自得月掛梧桐上風來楊柳邊院深人復靜此景共誰言

自慊二字甚有味見君子而厭然正是小人自家不慊意處安得心廣體胖故曰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君子愼獨只是討得自家心上

慊意自慊便是意誠便是浩然之氣塞于天地之間

問良知小人有否曰小人而無良知何以見君子而厭然可見良知是人人有的只是君子肯致小人不肯致耳

問如見其肺肝然不知肺肝從何處看見曰就從厭然揜著上看見

曾子曰三字乃曾子作傳立言之法不可作平日之言看左傳用君子曰史記用太史公曰

皆做此例

問幽獨之中何有指視而曰十目十手何也曰幽獨之中原無指視而却曰十目十手解者求其故而不得乃以吾心之明還而照吾心之隱等語以自家良知上發揮不知此却是解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的話說與此節十目十手何相干此節正爲上文小人只說見君子之時有人指視所以不得已厭然揜著當閒居之時原爲無人指視所以敢于無所不

至不知指視雖在見君子之時而所以指視已在閒居之日何也譬如種五穀與荆棘及其生苗後人人指視不待言當其下種時恰似無人指視不知既有此種必有此苗雖有此苗實由此種可見人之指視不在生苗之後而即在下種之日矣是下種之日正生苗生葉生枝生榦人人指視之日也豈不嚴哉若自恃以爲此種也非苗也非枝葉也而忽之則無及矣有此心術必有此舉動有此意念必有此事爲不嚴于心術意念而徒嚴于舉動事爲此小人所以卒露肺肝而悔之無益也或曰閒居不愼而厭然于君子之見小人誠失計矣不知閒居之時一念方萌何以能知善知惡而愼之邪曰閒居之時一念方萌或善或惡人雖不知而自家良知却知的比別人還明白故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此處才好說以吾心之明還而照吾心之隱等語蓋自家念頭起處一念善便是人人以

爲善一念惡便是人人以爲惡若是只憑着自家良知致去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自是見得君子自是不消揜著此所以子思又說出莫見乎隱二句正是爲十目十手補出一段源頭話說令人自視自指自下項門之針耳不可與此節意混而爲一也

少壯不努力而徒傷悲于老大康健不保養而徒鍼砭于病疾豐年不積蓄而徒稱貸于凶歲未雨不綢繆而徒拮据于侮予此皆閒居

不知愼而徒厭然于君子之類也

少壯不努力便知必傷悲于老大豐年不積蓄便知必稱貸于凶年是少壯不努力之日即傷悲于老大之日豐年不積蓄之日即稱貸于凶歲之日也豈待老大凶歲而後知哉故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問十目十手別人的指視既這等嚴莫見莫顯自家的覩聞又這等眞人却不肯愼獨者何故曰只是不曾着實講學若講的着實明白未有不愼之理

天下事只是人不肯心誠求之若是肯心誠求之眞未有不中者縱不中亦不遠矣誠字求字最當體認

求字不是在外邊紀綱法度上求只是在自家心上痛痒相關一體不容已處求于此處求則紀綱法度一一皆從一體不容已處流出自然與粉飾太平者不同自然深入于民心中字是直中民心痛痒處非徒以法度強民于外而使之感也只看那慈母何嘗在外面強愛赤子赤子亦何嘗在外面強從慈母都是自然而然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一團天性不容已處故曰誠後世君臣未嘗不求只是在事上求不在心上求紀綱法度非不燦然可觀多是僞多不是誠所以百姓不能實受其惠縱然求多不能中此世道所以不如古也

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貪是愚不肖者之病戾是賢智者之病賢智之士刻意尚行矯情拂衆其所爲多有乖戾不合人情處縱是實心爲國亦足以釀禍而激變二字清濁雖異其一國作亂則一也曾子以此二字並言其慮可爲甚遠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可見人之性都是好善惡惡的可見人性皆善故不知人性之善者不可以治天下

大學古本原有錯簡還當依朱子章句爲是第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一節與上聽訟節雖分兩節原是一章非衍文亦非別有闕文也右傳之四章釋本末八字當序在此謂知本節之後

一本大學都是釋格物不必另補格物傳傳止該九章

聖經乃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俱曾子之言不是門人記之者

疑思錄卷二

讀中庸

問天命之性曰如孩提知愛是誰命他愛稍長知敬是誰命他敬這都是自然而然的故曰天命雖然此率性之道非天命之性也如何是天命之性曰孩提知何便知愛稍長如何便知敬這必有所以知愛知敬者在此蓋自父母初生時天已命之矣豈待孩提稍長後才有此愛敬哉知此則知天命之性問修道之教曰古之聖人說出許多教人言語立下許多教人規矩都不是強人都是教人各自率其知愛知敬之性耳有這言語規矩在則賢智者有所俯而就愚不肖者有所企而及故曰修道之謂教教曰修道只是明其教非強世耳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千古聖學之源學者須在此處得力然後能發皆中節故羅豫章教李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而陳白沙亦云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之未發前喜怒哀樂中節才是率性若任喜任怒是無忌憚非率性也然則何以能中節曰在戒慎恐

懼

七情之中惟怒為難制不惟在行事上見得即著述立言多嫉憤不平之氣亦是怒不中節處

問君子中庸曰君子即下文舜回文武周公孔子君子中庸即下文舜之智回之仁文之無憂武周之繼述孔子之道德九經皆是這中

庸不是容易能的故曰中庸不可能也中庸雖不可能豈終不可能哉惟至誠能之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玩此節六箇能字可見且至誠都是人人能做得的只是人人諉于不能不肯致曲耳故又曰其次致曲玩此節兩箇能字可見故君子尊德性一節便是致曲工夫故下文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聰明睿知又曰唯天下至聖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又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

孰能知之始終發揮一能字可見中庸雖不可能而實未嘗不可能也末云至矣即至誠至聖中庸其至矣乎至字總只是說箇君子中庸

問小人而無忌憚曰此小人不是泛常小人乃異端之害道者彼其教以綱常倫理爲情緣以詩書禮樂爲糟粕以辭受取予爲末節以規矩準繩爲桎梏其自視常居吾聖人上其視吾聖人之教不啻若弁髦之其弊使人猖狂自恣以禮爲僞以肆爲眞貽禍于天下後世不小故夫子斷之曰小人而無忌憚先儒有言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此小人乃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者若泛常說無忌憚雖未嘗不是恐非中庸立言本旨

賢知誤以中爲不及故以過爲中而失之過愚不肖誤以中爲過故以不及爲中而失之不及非明知其過與不及而甘之也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中庸不可能也近來講學者把不可能處說的太高遠太玄虛太奥妙眞是不可能不知于不可能則不可能矣却又不中庸了中庸不可能也觀于此益信

中庸不可能也聖人又恐人無處覓箇中庸故下文便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之語可見中庸道理只在綱常倫理間若舍此別覓箇中庸便玄虛而流于佛氏

問遵道而行半途而廢何也曰此悔心也索隱

行怪後世有述遵道而行無述可知無述則遯世不見知矣不見知而悔安得不廢故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可見學者必先絶去好名之心而後謂之依而後謂之聖

事父未能也云云正是聖人能處何也有未能之心才肯去行庸德謹庸言勉不足愼有餘縱是到慥慥地位聖人之心恰似照舊未能故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原來不是謙

辭後世學者不及聖人處正坐自以爲能之病把許多不是都推在父兄朋友身上誰肯自家認箇不能聖人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眞非聖人不能爲此說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亦不可使上之陵在下位不援上在上位亦不可使下之援故在上而割體統以樹私交在下而假威力以傲上官皆使援使陵之道也使之陵而又不甘于陵使之援而又不喜其援安得無怨

問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曰上不怨天非不得乎天不怨天下不尤人非不得乎人不尤人蓋正已而不求于人則無入而不自得自然無天可怨無人可尤何也在上位而陵下下之人未必皆甘于陵在下位而援上上之人未必皆喜其援安得一一如意安得不怨天尤人惟在上位不陵下我正已于上無所求于下自不見下之人有所拂意于我何所怨于下在下位不援上我正已于下無所求于上

自不見上之人有所拂意于我何所怨于上上焉若天之于我皆順而無逆自然無天可怨下焉若人之于我皆是而無非自然無人可尤又何入而不自得哉當此之時自君子視之若我之所遇與小人異自它人視之亦若君子之所遇與小人異不知非君子所遇與小人異乃君子正已而不求于人與小人異也

人到得意時每嚣嚣然自以爲功多不肯言命到

失意時輒歸咎于命又不肯惕然引咎反求諸其身是命之一字徒爲小人行險者之口實耳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夫惟失諸正鵠之時能反求諸身然後謂之居易以俟命

問居易俟命行險徼幸曰素位不願外便是居易不素位而願外便是行險非素位不願外之外別有居易功夫故用故字命如吉凶禍福之類如吉凶禍福是命素位不願外便是

居易居易便有吉道福道在天下又未有因吉道福道在我遂抗命以求吉求福之理吉焉惟命凶焉亦惟命只得靜以俟之此是自然道理若不素位而願外便是行險行險便有凶道禍道在天下未有有凶道禍道而不罹于凶禍之理即不然而吉焉福焉亦徼幸耳非吉與福之常也徼幸二字眞令人可畏可危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吾儒自有吾儒之高遠吾儒之卑近異端自有異端之高遠異端之卑近今學者多以高遠歸異端以卑近歸吾儒豈君子之道必由吾儒而後可至異端耶豈吾儒只下學而不上達耶非孔氏之旨矣

問禪家之樂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不知禪家有此樂否

問困知勉行視生知安行遠甚何以能知之成

功則一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所以知之成功則一也此三句正是發明上文所以能一處非困勉之下復有此一等人

問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之字何所指曰此五箇之字皆指善字善即上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道理擇善固執是擇其不思而得者思之又思以至于不思而得擇其不勉而中者勉之又勉以至于不勉而中是之謂擇

善固執弗措之志弗措乎此也百倍之功百倍乎此也若不辨得之字明白縱是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到底總只是外面工夫

問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曰孩提知愛稍長知敬見孺子而怵惕覩親骸而顙泚不忍觳觫之牛不屑嘑蹴之食此等去處不知由思而得由勉而中否堯舜其心至今在箇箇人心有仲尼正在此處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天地間實在道理此士君子實在學問發育萬物此發育也峻極于天此峻極也若不敦厚以崇禮而曰禮僞率天下蕩檢踰閑放縱恣肆以爲眞是小人而無忌憚也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曰德性對氣質說令人皆氣質用事所以喜怒哀樂不能中節尊德性者使德性用事而不爲氣質勝也故曰變化氣質涵養德性尊德性由于問學道問學乃所以尊德性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新厚禮是德性本體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是學問工夫識得本體然後可做工夫做得工夫然後可復本體此聖學所以爲妙

德性乃天命之性不覩不聞無聲無臭氣原不能閑質原不能拘本是尊的只因少學問工夫所以氣質用事所以不能尊德性學者須知天命之初德性原來本尊則知學問之功不過變化氣質使尊者無失其爲尊耳非矯揉造作以拂性也故曰率性之謂道可見學問二字原非義外工夫

問上律下襲曰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一毫不肯執着何等樣圓故曰上律天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一毫不肯假借又何等樣方故曰下襲水土

内省内字極重内字對外字言外省不疚不過無惡于人内省不疚才能無惡于志外省不

疚無惡于人到底只做成箇鄉愿內省不疚無惡于志才是箇眞君子

中庸一書只是說了窮理盡性以至命一句故開口說天命之謂性而末云至矣至字即至命之至也

問道德一也中庸言道德與論語言道德其旨同否至于老子五千言亦以道德名經又何以爲異端曰中庸道德字與論語道德字微有不同論語一書論功夫不論本體論見在

不論源頭蓋欲學者由功夫以悟本體由見在以覓源頭耳此其爲慮甚遠非故秘之而不言也如論道是指其見在可道者而言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異端則曰道可道非常道如論德是指其見在可據者而言故曰據于德而異端則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舍功夫而直談本體舍見在而直談源頭如此則異端之說似又高吾儒一層矣不知異端差處正在本體源頭處差不在舍功夫

而直談本體舍見在而直談源頭也故子思不得已亦直指本體源頭以洩孔子之秘以破異端之非如論語論夫子之道曰忠恕而已矣而中庸則曰忠恕違道不遠蓋論語之論道指其見在可道者言中庸之論道直指天命率性之初而言也不然忠恕即一貫之道而曰違道不遠何哉言道而直指天命率性之初則玄莫玄于此也彼異端道可道非常道之說眞粗淺甚矣論語論德曰據于德

中庸則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蓋論語之論德指見在可據者言中庸之論德直合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之初而言也不然爲己知幾即君子之德而曰可與入德何哉言德而合于無聲無臭之初則玄又莫玄于此也彼異端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之說又粗淺甚矣如水一也論語指其見在如江河如池沼皆水也即如飲酒如啜茶亦皆水也而中庸則直指山下出泉原泉混混而言矣言功夫

併言本體言見在併言源頭必如此而後可以洩孔子之秘破異端之非耳若中庸不言本體源頭則異端隱微之病孰爲剖决道德不經之談眞足稱經于後世矣道學不爲之失傳哉此中庸所以不容不作也蓋有憂也

疑思錄卷三

讀論語上

問學而時習章大意曰學而時習一節已包括下文二節意在内不然所學何事然既說學

而時習之悅可以不說朋來之樂而猶繼時習而云者所以廣學者之量也不然惟知有已而不知有人矣可以不說人不知而不慍之君子而猶繼朋來而云者所以廣學者之識也不然又惟知有人而不知有己矣此孔門第一學問心法惟顏曾可以與此故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即學而時習之說也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即朋來之說也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即人不知而不慍之說也而大學說明明德親民止至善又說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意亦如此故由明明德于天下說到格物由格物說到天下平又總歸於修身意益明析要之學字仁字修身字總是一箇道理人己內外上下四方毫無滲漏此聖賢授受之眞傳非顏曾以外諸弟子之可及也

問朱註解學爲效先覺之所爲漢儒解學爲覺何如曰學所以求其覺也註中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

明善而復其初數語極精復其初則覺矣然必效先覺之所爲而後能覺覺何容易後世學者憚于求師求友而樂于自覓自便輒曰學者覺也何必效先覺之所爲不知既不效先覺之所爲何以能覺此必無之理也謂學所以求其覺學然後覺則可若直解學爲覺于學字說不去

效先覺之所爲爲字下得極妙曰爲便落不得

空
不學不覺不覺不學學然後覺覺然後學此夫
子所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
也後世學者惑于異端之說又自以爲一覺
便了不復言學且併疑憤樂相尋之說爲非
若曰既樂矣何消去再憤不知既不憤矣何
以見其樂可見自謂一覺便了不復言學者
還非眞能覺者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若是眞覺自然已不得一

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自然說不得便了
佛氏以所以能知覺運動的這箇爲性故不消
言學所以多流于放縱自恣吾儒以知覺運
動之所以恰好的這箇爲性故曰人性皆善
所以非學則不能明善而復其初
問人不知而不慍是知我者希則我貴之意否
曰不然人不知而不慍聖人之心如太虛然
原不貴知亦不賤知朋來則樂人不知則亦
不慍人知之則囂囂人不知之則亦囂囂何

等平心易氣焉當有絲毫憤世不平之意芥
帶于中總之以無心自處亦以無心處天下
耳若知我者希則我貴我貴二字便覺傲氣
便覺憤世不平此是借此二字以自寬慰之
意此又慍之甚者也安得與夫子之言並論
問學也者所以學爲人也不知當從何處爲曰
在爲仁又問爲仁當從何處爲曰在孝弟故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又曰孝弟也者其爲
仁之本與聖門學問只在根本上做不是泛

然用功
爲人謀而不忠乎是就自家爲師說與朋友交
而不信乎是就自家與朋友說傳不習乎是
就自家爲弟子說爲人謀人字指弟子言不
是泛說爲人謀吾于子思則師之矣下顏般
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王順長息
是費惠公之弟子二人皆可與師子思而友
顏般者不是等閒人事字就弟子事師說古
人之學只有師弟朋友舍此無餘事此所以

學有淵源非後世可及

古之學者必有師曾點曾參顔路顔回父子同師孔子楊時楊廸羅從彦父子師弟同師伊川蔡元定蔡沉父子同師晦菴王柏金履祥師弟同師北山呂大鈞與横渠同年而後師横渠沈煥與象山爲友而後師象山

雖曰未學語意與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同只是决其即此是學呉註謂抑揚太過其流弊或至廢學不知雖曰乃聖賢文法非抑揚之

詞如以此爲廢學則君子食無求飽節亦廢學邪

問處貧之道于人已間有辨否曰有如憐貧一也憐人之貧可自憐其貧不可樂貧一也自樂其貧可樂人之貧不可

問患不知人也如大庭廣衆中偶然相遇君子小人一時何以知之曰此不難知聞之前輩云大庭廣衆中如一人稱人善一人稱人惡則稱人善者爲君子而稱人惡者爲小人一人稱人善一人和之一人阻之則和者爲君子而阻者爲小人一人稱人惡一人和之一人不答則不答者爲君子而和者爲小人以此觀人百不失一矣

問患不知人是患人難知否曰人難知何消說只是患我不知人耳不患妍媸難辨而患鑑之不明不能照人之妍媸不患輕重難定而患衡之不平不能稱人之輕重此患不知人正君子近裏着己之學也

問爲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問孔子生知聖人何十有五而志于學曰惟十有五而志于學乃所以爲生知聖人

問從心所欲不踰矩曰只從心所欲便不踰矩若從耳目口體所欲便踰矩矣故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夫子之從心是從志學中千磨百鍊而來所以

能從心所欲不踰矩若放開學字而曰從心所欲是縱心非從心也縱心所如豈有不爲耳目口體引去之理豈有不踰矩從心縱心此吾儒異端之辨

問從心縱心之辨曰有心放開之謂縱無心自然之謂從

問夫子于回則終日與言于賜則予欲無言何也曰終日與言之意正予欲無言之意譬之盧扁治病欲人勿藥自不容不敎人用藥是

敎人用藥之意正欲人勿藥之意也知此則予欲無言又安得不終日與言哉

孔門以博約立敎是論功夫非論本體學者不達遂以聞見擇識爲知故夫子不得已又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直就人心一點靈明處點破知字此千古聖學之原若聞見擇識不過致知功夫非便以聞見擇識爲知也故曰知之次知其知知其不知是本體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是功夫譬之鏡本明而拂拭所以求明非便以拂拭爲明也以拂拭爲明固不是謂鏡本明不必拂拭亦不是故聖人說出本體正見得功夫原非義外耳此孔門博約之敎所以上符精一之傳也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孔子之道一貫之道也又曰博文約禮何也蓋道有本原功無泛用博文原不是有心求博

蓋所以探本窮原耳博文約禮則本立而逢原矣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博約一貫之說也

知知知不知是良知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致良知故曰是知也

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不知知病固也知不知獨非病乎必如夫子所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斯不病矣然則知不知何以亦曰病曰知不知令人不可知矣故亦曰病

子張學干祿而夫子告以祿在其中似又教以得祿之道或者求其故而不得乃以天爵良貴解祿在其中祿字又與學干祿的祿字不相蒙不知子張學干祿也是在言寡尤行寡悔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多見闕殆愼行其餘上用功只是念頭爲得祿才如此用功耳故夫子告之只一味如此用功祿自在其中矣何必干哉若曰修其天爵而人爵自從之矣何必修天爵以要人爵哉子張之學是修天

爵以要人爵夫子之言是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子張之學是有所爲而爲夫子之言是無所爲而爲古今人功夫都是一樣只是主意念頭有所爲無所爲不同耳夫子此章與孟子天爵章總只是令人轉念不是令人易業

春秋戰國時成周取士之制雖廢而遺風猶存或以言揚或以行舉間有行之者故子張學干祿孟子謂今人修天爵以要人爵還說得只消轉念不消易業自秦漢以後取士之途不一學者欲爲聖賢先要易業更說不得轉念矣前半生精力既奪于諸子百家後半生精力又奪于功名富貴到老年縱有爲聖爲賢之心那裏有功夫去讀六經孔孟之書此眞儒所以不多見而世道人心不三代若也且尤可異者漢詔舉非常之士于是人爭跅弛不羈以博非常之名卒之操莽溫懿接踵而出世道之禍可勝言哉至于王安石以新

經字說取士其壞人心術尤甚南宋韓侂胄當國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宋之不兢又何恠焉樹鵠于彼而責成于此此必無之理也逮我　國朝以五經四書取士而設儒學以作養之諸士自幼所讀者理學之書所作者理學之文下以此應舉上以此取士主司若曰其言如此其人可知此必理學眞儒無疑也雖中間言行不相顧徒以文售者未必盡無

乃各人自家不知轉念有負于上之所舉耳非其舉業立法之不善也由孔孟而後寥寥千餘載至今日才好說只消轉念不消易業由此觀之士生今日豈非至幸至幸矣哉吾輩今日千講萬講只是要轉得此一念則平生所學者盡皆是物矣不必易業而後稱眞儒也願共勉旃毋負千載一時

入太廟每事問此正聖心自然不容已處如見孺子而怵惕覩親骸而顙泚之類此正象山

所謂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也古之先王有此一念所以不得不制出許多祭禮如宗祝有司籩豆鐏罍一切儀文度數之類此皆從此一念不容已處流出故孔子入太廟不覺的每事問此一念即古先聖當日制禮最初之一念所以不得不把許多祭禮如宗祝有司籩豆鐏罍一切儀文度數之類每事去問此亦皆從此一念不容已處流出故曰是禮也見孺子而怵惕乃不忍之政之原覩親骸而顙泚乃葬親之禮之原入太廟每事問乃宗廟之禮之原先王得其原遂昌其流聖人覩其流遂觸其原此聖人每事問處正聖人窺禮之原處或人烏足以知之

問管仲功業甚大夫子嘗亟稱之而又鄙其器小者何曰惟其功業大所以敢于奢僭惟其奢僭所以見得他器小若是器大將此功業不知容在何處豈肯奢僭至此

管仲之功莫大于尊周攘夷管仲之罪莫大于

樹屛反坫何也桓公之于仲即湯之于尹不是過而樹屛反坫仲何忍也仲方尊周以明君臣之分攘夷以峻夷夏之坊而樹屛反坫仲又何悖也是仲能尊周天子而不能尊齊桓公能攘夷狄之僭而不能攘自己之僭仲將何詞以謝桓公哉仲之得以善始善終者亦天幸耳且當時以桓公之威豈其不能禁仲之樹屛反坫而甘心任仲之僭也或者其偏信乎仲而不知其僭乎抑一匡九合有所

用乎仲而不得不爲是隱忍之計乎抑仲自恃其大有功于桓而謂桓其奈我何乎不知使桓而偏信乎仲而不知其僭也是仲愚桓也使桓私計有所用乎仲而不得不爲是隱忍也是桓愚仲也使仲自恃其功而謂桓無奈我何也是仲脅桓也愚之不可脅之可乎哉周公憑叔父之親居冢宰之位操制作之權自古人臣功烈權勢未有過此者而公也吐哺握髮赤舃几几曾不以功烈權勢自高

仲誠有功未必加于周公顧以周公之所不敢僭者而仲僭之何也如曰成大功者略小節不知樹屛反坫是居然以桓自命也此而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厥後季氏舞八佾三家歌雍徹是仲也爲之作俑矣仲之功不能掩乎其罪仲之罪不能掩乎其功故曰功烈如彼其卑也功烈本高而自高之則卑仲固可罪也哉仲亦可惜也哉

淮陰羞列絳灌羽憐赤族管仲僭擬邦君老死牖下仲之不爲淮陰者亦倖耳可見爲人臣者寧可無功業之成不可無居功之量

功業大小繫于所遇器量大小繫于所學有器量而無功業猶可言也有功業而無器量不可言也

問達生死曰所謂達生死者謂自已不以生死動其心也若不以人之生死動心如莊子妻死而歌友死而歌甚至母死不哀而曰達生死可乎或曰此寓言也曰以母死不哀爲寓言可乎

問朝聞道夕死可矣曰人能聞道則生也可死也可不能聞道則生也不可死也不可言死生則諸凡是非毀譽窮通得喪可知死生特擧其重者言之耳只是甚言道之不可不聞且聞道之人能出離生死固不待言若專爲出離生死聞道執定在了生死一邊說是佛氏之旨非夫子之意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乃吾儒光明正大之說也若

說未嘗生未嘗死而人謂之生謂之死則幻妄不經甚矣

生死原無二理故謂未知生焉知死則可謂未嘗生未嘗死則不可

問德不孤必有鄰曰象山不云乎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故曰德不孤必有

鄰雖然還多一聖字耳

漆雕開口吾斯之未能信余則曰吾斯之未能疑矣道中天日也有何可疑學行而已疑之何為不知道雖中天日也而吾儕果能見道分明胸中朗朗如中天日乎學行而已而吾儕果能于人倫日用間一一行而著習而察乎胸中不能朗朗如中天日而曰有何可疑人倫日用間不能一一行而著習而察而曰疑之何為是何其敢于自信如此也易曰或之 者疑之也故無咎可見疑雖非信而欲求信必自疑始故居之不疑夫子鄙其非士而自以為是孟子謂其為鄉原聖賢之為慮遠矣余故曰吾斯之未能疑嗚呼疑且未能矧信也乎哉因書此與同志者正之

孔子惓惓教人謹言慎行後世學者多以謹言慎行為僞放言肆行為真夫謹言慎行中誠有僞者懲其僞只當進而在謹慎之中求真

不當退而在放肆之中求真進而求真則為真君子退而求真則為真小人

涇野先生平日教人惟以甘貧改過為言或者疑其淺余曰先生之學蓋得之顏子者也簞瓢陋巷不改其樂非甘貧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非改過乎故曰屢空又曰不貳過聖賢之學大抵如此以此而疑其淺也則佛老深矣

問回也不改其樂孔子樂在其中不知是樂道

否曰天地間惟有此道吾儒之學亦惟有此道故孔子曰志于道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其言道者不一而足至于曾子言大學之道子思言率性之道孟子七篇尤惓惓于道字可見自古聖賢學問全在此道故仲尼顏子之樂乃所以樂道非懸空去別有箇樂也孔孟而後禪學盛行將此一道字掃而去之只懸空以求此樂故其弊至于猖狂自恣而不可救後世溺于禪學者無論即號稱大儒挺然

以崇正闢邪爲任者亦翕然謂孔顏自有樂處不是樂道一倡百和莫可究詰蓋其心雖專主于吾儒而其學則浸淫于佛氏而不自知矣故謂樂道有淺深安勉之分則可謂非以道爲可樂而樂之則不可彼舍道而懸空以求此樂是異端之樂非吾儒之樂也千言萬語諱此道字千思萬想解此樂字此正見禪學入人之深而人亦不自知處孔孟而後此道不明蓋千有餘年矣吾儒異端關繫學術不小故不可不辨

孔子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惟其憂道則所樂在道可知惟其不憂貧則不改其樂樂在其中可知可見孔顏之樂全在此道字奈何後儒必欲諱言之也不知雖樂到渾然相忘無適不然處亦總只是箇樂道

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分明說破道之可樂如此後儒必欲謂顏子非以道爲可樂而樂之何也旣非以道爲可樂又

將以何者爲可樂乎禪學移人雖吾儒不能自解免如此

二程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即此便是得仲尼顏子樂處又何必更往別處尋鳶飛魚躍時行物生斯道原在目前只是人丢過道字往別處尋所以孔顏樂處終不能到耳

冉有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還是不說若說則何論力且能說就是力旣曰說矣而又

曰力不足何也冉求之病只是把這道理認在夫子身上不曾認得是自家的故曰非不說子之道夫以我說子之道是二之也力即足安所用之他日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不知求所聞斯行之者果說夫子之道而行之耶抑說自家之道而行之耶回知博我約我故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是何說我之道非說子之道也力何患其不足既竭吾才吾字正與博我約我二我字相應吾輩為學勿

說我學聖人之道把道當做聖人的當知聖人不過先得我心之同然我自赤子以來此道完完全全聖非有餘我非不足只是我自家不知說我之道耳使我自家果能說我之道也即此便有餘力何患不到聖賢地位

問汝為君子儒君子儒何以解曰儒行篇解之詳矣或曰昔人謂儒行篇非夫子之言是否曰儒之道大矣夫子告哀公是泛說儒行道其實如此不是說自家如此多自夸大以搖其君也自異端絀吾儒吾儒不惟不能絀異端且往往混于異端而自絀乃曰儒行非孔子之言不知何以知其非孔子之言也宋制新進士賜儒行中庸二篇此其意甚盛高閌又奏儒行詞說不純請止賜中庸閱受學龜山且不知儒且自絀儒如此況異端哉又何恠三教日月星之說也

堯舜其猶病諸與下論不同此是論其勢若曰心猶易盡而勢殊難周下論是論其心若曰勢猶易周而心殊難盡下論病字正是修己

以敬敬處

問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曰一向解者皆謂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兩念並起不分先後不知謂之曰兩曰並猶未得一體之旨己欲立己欲達此欲是人人有的不獨仁者只是少立人達人之心所以不及仁者耳故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玩能近取譬

四字其意自見又問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所求乎人者重而自任者輕何也曰躬自厚者謂以立人達人自任薄責人者謂不以立人達人責人也若自家不能以立人達人自任只責備別人不能立人達人便是所求乎人者重而自任者輕可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才謂之躬自厚才謂之自任重昔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而孟子以爲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既曰天下又曰自任此可以解立人達人之旨矣雖然伊尹猶待三聘而後自任而孔子則以匹夫自任不論事業而論理不論窮達而論心一腔四海一息萬年此孔子之所以爲仁而孟子所以願學孔子也

惟欲已立而不立人甚且忌人之立惟欲已達而不達人甚且忌人之達如此存心不知可稱已立已達否可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才謂之已立已達故曰古之學者爲已古之學者是如此爲已不然則楊氏爲我矣

述而不作不是聖人謙詞後世天下不治道理不明正坐一作字不遵守祖宗法度只作聰明以自用天下安得治不表章聖賢經傳只好異論以自高道理安得明述而不作聖人之爲慮遠矣

默而識之一句最要緊果然默識得這箇道理

原自無止息安得不學學之安得厭原自無人我安得不誨誨之安得倦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學而不厭之解也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此誨人不倦之解也或又問默者何曰此章默字從次章講字來原不是懸空頓悟余嘗有一絕句末云講到無言處方知道在心不是一味不言坐待默識也講到無言處真是多說一句不得故曰默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何消多說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既識得東風面則萬紫千紅總是春安往非學安往得厭安往非誨安往得倦

何有于我哉正是聖人默識處正是聖人不厭不倦處若自以爲有便非聖人望道未見之心便是厭便是倦便不是眞識

問默識所識何物曰夫子嘗自解之矣曰若聖

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可謂云爾已矣可見默識是識仁識聖聖是究竟處仁是發端處究竟處無所增發端處無所減仁如桃仁杏仁雖止一粒而枝葉花實無窮生意已具聖如成林之後枝葉花實已扶疎而爛熳矣其實只是一箇道理故曰學者先須識仁

或問吾輩只修德足矣又何必講學余笑而未答頃之問余如何修德余曰公只修德足矣又何必問如何修德或者笑而大悟

從義改過是修德實在功夫講學者正講其如何是義如何是過如何去從如何去改耳總是一件事非判然四段功夫

問講學盛于宋或云議論多而成功少又云理學敝宋何也曰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此元人進宋史表中語蓋指當時廟堂之上言也如新法和議之類滿朝爭之而竟不報眞所謂論建多而成效少者而忌者

乃借口歸咎于理學諸儒不知當特諸儒多屏逐山野或棄置散地師友之間不過私相講論以明道覺人耳何關于廟謨國是而責其成效少哉且宋之不競正係于京檜侂胄輩禁學之故即有忠言無從取效而反歸咎于學何也是宋以禁理學敝非以理學敝也論者試取宋史一細讀之則諸儒之寃可不待辨而自白矣

問宋儒有不適于用之譏是否曰不然天下之

人不一有有才而講學者亦有無才而講學者有有才而非學者亦有無才而非學者彼見講學而無才者之不適于用非學而有才者或亦偉成其功遂謂講學之無益不知講學而不適于用乃無才之過非講學之過也非學而偉成其功乃有才之效非非學之效也不咎其所以不適于用而歸咎于學不察其所以成功而歸功于非學此宋儒所以有不適用之譏也雖然元祐之禁僞學之禁即

有才安所用之是宋儒之不適于用又時爲之也于諸儒乎何尤

有才而講學益足見其所長無才而講學亦足補其所短不然有才而非學則爲恃才無才而非學則爲棄物矣

昔三原王康僖公講學其父端毅公督之朝邑韓苑洛講學其父蓮峯老人督之康僖公之門人爲馬谿田苑洛之門人爲楊斛山當其時家庭之間藹若洙泗師弟之際不愧伊洛此吾鄉前輩所以爲盛今父師之教子弟之學自舉業外無復有此風味矣識者不能不爲之三嘆

親妻子奴僕之日多接賢人君子之日少學問終無進益此古人所以講學會友常若不及聚坐一番收歛一番講論一番明白一番

問子路行三軍恐顏子未必能此夫子何以與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正是行三軍之上策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戰則戰可以守則守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兵法之妙莫

過于此可見行三軍特用舍行藏之緒餘耳顏子豈迂闊而無用也

凡天下事果于道理見得明白自家就該做去不該徇人故孔子論貧富不論別人所好何如但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論禮樂不論別人所用何如但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二吾字正是聖人不肯徇人處不然空慨嘆一場徒說別人不是自家依舊落了世俗蹊逕

問子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不知在何處憤何處樂曰學也者所以學爲人也故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憤在此樂亦在此此聖人所以不可及後世學者不知此將一生精力或在詩文上發憤或在功名上發憤或在富貴上發憤不肯在做人上發憤所以不及聖人

問我欲仁斯仁至矣如何是欲如何是至曰無

論如何是欲如何是至當論如何是仁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欲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其心公公則謂之欲仁不欲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其心私私則不謂之欲仁故曰學者先須識仁

仁人心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眞心也古聖賢千言萬語吾輩千講萬講總只是要涵養此一念擴充此一念更無多術聖學眞傳原在于此彼摩頂放踵從井救人者乃有此心而不能善用其心之過正所謂好仁不好學其弊也愚者若懲其愚不病其不好學而反病仁之不當好則其愚抑又甚矣故學者必涵養擴充此一念到滿腔皆惻隱之心處然後信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之說

有若無實若虛非顏子明知其有而故爲無明知其實而故爲虛也蓋天下道理原是無窮盡的豈可以自足自滿故曰有若無實若虛此正是顏子實見道理處不可與老氏良賈

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之說並論蓋老氏明白又說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這二欲是甚麼心腸此其用意甚深反落霸術蹊徑蓋用此以欺世愚人令人不可測識非眞見道理當如此也老氏巧顏子誠老氏有意顏子無心此吾儒異端之辨

問犯而不校曰方將與物同休戚何暇共人爭是非

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非聖人不使之知也聖人看破這道理不能強人人而使之知是以因性牖民道德齊禮立規矩樹準繩昭然示人以可由之則使之家遵而户守然而使民知之之意已在于由之之中特不強人人以必知耳中間有能知者不外規矩準繩直透精微與妙固聖人所深願有不能知者有此規矩準繩亦不至放縱決裂亦聖人所深喜民可使由不可

使知聖人誠不能強人人而使之知也老氏不達乃倡爲愚民之說故其言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知多卒使始皇焚書以愚黔首則老氏一言誤之耳學術一差關繫豈小

三年學不至于穀不易得也只爲志穀一念不知忙壞古今多少人且無論聖學無所爲而爲只說穀之得與不得豈係于志人第不思耳

問御乃藝之卑者夫子何以執御曰古人每出必與必以子弟御非以自逸所以防輕動妄動耳且子爲父御弟爲師御亦寓教孝教敬意在內故曰樊遲御又曰冉有僕堯舜孝弟只在徐行後長可見御之義甚大此御所以爲六藝之一而夫子所以願執御也

六藝中惟御久廢可見夫子執御之說爲慮甚遠

多能是游藝功夫博文是志道功夫不可混看

多能是藝如射御鈞弋之類故曰吾不試故藝博文是講明道理約禮是體驗身心此聖門精一之學原自與多能不同博文不是在藝上博雖俯仰宇宙上下古今止可謂之博文不可謂之多能博文與多能蓋道與藝之別也

多能無論其粗者即如詩文一事雖亦是古今不朽之事不可少的但聖人之所以爲聖與學者之所以學聖人功夫所重不在此故聖

人不禁人題詩作文寫字亦不教人題詩作文寫字天資高有餘力不妨正務學之無傷不然不學亦無傷彼不能詩文而遂謂詩文爲不當學固不是即能詩文而遂謂惟詩文爲當學亦不是

漢人之文晋人之字唐人之詩自是宇宙奇觀自是令人欣賞學者但以此爲游藝之助則可若以此爲正學之妨則不可

問空空鄙夫何足與言而夫子必竭兩端曰此正見聖人誨人不倦之心

自己稍有所知不待人問而汲汲于自見是其病在淺露自己無所不知而人或有問却含糊不肯盡言是其病在深晦洪鐘有聲特不可不叩而自鳴耳豈可叩之而復不鳴哉此其爲人心術不問可知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自己不自有其知而告人務必盡其知此聖人所以不可及

問自己無所不知而人問不肯盡言是何主意曰只是恐其人知忌人並己意思鴛鴦繡出憑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壞人心術莫此爲甚

問空空如也當作聖人看否曰不可鄙夫惟空空才能領受聖教不然聖言未畢必有齟齬不相投處聖人必不能盡言又安得竭兩端哉夫子說鄙夫空空正見得他受教有地程明道謂空中受道意本于此若說夫子空空顔子屢空是學別有所宗特援聖言以爲證耳

叩字竭字正見聖人無知處人未問我我安得無故起念是未問之前我本無知由人之問才發動起我之知故曰叩既發動起我之知是以不得不竭兩端彼所問者如此我所答者不得不如此多說一句不得少說一句不得故曰竭竭者竭盡無餘之意也既竭矣聖人之心尚復有知乎是既答之後依舊無知

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問知不知上曰知而不自有其知誠上也但老氏之意明知其知而欲以上人先人故故爲不知以下之後之故曰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又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是知而故爲不知以愚人者也安得爲上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知而不自有其知而又與天下人共進于知此吾儒之所謂上非異端之所謂上也

問博約之訓孔門羣弟子共聞之獨顏子悟得博我約我何也曰此一悟全從仰鑽瞻忽中來羣弟子所以日聞聖教而不悟者正是少此功夫耳

人皆有爲聖人之才只是不肯竭竭之便幾于聖人故曰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

顏子得力處在一竭字世儒受病處在一罷字偶有所悟輒去放開此所以流弊無窮自以爲悟遂去罷手還不是悟若是眞悟自然欲罷不能

聖人心同天地聖人學問直是與天地萬物爲一體學問不是自家私自做的故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只玩可與未可與五字便見聖人公已公人處曾子亦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此亦夫子未可與之意學者且無論有可與不可與之人當先論有與人不與人之心若無此與人公共之心縱自家十分用功終是自私自利之人其于聖學不啻千里

問權曰道譬之秤然權是秤錘衡是秤梗經是秤星應感之來即所稱之物經是一定不移的權是移來移去的權雖移來移去始終在星之內非移在星之外也權雖通變不離乎經事事有權時時有權非專爲經處常權處變也程子謂權只是經可謂獨見若外經言權則權謀權變矣

可與立未可與權不可說壞立字權是立之熟處孔子不踰矩是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權魯男子以己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是他立處然能以己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又是他權處即此是立即此是權故夫子與之不獨魯男子昔沈晦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可見乎尹曰不可曰子學孔子者也如何不見曰若其學未到磨不磷涅不緇處故不見人謂此尹子立處余謂此尹子權處故必權如魯男子如尹彥明才謂之眞可與權

問鄉黨篇大意曰當恂恂則恂恂當便便則便便當誾誾則誾誾當侃侃則侃侃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聖人何以異于人哉人自異于聖人耳

問孔子蔬食飲水樂在其中至鄉黨一篇凡飲食衣服又要齊整何也曰鄉黨篇是說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即一飲食一衣服人所易忽略處聖人亦不肯苟不是要齊整愛用

不然紺緅何以不飾紅紫何以不為褻服羔裘玄冠何以不以弔食必求精何以不厭精膾必求細何以不厭細惟知肉食何以不使勝食氣哉為此言者是惡惡衣惡食之人而借孔子以自解者也何足置辨

許平仲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傍有梨衆爭取啖平仲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或者嘆服必如此方謂之善學孔子

不撤薑食不為通神明去穢惡與不得其醬不食俱無所取意只是門弟子心悅誠服聖人把聖人平日所嗜的所常用的都要記下以識不忘耳與曾晳嗜羊棗曾子不忍食羊棗之意同即此足見聖門肫肫其仁景象

問傷人乎不問馬曰此聖心自然不容已處蓋聞廐焚倉卒之際正眞心發見之時只一問人不問馬則聖人一生老安少懷多少大的

志願皆從此一念中來故孟子驗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驗之乍見孺子入井之一念其意正本于此戰國時廐有肥馬野有餓莩天下日趨于危亂只是為人上者少此一念耳這道理儘大不可看小了

問論語中有重出者有重出而逸其半者何曰非是重出蓋聖人丁寧意也春秋傳所謂書之重詞之複必有大美存焉爾

時哉時哉鄉黨一篇聖人的行事也只是箇時哉時哉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

馮少墟集卷三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疑思錄

疑思錄卷四

讀論語下

夫子稱顏子賢在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周茂叔教二程在尋仲尼顏子樂處後世學者以談玄為上乘以安貧為末節將屢空空字宗何晏之說解作空虛無物之空如此不知于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將何以解乎故因顏子屢空見顏子不動心求富胸中空虛無物則可若丟過安貧懸空說空虛無物則生公說法矣

靡一節耳為沾沾以安貧自多者發也若以貧窶動心而求富而曰靡一節耳則無忌憚甚矣

問顏淵後何以知子在遂不死曰惟顏淵後能

知子在遂不死此顏子所以幾于聖人也故夫子信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吾以汝為死矣是夫子試顏子處曰子在回何敢死則顏子居然孔子矣

讀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則當時聖門都俞吁咈氣象宛然如見故曰要識唐虞垂拱意春風原在仲尼居

曾點之詠而歸是泰莊周之逍遙遊是驕

曾點之志不可着迹看當得其趣于言外得其趣雖在師旅饑饉之時宗廟會同之際亦自有春風沂水之妙必然從容暇豫必不至張皇失措可見春風沂水這等趣味學者誠一時不可少

問克己復禮為仁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吾心自有之節文非外假也以其所自有而非外假也故曰復世儒不知其所自有也務華絕根欲襲而取之老子見世儒之襲取而亦不知其所自有也乃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欲掊而去之斯二者就是己而欲掊而去之者其己為尤甚故夫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此正所以救世儒之弊闢異端之失

不論禮與非禮要視就視要聽就聽要言就言要動就動是無所忌憚之小人不論禮與非禮要視就視要聽就聽要言就言要動就動而曰悟後全無礙是惑世誣民之異端辨其禮與非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是克己復禮之真儒

成人之美便是美故君子必成人之美成人之惡便是惡故君子不成人之惡

道人之善便是善故君子樂道人之善稱人之惡便是惡故君子惡稱人之惡

樂道人之善便是自家善處喜稱人之惡便是自家惡處

聞譽而喜便是自家不足譽處聞毀而怒便是自家可毀處

聖人說知人難是兼君子小人說後世說知人
難是單就小人一邊說不知君子小人都是
難知的何獨只說小人難知孔子兼言舉錯
子夏單言舉皐陶正是後世對症之藥
小人難知君子尤難知故曰君子之所為衆人
固不識也
夫子方說起正名子路便以為迂可見不見迂
于賢者不謂之聖人知聖人之所為賢人便
以為迂則知學聖人者其所為安得不見迂
于衆人若避衆人迂闊之譏只往不迂處做
則鞅斯操莽接踵矣

問學稼圃章大意曰士君子為天地立心生民
立命只有此禮義信這道理若人人都學稼
圃則這箇道理莫人承當由是無禮無義相
詐相欺風俗日壞人心日偷便不成世界矣
當斯時也彼學稼圃者雖欲優游于畎畝得
乎大學說古人之學直欲明明德于天下中
庸說致中和便天地位萬物育可見士君子

一身關繫最重如何置天地生民于度外而
徒為一身一家計也學稼學圃樊遲意思品
格儘高但不免為一身一家計遂墮潔身亂
倫荷蓧丈人窠臼所以小了小人哉樊須也
不可與世俗小人並論
問居處恭一節胡註謂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
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何如曰天地以生
物為心而人得天地之心以為心故此愛人
一念真心是人之所以為人處故曰夫仁者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而孟子亦曰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至以乍見孺子入井一
念形容不忍處最為警醒可見人之所以為
人者惟有此仁而人之難與為仁者無它只
是將此本來一念愛人真心或梏亡之或阻
抑之所以操存不得一箇愛字所以仁之難
為耳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總是所以操
存此一念的工夫先難後獲又是工夫中的
節度先難後獲如居處要恭就要得恭的效

驗執事要敬與人要忠就要得敬的忠的效
驗如是便是不先難後獲矣今將此三言分
為三次不知先難後獲者幹何事也以愛人
為最後是以己立己達為先立人達人為後
也可乎哉借曰愛人工夫用在別人身上所
以當後不知執事敬與人忠亦用在事上人
上何為獨先此又不可不辨者也或曰博愛
之謂仁又何也曰韓子博愛之說是博施濟
衆之說也夫子愛人之說是立人達人之說

也或又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何也曰
愛人由己而由人乎哉夫子愛人之說蓋徹
內徹外徹始徹終而言也孟子不云乎惻隱
之心仁之端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夫惻
隱為仁之端是愛之根也充之保四海是愛
之用也擴充到此則滿腔皆惻隱之心便是
徹內徹外徹始徹終道理故曰愛人愛之根
處名曰天根愛之用處名曰月窟天根月窟
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在天為春在人為

仁無二理也或又曰如子所言夫子只教以
愛人足矣又何以曰居處恭云云又何以曰
先難後獲云云也曰不言居處恭云云則工夫
無處用不言先難後獲則工夫不善用合而
觀之其于愛人之道思過半矣若以先後次
第論斷不敢以胡氏之說為然

或曰仁者愛人固矣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視
天下理亂真如孟子所謂閉戶鄉隣之鬬者
夫子乃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管仲相桓

公伯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而夫
子第曰如其仁如其仁豈民到于今受其賜
者反不如一陋巷匹夫硜硜無所建明者為
真歟不知仁主于愛而愛從何處起見孺子
而怵惕親親骸而顙泚不忍觳觫之牛不屑
呼蹴之食真是不容自已無所為而為者吾
儒不從此處識取縱功業掀揭天地德之從
納交惡聲處出來終不是本來真愛終不謂
之為仁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當一陽

来復之時造化生意尚未宣洩而聖人從此處見天地之心微乎微乎知此可以論仁矣

昔友人問余顏子問為邦夫子告以四代禮樂因革損益居然王天下氣象顏子但一陋巷匹夫何處見得有王佐才而夫子告之以此因以臆答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便是有王佐才夫管仲假仁便稱霸佐顏子不違仁豈不稱王佐即管仲可知顏子矣然則孟子謂禹稷顏回同道真知仁哉真知仁哉或

又疑事功作用非仁歟曰不然管仲尚不遇桓公則一匡之業安所見于天下後世故君子不言遇而言心夫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斯心也固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心也斯心也真不容自己無所為而為之心也故論仁者當先識心論心者當先自念頭初動不容自已處求之不然若落第二層便是有所為而為即掀揭功業皆假矣仁者愛人談何容易

斗筲之人二句註謂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不知子貢原為今之從政者虛冒以士之名故有此問至末方纔說出耳聖賢問答本意原在此節前三節乃其斷案也

士君子立身天地間惟求無愧于鄉人之善者足矣若不善者之惡不惡勿論可也若既使善者信其節操又怕不善者疑其矯激既使善者稱其寬厚又怕不善者議其懦弱則瞻前顧後便終身做不成此鄉原之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

仁則吾不知也聖人口氣原自渾融若曰以此為即仁則制私非忘私之境固不得謂之即仁若以此為非仁則制私亦忘私之漸亦不得謂之非仁故曰仁則吾不知也近世學者多說壞不行直以為非仁誤矣苟志于仁矣無惡也自無克伐怨欲何待不行此直以本體為功夫上也不幸有過即當力改故克伐怨欲一切不行此乃以功夫合本體亦其次也若以不行為非仁則困知勉行何以能知

之成功則一而聖人所稱克己寡過皆剩語矣阻自新之門塞向往之路關繫學術不淺故不得不辨

問不行與克己同否曰克己有當下斬釘截鐵之意不行雖頗費功夫未能遽拔病根然亦克己之一法也後世學者直斥不行而又無辭為克己解乃訓克為能訓己為由己之己不知如此于復字又訓不去矣且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又何以解也或又以不行行字為外面強制不知未嘗復行行字亦豈外面強制耶

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得力不在臨時必平日講一介不苟之學而後能見利思義必平日講朝聞夕死之學而後能見危授命不然利至然後斟酌道義危至然後商量生死則不及矣

問管仲假仁夫子曰如其仁如其仁者何曰如其仁如其仁者言其逼真也此正是說他假仁處

子貢方人不是拋却自家議論別人如回也聞一知十賜也聞一知二之類使非子貢平日把回與自家比方得停當臨時安能為此言此聖門弟子實在工夫夫子猶然抑之者恐惹起務外徇人之心且恐後世學者借為口實耳子貢方人豈可與後世月旦之評並論

以直報怨是開誠布公忘其怨也忘其怨而惟以無心處之故謂之直若以直字橫于中而執此一一報怨則胸中又有物又不是聖人之所謂直矣至于報字不過就彼報字而言與子貢夫子之求孟子以堯舜之道要湯語意同故以直報怨報字當活看康節詩有云揚善不揚惡記恩不記讐此之謂也

此豈章惇為之哉究然夫子不較伯寮孟子不較臧倉氣象

問夫子告子路明白說君子修己以敬而後世學者多流于肆何也曰學莫先于敬肆之辨

尤莫先于真偽之辨此蓋真偽之辨不明誤之耳何也君子修己以敬敬則為君子肆則為小人此固不待辨者但後世小人知敬為君子肆為小人也又偽為敬以自附于君子于是乎有真偽之辨是真偽之辨蓋就敬之中辨也世儒不察遂一槩以敬為偽以肆為真不知敬或有偽偽則為偽君子肆雖皆真真却為真小人懲其為偽君子不于敬中求真進而為真君子乃于肆中求真退而為真

小人是果何心哉蓋欲敬不欲肆者人之心欲真不欲偽者又人之心今既以敬為偽以肆為真則人又安得不趨于肆也是人之趨于肆非其人之不知自愛原是求真之心而不知其誤為真小人耳使蚤知其誤則人非至愚又孰肯居己于肆而甘心于小人耶余故曰學莫先于敬肆之辨尤莫先于真偽之辨

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當讀作去聲否

曰讀作去聲本為拔好名之根反開一好名之門若謂天下有沒世稱情之名亦有沒世不稱情之名使果有沒世不稱情之名在君子固疾之在小人則甘之矣不知名實如形影聲響然有一日之實使有一日之名無一日之實使無一日之名縱能襲取于一時必不能襲取于終身自古及今原無沒世不稱情之名而誤以為有居之不疑比至無名而後疾之則已晚矣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正欲學者務實而圖之于蚤也或曰世固有有實而無名者又有無實而有名者何也曰此有實而無名而子惜其無名非即名耶彼無實而有名而子議其有名名安在哉又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又何也曰後世有述名也後世有述而曰索隱行怪名庸愈乎知此益信古今無沒世不稱情之名矣知無沒世不稱情之名則學者自不敢務名自不容不務實故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斷不

可作去聲讀

問君子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又疾沒世而名不稱何也曰務實不務名名必得務名不務實名必失可見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正是疾沒世而名不稱處

問夫子既說誰毁誰譽下文却不曰如有所毁者其有所試而止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何也曰此處正見聖人天地之心

能好能惡聖人也善善長而惡惡短君子所以

希聖也自人心不古而樂道人善者目爲鄉愿好稱人惡者稱爲直于是世多求全之毁而衆惡必察者不可復得故夫子不得已以誰毁誰譽解之曰直知誰毁誰譽之爲直則知有毁無譽之非直矣世顧以好稱人惡者稱爲直何哉

問世以樂道人善者目爲鄉愿何也曰此語誠不可解鄉愿嘗以古之人古之人譏狂矣未嘗樂道狂者之善也嘗以行何爲踽踽凉凉譏狷矣未嘗樂道狷者之善也嘗自以爲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未嘗樂道堯舜之善也而世顧以樂道人善者目爲鄉原何哉豈其初始于嫉忌者故以鄉原之名加于樂道人善之士而習者遂相沿而不加察邪抑後之學者明知其不然而姑借鄉原二字以杜樂道人善者之口邪此吾之所未解也

平日好稱人惡惡道人善自托于直之人立朝偏不肯犯顏敢諫偏不直

問史闕文馬借人註謂細故何以重聖人之思曰此道理儘大一字之褒貶關千古之是非一時之交與徵一代之風俗安得爲細故而忽之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作且不敢敢不闕乎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敝且無憾況借人乎自古聖賢學問都在此處胡註謂此章義疑不敢強解亦小視此二事矣

問傳信傳疑史職也闕文何爲而聖人思之曰

不聞劉静脩讀史詩乎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念及于此雖欲不闕得乎故闕之一字乃天理人情之至也不止作史士君子凡下筆之際不可不着此一念

問夫子説性相近不曾言善而孟子專言性善何也曰人之氣質雖有不同而天命之性揔之皆善惟其皆善故曰相近相近者是就善之中論耳若因氣有清濁質有厚薄而遂謂

性有善有不善則善不善相去甚遠便說不得相近矣孟子道性善正是發明所以相近處或謂孟子性善之說不如孔子相近之言為渾融是惑于三品之說而昧相近之旨者也

荀子性惡禮偽之説真是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者性既是惡禮又是偽安得不純用刑法此李斯所以亡秦而貽禍至今未已也

道因言而明不因不言而晦道因言而明人人曉得不因不言而晦人人曉不得故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可見予欲無言正是聖人深言明道處若曰道以言明亦以言晦故曰予欲無言便非聖人本旨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豈是隱得的故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近之則不孫二句遠近字不可說壞近是家庭之常當如此遠亦是主僕之分當如此只是這樣人但近之不曰家庭之常當如此而曰主人近我也如此便不孫但遠之不曰主僕之分當如此而曰主人遠我也如此便怨如此真是難養若以褻狎為近如何去近他嚴厲為遠如何去遠他則主人先待的差了便說不得他難養

士君子多加意于大人君子而忽略于女子小

人不知女子小人尤是難養的可見自家學問眞是無微可忽無衆寡無小大無可慢學至于不愧女子小人始可言學

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女子小人眞是難養至于士君子有招之而來麾之而去澄之而清淆之而濁者是亦近之不孫遠之則怨之類也夫以士君子之身誤為女子小人而不察亦足羞矣

道本無方學聖人者不可以方所求之故微箕

比干之皆仁夷惠伊尹之皆聖不有孔孟之說天下後世不幾于聚訟乎士君子果有悟于斯理則眼界自寛家數自大開口自別

問孔子攝相三月而魯國大治即受樂不朝亦當少留須臾以俟功業之成何為遽去不幾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耶曰自古聖賢寧可無功業之成不可無自守之義不然便是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矣

問夫子問津沮溺子路反見丈人是要轉他出仕否曰不然只是要轉他可不可之念故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若是要轉他出仕夫子何不先轉一及門之顏子而徒轉一傾蓋之沮溺耶惟是夫子終日與言已轉得顏子可不可之念故喜而謂之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且夫子嘗為魯司寇說得用之則行顏子終身不仕夫子何以曰惟我與爾有是有是者謂有是無可無不可之念也非着跡在行藏間論也

問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明白是教他出仕何以為不然曰原不是教他出仕只是要他曉得君子之仕為行其君臣之義耳蓋當是時以仕為通者若曰君子之仕也行其勢也行其利也那裏行甚麽義所以把仕字弄的不好看有以隱為高者見若輩如此做官亦曰君子之仕也行其勢也行其利也那裏行甚麽義看得這仕字全是不好的恰似仕途全行不得義全做不得君子如此道理不明凡

要做君子的安得不着一可不可之念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非行其勢也非行其利也君臣之大義自我而植宇宙之綱常自我而立豈為功名富貴哉中間即有丟過義只為勢利出仕的是他各人自家見不到各人自家做了小人非槩以仕途為勢窟為利藪也故曰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又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行之者行其義也知此則知仕止久速無往非道用行舍藏無

往非學視用舍為寒暑風雨之序視行藏為出作入息之常仕者安得以仕為可以隱為不可隱者安得以隱為可以仕為不可哉如此則可不可之念不轉自無矣此孔子之學不厭而教不倦所以大有造于天下後世也

以耦耕之沮溺而知魯國有仲尼又知仲尼之徒有仲由以荷蓧之丈人而知仲尼之不勤四體不分五穀是從何處知之且既知同時之仲尼必知既往之堯舜既知仲尼之徒有仲由必知仲尼之徒有顏曾既知仲尼之不勤四體不分五穀必知仲尼之講理學而淑後進雖志向稍有不同而識見如此才謂之隱者不然凡山林農夫皆得謂之隱者矣有是理乎今且無論山林農夫即縉紳章逢之士問今日某處同志為誰某處同志為誰無論學術何如即姓名亦茫然不知豈不有愧于耦耕荷蓧之農夫哉或曰今天下特無眞儒耳有則人未有不知者余曰不然淳于髡謂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由今觀之不知戰國果無賢否髡果識孟子否已非伯

樂而謂天下無良馬誤矣或又曰眞儒原不求人知人何必知之曰在眞儒雖不求人知而在學者却不可不知人良馬不充天閑于良馬何損若伯樂不識良馬其何以為伯樂哉余因是又有感焉夫天下大矣高賢大良安得一一知之不知其過小若諱言不知而借口天下無眞儒又借口眞儒不求人知以

自解是又沮溺夫人之罪人也其過大昔陳瑩中不知程伯淳而作責沈文以自責不惟不足為瑩中病而益足以見瑩中之不可及不知求知可也又何必自解以益其過哉余素寡昧于海內賢豪多所未知因讀沮溺章書此亦竊比瑩中之意云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只一並字正見曾子仁處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天地且弗違況于人乎學者只有

與人並為仁之心便是天地萬物一體氣象不然人有善而忌其與已並已有善而忌其人之與已並即此便不是善故勘破並字當下即仁

勘破並字當下識仁勘破忌字當下識人

疑思錄卷五

讀孟子上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一節註云此言仁義未嘗不利夫仁義未嘗不利自是正經道理故曰此謂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但此處說書不當云仁義有利不然與何必曰利便相礙利之一字戰國君臣正坐此病無論是何樣的利只是這一利字不該言故一則曰何必曰利再則曰何必曰利正是孟子救正人心扶持世道處豈得已哉它日與宋牼問答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意亦如此

齊桓晉文之事乃當時所最豔者孟子以為聖

門所不道不忍觳觫之一念乃途人所共有者孟子以為是心足以王何也蓋桓文之事雖是燁燁一時原不從此不忍一念中流出故曰以力假仁夫不忍之心乃途人所共有者豈以桓文而獨無自有而自假之亦足悲矣陽明先生曰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齊王方問霸功孟子即曰無以則王謂之曰王恰似有許多新奇異樣處及說到底只討得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更莫有新奇異樣功業及至推原所以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又只是從不忍觳觫一念來更莫有新奇異樣方法夫這一念人人都有可見這功業人人都做得王道有何難為二帝三王相傳欛柄正在于此孟子得此欛柄故今日見齊王如此說明日見惠王如此說千言萬語再無兩樣故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後世王道不明覇功競起如管晏輩

功業恰似新奇異樣不知發端處從此不忍觳觫一念起否收煞處落得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否竊謂王覇之辨不明欲天下太平未見其有日也

世論王覇者率捷覇功迂王道故齊景公欲用孔子晏子謂當年不能究其蘊累世不能闡其施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吾老二字正為王道迂遠不能待耳不知王覇之分不在事功不在久近故孟子謂管仲之功烈而曰行乎國政如彼其久覇功果捷邪論德之流行而曰速于置郵而傳命王道果迂邪至于王者必世而後仁是要其極而言非三十年之前非仁三十年之後始仁也且管仲經營四十年又不止必世矣王邪覇邪彼捷覇功迂王道者特未之思耳

晏子沮仲尼臧倉沮孟子其罪不在二子而在道之不明學之不講當春秋戰國時老聃墨翟之教行習俗以薄葬為賢而以厚葬為儒

者病故景公欲用孔子晏子沮之曰儒者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魯平公欲見孟子臧倉沮之曰禮義由賢者出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惟儒字賢字不明此晏子臧倉之言所以見售而孔孟卒老于行也可見道不可一日不明學不可一日不講

問浩然章不動心有道乎曰有一節之下即當直接曾子謂子襄一節以見學問淵源所自反入北宮黝孟施舍二節何也曰孟子因當

時人心委靡士風掃地黝舍輩悻悻然妄以氣節自負世人不察亦誤以氣節歸之所以不得不引此似是而非者以為之戒使天下後世不至錯認客氣為浩然之氣耳

北宮黝孟施舍不是生來如此樣人若是生來如此樣人世間儘多何足煩孟子之辨辯緣當時道理不明有志之士懲世之委靡卑鄙者多欲學剛方正直而又不得其道于是誤認血氣之剛為義理之剛或一味徃必勝處

學或一味徃無懼處學故曰北宮黝養勇孟施舍養勇玩二養字自見二子意思志向都是要好的只是學術路頭一錯遂流于無忌憚耳故孟子不得不嚴為之辨至于告子雖消得外面的粗暴而一切不求于心不求于氣又添了内裏的傲慢其無忌憚更甚故孟子亦不得不嚴為之辨必如夫子告曾子一味自反才是真正大勇才是真正不動心此孟子之集義養氣勿忘勿助直接孔氏之傳而非黝舍告子之可及也

黝之養勇以必勝舍之養勇以無懼都是不善養的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這善字最當玩味

血氣方剛戒之在鬬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孔氏家法也惡聲至必反之未有不取辱者不量敵而進不慮勝而會未有不取敗者以取辱取敗之道為勇何也孟子箇則稱矣之說真為善喻

外侮之來雖聖賢所不能免惡聲至于黝無損君子惡言不出于口必反之黝所損多矣學問不明誤人一至于此

問氣節涵養曰氣節涵養原非兩事故孟子論浩然之氣而曰我善養可見氣節從涵養中來才是真氣節若黝舍輩全是箇沒涵養的人如何筭得氣節

無論古人即國朝如羅一峯楊斛山諸公氣節表表一代都是從理學涵養中來所以能完

名全節民到于今稱之其他諸公始未嘗不衰衰而末路多敗名喪節秪緣胸中以氣節自滿無復有學問以涵養之耳余每見世之有氣節者又多不信講學何也可惜可惜

說者謂孟子太山巖巖不如孔子之太和元氣不知孟子論浩然之氣而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可見孟子必學其太和元氣然後能成就其太山巖巖

問浩然章所重在養氣而孟子先曰知言者何

曰惟其能知言所以能養浩然之氣如均之養勇也黝曰必勝舍曰無懼孔曰自反衆言淆亂安所折衷向非孟子詖辭知其所蔽乃所願則學孔子未有不流于黝舍者安能善養浩然之氣耶孟子之養氣全從知言中來知言養氣原只是一箇道理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味二勿字正見人性皆善而告子強制之使惡何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不得于言不得于心心上自是不安自是過不去自不容不求于心自不容不求于氣此正是真心不容已處正所謂性善所謂良知也告子卻恐動了心把一切得與不得都要丟過任他去罷縱丟不過卻強制之使丟過如此庶乎心不動耳然如此要不動心有何難故孟子曰告子先我不動心然真心本不容已彼則強制之使其已是強制其真心非強制其妄心也如此真心正當操存而培養之乃反強制之使其

已以斧斤自伐其山木以牛羊自牧其萌蘖豈不謬哉彼徒知以此為不動心之捷法而不知其法愈謬而其弊愈不可言且二勿處又是動心強制處心又安在其果不動也告子之學其自誤如此故曰人性皆善而告子強制之使惡也

告子畢竟不達孟子性善之旨不知當不得于言時何故要求于心不得于心時何故又要求于氣知曰不得于言時原不曾要求于心不

得于心時原不曾要求于氣如此又何故去要勿告子試以此反觀則自家性善亦自可見又何疑孟子性善之說也

不得于言要求于心就求于心不得于心要求于氣就求于氣不必去勿此之謂率性此之謂吾儒故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顏子四勿不可無告子二勿不可有顏子四勿勿的是己私告子二勿勿的是善念

行有不慊于心一句是浩然一章大旨人心虛靈是非可否一毫瞞昧不過凡說行該止此中自有權衡若是肯憑着本心行去使件件慊于心便是集義便是自反而縮此正孟子得統于曾子處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可見聖人出處何嘗由得自家分毫雖有智謀才力安所用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此孔子所以為至聖也

若伊尹出處豈不宛然一孔子但始謂仕不若隱繼謂隱不若仕即此校量于豈若之間便非聖心無可無不可之妙矣

說不得仕不若隱亦說不得隱不若仕只可隱則隱可仕則仕便是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說的未嘗不是終不如吾夫子之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為正大約士君子出處之際只當論可不可不當論辱不辱殆不殆

孟子願學孔子于夷尹則稱曰皆古聖人其自處則謙曰吾未能有行此正是孟子願學孔子處

王霸之辨自孟子始明當時論王霸者只在仁與力之間不知仁是一樣的只是以力假處與以德行處不同耳以力服人原是力不能敵原非心服以德服人原非論力原是心悅誠服下章尊賢使能俊傑在位五節就是以德行仁就是不忍人之政天下之士皆悅天

下之高皆悅五箇悅字就是服應心悅誠服的悅字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就是發揮尊賢使能五節的源頭見得這樣王政如此詳悉卻不是外面的事業都是從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的這一念來故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四海正照應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三句如此行仁自然是榮如此豫于行仁自然是誰敢侮之這四章書總只

是發明以德行仁者王一句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正是孟子道性善蓋當時管晏功利浸淫人心已久故人人都去假仁假義所以認做性惡所以有杞柳湍水之議孟子只說仁義原是大家性中生來有的何必去假如不信是性中生來有的何不于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去驗一驗既驗得怵惕惻隱之心是人人有的則仁是人人生來有的不必去假可知知仁則知仁義禮知都是性中生來有的不必去假則性之為善也自不待辨矣是孟子道性善正所以提醒世之假者而還之于真也其功豈云小哉故曰

救得人心千古在勳名真與泰山高

問乍見孺子入井此乃最初一念惟此時為真若過此即有怵惕惻隱之心不過納交要譽之念便說不得真矣此說是否曰不然戰國之時功利成風習俗久壞故人人以殘忍刻薄為真以怵惕惻隱為偽即有一怵惕惻隱

之人人人皆以納交要譽疑之矣看天下人皆無不忍人之心將此不忍人一念盡抹撥了故孟子憂之乃直為之說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一句真是人人信不及故不得已又舉乍見孺子入井一念為證若曰如不信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雖說乍見孺子入井之時無怵惕惻隱之心如不信平日怵惕惻隱之心為真難說乍見孺子入井之時怵惕惻隱之心亦為偽可見這惻隱一念真心人皆

有之只是人不知擴而充之耳故謂天下無納交要譽之人不可謂凡有是心者皆納交要譽之人亦不可蓋孟子因天下人不信皆有此心又不信有此心者皆為真故不得已以乍見一念証之若因孟子乍見之說又執定說惟此最初一念為真過此皆是偽是又使人不信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並失孟子之意矣

性一也分之名為仁義禮智合之摠名為善性

只是一箇性因感之而惻隱則說他源頭是仁因感之而羞惡則說他源頭是義因感之而辭讓是非則說他源頭是禮是智故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易以復見天地之心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見仁義禮智之心孟子可謂全得易之體用矣昔人謂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其然豈其然乎

問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如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曰考亭詩不云乎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知仁則知源頭活水矣

天下國家事非聰明有才能者不能辦而聰明有才能者又多自恃以愚天下不知天下人卒不能愚其究也不惟自壞而且以壞人之國所以然者只是視人性皆惡若天下人皆無是非無公道所以敢于如此耳若是蚤知

人性皆善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公道自在人心難欺又豈敢自恃其聰明才能以愚天下哉許敬菴先生詩有云信知性善為堯舜肯用權謀雜管商斯道若明如晝日世風何慮不陶唐

人性原來皆善世間原來有公道只是人人信不及耳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此一時憤世嫉俗之言不可為訓

有道脉有道運夫道一而已矣是說道脉天下

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是說道運道運有隆有替道脉無古無今吾輩今日講學正所以行道脉而維道運也豈是得已故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

問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不知何所為而能若舜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顔子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可見問之一字乃舜之所以為舜處亦回之所以希

舜處

井田封建雖古先聖王之良法在三代以後斷不可行孟子之時井田雖廢而經界尚存只是為豪強者兼併為貪暴者多取耳故一正其經界則分田制禄可坐而定故孟子惓惓為滕之君臣望之自始皇開阡陌而經界遂湮沒不可考即孟子在今日亦不能行矣以孟子所不能行者而今若行之其禍豈直在安石新法之下哉舜封象于有庳不得有為于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不惟愛有庳之民正所以愛象而保全之也後世封建與郡縣並行不悖真得堯舜遺意若復併郡縣于封建則其禍又豈在唐室藩鎮之下哉文王事殷而武周征伐孔子稱其善于繼述若必以行井田封建為法先王是又膠柱鼓瑟益失孟子之意矣故曰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潤澤二字直當體會

井田學校王政之大端國朝什一之稅真得井田遺意而庠序學校兼舉而並行之扁其堂曰明倫故多少真儒皆從此作養得出真所謂有王者興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讀孟子書不可不知孟子之經濟處

士君子持身惟此道義然辭受取與間尤大關鍵處故曰非其道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此正論也但義之為道至精至微最難體認苟見不真守不

定欣羨乎堂高數仞侍妾數百假然為之不碩而曰如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且不以為泰何況于此則其泰當更有甚焉者故不得已又曰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可見堂高數仞等事皆道義上斷斷乎不可為者孟子于此不論如其道非其道而直槩之曰弗為弗為弗為嚴矣哉

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覇如此則孟子恰似迂濶不知當時如蘇張公孫輩亦既見之矣王耶覇耶古人云于定分無毫髮之益于道德有丘山之累其蘇張公孫之謂乎觀此則知孟子非迂濶矣

居天下之廣居一節分明畫出泰山巖巖氣象廣居正位大道雖大丈夫居之立之行之其實是與凡民公共的味三箇天下字自見不然得志何以與民由之也三箇天下字正是廣處正處大處得志與民由之只是指點出這道理與民共由之耳非分我所有益彼所無也曰得志不得志觀此五字又見大丈夫之志原要與天下人共居此廣居共立此正位共行此大道有此志則胸中八荒我闥宇宙度內才謂之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不然一膜之外便分彼此其何以謂之廣且大乎大丈夫之志雖是如此又不在得不得上論只在志上論有此志無論得與不得廣處正處大處自在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這道理原來又淫不得移不得屈不得故曰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不加不損是說本體不移不淫不屈是說工夫

嘗見世人稍不得意輒曰宇宙雖大難容此身信斯言也則天下之廣居正位大道惟得志者能居之立之行之矣彼不得志者何以亦曰獨行其道耶富貴者能居之立之行之矣彼貧賤者何以亦曰不能移耶故象山曰宇

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問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如此馳驛而行彭更安得不疑其為泰曰不然從者是弟子如從者見之之從者不是孟子的人夫後車是弟子之車不是孟子的輜重此是孟子為賓師時講學于列國所以有數百人從之非馳驛以行儀從如此其盛也傳食于諸侯如于齊餽兼金一百鎰于宋餽七十鎰于薛餽五十鎰居鄒季任以幣交于平

陸儲子以幣交之類中間或有或無或多或寡聽其自然中間又或受或不受或報或不報看其道義非乘傳以行廩給有一定之數也不止孟子如孔子在陳蔡而十哲從遊則後車亦有數乘矣曾子館沈猶而從先生者七十人則後車亦有數十乘矣何獨于孟子而疑之且當時蘇張輩遊于列國車騎輜重擬于王者以秦為從約長并佩六國相印耳若孟子不過戰國一布衣所居者何官所佩者何印所遣者何牌而驛遞肯如此應付哉不以泰乎彭更亦不是真疑孟子只是見其車從之盛既如彼而所受七十鎰五十鎰金幣之多又如此恐其迹似泰故不得不問此正是彭更厚孟子愛孟子處非真以泰疑孟子也

孟子講學以孝弟仁義為宗當時功利之習深縱橫之風盛故凡言富國強兵者即以為良臣以為有功以為即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

人傳食于諸侯亦不為泰今孟子所講不過區區孝弟仁義之談何富何強何事何功而亦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于諸侯不以泰乎當時人人把孝弟看做末節把講孝弟看做迂談所以疑孟子為無事疑孟子為泰蓋當時外人有此疑故彭更舉以為問與外人皆稱夫子好辯同故孟子不得已直自任以有功而曰于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可見這孝弟雖

是庸行實非末節講孝弟雖是庸言實非迂談這箇孝弟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事無大于此安得以為無事功無大于此又安得以為無功哉他日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見得堯舜之道也只盡于孝弟益信孝弟非末節講孝弟非迂談也孟子思以孝弟仁義轉移世道興起人心使斯世斯民盡皆仁人孝子然後其心始遂如此則從者惟恐其不多也又何恤泰之疑哉知孝弟之道

之大知富強之說之非則孟子之非泰可不待辨而自明矣

王安石行新法原是為國的心只是把孝弟仁義看做迂闊主意專要富國強兵做箇國家有用的豪傑不知一丟過孝弟仁義便做不出有用的好事業來此所以到底國也不能富兵也不能強不惟不能富強且貽靖康無窮之禍自誤以誤人國豈不深可惜哉可見堯舜之孝弟正是堯舜之所以為事功處特安石自以為是不肯細講耳

自昔豪傑之士喜談事功者多迂視講學卒之事功不能成正坐不信學之故而猶然不悟至有忿懣不平以死者可惜也又或有致位通顯倖成一二功業而于孝弟根本處多有闕略卒之身名俱壞而事功亦為其所掩尤可惜也嗚呼安得起斯人于九原而與之講孝弟仁義之學

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不得已三字不可輕

易看過蓋人生天地間惟有這件事豈是已得的吾輩果勘破所以不得已處自然不容不辨自然退避緘默不得

桓文仁義假者也楊墨仁義真而差者也故孟子均非之至于今學者猶知桓文之假楊墨之差者誰之力也

疑思錄卷六

讀孟子下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法先

王之說真足為萬世君臣之法荀卿欲勝其說不得乃曰法後王不知孟子所謂先王不專指古之先王即父有作而子述之是亦法先王也不論本朝前代皆是先王荀卿後王之說尤是亂道

問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若止吾輩一二人做去恐未必能平天下曰此正要吾輩一二人做去若拋却自家只責望衆人堯舜其猶病諸

手舞足蹈不是分外討這箇樂只是復還那孩提稍長本來之愛敬耳想孩提稍長之時其愛親敬兄真是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何曾有絲毫情識安排在內樂而復還乎此才是真樂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此千古聖學宗旨若外此言學是藉寇兵而齎盗糧也

觀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可見人生來皆可為大人只因失此赤子之心所以小耳非生來不可為大人也故曰人性皆善

問赤子之心如何失曰在不學問如何學曰在不失赤子之心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者求不失此赤子之心也可見不學不是泛學亦不是

由萌蘖之生至于枝葉扶疎由原泉混混至于放乎四海其為物不貳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知此則知培植灌溉疏瀹決排皆不是義外工夫

問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不知用何樣功夫才能不失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節就是不失的功夫于此功夫自少至老守而勿失就是大人豈能于此外加得分毫故曰程朱自幼即學聖賢堯舜到老只是孝弟

就是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也只是箇汎愛衆而親仁的道理

取與死生自有大道理在須是平日講得透徹

臨時才得不差若臨時才去商量則無及矣
故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
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二可
以字正是臨時商量處故曰一入商量便作
疑

問横逆之來君子動心否曰君子之心亦心也
難說不動但衆人因横逆之來動尤人之心
君子因横逆之來動自反之心耳故曰動心
恐性增益其所不能只不動尤人之心便謂

之不動心

君子三自反章惟顏子可以當之故曰犯而不
校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曾子說犯而不校孟子又恐學者泥其詞不得
其意徒知不校不知自反故又有三自反之
說若是果能自反則横逆之來方且自反不
暇安有暇工夫校量別人故三自反正是不
校處昔人謂孟子三自反不如顏子之犯而
不校誤矣

舜雖遭父頑弟傲自舜視之不知其為頑為傲
只知道自家要孝要弟所以為古今大聖此
所以孟子論三自反必引舜為法

問人生遭際多有不同奈何曰自古聖人未嘗
不言遭際而學聖人者不可輕言遭際恐寬
了自家反己功夫

問與禽獸奚擇其於禽獸又何難焉不免太露
英氣曰不然在君子存心固一味自反不與
横逆校在孟子立言若只一味責備君子更

不言横逆一字之非是益助横逆之惡也豈
是聖賢之心故不得已說此二句正是提醒
他成就他處有此二句彼其人即甚横逆聞
此亦未有不知警戒慚愧者或可以少折雄
心于萬一耳禹泣罪人孟子泣横逆既成君
子之美而又不成小人之惡真所謂大造無
棄物也孟子是泛論君子處横逆道理當如
此不是孟子以君子自任而以禽獸詈横逆
也若是孟子自遭横逆必不發此言矣此正

是孟子立言毫無滲漏處豈可疑其太露英氣

妄人禽獸云云君子到三自反後才好如此說此是究竟盡頭的話不是輕易說的此所以下文緊接君子有終身之憂而又引舜以為証若謂必自反如舜而後可以言自反而後可以言不校耳舜不是容易如的妄人禽獸不是輕易說的

世之犯而必校者無論即犯而不校者亦有三

樣有自反而不校者有不自反而不校者有不自反而又以不校為校者自反而不校者顏子是也若不自反而不校但遇橫逆即曰此妄人也此禽獸也何足與之校如此若與顏子不校一樣不知這樣不校是自以為是目中無人把人都當禽獸待了是何道理是又傲妄之尤者也益失顏子不校之意矣至于老子欲上故下欲先故後之說是又以不校為校乃深于校者也其奸深又甚于傲妄故孟子存心自反之說正在精微處辨毫釐千里之異耳犯而不校談何容易

校固不是不自反而不校又不是如何為是曰又要不校又要自反橫逆既一毫不介于懷修省又一毫不懈于己方是真正犯而不校此聖學所以為難此顏子所以為不可及

問我由未免為鄉人也何以解曰鄉人是朝夕相與的極容易起是非故許敬菴先生作舜人也八句時文至此云我猶未免與鄉人校

是非也與鄉人校是非是亦鄉人而已矣我猶未免與鄉人校順逆也與鄉人校順逆是亦鄉人而已矣校是非校順逆二語直中本章肯綮真足令人警省

君子三自反是就君子自家說在他人不可以此責備君子若因君子自反遂責備君子自取是左袒橫逆之說也新法之行吾黨亦激成之是伯淳自反之言伯淳道大德宏自家合當如此說而論者不察遂真以為激成何

也如此則章惇蔡京輩反為不激矣

吾黨激成之說在伯淳自言吾黨則可在他人責備伯淳諸君則不可

自家說話要謙別人論人要平自家說話只當自任不是別人論人卻當分別是非

問禹稷顏回同道道字何所指曰正指那猶己饑猶己溺之心這箇猶己的心腸禹稷顏子都是一般的只是禹稷有責任說得由己顏子無責任說不得由己耳若是禹稷有了由

己的責任然後才辨此猶己的心腸其何以為禹稷若是顏子莫有由己的責任便全然莫有猶己的心腸其何以為顏子不知這箇心腸就是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心就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之心有了此心便是一腔四海八荒我闥所謂大用之不愧四海小用之不愧四境不用之亦不愧四壁者此耳用與不用雖不同其不愧則同故曰同道又曰易地皆然吾輩不要管用與不用有責任無責任千講萬講只是要不失此猶己的這箇心

問禹稷顏回同道吾輩何以能與禹稷顏回同道曰只在不失此心

士君子平日無猶己饑猶己溺之心臨事必無由己饑由己溺之思猶己由己總只是一箇心腸

禹由己溺稷由己饑自後人視之若過于自任不知禹稷此一念就是乍見孺子入井有怵

惕惻隱之一念可見此一念人人都是有的如不敢承當己溺己饑之心難道亦不敢承當怵惕惻隱之心

伊尹樂堯舜之道全不涉于玄虛只在辭受取與一槩于道義上見得不然即誦詩讀書總屬口耳

問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不知伊尹所覺何道曰伊尹覺及于此便是覺處若曰我能覺矣而置後知後覺者于度外吾不知其所覺者

又何物也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是何等擔當何等氣
槩然欲知自任以天下之重當知自任以吾
身之重蓋吾之一身原是天下人所倚重者
若知吾之一身原是天下人所倚重則痛痒
之心自不容已自不容不自任以天下之重
學者須是有一介不苟的節操纔得有萬仞壁
立的氣象
殷浩清修一籌莫展汾陽奢靡身係安危此庄

但奢靡者之言殷浩一籌莫展是生来才短
非清修之過也汾陽身係安危是生來才高
非奢靡之故也論人者因汾陽奢靡而遂少
其再造社稷之績固不可因浩一籌莫展而
遂以為清修之不足取尤不可
甘得淡者品高容得人者量大
志伊尹之志須從一介志去學顏子之學當自
四勿學来
一鄉之善士一節説不得善蓋一鄉如此則何

日方能善蓋一鄉一國天下方去友一鄉一
國天下之善士只是渾渾説一鄉之善士斯
友一鄉之善士見得有如此樣人品方有如
此樣的朋友又見得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
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
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不然則嫉之忌之
擠之排之矣肯與之為友耶尚論古之人不
是一鄉一國天下之外另有箇古之人只是
一鄉一國天下善士已往者都是如吾省城

前輩如李介菴諸公便是一鄉的古之人如
文武周公諸聖賢呂馬韓楊諸君子便是一
國的古之人如堯舜孔孟諸聖賢周程朱陸
諸大儒便是天下的古之人都要去尚論一
番便是與他為友一番故曰尚友誦詩讀書
知人論世又不是到友天下之善士後方去
誦詩讀書知人論世如此且稱不得一鄉之
善士何以稱天下之善士鄉國天下古今人
物都是一齊用功無遠無近無古無今無一

善士不在我形與神交之中才是箇人品原分不得前後次序只是聖賢立言不得不如此耳自古説朋友之交也下箇之交二字見得交則為友不交便不是友孟子又恐人泥定之交二字必覿面相處才謂之友如此將友字又看的小了所以此章又説箇尚友見得不惟天下善士是我的友雖古之善士也是我的友如此看來我的朋友真是無窮無盡又何孤立寡助之患耶若必于覿面相處

才謂之友毋論天下即一國之善士亦豈能盡相面覿哉自古未有這等解友字者解之自孟子始末節又尚論古之人一句已説盡了即當直接是尚友也又説誦詩讀書若曰爾平日已是誦其詩讀其書只是當箇詩書誦讀了不曾知其人論其世與不誦不讀何異故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二字正是照應又尚論古之人句不可以言行平重且此章書正是孟子傳心要訣惟萬章可以語此前

舜往于田數章辨堯舜禹湯伊尹孔子百里奚諸人受誣蒙謗之由皆引詩書之言為証使千古聖賢不白之冤一旦昭雪于天下後世使千古聖賢滿腔心事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如此才算得箇朋友才是孟子尚友千古之善士處由此觀之若使我友一鄉一國之善士而使一鄉一國之善士有受誣蒙謗處我亦隨聲附和而不為之體諒即心上體諒而不為之辨白昭雪則彼亦何取于我之

為友而我亦何以稱于天下曰友一鄉一國之善士哉古之聖賢不肯妄交交必善士與人相處有過則必為之告有冤則必為之白有善則必為之稱許相勸相規相成相愛故曰友友之云者豈徒只修相與之跡而已哉且説知人又説論世者何也夫人之受誣多因所處時勢不同不得不冒有過之跡後人論人又多執今日之時勢議論古人如何能識得人須是要論世在當日事勢如何在今

曰時勢又如何必設身以處其地然後能得古人之心而相諒于形跡之外如父母惡之勞而不怨此自是正論若執此以病舜舜其何辭孟子以怨慕解之又以不若是恝發揮則舜號泣之心事白矣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此詩之言也若誦其詩而不論其世則舜又何辭孟子以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解之則舜不告之心事白矣封其弟而不使之有為于其國非特愛有庳之民正所以愛

象而保全之也而或者病其為放至孟子以封之之說解之而舜愛弟之心又白矣至于以德衰誣禹以割烹誣伊尹以主癰疽瘠環誣孔子以自鬻要秦誣百里奚使非孟子力為之辨無論當時即今日孰知伊尹孔子之誣并讀此數章正是孟子尚友舜禹伊孔諸人處且此數章俱是孟子與萬章辨論故一鄉之善士章不與他人言獨與萬章言也

問孟子乃若其情情字非其才之罪才字何以分別曰如齊王不忍觳觫之牛此便是情之善處既不忍其觳觫又不可以廢禮思量一番遂生出箇以羊易之之法此便是才之善處若夫為不善如與兵搆怨之類是欲心陷溺之罪非其才之罪也不然豈有不忍于觳觫之牛而頓忍于無告之赤子豈有有以羊易牛之才而頓無以德保民之才乎情是性之發見處才是性之作用處原都是善的故曰孟子道性善

問夜氣浩然之氣何以分別曰夜氣乃浩然之氣之端倪若從此端倪直養無害使一日十二時中常常如平旦之時便是浩然之氣塞于天地之間不是兩樣

操舍二字正吾儒異端之辨心體本無去住本自元妙然必操之又操以至于化存之又存以至于忘然後能復其本體原不在放也而曰放之自然體無去住原不在縱也而曰縱心所如無不元妙此所以滔天罔駕貽禍無

窮

若說樂道便不是顏孟不及孔只為求心此吾儒最高議論然皆混于禪學而不自知其非者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曾說出所學何事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其解也孟子願學孔子故特拈出聖學之原以示人見得孔子之學只在求心原非泛然用功耳舜之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惟人心危而道心微所

以不得不用精一之功精而一之所以求心也若曰心本在此將甚麼求不知在此者果道心邪抑人心邪豈心果槁木死灰塊然如一物在此而不動邪果如心本在此將甚麼求之說則精一執中皆剩語矣豈舜亦不及孔邪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忠信篤敬所以求心也非馳逐于言行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恭敬忠所以求心也非馳逐于居處執事與人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如

見如承所以求心也非馳逐于出門使民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所以求心也非馳逐于視聽言動也人心匪精言行匪粗人心匪內視聽匪外隨時隨處無非學問無非求心此孔子之學所以上接虞廷之統而下開孟氏之傳也今曰孟不及孔只為求心不惟不知孟亦不知孔

問心一耳以心求心豈心之外復有心邪兩物

對則計較生兩念橫則意見生求之為言得不幾于憧憧往來邪曰不然心非物也以心求心非兩念也能求之心即是存不能求之心即是放求之云者不過自有而自照之耳非心之外復有心也故易曰洗心曾子曰正心孟子又曰存心曰養心皆是此意若以求心為兩念則心誰去洗誰去正又誰去存且養亦不幾于兩念邪如此必舍置其心任其憧憧往來而後為何思何慮矣有是理哉此

異端所以異于吾儒而流于無忌憚也

求放心乃孟子三字符也然放之久者不知學甘于放者不肯學遂以為心不必求又以為求之無益故不得已又曰是求有益于得者也求在我者也知求心為求在我則心不可不求益洞然無疑矣可見求放心三字正是孟子得統于孔子處

孟子上章說失其本心次章即說求其放心求放心者求不失此本心也

求其放心勿求于心此孟子告子之別

問操則存似涉于有舍則亡似淪于無臧穀亡羊其失一也不操不舍之間有妙存焉何如曰此異說也不操便是舍不舍便是操理欲交戰天人貞勝勢無兩立豈有不操不舍之間有妙存焉之理只說箇不操不舍之間有妙存焉便是要舍的話說只是說的太巧耳

問或謂操似助舍似忘不操不舍之間才是勿忘勿助是否曰勿忘勿助都是在操字上說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有事是操處勿忘勿助是操之妙處非不操不舍之間又有箇妙處也離必有事焉說不得勿忘勿助

操字功夫最要善用故孟子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之說學者只當常存操之之心常用操之之功在操字裏面求其妙處如優焉游焉使自得焉操之又操以至于化便是若懲其不善操而遂謂心非操舍之可言遂謂不操不舍之間別有妙處則愈差愈

遠矣

凡說心非操舍之可言便是要舍的意思凡說調停之言便是要用小人的意思

調停之說真是誤國不小薰蕕不同器而藏賢奸可共國而治乎斷無此理故凡為調停之說者皆巧其詞以為小人地者也

為國者即純用君子猶恐其真偽難辨即純得真君子用之猶恐其意見不同若明知其為

小人而借口于調停之說則小人立進君子立退天下國家之禍立見矣識者謂靖康之禍不始于靖康而始于建中靖國之初信然哉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此正是善于遠小人處只不要已甚便是若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而曰不為已甚則益失夫子意矣

問既知是小人却借調停之說引用之是何主意曰此鄙夫患失之意也彼知小人敢于為

惡恐一時得志以圖報復所以借調停之說陰結小人以自為地耳不知小人如虎狼然一得志未有不反噬之理如元祐紹聖間引用小人之人即受小人之害可鑒也無論為國即自為計亦非矣故曰菑必逮夫身然則為人臣者當何如曰只當秉公持正以進君子退小人一心為國家計若自家恩讐德怨禍福利害一切置之不問可也

待人當親君子而容小人故曰汎愛衆而親仁用人當進君子而退小人故曰舉直錯諸枉以待人者用人則忠邪不辨以用人者待人則度量不宏

吾儒云心之官則思而異端乃倡為言思道斷不思善不思惡之說夫不思是不能先立乎其大矣大者不立小者任其所奪無怪其以蕩檢踰閑為圓融廣大也自誤誤人莫此為甚

兄弟之間只凡事讓一步便是堯舜道理故曰

徐行後長謂之弟

問君子之所為如何衆人不能識曰君子之所為原不求衆人識衆人何以識之若汲汲求衆人識便非君子矣孟子願學孔子處正在于此

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必夭壽不貳纔能脩身以俟之不然鮮不行險以徼倖矣夭壽二字舉其重者而言也言夭壽則毀譽得失貧富榮辱可知有夭有壽是常事而人多以夭為

變以壽為常有毀有譽是常事而人多以毀為變以譽為常有得有失是常事而人多以失為變以得為常有貧有富有榮有辱是常事而人多以貧以辱為變以富以榮為常常者一也分常變而二之則貳矣故人生終日營營逐逐有多少畔援歆羨處那一件不從貳字上生來若能勘得破夭壽乃人生常事毀譽得失貧富榮辱都是人生常事便是不貳便修身以俟之不止夭壽為人生常事有

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寒暑晝夜乃天地之常何況于人故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知天地為物不貳則知夭壽不貳之說

勘得破天命大抵如此則一切揀擇之心自化勘得破人情大抵如此則一切煩惱之心自消

客有談及仕途時事者喟然嘆曰如今做官不倚靠墻壁做不得余從容解之曰若不聞孟子之言乎知命者不立于巖墻之下客大為解順余因記其言以醒世

問萬物皆備于我曰仁者原來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但世之學者看做萬物是萬物我是我萬物與我無相干所以不肯反身所以不肯强恕而行耳知萬物皆備于我可見我之為我非區區形骸之我乃萬物皆備之我萬物既皆備于我則責任在我自然推不得别人自不容不反身反身而誠則自然是快樂的

故曰樂莫大焉反身不誠則自然是不肯丢過故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今吾輩一日十二時中也有反身而誠之時也有樂時不專是聖人能之但只是有反身不誠處便丢過了或怨天或尤人不肯强恕而行耳然所以不肯强恕而行者原只是不知萬物皆備于我故孟子不得已直指其本體曰萬物皆備于我真是令人警省令人痛快此孔子論仁宗旨非孟子不能洩其秘也

問萬物皆備于我何處見得曰就在樂字見得
不然萬物自萬物我自我痛痒既不相干則
反身而誠有何樂處觀其樂而萬物皆備于
我可知至于强恕而行不過要討得此樂耳
堯舜其心至今在箇箇人心有仲尼正在此
楊氏為我墨氏兼愛總只是不知萬物皆備于
我一句一則離萬物言我一則離我言萬物
此所以謂之異端
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脩身見于世玩

得不得三字可見古人之志原為天下不為
一身志量何様大此正所謂尊德樂義正所
謂善也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有
此志便是欛柄在手故無往不可
近日講學者多倚佛而懲佛者併吾儒之學又
置之不講嗚呼弊也甚矣且此弊非自今日
始也昔楊氏以為我為宗墨氏以兼愛為宗
彼此自是彼此相懲愈激愈錮使天下之人
雖當可以為我之時亦不敢為我曰恐蹈楊

氏之弊也雖當可以兼愛之時亦不敢兼愛
曰恐蹈墨氏之弊也大道既迷令人無路可
行不得已而有子莫之中至于子莫而此路
愈行愈差當斯時也子莫之苦亦有不可勝
言者矣故孟子覺之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
哉又舉禹稷之過門不入顏子之陋巷不改
其樂以實之見得時當兼愛雖如禹稷之披
髪纓冠人不得疑其近墨時當為我雖如顏
子之閉戶人不得疑其近朱而禹稷顏子又

能易地皆然彼楊墨者何故彼此自是彼此
相懲至如讐敵然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同
道云者謂同在此一箇大路上行耳此路一
明則楊朱墨翟必且相遇于塗向之相懲相
敵如寇讐然者必且一唉而釋矣子莫方自
快其有此大路可行何故復桎梏于中以自
苦哉然則禹稷顏子同道之說為楊墨之各
行一路而言又為子莫之懲戒楊墨者至于
無路可行而言也噫楊氏懲兼愛之弊而不

知己弊于為我墨氏懲為我之弊而不知己弊于兼愛兩家遞勝是驅天下而為子莫也可勝嘆哉今之學者懲談禪之弊而併吾儒之道置之不講是懲楊氏而併非顏子懲墨氏而併非禹稷也是向也驅天下為子莫今也驅天下為鄉愿也吾儒之道何時而明天下之弊何時而已哉有世道之責者不容嘿嘿矣

仁義一也堯舜曰仁義湯武曰仁義五霸亦曰

仁義不知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至于老莊則絕而棄之矣然五霸之假老莊之絕棄揔只是不知性善五霸之意以為吾性中本無仁義故不得不假之以自附于湯武之列而不知一假之則其弊無窮故令人欺世盜名假公濟私使吾儒之教視為虛文為體面者五霸為之作俑也是率天下而為偽也老莊目擊其偽于是憤憤然有絕仁棄義之說若曰吾性中既無仁義何必去

假與其假之而為偽毋寧絕而棄之猶不失其為真乎而不知絕仁棄義以為真是為真小人非為真君子也而其弊更益甚故令人毀裂綱常蔑棄禮法使吾儒之教視為桎梏為糟粕者老莊為之作俑也是又率天下而為亂也五霸假之其弊為偽君子老莊絕而棄之其弊為真小人世教人心可勝慨哉孟子于此不辨五霸該假不該假老莊該絕棄不該絕棄而第曰性善若曰吾性中自有仁

義何必去假吾性中自有仁義何所絕而棄之如以仁義為可假吾性亦可假耶如以仁義為可絕棄吾性亦可絕棄耶仁義即性性即仁義故曰性善使五霸而早知性善當自悟其不待假老莊而早知性善當自悟其不能絕而棄之矣此孟子道性善所以大有功于天下後世也或曰孟子何獨言五霸而不及老莊曰五霸之假是陰附于仁義之內者也不容不辨若老莊之絕棄則明叛于仁義

之外矣何待辨扎何待辨扎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自古聖賢相傳正脉堯舜以此帝湯武以此王伊周以此相孔孟以此師自古及今此脉常在人皆可以為堯舜正在于此第堯舜能知擴而充之故可以保四海塗人不知擴而充之至於不能事父母夫父母至親也而至于不能事又何論民物然其所以不能事父母者乃不知擴而充之之過非本来無此心也或者至此不免

于疑而不信故孟子以孩提知愛稍長知敬驗之夫世豈有孩提而不知愛稍長而不知敬之人乎堯舜此心塗人亦此心人皆可以為堯舜誠可以深信而無疑矣知愛知敬之心人原皆有之而不驗之孩提稍長則人不信其皆有此孟子不得已提醒人心處識得此心便是仁擴充得此心便是為仁遇親而親莫知其所以親遇民而仁莫知其所以仁遇物而愛莫知其所以愛總之從此知愛知敬一念中流出故曰堯舜其心至今在此自古聖賢相傳之正脉誠不在語言文字間也吾輩為學正當在此處識取方可

楊氏為我舉親與民物而離之墨氏兼愛舉親與民物而混之此所以流弊無窮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乃吾儒大中至正之道實天理人情之至也故可以常行而無弊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是從簞食豆羹見色處看破讓國是好名非槩以讓國為好名也

莊周謂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至以臧穀亡羊為喻何與

扶持名教顧惜名節此正是君子務實勝處不可以此為好名若不扶持名教不顧惜名節而曰我不好名是無忌憚之尤者也

問逃墨歸楊逃楊歸儒曰此二句是就人情大較說非低昂二氏之學註謂墨氏務外不情極是謂楊氏太簡近實尚有商量或者未達余因問近世之人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之

人多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之人多乎曰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之人多余曰如此則孟子逃墨歸楊之言已驗矣只是學者不肯逃楊歸儒耳二氏之病一般孟子謂逃墨歸楊逃楊歸儒是就人情大較說安得謂楊氏為近儒彼謂楊氏為近儒者是逃墨歸楊而不自覺者也

養心莫善于寡欲一句乃吾儒養德養身之秘訣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只是箇寡欲寡

字是用功如欲寡其過而未能之寡不是在分數多寡上說寡之又寡以至于無故周子曰無欲無欲之說正是解孟子寡字之意

問養德養身曰如仁者其言也訒所以養德也而常默元氣不傷在其中矣惟酒無量不及亂所以養德也而節飲臟腑和平在其中矣養心莫善于寡欲所以養德也而寡慾身體康強在其中矣此吾儒養德養身原非兩事之說也若專為不傷元氣而訒言專為臟腑

和平而不及亂專為身體康強而寡欲功夫雖未嘗不同却非吾儒之旨

問見知聞知章大意曰玩由堯舜至于湯由湯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語意見孔子得統于文文得統于湯湯得統于堯舜而中間禹皐陶諸人特為之承前啓後云爾然而無有乎爾二句人徒知孟子以禹皐陶諸人自任而不知其所以自任之意正是為後來之湯文孔子者地耳此其屬望後人的意思真

是至懇至切孟子這一段心腸真是聖人天地之心

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菴者陽明先生曰是有心求異即不是吾說與晦菴時有不同者為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辨然吾之心與晦菴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又答徐成之書云晦菴折衷群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于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

議者吾于晦菴亦有罔極之恩近世訾議晦菴者多借陽明為口實不惟不知晦菴亦不知陽明矣

門人武用望　郭　壯　田應登

李忭幾　馮思再　張達材

鮑鯨如　何補之　楊廷佐

劉嘉會　葉世美　高允升

王可啓　王之翰　徐方敬

白鶴騰　宋如式　梁　滋

強克柔　許　相　王再諭

屈還伸　蘇時雨　王家禎

劉應時　張紹齡　郭　封

馬元言　胡從周　劉大成

王宗信　陳懋學　呂學書

任國璋　賈士傑　曹更新

譙允孚　沈騰蛟　李廷標

孫　陛　王國俊　林生輝

趙　謨　楊起泰　趙　諶

趙聯極　林起鳳　綫純然

李長年　任國珣　蒲士偉

潘　桂　黄增輝　邵堯煕

邵震元　楊来復　劉自堯

祝萬齡　陶爾德　杜鵬程

張紹式　梁爾禎　馬元善

王紹煕　蘇　訓　馮　昂

王之良　黄運襄　梁嘉樂

梁嘉善　李昌齡　劉紹芳

李茂方　宋佳亂　鄒　燿

屈鍾瑞　張光裕　周　基

蕭如蘭　屈鍾秀　党應聘

晉生耀　劉仕明　錢光裕

王紹舜　晉生輝　梁本立校梓

男康年　嘉年仝校

馮少墟集卷四

語錄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訂士編

余之事西臺少墟馮先生也方自今茲始而余之願折節先生也則實聞義於西臺鏡源徐先生乃余之夙知先生也則方薄遊粤蜀及家食旹而已鄉王之矣蓋公以杜陵碩彥通籍金閨惠文柱後丰稜節誼表表

漢廷旋以抗直觸忤言入而身退然身詘而道尊矣比歸來絕徑杜門研精䏻道洞然縣罄而公方惘然於貧富之辨知將兒之蓋余入長安凡三造請而後見先生於臥所始克酬數年鄉王之願隨厚投以訂士一編而受讀焉然後見先生之學之一斑而竊幸士學之知所皈依也夫學不明則道不立道不立則經不尊故士離經以辯志証援知𢷬摛文豎義取諸漢原究本始統壹聖真與于宋守師說以耳食據釋老以枝指緣時事以傳會則近世以來學鄙嘵然而莫可底止矣蓋其志彌擅其說彌兢其境彌棼其理彌晦故廣川之與昌黎之超象山新建之詣乃各極其志之所嚮方以麗於斯道而拔新標異共振世之幽滯若先生行古之道志古之入澹泊寧靜貞其守祛練神明通其會尊經以立道守道以殖學節緣學植而言與行孚知公之志於潛而達於見出其餘緒而九點於漢廷矣是編也何足以盡先生而先生之學見於此　旹

萬曆壬寅歲二月吉旦知華州事門人楚澧吳錢頓首拜譔

訂士編者少墟臺馮公編也公行部至東必造黌序進諸生講四書義率出己意反覆印証期於剖微言透宗旨有前人所未發而末學所共迷者凡歷三郡得如干首不佞命爵讀之心竊爰屬州牧張君刻而廣其傳公關中人也既擢上第游中秘篇章一出人人競相手錄命爵竊神

交公久每念關中有空同槐野兩公者豈不燁燁登壇祇敝精神於文詞要以默契聖真為世大儒獨涇野呂先生先生之學命爵無能窺萬一頃從公譚學公輙稱引先生不置口即是編可覩已以公盛年銳志今且杜門精詣必有不為先生也者乃知關中故多材匪直以文詞鳴求是編於文詞抑亦淺之乎觀公者與

萬曆丙申元春舊屬下山東東昌府知府廬陵王命爵頓首撰

訂士編

示臨清學諸生

夫子博文約禮之訓不獨為一顏子發而顏子一旦慨然說到自家身上曰博我約我何也彼誠信得道理原在自家身上夫子不過一指點之耳向也迷而今也悟方才覺得有趣方才欲罷不能若是自家信不到但假人口吻曰博文約禮云云終是無趣味終是不得欲罷不能子思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迷悟之說也且顏子既稱欲罷不能矣不知欲罷不能之時何様光景誠不可不於此處潛心

博文約禮有先後而無等待若待博文完了才去約禮則天下古今道理無窮盡何時能博得完將終其身無約禮之時矣余師許敬菴先生曰孔子教人其大端曰博文約禮道之散見於人倫庶物之間者文也其本於吾心天然之則者禮也隨事而學習之謂博隨學

而反己之謂約禮即在於文之內約即在於博之時博而約之所以為精也精則一一則中孔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其斯而已矣先生此說可謂善發聖人之蘊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正是顏子學有得處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孔子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自古聖人大都如此士君子為學須要造到欲從末由至於無所用力處然後謂之學顏子之學不啻掘井九仞而不及泉與不掘何

異

問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何也曰註云固猶實也實者斂華就實之意正為上文頭一句説聰明睿知又恐學聖人者騁其聰明睿知在外面用功不肯斂華就實所以曰固或曰既是學聖人不當騁其聰明睿知上文何必頭一句説聰明睿知曰天下之事非聰明睿知之人一件做不得且如該寛裕温柔處却發强剛毅該發强剛毅處却

齊莊中正可乎不可此所以先説聰明睿知後説容執敬別但世之學者易於騁聰明恃睿知故又曰固字云耳上章淵泉知淵此章淵淵其淵正是固字之意在天地必有大德敦化而後有小德川流在聖人必有肫肫淵淵浩浩之大德敦化而後有聰明睿知容執敬別之小德川流在學聖人者必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而後能知至聖之所以配天也無聰明睿知不可騁聰明睿知亦不可比固之

一字學者不可一時不體驗

問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固矣然學者欲固聰明聖知達天德從何處用功曰下章緊接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可見存一惡其文之著心便是下學用功第一着論其心雖惡其文之著論其道則文終不能揜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衣錦尚絅猶知無錦然而錦終不能揜乃其所以為錦如固聰明聖知猶如無聰明聖知然而聰明

聖知終不能秘乃其所以為聰明聖知也固聰明聖知達天德就是無聲無臭的境界但自惡其文之著也一念始可見斂華就實這一念真是下學用功第一着

示東昌聊城兩學諸生

非禮勿視四句工夫在應感上做出門如見大賓二句工夫在心上做然則回與雍何以辨也不知四勿字難而二如字易請以戰喻夫非禮之聲色交於外而我欲視聽之是外寇

也非禮之言動起於內而我欲言動之是內寇也內外交攻而我以孤軍猝遇強敵不假應援一鼓而下難邪易邪出門使民其心易肆特內寇竊發耳然必借見賓承祭之心以勝之不然鮮不北矣故此一捷也是應援之兵之力也而主兵又安在哉以此較彼難邪易邪此回雍之辨也或曰顏子心齋坐忘幾於化者也何至有非禮曰禮不易言也一念少過即非禮一念少不及即非禮故曰約之以禮約也者約其過與不及而歸之中也至精至微非可以騰諸口說者豈至如世俗所謂非禮非禮云哉噫內寇外敵雖太平之世所不免而恃吾有以備之者曰顏子而無非禮也是唐虞無四凶商周無桀紂過天下有是理哉堯舜湯武不以其故損聖又何疑於顏子故千言萬語為顏子解者是昧於時勢者也

問顏子學幾於化者也視聽言動豈有非禮豈待於勿勿之云者不過在靜中一念上用功防未萌之欲云爾若必待視聽言動而後勿不幾於粗乎曰此意甚是雖然如此則顏子靜中一念且不能靜矣更說甚動顏子學幾於化靜中一念已是澄澈的未萌之欲已不消防只是在視聽言動時再一點檢耳但把顏子之非禮不可看的太粗顏子之四勿不可看的太着力便是且靜固靜易乎動亦靜易乎賢如顏子豈有靜中不靜賢如顏子又豈能動中不動有耳目口體便有視聽言動有視聽言動便就有非禮處勿之云者是動中求不動之意也動而不動則動中能靜矣動中能靜則靜中能靜又何待言靜固靜動亦靜無內外無將迎此孔子之所以為四絕而顏子之所以為四勿也一間未達其絕與勿之間乎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夫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易見可欲而使心不亂難此四勿之學非顏子

不足以當之

涇野先生教人於動處求靜真得夫子告顏淵非禮勿視聽言動意

示濟寧學諸生

仲尼祖述堯舜一章是一首仲尼贊武字上字一韻行字明字一韻化字大字一韻自古贊體之妙莫過於此

問中庸引夫子之言皆言子曰惟君子中庸章言仲尼祖述堯舜章稱仲尼者何曰此二章

正相應蓋前邊說舜文武周見得道中庸道理散見於堯舜文武衆聖人前邊說天地鬼神至於日月星辰華嶽河海禽獸草木無不言及見得道中庸道理散見於天地萬物後邊說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見得道中庸道理雖散見於堯舜文武天地萬物而實統會於仲尼故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可見仲尼曰君子中庸亦惟仲尼為能中庸耳聰明睿知章就是仲尼之小德川流經綸大經章就是仲尼之大德敦化不徒曰承上文云爾仲尼曰君子中庸非仲尼吾誰與歸

詩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只是箇淡故下文即曰淡而不厭學者只凡事淡得下其識見自別其品格自高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自古熱鬧人多喜動喜事恬淡人又多厭動厭事惟淡而不厭才謂之君子之道才謂之中庸

論君子之道說到篤恭而天下平道理可謂至大不知有何樣奇特工夫方才得到此顧先之以淡而不厭一句可見淡之一字乃吾儕安身立命所在若是能悟破淡字則精神收斂在内覺得世間種種可豔之物自與自家身上不相干涉就是在爵祿名位中必不為爵祿名位所用何等安閑何等瀟灑須有此等胸襟方才做得出篤恭而天下平的事業不然把自家一段精神終日馳騖於外只在榮

身肥家紛華靡麗上做營營逐逐徒自苦累一生有何好處又何論事業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不是有心去把天下不放在心上只是把天下看的淡所以能不與也雖然人情好甘而君子曰淡非迂也嘗得出淡中滋味自是能甘得淡自是能不厭若嘗不出淡中滋味縱曰我能淡我能淡其如不甘何故不以淡為甘而輕言淡者非深於淡者也

示四氏曲阜兩學諸生

孔子之道一貫之道也原不貴博亦不賤博故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弗畔者弗畔此一也夫子知曾子博而能約可與言一也故直示之曰一貫知子貢博而不能約不可與驟言一也故必先試以多學而識然後約之曰一貫可見善學聖人者惟恐當下不能承認此一也又何必沾沾以博自多哉齊景公欲用孔子晏子沮之曰當年不能究其蘊累世不能闡其施蓋病其博也而史遷亦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夫博而不約其流弊至於什百千萬而不可返皆多之一字為之祟矣也噫人情好勝勢必畔而至此不足為異但使晏嬰沮景公而聖道不行於當時史遷列六家而聖學不明於後世可勝異哉可勝異哉

世道不如古全係於士君子好高之心勝不在日用間着實用功孔門言志亡論夫子與顏子何如只看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

敝之而無憾居然三代時大道為公景象可見古人為學何等着實吾儕試自揣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也果能無愛惜心否即不然果能無納交要譽心否但只有纖毫未化便是有愧於此心便是有愧於子路縱高談性命何益此世道所以不如古也

楚倜先生維風編中有云知道者之於詩文直揄莢視之可也余讀之以為知言豈直詩文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即善與勞亦揄莢

視之可也不然即此一念有善有勞之心便不是善便不是勞矣舜之舍巳孔之毋我皆是此意噫難言哉

顔子蕭然在陋巷中有何善有何勞而居然以不伐不施自任是何等様胸襟吾儕當細思之

有善有勞難不伐不施易何世之有善有勞者多而不伐不施者少也於此方見顔子之不可及

伐善伐伐也有以不伐為伐者亦伐之伐也施勞施施也有以不施為施者亦施之施也故曰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此斷不可以為訓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孔子一生的學術一生的事功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是曾子一生的學術一生的事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孟子一生的學術一生的事功

問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君子所性誠然不知性是怎麼模様曰君子所性根心處雖不可見至於睟面盎背是昭然可見者只説這睟面盎背處大行能加窮居能損否余嘗見富貴之士或有形容憔悴者貧賤之士或有發氣滿容者可見這根心生色處大行窮居斷然加損不得

問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曰芳草和煙暖更青寒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

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只一箇分定了便殺多不得可見人只是安分便是盡性

安分二字人人能言之不知道理甚大功夫甚難必如夫子所謂隱居以求其志方謂之安分於窮居行義以達其道方謂之安分於大行陸子靜謂宇宙内事皆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亦說得出分字意

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分明畫出一箇聖人模樣宛然如見吾儕既見之矣不可在模樣上欣羡當自根心處求之

又示四氏曲阜兩學諸生

問四氏學及曲阜學諸生曰諸生或為聖人之後或近聖人之居誠為厚幸然為其孫者何以無愧於祖為其弟者何以無愧於師乎諸生唯唯否否余曰爾諸生以讀書科第為無愧乎如此則世之取高科躋膴仕者皆可以為聖人矣爾諸生以為然否爾諸生必不以為然既不以為然何不求其所以無愧者而奮然思齊也然其所以無愧者何在諸生又唯唯否否余曰陽明先生云箇箇人心有仲尼箇箇人心既有仲尼則為其孫者生來原無愧於祖為其弟者生來原無愧於師此道完完全全聖非有餘我非不足故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但只是自家信不及

所以不肯思齊所以有愧耳且爾諸生有能篤信聖人如子夏者乎子夏篤信聖人故學以致其道後儒不篤信聖人故學以致其舉業學其所學非聖人之所謂學也非聖人之所謂學則雖謂之有愧也亦宜雖然子夏惟篤信聖人故入聞聖道而悅亦惟篤信聖人故出見紛華而悅何也子夏篤信聖人不曾篤信自家所以入聞聖道而悅又出見紛華而悅耳顏子其初亦篤信聖人故仰之鑽之瞻之三之字俱指聖人其後一聞聖教始信得博我約我始信得我自家生來原是聖人故既竭吾才如立卓爾曰卓爾則入也卓然見於其前出也亦卓然見於其前孰為聖道孰為紛華孰為可悅孰為不可悅舉矚皆是盈眸皆是鳶飛魚躍現在眼前此顏子之所以不可及也篤信聖人則離過聖人必有出入處篤信自家則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又安得有出入乎哉今吾輩生於千百世之下聖

人生於千百世之上是人也既未聞聖道而出也又只見紛華安得不愧於聖人爾諸生不要說聖人生於千百世之上我生於千百世之下只信得過聖人生於千百世之上固是此赤子之心固是此良知我生於千百世之下亦是此赤子之心亦是此良知既亦是此赤子之心亦是此良知我何為不奮然思齊而甘心有愧於聖人也今諸生能篤信此赤子之心否能篤信此良知否拋卻自家無

盡藏緣門持鉢效貧兒諸生得無惕然於此乎諸生又唯唯否否余曰孟子不云乎是心足以王矣齊王拋卻自家能王之一念卻去問霸者之事豈非緣門持鉢效貧兒耶吾輩果能篤信此赤子之心我與聖人同篤信此良知我與聖人同則識得本體自然可做工夫做得工夫自然可復本體當下便是聖人故曰箇箇人心有仲尼非虛語也自從孚泰收功後始信人間有丈夫豈非千古之一快哉如此則爾諸生在天地謂之肖子在聖門謂之高弟登高科躋膴仕於此心此知無所加固謂之不愧不登高科不躋膴仕於此心此知無所損亦謂之不愧故曰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嗚乎盡之矣諸生為之躍然余反觀竊自愧遂書之以示諸生併以自勗焉

示寧陽學諸生

克己復禮為仁先儒解克字謂如三軍遇敵戰必勝攻必取此言甚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但自家兵馬若平素操練得不閑熟停當而輕言克是所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耳故夫子又曰操則存舍則亡然則欲克己者又不可不先講操心之道

問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已幾於化矣夫子與之論仁宜有玄虛奧妙處第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何淺易也曰惟至淺乃至深惟至易乃至難吾輩學問不及古人只為一生在此區區形骸上討箇受用終日将外邊聲色應感

陪奉此軀即有志於學者亦多從此起見種種情識擺脫不去自視於視聽言動不知有多少欠闕多少愧怍處如何到得顏子且非禮之視是誰視非禮之聽是誰聽非禮之言之動是誰言是誰動皆是此一箇區區形骸作用至於非禮勿視是誰勿視非禮勿聽是誰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誰勿言勿動這不得一段真精神真力量如何能斬釘截鐵一齊勿去亡論罣礙湛溺即勿矣猶有拖

泥帶水處亦不得謂之勿勿者拔去病根意也顏子四勿真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大者先立則彼區區形骸如耳目之官豈能奪之豈直不能奪且即此區區形骸即是靈明真體故曰仁者人也又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若顏子者亦庶幾可謂踐形而無愧於為人矣大約異端言仁指的是那能視能聽能言能動的那箇吾儒言仁指的是這能勿視能勿聽能勿言能勿動的這箇這箇道理至淺至深至易至難玄虛奧妙莫有過於此者若舍此別談玄虛奧妙余豈知之扎

非禮勿視四句非字不同有非者有非之非者有似是而非者非者不難勿非之非者亦不難勿惟似是而非者為難勿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這等去處非顏子不能剖析

學者能體會得聖人訒言之意雖言以終日亦

謂之訒不然即閉口深藏亦訒之盜也故曰吾與回言終日又曰予欲無言有言無言真不在言上說

仁者其言也訒訒之云者非徒不言也蓋太極之理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靜專則不動直不靜翕則不動闢故子思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訒之云者亦敦化意也聖賢道理原自精細聖賢學問原自深湛故易曰洗心退藏於密詩曰夙夜基命宥密訒之云者亦藏密

意也大抵人之精神最忌外露人之力量最怕輕洩士君子果能收歛這一段精神強固這一段力量如猫之捕鼠如鷄之抱卵不識不知勿忘勿助到此地位才是真為之難才是仁者其言也訒這等去處別人識不得須是要自家内省内省者收視返聽自家默默湛思默默點檢耳後世學者豈不毅然要做好人但終日外省處多内省處少如何筭得故次章即云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而子思

亦曰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正得夫子告司馬牛之意吾輩為學須是要在人所不見處用功

示泰安學諸生

泰安諸生講富與貴是人之所欲廣土衆民君子欲之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三章蓋聖賢道理原是一貫此三章書只當作一章看大約學者只是在富貴貧賤上打不破徒自纏擾一生安能到聖賢地位所以然者只是看得大行能加所以不能審富貴看得窮居能損所以不能安貧賤若是能看破大行原不能加富貴自然能審看破窮居原不能損貧賤自然能安一切世味都擺脫得開瀟灑快樂自然睟面盎背所見自然大所處自然高當下便是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境界睟面盎背就是成章氣象在水謂之瀾在日月謂之光所性是何物就是此仁在水

謂之源在日月謂之明故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所以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君子之志於道也志此而已矣或曰富貴貧賤勘得破便到聖賢地位抑何其言之易也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由此觀之言何容易雖然孔顔樂地非難造好讀誠

明定靜書願與諸生共懋勉之

昔人有言過得貧富關便是小歇處過得生死關便是大歇處余以為貧富關便是生死關過此便是大歇處何云小也嗚乎人能過此關天下何事不可做昔涇野先生教人惓惓以甘貧改過為訓而谿田先生深以為然此正前輩學問真切處非後學可及雖然不甘貧就是過能甘貧就是改過仔細看來世間人種種過失那一件不從富貴貧賤念頭生

來卑卑者無論即高明有意思者亦往往墮此坑塹良為可惜諸生不可不時時惕然猛省

富貴貧賤自有定數欲之不能來惡之不能去世之人徒多費此一番欲惡耳不處不去君子只是箇勘得破

富貴是人所欲貧賤是人所惡受病之根正在此欲惡二字君子之心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原未嘗先有欲惡二字橫於中所以富貴貧賤到前便能審之安之如鑑本空而妍媸自辨衡本平而輕重自分不然饑者甘食渴者甘飲其如飲食之正味何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只是此心常惺惺要不失此真體耳非分外硬將一物强置之胸中必於是必於是也

富貴貧賤不當著跡看日用間富貴貧賤時時都是有的且如食求飽居求安便是欲富貴心惡惡衣惡食便是惡貧賤心豈止於此大

凡念頭起處都是富貴貧賤所在此所以時時要照管時時要收攝不然若著跡看則三公萬鍾一生能遇幾次所云終食不違造次顛沛必於是者果何物耶念及於此此心真是一時放下不得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惟根於心所以能生色可見根之一字最要緊世間諸凡作用如事功節義之類都只是枝葉枝葉有遇有不遇而惟此根乃是人人有的故曰人性皆

善有此根則時而大行如樹木遇春夏其枝葉自然發生於此根實無所加時而窮居如樹木遇秋冬其枝葉自然收藏於此根實無所損故東廓先生云世俗通病只認得箇有才能有勲業有著述的聖人不認得箇無才能無勲業無著述的聖人此實根本之論嗚呼人人有此根人人不肯自認有此根徒只在枝葉上用功何也自喚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誠切中後世學者之病

問孔子之道精矣微矣孟子第以登東山而小魯云云形容之何也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然則學聖人者柰何曰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雖然吾輩今日不當在成章上馳騖只當在成章以前用功或曰何也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孟子豈徒曰觀之而已哉知此則知聖道之所以大知此則知君子之所以成章

示濟南歷城兩學諸生

古今談道者多矣莫精於費而隱一言若曰君子之道費而隱非隱而隱也子思有感於當時昏昧溷冥虛無寂滅之說行故為是言以覺之然亦非自子思始也夫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知此則昏昧溷冥虛無寂滅之說不攻自破矣知此則知道知

中知學

及其至也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天地亦有所憾此是論道理如此然學者只當極力以求其至不可以聖人之不知能自諉下文曰至誠曰至聖曰至德至道曰至矣總是發明此意這至字不在高遠上說就是中庸故曰中庸其至矣乎又曰中庸不可能也中庸二字雖聖人天地亦有不能盡處故堯之允執舜之精一一生兢兢業業只是為此若中庸是

容易的堯何必允執舜何必精一堯舜又何以曰猶病哉註謂覆載生成之偏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夫曰偏曰不得其正可見中之一字天地亦有不能盡處此所以人猶有所憾若把至字看的太高遠便非中庸之旨且天地聖人有所不能盡的道理就是愚夫愚婦所與知能的道理下文說到參天地贊化育說到篤恭而天下平才只是盡了愚夫愚婦的道理其實於愚夫愚婦道理上一毫無

所加才謂之中庸才謂之至然篤恭而天下平即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故曰聖人亦有不知不能矣以天地之化育而尚賴聖人以贊之故曰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可見這中庸道理匪高匪卑匪遠匪近匪難匪易如以為高遠而難也難道自家不如愚夫愚婦知以為卑近而易也又難道自家過於天地聖人至乎至乎可不勉哉

自老子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說於是遠人為道者索隱行怪求之於虛無寂滅之域子思子憂之不得已有鳶飛魚躍之說若曰斯道在天地間舉目皆是舉足皆是何可道何不可道何可名何不可名無內無外無有無無無之非道無之非名無之非學閉門靜坐則靜中有鳶飛魚躍之趣應事接物則動中亦有鳶飛魚躍之趣推之至於夢寐之中則夢寐中亦有鳶飛魚躍之趣推之至於造次顛沛之時則造次顛沛中亦有鳶

飛魚躍之趣故夫子夢見周公豈真有周公之揖讓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必於是者又果何物何事也哉信乎知鳶飛魚躍之趣則知道可道為常道而道不可道者非常道名可名為常名而名不可名者非常名者于虛無寂滅之說當不待辨而知其非矣

右數則皆因諸生講此書遂書以示之雖聖賢精蘊未必甚解但藉此與諸生相印正耳雖然余之所以惓惓於諸生者又不顓在此講

說問也

乙未冬日長安馮從吾仲好甫書于濟南之澄清軒

昔楊子之隣人亡羊追之不獲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不知所之楊子戚然變容者竟日余觀近日博士家逐迹喪真殆不幸類是夫書者聖人之迹也而有不可傳者存焉惟大覺玄解始能旦暮遇之而近日博士家慕吊詭則支離傳註狃發冢則懼傷口珠或夢中占夢而自謂全

覺或學一先生之言而暖姝自喜是何其多岐也夫赤水玄珠知珠不能索而得糟魄之喻斲輪者所以釋椎斲而議讀書之君也然則逐迹喪真之士安得不壓朱公之戚我侍御馮先生以關陝大儒出入金馬之門已而簪筆柱下代狩東省巡歷之暇時進諸博士弟子與之辨析精微懸大道之多岐而亡羊者衆也因錄次成書命之曰訂士編云意與諸博士弟子相印證也余得而卒業焉大都闡博約一貫之道發克復四勿之功明根心定性之旨而歸重於先立乎大之一言推原費隱之說仲尼之中庸而拈出淡字固守之義尤宋大儒所未發直指良知為作聖之基而勘破生死貧富之關至於由回之志顔冉司馬之仁孔曾孟子之學術事功又各歷歷剖之詳焉去聖人二千餘歲矣僅僅數千言肰其關鍵曲盡閫奥筌蹄盡化而不出其宗噫化聲耶法音耶三籟耶于靜登壇新建提衡淵淵理窟我余指知雪神恍見德機而知先

生之發吾覆也乃請其帙授之剞劂氏嘉與海內諸博士弟子共印證之都人士聆真人之謦欬得未嘗有何啻逃空谷者忽聞足音也疇不跫然而喜左袒下風乎出涯涘而觀大海庸詎東省十數學宮而已我先正李文達嘗言宦途惟薛大理以理學為務玆觀馮先生雅有文清夫子之風焉是編出而宋儒先又樹一赤幟矣海內博士家誠無樂鵕於鍾鼓無求馬於唐肆滌除宿根掃撤塵障而別具隻眼焉周道如矢

君子所履豈惟永無岐路之泣即向所稱聖人之不可傳者盡在是矣

屬下直隸河間府知府陳邦科頓首謹書

馮少墟集卷五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關中士夫會約

關中會約蓋馮柱史仲好首議而諸君子樂成之一時義舉百年希覯于于野渙群之易曷少焉柱史叩余言爲約規余簉重感吾黨先達人文之盛而式微于今也茲約誠行無渝則式微者以道盛往盛可無譚然竊有懼焉士固有同舍而割席千里而比肩者則心之一與弗一耳心誠一無會亦會矧曰會不約皆約矧成約故面會不若心會約以詞不若約以心嘗怪論交君子分社近黨合醵若嬉有一多焉而挾有一少焉而忮黨非嬉非挾與忮尤非心之所由弗一也茲用會以合一約以貞合會不數而志洽約不煩而誼正風啓大同道振式微類族自我鄉人所望乃或聲鶩而寡實文具而鮮終陽浮道與而畜貳將令望我者緣款索我拾罅議我

其謂之何諸君子當俾不落是乃余爲是懼也誠慮于所不必然但冀釋余懼者以必不然用賡前議美意云

戊戌端月首會日約中杇樗周宇題

夫世道隆汚係士風厚薄而迈薄還厚倡之者當自士大夫始使士大夫而猶然不倡則於齊民何責焉昔夫子歎時人論禮樂而決之曰吾從先進當其時豈無野人夫子者而夫子不之恤若曰知我者其惟先進乎罪我者其惟先進

乎今萬世而下猶知有先進可從者伊誰賜也吾二三士大夫誦法孔子有目覩今世道士風可不決所從而從空歎君子野人哉頃者經軒熈宇二先生過訪精舍談及吾鄉士風爲之咨嗟太息者久之余曰此豈異人任也在二先生倡之何如耳二先生曰然是亦不可以無約子其任之余謝不敏曰有諸前輩在二先生曰否否耶此是前輩命也長者命少者不敢辭子其二之余曰唯唯遂載筆從事於二三士大夫之後

萬曆丁酉冬十二月後學馮從吾書

會約

一省會風氣近古諸凡禮節頗有先民之意第恐久而寖失其初是不可不一申之者其冠婚喪祭當以會典家禮爲主至于冠禮久已不行尤望諸公亟倡之

一士夫經年不一面恐非吾輩一體之誼擬於每年正月初六日各携餅果四器酒一尊同

至一公所公拜二拜再拜二拜以見相答已時赴會申時散會中有年高步履不便者公除餅果四器酒一尊逕至其家非有大不得已事不可不到

一彼此往拜俱用單帖止後輩於前輩用祈柬

一次其前輩亦只用單帖答後輩途遇前輩下車立道左俟前輩過方登車如年歲及科目相近者或彼此下車相揖或車中拱手既別不必差人拜上

一彼此往拜務要相見不可槩以不在辭如坐談時久隨便出一餠一果用之不必設卓以滋靡費

一彼此稱謂或字或號不必稱翁惟後輩於前輩仍用翁字以見鄉黨重齒之意至於公事傳帖雖後輩爲首於前輩亦不必稱翁庶中有姓同與號之上字同者不至無所分別

一彼此爭搆吾輩所無儻萬一有之大家務要盡心勸和勿令因小忿以傷大體至於外侮

之來雖聖賢所不能免吾輩中儻有無故遭此者大家亦當左右維持無令失所傳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夫鄉田同井者且然况於吾輩尚其念之

一士夫宦遊歸及公事過家者吾輩爲主人當先有、拜越數日其客回拜即主人中有年高步履不便者或座居不知者不必論其先施否亦當往拜仍當下車登堂以候安否不可過門止投一刺其燕會禮文俱當節省如中有至親同年不在此例

一中有新選及出差陞轉過家者各捐分金一兩其餘願捐者聽

一中有年老無子或有子而貧甚者每年公具分金若干以助之其異日壽器賻奠仍當破格存厚

一異日中有大故公具分金若干爲賻葬時再具若干爲祭公舉外私舉者隨便

一士夫之後有十分貧乏不能度日者廉其實

量給資本以恤先世於既往以存厚道於將來切不可秦越肥瘠視之

一士風薄惡莫過於投遞揭帖以後凡有緣門投遞者衆共絕之不必接覽

一吾鄉士風雅稱恬靜而近日諸長者尤多閉戶寡營絕口不談時事如此美俗烏容過慮第恐無知之人指稱吾輩或捏寫連名假書囑託當路或擅借一二名號傳帖相約甚至無名之帖頃刻傳徧而大家茫然莫知其所

自詐如此類關係一方士風不小今後吾輩遇此不妨過于詳愼盖關防詐僞徵獨居官即居鄉亦不可不一留心也

以上數款特其大略耳若其詳則有鄉先正藍田呂氏鄉約鄉儀在願吾輩共斟酌講求焉

關中會約跋

會舉于戊戌正月仲好氏書約先大夫題辭不佞以使事過里與末議焉亡何仲好養痾杜門九年始出不佞東西南北抱先大夫戚歸終制

從鄉先生後亦踰九年越丁未春兩人始再與斯會盖相視而慨會合之難也雖然不佞重有戚焉先大夫題約諄諄以心一規兹雍雍濟濟罔弗一也而不幸往矣諸先進且强半修文嗟嗟百年駒隙幾俟河清此古人終日乾乾競寸陰而永終譽也會合維艱無虛良晤九原可仰盍最方來近一時長者坦秉亮節人人可用爲儀而嗣至諸君子鬱然煥然爭相澡濯即不佞如誦或亦可肖而化焉者於休𢦏洛下耆英情誼不洽于後進蘭亭少長流連僅止于壺觴或如今兹萃渙維風而相觀道義者乎此會良稱不偶吾願諸君子共敦之矣會既畢仲好謂不佞不可無言遂不辭而跋其後

後學周傳誦謹書

關中會約述

此關中會約也何述焉紀侍御馮仲好先生雅意而述之以詔吾黨也盖吾黨寶慶之會前未有也自仲好始倡之會有定期約有定款先生

自有引敍先達周司農先生弁有辭旨哉乃言皆萃渙之良箴而協德之寶訓也盖異人德以敦素風酌往來以通交際嚴謂以尊言謳絕告許以警薄俗周窮約以厚薄靖紛後各以慰先德敦本尚實之念維風善俗之規溢于言表一時士庶羨爲盛會傳之海内慕爲盛舉今行之十餘年弗替也兹仲好方奉召還臺觀風天下首以此化導搢紳士則斯世斯民皆善德矣豈惟一鄉一國也與哉篤志仲

好行矣吾黨意人人殊設有弗繼仲好之雅者此事或廢柰仲好之始願何今以往有能體仲好意俾善則雅意世世守而不墜吾且願爲執鞭而從之矣貞不佞敢僭爲數言以爲吾儕告勿立異勿有我勿爲齊民所指摘則庶乎斯會斯約永貞爲毋負矣夫覩是會也讀是約也有不犂然當心者非夫也若夫會心匪面之訓反薄歸厚之倡則有二先生之言在不佞又何說之辭

歲丁未閏月望日會中迂叟秦可貞拜手謹述

馮少墟集卷六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學會約

歲丙申秋余與諸君子立會講學於寶慶寺越數會諸君子請余言爲會約余謝不敏諸君子請益力爰述所聞條列如左亦藉手請正意也諸君子其謂之何

一會期每月三會初一十一廿一以中午爲期不設酒醴不用柬邀大家初會相拜止於會中行之不必各各登門以滋勞擾若别有請

益不在此例

一會期講論毋及 朝廷利害邊報差除毋及官長賢否政事得失毋及各人家門私事與衆人所作過失及詞訟請托等事褻狎戲謔等語其言當以綱常倫理爲主其書當以四書五經性理通鑑小學近思錄爲主其相與當以崇真尚簡爲主務戒空譚敦實行以共

任斯道無令鄉之先達如横渠涇野諸先生專美於前可也

一會中一切交際俱當謝絶此正崇真尚簡處彼此各宜體亮若中有至親舊友不因學會相與者隨便

一彼此講論務要平心易氣虛己下人即有不合亦當再加詳玩不可自以為是過於激辯昔張横渠先生一夕與二程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

之程伊川先生見横渠訂頑曰是起爭端改為西銘且曰某兄弟無此筆力又曰自孟子後未見此書觀此足見二子舍己從人取人為善鄒魯真傳正在於此若以自是為自信主意一定無復商量如此縱講得是亦為不是況又未必是乎近世學者多坐此病吾輩當共戒之

一坐久興到願歌詩者歌詩數首以暢滌襟懷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氣象何等從容誠意何等懇至即此是學

一學之不講孔子且憂況於學者今吾輩講學於此非徒教人乃所以自求其益耳何也人心易放學問難窮無論浮湛世味悠悠歲月即使今日行義超卓儘足樹立苟以此自足自滿不復求益寧保終身之不改行改玉乎即不然寧保終身之不南越北轅乎故親師取友一則夾輔切劘使不至放逸其心一則問津指路使不至錯用其功耳總之自求其

益非所以務外徇人也故鄒東廓先生有云學之不講聖門所憂所謂講者非以資口耳所以講修德之方法也下文所指聞義而徙不善而改便是講學以修德實下手處而呂涇野先生亦云學不講不明非是自矜將驗己之是非又云道學之名亦不消畏避人知方是真做纔有避人知的心便與好名的心相近此皆前輩折肱之言吾輩不可不潛心體驗者也

一古今理學名儒標宗立旨不翅詳矣陽明先生揭以致良知一言真大有功於聖學不可輕議且如吾輩今日講學於斯其於聖賢道理發揮亦可謂極明暢矣不知各人心中一點真僞處大家得而知之乎否其各人飭躬厲行亦可謂極真切矣不知其心中一點安勉處大家又得而知之乎否大家雖不得而知其各人心上一點良知明明白白一毫不可得而昧也吾輩今日為學不在遠求只要各人默默點檢自家心事默默克治自家病痛則識得本體自然好做工夫白是親師取友其益自爾無窮耳不然朦昧此心支吾外面即嚴師勝友朝夕從游曷益乎此先生致良知三字所以大有功於聖學也若夫着實用功各求其所以致之之道則在吾輩大家勉之耳

一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故顏子好學不過不遷怒不貳過而止耳無它奇術秘訣也今吾輩

發憤為學斷當自改過始余每見朋友中背後多議人過失當面反不肯盡言此非獨朋友之過或亦彼此未嘗開心見誠以過失相規四字相約耳今願與吾輩約以後會中朋友偶有過失即彼此於靜所盡言相告令其改圖不惟不可背後講說即在公會中亦不可對衆言之令人有所不便於己固不當以一眚而甘於自棄於人亦不當以一眚而阻其自新交砥互礪日邁月征即此便是學顏子之學不然講論雖多亦奚以為哉此改過所以為聖學第一義故於約中特言之其它不能具而悉也

附答問二則

問古之聖人只講學可矣何必立講學之名曰古之聖人若只自己講學而不立講學之名以為天下後世鵠則天下後世皆不知有講學之事而自古聖賢相傳之道統自聖人而任亦自聖人而絕矣是豈聖人之心哉聖人

之心正要立此名以為天下後世鵠使天下後世有所趨向庶乎人人共為此事則自古聖賢相傳之道統或可以行之于無窮而後聖人之心始遂耳聖人有功于天下萬世處正在于此非聖人故立此名而好之也

問學者不言而躬行何必講學曰此言字不是指講學如有人自家不能孝不能弟却好議論別人不能孝不能弟君子曰不言而躬行可也何必議人又有人自家真能孝真能弟

而却好對人誇自家孝自家弟君子曰不言而躬行可也何必誇人此言字指自家議論人自家誇張人說原都是不該有的故曰不言而躬行若自家真能孝真能弟不惟不自誇而且歉然不自足猶終日講如何孝如何弟不惟不議人而且廓然不自私猶終日與人講如何孝如何弟此講學之言正躬行之士不可一日無者也可曰不言而躬行哉言之一字不明不知誤了古今多少人

少墟先生講學有年頃謝政歸余竊喜得相與肆力於學也乃與諸同志約會於寶慶寺中先生欣然從之坐講終日惓惓以躬行相勸勉一時人心莫不感發興起已咸謂其不可無約以遵守之也因請於先生先生出此以示後與會者益衆其約抄閱不給余因謀諸同志付之梓入嗚呼為學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戒空譚敦實行先生約中業已及之矣須與同志共勗之余又何贅焉咸寧王境謹跋

士戒

余至不肖諸生不不肖余而從之遊余愧無能為助也聊述數語以戒諸生知諸生必不其然第不如此不足以效忠告耳儻中有不率者諸生當先鳴鼓攻余訓導不嚴之罪

一毋自恃文學違誤父兄指教

一毋妄自尊大侮慢宗黨親朋

一毋對尊長噭(一尖切)噫(陆嚏帝)咳(丘蓋切)欠伸跛

庇倚睇第視唾吐卧切涕替及撒手交足等獘

一毋在稠衆中高譚闊論旁若無人

一毋假以送課徧謁官長以希進取或官長有命不得已錄送可也

一毋爭強好勝擅遞呈詞或父兄有命亦當委曲勸化必萬不得已方可

一毋借人書籍不還及致損污言書籍則凡物可知

一毋到人書房窺看私書簿籍及稱誇文房器具

一毋揀擇衣服飲食及致飾車馬等物

一毋見人貧賤嫌笑凌辱見人富貴諛羡詆毀

一毋結交星相術士及狹[illegible]諸凡無籍之人

一毋看水滸傳及笑資戲文諸凡無益之書

一毋撰造詞曲雜劇及歌謠對聯譏評時事傾陷同袍

一毋替人撰造揭帖詞狀及私約書札此二段每見人有犯之者往往明罹王法幽遭天譴

一毋輕易品評前輩著作及學問淺深行事得失

一毋彼此約分飲酒遊樂

一毋唱詞作戲博奕清譚

一毋出入酒館縱情聲妓及更深夜靜方才到家如遇親朋見召席間有妓宰辭而不往可也

一毋哄人罟人併議論人家私事

一毋作課之日輕易告假及彼此說話看稿以亂文思

以上數款皆余髫年所聞於長老先生者故不憚諄諄為諸生言之諸生其慎聽毋忽

諭俗

千講萬講不過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盡之矣因錄舊對一聯

做箇好人心正身安魂夢穩

行些善事天知地鑒鬼神欽

丙申秋余偕諸同志立會講學于寶慶寺會凡旬日一舉越數會凡農工商賈中有志向

者咸来聽講且先問所講何事余懼夫會約之難以鮮也漫書此以示若夫臨時問答各隨其人不具論

馮少墟集卷七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寶慶語錄

子夏在聖門稱篤信謹守者猶曰入聞聖道而悅出見紛華而悅可見人心操存最難令學者無聖人以為之依歸是入既未聞聖道而出又只見紛華安保此心之不舍而亡耶念及於此真是汗顏慄骨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仁者強恕而行之事然天下不皆強恕而行之人我柰何因不欲之加而輒動其憤懣不平之念耶此則必生身于羲皇之世而後可也但不知羲皇之世又有此憤懣不平之士否

君子遵道而行其志曷嘗不銳然不免廢於半塗者怕人責備也不知別人責備我正是指點我處有人指點我方喜其前途之不迷也而又何怕之有

管仲設三歸用反坫樹塞門其規模何等大也而夫子乃曰管仲之器小哉夏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其家數若隘乎小也而夫子乃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何聖人之識見議論與人情大相懸絕耶于此勘得破方不為世俗所梏染

黃擴孺問學者學聖人尚矣竊意聖人玄修實詣或高出尋常一籌及登壇聚講以日用為體驗處平淡為下手處何時才躋聖域曰自古聖人造詣豈止高出尋常一籌蓋高出尋常萬萬者但不知聖人當日用何功才得造詣至此亦不過以日用為體驗處以平淡為下手處耳吾輩果能知此常常用功不患不躋聖賢之域

又問旦晝時百累膠結萬實碁布牛羊斧斤易知也憶午夜乍覺每將旦晝未為隱寔預先千想萬慮一切牛羊斧斤都打不退此様病根如何核去曰斧斤牛羊時時有之只是自家一向不知故反愛護之耳今既知是斧斤必不肯再使我伐既知是牛羊必不肯再使我牧不患不退只患不打毋曰一杯水不能救一車薪之火也

又問人生塵寰舉足就差開口便錯尋自悔之差錯過的都收拾不來似這終身痼轍如何解脫曰學者終身痼轍不能解脫只是不知自悔若能自悔舉足自然不差開口自然不錯縱不然亦不至大差大錯矣又何痼轍之足患

又問堯舜地步最高功業最偉反聞子輿氏論一不為堯隔壁即桀一不為舜隔壁即蹠夫堯桀舜蹠相去霄淵何故並談無別曰堯之隔壁就是桀舜之隔壁就是蹠中間再不隔一家此孟子所以並談無別世之學者既不敢為堯為舜又不甘為桀為蹠只是錯認以為中間尚隔許多人家耳使早知堯之隔壁就是桀舜之隔壁就是蹠自然一步不敢差

錯

又問古昔論人多在事後今世論人多在事始想姬旦負成王時伊尹放太甲時心事未白二公何所擔當不為流言中傷竟成千古大事曰世間是非毀譽最易動人伊尹周公只是能自信不為是非毀譽所動所以能成千古大事亡論伊周即如宋濂洛關閩國朝河會姚涇諸先生當日講學時有多少是非毀譽由今視之于諸先生竟何如大約古昔論

人多在事後今世論人多在事始今世論人雖在事始吾輩自信當在事後

又問小白重耳兩霸最是號稱善假之者迺陘亭衡雍後執陳濤塗聽衛元咺甫履盛滿輒肆焰嬉暴行彰彰可指可摘又若不善假者此何以故曰天下事真者斷不能假假者亦斷不能真伊周真者也雖叢流言何損于真桓文假者也雖費彌縫何益于假不然濤塗之執元咺之聽何一旦敗露至此哉或曰非敗露也是真心發見也余曰然君子有真小人亦有真濤塗之執元咺之聽是小人之真心發見也于此可以觀桓文之假而不可以此概天下之真若槩以此為真則日肆焰嬉無所忌憚者為真而一介不苟亦易几几者反為假矣故君子之真不可無小人之真不可有毋徒諉曰吾真也吾真也而置君子小人于不辨

或問先知後行知行合一曰昔涇野與東廓同

遊一寺涇野謂東廓曰不知此寺何以能至此寺東廓曰不至此寺何以能知此寺之妙二公相視而咲可見二說都是不可執一也雖然道之不行章先後合一業已詳言之矣吾輩又何疑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覆載生成之偏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說的未嘗不是但講天地之大處不可說壞天地當云以天地之大無所不覆無所不載人不知當何如頂戴宜乎

有感而無憾然人心不足人之類欵不齊雖以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可見道理無窮猶字最當體認不可說壞天地尚有可憾處天地生我當吾世而使人猶有所憾則天地生我之謂何須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使天地不至于為人所憾才不負天地生我之意不然無論為人猶有所憾之人卽不為人猶有所憾之人而碌碌庸庸不能使天地不至為人所憾則天地又烏用生我為我可愧可懼

孔子稱舜曰必得其名稱武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正見得武之征誅與舜之揖讓一耳且更加一天下字又加一顯字尤見得武之心事顯然明白天下人人所共信也

問曰必得曰不失一字之間真春秋衮鉞之意何如曰不然孔子正恐人有此議論故序武于舜後序不失於必得後耳又問不失二字何曰二字極有意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不獨文王武王受命而曰未可見武王一生亦以服事殷父子已得天下之顯名直至末年不得已順天應人才有此舉宜乎平日之顯名至此不無少損而猶然不失此所以為難故曰不失非與必得二字有衮鉞也又問曰身似心猶歉焉何如曰不然自古聖人做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疑一時浮議或有所不免然公論久而後定縱身後有顯名而不能保其身之不失武王能以其身不失天下之顯名是何等心事又何以服人至此豈不尤難之難我謂武王自歉則可若以心猶歉解身字則不可

問壹戎衣而有天下何也曰一字正見得師不老財不匱兵不血刃處向非天與人歸武王不得已而應之安能易易如此惟一戎衣而有天下此所以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也問文王事殷而武王伐受文王之心慼矣何如曰父作之子述之此正文王之所以無憂也烏

乎戚謂之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可見武王到文王之時亦必以服事殷文王到武王之時亦必一戎衣而有天下孔子明白說破而蘇子猶謂武王非聖人何也

問子思惓惓於纘緒繼述為武周辨者何曰孔子嘗謂武未盡善蓋悲其遇也又謂夏禮殷禮吾能言之蓋為周監于二代遡其郁郁之文所從出也而或者不察以為孔子若有不足于周者且春秋時周先王存一空名而為

下之敢於僭者又多借未盡善之言以為辭故子思不得已直說出武周心事原與堯舜揖遜之心同而後又惓惓于今用之吾從周及憲章文武之說又引夏禮吾能言之云云以為証此其憂誠深而其慮誠遠矣中庸一書謂之明道之書可也謂之維周之書亦可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此亦裁革節省之意不知有當裁革節省者亦有不當裁革節省者

春秋時列國不惟不奉聲教且不奉正朔矣關係豈小夫子愛禮之意只當在奉正朔上說與春秋書春王正月之意同昔人謂桐江一絲繫漢九鼎余謂有司一羊存周九鼎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周自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天子不巡狩諸侯不述職列國不陳詩貢借原是詩亡不是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所以孔子刪詩止於三百篇此外再無詩可刪矣王迹熄而詩亡觀詩亡而王

迹可憂此孔子所以作春秋以存王迹也春秋天子之事不是孔子僭托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只是魯之春秋照周天子的制度稍為筆削便是天子之事非復諸侯之事矣故觀於春秋而知周天子之政教號令猶然行于天下也夫子維周之功大矣

問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如今有目疾者亦神散而昏豈胸中不正耶曰只視所當視不視所不當視便是瞭便是

神精而明若不視所當視而反視所不當視便是耽便是神散而昏昔一朋友書屋中有酒數壘有書數卷客至反覆視酒更不及書主人因留飲大醉而別嗚呼瞭眊之際亦微矣可不慎與

問格物曰今吾輩在此講格物就是格物即如孝弟二字與師友講明便是格孝弟之物心下講得孝弟二字明白即是知至由是誠其孝弟之意正其孝弟之心脩其孝弟之身齊

其家使一家之人皆孝弟治其國使一國之人皆孝弟平其天下使天下之人皆孝弟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若離卻眼前另尋一物是物與吾身為兩而道可須臾離矣

問經權曰天地間只有此經天地以此立心生民以此立命守國以此異于夷狄人類以此異于禽獸可進可退可毀可譽可生可死而此經必不可廢但當平常易處之事雖中人或亦偶合當變故難處之事雖賢者不免出入所以古之聖人不得已設一權字以為事至于此須是行權才得合經不然便拂經矣是聖人之設權正為委曲合經設也而後人之行權反多至於廢經何哉聖人為經以設權後人借權以廢經關係豈小

信者人之真心國之大經足食足兵民信三者誠不可缺一若不得已寧可去兵必不可去信再不得已寧可去食必不可去信再三斟

酌至死不去此權也正所以求合乎其經也若今人論政平常已不知信為人之真心國之大經每每與兵食並論所以任不得已先要去信何況於再若曰不得已而行權耳不知行權之主意謂何如此又何取於權哉權一也權的合經不合經便是能權不能權便是可與不可與

孔子而後可與權者莫如孟子如答任人一章任人不知禮為天地之大經為萬古之常經

乃權於禮與食之間而謂食重又權於禮與色之間而謂色重曰饑而死曰不得妻者甚之也說到這箇去處恰似食色重所以屋廬子亦不能答不知如此權禮則人欲肆而天理滅人類而禽獸中國而夷狄矣關係豈小孟子亦權於禮與食之間而曰寧可以無食必不可以紾兄之臂而奪之食亦權於禮與色之間而曰寧可以無妻必不可以踰東家墻而摟其處子曰紾兄曰踰墻亦甚之也說

到這箇去處自然是禮重如此權禮則天理常存人心不死人類不至為禽獸中國不至為夷狄矣先王為食色而制禮孟子權食色而重禮天地之大經以正萬古之常經以明其功豈小補哉故曰孔子而後可與權若莫如孟子也

君子遠庖廚一句正是行權以合經處不忍見其死不忍食其肉此真心也此經也此心既是不忍而賓祭又不可廢若不行權執定禮不可廢只得忍而殺之則其初一二次還覺不忍久之習以為常必至見其生而亦忍見其死聞其聲而亦忍食其肉矣故先王不得已行權以遠庖廚庶乎禮既不廢心亦可存豈非為仁至妙至妙之術哉庖廚原為此心而遠行權原為合經而設惟至於委曲以合經而後見權之所以為妙

吾儒事業不外齊治均平此是如何景象若以家道富厚為齊以天下富強為平此五霸之

治平非二帝三王之治平也唯是入其家見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方是家齊景象而家之貧富不與焉推而一國必一國興仁興讓而始謂之治又推而天下必人人親其親而長其長則天下始平不在國之富不富兵之強不強也以富強為治平此千載不破之障

一念不起純然是善惟有念而後有善惡之不同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朱子解之止曰

存天理之本然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朱子觧之即曰遏人欲於將萌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節字乃天然自有之節就是中不是人為

問豫立之意曰豫在事上尋求斷不能立蓋事變無窮千頭萬緒豫先何以安排即安排得是亦屬有所將迎之弊况又未必合乎此豫字即是下文擇善固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於此勵弗措之志加百倍之功造到雖

愚必明雖柔必強凡事自然是立前定者前定乎此也若預先不在理上講究得明白心上不涵養得純熟事到面前如何得妥貼凡事豫則立是在心上豫不在事上豫

一夕坐寶慶月下見皓月當空自覺此心湛然無物因顧謂諸生曰此時正好自識心體蓋人性上不容添一物就如皓月當空纖塵不染可見吾輩心體必一物不容而後能萬物皆備彼反身不誠萬物不能皆備者還是自家心上有物還是自家心體不乾凈

問一物不容與萬物皆備二物字同否曰一物物字指欲言萬物物字指理言佛氏本來無一物不止欲無併理亦無不止理無併無理之無亦無矣此理障二字所以貽禍無窮也

人心所以與萬物隔者只是不能舍己若能舍己自然眼界大心地寛自然看得我與人俱從一善生來有何不可從處有何不可樂取處蕩蕩乾坤獨來獨往豈不為千古一快

取與二字原是相反惟善是同有的故即取為與於人無損而于己有益于己無損而於人有益故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彼此無損彼此有益人亦何憚而不與人為善耶

大學言正心無他法只是要此心常在腔子裏蓋此心一不在所以視聽遂失其職以此應事未有不差錯者此身所以不修也薛文清公每寢必自問曰主人翁在室否可謂精于心學者

出門如見大賓非止為出門而發盖出門之後就要待人就要處事有多少事體多少應酬若以不敬當之豈有不差錯之理故提醒之法于出門尤為緊要

問參前倚衡曰只如此時眼前師友相對大家精神收斂專一便是參前倚衡真境第恐吾輩過此時不能如此時耳所以學要常講師友要常會

問人而無信曰信在天為實理故四時一信之流行在人為實心故四德一信之貫徹如怵惕形于孺子固信之見于仁矣俄而接大賓而恭敬生焉非信之見于禮乎又俄而屈直互陳是非立判非信之見于智乎世人不知無信之不可故意做出許多機械來以為巧于涉世不知人而無信終不能行自己做到州里不能行處還不知是不忠信篤敬之故真是可惜

言忠信一節正是人而無信的註疏

問淡而不厭曰淡之一字原是性體吾性中一物不容何其淡也無物而萬物皆備又何厭之有即如淡水淡極矣故人人皆可用且如眼前飲茶就有多用不得的推而至于羹汁酒醴之類則人人斷難如一矣可見淡中之味人人當知能知此味則天下無事不可做矣先儒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此之謂也

人之樂未有無所寄者只是要寄得好即如聲色貨利人皆以為可樂故敝精耗神以殉之至老死而不寤所樂一差匪獨人品做闒而身家亦係之良可悲痛故二程初見茂叔即教之尋仲尼顏子樂處誠恐劈頭所樂一差則終身不能出此坑塹耳

孔子論友即繼之論樂而損益辨焉此之損益即利害禍福也不得輕輕看過

自家所樂一差則終身相與的朋友豈得不差朋友一差何事不差念之悚然

今人於書畫奕詠靡不殫精為之如曰學聖人

則退托不敢當豈知技藝至難故不能者極多若夫孝弟庸行當身而具人人可能則學聖人不較易乎

問吾子云人生天地間惟有講學一事固矣第講學者多惹人議論柰何曰議論何病議論然後見君子且吾輩為學非所以學孔孟耶孔子講學或人疑其為佞孟子講學外人謂其好辯不特此也伊川有洛黨之嫌紫陽有偽學之禁真西山稱為真小人魏了翁號為

偽君子自古聖賢未有不從是非毀譽中來者故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又曰金不鍊不精玉不琢不美可見是非毀譽聖賢方藉以為煅煉砥礪之資也又何詩人之議論我不然瞻前顧後方信忽疑是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也何以謂之孔孟又何以謂之程朱我白沙先生詩有云飽歷冰霜十九冬肝膓鉄様對諸攻群讒衆詆尋常事了取男兒一世中願與諸君日三復之

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何如曰道無大小學亦無大小安得以小德出入為可此中大有意思蓋先王立教大處不待言小處如曲禮所稱上東階則先右足上西階則先左足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作跪]而遷之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人子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之類即一言一動一步一趨都有箇規矩準繩一毫不肯假借一毫不得踰越非是先王過於詳過

於嚴盖立教不得不如此先王立教既如此其詳且嚴而又恐學者苦其繁畏其嚴於是不得已又寬一步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庶使初學之士不至苦其繁而自諉又畏其難而自阻耳不嚴不足以端學者之趨而不寬又不足以鼓學者之進此正是聖賢循循然善誘人處非果謂小德可以出入無傷也若果謂小德可以出入無傷則先王立教只標其大德足矣又何必條縷小德若是

之詳且嚴哉惟其若是之詳且嚴所以不得不說此一句聖賢中間有多少苦心處語云天之愛民甚矣余亦曰聖人之愛學者甚矣學者豈可不亦步亦趨務使毫無出入以無負聖人愛之之意此章之言大有關係安得謂不能無獘吳氏蓋未嘗深思其意耳

問或以綱常倫理為大德辭受取與為小德何如曰伊尹格天事業皆從一介不苟中來辭受取與豈是小德為此言者是貪夫借口之

辭豈子夏之意

先王立教雖是寬人一步學者不可自寬如禮記內則云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洒掃堂室及庭布席各從其事至於曲禮又云獻粟者操右契凡遺人弓者右手執簫左手承弣主人自受由客之左之類由是觀之吾輩自來不知出入了多少尚敢還說別樣出入無傷哉不辨其何者為大德何者為小德而驟言小德出入無傷竊恐其認大德為小德認踰閑為出入而猶曰無傷無傷也其自誤誤人可勝道哉細行不矜終累大德願與同志共勖之

聖賢學問雖多端一言以蔽之曰謹言慎行不必深求只看世間謹言慎行的人那一箇不為人所敬愛那一箇不獲福放言肆行的人那一箇不為人所怠慢那一箇不惹禍故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又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念及于此敢不凜凜

言易而行難為謹言易而慎行難也今于易者且不能又何論難者哉昔劉元城問盡心行己之要于司馬溫公公曰其誠乎又問從何入曰從不妄語始元城于此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為古今大儒不妄語三字似易而實難願共勉之毋忽

語云一念而善景星慶雲一念而惡妖氛厲鬼余亦云一言而善景星慶雲一言而妄妖氛厲鬼古詩云忠孝傳家國詩書教子孫廣行

方便事陰德滿乾坤余亦云忠孝傳家國詩書教子孫廣開方便口陰德滿乾坤言出于我一毫無所費而能使陰德滿乾坤人亦何憚而不為耶可見人不惟不當妄語且當善言德行

天下之患莫大于小人倡不根之言君子不察誤信而誤傳之人見其出于君子之口也皆謂君子必有所見其言必不妄即理之所無者或亦信其為有而不可破矣不知小人當

造言之時原覬君子之信而傳之及君子一信而傳之則小人反借為口寔曰君子云何君子云何即他人亦必曰君子原云何原云何也知此則小人不根之言一一皆有根之論矣當斯時也即堯舜之明亦豈能察之哉忠臣飲恨孝子含冤病正坐此余以為君子之聽言凡說好人不是處當姑闕疑從容詳審勿輕信而輕傳之則小人之計自無所售彼縱假借則君子原無此言天下必有能辨之者又何萋斐貝錦之足憂哉

問君子小人之心曰恐君子變而為小人望小人變而為君子者君子之心也恐小人變而為君子望君子變而為小人者小人之心也此小人所以動輒左袒小人而媒孽君子左袒小人者非是厚小人只是使小人益成其為小人而有以快己之忌心媒孽君子者非是恨君子只是使君子不成其為君子而有以遂己之忌心耳故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小人只是一箇忌心不知壞

了世道人心多少良可浩歎

問或云必有孔孟之道然後可闢佛老其說是否曰此佞佛者阻人闢之之言而聽者未及察耳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若必待有孔孟之道者而後可以闢佛老則佛老終無人闢矣能言距楊墨二句余昔有此破云大賢公闢邪之責于天下亦不得已意也余師蕭慕渠先生深以為然近又見葉寅

陽破云大賢主張聖教而深望于羽翼者焉更得其意

問從祀孔廟只當重人品不當專重講學何如曰不然此祀原專重講學須在講學中擇其有功聖門人品無議者方得從祀若不論講學與否而槩論人品則古今人品無議者亦多矣豈得人人而祀之且孔子以前人品無議者又不在所選邪講學二字創自孔子此祀全為風人講學而設不專為古今人物而

設也若古今人物表表不凡者或祀鄉賢或祀名宦或為專祠以祀用以崇德報功磨世礪俗皆無不可第不宜輕易從祀孔廟耳此關係不小不可輕議

問講學者多棄去文詞不理此道學自護其短之巧術何如曰學者棄去道學不理誠不可若棄去文詞不理有何關係而曰此自護其短之巧術也能文者自是能文不能文者自是不能文能文者而不理此正道學不自恃

其所長不能文者而不理此正道學不自護其所短而反以為自護其短之巧術何也道理甚明無足置辯

問聖賢道理在人倫日用間只為子孝為臣忠可矣何必講心性而後為學耶曰聖賢道理原在人倫日用間但不知以心性不端之人為子能孝為臣能忠否此必不能而曰不必講心性可乎借忠孝大題目以杜講學之口此正以不忠不孝誤天下者也而學者多誤

信之何也心之理一也在子謂之孝在臣謂之忠忠孝是天命之性為子孝為臣忠亦是率性之道聖人教子孝教臣忠亦是修道之教講心性正是講忠孝之理處今曰不必講心性是臣子而不講忠孝之理也其不臣不子甚矣

問心性之學上達之學也或不宜槩施于下學曰收放心養德性下學不當如是耶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一說以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爲句經鉏堂雜志又謂正心二字元是忘字傳寫失眞以一字分爲二字蓋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當勿忘又當勿助長可也疊下勿忘作文法云云二說孰是曰二說俱非當依伊川以勿正七字爲句爲是孟子謂必有事原是在心上有事心上用功不專在事上有事事上用功若說心必有事焉而勿正雖是明白却不渾融却不妙惟將心字放在下句正見得上句

必有事焉而勿正是在心上有事勿正非專在事上有事勿正也此正見孟子句法字法之妙上文是集義所生者義原在心在內故行慊於心便是義行不慊於心便不是義集只行事件件務慊於心便是非硬將外面一物取而積累於此而曰集義也告子義外之見病正在此故孟子先說集義後說行有不慊於心而直斷之曰告子未嘗知義正與此先說有事後說心勿忘勿助長一樣文法大抵聖賢立言下字眼都有意思學者識見不到切勿輕起疑端擅自更改也

正心誠意四字千古正論聖學眞傳而或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爲句或又以正心二字爲忘字之誤必欲借孟子抹撥正心二字何也

問巧言佞利口何以分別曰佞與利口俱是巧言孔子曰巧言亂德孟子解之曰佞亂義利口亂信昔張横渠以崇文說書被召與王安石議不合安石遂命按獄浙東寔疏之也時

程伯淳爲御史爭曰張某以道德進不宜使治獄安石曰淑問如皐陶猶且讞獄此佞語也朱文公内召入朝有人要於途說之曰正心誠意上所厭聞文公正色答曰某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言者愧服上所厭聞云云此利口也

或以文公平生所學惟此四字之言爲迂不知正與邪對誠與僞對既以誠正爲迂不知將以何者爲不迂邪或者其人可知矣

或曰正心誠意亦未必爲上所厭聞或爲上所喜聞亦不可知爲臣子者何可不言余曰不然臣子進言不必論上所厭聞不厭聞亦不必論上所喜聞不喜聞如以厭聞誠正而不言誠正固非事君之道如以喜聞誠正而始言誠正亦豈純臣之節如喜聞誠正而言誠正固矣倘喜聞狗馬而亦言狗馬可乎喜聞貨財而亦言貨財可乎不論自家所學惟論上所喜厭其勢必至于此唐李勣知遂良之

說上所厭聞故陛下家事之説一投而遂貽唐室無窮之禍想勣之心不過以遂良之言爲迂耳豈知貽禍之烈至此哉文公不論上所厭聞否第曰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宛然孔氏家法眞萬世臣子之所不敢違也

問學之不講孔子所憂後世學者多不肯講何也曰其病多端一則于己不便一則自以爲是一則爲人不足與言一則恐爲世所厭一則媢忌人之勝己孔子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一講則人必以躬行責備于己不便故不得已謂學只在行不在講是以行之一字杜責備者之口以掩不行之過也即間有能行者又器小易盈若曰吾行是是亦足矣何必再講而况其人又不足與講也孟子曰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彼其心或亦曰是何足與言學問也云爾昔人説朱文公曰正心誠意上所厭聞今之不講者豈亦以正心誠意世所厭聞而講之無益邪女

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妒今之不講者得無曰我不能行而講之使人行則形己之短我能行而講之使人行則掩己之長得非忌心勝而不欲人之行之邪不知不講者不行者也眞能行者必不避人責備而不講義理無窮即聖賢且望道未見我安敢自以爲是而不講人性皆善孰不可與言設謂人不足與言而不講平生所學惟此四

字何論人之獻不獻也而不講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方愧不能與人為善也又何忌人之勝己也而不講孔子憂之正憂乎此耳後人不憂豈其有加於孔子耶

問近世講學者多講玄虛不知只躬行足矣何必講曰藥玄虛之病者在躬行二字既學者多講玄虛正當講躬行以藥之可也而反云學不必講何哉為此言者是左袒玄虛之說而阻人之辨之者也

講玄虛之學講學也講躬行之學亦講學也玄虛之學不講可也躬行之學不講可乎若曰學不必講豈躬行之學亦不必講耶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若不講如何孝如何弟安能孝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若不講如何忠如何恕安能忠恕彼謂只孝弟忠恕而不必講者是原無心于孝弟忠恕者也

孔子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可聽其未得己乎故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講學者正是講其所以躬行處正是因其未得而講之以求其得處不然躬行君子終未之有得矣

講學二字幸出于孔子若出于孟子則必以為孟子不及孔子處在標此二字矣

問講學可也第不宜如諸儒之各立門戶何如曰不然天下有升堂入室而不由門戶者乎如以諸儒標天理二字標本心二字標主敬窮理四字標復性二字標致良知三字為立門戶不知孔門標一仁字孟子標仁義二字

曾子標慎獨二字子思標未發二字豈亦好立門戶耶夫子之墻數仞若真欲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自不容不覓此門戶以入不然是原甘心于宮墻之外者也何足辨哉且論道體則千古之門戶無二論功夫則從入之門戶不一第求不詭于孔氏之道各擇其門戶以用功不自護其門戶以立異可耳而必于責備其立門戶不知舍天理本心慎獨未發之外又將何所講耶一開口便落門戶真

令人不敢開口矣聞者豁然大悟

天下有三件不可解的事言可省也別樣不該說的言語通不省偏只省了講學的言語一不可解交可寡也別樣不該交的朋友通不寡偏只寡了講學的朋友二不可解是非可避也別樣不該管的是非通不避偏只避了講學的是非三不可解

或有苦忌者之責備者余曰人而不為人所忌則其人可知矣人而忌人則其人可知矣人而不為人所責備則其人可知矣人而責備人則其人可知矣

戰國之時楊墨之言盈天下得孟子辭而闢之從漢至宋佛老之言盈天下得程朱辭而闢之至于今日非學之言盈天下倘有辭而闢之如孟子程朱其人乎余竊願為之執鞭

非學之言忌者倡之誤聽者從而和之講學者又誤從而講之忌者無論矣誤聽者從而和之講學者又從而講之何也講學者誤講非學之言自誤誤人不小

皆古聖人也論人何其恕吾未能有行焉自處何其謙乃所願則學孔子也趨向又何其正此正孟子之所得統于孔子也

以孔子自期則可以孔子自任則不可以孔子望人則可以孔子責人則不可只爭一念遂隔千里

宋儒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余亦云人不學仲尼萬古如長夜

士君子為人全要有品有量一介不苟以學品則品自高萬物皆備以學量則量自大

門人榆陽許大倫

咸寧徑國瑜輯

馮少墟集卷八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善利圖

今試語人曰汝當為聖人則必駭然曰聖人我所望而震也何敢為又試語人曰汝盜蹠也禽獸也則必怫然曰我縱不肖何至為盜蹠禽獸不知人生斯世止有兩途利則蹠善則舜出善入利間不容髮故處而孳孳為利則儒冠而盜

蹠禽獸出而孳孳為利則軒冕而盜蹠禽獸彼其心已為盜蹠禽獸矣而猶不自知也方且揚揚得意焉昔孟氏深為不求放心者哀人而為盜蹠禽獸也寧不為孟氏之所哀乎哀之而欲警之故為之說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馮先生推廣孟氏之意而立之圖冀聖一見之而惕然再玩之而醒然三復之而豁然夫孟氏利善之說何始乎此虞廷所謂道心人心也發端僅分於一念而善之積也則由宥恒而善人而君子卽聖人可到焉利之積也則由斧斤而牛羊而梏之反覆去禽獸不遠焉善之積也則文學功名盡為舜用而以才濟其美利之積也則文學功名盡為蹠用而以才濟其惡嗟嗟流芳百世誰不願之遺臭萬年誰則甘之乃一披圖而所為流芳者始自何念遺臭者又始自何念昭然若指諸其掌則利與善之間可不畏哉可不畏哉乃世之自諉者則曰我已為蹠矣難復為舜矣卽安於放縱可也不知孟

子曰雖有惡人齊戒沐浴亦可以祀上帝易之復卦五爻皆陰一爻獨陽言靜極而動亦惡極而善也一爻之善從而為六爻之復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剛長不已復且變而為乾矣純乎天矣向也蹠今也舜矣圖曰從此回心猶可向道此先生示人以復機也世之善人君子或自滿曰吾道德脩矣聲望著矣聖域雖到姑寬假可也俄而利心忽入人品心術頓非其初在易之姤五陽之下忽生一陰陰之浸長不盡剝

五陽不止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既已為聖一或罔念即流為狂向也舜今也蹠矣圖又曰未成一簣半途而廢此先生示人以詣極也世之人又或曰吾為善無近舜為利無近蹠熒立乎中央則亦已矣不知人心無中立之理半善而半利終是一利半舜而半蹠終是一蹠譬之過橋者不在橋上則在水底橋水之間應無駐足處圖又曰若要中間立終為蹠路人此先生示人以決斷也然則利轉為善而善必造於聖蹠

轉為舜而舜則不復為蹠如是而後不愛孟氏之哀如是而後無負先生立圖之意乎且圖之義何祖也伏羲則有八卦圖惟文周孔子能會之大禹則有洛書圖惟箕子武王能會之周濂溪崛起而接聖脉則有大極圖惟二程張朱能會之此三圖者非賢聖莫解也先生善利之圖固賢聖之秘旨而實愚不肖所共醒惕也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先生之醒惕天下也廣而其善天下也多假令伏羲大禹濂溪復生斯世寧不謂今之圖與昔之圖若合符節哉翼聖謹書諸紳將終身佩焉尤願先生勒此圖於關中書院以詔來學故為之序

萬曆癸丑陝西提學副使新安洪翼聖撰

附柬

世人每猶豫於善利之介蓋不知不為聖人君子則必為盜蹠禽獸耳台臺善利圖大包無外細入幾微觸目警心誰不知懼且於不善者開向道之機於為善者凜鮮終之戒於

遲回者破中立之非令人去利去之盡為善為到底若操此以終身何詣聖賢境界不可漸臻學者最患不識大舜頭面牽制如台臺之學問則一刀兩斷決意入聖非大智大勇誰能如斯翼聖三生有幸得遇此圖悉意此圖當勒之於關中書院與白鹿洞教規互相發明則學未講而舉目燎然誰肯甘為盜蹠禽獸者將許多猶豫念頭登時放下此入門直捷路也翼聖且終身佩之珍為百朋豈惟

翼聖諸學者俱宜書一圖於座右古聖賢諸圖皆精微淵奥非上智莫曉而善利圖則理與而形顯賢愚僉受其益直與古聖賢諸圖竝垂不朽矣翼聖謹擬一序愧無能闡圖之微意不知尚有一隙之明可向進否望台臺指示而教誨之是荷

人性本善利者有己之私也原不竝立豈容交戰而角勝乎上知以本善者洗除其己私中士不以有己者戕牿其本善安勉雖殊入聖則均

若歧路而爭馳即去聖而入蹠旨哉馮仲好之言曰善念是吾真欲人之培養其善也又曰中道立終為蹠恐人之溷溺於善利也此真辨晰理與深得作聖之肯綮矣與同志者共之

萬曆庚子春日閩中屈葆北書

善利圖

聖狂分足處
善念是吾真
若要中間立
終為蹠路人

善利圖說

或問孟子願學孔子者也孔子論人有聖人君子善人有恆之別而孟子乃獨以善利一念分舜蹠兩途何也曰此正孟子善學孔子處孔子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恆列為四等正所以示入舜之階基恐學者躐等而進耳世之學者徒知以舜蹠分究竟而不知以善利分舜蹠若曰聖人至舜極矣學者何敢望舜下聖人一等吾寧為君子已耳或者又曰君子我亦不敢望吾寧

為善人已耳或者又曰善人我亦不敢望吾寧為有恒已耳上之縱不能如舜下之必不至如蹠何苦孜孜然曰吾為舜吾為舜哉以彼其心不過以為聖人示人路徑甚多或亦可以自寬自便耳不知發端之初一念而善便是舜一念而利便是蹠出此入彼間不容髮非舜與蹠之間復有此三條路也君子善人有恒造詣雖殊總之是孳孳為善大舜路上人孟子以善利分舜蹠蓋自發端之初論也孔子以聖人君子善

人有恒分造詣蓋自孳孳為善之後論也旨豈二乎哉雖然為衆人易為聖人難故學者儘學聖人尚恐不能為君子為善人為有恒若姑曰我寧為君子我寧為善人我寧為有恒其勢不至于無恒不止不至于如蹠不止也何也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民斯為下理固然也究其初心豈非錯認路徑尚多之一念誤之哉且為善為舜則為人為利為蹠則為禽獸所係匪細故又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玩幾

希二字可見人必至于如舜如禹如成湯如文武周公孔子纔謂之君子存之纔謂之人不然庶民去之則禽獸矣善利之分舜蹠之分舜蹠之分人與禽獸之分也學者縱可諉之曰我不為聖亦可諉之曰我不為人哉或曰一念而善為舜為人一念而利為蹠為禽獸固矣倘學者不幸分辨不蚤誤置足于蹠利之途將遂甘心已乎曰不然不聞孟子山木之章乎蓋人性皆善雖當伐之之後而萌蘖尚在故曰平旦之氣

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又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夫以斧斤伐之之後而尚有此幾希之萌蘖養此幾希之萌蘖而尚可以為堯舜人柰何以一時之錯而遂甘心已乎幾希二字正是孟子提醒人心死中求活處或又曰養此幾希尚可為舜固矣彼梏之反覆夜氣不存者獨無一綫生路乎曰有觀孟子不曰夜氣不足以存即為禽獸而猶曰違禽獸不遠謂之不遠尚猶有一線生路在若謂斯人也縱不能每日有半

旦之氣而數日之中亦未必無一時之萌蘖使從此一時之萌蘖回心而向道則牛羊猶可及止耳豈真不可救藥哉惜乎人之諱疾忌醫終身自伐自牧而不知自悔也悲夫或又曰幾希之說蓋為誤走蹠路者發也若幸走舜路者可迹以舜自命而不復求進乎曰不然一念而善是平地而方覆一簣也一念而自以為善是為山而未成一簣也夫未成一簣且不可況半塗而廢者乎孔子列有恒善人君子聖人之等正

使學者循序而進毋半塗而廢耳非以君子善人阻其進也且謂之曰有恒必由一簣而為山纔謂之有恒若以善人君子中止而不至于聖人揔謂之半塗揔謂之無恒此孔子所以惓惓致意于有恒也道二之說善利之說欲人慎之于其始半塗之說為山之說又欲人慎之于其終聖賢憂世之心見乎辭矣或又曰世之聰明之士非乏也功名文學之士又不少也豈見不及此而舜蹠云云不亦過乎曰不然舜蹠路頭

容易差錯此處不差則聰明用于正路愈聰明愈好而文學功名益成其美此處一差則聰明用于邪路愈聰明愈差而文學功名益濟其惡故此處不慎而曰其也聰明其也功名其也文學何益哉何益哉或者唯唯余因作舜蹠善利圖而為述其說如此云

附錄

雞鳴之時正夜氣清明之際良心發見之時似只當有善如何又有利不與幾希之說相盭乎曰雞鳴一章正為夜氣而發蓋人過了夜

氣清明之際到旦晝時紛紛擾擾千態萬狀良心便易蒙蔽無論遑忙奔馳不暇點檢又無論因循混過不知點檢縱有點檢之心亦不得如雞鳴初起之時清爽明白是以孟子既說夜氣又說雞鳴而起孳孳為善為利正欲學者趁此夜氣清明之際良心發見之時為之一點檢耳肯點檢便是善便是舜不肯點檢便是利便是蹠

幾希萌蘖從息字來梏之反覆從為字來故萬思默先生謂莫善于息莫不善于為誠篤論也蓋下愚之人乞哀昏夜併夜間亦不謂之息上智之人潜修靜養即晝間亦不謂之為下愚之人無論奔走營為謂之為即夢寐之間恍惚不寧亦謂之為而不謂之息上智之人無論向晦晏息謂之息即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亦謂之息而不謂之為大約上智有數而中人最多夜則息晝則為此人之常情孟

子指點出一息字所謂發前聖所未發學者能常存息之之心能常用息之之功不專靠夜之所息庶乎二六時中盡是乎旦時之氣象矣到此便是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若旦晝不常用息之之功只專靠夜息則冬夜長夏夜短所息能得幾何又安望其夜氣之存也耶此孳孳為善者正是孳孳焉常用其息之之功處

問晝間息之之功如何用曰昔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可見靜坐二字便是息之之一法故陳白沙曰為學須靜中養出端倪方有商量處

昔人謂靜坐二字補小學一段工夫余謂靜坐二字補夜息一段工夫

問靜坐二字固息之之一法矣然士君子一身多少責任安得日日靜坐曰須從靜坐做起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天地且然況于人乎

杜門靜坐息也讀書作文歌詩寫字亦息也與嚴師勝友講道談學用以收斂身心扶持世教尤息之息也如此常常用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之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才謂之孳孳為善才謂之舜之徒

幾希字并問字最當警省且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何在果在耳目口體乎禽獸亦有耳目口體果在男女飲食乎禽獸亦有雌雄牝牡飲食果在趨利避害爭強好勝乎禽獸亦能

趨利避害爭強好勝如此則人之所以異于
禽獸者何在在此善之一字耳故曰幾希曰
間者危之也學者果能念及于此自然不容
不孳孳為善
孳孳為善善字是性善善字否曰為善善字即
性善之善無二理也或曰性既是善如何雞
鳴之時又有利一邊可見性還有善有不善
矣何以孟子專主于性善曰性原是善的但
旦晝之所為梏之反覆是以夜氣不足以存

是以孳孳為利耳豈真性有不善哉不罪斧
斤而罪無山木不罪牛羊而罪無萌蘗此三
品之說所以不容已乎辨也或又曰性既是
善如何又待于為曰為善之說不盡性之說
也鏡本明而塵污之故不磨不見其明性本
善而利梏之故不責不見其善故又曰亦為
之而已矣或又曰果如亦為之而已矣之說
為誠不可無矣而旦晝之所為為字又以為
梏亡又以為違禽獸不遠何也曰旦晝之所
為為字是孳孳為利之為也亦為之而已矣
為字是孳孳為善之為也孟子恐人懲于旦
晝之所為為字而併廢其亦為之而已矣之
為又恐人借口于亦為之而已矣之為而併
為旦晝之所為是以以此兩為字並舉而對
言之若曰為善之為既如彼為利之為又如
此學者慎毋槩以為為是亦毋槩以為為非
也
問為善當在何處為曰東廓先生云問字要體

認得親切莫作尋常看過視聽言動事親從
兄從前先後辭受仕止只是一念隱舍之微
中間更無駐足處[illegible]此獨之[illegible]是為善只在
人倫日用間非[illegible]遠非[illegible]非近非楊非墨
非仙非佛
蔡虛齋先生云利不止是貨財但有私己之心
或有所為而為者皆利也必如此說方透私
己二字視貨財二字病痛更大貽害更遠且
如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豈不是善若只要

自家做君子做善人不要大家做君子做善人如此存心善乎利乎如此存心乃可以損人利己傾人陷人者無所不至矣可不畏哉大約財貨之利易見私己之利難知此虛齋所以不容已于言也或曰私己誠為利矣若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而又要大家做君子做善人恐流于無愛奈何余曰昔羅近溪論孝為仁之本至于遇人遇物又安有殘忍戕賊之私處其門人亦疑曰此恐流于兼愛近

溪荅曰子恐乎决不流矣吾亦恐也心尚殘忍無愛之可流此數語甚是痛快學者不可不潛心味之

問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而又要大家做君子做善人不知自家一人安能必得大家余曰然彼世之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而不要大家做君子做善人者抑豈能以自家一人必得大家乎自家一人不能必得大家而却要大家不為君子不為善人勢必不能徒以自壞其心術自得罪于天地鬼神而已矣學者固不能必得大家都做君子做善人而這一念必不可無有此一念便是善無此一念便是利故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又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初學之士儘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尚不能以父母兄弟妻子奴僕為一體若藉口于兼愛之非而不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其流弊又當何如孟子曰孳孳為善者舜之徒又曰大舜有大

焉善與人同是孳孳為善者為其與人同者也不為其所以與人同者而徒曰我為善我為善是舜之善如彼而我之所以為之者又如此也天下豈有孳孳善之理哉何以為舜之徒哉大約叔季之世自私自利之風浸淫已久為不善者無論即為善者孳孳到底强半只成就得一箇自私自利且如平日看書與朋友講論時乃及于己立己達一邊話說便覺耳順便覺津津有味更不說恐流于楊

氏為我九及于立人達人一邊話說便覺身逆便覺意思不合即說恐流于墨氏兼愛如門人之疑羅近溪者蓋不少也不知其恐處正是病處如曰不是病處何為不恐其流于為我而獨恐其流于兼愛也如此病根浸淫已久併自家亦不知不覺耳此根不拔則聞見愈廣講論愈多其病痛愈深譬之病寒者復用硝黃病熱者復用薑桂豈徒無益而已抑宜乎反為不用藥者之藉口也呂與叔云

克己功夫未肯加吝驕封閉縮如蝸試于夜氣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此先儒已試之良方所以藥天下萬世于無窮者也學者倘有意于善利之辨不可一日不三復是詩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何墨氏兼愛不得為仁曰且先看這體字孟子曰人之于身也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于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可見一體之中自有差等善養體者自當有辨豈可槩曰無所愛兼所養哉楊氏為我唯知有我舉親與民物而置之度外是不知養身之說也固不得謂之仁也墨氏兼愛愛無差等舉親與民物而混之無別是徒知養身而不知考其善不善之說也亦不得謂之仁也體之一字不明又何論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哉吾儒之于天地萬物

痛痒原自相關等殺又自有辨固不忍置親與民物于度外亦不忍混親與民物于無別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何等惻怛何等斟酌是知養身而又知善養其身之說也如此才與孟子論體字之意合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知體之一字之意則知仁矣知仁則知所以孳孳為善矣故曰孳孳為善者舜之徒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學者必嚴于楊墨之辨而後謂之孳孳為

善而後謂之舜之徒不然爲利者無論即爲善者而擇術不精雖日孳孳欵至于舜曷蹠哉

親親仁民愛物不是仁者分外事亦不是仁者向外馳求是良心自然不容已處正所謂天地生生之心也人得此心遇親自然知親故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稍長無不知敬其兄遇民自然知仁故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遇物自然知

愛故曰吾不忍其觳觫這原都是自然的良心不待勉強不容矯飾正所謂天地生生之心也只是後來物欲陷溺遂失了良心所以不惟不知愛物不知仁民雖至親亦不知親矣此後來陷溺之過非本來無此良心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不過復還此良心耳豈是分外事豈是向外馳求乎至親親仁民愛物間親疎厚薄亦都是自然的差等豈止親與民物有辨雖親親之中亦自有辨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豈仁者有心分别于其間哉但學者不察仁者本來痛癢之心而徒執仁者後來等殺之迹于是妄分彼此妄樹藩籬將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之心一切抹摋毋怪乎逃墨而歸楊以便其自私自利之圖也故學者不明乎天地萬物一體之說雖堯舜與居亦不能使之逃楊而歸儒矣

楊氏爲我不是後人這樣爲我但只是懲世人

馳騖之病欲率天下爲近裏着己之爲而不知其親親仁民愛物正是自家近裏着己的工夫非馳騖于親與民物間抛丢過親與民物而只爲我視天下國家事全與我不相干成何世界故曰無君故孟子不得不嚴爲之辯至于它一段痛癢相關之心亦自不可泯不然何不以其道自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也觀于思以其道易天下可見一體之心即楊氏亦未盡泯特楊氏不自知耳看後世之

為我者即以為我之道自私而不以為我之道公之天下全無痛痒相關之意矣豈可與楊氏為我並論至于墨氏兼愛亦未嘗不是但只是不該丟過親親專去仁民愛物非謂民遂可不仁物遂可不愛也丟過親親而言仁民愛物如無源之水如無根之木根源處既薄了更說甚別處厚不厚故曰無父故孟子亦不得不嚴為之辨然墨氏雖薄待其親而親親之良心亦未嘗泯不然何夷子一聞

顙泚之說即憮然動心也觀于憮然處可見一本之心即墨氏亦未盡泯特墨氏不自知耳後世學者不察其墨氏丟過親親之非而遂謂民不必仁物不必愛舉親與民物俱置之度外而曰我不為墨是又自私自利之尤尤楊氏之所不與者也可勝慨哉楊墨思以其道易天下而孟子又思以其道易楊墨此又是孟子痛痒相關不自私自利處故孳孳為善者當于痛痒相關不自私自利處為之可也

問楊斛山先生大節凜凜一代不知何脩至此

曰先生學問亦從雞鳴孳孳為善一念來觀其詩有云病潛隱處最難醫拔去深根思匪夷舜蹠相懸初未遠差之千里自毫釐又云一原萬象皆同有要把心從此處知善到公時多少大須知無我是無私觀此則先生生平大節蓋有所本云又問病潛隱處是何病曰正指私己之病

私己之病亦有不同私己之利其病粗而顯私己之善其病細而隱必不私己之善而後謂之善而後不謂之利

朱晦翁曰許多紛紛都從一我字生出來此字真是百病之根若斫不倒觸處作災恠也薛文清亦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為有己為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

臧絕雖曰有人之形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去有己之病廓然太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者矣由此觀之則二先生之學可知若不於此處究心而曰我學晦菴我學文清吾豈知之哉

私己之病總只是一忌字作祟有以小人而忌君子者忌其勝己也有以君子而忌君子者忌其並己也小人之忌君子明為擠排毀謗

君子之忌君子陰為化導轉移故以小人而忌君子不惟天下人知小人之忌君子即君子亦知其彼之忌我也必然避之防之而君子猶得為君子惟以君子而忌君子不惟天下人不知君子之忌君子即君子亦不知其彼之忌我也方且信之從之而君子漸化為小人由是觀之君子之忌君子其流毒貽禍視小人更深且遠也雖然小人無論矣既謂之君子而猶有此忌人並己之心則何以謂之君子嗚呼孳孳為善者固當自克其忌人之心亦慎毋為忌人者所化導而轉移也哉

人人能克去私己二字便是青天白日心腸便是海闊天空度量便是光風霽月襟懷便是天清地寧世界何等瀟灑何等快樂故曰善故曰舜之徒

丙申仲冬十有一日余與諸君子講學寶慶寺講間或問及舜蹠善利諸章諸君子各攄所見互相發明余不肖僭為折衷之雖體認之

功未逮而心思意見亦既竭矣會之明日漫作此圖而系之以說至于說之所不能盡者復錄數則附于後大抵皆會中講語而稍為文飾之者也錄成因書此以當芻蕘以請正于諸君子

太華書院會語序

煇自發歲即志學人然自慚自痛苦無以滌舊習而新之荏苒歲月止是舊人當丁未冬受諭華陰庠也瀕別安昌曹自梁即命煇問道長安蓋指馮少墟先生言也抵任三月為戊申春先生即偕六七同志有華嶽遊蓋天作之合聚講灝靈樓上煇得分一尺光聽講頗于不遠之復及樂水樂山之旨半生昏障儵然頓撤而華陰士之知講學亦始于此五日送先生別錫有教

言二三子促煇于四知書院述先生宗旨然觀先生後竟難為言矣九月以學憲檄徵煇正學書院夫正學書院在長安緣是又得與先生遊凡沉酣道德之圃者十月餘明年己酉反華陰遂與崔公明府議改青柯坪之署為太華書院又明年壬子先生復至其地一時請北面者無慮數百人斯道中天意其在此太華之西七十里為華州先生往來所必由兩地門人錄先生會講語梓之屬不佞煇序其端煇讀先生語皆言盡性蓋惟是問學淵源清而不濁而後可以施之實用為正大光明之業猶記灝靈樓之講率性章也煇曰人惟有率有不率故聖人脩道以立之教先生稍不然之良久云性無有不率者人皆率性而盡性者寡耳歸來沉思始知天下之人果無有不率性者蓋率性即是良知良知無人不有率性無時不然孩提而知愛稍長而知敬率性也乍見而惻隱起嘑蹴而羞惡起亦率性也率則心有所不及思而明有所不及

用即率之人不知也人惟見方然而復不然則以為此率而彼不率矣然而皆非也如小人閒居為不善夫為不善可矣如何必於閒居閒居為不善可矣如何又厭然於見君子不但誤為處必有羞慚即故為處亦必有遮掩一語窮而舌遁一併失而面赤一存注之不良而轉睛顧盼之不能隱是誰致之而然也人性本善則有不善者自無所容而為之者乃其惡之者也率性也噫人亦何時而不率其性也哉今會語中

言性亦悉矣同志者試讀一過寧得有再疑之性乎今且請與同志約士君子上下千古自盤古而至今始有我混同六合収萬有而為一惟是我始有我也我不可負惟是我也我不可辭邵子所謂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聖也者人之至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惟聖人而始得為人中之人則不至于聖而為人中之非人也亦宜然聖人盡性而已性無涯充之滿則聖人性無欲賊之盡則聖人為其所不為欲其所不欲是謂拂已之性拂已之性不知既拂已之性而又終墮為人中之非人尤不智是千古以來之虛生我而六合以內之空有我也是望于賢者思之而已

萬曆癸丑夏四月蕭扳張輝謹書

馮少墟集卷九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録

太華書院會語

夫子論大人學術至於治國平天下子思論至聖功業至於賛化育參天地此豈過為推尊過為鋪張若曰不如此不足以滿大聖之分量不如此不足以樹承學之標的耳而或者見其學術功業如此又逡巡畏縮不敢當以大人至聖為不可幾及嗚呼益失夫子子思意矣故孟子不得已又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又曰聖人先得我心所同然若曰大人之學術雖如此其大初非有加於赤子之心至聖之功業雖如此其偉不過先得我心所同然耳豈真不可幾及哉又何逡巡畏縮以為不敢當也後世道學不明只是學者看得聖人太高自已太卑吾輩果能信此又何患不到大人聖人地位或曰信得此遂可不

用學問功夫而頓入聖域乎曰不然世之不信學不用功者正坐不信得此耳若果信得此自然不逡巡畏縮自然肯用學問功夫且信得此學問功夫才有頭腦才得不差世豈有不用功夫而頓入聖域之理耶蒲阪張去浮署諭華陰一時士習勃然興起今歲戊申春莫余偕同志馮翊王惟大郡丞華下宜化汝刺史長安劉孟直郡丞咸寧楊工載進士西安周淑遠大參及門人數十人爲華嶽之

遊而去浮率闔學諸友邀余講學于嶽廟之灝靈樓虛往實歸此遊可謂不徒矣瀕别去浮出此卷索余書余因書數語以敘此即連日與諸公所講大旨無他奇也書完復書遊華二律于後併博一粲微會來蓮嶽良朋喜共遊白雲時去住野鳥自來猶雨霽千巖翠春深萬木稠山靈真有待吾道重千秋青柯亭榭倚山隈喜見儒冠濟濟來心性源頭須有辨覷閒起處豈容猜三峰直欲凌霄漢九曲常看凌草萊此會莫言閒眺玩百年道運自今開

往戊申春余與諸同志講學太華山會語偶因病未及錄故止存書去浮卷數語耳今壬子春莫復與去浮惟大化汝叔尚及華下高宜卿太守馮元暐刺史袁文禎明府華陰屈湛虛運長咸寧任以忠明府西蜀譙用錫胡國柱延安趙爾承司訓及門人百餘人會於太華書院盤桓十數日始歸歸來因錄其語以

應索者中亦有上會所講而未及錄者亦併錄之同志者幸有以教我

聖賢學問全在知性有以義理之性言有以氣質之性言如以義理之性爲主則源頭一差無所不是情也是好的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才也是好的故曰若夫爲不善非其才之罪也若以氣質之性爲主則源頭一差無所不差情也是不好的爲恣情縱欲之情才也是不好的爲恃才妄作之才今不在性體源頭

上辨別而或曰性是善的情是不善的或又曰情是善的才是不善的只在末流上辨別紛拏盈庭何有了期

問氣質之性自宋儒始發之孟子道性善何曾言及氣質曰孟子何曾不言氣質如動心忍性之性性也有命焉之性都是就氣質說第學者只當以義理之性為主氣質之性存而不論可也曰忍曰不謂何等詞嚴義正忍性之性性也之性是氣質之性人與禽獸同若教他忍教他不謂則禽獸便不能矣禽獸不能而人能之正謂人有此一點義理之性耳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自宋儒氣質之性之說出而孟子性善之旨益明蓋人之清濁厚薄豈止三品蓋有什伯千萬而無筭者皆是氣質若義理之性人人都是同的那有兩樣人性之皆善于此益信

乾以大生坤以廣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此天地之性善也若論氣質則天一屬氣便不免

有旱澇地一屬質便不免有肥磽然則天地亦有性善有性不善哉惟不言氣質而言義理則爲物不貳生物不測天地之德孰大于此又何旱澇肥磽之足言也觀天地則知人矣

問孟子言性善亦只說得情一邊性安有善之可名曰性體無聲無臭不覩不聞原不可名第觀於情之善而性之善始可得而名耳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觀於石中有火擊之乃見則知火在石中雖不擊亦有觀于洪鐘有聲叩之始鳴則知聲在鐘中雖不叩亦有知擊之有火叩之有聲則知情知不擊之火不叩之聲則知性矣此正孟子所以善言性也

問今人見孺子而怵惕此固自然而然矣如見美色而心蕩見金銀而心動抑豈勉然而然耶孟子以情之自然而善者驗性之善而或亦以情之自然不善者驗性之不善不知孟

子何以爲辭曰孟子正見彼以情之自然不善者驗性之不善故不得已亦以情之自然而善者驗性之善耳不知彼亦何以爲辭

問見孺子而怵惕見觳觫而不忍此固以情之自然善者驗性之善如見美食而思嗜見好色而思好彼亦以情之自然不善者驗性之不善可見性有善有不善矣而孟子專言性善何也曰如有二人于此一人見孺子而怵惕見觳觫而不忍見美食而不思嗜見好色而

不思好一人見美食而思嗜見好色而思好見孺子而不怵惕見觳觫而不不忍則謂性有善有不善則可今以見孺子而怵惕見觳觫而不忍之人一旦見美食見好色固未有不思嗜思好者以此驗人性之有不善似是不知以見美食而思嗜見好色而思好之人一旦見孺子見觳觫亦未有不怵惕惻隱者以此驗人性之皆善又何疑焉孟子以氣質中之義理斷人性之皆善而告子以氣質中之氣質斷人性之有不善是告子徒知氣質之性而不知義理之性也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余亦曰告子未嘗知性

告子曰食色性也甘食悅色是天生來有的故曰生之謂性既以食色爲天性爲自然則必以仁義爲人爲爲矯強所以有以人性爲仁義之說不知仁義亦是天生來有的原是天性原非人爲原是自然原非矯強且不必別言仁義即就告子食色性也折之而彼自豁

然彼亦無辭如甘食性也即甚甘食之人而語之曰汝饕人也則必羞悅色性也即甚悅色之人而語之曰汝淫人也則必惡可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可見仁義亦是天生來有的非人爲非矯強也豈以人性爲仁義哉孟子從六陰既剝之後指點出一點微陽真有功於世道人心不小

六經四書千言萬語摠只是教人爲仁義告子欲抹殺其言又不好說仁義不該爲又不好

說爲仁義者之非而第曰以人性爲仁義人性天生來無仁義敎人爲仁義是戕賊人性而敎以僞也如說好簡老偨被人敎壞之類此言出則六經四書千言萬語皆絀矣無形之燄烈於嬴火不令之禁甚於侂胄

問孔子惓惓於學字慮字而孟子云不學不慮何也曰告子以食色爲不學不慮之良知良能故謂之性而以仁義爲學而後能慮而後知非不學不慮之良知良能故不謂之性故

曰以人性爲仁義不知食色固是不學不慮的仁義亦非待學待慮的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待學邪不待學邪待慮邪不待慮邪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可見仁義是不學不慮人性中天生來自然有的彼六經四書千言萬語惓惓敎人學敎人慮惓惓敎人爲仁義不過敎人各自盡其性之本有各自率其性之所自然耳豈以人性爲仁義故彼以食色爲性必以甘食悅色爲盡其性之所本有爲順其性之所自然而此以仁義爲性以愛親敬長爲盡其性之所本有爲順其性之所自然則以人性爲仁義之說不攻自破矣此孟子不得已而有不學不慮之說也正所以發明當學當慮之意也

告子食色性也謂之曰性若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甘其食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悅其色也甘食性也悅色性也無他達之天

下也故孟子不得已亦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如此則孟子仁義性也之說不惟別人心服即告子亦心服矣從告子之論性則甘食悅色無仁義以爲隄防人人以縱欲爲眞以循理爲僞其究也至於爲禽爲獸從孟子之論性則愛親敬長即食色亦恊天則人人以

循理爲是以縱欲爲非其究也可以爲聖爲賢性學一差毫釐千里歐陽公謂教人性非所先誤矣誤矣

歐陽公謂教人性非所先是吾性中眞無仁義而告子以人性爲仁義之說是矣不然何故歐公併性亦不敢言

孟子以孩提知愛稍長知敬驗仁義正以仁義不可言姑就知愛知敬處言之耳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又不可以平常知愛

知敬言而以孩提稍長言正以孩提稍長非由學且慮耳故曰故者以利爲本這箇性體當人初生時天即命之完完全全無少虧欠只是待孩提稍長時方露其端耳由其端而窺其體可見此性體也湛然無一事而事事皆其所根抵而又不得其所以根抵之自渾然無一物而物物皆其所範圍而又不得其所以範圍之原一腔而乾父坤母一息而物與民胞此之謂義理之性而非氣質之性所能囿也學能悟此則道心爲主而德性用事情與才善則俱善若不能悟此則人心爲主而氣質用事情與才不善則俱不善矣此孟子道性善所以大有功於後學也

問變化氣質之氣質與氣質之用小之氣質同否曰不同變化氣質之氣質就不好一邊說所以要變化氣質之用小之氣質就好一邊說只是不可恃他好所以要學問

德性人人都是有的只是被氣質埋沒了所以

德性不能用事須是要變化氣質氣質變化後德性才現方才說得涵養然則如何去變化如何去涵養曰在講學

問變化氣質之氣質就不好一邊說則吾既得聞命矣若氣質之用小就好一邊說不知既就好一邊說便是義理矣如何尚謂之氣質邪曰善哉問此處最微妙如見孺子而怵惕此義理之性也若不識其端而擴充之則怵惕亦氣質耳息夜氣而幾希此義理之性也

若不識其機而培養之則幾希亦氣質耳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義理之性也若不乘此未雕未琢之天而加以入孝出弟之功則知愛知敬亦氣質耳然則如何以義理之性亦謂之氣質曰謂義理之性乘氣質以發露而不由學問之功也謂靠天而不靠人恐在人之功夫雖併在天之端倪亦不可保也故曰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學者若加學問之功無論幾希之夜氣不爲知誘即旦晝之仁

義亦可永存無論孩提之知能不至物化即終身之孝弟亦可參天豈不併氣質而亦爲義理也哉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眞聖人不易之言也

天命之謂性性即理也此破天荒語此性字不是泛說若曰此中字乃天命之性中字自堯始發之故曰堯得統於天率性者率此中之性故謂之道若率其過不及之性則不謂之道矣脩道者脩其過與不及而歸之中也中原是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者不過教人各自率其天命之性耳豈拂人之性豈强世之從也哉

天命之性指中字說雖不可露出此字却不可不知此意今人只往高遠玄空處說不知愈高遠愈差愈玄空愈謬

喜怒哀樂二句幾成聚訟不知議論都是但不該各執己見耳方其未發雖是未發而眞機何嘗一息不流行寂然不動之中而感而遂

通者自在是未發者未發而所以能發者不以未發而遂不發也及其已發雖是已發而眞體何嘗一息不凝固感而遂通之時而寂然不動者自在是發者發矣而所以發發者不與之俱發也未發是已發之源已發是未發之流未發是已發之根本已發是未發之枝葉本體雖是一貫然源自是流之源流自是源之流根本自是枝葉之根本枝葉自是根本之枝葉脉絡尤自分明雖有寂有感而

實無寂無感雖無寂無感而實有寂有感彼判然分而爲兩者是支離口耳之學固不是若茫然混而爲一者是影響虛無之學尤不是

吾儒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異端欲抹摋未發之說則曰人一生都是發的那有未發之時吾儒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異端欲抹摋已發之說則又曰人一生都是未發的那有已發之時吾儒曰不覩不聞異端又欲抹

摋不覩不聞之說則又曰有覩覩明無覩覩暗有聞聞喧無聞聞寂那有不覩不聞之時未發也無未發之時已發也無已發之時不覩不聞也無不覩不聞之時一切俱無無無亦無將吾儒之言一切抹摋此正異端巧於害道處吾儒不察而以彼之說解我之旨此所以聚訟紛紛而不可窮詰也悲矣

覩明聞喧說得通覩暗聞寂無此理矣不論理之有無只管往玄妙處說此異端所以害道

或曰彼原以理爲障所以不論理之有無耳彼法原自如是

吾儒曰無動無靜無寂無感無顯無微無字說得最圓活最輕省所以爲妙異端亦曰無動無靜無寂無感無顯無微無字說的太重濁太死煞所以誤人

問未發之中說者以爲非時蓋指性體言也不知是否曰未發原是指性體言第不可抹摋時字何也本文明白說喜怒哀樂正見得人

有有喜怒哀樂之時亦有無喜怒哀樂之時耳當無喜怒哀樂之時就是未發當有喜怒哀樂之時就是已發道理本自明白而好奇者必欲抹摋時字到底又抹摋不得真足奇矣

問未發之中已發之和不得從功夫來如何能至此曰此二句俱是泛說本體見成說功夫當在言外若曰未發謂之中固矣若平日不加戒懼之功則胸中一團茅塞縱暫時休歇

終難語廓然太公之體其何以養未發之中已發謂之和固矣若平日不加慎獨之功則胸中一團客氣縱勉强應酬終難語物來順應之妙共何以得中節之和此戒懼慎獨之功所以不容已也若不加功夫而第曰本體如是如是則中和自中和而我自我也亦足惜矣

自虞廷言中而學者多以發而皆中節之和當之不知道理有箇所以中節處不在發時當

喜怒哀樂之未發而此理已具矣此時說箇不偏不倚真是不偏不倚說箇無過不及真是無過不及虞廷之所謂中正指此耳雖不覩不聞而天下事却件件離不得無其迹而有其理故曰天下之大本孔子知天命知此者也曾子止至善止此者也孟子道性善道此者也善哉乎朱子之推言之也曰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又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學問透悟乎此是

從先天未畫處立根故曰立天下之大本此是無聲無臭的道理不是子思點破令人何處尋討

道理只是平常如喜怒哀樂是人人有的時時有的未發便謂之中發而皆中節便謂之和從大家日用常行間指點出天命率性無聲無臭的道理何等平常何等玄妙何等玄妙何等平常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此千古聖學之原故豫章

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說者謂得伊洛真傳而佞佛者妄肆譏評曰未發是一念不起時也以一念不起之中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便是起念便是發且既云未發矣氣象在何處既有氣象矣又何云未發令學者茫然無以應不知如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事一時未感我安得無故起念就此一時喜怒哀樂之念未起故謂之未發耳非一槩無念一毫功夫無所用而後謂之未發也試看

此未發時氣象何等渾然虛明是湛然虛明正此未發之氣象也安得說未發矣而氣象在何處以一念不起之中縱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不謂之發何也謂所起者戒慎恐懼之念而非喜怒哀樂之念也安得說既有氣象矣又何云未發未發功夫不是面壁絕念求之虛無寂滅之域只凡事在平常無事時預先將性命道理講究體認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只在性體上做功夫使心常惺惺念常疊

疊時時討得湛然虛明氣象便是未發用力處亦便是未發得力處如此看不發發皆中節矣非以一槩無念為未發以靜中看未發氣象為起念為發也豫章延平指伊洛真傳正在于此安得援儒入佛而妄肆譏評耶

佞佛者曰以一念不起之中忽起一看氣象之念便是起念便是發以此抹撥吾儒之說不知以活潑潑地之中忽起一虛無寂滅之念獨不謂之起念獨不謂之發乎且有念念也

有無念之念亦念也念必不能無而必於無即此必於無念之念其病尤甚於有念也如此即佛氏亦自說不去矣而反以此詆毀吾儒不亦悖乎

未發是一念不起時也若起一用功之念便是發如何還說得未發信斯言也則未發時一毫功夫無處用矣未發則功夫無處用已發則功夫又不及用如此將功夫一切抹撥只憑他氣質做去喜怒哀樂如何能中節

不惟氣質之性憑他不得即義理之性亦憑他不得如不忍觳觫不屑嘑蹴豈不是義理之性若不於此時加學問功夫只自起自伏旋生旋滅如何算得數[illegible]一學字其旨深矣

問人性皆善善字何以解曰凡有益於天地萬物者皆謂之善凡無益於天地萬物有損於天地萬物者皆謂之惡孔子言明德便言新民子思言中和便言位育離過人說不得善

離過與人說不得為善故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物之善群者莫知羊善字從羊從言古人制字之意遠矣

問孟子三箇幾希字同否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指天命之初至善之本體而言也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指君子存之之後到聖人地位者而言也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指庶民去之之後猶有一點可存之生機而言也三處自是不同幾希二

字猶諺云差不多些非知老子所云視之不見曰夷聽之不聞曰希也所以差不多者只是這些子一點靈明處異於禽獸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惟此這些子聖人之所以異於途人者亦惟此這些子這些子原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的只是不可竟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解幾希二字耳

吾儒言這些子一點靈明佛氏亦言這些子一點靈明佛氏所謂這些子一點靈明指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的這箇而言即告子生之謂性之說指生死之生而言也吾儒所謂這些子一點靈明指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味的這箇而言即孟子人性皆善之說指生理之生不專指生死之生而言也言一點靈明處雖同所以言一點靈明者則異不可不辨

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人與禽獸何異惟是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之能知

味人始異於禽獸耳異端言性指人與禽獸同處言吾儒言性指人與禽獸異處言異處只是這些子故曰幾希幾希二字者危之也惟異端言性指人與禽獸同處言所以自誤所以誤人

異端言性亦不曾直以目之知視耳之知聽饑渴之知飲食為性而以目之所以知視耳之所以知聽饑渴之所以知飲食的這箇言性吾儒亦不曾直以視之能明聽之能聰飲食

之能知味爲性而以視之所以能明聽之所以能聽飲食之所以知味的這箇言性所以能明能聽能知味的這箇性體原是無聲無臭不覩不聞的在虞廷謂之道心在孔子謂之至善在子思謂之未發之中此理之根也所以能視能聽能飲食的這箇性體亦是無聲無臭不覩不聞的在老氏謂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在佛氏謂之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

逐四時彫此欲之根也然則何以爲欲之根曰只推究所以能視能聽的源頭而不推究其所以能明能聽該視不該視該聽不該聽的源頭如此則任視任聽縱耳縱目適己自便何所不爲故曰此欲之根也源頭一差何所不差

目能視而所以視能明之理即視而在耳能聽而所以聽能聽之理即聽而在口能飲食而所以飲食能知味之理即飲食而在惟提出所以能明能聽能知味之理則不離視聽飲食而視聽飲食皆屬天則若丢過所以能明能聽能知味之理而單言視聽飲食則視聽飲食便屬人欲 此段論本體

目能視而所以視能明之理即視而在盡其所以能明之理則無視非明而目之形踐耳能聽而所以聽能聽之理即聽而在盡其所以能聽之理則無聽非聰而耳之形踐口能飲食而所以能知味之理即飲食而在能盡其

所以知味之理則無飲食非正味而口體之形踐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此段論功夫

慈湖己易云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用步趨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

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視如此聽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云云此段話說全是禪宗然則如何是吾儒宗旨曰只消

更一字視能明而所以能明者何物聽能聽而所以能聽者何物手能恭而所以能恭者何物足能重而所以能重者何物目之視可見也而視之所以能明者不可見耳之聽可見也而聽之所以能聰者不可見手足之運用步趨可見也而所以能恭能重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無大無小無彼無此無縱無橫無高無下不可得而二視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云云如此發揮便是吾儒宗旨嗚呼安得起敬仲於九原而爲之一提醒也

問無意曰無意二字說得本體說不得工夫說得成功說不得用功如見孺子而惻隱見觳

觫而不忍有意乎無意乎原是無意如到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地位有意乎無意乎亦原是無意故曰說得本體說得成功若用功須是誠意且人性皆善善念人人都是有的然必誠之又誠以至於至誠之能化則無意矣誠意到渾化無意處才是誠才謂之成功才合得本體若不用誠意功夫而執定無意爲宗則功夫無寄落下手處何時得到聖人無意地位不過空談本體以自寬

心耳
論語毋意意字與大學誠意意字微有不同誠意意字指一念而言毋意意字指事未至而自家先立一箇主意而言如適莫信果之類原不是不好的只是這箇主意預先立不得故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問上蔡云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所以慈湖以無意爲宗曰念未起之前心本一但念既起之後便有善念有惡念所以說支離而

去者乃意耳非槩謂念既起之後全是惡念全無善念也上蔡之言原自圓活今泥支離而去之說一槩要無意不知一念而惡無意可也倘一念而善亦無意可乎人心原是活的有無念之時亦有有念之時有起惡念之時亦有起善念之時豈有一槩無意之理論本體原如是論功夫但當於起念之時看是善念就要着實擴充看是惡念就要着實克治豈有一槩無意任其所發而不爲點檢之

理此不待辨而自明者也或曰有意爲善雖善亦私何也曰有意爲善如自欺之意原是不該有的故謂之私若自慊之意原是不可無的豈可謂之私若克治自欺之意圓滿自慊之意此意正不可一日無者可槩曰無意無意哉若無自欺之意而并無自慊之意一切總歸於無是懲其有意爲善而并不爲善也無此理矣

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耳與有意爲善雖善

亦私之說俱說得極是只是不該一槩以意爲支離一槩以爲善者爲有意耳若一槩以意爲支離其勢必至於滅意一槩以爲善者爲有意其勢必至於令人不敢爲善至於令人滅意而不敢爲善又將何所不至哉

問此心一念發動處謂之意但發動處有善念有惡念如是善念誠可也如是惡念亦誠可乎大學何以云誠意曰人心一念發動處有善念有惡念有善念亦自有好善之念有惡

念亦自有惡惡之念善念與好善之念一時
竝起惡念與惡惡之念亦一時竝起善念與
惡念對言好善之念與惡惡之念不對言何
也好善之念固善念惡惡之念亦善念也如
起一善念即當爲善却又不肯爲是初念是
而轉念非也如起一惡念復起一惡不當爲
之念遂不爲是初念非而轉念是也此就平
常論意者言也若誠意章却置過善念惡念
兩念對言的只專以好善之念惡惡之念就

好念頭一邊說所以意都是該誠的都該說
初念是而轉念非又說不得初念非而轉念
是矣至於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萬念總歸
於一念而其念不禁不念止還其初念而其
念不轉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爲其
所爲欲其所欲又何不自慊之有如此則心
本一而意亦復還於一又何至於支離而去
哉又何必專言無意而後使心之一者不至
支離而去也自慊是誠其善念的妙處小人

閒居爲不善節又是誠其惡念的差處子問
善念誠可也惡念誠亦可乎誠於中形於外
此又爲誤誠惡念者之戒也故曰欲誠其意
者先致其知
心
一也自心之發動處謂之意自心之靈明處
謂之知意與知同念竝起無等待無先後人
一念發動方有善念方有惡念而自家就知
道孰是善念孰是惡念一毫不爽可見意有
善惡而知純是善何也知善固是善知惡亦

是善也惟此良知一毫不爽所以有善念便
自有好善之念有惡念便自有惡惡之念彼
不誠其惡惡好善之念者自家良知豈能瞞
昧得只是明知而故爲之不肯致知耳小人
揜其不善以著其善其於善不善之介其於
誠不誠之介豈不分明所謂有惡念亦自有
惡惡之念只是小人不肯誠於惡惡耳學者
不必如何去做功夫只是知惡之當惡便如
惡惡臭之惡以惡之則知惡之知致而惡惡

之意誠矣知善之當好便如好好色之好以好之則知善之知致而好善之意誠矣此誠意所以先致知也獨字文公解曰人所不知而己獨知之地也以知字解獨字真得孔曾之髓而或以自字解獨字則誤甚矣

意有善念有惡念而知善知惡之知則非意念之所能蔽超然獨存與物無對人之所以爲人惟恃有此一點靈明耳由誨汝知之乎知字與是知也知字同正指此一點靈明處言

之若知之爲知之之知便對不知而言與知之乎是知也知字便不同矣或以知之乎是知也知字作德性之知極是但以知不知知字專作聞見之知亦太死煞當云有知有不知者吾心通塞之常知知知不知者吾心靈明之體俱以吾心言方妥蓋爲知不知知字不離聞見而亦不滞於聞見故也若提出德性之知雖聞見亦德性若專靠聞見之知雖德性亦爲聞見用矣此夫子所以直提德性之知以誨由也夫人之心有通有塞有明有蔽而人心之知無通無塞無明無蔽所謂超然獨存與物無對者此也太陽當天幽隱畢照盡掃浮雲還我太虛嗚呼盡之矣

問有善念便有好善之念有惡念便有惡惡之念可見意原是誠的意本誠何必更益之誠

曰意本誠無奈誠者之多僞也明知善之當好而不如好好色明知惡之當惡而不如惡惡臭斧斤伐矣而猶不知防牛羊牧矣而猶

不知禁可乎於是不得不有求誠之功是求誠之功正所以復本誠之體也豈得謂之意說謂之揠苗哉又曰誠意之病患無奈多僞者言也倘斧斤不伐牛羊不牧原無多僞何必更誠曰恃知善之當好而不如好好色恃知惡之當惡而不如惡惡臭雖未伐而不防斧斤雖未牧而不禁牛羊可乎于是不得不有存誠之功是存誠之功尤所以存本誠之體也又安得謂之意說謂之揠苗哉

意本自誠不必更誠心本自正不必更正是因
苗本自發生而不必更培植灌溉也有是理
乎懲助長之病而槩以培植灌溉爲揠苗其
不至於苗則槁矣者幾希講學不精悞人不
小
意本自誠心本自正是本體意本自誠却要還
他箇誠心本自正却要還他箇正誠意正心
是功夫觀意本自誠心本自正可見正心誠
意不是揠苗不是以人性爲仁義

意本自誠却要還他箇誠此誠字就念起之後
言也若念未起之前不前定乎誠則人性雖
善而牿之反覆[illegible]恐一日之間善念少而惡
念多久之純是惡念併此善念之少者亦無
矣又將何以誠之哉故曰靜中養出箇端倪
方有商量處可見古人不惟誠此念於既始
有念之後抑且誠此念於未始有念之先
古人惟誠此念於未始有念之先所以一日之
間善念多而惡念少久之純是善念併此惡
念之少者亦無矣其於誠意也豈不尤易易
哉此子思子有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之說也
養未發之中正是誠意的源頭學問
問心與意性與情何以分別曰性者心之生理
非心之外別有性也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
發情者性之發於外意者心之動於中情如
喜怒哀樂必有所感而後動或發而中節或
發而不中節以其有情之可見也故曰性之
發於外意者或外有所感而自家方動此意

或外無所感而自家忽動此念[illegible]只有此
意而情[illegible]矣發於[illegible]之故[illegible]之動於中意
正在情[illegible]發未發之[illegible]處不
容草草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太華書院會語

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非禮不是難勿的亦不是易勿的必如孟子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然後能勿必如朱子至明以察其幾至健以致其決然後能勿不然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其孰能察幾而致決哉孔顏之學原是由中以應外而後世有異學者出遂借由中之說以開自便之門若曰學在由中不在制外苟先立乎其大心上有主即視聽言動終日在非禮中有而不有有何罣礙不然心上無主即閉門靜坐終日在妄想中無而不無其爲非禮也多矣況聖學一悟本原則視聽言動自是圓妙又何必一一在外面末節上點檢以襲義外之學耶嗚呼心可匿而視聽言動不可匿故

托之乎心令人不可揣摩耳不知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今小者業已奪矣而猶曰我先立乎其大其孰信之爲此言者眞小人而無忌憚之尤者也伊川先生曰擊此弊不得已有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之語故四箴中不曰操之有要心爲之則而曰操之有要視爲之則不曰內惟靜專發無躁妄而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句句是制外養中意無一由中應外語夫先生豈不知由中應外哉謂不如此不足以藥異學之失而杜小人自便之門耳且聖學原是由中以應外者若中不得力外何以應故必制於外以養其中而後其中有主其中得力始能應外耳是制於外正所以養其中也所以二字最當玩味主意原爲養其中使由中以應外豈徒制其外而已哉先生識如此其高言如此其妙憂道救世之心又如此其苦二句少一句不得合而言之始得孔顏千載不傳之秘哉有主由中之

說而著論以非制外之語是不知制外正所以養其中也益亦不深於由中之義矣既終日在非禮中矣心上無罣礙否何以知之既終日閉門靜坐矣心上有妄想否又何以知之且既終日在非禮中便是罣礙又何云無罣礙肯終日閉門靜坐便見無妄想又何云妄想此異端大言欺人語耳自是逃不得識者

問或有謂四勿與克己無干者有謂克己是本

四勿是末者皆名儒語也似非本旨曰然四勿原是克己之目那有本末之分爲此言者是混於異端之說而不自知者也故不容不辨

問非禮即己也是否曰不然如言動之非禮即己還說得若視聽之非禮則非禮之聲色在外我安得禁絕之君子乎其政行避人可也豈有仁者而行避人之理且非禮之聲色在外不視之聽之何以知其非禮非非禮業已

視矣聽矣而猶云勿視勿聽不亦晚乎不知頭一視頭一聽卒然而感卒然而應不謂之視聽不視不聽何以知其非禮非非禮惟是一視之聽之既知是非禮之聲色就不該視聽却再要視聽何也雖自已亦看不過矣勿視勿聽指第二視第二聽說勿視者克己欲視之心勿聽者克己欲聽之心勿言勿動者克己欲言欲動之心故曰克己非禮之色視也由己勿視也由己非禮之聲聽也由己勿

聽也由己非禮之言動言動也由己勿言動也由己故曰由己二己字原自分明而後世學者欲借由己己字回護克己己字又欲借由己二字抹撥克己二字甚且訓克爲能必欲爲私欲左袒何也紛紛議論病根在此

問天下歸仁與叔作八荒我闥文公作歸猶與也何如曰二說原是一意所謂德不孤必有鄰者此也所謂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者此也第己之未克也則肝胆異越

方寸荆棘吾心先與天下隔而天下安得不與吾心隔及一日之旣克也則一腔四海八荒我闥吾心先與天下通而天下安得不與吾心通天下豈有不與吾仁者哉況同然者在我卽千古且與其仁又何況天下二說原是一意不可分而爲二也

學問只要得這个同然的得此同然則可以考三王可以建天地可以質鬼神可以俟後聖而況於天下豈有不與吾仁之理不然眞是肝膽皆吳越擧足皆荆棘矣況天下哉

論學得其所同然則楊墨佛老不能爲之亂論政得其所同然則申韓桑孔不能爲之奪

問天下非之而不顧得無於同然之說有礙乎曰天下非之而不顧彼正信得其所同然也蓋天下有一時之浮議有千古之是非彼誠看破千古之是非得人心所同然所以天下非之而不顧耳苟不得其所同然而曰天下非之而不顧則無忌憚甚矣此安石之人言不足恤所以得罪于天下後世也

聖人先得我心所同然耳聖人講學故先得我心所同然我亦講學故後得聖心所同然聖人與我分得先後分不得異同

論氣則聖人得其清而我濁論質則聖人得其厚而我薄論時則聖人生於古而我今如何學得聖人所恃者此同然之性體耳故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心之理義是謂聖心之理義是謂性體

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讀至此眞令人痛哭流涕小人壞了人之家君子不替他譜簡不是使庸君世主不信仁賢之人之貽禍也事體敗壞至此卽盧扁望而却走矣豈盧扁不能活人哉昔靖康之禍已成龜山立朝止九十日卽盧扁亦何能爲而論者責備不已吁亦寃矣南宋秦檜侂胄相繼敗壞一文公立朝止四十九日其能效尺寸之益而論者亦責備不已何也可爲古今一慨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桑孔之徒小人中之小人也王安石之流君子中之小人也小人中之小人其罪易見君子中之小人其罪難知雖然斥逐忠良引用凶邪至於覆人邦家其罪業已彰明較著而或者猶作祠堂記以左袒之何也故曰君子中之小人其罪難知也

安石一行新法而百姓如在水火觀鄭俠流民圖眞可墮淚君實罷新法出斯民於水火中而或者病其激且驟不知拯溺救焚可從容以待否什一去關市之征孟子謂其斯速已矣何待來年余謂君實罷之速正得孟子之意而或以爲激且驟者蓋章惇蔡京之餘咳也不可不辨

世之論安石者曰執拗曰自是此皆是病症非是病根安石志大才高學博目空將古今聖賢都看不上以爲堯舜雖是聖帝而疆域甚隘禹湯文武雖是聖王而享國不過數百年

孔孟雖是大聖大賢而亦不能使春秋戰國爲唐虞三代都是迂闊了須是富國强兵開疆拓土名利兼收做古今第一箇有用的聖人幹古今第一件有用的功業且宋室國弱兵寡全被韓范富歐及趙抃程張諸迂闊人把國家事耽閣了須是得這等敢做敢爲不怕人議論不說迂闊話的人如呂惠卿章惇蔡京輩才幹得實事才做得出大功業譬之人家生出箇有才幹不安詳的子孫來看祖宗甘貧自守以爲迂闊要大做一番不知要治多少產業不知要害多少餘債使上讀祖宗累世之業下無子孫存活之基存下這箇主意凡講道理之人皆謂其無用而疏遠之凡揮霍不羈奔走營爲之人皆喜其有用而信任之不論道理只要起家如此做去竊恐家未必成而禍已隨之矣安石之病何以異此不論道理只是一味要做事功其心以爲待我事功成時方且格天地光祖宗使人人

稱頌一時天變何足畏祖宗何足法人言何足恤我此安石之病根所以深入膏肓而不可救藥也不知舍道理而專求事功豈止事功不成竊恐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安石不是自爲功名富貴計亦不是執拗自是亦不是有心禍天下只是學術主意差了所以自誤誤人國家至此耳可恨可惜

安石這一派學術自淳于髡商鞅李斯申韓桑孔以及李覯至安石遂大壞決裂不可言矣

淳于髡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思泄柳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髡所謂賢者蓋指聖賢道學之士言耳不然賢者無益於國將不賢者有益於國乎髡不若是之悖矣李覯著富國強兵策各十篇富國策大約說天下事非利不行強兵策大約說天下事非勢不行惓惓進霸而退儒惓惓以勢利爲是以仁義爲迂幸覯不當國耳安石既當國安得不禍宋我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向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覯之立論揔之爲君辟土地充府庫約與國戰必克耳其不信孟子何怪焉孟子之言一驗於李斯之於秦再驗於安石之於宋這一派學術誤人不小朱文公以富國強兵解利字不惟得孔孟微言其所以爲後世君臣慮者尤深遠矣

這一派學術如講黃白之術者自以爲丹成可以起鉅萬之家可以延千年之壽視孔孟深耕易耨清心寡欲之方不足博一笑耳若曰何迂闊至此卒之敗家傷生在此一丹而猶不知悟也悲夫

問足食足兵與富強奚異曰以仁義民信爲主

則足食足兵皆國家之至計若以仁義民信爲迂則足食足兵亦富強之嚆矢矣不然吾儒學術以是專欲國貧而兵弱抑必不其然

士君子不可無者氣節却不可認客氣爲氣節士君子不可無者事功却不可認功利爲事功以功利爲事功則枉尋直尺而無品以客氣爲氣節則憤世凌物而無量

聖學宗旨全在心性二字心性功夫要在品量

二字然則品量可學與曰何不可學余嘗謂一介不苟以學品則品自高萬物皆備以學量則量自大今觀此華嶽削成四方壁立萬仞非品乎俯視寰宇皆在目中非量乎吾輩講學于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即此便有餘師又何事遠求我願共勉勉毋負山靈

太華書院會語附錄 一

門人華陰王之翰 之良 編輯

陽城崔時芳

太華書院

青柯坪舊爲諸生誦讀之藪近名公多聚講於斯而遂通負笈者日益衆觀者比之白鹿洞故事吾道之明當在此時先爲署令改題太華書院寔以因爲創云

白鹿昔年洞青柯今日坪地分千里合道會百年明白賦操刀拙因慚製錦榮巨靈應不棄同

結此山盟 右一

一識　君王後銅分仙掌初音翻桑柘影願共芝蘭居蚕務驚山裏[illegible]彈琴覓古調不用舊刑書 右二

白髮今猶健公餘定省時饑寒隨在問案牘幸無私恐負民非孝因知道是師登山頻著屐吾欲信吾斯 右三

乾坤爲父母胞與忍屯膏未滿一人望印分五內勞訂頑開大覺克己借釣陶俯仰天無際寧

稱華嶽高右四

太華初盟　蒲阪張　煇

太華初盟在戊申春暮馮少墟先生偕諸同志聚講於此因盟爲華陰士之知講學寔自此始至己酉冬崔公明府改青柯坪之署爲書院不佞得與其中俚言志喜

太華開靈秘名賢訂約新道明涇與渭人契晉連秦覽勝延風月侵燈問智仁半生疑未破片語悟歸眞右一

眞象原無二迷來却有因漢空眼底幻即染世間塵形在神斯在名淪實亦淪試中國五嶽千古講難眞右二

挿漢三峰峻登高不易身如何途坦易遠爾謾逡巡一簣眞由己寧希讓人舟求力自足離我乃尋眞右三

不動山川體磨青萬古春氣蒸新靉靆雨霽舊嶙峋今古無窮態乾坤不了身青柯擬白鹿盟約此山眞右四

遊太華會講灝靈樓　長安劉養性

馮仲好偕同志縉紳及諸俊秀士舉會于華下灝靈樓古未有也不佞竊幸執鞭而時蒲張去浮先生主華陰師席先生雅任斯道亦帥群弟子來會盍數日不佞惟三峰朗月迷途都照比成小詠誌諸君子會仲好書先生卷因續貂左方

特削芙蓉柱太虛天留勝地故僊居一時冠劒文非夜千載荊榛道合除野性從來同木石靜

觀何處不鳶魚雲開忽見三峰出徙倚闌干月上初

宿莎蘿坪雨雲　時蒲邑諸生於青柯坪候仲好講學

當面三峰入望眞鬱然蒼翠正嶙峋山靈似識吾儕意爲虎塵埃萬古新

登太虛閣望絕頂

結構馮虛色色幽三峰圖畫一亭收藤蘿屈曲穿巖上泉澗清冷遶地流石鼎茶烟浮細細松

林鳥語兲悠悠蓮花咫尺如相面可許携笻到上頭

青柯坪聽華州李生季成彈琴作漁樵歌

山頭雲淨山雨晴松風颼颼飛泉鳴何處遥鍾發幽響一尊邀我李長庚風韻泉流兩不惡況有七絃太古之希聲初聞如在烟水間欵乃綠簑明月灣再聽忽轉翠微半丁丁萬丈之巉巖劉郎馮几聽罷大拍手自昔塵想亦何有華山遊人知多少誰者探奇得此否吁嗟乎函關紫

炁虛也無高尋白帝欲何如孔門樂事須吾徒春風到處皆舞雩

書孟直詩後

華嶽之會足稱一時之盛余愧不足爲諸君子役所幸有孟直諸什則今日之遊可托不朽矣昔朱元晦與陸子靜遊白鹿洞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余於今日亦云余兒康年侍行得此詩敍青以傳余爲跋其後馮從吾仲好甫書

遊華麓紀事　西安周傳誦

余未遊畢郢前同年馮仲好侍御約以暮春遊華嶽及歸自畢原則仲好病謝客将謂此行或不果越數日勿藥卜初十日丁酉啓行先是同志聞之無不勃勃有扶笻之興屆期與偕者劉孟直二守楊工載進士仲好與余四人耳三人各肩小輿孟直獨策欵段駕巾車相期逆之滻滸余晨興假裝携童僕裹糧出長樂門有士友數人具榼酒郊闗外壯其行酒數巡别去至滻

滸則孟直工載已先至矣久之仲好至長君康年隨侍遂聯輿東涉滻灞宿斜口夕陽在山綠禾被畝相與散步村舍已明月滿山頭晴空一色坐談於舍茅簷下與其野老盆席矣漏下一鼓餘始寢戊戌辰發行十里至臨潼仲好具飯于城隍廟道士所飯畢行四十里至泠口一作零水名仲好具午飯又行四十里至渭南宿西郭旅邸中月明如昨乃闤闠紛沓不比村落閒寂孟直工載寓稍遠仲好雖同寓以體羅計愈況就

枕余桃燈獨坐念憶邑人秦汝睦憲副在此安得促膝一譚作懷汝睦一絕巳亥行二十里至赤水邀諸君子同飯道過一病狂者獰猙號呼街衢中行人避易見吾輩過長跪道左叩頭致敬良久方起因嘆此便是幾希尚存世之病心者獨此人乎我飯巳行三十里至華州方議從城外直抵敷水鎮留一僕往邀宜化汝剌史暨弟叔尚文學皆夙期同遊者乃化汝知吾輩且至使人要於路遂入城過寇萊公祠拜謁瞻佇

者久之仲好戲謂余此非與子先後守天雄者耶則余汗下幾無能自存嗟嗟膚淺浮沉望桑梓前修愧死矣同詣化汝具飯寫宿舍南園亭主人既別去仲好就寢余與孟直工载三人劇談亭中花香月影竹韻松風令人忘倦幾欲呼酒對主人念深夜中止遂成宿宜氏昆季園亭一律庚子留不得發早飯後邀遊城南姬氏園園中竹木陰森牡丹數百株爛焉李日化汝以酒至列坐花間脩爵無筭偶有舉孔子志學從

心語者仲好剖析精義亹亹不倦余謂聖人一生學問只在矩上用力當其志學即是欲此矩立不惑知命耳順即是不踰此矩但從心所欲而不踰直到七十之年吾輩為學先須認取矩在庶可終身依據從心地位俟之可也聞者或以為然巳入城叔尚且饌邀坐適族子纘棠歸自襄垣縣署聞余駐此來見遂得隅坐飲罷別去仍宿園亭月下坐談移時各寢辛丑早飯化汝所有同年馮元皡剌史暨李生華實化汝弟

謙姪元賓相繼投刺來訪往報畢日巳近午因柆化汝叔尚同行下賁至敷水鎮化汝仍具飯飯畢朝邑王惟大二守走使來迎謂原期雲臺觀四方香火輻輳澂臨晉蒲歷約至[illegible]秩庠會集薄暮抵廟惟大巳治具作東道主人矣初議次早即可登嶽或謂明日既望四方登嶽者甚衆喧雜難往仲好議少留會友人講學于此遂宿焉此出野服微行不欲潤有司乃華陰令嘉定朱君官聞之夜遣吏致餼數次日壬寅執刺來顧

旣別遣役具遊嶽夫馬辭不受晩復具席於灝靈樓上誼惓惓厚也然非余初心矣是日來訪者又有學諭蒲坂張君煇司訓延川段君懷誠孝廉楊君應震學論理學名士午後會講於嶽廟官署中邑諸生與者數十人私謂今日華麓何殊白鹿鵞湖甚盛事也講畢赴朱令廷令以雩禱托宜化汝代主席晩王惟大又治具寓邸坐次講學譚執甚適成宿嶽廟四絶時余肘後攜華嶽志一卷輿中披數過是夜就寢憶十二

年前侍先大夫遊此不覺泣下成重遊華山一律然登臨之興未已也明日癸卯會講友益衆得家報有伯母病甚劇時年踰八十餘余恐有他辭欲先歸諸君子固留甲辰復會講於灝靈樓上觀三峰出沒雲間奇甚談笑盡歡乙巳諸君登嶽余輒遂西王惟大亦以事歸朝邑潁行晤朝邑趙進士天宿邂逅別去楊孝廉復具飯飯余兩人不偕登嶽者是夜仍宿華州宜刺史園歆抗瞿然猶作華嶽之夢遂成懷同遊諸君子及再過宜大夫園亭兩律丙午宿泠口丁未抵家則伯母氏伏枕俟余見余至甚喜越壬子仲好諸君子始歸自青柯坪途中阻雨故耳此遊也相訣甚久同訣者甚衆而後克行行者僅四人而余又不克終焉遊之難也豈塵襟凡骨山靈拒之不假數日之緣耶然勝友良辰聯袂握手義重聚樂虛往實歸前後浹旬日亦無負此遊矣乃私次第其事以志友人見之誚曰自昔爲嶽遊者多矣子中道而止鮮克有終足未

躡華嶽之半目不窮峻極之形而紀嶽遊不亦忝乎余曰唯唯否否吾子獨不聞歐陽子之言乎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而已雖然猶知有山水也今日之遊大第爲英精談名理作華嶽一段嘉話又有不在乎山水者奚必於登奚必於不登若必歷三峰之勝摩巨靈掌洗玉女盆挹金天露探玉井十丈蓮自昔爲嶽遊者多矣紀不啻詳余即登亦可無紀

重遊華山有感 幷引

萬曆戊申春服既成同劉孟直郡守楊工載進士馮仲好侍御遊華嶽過華下邀州人宜化汝剌史宜叔尚文學同行至則朝邑王惟大郡守蒲坂張去浮學諭廷川段脩甫司訓偕群英咸集講學論道樂而忘倦今日華麓直可追鵞湖白鹿洞故事寧獨躋攀稱勝覽哉山靈有知自當生色因憶往歲丙申侍先大夫遊此忽一紀矣嗟嗟安得復着斑衣扶杖頻重覩此佳會也

觸境興思風木增感援筆紀事情見乎辭

幾年不出華陰道此日重來華嶽遊爲問眞源尋白帝非關函谷度青牛五千傳聲星初聚百二天開氣欲浮惟有當時觴詠處西風牢落不堪愁

宿華嶽廟同馮侍御諸君子會講時方早禱

華蹤南北愧當年負却名山幾度緣絶得靈宮一夜宿恍如身抱白雲眠 其一

蓬窓睡起鬢鬖鬖向曉看山山更藍何討藍封肥鑱穴祈靈直叩黑龍潭 其二

金天露淨蓮花發白帝宮深古木疎怪底坐來添爽氣山流蒼翠到庭除 其三

良朋聚首誼千秋滿座高談四壁幽覽勝漫勞誇華嶽此行何異寶山遊 其四

遊嶽先歸道中懷宿青柯坪諸君子

杖藜攀陟喜相從咫尺烟霞路幾重身染白雲歸滿袖山迴紫氣擁三峰離當勝地情偏切味入村醪幸轉濃還想同遊陶謝手新詩何處勒

高蹤

跋周淑遠詩

古今名公遊華嶽者代不乏人未有徵會講學如今日者亦人不乏詠未有永言孝思如淑遠氏者昔陸象山與朱晦翁講義利章於鹿洞聞者流涕今讀此詩而有不流涕者非夫也余亦與同遊諸君子講惓惓於孝弟二字其於千古聖學頗足自信益淑遠倡之矣年弟馮從吾仲好跋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池陽語錄

先生穎悟夙成治舉子業時每試輒雋所搆制藝出關内外靡不人人憚傳然先生已注意理學迨于丑聯捷歷玉堂烏府彌錚錚有聲而向道之志彌堅今觀代符齊魯與弟子員講論足稱洙泗家法再入中台忠義激奮上可薄雲霄

而嚴可凛冰霜識者謂浩氣磅礴亦其言責宜爾比掛冠歸則恂恂大雅似不能言而理學益邃從遊者日益衆一時縉紳學士多執經問難而農商工賈亦環視竊聽有非寶慶禪寺所能容者當道遂為關今關中書院以聚生儒講肄即白鹿鵞湖未之或過是時教澤洋溢風韻四訖梅私淑自艾猶以不親出大賢之門是懼叨署原庠獲侍皐比間嘗諦視而默察之見夫屋漏衾影大庭動履無一不與今日諄諄學約合又無一不與昔日侃侃封事合夫講矣而不行爲世所詬行矣而不盡符所講亦未厭世所望先生惟身有之故不覺言之親切而有味且其一段盛養光輝儼然太和元氣又不止泰山巖巖而已我關中自横渠氏以來幾數百載明興教化翔洽遠出前代黄河源自天上太華高揷雲端風氣渟鬱眞儒崛起其嗣續西銘遡源周孔以翊

國朝崇儒重道之化此實天數非獨人事爾也

辛亥冬先生遊池陽其間聞風興起追隨步趨者坊里幾空梅復獲侍于清河南北禪寺更覺聞所未聞方謀錄先生語壽梓而聚生有德房生建極先生還酧華巳先之矣先生語錄共若干卷池陽特其一斑耳然從遊我輩講學以析理事功節義文章道德以標格主敬以沿宗旨成終以究歸宿則一斑也而全豹已該先生實大聲宏

今上乂道勵精在廷大臣廣從人望採諸節鉞

直指乂近奏議交章累牘力為推轂則先生指日還朝自是語錄轉為經濟堯舜君民千載一時俄頃間耳乃其作人至意猶勤勤懇懇不輟今觀錄中命定二絕超然物外真是疏水浮雲氣象至以難逃徒惹四字直砭末世利名膏肓則先生之有功世教媲美前賢茲可得其大槩云嘗憶王文成以武功牛耳斯文先生以直諫主盟吾道功力庶幾相當而揆厥所自文成一代才人先生尤三秦豪傑起家亦畧相彷昔孟

氏以空言存什一于千百昌黎氏謂其功不在禹下夫禹與孟氏亙異矣地然惟其功不惟其地也則夫文成之與先生亞先後相望而並為

我

明儒宗條列纚纚充萬世而下薄海內外誦法孔氏者之指南也詎區區訓一池陽士而已哉是為序

萬曆四十年歲次壬子春二月三原縣儒學署教諭門人城固韓梅頓首譔

池陽語錄卷上

河北西寺講語

萬曆辛亥孟冬廿一日先生至池陽謁王端毅公王康僖公馬谿田先生張王坡先生溫一齋先生祠墓門人數十人從之是日天氣晴明冬日可愛兩兩三三然有春風舞雩之意詠歌歸來門人韓學博及諸生百有餘人候講于寺先生曰吾關中如王端毅之事功楊斛山之節義呂涇野之理學李空同之文章

足稱國朝關中四絕然事功節義係于所遇文章係乎天資三者俱不可必所可必者惟理學耳吾輩惟從事理學理學成事功節義文章隨其所遇當自有可觀處不必逐件去學而後謂之學四先生也

先生曰事功如端毅節義如斛山真為國朝第一然學端毅者不當學事功學斛山者不當學節義何也假如端毅當日上疏後即觸怒逮獄遭讒被措如斛山則端毅當以節義名

不得以事功名矣如斛山當日上疏後蒙温
旨嘉納陟華躋膴則斛山又當以事功名不
得以節義名矣可見吾輩只當就二公同道
二公易地皆然處學不當在事功節義上學
但不知二公同道處何在易地皆然處何在
願共思之毋草草看過

問理學與舉業同異先生曰以舉業體驗于躬
行便是真理學以理學發揮于文辭便是好
舉業原是一事說不得同異又曰今之務舉

業者多在文字上求好不在心術上求好不
知七篇者有形之舉業固要好一念者無形
之舉業尤要好不然心術一念少差則終身
事業可知又何論功名哉

問明年科年屈指試期止有數月欲務舉業恐
妨理學欲務理學恐妨舉業奈何先生曰理
學使妨于舉業則理學亦異端談玄說空之
學非吾儒進德脩業之學矣理學原不離舉
業如明年科年諸君中有自家應舉者有子
弟應舉者時日已迫工夫不多父兄固當督
責乎子弟自家亦當督責乎自家勿事優游
玩愒月日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收心靜養
簡事寡交將一切聲色貨利屏之絕之如此
便是學否則非學看書作文時務要潛心體
驗就在此處發揮道理使一一可見諸行事
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絕奔競營為之念下
忘食忘寢之功衆皆馳逐我獨恬澹如此便
是學否則非學其得雋也念縣官之寵遇何

為而布素不改其俗計也念千里之跋涉又
何為而株守窮經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從
此得第則仕途一味奉公[illegible]身肥
家之念及至懸車則放下一味談道而不敢
忘耕田鑿井之恩如此便是學否則非學樹
標一代流芳千古皆決于今日之一念毋以
今日舉業為妨功而廢業也竊願諸君從此
打起精神發起志願斷斷然欲以為賢而為
聖不專專欲以為解而為魁則豈惟自家不

得科名即父兄亦永錫之光不惟父兄永錫之光即百二山河亦與有榮施矣倘見不及此第曰時日已迫工夫不多方且舉業不暇奚暇理學無論今日所讀何書所作何文日用飲食鮮能知味即使口耳記誦幸博巍科則功名到手心意滿足倘萬一謙虛者化而為驕傲謹守者變而為縱恣彼時自家固不能把持乎自家父兄又豈能約束乎子弟臨渴掘井臨淵羨魚方曰如何做人不亦晚乎

為今之計莫若就在今日勘破將來一着養成終身識見不以舉業直躋聖域豈非一舉兩得之道哉若以舉業言學是異端談玄說空之學非吾儒進德修業之學也不知諸君以為何如

問在止于至善先生曰聖賢學問只在心性用功性者心之生理人性原來皆善至善者性體也止于至善則當下直合性體矣五霸不知性體至善故假仁假義二氏不知性體至善故絕仁棄義告子不知性體至善故有杞柳湍水之議若知性體至善學問止于至善則五霸自不消去假二氏自不能絕棄告子紛紛之議亦自悟其非矣此曾子之學獨得孔氏之宗而萬世學者之所不能違也

問知止止字是死煞字否先生曰論語止吾止止字是死煞字此止字是活字孔子十五便知止于從心所欲不踰矩所以終身學問都有着落一知止則胸中便有主張便有無窮

妙趣當下便活潑潑地定靜安慮正是知止妙處非如槁木死灰置一物于此而後曰止也聖人正恐人誤認此字為死煞故以定靜安慮形容得止之妙

問中庸大旨先生曰中庸一書如一篇論天命章是冒頭仲尼曰君子中庸是主意中間引舜顏武周反覆發揮君子中庸一句尚絅章是大結首章自天說到人以本體為功夫順言之也末章自人說到天以功夫合本體逆

言之也故曰易逆數也知易則知中庸矣畫前元有易刪後豈無詩知畫前之易則知天命之性

先生曰只中庸其至矣乎一句費聖人多少心堯舜授受大事也止說一箇中字孔子又恐人看得中字太高遠故不得已加一庸字若曰中者庸也既補出一箇庸字又恐人看得太淺近又贊之曰其至矣乎可見這箇中字非高非遠非卑非近真愚夫愚婦可與知能

而天地聖人所不能盡也子思一本中庸只是發揮此一句意

先生曰大學以治國平天下中庸至贊化育參天地皆是言學術不是言事功事功乃學術中之作用非與學術對言也後世迂視講學而專講事功此所以併事功亦不及古人可惜可惜

問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與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意同否先生曰中行者資學兼到者也狂狷者具美資而可進于中行者也狂狷一加學問便是中行矣正與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思君子思善人又思有恒語意同思有恒正所以思聖人思狂狷正所以思中行也豈專為狂狷有恒而已哉柰何夫子思狂而天下遂有偽狂夫子思狷而天下遂有偽狷夫子思中行而天下遂有偽中行如古之狂也肆肆是真狂今之狂也蕩蕩便是偽狂古之矜也廉廉是

真狷今之矜也忿戾便是偽狷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之聖人是真中行若鄉原便是偽中行此夫子所以致慨于三嘆而深惡乎鄉原也

問理障之說先生曰不然謂之曰理自是無障謂之曰障還不是理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或者以此為理障不知此正察理不精之障也豈理之障哉如人目中理上容不得砂石屑理上亦容不得金玉屑以理之所不能容

者而强容之此正悖理不通之障也豈理之障哉或者又曰今有人于此病中縱欲固是欲障病中讀書亦是理障先生曰且問病中理上該讀書否曰理上不該讀先生曰既是理上不該讀却要讀此亦悖理不通之障也豈理之障哉以悖理之障而反坐于理則寃理甚矣或者為之快然

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章大意先生曰聖人胸中如太虛然一無所有而亦無所不有鄙夫未問之前安得無故起念此正所謂未發之中也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及鄙夫一問于我則因彼之問遂發動起我之知安得不竭兩端兩端既竭矣聖心常虛知乎哉依舊是無知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此聖人之無知正聖人之所以有知也若人未問則自誇其知既欲己之勝乎人及人既問則自秘其知又恐人之同乎己使驕且吝胸中不知有多少機械此世人之有知正世人之所以

無知也

先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鄙夫未問知從何起兩端既竭知從何留如諸生考試當題未出時安得無故下筆故曰無知及題既出因他題目才發動起我的文思故曰叩及文既完尚還有一句一意不盡發于文內否故曰竭及交卷後胸中依舊是題未下時光景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先生曰吾儒之無知無知而有兩端佛氏之無知知無而兩端亦無洪鍾無聲由叩乃有聲雖由叩乃有聲不知當未叩時雖無聲而實有聲聲之理惟無聲而實有聲聲之理所以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若無聲而併無聲聲之理是廢鍾也未叩時若與洪鍾同既叩後便與洪鍾異雖既叩後與洪鍾異其實原是未叩時與洪鍾不同知未叩時之不同則知佛氏之言性與吾儒之言性佛氏之無知與吾儒之無知毫釐而千里也

先生曰佛氏以理為障是空其聲而併空其聲聲之理一切摠歸于空也所以無感時似與吾儒同一有所感便顛倒錯亂依舊落于世味中而不可救藥此正以理為障之障也理何嘗有障哉若不以理為障則無障矣

先生曰聖人憫人之無知如見孺子將入于井故一當鄙夫之問便有怵惕惻隱之心便不容不竭兩端非納交于鄙夫非要譽于鄙夫非惡其有隱之聲于鄙夫也

先生曰上智聖人與下愚鄙夫同只是中人多了些知識所以過于下愚者在此所以不及上智者亦在此何也當無感時無論上智下愚中人都是一樣無知只是一有所感人一問及下愚則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問一答一問二答二何嘗不竭兩端何嘗添自家一些知識在內上智亦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問一答一問二答二亦何嘗不竭兩端亦何嘗添一些知識在內只是中人多不然或以知為不知或以不知為知或問一答二或問二答一便不肯竭兩端便自家添許多知識在內世道人心之壞全壞于此等人此聖人所以自任以無知也為中人者能親師取友講明正學刋落機知復還本真造到與下愚一般境界便是到上智聖人境界

先生曰陽明先生云箇箇人心有仲尼則箇箇人心有良知惟聖人能致良知所以鄙夫一問便竭兩端不然則茫然無以置對又不然則記誦之學易窮何以能竭兩端哉無知而能竭兩端此正聖人之所以致良知聖人之所以為無知也

問人生所遇不齊多不免動心奈何先生曰人心本自如太虛一切窮通得喪是非毀譽真如寒暑風雨原與太虛本體無與卑之存一狥世心不是高之存一憤世心尤不是只平心易氣應之便合太虛之體隨其所遇使都是瀟灑快樂境界先生又曰請問人生所遇

不齊不知動心後能齊否曰不能先生曰既不能可見遂多了箇動心到不如只平心易氣應之自家還討箇受用自在

問先天後天之説先生曰人須要認得天字明白然後可言先後此處最要活看假如以起念為天則未起念時為先天既起念後便屬後天如不睹不聞是先天至愼獨便是後天繼此而發為事業則愼獨又是先天事業又屬後天矣總之天字指當下言凡事有天凡

事有先天後天最當活看如以伏羲之畫為天則未畫為先天既畫即為後天如以文王之卦詞為天則伏羲之畫為先天而文王既演之後即為後天如以周公之爻為天則伏羲文王皆為先天而周公作爻之後即為後天先後字不可執一看

問和同之辨先生曰和同外面一樣若虞廷都俞吁起之盛無一毫乖戾異議恰似同不知此和也非同也若後世安石秦檜之流當時附和者不少恰似和不知此皆私相迎合以取官爵耳此同也非和也和同外面一樣只是君子小人心上不同講和而不同處不可用吁咈獻替字若用此則外面顯然不同矣又何消辨和而不同同而不和

先生至弘道書院謁三先生祠畢一客曰端毅公父子當日極一時之盛今後人可謂否也之極先生曰以端毅公父子如此勛業今否之極正泰之漸也如禹稷契同時奏功宜同

時享報却不盡然禹以其身有天下報之最早享國却只四百年契之後湯雖遲四百餘年始有天下而享國則六百年稷之後若武王直遲千有餘年中間共邠遷岐為狄人所苦及文王羑里之厄一身一家且不可保自當日觀之似天不可問不知享國却八百年天地間乘除加減道理原來如此

三先生祠內先生問其後人曰聞康僖公七歲能詩果否其後人述屋隙詩風來梁上響月

到撫邊明一聯先生曰此不愧屋漏意

先生曰康僖公生長世家少年登第自筮仕至宦成通無坎坷中間止因得罪劉瑾罰粟三百石輸邊受許多苦楚至今尚論者以此為康僖公第一美事可見學者不當以厄困為不幸

問諸生中多有貧困不得讀書者奈何先生曰顏子在陋巷中能博文約禮斟酌四代禮樂貧困曷嘗悮了顏子讀書余亦嘗屢空因讀

陋巷章作二絕以自寬云命定難逃陋巷貧機關徒惹鬼神嗔不如打疊心源淨做箇羲皇以上人命定難逃陋巷貧奔忙徒惹世人嗔不如閉戶焚香坐做箇乾坤無事人人人若知難逃徒惹四字不惟高明者能自守即庸愚者亦見無益而自止矣

先生曰貧如夷齊千古稱聖貧如顏淵千古稱賢貧曷嘗負人哉只恐人負貧耳

先生曰人貧而我憐之周之則可我貧而望人憐之周之則不可

先生曰賈誼上書痛哭流涕欲感動人主使天下太平孔子講學亦是痛哭流涕欲提醒人心使萬世太平聖人用心之苦如此

問徐行後長先生曰皋夔稷契之揖讓只是箇徐行後長操莽溫懿之爭奪只是箇疾行先長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先生曰要看一道字天地間原有這箇道理這箇道理又非渺茫實不外禎祥妖孽蓍龜四體人之善不善一念

旋此天地間自然實理實事惟至誠能先知之他人實自昧之耳至誠前知是人自異于至誠非至誠異于人也

問儒一也何有真儒腐儒大儒名儒之別先生曰儒一也若立心制行一毫不假雖卓然以聖學自命而中間不無襍于二氏之學此可以言真而不可以言醇如純然吾儒不襍二氏躬行實踐不愧古人而硜硜自守尚臨與

人為善之量此可以言醇而不可以言大若闇然潛修而一腔四海退然如不勝衣而一念萬年如舜之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如横渠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之謂大儒而真醇不待言矣此三者揔謂之名儒吾輩學為儒者也請擇于斯三者

池陽門人張有德　樊由聖　楊我蘊
張其賢　房會極　房建極錄

王孝祖　劉應鰲　楊素蘊
殷曰序　劉昺　李國葵
龐溥化　李遠元　王一麟
張騰霄　李昌徽　周綿祚
孔聲振　王念祖　師上德
劉昇　秦所式　姜三接
王家梧　馬攀龍　張冲奎
魚賜錦　秦之俊　杜為儀
李含真　王一鳳　來謙

池陽語錄卷下

賈天駿　校

慶善寺講語

先生謁諸公祠墓之明日歸長安門人百有餘人祖于城南慶善寺因設講席如昨先生坐已諸生請曰自昔大儒講學宗旨不一願先生提綱挈領使諸生有所持循先生曰自昔大儒講學宗旨雖多端揔之以心性為本體以學問為功夫而學問功夫又揔之歸于一

敬君子小人之分只在敬肆之間敬者衆善之根肆者衆惡之門敬者衆福之根肆者衆禍之門敬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肆則父子無親君臣無義夫婦無別長幼無序朋友無信人人敬則天下治人人肆則天下亂堯舜只是箇敬桀紂只是箇肆可不畏哉可不辨哉故曰敬者聖學之要

問敬為聖學之要固矣又云敬者聖學所以成

始而成終何也曰初學之士多以安詳恭敬為主多知收斂及至既學之後多自以為有所得便寬一步自謂悟後全無礙不知悟處就是誤處卒之放縱決裂壞人不小是徒知敬以成始而不知敬以成終也不知以文王之聖且緝熙敬止曰緝熙者無已時也故曰純亦不已以孔子之聖縱學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地位而志學一念必不敢少已若少已便踰矩矣成始成終成終二字尤當玩味

先生曰敬者心之本體如見大賓承大祭此心不覺收斂豈納交要譽惡聲而然一皆自然而然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耳可見敬者心之本體原如是主敬云者不過以功夫合本體耳非硬將一物强置之胸中曰敬曰敬也

問見大賓能敬承大祭能敬是性體否先生曰是情也非性也是率性之道非天命之性也見賓承祭能敬必有所以能敬者在此天命之性也此天命之性特因見賓承祭而後形非因見賓承祭而始有惟未見大賓而吾心先已有主未承大祭而吾心先已有神此之謂性體此之謂未發之中惟吾心先已有主所以一見大賓便能敬惟吾心先已有神所以一承大祭便能敬此之謂率性此之謂中節之和能敬者情所以能敬者性知其所以能敬而主敬者君子盡性至命之學

問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先生曰且只問禽獸見大賓承大祭能敬否人之所以異于

禽獸者幾希正指此一點能敬之性體耳不然人之目能視禽獸之目亦能視人之耳能聽禽獸之耳亦能聽人之口能飲身能動禽獸之口亦能飲身亦能動人又何異于禽獸哉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余亦曰無恭敬之心非人也昔人有欲打破敬字者有謂目自能視耳自能聽更說甚存誠持敬者蓋未知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只在敬肆之間耳

問晋人以放達為高近世高明者多傚之不知敬處安在先生曰晋人傚出放達氣象若與世相忘與人無競不知如王戎鑽核王衍三窟郗超入幕不知果相忘無競否可見他放縱恣肆處正是機械變詐處故作無心處正是詭秘有心處

先生曰莊子言自得自適是言堯舜以天下勞心以天下為桎梏不過要得人之得適人之適使別人得所而非自得自適也自得自適

與吾儒之說不同只是要自家討便益討受用不管別人死活此莊子之逍遙所以壞心術而得罪于名教也

先生曰今人以敬為偽以肆為真即有好修者見道不明欲敬恐人說偽欲肆于心又不安此所以耽閣一生良為可惜不知恐人說偽只當在敬中求真不當在肆中求真敬中求真是真君子肆中求真是真小人真之一字亦不可不辨也且于心不安處就是真心求為真君子者正當于此處識取

問曾點莫春之樂過此亦能有是樂否曰過莫春能樂過秋冬不能樂點與三子何異只有了這箇樂無時無處無不是此物矣譬之善畫者寫出春景固好寫出秋景冬景亦好即如此時天氣雖寒然少長咸集欣然有得就是春風舞雩氣象何必遠求

先生曰學者必有戒慎恐懼之心然後有春風沂水之樂若無此心而徒譚此樂是晋室之

風流非曾點之真樂矣

問君子小人當如何處先生曰論交與當親君子而遠小人論度量當欽君子而容小人論學術當法君子而化小人不化則之由成之仁不容則隘一體之量不遠則傷匪人之比

先生曰交與一人不可妄講學無人不可容

先生曰有經世之學有出位之學有闇修之學有私已之學以出位為經世以私已為闇修此學者大病然有經世之學而無出位之學

便是闇修而非以不講為闇修有闇修之學而無私己之學便是經世而非謂講經世之學者盡皆出位好名之人

問好名乃學者大病先生曰然然又有不可不辨者君子曰不好名恐雜為善之心小人亦曰不好名恐妨為惡之路又曰君子為善不純只有好名二字小人阻君子為善亦只有好名二字

先生曰好名之心有顯而易見者有隱而難知

者務外之人無論矣至于私己之士躲避是非絕口不敢言自以為我不好名人亦以不好名歸之不知此正是好名之深處何也是與非對譽與毀對喜是喜譽之心固是好名避非之心即喜是之心避毀之心即喜譽之心避毀避非之心獨非好名乎可見喜是喜譽其為好名也易見避毀避非其為好名也難知故學者必拔去好名之根而後可以言學

問為惡無近刑為善無近名先生曰惡原不當為也而曰為惡無近刑只是教人為惡不要已甚耳不戒其為惡而戒其無近刑何也不知其為惡之日即其近刑之日而曰為惡無近刑令人犯不赦之刑而悔之無及者必斯言也是誤天下之小人也善原當為也又何論有名不有名君子為善原不為名而實大聲宏名必隨之是為善之日即近名之日也而曰為善無近名令人避好名之嫌而不敢

為善者必斯言也是誤天下之君子也范忠宣曰若避好名之嫌終無為善之路可謂莊生頂門之針

先生曰君子曰不好名小人曰君子好名若不好名何以名都歸于君子君子無辭以應不得已只得併實亦不敢務恐務實而一時名至無以避好名之嫌耳不知避好名之嫌是亦好名也惟不避好名之嫌而後謂之真不好名

先生曰好名不好名古今聚訟余有一言解之凡說好名的事就都是該做的事若不是該做的事一做便壞了名如何說得好名可見好名之譏正周行之示也豈直不當避而已抑知此則君子有所恃以務實小人無所恃以肆譏矣

問近有以不撚不舍之間有妙存焉解撚舍存亡何如先生曰此特為不撚者居間耳猶居官者曰不清不濁之間有妙存焉有是理乎

為此言者必貪墨自恣者也莊生謂盜跖死利于東陵伯夷死名于首陽豈曰貪固好利清亦好名藏穀亡羊其失一耳不知使居官者號于人曰貪固好利清亦好名此其人清耶貪耶不問可知矣此莊生所以誤人不淺也

先生曰易曰藏密詩曰潛伏子思曰闇然此正聖學真脉吾儒講學正是講學問要潛要闇要密而鄉原反借此以杜講學之口亦奇甚矣不知講學而不粘帶世味譏評時事便是潛便是闇便是密非以不講為潛為闇為密也

先生曰楊氏無君墨氏無父當日豈料至此只是起于一念學術之差所以併自家亦不知耳可見術不可不慎孟子曰矢人豈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嗚呼君親大倫仁人孝子無所解于其心者也楊墨豈不仁于

吾儒哉亦學術誤之耳世之非學者曰只在行不在講竊恐所行一差關係豈小譬之岐路之中又岐路焉雖欲不問不可得也彼謂不必講者原安心不行第借口非學耳

先生曰學者須要脚根踏得定徹頭徹尾才得有成不然如登九級浮圖一脚蹉錯直跌到底為山九仞未成一簣豈止不能成山恐平地亦不可得也可畏可畏

問君子質而已矣章大意先生曰棘子成意思

儘好只是言語過激子貢真得夫子彬彬之
意不可說失輕重本末之等當時有文無質
賤得以凌貴卑得以凌尊紊名分壞紀綱固
不成世界若有質無文則貴無以別于賤尊
無以別于卑名分紊紀綱壞亦不成世界矣
如周制樹屏反坫舞佾歌雍正所以別上下
辨尊卑若因大夫之僭而遂併其佾與雍而
去之則大夫固不得以僭乎天子天子又將
何以別于大夫哉故曰虎豹之鞟猶犬羊之

鞟其關係世道一樣不可以偏勝有無論也
問文質彬彬先生曰彬彬最要體認蓋文質不
是對立的亦不是六分四分低昂的譬之一
木質也斵而為器則文矣器質也加以彩飾
則文矣文質豈二物哉第雕斵彩飾不可太
過使文勝質耳是知無方之愛敬皆從孩提
知愛一念生來知此可以論文質矣
問道可道非常道何如先生曰吾儒所謂道正
指其可道者而道之也老氏云道可道非常
道則是以道不可道者為常道矣有是理乎
可言者是常言可行者是常行今曰道可道
非常道則是言可言非常言行可行非常行
而以言不可言者為常言以行不可行者為
常行矣背理不通莫此為甚
問有為漢儒躬行宋儒空談之說者其殊不然
不知先生何如先生曰漢儒中誠有躬行者
而槩謂漢儒躬行則不可無論其他矣節敗
行即如馬融之列女樂桓榮之誇稽古不知

可言躬行否宋儒如周程張朱即在孔門亦
當列德行之科其他如司馬君實邵堯夫尹
彥明劉元城諸儒其躬行實踐豈在冉閔之
下漢書宋史明白易見而猶敢為此言是佗
胄江陵之餘唾不可不察也雖然亦非真尊
漢儒也特因漢儒不講學故借以非宋儒耳
使漢儒而亦講學也恐亦不免以非宋儒者
非之矣
先生曰漢儒有傳經之功但當論其功而不當

論其行宋儒有明道之功固當重其功而尤當重其人

問行義以達其道先生曰行義達道不是行義時能建蚩大功業便謂之達道便謂之有用實學便謂之真儒不能建蚩大功業便謂之不能達道便謂之處士純盗虛聲便謂之偽儒如此将道字却看做事功了人安得不詭遇以圖功業如此是行義以達其功非行義以達其道也且如詭遇而能獲禽則功業雖

建而人品已失如詭遇而又不能獲禽則人品先失而功業又不能建豈不惜哉行義達道只是要不枉其道不專在功業大小問論也三代而後此道不明久矣夫子安得不有聞語未見人之嘆

問求志者求何志達道者達何道先生曰求志者求此天地萬物一體之志達道者達此天地萬物一體之道若不求此志即倖成一匡九合之功亦枉道也豈得謂之達道哉

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倘責任不在得無于一體之心有礙乎先生曰不然有此一體之心時乎大行雖披纓而于此心無所加時乎窮居雖閉戶而于此心無所損非謂一槩披纓而後謂之一體也雖閉戶之時而披纓之心未嘗不在只是責任不在我不得不閉戶耳非謂一閉戶而遂于一體之心有礙也禹稷顏回同道正同此一體之心同此猶已之心只是禹稷有責任說得由已顏子無責

任說不得由已惟猶已之心同所以能易地皆然猶己之心天地萬物一體之心也

先生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只在心上論不在責任上論責任所在無論出將不得侵廟堂之權即廟堂之上錢穀亦不得侵甲兵之權一體之心雖同而所居之位不一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此之謂君子而時中此之謂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學

先生曰天下事各有職分一毫越俎不得只是

講學一事無論窮達人人都是當講的人人都是有分的却說不得越俎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先生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今人一膜之外便分彼此即父母兄弟間尚且不能一體又何論天地萬物我程子天地萬物一體之說蓋惘乎有餘悲也

或有疑程子一體之說為馳騖者先生曰子請勿疑學者儘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尚恐不能

以父母兄弟為一體若疑其馳騖而不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一膜之外便分彼此其痿痺不仁之病殆有不可言者矣程子一體之說乃對症之良藥彼馳騖之疑是亦痿痺不仁之病將發而不自覺者也請速以程子之良藥藥之

先生曰張子西銘正是解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句開口說乾稱父坤稱母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何等痛快學者果能知乾坤原是

我的父母自然知萬物原是我的同胞雖欲痛癢不相關不可得也

先生池陽之講不惟士人興起即里巷小民咸擁輿聚觀候門竊聽欲得一二語終身誦之先生因出所刻做箇好人心正身安魂夢穩行些善事天知地鑒鬼神欽舊對一聯示之于是衆共朗念歡然稽首而去

先生頻行諸門人餞于郊洗腆酌先生先生曰因此酒觸起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

不合者仰而思之聖聖相承道同心一那有不合有德曰或時勢不同先在三只頭一句禹惡旨酒先不合爲曰惡旨酒周公曰我有旨酒周公豈不知惡當時也費了多少思量如禹之絕亦不難只是燕賓奉祭又不可少斟酌再三才悟得這箇道理原是活的所以三百篇中一則曰旨酒思柔則曰旨酒而俱繫以燕樂嘉賓可見除了賓祭都是當惡而絕之的雖然燕賓固不可少又恐賓主借此況

湎而不知惡所以賓筵章又極言其醉狀而深戒之曰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可見這箇旨酒雖賓燕不可少亦不可縱此又周公善用其惡而深合大禹之心者也只此一事不知費了多少思量故曰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又何況四事哉柱曰禹惡旨酒實未嘗絕先生曰絕尚不能制不絕必至濫觴賓筵之詩吾輩不可不善一通以銘之座右

池陽門人趙之璞　王家柱　郝鍾秀

劉汝理　孫元標　党還醇錄

任紹祖　秦世英　李永沛

馬見龍　王延陛　馬如龍

張㤥　樊吉徵　胡封

杜鶴齡　楊汝棟　李生春

李三汲　馬化龍　傅鳳翼

李允懋　張企程　張天嘉

党朝相　党蘭　吳邦憲

党芳　石垂鑑　楊日升

馬一元　王宰　石垂箴

王柱　劉禹龍　王麟徵

王右文　石冉玉　梁文明校

馮少墟集卷十二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關中書院語錄

綱常倫理要盡道天地萬物要一體仕止久速要當可喜怒哀樂要中節辭受取與要不苟視聽言動要合禮存此謂之道心悖此謂之人心惟精精此者也惟一一此者也此之謂允執厥中此之謂盡性至命之實學

聖賢之學總只在此心故虞廷人心道心之說乃千古聖學之原而解者多謂道心非人不麗而人心非道不寧不必屏去人心而別覓道心也舉吾之人心一稟于道即云道矣余向來亦為此說所誤不知人心道心不容並立如綱常倫理能盡道便是道心不能盡道便是人心喜怒哀樂能中節便是道心不能中節便是人心視聽言動能合禮便是道心不能合禮便是人心極容易辨非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為人心以中節合禮為道心也今曰舉吾之人心一稟于道即云道是舉吾之喜怒哀樂一稟于節舉吾之視聽言動一稟于禮即云道是明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為人心而以中節合禮為道心矣以中節合禮為道心不差而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為人心不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可以屏而去之乎以必不能屏而去之者為人心是明白左袒人心回護人心也人心屏而去之猶恐

不盡而以必不可去者當之何怪乎人心日熾道心日微令人猖狂而無忌也哉若以視聽言動為人心則亦可以綱常倫理辭受取與仕止久速為人心矣可乎類而推之如好問好察是道心不好問好察便是人心隱惡揚善是道心不隱惡揚善便是人心執兩端而用中是道心不執兩端而用中便是人心益為明白若以視聽言動為人心是以問察善惡兩端皆為人心也愈無此理矣

吾儒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此聲色就不好一
邊聲色說非耳得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
之聲色也而或者宗異端不即不離之旨倡
為不離聲色不溺聲色不絕貨利不染貨利
之說夫不離不絕人所易見自己已諱不去
所以不得已只得說箇不溺不染不知既不
離不絕矣又烏知其溺不溺染不染哉且如
理所不當離的惟恐其不即理所當離的只
不離便不是又何論不即不即不離明白為

當離而不離者諱而人多不及察何也
使人有兩箇心一箇是人心一箇是道心有何
難精惟其只是一箇心所以難于辨別難于
分析所以異說得易于誤人所以學者多易
為異說所誤這等去處關繫不小此精一執
中堯舜所以開萬世道學之原也
學之一字剏自說命而孔子揭之為萬世講
學者講其綱常倫理如何能盡道仕止久速
如何能當可能盡道能當可得處在何處不

能盡道不能當可失處在何處這等去處不
容不講講的明白痛快心上默默有透悟處
默默有自得處然後能一一盡道一一當可
盡道當可非可以襲取而卒辨也孔子曰學
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者學此者也習者習
此者也說者說此者也樂者樂此者也我能
盡道我能當可我心自說何論人之知不知
又何慍此君子之學非孔子吾誰與歸
有朋自遠方來不是樂其人知若因其人知而

樂便因其人不知而不樂矣安得不慍其何
以為說其何以為君子勿來而樂者樂其綱
常倫理大家俱能盡道樂其視聽言動大家
俱能合禮樂吾道之得人樂斯文之有托非
專為人知我而樂著在自家一人身上論也
道心為善為君子人心為惡為小人左袒人心
者又倡為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之說如周
程張朱說他不好不得心欲退之而無其詞
曰此有善之善如操莽溫懿說他好不得心

欲進之而無其詞曰此無善之善主意愈奇立論愈妙關繫愈不小此人心道心辨之不容不嚴也

人心道心本自判然而或又借孟子仁人心也之說以證人心之即道此其說愈精而其左袒人心愈甚不知虞廷之所謂人心人字對道字言是不好字眼如公私天人理欲之類孟子之所謂人心人字不對道字言是渾淪字眼猶云仁即我之心云耳虞廷之所謂道

心道字對人字言是好字眼孟子之所謂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道字不對人字言是渾淪字眼猶云世間只有此兩條路云耳聖賢論學下字眼各有不同安得借孟子仁人心也之說而證人心之即道也

公私天人理欲之類分別人心道心極明白故程子謂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天理人欲四字乃程子破天荒語真得洙泗正脉唐虞真傳而或者一則曰天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二則曰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及曰若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人不同矣果如此說是混天人理欲人心道心而一之也豈有此理人心道心其謬雖去千里其差止在毫釐儘去精一尚恐混淆而今曰天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令人滅天理而縱人欲關繫豈小

程子天理人欲分論既不是不知虞廷人心道心之分論是否

或曰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為人欲道心為天理此說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云云夫以人心為人欲以道心為天理說得極是而以為不是何也既曰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自當云心一也自人欲而言則曰人心惟危自天理而言則曰道心

惟微何等明妥而必于闢天理人欲之說何也惟危惟微都就本體說惟精惟一才就功夫說今以罔念作狂克念作聖解惟危何也異學誤人雖賢者不免如此

又曰天理人欲之分論極有病自禮記有此言而後人襲之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若是則動亦是靜亦是豈有天理人欲之分若不是則靜亦不是豈有動靜之間哉其說如此余以爲若是則便是

天理若不是則便是人欲如何以分論爲有病彼以是不是闢天理人欲之論余即以是不是破天理人欲之闢

心之精神是謂聖出孔叢子而不載于論語此後人假借之言非孔子告子思語此句却有病不知心之精神是謂聖果道心之精神耶抑人心之精神耶如果道心之精神也則心之精神誠是聖如是人心之精神也則心之精神是謂狂豈得槩言聖哉蓋精神二字在好處固說得在不好處亦說得在吾儒固說得在二氏亦說得豈可不辨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以理義言心才是道心不以理義言心便是人心必曰心之理義是謂聖方爲無弊耳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都是混帳兩可模稜話在人心道心上都說得必如易所謂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始無弊

問虞廷說人心道心而上蔡謂心本一支離而

去者乃意爾何也曰心本一自念起而後有人與道之分故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上蔡之言從大學來蓋心爲意之主宰意爲心之發動本只是一箇心只因一念發動處遂名爲意耳上蔡之所謂心與大學之所謂心對意而言也虞廷之所謂心兼意而言雖不言意而意與知自在其中也大學因虞廷言人心道心恐人無處覓心故說出箇意字見此心一念發動才有人與道之異不然一念

未起鬼神莫知從何分辨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正欲人在此心一念發動處分辨人心道心即下精一之功耳惟精者精察人與道之分不使之支離而去也惟一者心本一而一之乎道不至于支離而去也上蔡與大學之言正是人心道心惟精惟一的註解解得何等痛快

問詩云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張子云大其心以體天下之物程子又謂心有主則實無主則虛何也曰不當在大小虛實上論只當分別人心道心如是道心則小也是大也是有主也是無主也是如是人心則小也不是大也不是有主也不是無主也不是詩與程張之言皆是在道心一邊說所以無所不可

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便是人心一知便是道心一知則日用的便是故曰人莫不飮食也鮮能知味也飮食只是一箇飮食人心道心之分只在知味不知味耳綱常倫理視

聽言動衆人與聖人都是一樣只是盡道不盡道合禮不合禮便分人心道心便分聖人衆人矣天下豈有兩樣綱常倫理兩樣視聽言動耶或稱爲聖或流爲狂只在一念操舍存亡飮食知味立躋虞唐勉旃同志愼此毫芒

世之點檢于綱常倫理喜怒哀樂視聽言動者固多點檢于形跡而不知求之于此心求心者又多求之于虛無寂滅而不知求之于綱常倫理喜怒哀樂視聽言動之際此心學所以愈晦若反觀內照以心爲主直從念頭初起處提醒此心精之一之綱常倫理一一要盡道喜怒哀樂一一要中節視聽言動一一要合禮時時察識時時體認造到心體澄澈本原得力處則隨其所遇不必一一推勘而綱常倫理自然盡道喜怒哀樂自然中節視聽言動自然合禮故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論成功非論用功也余所

云云是論用功非論成功也孔子十五志學不惟志不踰矩即志此從心所欲不踰矩第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能徑造故孜孜一生惟知有此志此學縱學到從心所欲不踰矩地位而志學一念猶然十五之心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孔子之心學所以上接虞廷之傳也若心之不存而望視聽言動之檢固無是理若視聽言動之不檢而曰我能存心亦豈有是理哉言心而不言矩言成功而不言用功此心學所以愈晦而成功所以終不可幾也

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學者只在維其有之上用功不當在是以似之上用功

學問之道全要在本原處透透徹未發處得力本原處一透未發處得力則發皆中節取之左右自逢其原諸凡事爲自是停當不然縱事事點檢終有不凑泊處此吾儒提綱挈領之學自合如此而非謂日用常行一切俱是末節可以任意不必點檢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又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可見學不到自得終是支離終不能取之左右逢其原若不深造以道而曰我能自得又無是理世之學者喜談左右逢原自得之妙而厭深造以道博學詳說之功是未嘗有之而欲其似之也恐終無似之之日矣

學問功夫全要曉得頭腦主意深造以道主意全爲自得博學詳說主意全爲反約博學詳說正是解深造以道反約正是解自得以自得爲主意以深造以道爲功夫以左右逢原爲自得之妙此孟子生平學問大得力處

學問曉得主意才好用功夫用了功夫才得到妙處若只談妙處而不用功夫則妙處終不

能到若泛用功夫而不曉得主意則功夫亦徒用矣此空虛之學與支離之學皆聖道所不載也

問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若只在喜怒哀樂上一一要中節視聽言動上一一要合禮不幾于舍本而務末乎曰不然先立乎其大不是懸空去先立乎其大懸空在心上求正是在喜怒哀樂視聽言動間辨別人心道心精之一之務使道心爲主而人心盡化討

得此中湛然虛明如雲之定如水之止如鏡之空如衡之平此之謂先立乎其大而喜怒哀樂自然中節視聽言動自然合禮目耳口體小者自不能奪也若丟過此心不去精一而徒欲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此眞舍本而務末若不于喜怒哀樂視聽言動間精之一之而別求先立乎其大此又異端懸空之學恐大者終不能立而小者終不能不奪也

吾儒論心正在綱常倫理日用常行間精之一之未感寂然既感豁然無事廓然有事沛然此心之所以爲妙若丟過綱常倫理日用常行而懸空求心未感無事之時似覺寂然似覺俗心已化而一有所感便覺茫然便覺俗態復生觀于既感之茫然而知未感之寂然非眞寂然也觀于既感之俗態復生而知未感之俗心已化原非已化也不過懸空想像暫暇片時而已欲根未拔而欲欲之不縱理

根未培而欲理之不消其可得乎此所以今日悟道明日放恣小者任其所奪而猶曰我能先立乎其大也悲夫可爲心學陽九一慨

問先正有云道心者率性之謂未雜于人人心則雜于人而危矣見孺子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于父母焉要譽于鄉黨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之于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

而或二之于人心也道無不中一乎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何如曰說得極是只饑而食渴而飲二句不是蓋異端之所謂性正指饑食渴飲之類指欲而言所以告子有三品之疑吾儒之所謂性專指見孺子入井而惻隱之類指理而言所以孟子斷然有性善之說今以內交要譽極滋味恣口腹說人心極是只是說道心率性兼理欲兩項言不是耳如曰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良知也極

是若曰饑之知食渴之知飲亦良知也便說不得矣一邊屬理一邊屬欲今把良知朦朧說此所以君子以循理為致良知而小人亦以縱欲為致良知耳況以欲為良知而以遏欲為致則功夫又不合本體矣本體源頭處一不清楚此所以後來流弊無窮曰如何得清楚曰只消下一轉語曰食之知味飲之知味此良知也便不差矣且知味豈是知滋味之美惡是知其當飲不當飲當食不當食知其當飲當食而飲食之知其不當飲不當食而不飲食之便是致良知率性良知都是就理一邊說蓋異端以甘食悅色欲字為率性為良知為自然而然而以吾儒愛親敬長理字為矯揉為造作為勉然而然所以吾儒不得已直指本體曰吾儒這箇理字是天命之性是率性之道是自然而然之良知非矯揉非造作非勉然而然也今以理欲混言率性混言良知又何怪縱欲無忌者之借口也

問致良知與精一之說同否曰綱常倫理盡道不盡道喜怒哀樂中節不中節視聽言動合禮不合禮孰為道心孰為人心別人還看不透自家良知却一毫瞞昧不得于此精之一之便是致良知故曰慎獨又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問虞廷言心而孔孟又言性何也曰性者心之生理非心之外別有性也如心是心心之仁義禮智是性故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

心如手過仁義禮智之心言心是人心非道心矣孟子所謂性善蓋直指虞廷之道心言也此理甚微故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若佛氏以所以能知覺能運動的這箇言性而不以所以能中節能合禮的這箇言性是言氣質之性嗜欲之性而非言義理之性也生之謂性食色性也皆是就氣質嗜欲一邊說若生生之理食色之理才是吾儒之所謂性故曰性善孟子道性善是就生生之理

言而非直以生死之生爲性是就食色之理言而非直以食色爲性也差毫過理而專以生爲性專以食色爲性則人又何以異于禽獸哉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提此一點道心爲千古辨幾希之一脉也關繫豈小

孔子言性相近至戰國時又有三品之說有性惡之說孟子獨言性善何也蓋以天地觀之天本大生然天不能無旱澇地本廣生然地不能無肥磽孔子言近是兼旱澇肥磽說孟子言善是專就大生廣生處說若三品性惡之言則是因天有旱澇而疑天之不能大生因地有肥磽而疑地之不能廣生也誤之甚矣

存心養性辭平而意串存是收放心養是養德性存如擇種下地養是有了此種方可涵養蓋心有道心人心之別能存則人心去而道心現矣養也者即勿忘勿助養此道心之謂也夭壽不貳即知之盡即知性也修身以俟

只是存養無間至命合知天事天言之即易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至此則天人合一而造化在我矣

問唐虞之際洪水艱食天下正是多事而虞廷獨揭人心道心更不及事功一語恰似迂濶而堯舜事功獨卓越千古何也曰心者政事之源而精一執中正修政立事之根也源潔流清根深末茂此堯舜之事功所以獨卓越千古耳三代以後講心學者多見謂迂而君

臣上下爭馳騖于事功又何恠乎事功之反不及古人也心學不明關繫千百年國家治亂不小故不容不講

問心體本空空洞洞本一物不容而今綱常倫理又要盡道天地萬物又要一體仕止久速又要當可喜怒哀樂又要中節辭受取與又要不苟視聽言動又要合禮其功夫不幾于支離繁難與一物不容之本體相左乎曰不然子徒知心體本空空洞洞一物不容而不

知心體雖空空洞洞實萬物咸備故曰萬物皆備于我矣萬物皆備于我可見我必如此一一盡道一一中節一一合禮方謂之反身而誠才得樂若反身不誠不惟理勢上過不去即心上也過不去自不容不強恕而行反身不誠原是有物焉以間隔之原是有物焉以疑貳之以一物不容之本體而雜之以物所以反身不誠所以不能一一盡道一一中節一一合禮非本體之不能皆備也強恕而行不過去其所以間隔者而自無不通去其所以疑貳者而自無不一當下便一一能盡道一一能中節一一能合禮當下便合本體故曰求仁莫近焉如此用功何等易簡直截而反以為支離繁難何也若以此為支離繁難將綱常倫理不論盡道否喜怒哀樂中節否視聽言動合禮否而第曰心體本來無物以此為易簡直截可乎且心體如何見得萬物皆備曰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便是綱

常倫理本體原來盡道處如觀天清地寧而色喜覩山崩川竭而色憂此便是天地萬物本體原來一體處如喜怒哀樂能中節心下便覺快樂不能中節則心下便覺愧悔此便是喜怒哀樂本體原來中節處推之仕止久速辭受取與視聽言動莫不皆然可見心之本體雖一物不容實萬物皆備也但以一物不容之體而間之以物貳之以物所以不能萬物皆備耳精之一之不過剔刷人心道心

去此一物不容之物以復此萬物皆備之物豈于本體上有所增加此正是功夫要合本體處安得謂之支離繁難也哉世之學者止知本體之一物不容而不知本體之萬物皆備此所以多墮于虛無之病而無實地之可據令人猖狂而自恣也沖漠無朕萬象森然萬象森然復沖漠無朕此精一執中之學所以得統于天而萬世學者之所不能違也

問一物不容萬物皆備景象時書院新闢階除

灑掃花樹森陰令人可愛因顧諸生謂之曰階除灑掃此便是一物不容景象花樹森陰此便是萬物皆備景象若異端之一切俱無是無蕪穢併無花樹而一切俱無也世俗之無所不有是有花樹併有蕪穢而無所不有也于理通乎諸生聞之躍然

門人朱誼余輯錄

馮少墟集卷十三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序

濂洛文抄序

夫道一而已矣三代以前以理學為文章故六經四子之書為萬世文字之祖三代以後信理學者或天資筆力不能為文章而能文章者或恃才傲世不肯信理學此理學文章所以分而為二也是分而為二者乃能文者不信學之過

豈理學之過哉或謂宋人講學而文章遂不逮古不知唐人不講學而文章不如漢漢人不講學而文章又不如秦又不如左國何也六經四子之書純是理學而文章又非秦漢左國之所能及又何也此理甚明正坐學者未之講耳宋儒如濂洛諸子之文無論發理精微直接唐虞鄒魯之統卽文章筆力亦自卓爾不羣鳳翔張心虞氏慨世之能文而不信學者衆且併其所為文者亦非也因刻濂洛文抄以救之嗚呼學

者讀此而有悟則理學文章庶幾可合而爲一
矣

明道先生集抄序

二程先生之學得之濂溪而朱文公謂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何也太極通書湮千載不傳之秘文公亟賛之豈其不足于濂溪蓋濂溪精于學而不大講至聚徒講學大開吾道之門則自二程先生始耳講學創自孔子至孟子而益盛自孟子沒而佛氏之徒登

壇說法動逾千人而天下靡然向風吾黨之士反逡巡畏縮而不敢言千餘年間無論尠識者即有志者亦茫無所適向使濂溪之後無二先生之講則濂溪之學孰知之而孰傳之先王之道亦岌岌乎危矣幸二先生排羣議而挺然獨任由是佛氏之講始覺漸息吾黨之士始有依皈而孔孟以來相傳不絕如綫之一脉始有所藉以復振中興之功比于開創猗歟偉矣故曰自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也鳳翔張心虞氏撫北澶州澶乃明道先生過化之地因刻明道集抄以訓多士頃寄余命弁一言余因發明先生接孟氏之傳之旨以解古今之惑若先生之學如識仁如定性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如以佛氏爲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之類雖聖人不過如此說今具載編中無俟余論惟是識仁所稱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先生明言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

自明安待窮索而近世學者不論心之懈不懈理之明不明而動稱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以爲玄妙是中佛氏之毒而借先生以自解者也嗚呼論本體則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如不忍觳觫不忍入井當下便是何須防檢何須窮索論功夫則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敢謂心不懈也而不防檢義理無窮終身學之不盡敢謂理已明也而不窮索不窮索則不能識不防檢則不能存故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識得此

理以誠敬存之則本體功夫一齊俱到此先生之學所以爲大也若憚于用功而第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本體如是如是則益失先生意矣心虞固體驗先生之學而有得者也不知以余言爲然否

關學編序

我關中自古稱理學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有宋橫渠張先生崛起郿邑倡明斯學皐比勇撤聖道中天先生之言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

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可謂自道矣當時執經滿座多所興起如藍田武功三水名爲尤著至于勝國是乾坤何等時也而奉元諸儒猶力爲撐持塤吹篪和濟濟雝雝橫渠遺風將絶復續天之未喪斯文也豈偶然也哉迨我

皇明益隆斯道化理熈洽眞儒輩出皐蘭朔起厥力尤難璞玉渾金精光含斂令人有有餘不盡之思鳳翔以經術教授鄉里眞有先進遺風小泉不繇文字超悟于行伍之中亦足奇矣司徒步趨文清允稱高弟在中顯思履繩蹈矩之兢靡他至于康僖上承庭訓下啟光祿而光祿與宗伯司馬金石相宜釣天並奏一時學者欲然嚮風而關中之學益大顯明于天下若夫集諸儒之大成而直接橫渠之傳則宗伯尤爲獨步者也宗伯門人幾徧海內而梓里惟工部爲達肖元喜篤信文成毀譽得失屹不能移其眞能致良知可知侍御直節精忠有光斯道博士廿貧好學無愧藍田嗚呼盛矣學者頫仰

古今必折衷于孔氏諸君子之學雖繇入門戶各異造詣淺深或殊然一脈相承千古若契其不詭于吾孔氏之道則一也余不肖私淑有日頃山中無事取諸君子行實僭爲纂次題曰關學編聊以識吾關中理學之大略云嗟夫諸君子往矣程子不云乎堯舜其心至今在夫堯舜其心至今在諸君子其心至今在也學者能誦詩讀書知人論世恍然見諸君子之心而因以自見其心則靈源濬發一念萬年橫渠諸君子

將且莫過之奐不然而徒品隲前哲庸曉口耳則雖起諸君子與之共晤一堂何益哉

思菴野錄序

明興當成弘間太和醲郁化理翔洽海內真儒於斯為盛若思菴薛先生其一也先生之學以存心為宗首以求靜力行為功夫自少至老斤斤矩矱不少屑越故所著野錄皆從身心體驗中流出凡天地鬼神之奥人倫物理之常靡不研窮究極而尤惓惓歸重于此心如曰學者第

一要心存心一有不存便與道畔又曰人心一靜萬理咸集又曰心之本體本無一物但有動則有物又曰心不可一時放下放下便與天地間隔與天地不相似諸如此語皆切近精實不詭于洙泗濂洛之旨讀書居業二錄而後未有也夫心學之傳肇自虞廷而孔子一生學問只在從心所欲不踰矩至孟子而發明心性更無餘蘊此萬世學者之準也自孟子歿而異端熾有佛氏者出而談心談性抗焉欲高出于吾儒之上而心性二字為其所竊據由是為吾儒者遂絕口不敢談曰恐蹈佛氏之宗也以心性讓佛氏以事功節義文章歸吾儒心學晦蝕令人遺本體而騖作用自誤誤人歷漢唐五代幾千有餘年至宋儒出而心性之學始恢復吾儒之舊良足為千古一快而猶謂佛氏明心見性夫明心見性非吾儒不能而謂佛氏能乎哉彼所明者不過人心所見者不過氣質之性其于吾儒所云道心所云義理之性蓋茫乎未之有窺

也心學不講而曰我能學是後世枝葉之學豈孔門根本之學哉先生孜孜學問而知歸重于此心可謂知所本矣抑余于先生又有感焉周廷芳先生由今日觀之固卓然有道儒者也由當日觀之特一軍人耳而先生首執弟子禮師事之恐而求教步趨惟謹即此一念虛心所以終身成就至此彼沾沾之士少有所得即高其舉趾傲世凌物不復求益視先生為何如昔楊龜山既登第始立雪程門朱晦翁同安任滿猶

徒步執贄延平古之大儒其作用原自不凡讀先生語録又當自先生虛心處求之可也吾關中理學自横渠後必推重高陵吕文簡公而文簡公之學又得之先生關學淵源良有所自先生著述甚富後屢罹地震多逸去先生六世孫極從余學近始得野録三卷遺稿數首行實一帙示余余稍爲訂正而先生外玄孫張翼明兵憲捐俸鋟青翼明之高誼極之孝思均有足多者則先生德入之深蓋可知也余讀先生野録因書此以識嚮往若先生履若行語在文簡公志及余關學編傳今俱列行實中不復贅云

寓燕課録序

孟子道性善其説蓋本之孔子大學止至善此復性體也性本至善惟不知止則其學蕩而無歸其究也無善之説且得以乘隙而肆其辨嗚呼弊也久矣鏡源涂公力承正學慨然以斯道爲己任而獨揭大學知止二字爲宗令學者當下直見性體可謂開闢啓鑰直窺聖學之原矣一日以寓燕課録寄余山中余一一讀之不逆蓋公之言曰説至善則事物之本末始終皆在其中説知止即脩身之主意工夫一齊俱到又曰神莫神于止善實莫實于脩身止善脩身合爲一語不是無生有不是有歸無允執厥中于此爲在若能實見得入路庶幾不差嗚呼精矣微矣至于以終日凛凛爲洒落以一悟便了爲悞人以偏于枯寂薄于倫常爲釋氏之弊其峻學者之坊嚴儒佛之辨尤爲懇至必如此而後

謂之脩身止善必如此而後謂之真能知止其有功于聖學匪淺鮮矣或謂王文成言致良知而公言知止何也不知文成之所謂良即大學之所謂善若言知不言善則必以虛見爲本體言知不言止則必以浮泛爲功夫曰至善曰知止則宗旨一定其學不至于蕩而無歸格致誠正脩齊治平始有用力處亦始有得力處耳夫是之謂歸根復命之學且既知止于至善則釋氏無善之説自無隙可乘將不攻而自破此公

單提知止二字所以大有功于後學也余交公久見公中外建樹卓犖不羣其真能知止可知
項公奉　簡書開府揄陽揄陽士習雅稱朴茂而公又以理學爲多士倡直指津梁興起斯文儻揄陽多士勃然知有學問之風則公之有造我三秦其功豈在禹下哉公所著書有隆砂證學記儒學辨諸書與此互相發明合而觀之而公知止之學益大昭而無餘蘊矣

理學平譚序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不明言性爲何物而孟子解之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可見性不可言而言情始可見性耳是性也在天爲太極在人爲心極不藉聞見不假思議感于惻隱則能惻隱感于羞惡則能羞惡感于辭讓是非則能辭讓是非於穆不已生生無窮此造化之橐籥而生人之命脉也堯之執中舜之精一孔之一貫皆此志此物耳學者迷昧本原支離口耳者毋論即號稱見解者又直

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當之如此是以突中烟當竈中火以山下之泉當天一之水也非孟氏意矣或曰如子之言得無離情言性自言而自悖之耶曰不然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謂復見天地之心則可謂復即天地之心則不可何也由烟可以識火而烟不可以當火因流可以溯源而流不可以當源復見天心情見性體此孔孟之宗而堯舜精一執中之說也且學者果能由此真見性體雖謂即烟即火即流即源亦可也故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豈不妙哉嗚呼微矣余不佞雖久有志于此學其于心性源頭尚覺茫然頃讀祥宇李公理學平譚而曠然若發蒙也公博採諸儒纂輯此書洩太極河洛之秘闡執中一貫之旨千載性學如日中天而猶退然自命其言曰平譚夫知平之爲奇則其爲奇也大矣陽明先生不云乎不離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畫前夫直造先天未畫則奇矣而曰不離日用常行抑又何平也

此平譚命名意也觀此而知公之所得精深閎遠矣公不鄙不佞過訪山房屬余為序因書此于簡端亦藉手請教之意云

呻吟語序

孔子論學一則曰何有于我二則曰何有于我夫以孔子聖人而猶有未有乎我蓋道體無窮惟有而不自以為有此孔子所以為真有此孔子所以為至聖也若曰姑以示謙云爾則堯舜其猶病諸孔子亶代堯舜謙邪病諸病字正堯

舜脩己以敬處非孔子深知堯舜之心不能為是語中州新吾呂先生理學大儒也其所著論學語自題曰呻吟語蓋亦堯舜猶病意耳而或者以為先生謙余以為惟其病病是以不病此正先生之所為善學孔子也嘗慨世之學者無所得者以無所得自阻既臨其萬物皆備之量有所得者又以有所得自滿適障其一物不容之體學之難言也久矣如先生稟超世之資抱經世之才校之所向無不如意而猶惓惓折節于學問若無若虛不自滿假此其所得尚可以津涘窺哉今觀是語論道理曲盡人情論人情曲盡道理論本體不離工夫論工夫不離本體不惟同志者讀之欣然痛快即素不信學者讀之亦未有不翻然悔悟勃然興起者矣是語也其關于世道人心不小余至多病辱先生不鄙鈇砭有年自別先生久而余病且滋甚頃郡守中宇張公捐俸刻先生語而屬余引其端余讀先生語不翅得秦越人之秘方也令而後沉痾

或亦庶幾有瘳矣

認字測序

槐村先生吾關中躬行君子也先生幼承庭訓潛心問學為孝廉時閉戶寡交載籍極博而聲律字學尤為學士大夫所山斗其于紛華勢利澹如也後謁選皖郡司李再遷地官郎暫儲雁門咸以廉平著聞亡何移疾歸徜徉林泉自吟詠筆研外它無嗜好余小子時得執經問難乃先生進而教之故每侍先生胸中詘吝十釋八

九戊子己丑余叨附先生冢嗣淑遠驥尾一日淑遠出先生認字測三卷示余余受而讀之喟然嘆曰思深哉道益在此乎非它泛泛著述者可埒由是朝夕體驗不忍釋手時同館允弟見而奇之而一時京邸諸搢紳咸借鈔不給余欲刻之不果頃余奉命觀風齊魯與同志論學間因及此編咸謂當刻之以廣其傳乃舉而壽之運判景君景君曰唯唯遂代爲校讎付剞劂氏先生著述甚富如槐村集字考啟蒙困言各若干卷淑遠業刻于家塾而此編尤先生所最得意者其立言之意詳在先生自序中余不具論論所以刻之之意如此先生有莫逆友爲今岳守三莪李公公爲孝廉時亦閉戶寡交月旦與先生並重所著有一中見物二編新吾呂公序而刻之余嘗謂先生此編當與李公二編並傳不朽益均于人心世道有裨益云嗚呼覩先生者觀此編其于先生生平問學思過半矣

丁未冬稿序

道學之傳肇自虞廷其功大矣而宰我賢夫子于堯舜何也蓋精一執中之說講學也第未揭其名則天下後世將視其言爲帝王以天下相授受之言非人人可得私言者則此言自堯舜發亦自堯舜止矣故夫子不得已揭講學二字而天下後世始知精一執中之學人人皆可講而舍此別無入聖之路使堯舜其心至今在者誰之力也夫子賢于堯舜其功正在于此而或者不察從云學不必講誤矣且自孟子後此學絕響者千有餘年夫此千餘年間豈乏英雄豪傑可以爲堯爲舜者而或止以事功名止以節義名止以文章名而心性真儒竟爾寥寥豈不惜哉至濂洛關閩諸君子出始恢復鄒魯之業汲汲皇皇以講學爲己任而堯舜之道始燦然復明于世于此益信夫子之功果賢于堯舜遠也侍御少原余公自少潛心理學頃觀風百二侯代馮翊關著書七篇余讀之津津有味乎其言竊謂聖賢之學心學也心之不養而徒事于

枝葉間抑末矣故首論養心人同此心而或不能養卒至違禽獸不遠者無志也故論定志夫志定矣使不得孔顔樂處則苦難而中止者有之故論尋樂而世之學者又多誤以逍遥放達爲樂此老莊所以誤晋室之諸賢也故論老莊老莊之弊流而爲申韓而王安石假六藝以售申韓桑孔之計卒至禍國殃民而不可救藥則學術之偏害之也故論安石夫學術之偏莫甚于佛佛西夷人也以中國而從夷狄之教則春

秋嚴夷夏之防謂何故論華夷大防然學術始于人心關于世道履霜堅冰毫釐千里此學之不可不講也故以講學終焉講則理明理明則人心正邪説息而天下治不講則理晦理晦則邪説熾人心壞而天下亂故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然則公七篇之作其亦有憂乎余蒙不知學然亦從事有年三復斯語爽然自失矣邑侯楊君愛是書剞劂以傳余惟關中同志近多彬然輿起而又得公此編倡率而鼓舞之則其

風當益盛其士習當益改觀私沾沾爲桑梓喜昔明道爲鄠簿與横渠相講切而秦俗大變至今尸祝余愧非横渠而得公爲明道故不辭不斐而爲弁諸首

秦關全書序

藍田王秦關先生理學醇儒也其學以盡性無欲爲宗近裏著己甘貧苦節世共高之始余晤先生於正學書院相與論格物論未發及太極西銘之旨曉然有當於心今廿年往矣哲人既

逝吾將安從頃先生冢嗣伯敬持先生著作若干種乞余訂正會余病不能細讀乃留伯敬數日命門人華稍爲編次以歸之而以文簡公粹言及飛泉公語録列於前見先生學問淵源所自其曰先師遺訓先君遺訓云者先生所自命也嗚呼世之降也學者各執所見自以爲是亡論靡靡者即高明之士往往借言超悟弁髦父師之訓而不恤此蓋漸染於異端喝佛罵祖之説而不自知者即此一念便得罪名教不小又

安在其爲超悟哉道削榛而世江河病正坐此如先生惓惓遺訓是遵庇而後已今世豈數數見邪昔宋二程語録雜出於當時諸弟子散漫不一後賴朱文公私淑表章以傳於世慈湖紀先訓娓娓數千言至今光耀簡冊見楊氏世德之盛先生此二編其繼晦翁慈湖而有得者哉其他諸録要皆躬行心得之言足以羽翼聖真扶持名教非世之聘空譚而尠實用者可比編成總題曰泰關先生全書因識數言於首簡若

先生生平事行之詳余別有傳茲不具論云

正學書院志序

古今書院皆有志往余讀書正學書院求其志而不得近始得於一同志所蓋先督學唐文襄公所纂今八十餘年往矣余私欲續之而不果頃聒今督學青巖段公言及此志公欣然謂余曰余自入關即問書院有志否僉曰無今從何處得來是吾道之幸也若續爲纂述定余今日事遂慨然任之不月餘而志成綱舉目張星列

基布斯舊志更爲精確於都哉正學書院當與白鹿嶽麓嵩陽睢陽四大書院並重宇內矣公一日造余山中屬余玄晏余惟學以正名別其與異端異也夫吾儒言心異端亦言心吾儒言性異端亦言性安所異而曰吾儒異端哉蓋性者心之生理非心之外別有所謂性也然心有人心有道心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如動心忍性之性性也有命焉之性皆指氣質言論氣質豈止有三品蓋有什伯千萬而無筭者故

曰忍曰不謂其詞嚴矣如見孺子而怵惕覩親骸而顙泚不忍觳觫之牛不屑嘑蹴之食之類皆指義理言論義理豈止無三品蓋無古無今無聖無凡無有二者故曰善曰道一其詞何決也此千古論性者之凖也乃異端則不然直以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者爲性而不以在見曰明在聞曰聰在執捉曰恭在運奔曰重者爲性是明以生死之生爲性而不以生理之生爲性是專以

氣質言而不以義理言矣雖性載於形義理即具于氣質第專以義理之性爲主則即視即明即聞即聰即執捉即恭即運奔即重從心所欲自不踰矩此吾儒之論性所以大有功於世教也若專以氣質之性爲主則任目之視而不論其明任耳之聞而不論其聰任手足之執捉運奔而不論其恭與重則適己自便何所不爲此異端之論性所以大有禍于世教也夫論學而至於心性亦精且微矣而卒至于禍世辨可不

嚴乎哉至于吾儒重綱常異端棄倫理吾儒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異端自私自利人人皆知其非無庸縷縷矣嗚呼邪正不容並立正學明則異端自息堯舜孔孟之道如日中天而人心世道不復覩唐虞三代之盛吾不信也公中州人伊洛淵源當有獨契此志之重倚也百年闕典若有待于今日者繼往開來公之意良厚諸士之講學于斯者尚相與重躬行毋徇口耳崇正道毋惑異說則异日者與程張諸先生並俎豆於茲豈直宮墻生色斯世斯文寔嘉賴之則於公作志之意斯無負矣敢盡言以書於籍之端

桃岡日録序

曰昔聖賢論學不翅詳矣莫精于孟子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一語此千古聖學宗旨堯舜復起不能易也學者若信此不及心術少差即闇見愈多事體愈熟去道愈遠矣或謂大人經綸萬變過化存神赤子之心能之乎而猥以不失爲大也不知心一耳用之于正則爲經綸爲神

化爲不失赤子之心用之于不正則爲機械爲變詐爲失赤子之心非塊然如槁木死灰一無所用而後謂之不失也武陵蔣道林先生蚤從陽明甘泉二先生游傳道三楚其所録論學語甚具而尤惓惓于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如曰劈初頭不失赤子之心便是聖胎如何得不失須是戒愼恐懼又曰譬如果核一點生意投之地便會長出根苗來這根苗便如赤子之心切不要傷害他須是十分愛護及長到參天蔽日

千花萬實總只是元初根苗一點生意非別有生意嗚呼先生之學可謂直透原本真得孟氏之意矣其它如論慎獨論默識論天地萬物一體種種名理皆發昔賢所未發其于所以不失功夫尤爲深切明盡學者循此用功此心自可保其不失又何患不爲大人耶後世學術龐雜議論偏詖不知學者無論即知學者往往舍功夫而專談赤子之心則失之玄虛舍赤子之心而專談功夫則失之支離心學幾爲晦蝕自先

生此録出彼玄虛支離之說見睍自消矣其羽翼吾道功豈小哉吾邑侯楊修齡公先生里人也尊甫中行先生私淑先生而有待梓先生日録以公同志此其意甚盛邑侯乃承正學政聲藉甚一時而有子嗣昌弱冠舉孝廉溫溫若處子父子祖孫家庭相爲師友讀茲刻知學問淵源遠矣

砭已名言序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觧之曰舜舍已回克已此其所以有爲若是云夫已一耳舍者誰舍克者誰克皆由已也故已不知舍已不知克者不謂之真已已非真已則已病已病而不砭則爲仁由已之謂何此憲周張公有砭已名言之編也編中分類有三曰心曰言曰行夫有心病則有心砭有言病則有言砭有行病則有行砭要之言行之病生于心心之病又生于已砭已則心病瘳而言行之病亦瘳故薛文清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已而編

中反覆論此意獨詳意可知也孔門論仁其言不一而足而克已之說何獨于回發之舜大聖人而孟子稱之何以止曰舍已正天地萬物一體之意秦漢以來明此意者少故程明道不得已直戳其秘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蓋自此言出而舍已克已之旨益大明而無餘蘊矣然後世學者猶不免于分形骸生彼此即一體之中耳目手足且多隔閡而不通又何論天地萬物揆厥病根豈非已之一字爲之乎砭已

者砭已之已也砭已之已而後真已見真已見而又何心病言病行病之與有或謂如此則三砭不既多乎意是不然蓋已一而已之病百故古人因病立方猶方治病雖條分臚列未易更僕摠之皆爲已病而設使人人而太和元氣也雖盧扁杜口可也繇斯以觀公三砭之作豈得已哉余昨與公共事畿輔見公諸凡注厝卓有天地萬物一體之意既而讀此編乃知公學問淵源蓋有所自若公者誠可謂得真已者矣余

至不肖自獲交于公而心與言行之病亦藉以少砭也故喜而直述其所欲言者以附于末簡

東遊稿序

始余讀孟子至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心甚壯之恨不獲旦夕一至其地而躋其巔又見世人多香火奔謁於二氏之宮雖數千里不憚遠至孔林孔廟近在曲阜而竟無有一人香火奔謁也者心甚恠之又恨不得旦夕一至其地而亦其堂由是心馳宮墻神遊泰岱蓋三十年於茲矣歲乙未行部至東雖於地方無所裨益然得藉以少酬夙願豈非生平一大幸哉自夏五至歲杪得雜著若干篇雖亦有京途所作命曰東遊稿蓋用以識不忘云至於進諸生講業齊魯之都所著有訂士編東昌王太守業已序刻茲不具論嗚呼聖道在心不在迹學聖人者亦求諸心爲足矣苟不能自得於心而徒曰宗廟百官如此乎富且美也登東登泰如此乎小魯小天下也則遊宮墻登泰岱者其人豈尠哉何希

聖者竟寥寥也陽明先生不云乎箇箇人心有仲尼知此則余以酬夙願爲大幸亦淺乎覩矣況區區文辭乎哉是余之以東遊名稿也蓋亦徇迹之見也

劉氏族約序

夫世道之日趨于薄也如江河之不可返此蓋有激之談非定論也孟子道性善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夫人既皆可以爲堯舜世豈不皆可以爲唐虞特患無砥中流而迴狂瀾者其人耳使

得其人則迓薄歸厚直且莫過之矣郡丞劉孟直氏青門望族也孟直解組歸來惓惓以聯屬族人爲第一義所著有族約酌古準今言簡意盡行未兩朞閭族之人瞿然顧化嗚呼此詎可以聲音咲貌得耶先是余與孟直講學寶慶寺嘗以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爲堯舜兩言爲同志丁寧而或者猶覺疑而不信今覩劉氏族人而嚮之疑者信信者且堅矣彼謂世道之日趨于薄如江河之不可返明知其非而諉之于無可

柰何自誤誤人可勝道哉悲夫學之不講一至于斯也孟直爲此約蓋從學問中來非區區以文具相約束者吾願劉氏族人從茲尊信此學而講明之則由其約而悟其所以約此約可常行而不替廢不負孟直惓惓至意不然第以文具視之則世之爲族約者不少也而能遵約者幾人哉非孟直意矣

疑思錄序

余自壬辰請告杜門謝客足未踰閾者三年自藥餌外惟以讀書遣懷無它營也間有二三同志及伯兄月夜過存相與講孔曾思孟之學辨析疑義嘗至漏分或撫琴一曲或歌詩數首始別蓋忘其身之病而亦忘其寒暑之屢更也居恒多暇乃取所辨析者口授兒康年劄記之鐵硯韋弦聊以自勗歲月積久不覺成帙要之遺忘不及記者尚多此特存什一于千伯云耳一日爲友人蕭輝之携去越數日輝之詣余曰吾子用心誠勤矣第聖賢精義不知果如斯否恐

其中又未必無可疑者余當爲子編次之以就正于海內同志之士余曰唯唯編成題曰疑思錄蓋取九思中疑思問意耳嗚呼吾斯之未能疑錄中業已言之矣同志不遺幸教我爲

辨學錄序

孔子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夫學問思行學已賅是矣猶必明辨云者謂不如此譬之適越而北其轅彌學彌遠彌行彌差矣乙巳秋鳳翔張心虞孝廉訪余山房而二三門人聞心虞

至亦多朝夕過從共談心性之學秋凉夜靜語話偏長別後因録其相與發明者得八十一章雖下學上達之旨不敢謂得一貫眞傳而吾儒異端之辨或亦可以俟後聖于不惑耳夫以余之闇汶曾何足與聞斯道而一得之愚得之朋友講習者爲多于是益信明辨之功其益果大而曩所稱弗明弗措原非有心弗措辨至此雖欲措焉不能也于是題其篇曰辨學録

馮氏家乘序

萬曆丙午余爲余族譜而先世之載多散逸不傳族長老又莫能悉嘗仰天太息曰嗟哉悲乎余小子將安所徵焉杞宋之事孔子傷之爲文獻不足故也夫當吾世而使先世之載散逸不傳繼述之謂何於是謀諸伯氏敬吾泉輯家塾所藏誥勅及志傳諸遺文得僅存者若干篇彙次成帙題曰馮氏家乘爰付殺青公諸族衆庶使後之子孫有所藉以考證云嗚呼嘗見士大夫家子孫蕩費者無論即號稱能守者往往經

營産業善逐什一之利至問及先世志文曰無有也問及先世試録曰無有也如此又何論他藏書哉此其人與蕩費何異夫子孫而曰能守亦賢矣豈其智不及此意若曰是皆故帋無用者耳不知子孫之賢不肖正辨於此不專在産業盛衰間論也嗚呼先大夫歿爲時未遠也而今諸籍且多不可考矧後世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百爾後昆凡有所得尚續爲增補毋徒以故帋視之重余不肖之罪可也

馮氏族譜序

馮從吾曰夫國有史大家有譜古人家譜之作蓋自親親一念生也後世聊爲文具失作者意矣吾族故無譜先君嘗有志而殁余欲成先志而未敢自專適謀之伯兄敬吾兄曰子其任之嗚呼余嘗讀蘇氏譜歎世人賤而後貴者耻言其先爲之咨嗟太息者久之夫爲人父祖者孰不願子孫貴顯以光大厥閥比子孫貴顯矣反耻言其先如此則爲人父祖者又奚願有此子

孫哉則不孝莫大乎是世之作譜者率多借托
遠冑誇耀失實此其心亦毋乃恥言其先意歟
譜如畫工寫真要之取其肖而止令後世子孫
以是彷彿先人云耳不問文也從吾何敢以不
文不勉成先君之志夫叙事必有所由從作例
義第一合族辨世源流于源譜之大者作世系
第二然名行不可無紀也有可傳則傳之用以
發揚幽光作世傳第三國史紀外戚夫家豈有
異焉作外傳第四述往昭來用垂觀者之義又

安可無訓也作譜訓第五凡五篇

游泰小草序

顏生用晦中吴奇士也嘗侍其尊人如泰執贄
從余遊所著有游泰小草其詩文業已升堂而
嚌胾矣且冲襟舂窮道味襲人若不能為詩文
也者余心益異之一日謂余曰士君子為學自
有向上一着雕蟲小技壯夫為之乎欲焚其所
為詩文而頗精于理學余喜曰子欲焚所為詩
文則詩文不必焚也且所謂理學者非外庸行
而別求聖解也如能詩文者不以詩文自滿不
以詩文驕人不以詩文騁離經叛道之語若無
若虛成象成爻天下理學莫大于是矣天生烝
民有物有則迨天未雨徹彼桑土孔子不亟稱
為知道哉詩文何妨于理學而必于焚之也三
百篇多發理之談故為萬世詩人之祖漢魏以
後人爭工于詞而不求精于理夫詞何可不工
也而必于仲詞以詘理甚且倡為詩不關理之
說則誤矣詩文理學分而為二彼盖徒知以切

磋琢磨為說理而不知鳶飛魚躍尨為說理之
妙也吾方望自子超漢魏盛唐而直追三百篇
使分者合而為一一徹千載詩人之障也子又
何以焚為哉用晦將歸請余一言為玄晏昔楊
中立將別二程歸明道先生以目送之曰吾道
南矣後衆大闡伊洛之學于東南一再傳得朱
元晦集諸子之大成為宋儒冠冕而感興二十
首與風雅並傳樹詞林赤幟明道之言若持左
券不爽今東南諸儒稱盛一時又非昔日比向

子之歸也能倡明而皷吹之則人將稱子爲今之中立而余亦竊比明道之知言也豈不休哉用晦憮然曰命之矣因書此與子訂千古之盟

理言什一序

聖賢之學理學也六經四書淵淵理窟粹乎弗可選矣宋濂洛關閩以及國朝河津諸儒語錄雖言人人殊大要羽翼六經梯航萬世鄒魯以來此爲嫡傳蒲阪張知一先生讀之會心爰採精語纂爲八篇仍以己意各論著于後而諸儒

之旨益大晳而無餘卷凡內外二總題曰理言什一什一云者志謙也余從先生伯子去浮氏得卒業焉而知先生之于理學深也夫世之學者支離口耳者多炫聞見以爲奇而溺志異端者又借虛無以爲高兩家遞勝而孔鐸絕響識者憂之今觀原生證性之說而知非支離于口耳又觀定趨歸是之說而知非溺志于虛無藉諸儒理言發自家獨得此先生之心所以爲大而先生之學所以不可及也余數年前亦有此志會以所標六目舉似去浮去浮然之今得此寔獲我心余亦可以無言矣近日士大夫亦多有類輯古今名言以傳者自淑淑人意非不善第多採老莊諸子及國策新語諸書與宋儒並列甚或有割裂佛經道藏文字附于中者嗚呼老莊異端非學之尤國策機械變詐之首世說新語又放縱恣肆之嚆矢若不察而雜收之無論玉石雜陳鄭雅迭奏竊恐讀者未必受宋儒之益而先已受機變放肆之損世道人心安所

税駕余爲此懼方欲刪訂之而未能今得此編可以折衷羣言而歸之正矣匪直明理且也衛道先生之功顧不偉哉聞先生尊人雲遊滇蜀久蔑音耗先生徒步踪訪嘗仰天大哭曰不得吾父誓不歸矣三易寒暄跋涉數萬里竟遇于蜀逆旅中扶掖而歸此其事甚奇益先生一念精誠所格非偶而已也先生蚤慕黃老後悟理氣合一之說一變至道河津而後知先生者指豈多僂先生歿河東曹真予氏志其墓稱先生

有道人之學識真于深于理者也其言當不虛去浮畧論華陰今春余與去浮及諸同志講學太華書院瀕别索余弁言余惟去浮今之程朱先生蓋大中章齋其人也家學淵源余方羨慕之又安能賛一辭聊書此以報去浮以附于知人論世之義

呂涇野先生語錄序

夫講學創自孔子至孟子沒而失傳中興于宋而禁于宋宋之不競奚惑焉洪惟我

二祖開基崇儒重道以講學為令甲舉宋儒所講者一一見之行事說者謂　國朝為乾坤一小開闢詎不信然泰運登閎真儒蔚起而正嘉間我關中涇野呂先生尤海內學者所宗為山斗云先生語錄言言皆自躬行心得中流出最透悟最精實真可與西銘正蒙並傳不朽者其有功斯道不淺余自髫年先大夫命之讀即知嗜好久而彌篤自此紙敝墨渝不離于手第原錄歲久板且漫漶因僭為訂正分若干卷而以先生傳附于後燦然成一完錄矣舊名內篇今更題曰涇野先生語錄志實也余久欲公諸同志而力未逮今秋按臺東郊畢公訪余山房因言及先生語錄慨然鋟梓以廣其傳而屬余引其端公為朱晦翁里人學有淵源而尤揭不遠復三字為宗公于先生可稱千載知己余不肖愧不知學先是方伯靜峰汪公邑侯脩齡楊公倡諸公為余建關中書院公甫下車即捐俸為書院置公田一時同志愈益興起至如請增解

額請罷榷稅善政覼縷遺福秦人士無量是秦人士實受公講學之益矣彼謂學不必講者是原無心于百姓者也又何恠哉　國朝理學甚盛而從祀　孔廟者僅僅四先生議祀典者僉以先生未獲從祀為缺典公今剞此錄表章先哲風勵後學其意甚盛讀先生語錄者尚求之躬行心得如錄中所稱甘貧改過云云庶遠不負先生近不負我公教責之意其翊我　國家一代文明之運又寧有紀極哉願與同志共勉

之毋讓

薛文清先生全書序

我　國朝從祀四先生咸真修實悟有光聖門而文清薛先生崛起永宣之際於吾道尤有草昧功蓋一代理學大儒也所著讀書録業已家傳户誦矣而文集人多未之見且白沙敬齋陽明三先生俱有全書行世而先生獨無真爲缺典頃侍御沁水張公爲先生鄉人移書方伯會稽王公大參蒲阪王公梓先生全書甚盛舉也梓且成張公不以余爲不知學而命余一言余惟先生之學以復性爲宗旨以主敬爲功夫誠得鄒魯嫡傳無容游贊云或者以先生與敬齋爲斛重修以白沙陽明爲斛重悟不知離悟言修非真修也離修言悟非真悟也今觀先生生平操修可貫金石而質鬼神其議論著述平正切實言言可見諸行事此豈無所悟者能之乎第不至如世儒之談玄說空人遂以不悟性少之而不知悟性處政不在談玄說空也若白沙

陽明主靜致知險夷一致夫豈不足于修者而顓顓以悟歸之抑又過矣大抵真修必本于能悟而真悟自不容不修道本一而學者多岐而二之于是離悟言修者其流弊爲鄉愿離修言悟者其流弊爲異端其爲學術之患不小余爲此懼故因讀先生書而爲之論著若此昔與先生同時講學者中州有曹月川端江右有吳康齋與弼關中有段容思堅康齋容思人以地限于先生猶屬神交若月川則晉洛接壤朝夕印證其學得之先生爲多而從游之士如洛陽閻侍御禹錫白太僕良輔咸寧張司寇鼎名爲尤著至搜輯先生遺稿使至今文獻足徵者則又司寇之力也師友淵源桴苔篪應猗歟盛矣蓋嘗致覽古今理學興于宋而禁于宋國季不振識者恨之迨我　國朝

天子經筵講學

皇太子出閣講學諸臣嚴任肯訓先師至學宮進諸生講學載在令甲昭如日星是周家以農

事開國我　國朝以理學開國也卜世卜年當必遠過周曆公奉　命代狩加意斯文徵獨表章先哲政所以憲章文武使人人知學之當講耳讀先生書者能憬然悟奮然修挺然以講學自任不沮不懼砥柱中流則先生雖往庶幾旦莫遇之不然豈惟負先生抑且負令甲負我公惓惓憲章之意

聖學啟關臆說序

萬曆甲寅仲夏二日按臺紫海龍公偕茶臺見平張公會講關中書院鄉士大夫及孝廉諸生約千有餘人而環橋觀聽者不可勝計濟濟雍雍如也時天久陰雨先日當道方齋戒祈晴而是日忽雲開日霽萬里長空人皆異之豈天亦有意于斯文耶公至偕張公謁先師像畢各以次見就坐二三童子歌詩歌已同志各舉所疑請益于公公為之開關祛疑反覆忘倦人人聞之如醯雞發覆飲河充量斷斷欣欣如也于是眾共謂然曰自有書院以來不知有此勝會否

斯道中天其在茲乎日晡猶依戀不忍別去瀕行余偕諸生請曰昔夫子忠信篤敬才數語耳而子張猶書諸紳今日之講可徒空自曠耶諸生愧無李端伯筆願公錄示以竊比書紳之義越數日公出此編以示而謂余宜有一言余惟聖賢之學要在透性言學而不言性俗學也言性而不言善異學也凡此皆疑關未破之過也公學以性善為宗已得欛柄入手諸所剖析至切近至精微至明顯至真切本體功夫入門究竟範舉靡遺而[illegible]諸儒粹言又折衷數百年未[illegible]寧直破諸生一[illegible]院有年恒切自[illegible]誤人之疑[illegible]竊自幸而又為吾道幸余又[illegible]一辭與諸生約曰居諸易失師友難得聖域易入疑關難破今而後所不努力前途用副公孱教惓惓之意者有如此日眾共悚然曰善因書之以矢諸同志

長安縣志序

長安故有志乃宋龍圖閣學士宋敏求氏所輯輯咸周以來歷代建都遺跡非邑志也而創修邑志寔自今李侯始是志也分類大略準大明一統志遵　制也中多增入以邑志較郡國志例尚詳耳邑爲會省附郭往代無論
明興以來名宦接踵而山川靈秀所鍾如倉頡文武周公以下聖賢又濟濟相望其人物甲于它邑惟是世遠籍亡未繇考鏡止據通志及聞見既真者書之其名宦見任鄉賢見在者又例

不敢書于心終歉然也孝子節婦止書已旌及蓋棺論定者餘俱不敢輕載田賦戶口俱依印冊詳書一字無容增損漏澤園附陵墓後見
國朝恩澤不惟加膴仕抑且及枯骨耳寺觀列災祥後亦示崇正抑邪意至仙釋中多涉幻妄故直削之藝文書其有關地方者餘雖工不書唐劉子玄云古之國史異聞則書今志亦史之流也故做之亦略載數則嗚呼志以紀事惟求實錄第令後世文獻足徵無貽以文勝質之誚足矣爲膚繪章飾句以誇多鬭靡爲也載筆同修者王給諫嗣音及監胄何補之秦東周庠士參本立韓在等而不肖從吾庶庶無能爲役殊切自愧所幸當吾世而得遘茲盛舉聿觀厥成豈非生平一大快也哉雖然余尤有感焉如山川田賦之類終南在南而誤書于北田賦本少而誤書爲多人猶得執其誤而更正之倘人物一有遺漏則後之人將安所考乎如孟獻子有友五人而竟逸其三董仲舒一代大儒而竟逸

其字真爲千古遺恨又如古今作家譜者即子孫亦多逸其祖先之名雖孝子慈孫將奈之何亦足悲矣余故于人物一意特爲加詳雖不敢泛必不敢略即如此猶恐名世賢達與時俱往未盡搜錄而深山窮谷寧無潛修靜養其人者即里閈亦罕知之况數世之下百里之遠孰從而物色之哉以彼其人雖無心于身後之名而後生小子竟使梓里先哲泯沒不傳尚友私淑之謂何余故每念及此不覺掩卷而長嘆也屈

區之愚尤願與海內同志共講求焉李侯蒞吾邑百務俱舉上下交孚而尤惓惓於此志可謂知所先務者維時邑博何君載圖郭君惟恩楊君來鳳邑丞郭君知彰主簿張君文衡胡尉其焕皆始終其事例得並書李侯名嶧然汶上人庚戌進士

越中述傳序

昔王文成公講學東南從游者幾半天下而吾關中則有南元善元貞二先生云故文成公之

言曰關中自横渠後振發興起將必自元善昆季始二先生録公語幾數萬言藏之家塾元貞先生孫子興太史倣蘇季明校正蒙例離為四篇曰立志格物從政教人總題曰越中述傳而屬余為序余惟文成公之學一致良知盡之矣今離而為四何也曰此正所以致良知也夫人而語之曰汝有志汝為聖賢則必喜語之曰汝無志汝為狂愚則必怒是志本吾人之良知也而不講立志之學則良知不致矣夫人而有志聖賢則必格其為聖賢之理而後可為聖賢人而不為狂愚則必格其不為狂愚之理而後不為狂愚而聖狂之理夫固昭然於吾心者是物理本吾人之良知也而不講格物之學則良知不致矣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赤子入井則乍見惻隱一夫向隅則滿堂愀然聖賢有此志狂愚亦有此志聖賢有此理狂愚亦有此理是一體本吾人之良知也而不講從政教人之學則良知不致矣是立志格物從政教人正所以

致良知也良知是本體致知是功夫識得本體然後可做功夫做得功夫然後可復本體千流萬派而不離其源千言萬語而不出其宗此文成公之學所以大有功于斯道也乃後之談良知者多放縱决裂為世詬病是空談良知而不實用致之之功故也于文成公何尤焉此録出而良知末流之病庶幾其可救乎嘗考文成公門人雖盛而世傳其學者東南則稱安成鄒氏西北則稱渭上南氏自二先生傳文成公之學

以來代有聞人元善先生三子俱蜚聲庠校而俱早亡有孫曰企仲官太僕卿以直諫顯有曾孫曰居業登制科而未仕元貞先生有子曰軒蓋世所稱陽谷先生者也往元善先生與三子相繼歿也太僕為遺腹子伶仃孤苦人爭齕齮而陽谷公力為卵翼卒抵于成又為刻瑞泉遺稿仍句天臺廬山為玄晏嗚呼學之不講久矣孤兒寡婦求不乘機而利其所有已難況施恩于不報子孫於父祖遺文且任其散佚而不知

收況姪之子伯父哉往陽谷公不還自致其良知而在輓近世寔不有得乎風化矣有孫四而取科第者三太史其一也而其曾孫居益今且督學晉中世德家學方興未艾二先生之詒謀遠矣夫人不講學則不知修德又安所獲福雖學者原不為獲福修德而天道人事亦自不爽孰謂講學負人哉人知南氏之盛而不知其所以盛余故為之論著如此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二先生以之又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其子興之謂也夫

姜鳳阿先生語錄序

蓋不佞從吾讀鳳阿先生語錄得七善焉世之學者多厭常喜異進二氏而退六經而其弊至不可道先生曰六經之言由聖人精蘊而發皆因性命而立言本之則有實得措之則有實用由之則可以經當世而適于治此可以藥世俗翻案經術之病其善一世之學者多支離于口耳聞見而不知求之于心去危微精一之旨遠

矣先生曰仁道雖大要之不外于此心教諸生如孟子所言求放心以求仁為近若求其最近易者則正容謹節家庭唯諾之常自是求放心處自是學者求仁處此可以藥世俗口耳支離之病其善二世之學者多侈談文詞功烈而迂視理學先生曰文詞功烈離仁而為之乃是一技一能若從此心流出做出則古人所謂立言立功者在焉蓋從立德中來即三者可並傳不朽也此可以藥世俗務華絕根之病其善三世

之學者多喜放縱而惡檢束故以禮爲僞以肆爲眞其壞風化不小先生曰禮而謂之家禮者言乎其可行于家者也而其本則始諸身家禮而謂之儀節者言乎其儀文與末節而精微之理寔在焉以身而教家以心性而求儀節則是書也豈古人之粗迹哉此可以藥世俗蔑棄禮法之病其善四世之學者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多起于避人譏刺先生曰人固有不容于流俗而中變以爲求合之地亦或不堪流俗而應之

又不免于過激者皆非所以處身之道也毁譽利害苟不入于吾心則適然之來當一以任其自至然久之卒亦何嘗無公論哉此可以藥世俗逡巡畏縮之病其善五世之學者多謂學行而已講之何爲頓令有志之士不敢承當先生曰孔子嘗以學不講爲憂而併及于德之修義之徙不善之能改人皆言聖人於此有四憂焉予以爲義之徙不善之能改乃所以爲德之修而德之修則聖人所以爲學之講也講學者蓋

講乎其所以修德講乎其所以遷善而改過要之四事爲一事四憂亦一憂爾此可以藥世俗藉口非學之病其善六世之學者多隱善揚惡藉著述以洩私忿殊失古人立言之體先生曰吾邑中有故鄕先生孫曜高文潔行足爲鄕閭式吾郡殷生士望篤行好學之士能倡率講學會尤西川著中無一世俗語羅念菴習靜一室趙大洲聞之欣然有往從意其他稱術袁裕春宋陽山周訥溪海剛峯畢松坡孫季泉孫立亭

趙定宇諸正人君子尤不啻若自其口出而又非獻諛當途以希名利者此可以藥世俗嫉賢妬能之病其善七嗚呼先生撰錄其有功于世道大矣余生也晩不及摳事先生而先生仲子養冲先生往督學余鄕與余善辟之草木吾臭味也因漫題于簡首

鄭溪書院志序

余嘗覽海內郡邑志即蕞爾巖邑其寺宇多則數十少亦十數至書院則晨星矣甚且舉古勝

地或改公署或淪寺觀爲之太息不已嗚呼文
何恠異端之盛吾儒之衰也或曰書院不皆真
儒何取虗設爲余曰寺宇豈皆真佛而人不病
虗設何也寺宇不皆真佛而佛教藉以羽翼書
院不皆真儒而儒學藉以倡明而况真儒又往
往輩出乎冀北之馬豈盡追風逐電一日而千
里然求追風逐電一日而千里者必冀北馬也
鄧林之材豈盡干霄拂雲蔽青天而蔭原野然
求干霄拂雲蔽青天而蔭原野者非鄧林無有

也書院亦士之冀北鄧林也柰何攻競天下士
而遂謂無真儒哉吾儒異端之辨不在口舌之
爭而在修其本以勝之廣建書院以表章聖學
正盛則邪衰晛見則雪消將真儒接踵而異端
不攻自破矣此修其本以勝之之說也或曰今
學宮徧天下不翅足矣又恶庸駢指爲余曰學
宮博士有專責弟子有定員豈人人可升堂入
室者且朝廷設官分職其權孰得而侵之書院
之設見任縉紳固可擁比而林下韋布亦可登

壇余嚮謂交與一人不可妄講學無人不可容
正爲此也學宮作養有限書院教思無窮此正
補學宮所不及者安得駢指視之紫海龍公理
學真儒也吉州形勝甲於天下匡廬峯華彭蠡
潆迴家絃户誦比於鄒魯各邑書院林立而永
寧獨缺公慨然曰繼往開來豈異人任何可當
吾世而使吾寧遜它邑乎歲丙辰按秦歸創建
鄭溪書院群邑同志講學其中甚盛舉也南阜
鄒公爲之記而復性堂公自爲記今按淮歸纂

志以垂不朽而函書命余爲序余不知學安知
性且先儒論學或云主靜云主敬云窮理云致
良知似各立門户不知若徑握之旨何居蓋人
性皆善而不學則不[illegible]以性善
爲本體以主靜主敬窮理致知爲功夫則善明
而性善之初可復性復則諸說皆筌蹄矣筌者
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
忘蹄至於魚兔得而筌蹄忘又何門户之可言
乎公書院以復性名堂正所以融門户而偕之

大道也余讀公記發明此理批郤蕘䝉得未曾有又何能贅一詞惟是有感於當世寺守之多而書院之少致異端盛而吾儒衰又感於吾儒借學宮以操戈而反授異端以常勝之柄也故爲之縷縷如此敢以是復公命併以質之鄒先生

旌烈錄序

余別墅在城南沙井村距洗橋里不三里許始揚烈婦之死也鄉村之人聞其事而怪之其夫語其妻曰劉氏年少甚哉卽改適豈乏之佳耦而胡以死爲也其妻亦語其夫曰吾夫年少正哉卽改適豈乏之佳耦而又何以死爲也今余偕諸士大夫從吊後諸生上其事於當路當路上其事於

朝

天子嘉其節而旌表其門鄉村之人始知其爲烈而誦之其夫悟而悔曰吾向者所告于妻是何言也是誨其妻以貳也其妻亦悟而悔曰吾向者所告于夫是又何言也將使夫視我爲何如人由是夫死而不欲守者且守矣守節而不欲終者且終矣甚且從容就義亦知以死殉矣數年以來節烈之婦項背相望夫人等耳何昔議其非而今稱其是也何昔以改適爲快而今以殉夫爲快也豈非良心人所同具而不感發之則不興哉慨自學之不講理道不明于是有妻背夫弟背兄臣子背君父朋友背朋友而恬然不知其非者世道人心可勝搤擥今

天子一旌表此烈而函谷以西風俗頓爲轉移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或曰烈婦之死惟知有死耳安知有身後之名是無所爲而爲者也其眞者也若今之守節者殉節者皆聞烈婦之風而興起是有所爲而爲非眞也而子反稱之何也余曰不然烈婦之死固無所爲而爲固眞也而彼聞風興起者是因感而觸其良心良心一觸自有勃然不容已者其不容已之心何心也是亦無所爲而爲之眞心也而安得以僞目之昔夷惠以淸和奮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夷

惠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薄夫敦鄙夫寛孟子亟稱之未嘗以夷惠為真而以聞風興起者為偽也夫表揚死者正所以興起生者若以興起者為偽則死者固無心于身後之名而生者又不免有好名之議則死者固不必于旌而生者亦不必于興起矣有是理哉烈婦弟諸生楊材彚梓公移誌傳祭誄諸文題曰旌烈録乞余一言弁首因書此畀之而復為之説曰表揚死者固所以興起生者表揚婦人實所以興起

男子彼張邦昌劉豫之徒靦然丈夫耶不衣冠耶不讀書耶千載而下談之猶令人髮上指冠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視此婦人寧不愧死哉嗚呼讀此録而不勃然興忠臣孝子之思者非夫也

森玉舘集序

森玉舘集者朱宗尉伯明詩也伯明自幼即嗜書而尤嗜詩矢口成韻即有風人之致余喜而從臾之俾盡讀古今之書伯明即鍵户發憤自三百篇而下以及我明空同諸子詩無不晝夜吾伊朗然成誦而伯明之詩遂駸駸入古人堂室矣為漢魏則漢魏為盛唐則盛唐而絶無纖巧脂粉掇拾餖飣之病亦奇矣哉余與伯明居同里閈伯明長余一歲自七八歲即相與相與即彼此問奇字久之談文談詩不作一戲謔語里中人以道學嘲之余兩人不為變也由今思昔可發一咲吾關中為横渠先生之鄉余于聖學未窺津涯而伯明每步月過存必劇談丙夜

夫今之詩人理學多拙鬱不識入此正坐不講之過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善説詩者不過以為鳶魚之妙至矣孰知其言上下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即善説詩者又不過以為言天言文耳而孰知其言天之所以為天言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夫論理而至於上下察至於天之所以為天文之所以為文其精微與妙亦至矣盡矣蔑以加矣而皆于詩中發之詩豈易言哉余以為今之詩人特

患不講理學耳使知講學則豈止人品之高即詩亦更長一格更超乘而上之矣彼謂詩不關理以講學為迂者是原不深于詩者也何足置辨伯明嘗言人生天地間惟有這一事讀書印證乎此也詩文發揮乎此也余深服其言余與伯明有丱角之好而又喜伯明之信學也故不辭布鼓雷門而為之序

古文輯選序

余與諸生講學之暇因輯選古文之精者以為

諸生游藝之一助且欲諸生因文見道也因進而語之曰若知古文之辨乎有義理之文有勢利之文有敬謹之文有放肆之文有善人之文有惡人之文如五經四書乃義理敬謹善人之文無容選矣如國策乃勢利之文莊子乃放肆之文鞅斯申韓乃惡人之文不可不辨也文章不關世教雖工無益況大壞世教者哉古人云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也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也彼喜讀勢利放肆之文者亦久而不聞其臭者耳豈有心於左袒哉嗚呼直道難容枉道易合與善人居難與不善人居易人情乎今五經四書科名懸于前考較迫于後學者尚不肯讀至于二氏六子諸書既不列于學宮又屢厯乎明禁而人多嗜好之何也此其故不可不思也今之選古文者不過論文章之工拙至于所以為文何如則未之辨也余故表而出之匪直游藝且以為志道之一助云

馮少墟集卷十四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說

做人說上

一日與館中二三同志閱邸報中有做官做人之說咸韙其言而余以爲做官做人不是兩事總之做人盡之矣或曰做官做人豈毫無所分別邪余曰然吾儕立身天地間只有做人一事試觀吾儕今日聚首講學容容與與無半點塵

囂究然洙泗杏壇景象固是做人明日朝參課業或揖讓于禁近或謳咏于秘閣亦是做人異日散館之後或留而在內或出而在外職業所關鉅細不一無大無小無敢瘝曠亦是做人非曰如此爲做人如彼爲做官也嘗觀大學一書至平天下章凡理財用人爲君爲相道理具載無遺而總謂之大人之學若做官做人分爲兩事是格致誠正屬做人平天下治國屬做官也有是理哉是大學一書乃古人做人之法則吾儕所當時時潛心理會者也且吾儕自七八歲入社學後叫成做童生進學後叫成做秀才科第後叫成做舉人做進士入仕途叫成做官林下叫成做鄉先生自少至老此身入于世套中何時才去做人不知做秀才做箇好秀才做官做箇好官就是做人其道理工夫說在大學可無贅也嗟嗟耳目口鼻人也視聽言動人也此非有餘彼非不足何待于做人必待于做而後可言人也自少至老方汲汲做人之不暇而暇

言他哉余曰只有做人一事者以此

做人說下

館中與二三同志論學彼此拳拳以做人相印證余曰做聖人易做文人難吾儕于難者尚殫精竭力圖之于易者反玩日愒月委之于難何也或有疑者欲余竟其說余曰難易之間是在自悟非可以騰諸口說也無已試以舜孔觀之古今論大聖必曰舜孔舜之德業詳載虞書中若不可幾及而夫子乃曰舜好問而好察

通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爲舜乎玩其斯二字可見虞書所載多少德業都不是舜之所以爲舜處而惟此乃其所以爲舜然則好問好察難邪隱惡而揚善難邪孔子天縱聖人不知有何樣高遠之爲而其自道第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夫發憤忘食難邪樂以忘憂難邪由此觀之吾儕特不肯去把做詩文之心爲做聖賢之心耳若是肯去好問好察肯去隱惡揚善

肯去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則舜孔有何難爲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陽明先生曰箇箇人心有仲尼豈欺我哉吾儕只說堯舜孔孟難爲試觀一日十二時中曾去好問好察否曾去隱惡揚善否曾去發憤忘食曾得樂以忘憂否途患不行不患不至不用工夫而曰堯舜孔孟難爲真難之難也且吾儕自入館來朝而誦夕而諷行思坐想何嘗一息不在詩文上用功其詩文何嘗一息不在班馬李杜上模擬真可謂殫精竭力矣試自反之其詩文視班馬李杜竟何如邪孰難孰易必有能辨之者僉以爲然余又曰做人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今言已多矣願相與共勗之

講學說

客有講學者因人言而志阻遂不復講余怪而問之客曰子猶放言學乎方言學而人言隨之何益也余曰子向日之講學也果爲人乎抑爲己乎如爲人也則人言誠所當恤如爲己也則

方孜孜爲己之不暇而暇計人言乎哉聞謗而輟則必聞譽而作作輟因乎毀譽是好名者之所爲也講學之謂何且人之議之也議其能言而行不逮耳能言而行不逮此正學之所禁也者人安得不議之吾儕而果能躬行也即人言庸何傷邪又曰學貴躬行固矣講之何爲余曰講學正所以爲躬行地耳譬之適路然不講路程而即啟行未有不南越而北轅者也又譬之醫家然不講藥性而即施藥未有不妄投而殺

人者也又譬之兵家然不講兵法而即應敵未有不喪師而辱國者也天下之事未有不講而能行者何獨于吾儒而疑之客憮然曰有是哉有是哉微子今日之講吾幾以冥行當躬行矣豈不誤哉講學之益正在于此願與吾子共勗之

夢說

問聖人立言最平易真切乃夫子有夢見周公之嘆毋乃玄幻乎余曰不然晝之所爲安得如

夜之所夢更爲真切或曰子之言更玄幻甚矣余曰不然天地之氣復于子人心之氣息于夜此處發見呈露纔是本來真心最真最切莫過于此試觀吾儕發憤爲學一日之間喜怒哀樂恰似件件中節矣至于夢中或喜或怒反有不中節處辟如性嗜酒者一向戒之矣至于夢中或不免于飲或恍然悟其戒而飲之知節何也此正真情發見也然須得戒之又戒以至于與戒俱化斯夢中亦不飲矣觀人心之真者莫過于此中庸論喜怒哀樂而先之戒愼恐懼夫戒愼不覩恐懼不聞工夫亦可謂至精至密矣然使胸中猶有戒愼恐懼在則夢中必不免有不中節處故又曰致中和致之云者戒之又戒以至于與戒俱化之謂也如此才能發皆中節雖是已發之和猶然未發之中位天地育萬物即此便是豈待外求哉且吾儕平日好做詩夜間必夢題詩甚且有一二佳聯出來真是晝間做不到可見人之精神原可以通天地原可以貫

古今欲見堯舜便見堯舜欲見周孔便見周孔矣必羹墻哉吾儕今日試驗喜怒哀樂何如夢中喜怒哀樂又何如則此心存亡工夫生熟自是一毫不爽故曰晝之所爲安得如夜之所夢更爲真切也以此昔韓子原道謂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夫周孔相去不啻百有餘歲夫孰傳之而孰受之邪孔子欲行周公之道故屢接于夢寐間後儒目論法孔子而卒不能使孔子入夢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天道說

董子有言天人相與之際可畏也嘗以秦論始皇自知天下雖爲已有而法令太酷人心含怨終夜皇皇計無所出于是不得已爲焚書坑儒之擧若曰聖賢載籍能發人聰明英雄豪傑能議人是非從古國家搓亂不能長久皆始于此焚書坑儒自以爲天下無復有書無復有儒黔首可愚而我可無恙矣此與鑄金人十二于咸陽意同然能焚書而不能焚黃石之書能坑儒

而不能坑子房之儒圯上之遇老人從何處來十日之索子房從何處去當斯時也秦之鹿已出柙矣黔首果可愚乎一世二世果得晏然無恙也耶夫以始皇之雄而無如天意何何世人恃其聰明才辨敢于與造物者爭衡也豈未覩秦事也乎我吁亦愚矣

名實說

學者之病莫大乎務名金名曰金金也玉名曰玉玉也鉛而金之石而玉之名孰與我雖然即名爲亦名曰鉛而金之耳石而玉之耳其名彌大其病彌章名而至此名愈乎哉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其所以疾沒世而名不稱君子蓋辨之矣

勤儉說

越中有二士夫其一人講學其一人不信學二公家俱裕俱以勤儉二字訓其子其子少年初亦奢惰後俱折節爲勤儉廩廩遵父命惟謹其講學公之子汲汲皇皇讀書求友有勤無惰自

奉甚儉即敝衣糲食晏如也而周族黨賑貧乏略不少吝其家日裕而聲望亦日起卒爲名儒其不信學者之子亦汲汲皇皇持籌治生有勤無惰自奉甚儉即敝衣糲食亦晏如也而至覩族黨一毫無所施予人多以是怨之由是衆叛親離訟獄煩興家事亦漸銷落而營利愈甚卒爲鄉里所不與夫此二子者其勤同其儉同其廩廩遵父命同而家道之隆替若此其異何哉蓋以學問爲勤儉則雞鳴而起孳孳爲善吉人

矣善惟日不足其勤也爲眞勤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其儉也爲眞儉故人品家道成則俱成以世俗爲勤儉則其勤也爲奔忙爲營求其儉也爲貪鄙爲嗇吝故人品家道敗則俱敗耳然則家道之敗也其病豈獨在惰與奢哉夫子孫而能勤儉亦足稱矣而止因學之不講遂至以此敗其家而不悟嗚呼昔人有言毋以嗜欲殺身毋以貨財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爲

人父祖者柰何以講學爲非而至以勤儉殺子孫也哉悲夫余聞其事而有感因爲之說以貽同好

孝弟說別孫生繩祖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又止爲士之次何也蓋堯舜之孝弟是造道之極滿孝弟之量者也鄉黨宗族之稱孝弟如王祥王覽輩是天資之美盡孝弟之一節者也盡孝弟之一節即可以爲士可見人皆可以爲堯舜只是人安于天資之美未加學問之功安于一節之善未滿分量之全所以爲士之次所以堯舜不可爲耳豈堯舜之道有出于孝弟之外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士是原泉混混之水也堯舜之孝弟則放乎四海矣堯舜雖放乎四海其實不過滿其原泉之量又未嘗于原泉混混有所增加故曰孝弟而已矣而已矣者無所增加之謂也華下孫生繩祖幼而失怙垂髫學舉

子業弱冠王母歿生宜承重哀毁逾禮既襄事廬于墓側者三年一時以孝聞戊申春余偕同志講學太華山中而生偕其師劉生若魯友李生華實王生國賓徒步九十餘里從余遊瀕別余勗之曰若不聞田畫之告鄒志完乎願君無以此自滿士之所當爲者未止此也生聞其言再拜而謝明年己酉三月生復徒步二百餘里從余講學太乙峰下余留居月餘見其氣宇端凝意向勤懇視昔益有加焉此其所造將來蓋

未可量者余深喜吾道之得人也因其歸書孝弟說以遺之

書孝弟說贈甯孝子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止而已矣者無所增加之謂也往歲華下孫生繩祖為其祖母廬墓三年余為此說今歲丙辰三月河津甯生獻誠越數百里從余學余聞獻誠為其母有疾日侍湯藥衣不解帶者二年母歿哀毀踰禮廬于墓側者又三年一時以孝聞于秦晉間余甚嘉之今獻誠將歸會余病不能為文以闡揚其孝復手書此說以貽之河東有曹真予張綠汀二先生者獻誠其以余言請正焉

又書孝弟說贈馬孝子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止而已矣者無所增加之謂也先是華州孫孝子繩祖為其祖母廬墓三年余書此說遺之而復易之曰若不聞田畫之告鄒志完乎顏君無以此自滿士之所當為者未止此也繩祖再拜而謝嘗慨省會盛地士之顯親揚名問視定省封股愈親者濟濟不乏而廬墓孝子自顏彩後不少概見余方欲藉孫生以風之而今得揮使馬誠其人不翅空谷足音蛩然而喜因偕咸陽同年張西華郡丞門人張爾維孝廉往訪其廬余素未識馬君而識荆自此始見其哀戚之色溢于眉端談及母氏劬勞泫然淚下余益重之因聞於學臺尹公公為之表厥宅里里閈士紳始津津稱馬孝子馬孝子云今孝子三年之喪畢治任將歸余偕諸士紳迎於東郊孝子抱主而泣觀者如堵會余病不能為文復書此說遺之余自倡學以來每以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為堯舜二語為同志講數年以來同州有沈時泰渭南有姚應鳳臨潼有張應珮華陰有石之岱藍田有王之賓田養心陳化龍徐明教而華州又有張廸光皆相繼廬墓而養心之岱余亦親至其廬乃今又得馬君孰謂人性不皆善而人不皆可為堯舜哉馬君勉矣向告孫生田畫與鄒志完之言無煩余覆說

也

顧用晦字説

姑蘇顧生晛離初字離明或以為文之太著也更之曰元晦此其意甚善而余以為先儒之字襲之不可復更之曰用晦生再拜稽首而謝詰朝生介許生大倫句余為說以志紳佩余惟晦之為義子思子言之詳矣尚絅闇然晦之始也內省敬信晦之功也篤恭而天下平晦之成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余又何言生闇之喜

甚復再拜稽首謝曰離雖不敏敢不書紳佩先生之教

箴

座右二箴有序

三載靜攝庶幾寡過日來塵涵頓覺茅塞每一點檢不自知其汗之浹背也嗚呼靜中靜易動中靜難余未嘗一日不三復斯言由今觀之益信因述座右二箴用代嚴師訓戒乙未穀日識

呼汝從吾慎汝存心一念少差百骸俱侵毋愧汝影毋愧汝衾勉旃勉旃上帝汝臨

呼汝從吾慎汝制行一步少錯終身大病毋任汝情毋任汝性勉旃勉旃庶幾希聖

贊

秦關王先生像贊有序

藍田王秦關先生捐館舍二十年矣前歲丁未督學祁公慱採公議祀先生於學宮今歲己酉邑侯梁公學慱錢君楊君復從闔邑士民之請為先生建專祠以祀之一時人心翕然稱為盛舉仲冬二日安主於祠從吾偕同年周淑遠叅知及門人任生國琦梁生爾楨瞻拜祠下樂觀其盛覩先生之像儼若向先

生而復與之上下其議論也因贊數語用旌山斗贊曰

清臞之貌篤實之學四呂而後公稱先覺昔聆公訓今拜公祠闢邪崇正百世可師

解

命解

日者以支干八字槩人生平人皆信之余以為人生平毀譽得失死生榮辱非支干八字所能槩也倘有人焉慨然思猛然省即於此毀譽得失死生榮辱八字勘得破能於此中討得主張則一切世味自不得以籠絡之便是鵬摶萬里鳳翔千仞格局便是為聖為賢的命若是昏昏昧昧營營逐逐於此八字勘不破於此中討不

得主張則自暴自棄枉了一生便是春蠶作繭秋蛾赴燈格局便是為狂為愚的命嘗觀此八字誤了古今多少英雄豪傑真是可恨可憐命乎命乎豈日者所能測識哉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而孟子亦曰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於戲深矣

論

論荀卿非十二子 閣試

昔荀卿以儒自命而立言指事壹稟于仲尼可謂儒矣然仲尼之徒惟思孟獨得其宗而卿之非十二子也以思孟為聞見雜博猥與墨翟惠施輩同類而共譏之是何敢于高論異說而不讓耶明其詩也卿之言曰它魏不可合文通治陳史不可合衆明分墨宋不可容辨異縣君臣慎田不可經國定分惠鄧不可為治綱紀似也

而猶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若有不盡非者何至以僻違無類幽隱無說閉約無解乃歸之思孟而以唱和為有罪哉孔氏既沒異端棼如戰國以來從衡捭闔之習盛而吾道不絕如綫矣仲尼之道燦然復明于世者唱和之力也而可曰罪也耶卿固尊信仲尼者正宜以思孟為津筏而後可以窺洙泗之源委桀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先君子之言也繇斯以觀卿顧不當祇敬先君子哉果爾則卿亦世俗之溝猶瞀儒讙讙莫知其非者矣豈不自言而自詩之邪尊仲尼而非仲尼之徒亦太惑矣或謂卿妄以道自任明知思孟之學故為排之以自繼仲尼之統不知有此一念之勝心而已不可與入道矣何足為思孟損益哉且卿之尊信仲尼也甚篤而子弓雖賢與仲尼並稱已失低昂之實又何論思孟卿受學于子弓意推尊子弓以彰已學所從來故不得不與仲尼並稱是卿之尊信仲尼亦桓文之尊周室不過陽浮慕之已耳不然子

弓固不在仲尼下而思孟豈遂在子弓下哉是仲尼而非思孟余誠不知其何說矣大抵卿懲叔季不學之弊而歸咎于性惡見霸功之算計見效也而曰法後王故闢思孟之稱性善而談法古不翅如枘鑿然此其詆思孟之根不可拔樂者也獨不思相近之訓安所稱惡而堯舜湯文豈不惓惓于彝訓無乃仲尼非乎它魏慎墨之流仲尼之徒蓋稱之至如史鰌之直固其所潔嚣樂與者亦不可槩例于諸子老莊輩詆聖

侮法不遺餘力乃置之不論甚矣卿之好奇也然則卿之非十二子也其誠欲爲高論異說而不顧者哉或又謂後世儒者借喙思孟行實詩之才無可用世而竊儒名以蓋其慾卿誠有激乎其言之者不知果有激而言也非其竊儒名者可矣併真儒而非之可乎哉昔人稱卿才高而不見道諒矣嗚呼卿一非思孟而李斯遂焚書坑儒以促秦二世之亡非學而遂以亡人之國也學可非乎哉禍秦者斯而禍斯者卿也此

古今治亂得失之林也

聖之時論 館課

夫時之義大矣哉惟純天之聖人而後可以當之然所謂時者何消息盈虛莫窺機緘通復禪代莫測端倪乃造化自然之妙而不容一毫人力參焉者也使人力可以一毫參則是道爲有方之物而聖人可以爲時矣聖人豈能爲時哉不惟聖人即造化亦不得而强之如春之不得不夏夏之不得不秋而秋之不得不冬也時則

使然造化烏得而強之造化不能強乎時而人恒恃其聰明智慮以安排揀擇于其間曰如此則清如此則和如此則任始強此以律彼繼強彼以合此是執夏之葛而曰曷不爲裘之温也執冬之裘而曰曷不爲葛之便也豈不盭于時哉節槩雖高勛業雖偉殆與純天之聖人異矣夫惟純天之聖人爲能含心于寂合氣于漠聰明在聲臭之先而智慮在覩聞之外夫是以自作主宰造化爲役時清而清不爲絕俗時和而

和不爲狥人時任而任不爲干時靜也如陰之翕而靜與天俱動也如陽之闢而動與天游易不云乎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嗚呼深哉是道也乃吾夫子之道而非夷惠伊尹之道也伯夷道在于清則與和二柳下惠道在于和則與清二伊尹道在于任則與清與和又二夫二則偶偶則可以容吾之聰明智慮以安排揀擇之故取其清者去其和取其和者去其任即其所造可以廉頑而立懦可以寬鄙而敦薄可以致

君而澤民而終不足以語造化自然之妙何也蓋于時也乃吾夫子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已矣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而已矣故其自言曰吾道一以貫之一則無偶無偶則無所安排無所揀擇時乎夏則箑而非有心于箑也時乎冬則裘而非有心于裘也聖人以為時固如是吾亦如是以應之耳矣造化不能強乎時而吾欲以聰明智慮強之能乎抑此孔子所以為聖人之時也時乎時乎豈易言

哉後人不明于時之說而專以隨時變易解之至為與時浮湛者藉口嗚呼獨不思夏之必暑而冬之必寒乎故曰信如四時又語其一定而不移也伊川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夫隨時變易而不從道則小人而無忌憚反不若夷之清惠之和尹之任矣是故君子毋輕言時

馮少墟集卷十五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記

關中書院記

余不肖偕諸同志講學寶慶古刹有年矣歲己酉十月朔日右丞汪公憲長李公憲副陳公學憲段公聯鑣會講同志幾千餘人相與講心性之旨甚具驩然日晡始別瀕別諸公謂余曰寺中之會第可暫借而難垂久遠當別有以圖之

明日即以寺東小悉園撤咸長兩邑改為關中書院延余與周淑遠諸君子講學其中而汪公復為書院置公田延綏撫臺涂公聞而嘉之以俸餘增置焉講堂六楹諸公扁曰允執蓋取關中中字意也左右各為屋四楹皆南向若翼東西號房各六楹堂後假山一座三峰聳翠宛然一小華嶽也堂前方塘半畝豎亭于中砌石為橋偏西南不數十武掘井及泉引水注塘井覆以亭二門四楹大門二楹舊開于南緣鄰官署

冠蓋紛遝深山野人不便厠跡因改于西巷境益岑寂且不失吾顏氏陋巷家法也西巷地基乃用價易民居大門外復構小屋數楹仍居數家以供灑掃之役前後稍爲修葺未及數月煥然成一大觀矣松風明月鳥語花香令人有春風舞雩之意而劉郡丞孟直復爲八景詩以壯之一時同志川至雲集吾道庶幾興起而余愧不足以當之也一日講畢諸生請曰自昔書院刱建皆有記而當道諸公盛舉又不可泯焉不

彰也先生得無意乎余唯唯因進諸生諗之曰我關中形勝甲于天下羲文武周後先崛起弗可尚矣自横渠後理學名儒代不乏人蓋文獻之邦而學問之藪也吾輩生于其後何可無髙山景行之思且書院名關中而扁其堂爲允執蓋借關中中字闡允執厥中之秘耳夫中之一字自堯始發之所謂堯得統于天者此也然中與不中雖見于事而實根于心舜又恐人求中于事而不知求中于心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旨微矣然危微精一之辨莫詳于子思中庸一書蓋中之爲德庸德也中之爲言庸言也喜怒哀樂中節子臣弟友盡道是也于此一一中節一一盡道直至中和致而位育臻然後可以合無聲無臭之妙然後可以語盡性至命之學嗚呼豈易言哉夫喜怒哀樂中節固也若必待已發而後求中節子臣弟友盡道固也若必待既感而後求盡道則晚矣故必當一念方動之時而慎之而後能中節

盡道也此慎獨之說也故曰其要只在謹獨雖然又必待念起而後慎之則亦晚矣故必當一念未起之時而慎之而後能中節盡道也此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之説也故曰静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一念未起則涵養此心一念方動則點檢此心于此惟精于此惟一庶乎有不發發皆中節有不感感皆盡道矣嗚呼豈易言哉然人多不肯用戒慎之功者何蓋亦未知本體責任不容諉耳且天命之謂性非命之甘食悦

色如告子所稱正命之使我位天地命之使我
育萬物也我能位育則性盡而能復天之命我
不能位育則性失而無以復天之命可不畏哉
命如君命父命師命然君命父命師命皆着于
聲臭而惟天命不着于聲臭故曰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天之命我者如此其重而又無聲臭之
可即念及于此喜怒哀樂雖欲不中節不敢也
子臣弟友雖欲不盡道不敢也獨雖欲不慎不
覩不聞雖欲不戒慎恐懼不敢也孔子曰畏天

命又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彼不畏者原
不知耳若知之豈敢不畏哉知本體之難誨自
知功夫之當盡而或又謂本體原自現成用功
即落意說是謂天地本位萬物本育而我不必
位育之也棄天褻天甚矣其如天命何嗚呼位
天地育萬物聖人此天命凡人亦此天命上而
天子此天命下而庶人亦此天命無聖凡貴賤
無弗同者今吾輩自天生以來俱各命之以位
育之性俱不容不講危微精一之學即汲汲皇

皇異日猶未知能復天之命否也而尚敢暇逸
爲哉上帝臨汝無貳爾心願共勉之諸生慨然
曰今而後始解允執之義矣敢不努力以毋負
上天所以命我之意于是次其語書之以爲記
時大參閔公熊公憲副劉公張公常公郡守尹
公二守朱公鄭公沈公節推王公咸寧署篆別
駕孫公長安令楊公皆興起正學襄厥成事例
得並書參公諱宗濬南昌人癸未進士汪公諱
可受黃梅人庚辰進士李公諱天麟武定人庚

辰進士陳公諱宁歷城人壬辰進士段公諱猷
顯固始人壬辰進士閔公諱洪學烏程人戊戌
進士熊公諱應占隆昌人壬辰進士劉公諱一
相長山人丁丑進士張公諱問明壽光人辛丑
進士常公諱守信磁州人己丑進士尹公諱伸
宜賓人戊戌進士朱公諱星耀貴溪人癸未進
士鄭公諱敦原長治人壬午鄉進士沈公諱震
龍臨安人乙酉鄉進士王公諱大智玉田人甲
辰進士孫公諱謀蒲州人選貢士楊公諱鶴武

陵人甲辰進士其餘捐金助修諸公姓氏不能
備書俱載碑陰

復性堂記

金谿吳踈山先生理學醇儒也家踈山之旁自少至老講學于斯先生沒若干年而郡大夫即其地肖像立祠祀之甚盛舉也後有屋一區顏曰復性堂曩時諸名公嘗就此堂而講業焉頃先生仲嗣中丞公馳書山中問記于余余與公為同年同志私淑先生有日誼何容辭余惟聖

賢之學心性之學也人之一身止有此心性在何處不知心所具之生理為性非心外別有性可對言也性不可見而見之于情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情也而必有所以能知愛能知敬者性也然其所以能知愛能知敬者又孰為之天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天命之以能愛之性而後能知愛天命之以能敬之性而後能知敬惟其性善故其情善亦惟其情善故知其性之善耳不然性不可見又安所據而曰善耶性情本一

物特因寂感而異其名而先儒有情其性性其情之說是以性為善而以情為不善也亦不思甚矣且是性也一物不容而寔萬物皆備上物字指欲下物字指理今有人焉或指之曰若能孝若能弟若能忠信即再三稱之亦欣然皆受而不嫌其多不然而或指之曰若不孝若不弟若不忠信即一言及之且艴然不受而何況于再夫其欣然皆受也是發于性之所本有也可見萬物原來皆備心體原來有善其艴然不受

也是發于性之所本無也可見一物原來不容心體原來無惡而或謂無善無惡為心之體何哉以知善知惡為良知而以無善無惡為心體是又以情為善而以性為無善也尤不思甚矣人性皆善而習始有不善孔子標講學二字正使人變其習而復其性也其功豈不賢于堯舜遠哉先生之言曰吾人講學却要識得大頭腦總只是盡性性者天地萬物之同源又曰性一而行百即孩提之知愛性也而行具矣闔于性

而語行者妄也外其行而語性者虛也嗚呼先生可謂淵源堯舜而得孔孟之宗矣先生生平行履如為令以循良稱為御史以直介稱不具論論其大者當分宜柄國先生誼托枌榆而又資深望重旦夕當遷卿貳而先生獨先幾引去若鴻冥鳳舉不可羈羅人咸笑先生迂拙而不知當時巧捷之士如某某輩雖倖取一時富貴而卒之身名俱敗悔之無及然後知先生之見遠而先生之不可及也昔孟子推尊孔子而斷

之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余故于先生出處之大者斷先生之學真能復性云近世士大夫多以講學為諱講學者又多以心性為諱又何怪其躬行之不逮而仕止久速之不當可也吁亦足憐矣中丞公家食時嘗約宗黨同志月三為會講學于此堂以紹述先生之訓今節鉞三晉而猶惓惓不忘此堂學可知也余懵不知性聊書此以志私淑若閩颿先生微言奧旨則自有諸名公鴻筆在

關中書院科第題名記

萬曆己酉冬當路諸公為余創關中書院講學其中越三年壬子從遊諸生得售者伐石題名於書院乞余為記且曰先生之設科有日矣初講於家後講於寶慶寺自辛卯甲午後科第濟濟稱盛矣題名當從辛卯始惟先生命之余曰然即此推讓一念是諸君善與人同意也敢不成諸君之美遂不辭而漫為之記遠代無論近世題名者多矣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而余又為

之助其波可乎是不然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涸可立待此無本之名不可有也故君子恥之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有本之名不可無也故君子取之而說者槩以名為不必有誤矣昔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以德行名宰我子貢以言語名冉有季路以政事名子游子夏以文學名凡此皆有本之名也而其本則皆得之於學蓋道者源也而學則所以濬其源道者根也而學則所以培其根

故從講學入則吾道一以貫之不惟德行是即言語政事文學亦是所以諸賢各得成其名不然而不從講學入則道本一而裂而為四德行不過一自好之士政事不過一功名之士言語文章不過一口耳辭章之士不惟言語政事文學非即德行亦非矣又烏得與聖門諸賢論名哉是則皆是非則皆非於此毫髮于彼尋丈故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諸君講學於此固欲成為聖為賢之名德行必欲為顏閔言語必欲

為予賜政事文學必欲為由求游夏非徒僅僅成科第之名也者如第曰成科第之名則鴈塔豐碑不啻足矣又奚取于斯耶雖然書院之講固不專為科第而即科第亦足見書院講學之益惟諸君不以一時科第自多而以聖賢有本之學自勉使鄠塢子厚藍田四呂高陵仲木再見于今日則業與名世爭流而名與天壤俱敝寧直諸君不負科名即關中書院亦當與白鹿嶽麓並名不朽矣余不與有榮施也哉是為記

書

與友人論文書 館課

今天下盖稱文盛矣學士大夫搦管抽思擒葩挾藻人蛇珠而家荊玉豈不彬彬質有其文哉顧縱橫滋而樸茂散虛無熾而大雅微其流弊有出文詞外者關係人心世教匪細故也起弊維風是在足下僕敢畧陳其愚而足下察焉夫六經尚矣下此談文者不曰國策則曰秦漢不曰佛老則曰莊列建安而下率置貶辭矣然其

間如昌黎廬陵輩猶或寓目焉曰此詞人之雄也如濂洛關閩兒謂迂遠而闊于事情曰此宋頭巾語耳不翅瓦礫置之矣夫宋之文載于性理一書其雕章琢句焜燿耳目不逮國策諸書僕不敢强為左袒但其析理闡義羽翼聖經亡論韓歐即秦漢有之乎亡論秦漢即左國有之乎于與代以來此為正印奈何以瓦礫置之也僕嘗讀國策秦漢諸書其詞旨高古閎深不具論論其中所載事多縱橫捭闔之術其機械變

詐至不可方物佛老莊列諸書叛經非聖倡爲虛無寂滅之談其不雅馴處薦紳先生難言之今世學者問字國策貴旨曇聃其意甚盛但恐數年莊嶽不止齊其語耳益常人溺于所聞曲士局于所見讀縱橫捭闔之書不覺流而爲機械變詐之人讀虛無寂滅之書不覺流而爲放縱恣肆之人其始也止艷羨其文詞其旣也耳濡目染不知不覺併以移易其心術而蹤類其人品可不愼哉雖然排縱橫虛無之獘者在于

明理上而六經孔孟下而濂洛關閩夫非理學之淵藪而脩詞之標的與試取此諸書讀之猶令人鄙吝消融心胸開朗勃然有正人君子之思即不然而亦不至于爲縱橫爲虛無也故曰文章以理爲主願足下之熟計之也或又謂文章理學原不相能以理學爲文章不迂則腐僕斷以爲不然夫談理者莫如易而六經中稱最奇者亦莫如易談理者莫如孟子而戰國皆稱最奇者亦莫如孟子但今人未之深思耳然今人爲文其主意與古人異古人爲文主意在發理而翼聖今人爲文主意在炫辭而博名主意在理故讀理學諸書易入而易信主意在辭故不得不剽取國策莊列以釜人耳目詎知浸淫之久其獘有出于文詞外哉然則爲文者宜何如僕以爲六經孔孟其正鵠也濂洛關閩其嚆矢也注精凝神于此務必至于解悟而後已則此心確有主意而後間取國策秦漢及諸子百家之書讀之以爲射踈及遠之一助使不至詭

遇以獲禽庶幾乎迈縱橫爲樸茂挽虛無爲大雅乃稱藝苑良工哉此僕所有志而未逮亟欲請正于足下者惟足下財答

答同志問族譜書

承問族譜僕至寡劣何以復命雖然竊奉教于君子矣敢無說而處于此夫族之有譜猶國之有史尚矣第史之爲道備載善惡用昭勸戒要之以義爲主譜之爲道揚善隱惡有勸無懲要之以恩爲主不可一槩論也乃今之作譜者則

不然縱筆訐發略無顧忌自以為不虛美不隱惡自負曰直人亦從而直之居然史遷復出矣不知其直正有不在此者惟是家世寒微不諱可也事行細小不忌可也有可稱則傳無可稱則闕可也微顯闡幽據事實錄不至溢美可也即此便是直又何必縱筆訐發略無顧忌而後為直哉無論族譜即郡邑修誌其裁善惡昭勸戒此固毫髮不可諱者尚且于職官一類但寓褒貶于三十年之前于三十年之後者則闕之

一則有自己曾相與之嫌恐是非涉于愛憎一則公論必久而後定故姑以俟之異日夫修誌且然況脩譜者可輕肆褒貶乎李獻吉謂子孫而不錄其先人是悖亂之行也若錄其先人而又訐其過其為悖亂孰甚焉古人不又云乎作法于涼其獘猶貪作法于貪獘將何極今之作譜者雖似過訐不過一時講究未明誤以訐為直耳猶屬無心倘後世子孫一有小嫌不能消釋借此族譜洩彼忿心則是以古人敦仁廣孝之書為後人報復忌讐之具也又誰為之作俑哉綱常風化關係不小奈何不慎之于始而猶沾沾以訐為直也嗚呼不虛美不隱惡此在作史則可若譜則但不虛美可耳禮諱尊親不隱可乎我先是作者誇其門閥多失于虛美近日作者懲其虛美又失于揚惡虛美則以恩掩義固不可揚惡則以義傷恩尤不可此作譜之所以難也鄙見如斯惟足下教之幸甚

奉許敬菴老師

從吾不佞不能勉自策厲以答老師之知然繩趨尺步何莫非老師賜也猥托揄枋敢云自致顧影增慙溯源感德恭惟老師門下主盟吾道表範人倫凡寓內後進之士思挹台光而聆緒論者不翅如泰山北斗況從吾夙辱陶鑄被化尤深所不祓滌矜奮而甘自暴棄其若上負名教下負生平何徼倖以來日夕兢兢尤甚于諸生時時與同志諸君子講明此理反覆體驗務實得于身心而資聞學踈恒不免二三之擾奈

何老師時惠教言閔其愚而匡直之幸甚今天子寤寐耆英尊崇理學行將起老師于東山爲學士大夫典刑爲斯世斯民造福是又中外士紳所共爲引領者豈從吾一人私願之私

答李詢蕘同年

承教巧拙二字深服特識樂只君子民之父母鳥用巧爲也昨許敬師貽書畧云間觀世故知功名富貴之無常絕不萌一毫驕侈之念弟又爲之說曰間觀世故知功名富貴之有數絕不

萌一毫揀擇之心夫既無揀擇矣即巧將安用之年丈古心貞行卓爾不羣弟年來每與淑遠諸兄弟談身心之學惓惓念詢蕘不置詢蕘勉旃毋以拙之一字爲逕也

答饒朕垣同年

郡守古稱二千石其展布所學使元元受福視監司更切弟殊爲年丈喜至尊諭謂此正學問明證曰弟爽然自失矣學問原非玄虛臨政莅民靡匪實際事上接下總屬真修所貴透悟者透悟乎此耳敝差愊負廣闊拮据孔囏況弟以病軀當之其不勝明甚惟是兢兢一念不敢輕易放過此可以盟之幽獨而亦可以質之年丈者也惟年丈不惜箴規震發蒙蔀幸甚

答蕭慕渠老師

從吾自罷歸來一切時事不敢聞惟與二三同志立會講學以求寡過于萬一承教出力擔當從吾雖非其人實不敢不勉也第聖賢道理原不落口耳而以口耳擔當之則支原不涉意氣

而以意氣擔當之則激原不借興致而以興致擔當之則易作輟從吾清夜沉思惟恐蹈此三者之病奈何惟老師終教之幸甚

答强睿菴侍御

承教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夫人之志不同有志事功者有志氣節者有志道德者要之道德可以兼事功氣節事功氣節不可以兼道德求志者惟求志此道德譬如樹培其根水濬其源異日遇事功則事功而非倚于事功遇氣節則氣

節而非倚于氣節不患其華不茂而流不長也若不辨所求何志而第曰求志無論思不出位謂何竊恐古人亦不若是之憧憧擾擾矣昔子路志在强兵冉求志在足民公西華志在禮樂其志豈不甚偉不知由志强兵矣知或知爾而畀之足民之任求志足民矣知或知爾而畀之禮樂之任赤志禮樂矣知或知爾而又畀之强兵之任三子者其將何以應之得非所行者非其所志而所志者又非其所行者邪雖大賢作用臨時自有轉移而要之畢竟有所倚故夫子獨喟然于春風沂水之點者誠進三子之事功氣節于一無所倚之域也豈徒與其逍遥曠達而已哉夫志如三子而夫子猶進之况後世之志事功氣節者不求進于道德可乎不然喜談事功氣節而不信講學其不為功名客氣所累者幾希鄙見如斯不知明公以為何如

與友人

吾儒之學以孔孟為宗二氏之學宜所不道門下才大學博言孔則孔言孟則孟言佛老則佛老任其揮霍無不如意此自門下緒餘非可以淺近窺測者第恐學者聽其言不得其意志淆而功分多岐勢且必進二氏而絀吾儒其所關係不小且今聖學不明異端蜂起非門下砥柱中流又孰與廻狂瀾而障百川哉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余亦曰能言距佛老者聖人之徒也昨因賤恙不能多談別來體驗此心覺過不去然不為門下一言此心亦覺過不去即此是良知也不知門下以為何如

答逯確齋給事

王使君入至辱翰教展讀周環宛如晤昔雁塔之會愉快可知弟茫不知學而比年靜中體驗益覺學問功夫不容易言大抵悟處欲高欲透修處欲實欲確故言知不言禮名為虛見言禮不言知名為循跡一以貫之此吾儒之正脉而易大傳知崇禮卑之說也近世學者多馳騖于虛見而槩以規矩準繩為循跡其弊使人猖狂

自恣流于小人而無忌憚此關係于人心世道不細弟方妄爲此懼而來論獨揭此四字爲言眞可爲近世學者對症之藥且年兄如此用功同志自當興起而猶然以旁無彊輔爲歉得非造彌實而心彌虛邪景逸桂渚二兄誠吾道中不易得者第愧弟非其人耳聚首何日願各努力

答涂鏡源中丞

遠辱翰教深感提撕大學稱至善此性體也知

止者知止于至善也知止則見不落空心不涉妄此所以定靜安慮得取之左右逢其原耳修身爲本功夫正在此而世之學者多談玄說虛舉至善而一空之令人茫然莫知所止其蕩檢踰閑無所忌憚何恠焉者公祖倡學榆塞獨揭孔曾之宗其有功于吾道甚大從吾多病暴棄自每旬會講外日惟閉關靜坐每靜極則此心湛然如皓月當空了無一物似乎少有所窺然終不敢自信不知知已何以震發之使不終于暴棄幸甚神木高君能知敏依門下將來造詣必不可量聖學源流此刻大有關係初學之士縱有志向苦乏見聞得此可以探其源而陟華巔矣使旋此謝臨楮皇悚

又

歲序更新玩愒如舊方切愧懊遄辱手教儼若對談開我寔多敢不佩服佳刻疏草字字忠讜言言經濟蓋從學問涵養中流出者當與古名臣奏疏並傳什襲珍藏三復歎羨從吾不肖年

來與同志講切雖茫無所得而此心稍覺有一二悟入處聖賢學問要在知性大學止至善此性體也性體至善乃天生來自然而然不假一毫人力故曰天命此至善之性體率之則爲道盡之則爲聖人率性是本體盡性是功夫率性衆人與聖人同盡性聖人與衆人異不可不辨也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于知擴而充之以至于保四海此盡性也聖人便與衆人異矣孩提知愛稍長知

敎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于擴知能之良
滿孝弟之量通乎神明溥乎四海此盡性也聖
人便與衆人異矣不忍觳觫之牛不屑嘑蹴之
食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于推不忍之心
以愛百姓推不屑之心以不受萬鍾此盡性也
聖人便與衆人異矣率性無功夫盡性有功夫
盡性者即盡其所率之性由功夫以合本體者
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乃率性之道而仁
乃天命之性天命之性不可見而于惻隱見其

端由其端以窺其體而本體之善可知故曰性
善大學止至善正止乎此耳學問不止乎此則
三品之說得以搖奪明德不淪于玄虛便落于
口耳新民不涉于功利便流于刑名性學不明
源頭一差無所不差此知止所以爲大學第一
義也一得之愚正欲面求指正而承諭欲弟入
榆陽爲諸生一闡發殊爲至願第病體支離不
敢出門徒抱耿耿奈何

又

承教易義佳刻讀之大撤蒙蔀夫易道難言久
矣徇迹者旣泥于象數而崇虛者又索于渺茫
聖學幾爲天下裂老公祖此刻由象會理得理
忘象不離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畫前此亦
吾道當大明之一會也夫豈偶然承教戒愼不
覩恐懼不聞此自體言千古聖學宗旨老公祖
一言道破矣聖賢論學雖有自用言者有自體
言者而要之以體爲主蓋得其體則其用自然
得力但不言用則其體又不可見其或諄諄言

用者蓋欲人由用以識體耳孟子謂惻隱爲仁
之端而以乍見明惻隱之皆有蓋擧乍見知惻
隱爲用爲率性之道欲人由端識體知仁爲體
爲天命之性也指點出萌蘖正欲人從此好覔
根本旣覔得根本則不惟萌蘖是即枝枝葉葉
皆是矣故孟子前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而後
直說惻隱之心仁也蓋旣由用以見其體又何
用之非體此所以直說惻隱爲仁而不必更言
其端耳且此性體原不覩不聞然必不覩不聞

之時乃見性體如見孺子入井見觳觫之牛此時固有怵惕惻隱之心矣然未見之前豈遂無是心乎未見之前之心不覩不聞正以體言正以天命之性言既見之後之心有覩有聞便以用言便以率性之道言矣故于不覩不聞之時然後識性體果不落于覩聞也若謂共覩共聞之時而不覩不聞者自在雖已發而根柢者固未發也又何必論時不知不覩不聞之時而共覩共聞者亦自在雖未發而活潑者固常發也

又何為專以不覩不聞為性體乎未見入井而胸中已涵一孺子未見觳觫而胞内已具一全牛先天脉理房皇周浹故曰至善至善者性體也在易謂之太極在曾子謂之至善在子思謂之未發之中知止則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合下便見性體合下便得未發之中如是則身心意知天下國家一以貫之豈有不發而皆中節者哉此大學知止二字所以兼體用而言所以為妙也中懷縷縷不知是否又不得面相印正惟老公祖詳教之是望是懇

又

項厚輸教大慰離索夫性學難言久矣如知愛知敬此良知也然必有所以能知愛知敬者此性體也至善之性體蓋自父母初生時天已命之豈待孩提稍長而後有知愛知敬此感而遂通境界然不惟愛敬未感之前而所以能知愛知敬者寂然不動雖知愛知敬之時而所以能知愛知敬者亦寂然不動也此所謂未發之中

此所謂天命之性戒慎恐懼正戒慎恐懼乎此耳大學至善蓋直指性體言此曾氏之學所以獨得其宗也承教知止二字此聖人為後學開宗立教至精至要之言非實體諸身未見其妙旨哉言乎從吾山中無事閉門功課亦只有此第未𨻶一領面教恐不無南越北轅耳腆貺遠頒其何以當對使拜嘉虔此佈謝

答楊原忠運長

不佞跧伏深山聞門下聲稱藉甚竊神交之日

久近余懋吾亟道門下惓惓不佞盛意不佞方
圖修訃乃使使奉書貺儼然先之矣此其謙德
虛懷即古人寧多讓焉且感且愧其何以當道
學之傳肇自虞廷十六字而孔子括以學之一
言此正先師喫緊爲人處此其功眞賢于堯舜
遠甚故子思解之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孟
子解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可
見聖門之學全在心性上用功非泛泛然向外
馳求也世儒不知有心性者多炫聞見以爲博

其究也失之泛濫固不是至于知有心性者又
黜聞見以爲高其究也失之空寂亦不是此聖
學所以不光而世道人心所以不古若也故以
心性爲本體以學問爲功夫元元本本歸根復
命此聖門一貫之學非深造自得不及此承教
亹亹千百言遡聖學之淵源抉異端之流弊提
古證今批郤導窾三復爲之斂衽至于送說云
始也陶沙見金而終也瓦礫皆金始也遡流窮
源而終也左右逢源可謂直透聖眞獨得孔氏
之宗矣其有功于道術不小明儒四語切近精
實敬當置之座右不佞幼不知學長而悔恨生
平多病居諸浪擲不覺五十又一老矣幸門下
不㤼提撕共弘斯道魯陽之戈尚可揮也使旋
肅此報謝馮楮神馳不盡

又

不佞三年以來雖屢奉翰誨終是神交不若形
與昨辱左顧獲領面譚生平饑渴一朝頓釋第
卒卒別去未得多留爲歉耳頃生回得接手札

婉如再晤昨一時請教之言業已不省爲何語
而門下一一條縷誠爲愧悚然藉此得堅自信
則門下教我多矣疑思拙錄徽惠弁言獎詡過
情愧非三都何當玄晏銘刻銘刻不覩不聞原
是至靜無感時莫見莫顯原是一念方動時豈
可混而爲一不覩不聞原就至靜之時論而道
體豈落于覩聞即不覩不聞而道在也不然是
道專屬于動而至靜之時無道矣莫見莫顯原
就方動之時論而道體豈淪于隱微即莫見莫

顯而道在也不然是道又專屬之靜而方動之時無道矣卽此才見道本不分動靜不可須臾離于此倘一時不加戒懼功夫則是道不離我而我自離道矣可乎此所以君子戒愼恐懼而不敢須臾離也言不覩不聞則無覩無不覩無聞無不聞無動無靜無寂無感無時不戒愼恐懼可知可見君子之心渾然全是一團虛明境界愼獨云者不過就中點出一點機括令人倍加警省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分動靜而易

謂復見天地之心正是就中點出一陽方動一點機括見天地之心未嘗已耳非謂天地之心盡之乎一陽也程子謂其要只在謹獨要字最妙而後儒謂聖學只在謹獨是天地之心只在一陽之來復矣豈六陰六陽獨非天地之心也哉不覩不聞莫見莫顯原就時言而道卽在其中故曰無時不然彼去過時而專以不覩不聞爲道體則可覩可聞鳶飛魚躍獨非道體也耶是道偏于靜而遺乎動如前所云云矣又何以稱動靜無端顯微無間也哉道體原是圓滿不分動靜靜時乃道之根本方動時乃道之機括動時乃道之發用學者必靜時根本處得力方動機括處點檢動時發用處停當一切合道然後謂之不離然必在靜時根本處預先得力方動機括處再一點檢然後動時發用處才得停當故特擧不覩不聞與獨處言之此先天之學而後天自不待言非謂道體專屬之靜而功夫專在于寂動處感處可以任意縱有差錯無妨

也此處稍偏則放縱恣肆者得以藉口喜怒哀樂之不節而曰我能寘合道體不必一一在事爲上點檢此小人所以托之乎中庸而行無所忌憚也毫釐千里關係不小不佞有慨于中久矣承諭及敢藉手請正不知門下以爲是否小刻二部奉覽使者不能久留佳序容刻成覓便專致先此附謝

又

恭喜長蘆之行不佞抱痾深山不克馳祖至今

爲歎日惟擊壤鼓腹歌緇衣甘棠之詩以寄遐思耳疑思佳弁梓成有日若乏鴻羽玆因許生之便謹具二部呈覧許生下帷發憤滿望高掇而抱璞不售人皆扼腕渠略不介意此其所得又在世俗功名之外矣不佞益器重之今秋敝鄕應試朋友相從者甚衆俱勃然有志於理學殊爲吾道得人喜又殊爲敝鄕士風喜凡此皆老公祖曩日倡明之劾不佞敢貪天功以爲已力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夫人旣皆可以爲

堯舜則世豈不皆可以爲唐虞今世道不及唐虞只是人不皆爲堯舜耳若是吾輩大家着實講明以斯道覺斯民則人皆爲堯舜則世卽可爲唐虞矣欲明明德於天下此等責任願欲不論在朝在山人人皆可做得白沙先生謂朝市山林皆有事者此也從吾雖不敏願與門下分任之後晤無期臨書悵惘

又

莊誦來教益見門下别來學問之邃造詣之深

爲敬服近世學術多岐議論不一起于本體功夫辨之不甚清楚如論本體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衆人與聖人同論功夫則至誠盡性其次致曲聖賢與衆人異論本體則人性皆善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當下便是此天命率性自然而然者也論功夫則不惟其次致曲廢聞見思議功力不得卽至誠盡性亦廢聞見思議功力不能此戒愼恐懼不得不然者也如以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爲

聖人事不知見孺子入井孩提知愛稍長知敬亦借聞見假思議費功力乎可見論本體卽無思無爲何思何慮非玄語也衆人之所以與聖人同者此也若論功夫則惟精惟一好問好察博文約禮忘食忘憂卽聖人且不能廢矧學者乎此非聖人之好勞而故爲是不廢也謂廢此則無以盡己之性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也謂廢此則非所以致曲無以致形著動變之妙而造至誠之化也論本體雖下愚鄙夫亦

所同有而況于聖人論功夫雖上知聖人亦不能廢而況于下愚若不分析本體功夫明白而混然講說曰聖學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雖講的未嘗不是却誤人不淺矣况本體又有寂感功夫又有安勉又有不容混淆者必講究得清楚明白從此體驗愈體驗愈渾融愈渾融愈體驗造到無寂無感無安無勉地位便是堯舜之執中孔門之一貫才與自然而然不費纖毫功力之本體合此盡性至命之學聖

聖相傳之正脉也若論功夫而不合本體則泛然用功必失之支離纏繞論本體而不用功夫則懸空譚體必失之捷徑猖狂其于聖學終隔燕越矣鄙見如斯不知高明以爲何如向承捐建書院厚分同志方謀置閒會藩臬諸公聯鑣會講別時欲另圖一講所與老公祖所見略同即于寺東開署創爲關中書院規模閎闊景趣幽雅吾道似益有興起之機第愧不佞不足以當諸公盛舉耳向厚分業充脩理不朽之誼豈

獨不佞一人之感門下延州政蹟卓犖不凡諸去思碑字字真切然又有書不盡者甘棠之詠語豈虛哉辨學錄中直把人心作道心一句改爲氣質作義理故再以二冊往向所奉者亦望更之何如

又

吾儒之學以至善爲本體以知止爲功夫而下文云致知在格物可見必格物而後能知止也格物乃知止以前功夫故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者知止也丢過格物而別求知止之方此異

端懸空頓悟之學非吾儒之旨也靜坐原是吾儒養心要訣故程子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若必欲靜坐數十日徹夜不寐而後心目中有真見此異端坐禪放光之說非吾儒之旨也且人之精神有限嚮晦入晏息自是當然只不如宰予晝寢可耳若無故十數日徹夜不寐即强壯人亦生病矣且無論聖學恐亦非養生之道也況孟子夜氣之說全重一息字若數十日徹

夜不寐是數十日無夜息矣其何以養平旦之氣而存仁義之良耶吾儒之所謂太極蓋指生生之實理而言故曰生生之謂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故六陰旣剝一陽卽復可見天地生生之心未嘗一日少已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此吾儒之正論也若曰天地原是一團陰氣全藉日之一點真陽才能生物如冬天去日遠便寒夏天去日近便暑可見至於月與星俱藉日之光以爲光如人之一身全是一團血肉陰氣只

是有此一點真陽之氣才能不死故仙家鍊氣必鍊至純陽而後可以長生此段議論是仙家養生之說與吾儒之旨全不相干豈可以此爲吾人之性以此爲至善以此爲未發之中我吾儒所謂性指生生之實理而言非指此一點陽氣而言也此儒學玄學之辨差毫釐而謬千里者鄙見如斯未知是否便中幸不悋教尤懇

又

五月間遠承翰示率爾裁復殊愧不悉近世學者病支離者什一病猖狂者什九皆起於爲無善無惡之說所誤良可浩嘆頃得顧涇陽先生小心齋劄記讀之如門下所提數款皆大有關係至於辨無善無惡之說尤爲痛快的確不佞向從先生遊別來近三十年所見不約而同可謂奇甚門下謂千聖相傳之道脉不至顚隆顧先生真其人若不佞何敢當我顧許兩生一向相聞否今在何處乞示之以慰遐念寄書者爲真定撫院承差因便附此其人無他償也

又

穀日雪晴掩關兀坐忽墮雲翰破我寂寥喜可知也聖賢學問總在此心彼不知求心者無論卽知求心而索之虛無寂滅之域是異端之所謂心非吾儒之所謂心也其弊尤甚於不求故年來不得已以綱常倫理要盡道天地萬物要一體仕止久速要當可喜怒哀樂要中節辭受取與要不苟視聽言動要合禮存此謂之道心悖此謂之人心惟精精此者也惟一一此者也

此之謂允執厥中此之謂盡性至命之實學數語大書于書院允執堂屛欲與同志同勉之而來教謂吾輩誠能終日體此數語時時點檢時時收攝如蘧伯玉之寡過未能如曾子之戰戰兢兢子思之戒愼恐懼孟子之求放心勿忘勿助便是下學上達功夫本體合而爲一而自無支離猖狂之失矣旨哉斯言若以一得之語爲不甚謬妄者千載聖學何幸當吾世而如日中天豈不爲吾道一快哉第東西間隔不克聯床

劇談爲悵快耳聞昨夏台體有脾泄微恙今已大愈喜甚喜甚不佞亦有此疾每入秋卽發近年夏間禁忌瓜果至秋遂不發矣口之於味一句不惟養德亦養身之要訣也

答喬裕吾同年

昨歲郭子至得手教莊誦再三如侍皐比辱惠詩扇詞翰兩絕詩教中異端此日紛無忌先聖從來愼獨知只此二語崇正闢邪開關啓鑰聖學無餘蘊矣別來精詣至此伊洛淵源當在年丈敬服敬服弟土平善病不耐勞後雖深居簡出而書院會講必不敢輟每會林下諸老有扶杖赴會者有携子孫聽講者其他同志咸集彈琴歌詩人人踴躍第愧弟非其質耳不知年丈何以教我使無貽名教辱詩扇二柄小刻六種請政萬惟不恡郢削尤仞至愛

與楊晉菴都諫

昔橫渠講易聽從者已衆一夕領二程言而卽勇撤皐比一變至道于此足見同志講劘之功

最爲喫緊從吾儕不知學不敢望橫渠萬一而仁丈則今之二程也顧東西間隔不得時時領教奈何孟叔龍集一部奉覧憶吾三人鼎足談學曾幾何時頓有離合存亡之感叔龍乎叔龍乎九原不可作矣後死者慨韶華之易駛念學問之難窮願共努力俾千古斯文之統不至當吾世而落寞卽東西間隔不減芝蘭同室也何如何如

答朱平涵同年

別年兄廿有三年矣頃周達菴年兄使至得手教大慰饑渴方今理學大明眞儒輩出丙年兄躬行實踐遠宗鄒魯近接伊洛海内共仰爲山斗弟卽遠在西僻必不敢㬥棄以負夙昔承教謂今人只是自足自誇此誠近日學者項門之針先師論學一則曰未能再則曰未能一則曰何有再則曰何有此豈過爲貶損益道理無窮學問無盡惟聖人見得眞識得破所以有此言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望道未見皆是物也

滿街皆是聖人其言甚是警策第此言是論本體非論功夫是論大家非論自己若不下功夫而自家便認做聖人則病狂甚矣年兄下一轉注謂天下決有聖人自己決不是聖人又何等警策蓋自以爲未能乃其所以爲眞能自以爲何有乃其所以爲眞有也先師家法原是如此彼自足自誇者原是不知何足恠爲弟素多病丙申歸來賤體頗適因與山林舊游立會講學于寶慶寺不意自戊戌一病閉關九年至丙午冬始復舉寶慶之會而己酉冬藩臬諸公爲寺中不便特爲弟闢一書院雖講有專所同志益爲興起第愧弟不足以當之耳許師捐館深爲吾道悲悼聞師已得謚而許長兄又得蔭當路又爲師建祠微年兄之力不至此同門當共感之章獨第一人也年兄有三子二女麟角鳳毛方興未艾聞之喜甚弟有二子三孫弟素無姆妾一切家事俱老妻與長兒料理弟庶得一意講學此微有天幸者也負郭田百畝俱先世所

遺可咲做官幾年毫無增益惟儉淡一着稍稍度日大抵貧者士之常原不足患弟患學不到孔顔樂處耳因有二詩錄在別紙博咲承問深感敢併及之

答汪明卿學博

天地間惟有此道人生天地間惟有此學地無邊腹時無古今人無窮達官無文武無不可學無不可爲賢爲聖故曰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爲堯舜夫以皆可爲堯舜之人而與之論道談學

或有疑而不信者非其人廿于自棄亦習俗移人雖賢者不免耳若有人焉提撕警覺呼寐者而使之寤雖至顓蒙未有不醒然悟蘧然覺者何也彼其性原皆善故也不佞深信孟子之言往歲倡學寶慶而朋友中初則駭既則疑終則駭者釋疑者信而且悔其知學之晚今又移講關中書院人心益爲踴躍同志益爲興起駸駸乎斯道有中天之漸雖不佞愧不敢當而人性之善亦略可覩已人人始信孟子之言果不我

欺而不佞之信孟子果非迂也環州邊邑也志稱民淳士慤夫士必慤而後智能民淳而後可以興教化今幸借門下生鱣鳴鐸以理學爲諸士倡來書云環人士近知向學任生秉衡先大有長進聞之喜而不寐時雨之化作人故自如此此非獨環士之幸寔百二文運之幸也佳刻言言名理至如堯舜至今在孔顏尚可尋又如人心豈無過夜氣滌吾思夢中一點覺觸處皆良知尤得聖學真脉而末云醉後狂言亂醒時

愧悟存于人情日用間提醒人心尤爲痛快而牛生能付殺青其志向可知而來書謂能傳不佞之道于邊鄙夫不佞何敢當是門下能傳堯舜孔顏之道于邊鄙也雖然亦非堯舜孔顏之道乃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所共由之道也以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所共由之道卽傳之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所同具之人于此無所損于彼有所益于彼無所損于此有所益在聖人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在百姓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將

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溶成一片昔人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不佞謂太和今在大明宇宙間矣此吾道所以爲大而聖學所以不可不講也或謂學不必講者真佳什中所謂醉後狂言不惟不當與之較且當憐之恤之求解醒之方而療之矣使醒解而醒也寧不自悔其失言哉不佞當謂功名富貴乃醉人之毒酒讀書講學乃解醒之良方不知門下以爲何如今夏書院池蓮綻蕋庭竹交陰卽非會期同志亦時相過從講

間未嘗一日不明卿在口屈指相晤之期當在明歲明卿偕計時耳使旋草草佈悃便中時惠德音尤感

答李巽軒老師

方今理學大明真儒輩出誠可為世道喜第高明之士多講佛氏無善無惡之說無惡既占地步而無善又開便門竊又為世道憂從吾生平善病不知學問昨辯學拙錄聊以敷衍師傳私用警醒寔無所得承示弁言抉西極之隱病剖東魯之微言如靈曜當天幽隱畢照彼佛氏無善無惡之說不待辯而自知其非矣且古今闢佛者固多如老師此序絕未曾有蓋天地間不可無此一篇大文字吾道中不可無此一篇大議論何幸借鄙言發之此世道之幸非徒從吾一人之私感也後學小子不知鄉里先正何況尚友千古關學編姑以紀述先正學術之槩愧筆力不足以發之微惠玄晏諸先正後且不朽承諭康僖公學問實其父端毅公成之石渠意

見有裨經學康僖公傳中業已補入矣近又于胡可泉秦州記中查出周小泉一弟子王君名爵者亦補入周傳內可見深山窮谷之中故不乏真修實踐之士第患無人物色耳聖學以求友為要兩兄入太學友天下善士而老師庭訓又日督之不惟聯翩兩宋科名即程氏兄弟之學亦始基于此矣吾道幸甚因便肅此佈謝極目山斗心神飛越不盡

答江劬見比部

敝同年中理學甚盛至于挺然粹然如思岡兄者尤不多得雖千里間隔未由面晤正欲借赫號以商正所學而昨見邸報知作古人為之欷歔累日頃承翰示知家既四壁而一子又釋未婚何天之報施善人至此耶益令人傷盡不已乎日不知有著述否如此高賢咳唾必有關係門下便中貽書于家令其收輯遺文仍借大筆弁而傳之貴精不貴多但得一二冊行世則此兄為不死矣何如何如

荅鄒南皐先生

近世學者多口實超悟弁髦規矩而曰一切無礙其害道不小承教獨提規矩二字無令放鬆而以小心翼翼為真家法可謂大有功于吾道矣是非毀譽自是人情常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未必無益雖然又安得化石為玉使共偕大道之為得也

又 丁巳冬

今歲徽州大會汪登源余少原諸公以書托貴

門人江汝修跋涉數千里見召且約會畢偕二三同志訪翁丈于水田不肖初亦欲藉此登龍以覯生平之願柰賤恙偶發留汝修兩月而竟不克如願柰何見翁丈集中亦有荅新安書院諸同盟啟讀至念神交千秋比席思道乎萬古同堂為之躍然不肖亦可藉以自解耳

又

頃魚客至辱詩扇佳刻謝謝學問要日減又要日增易之益卦是日增之說也損卦是日減之說也增非增其所無不過復其所本有減非減其所有不過去其所本無本體如是功夫亦如是此吾儒一貫自得之學也何如聞貴邑仁文書院重加修飭大興講會殊喜不肖生平多病又不能治家人生產業近病體日益衰家事日益窘惟是講學一念日益壯益堅可咲也承教林間光陰天與君所賜無得虛過敬用佩服

荅余少原廷尉

頃江汝修至辱翰教深感道體無窮學問無盡

學者不廣求師友縱下苦功終無長進故先師當年轍環天下周流四方豈湯遊也哉正所以尋師取友講明學問也而或者不知謂專欲得君行道以求一遇則誤矣貴郡大會尤不肖所願分一尺光者遠辱台命此正可以明證學問一大機會也即跋涉豈敢有憚焉第病體支離蹣跚不前柰何惟老公祖時惠鞭影策我桑榆則雖隔數千里與會講一堂無異耳汝修歸肅函佈謝臨楮不勝皇恐

答楊原忠郡守

聖賢之學總在心性而心性得力不得力又全在日用行事見得若行事縱忽而曰我能了悟心性其孰信之此孔子講學惓惓於孝弟忠信博約知行有以也且欲求孝弟忠信之理盡知行博約之功使日用行事件件恰當又不專在行事上用功須是在心性一念上用功庶功夫不落口耳而行事始得恰當此曾子所以有慎獨之說也雖然若只在一念上用功則一念未

起之前平素豈遂無功夫邪且無論妄念多而真念少主人難以措手即真念多而妄念少主人亦不勝其照檢矣如此即慎獨功夫亦有不足恃者此子思子所以又有未發之說也未見孺子而惻隱已具未見觳觫而不忍已涵此所謂性體也此理無聲無臭不覩不聞為天地根為萬物命于此時時戒慎時時恐懼隨處皆知行博約之功滿腔皆孝弟忠信之理有不起念念自無妄有不躬行行自皆真庶乎慎獨之功自然省力而日用行事自然恰當矣此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所以為千古聖學之原也慎獨未發正所以發明孔氏之旨非未發之說精于慎獨而慎獨之說又精于孝弟忠信也至于前啟中本體有寂感功夫有安勉二語尚未請教夫聖學以心性為本體一念方萌如大學所云意是感而遂通之時然感而未離乎寂故謂之獨一念未起如中庸所云未發是寂然不動之時然寂而能涵夫感故謂之大本此俱指本體說

故曰本體有寂感如其次致曲下苦功夫不待言矣如至誠盡性豈遂無功夫邪故兢兢業業忘食忘憂功夫都是一樣只是自然勉然處不同耳非謂至誠盡性全不用功夫也故曰功夫有安勉至于頓漸之說嘗謂志頓而功漸如孔子十五志學當下便志于從心所欲不踰矩非頓乎然雖志于從心所欲不踰矩亦豈能當下便從心所欲不踰矩須是由立而不惑知命耳順而然後能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漸乎大抵學

問本于心性頓則志決漸則功深頓漸皆是不然頓則玄虛漸則支離頓漸皆非矣門下以爲何如

與趙夢白先生

講學之名不可鶩亦不可避世教衰微民不興行久矣爲今之計更無別法亟宜提此二字使學者望而趨之期而至之或亦可以救什一于千伯耳譬如暨鵲于東必不射矢於西雖不中亦不甚遠且天下事有真必有僞于數十人中但得一二真者相與擔聖道而砥世風亦不啻足矣僞者置而不論可也若朝講學而夕責備人人皆聖賢堯舜其猶病諸惟翁文教之

與鄧允孝布衣

別來三復游秦佳刻筆氣超脫不羣從此熟去不患不到李杜堂室也憶昔有一文人曰周程張朱不能爲詩文托之理學遂成名於後世意蓋嘲之也一客應云周程張朱不能爲詩文一托理學尚且成名于後世若能爲詩文者而又

從事於理學其名豈不在周程張朱之上耶其人大爲惶愧因悟而爲世名儒不佞聞其言快之因舉似以代面談

答涂鏡源總督

頃辱翰教歡若暫面北虜自古爲中國患從吾雖在山林亦抱杞憂近聞封事已成不勝歎服竊嘗私語人曰今日邊事爲王襄毅易爲老公祖難彼時俺答裔孫入降老酋過于犢愛欛柄在我操縱得以自由故曰爲襄毅易今款貢多年虜多異志彼若不叩關請臣我安得强求封貢此中難處萬倍襄時非胸中有百萬甲兵安能令彼頫首聽命耶故曰爲老公祖難老公祖道高學邃直契千古而出其緒餘奏此不世奇功使天下後世知真儒經濟果卓犖不凡一洗昔人道學無用之誚其爲吾道增光豈淺尠哉從吾近益多病自書院每旬會講外日惟閉戶靜攝久之頗覺有灑然自得處益信宋儒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之說良有深味第恨不

獲日就函丈以印證其是否耳使旋膚此佈謝
外新刻拙集請教望老公祖大加改削至感

答吳繼疎中丞

弟素不嫺古文辭而又以賤恙諸凡應酬文字槩從謝絶昨辱台命正以老年伯為一代理學之宗而老年丈又趨鯉庭而執牛耳是以藉此印正所學寔不成文也而老年丈不加改削遽付梓人非弟請教意矣近日學者多侈異說而略躬行弟妄欲以身挽之而力不逮弟自歸山

一切時事不敢聞兩京縉紳書來一字不敢荅其餘見任諸公非有書來不敢先以實徃靜攝荒庄非公事不至假室非赴書院會講不入城市嘗併日而食室人交謫而不敢以貧告人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光陰易過而學問難窮不知老年丈何以終教我使不至大為同袍辱望之望之詩扇一柄慱唉

答韓旻阜司李

不佞雖妄意聖學從事有年而質闇功疎寔無所得頃辱詢蕘其何以當孟子以雞鳴善利一念分舜蹠兩途此正喫緊為人處蓋論先天之本體則一念未起純然是善安得有利誠有如門下所謂渟泓止水一團清氣云者是未起念以前之境界也自念起而後有利之一端與善分途耳論先天之功夫則一念未起培此善根利從何生誠有如門下所謂未為之先加攝持法云者是未起念以前之功夫也自功夫疎而後有利之一途與善爭馳耳然天下無一念不

起之人亦無功夫一念不疎之人所以鷄鳴之時不是善念便是利念故孟子就此起念之初剖聖狂之路令人審幾而致決非謂雞未鳴念未起之前遂可不孶孶而任其念之或善或利也今日雞鳴念起之後孶孶為善明日雞鳴念起之後又孶孶為善則明日之孶孶固屬既為之後固屬後天而今日之孶孶以明日言又屬未為之先又屬先天矣今日之念起是善是從本體中露出端倪明日之念起又是善是從功

夫中露出本體如此做去庶乎善念漸多利念漸少久之純是善念絶無利念矣到此境界則雖流行汪洋放乎四海之後依然渟泓止水一團清氣之初也門下所謂未為之先動念之始要加一攝持法使箇箇走往舜路去不走往利路去旨哉斯言深得聖學之源矣竊以為只毎毋雞鳴而起孳孳為善不孳孳為利便是攝持法便是先天功夫更無别法雖上知不能無人心既起念之後誰敢自認其無利雖下愚不能

無道心未起念之前誰肯自諉其無善審鷄鳴善利之一念決舜蹠聖狂之兩途自上知以至下愚皆當警省不獨中人也朧見如斯幸有以教之不盡

答羅匡湖給諫

頃接翰教二十餘年之别得此宛承色咲喜何可言聖賢學問要在悟性天命之性不覩不聞如因觳觫而不忍此可得而覩聞者也而其所以能不忍觳觫者果可得而覩聞否因嘑蹴而不屑此可得而覩聞者也而其所以能不屑嘑蹴者果可得而覩聞否此不覩不聞之性體在虞廷謂之道心在孔門謂之一貫在曾子謂之至善在子思得之為天命之性為未發之中為天下之大本學問在此處得力則本體一徹無所不徹即萬感萬應與静中未發氣象毫無加損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雖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其寂然不動者依舊寂然不動故曰不覩不聞下文章曰不見變曰不動成曰無

為敬曰不動信曰不言德曰不顯天載曰無聲無臭總只是發明此意一得如斯方欲請正而來札闡發更透痛快不可言佩服佩服因便此謝外俚言五首書呈覽咲

答黄武皐侍御

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真得聖學真脉有功于吾道不小知善知惡是良知一語尤為的確痛快第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即告子無善無不善佛氏無淨無垢之旨不容不辨何也良知知

字即就心體之靈明處言若云無善無惡則心體安得靈明又安能知善知惡邪其靈明處就是善其所以能知善知惡處就是善則心體之有善無惡可知也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即就先生知善知惡是良知一句證之也先生又云為善去惡是格物必曰有善無惡者心之體則為善者為其心體所本有去惡者去其心體所本無上知可以本體為功夫而下學亦可以功夫合本體庶得致良知之本旨今曰無善無惡

是去惡固去其心體所本無而為善非為其心體所本有則功夫不合本體不幾以人性為仁義坐告子義外之病邪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即以先生為善去惡是格物一句證之也聞之前輩有解未發之中者云未發不可以善名不可以惡名止可名之曰中不知中就是善安得謂不可以善名未發純然是善故曰中此句正是子思直指心體處若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亦可曰無中無不中者心之體矣有是理哉

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就子思未發之中一句證之也或者又以鏡喻云照妍照媸者鏡之明無妍無媸者鏡之體若以有善無惡為心之體亦可以有妍無媸為鏡之體邪不知知善知惡之善惡字即妍媸之說也有善無惡之善字即明之說也鏡之能照妍媸處就是明鏡之明處就是善非專以妍為善也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就以鏡喻之說證之也且余性素喜靜坐坐久靜極不惟妄念不起抑且真念未萌心

體惟覺湛然當下更無紛擾心甚樂之間以語同志同志曰子不信無善無惡之說今子坐久靜極不惟妄念不起抑且真念未萌即此可見無真無妄非無善無惡之驗邪余曰心體惟覺湛然當下更無紛擾即此便見有真無妄非有善無惡之驗邪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就自家靜坐之久證之也此善字即未發之中即天命之性即心之本體人之所以異于物者正在于此不然知善知惡是良知何人能知而物不

能知邪又何人能致而物不能致邪人能知而物不能知人能致而物不能致正以人之心體有善無惡而物之心體無善無惡耳天命之氣質人與物同天命之性體人與物異故人率人之性便能知愛知敬便謂之道物率物之性止能知飲知食便不知飲食之道矣先生良知二字正指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處先生致之一字正在人物之所以分途處用功此致良知三字真得聖學真脈有功于吾道不小也

答張居白大行

承教性情善惡之旨反覆玩味門下近日何潛心精詣至此聲色臭味此氣質之性也其或有發而中節如聲色之得其正臭味之得其正處便是仁義禮智既是仁義禮智情安得不善而不可遂以聲色臭味之性為善仁義禮智此義理之性也其或有發不中節如仁義之有所偏禮智之有所偏處還是氣質未融氣質既未融情安得成善而不可遂以仁義禮智之性為中間尚有不善仁義禮智正是善之別名復性者變化此氣質而復此仁義禮智之性之本體也管窺如此不知門下何日入城再為商確不盡

又

學莫先于儒佛之辨譬之華夷然寧使夷狄降于中國必不可使中國叛于夷狄所以儒佛之辨當嚴若吾儒中標宗立旨雖有不能盡同者而總之皆吾儒也既皆為吾儒故止當辨其意見之錯而不可屏之門墻之外如宗朱者非陸宗陸者非朱宗薛胡者非陳王宗陳王者非薛

胡是中國與中國自相矛盾也夫夷狄方且窺中國而中國又自相矛盾寧不輕中國而自開邊釁也哉惟是深造自得去短集長辨其毫釐千里之差求其殊途同歸之妙使人人知吾儒之為大吾道之為尊不惟學儒者無他歧之惑抑且學佛者有從正之漸內修外攘順治感嚴斯足稱孔氏家法耳承教超邁今昔融會貫通滙衆支以仰合洙泗不肖其何敢當端于門下

有厚望焉

又

朱文公之學集諸儒之大成其功甚大其所得甚深即間有智者千慮之一無足為文公病也王文成之學其得失正不相妨其得處在致良知三字直指聖學真脉且大撤晚宋以來學術支離之障晚宋儒者徒知文公著述之多而不知其非有意于立言也往往抛却自家心性而以考索聞見為學人品雖真而學脉多雜若曰

著述不多不足以為道學耳故以薛文清之賢止因其著述少遂久稽祀典自良知之說行而人始知箇箇人心有仲尼不專在著述多寡而文清始獲從祀其默有功于世道人心何如此文成得處不可誣也其失處一在以無善無惡為心之體翻孟子性善之案墮告子無善無不善佛氏無淨無垢之病令佞佛者至今借為口實一在舉學庸首章必欲牽附而絀文公以窮理解格物之說不知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易言

非歟一在低昂朱陸太過而以影響疑朱仲晦以集註或問為中年未定之見不知文公臨終時猶改訂誠意章註集註或問不知費一生多少心思安得以為未定之見而啟後學之惑此文成失處不可諱也大約孔孟而後諸儒各有得失不能盡同是在學者去短集長毋令瑕瑜相掩可耳清任和不同而同為聖去奴死不同而同為仁朱陸薛王不同而同為儒總之皆吾師也近日信文成者偏信其失處以致懲其失

者併得處亦不之信皆非矣妄辨如斯不知可無毫釐千里之差而得殊途同歸之妙否雖然此特就文成立言處斷其得失耳若論其躬行處如擒濠之事功抗瑾之節義居家之孝友生平歷履固粹乎無可議者非若立言之猶有得失也而論者不咎誤以為重知略行則冤甚矣惟門下詳教之

荅顧良知布衣

足下精於醫且尤志于儒不佞感足下且尤愛

足下顙足下益自愛陽明之學以致良知為宗故其詩曰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善學陽明者必立身行已無一言一動不求合于規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踰越處方謂之真能致良知方見其學透本源不然還是知未致還是本源未透不可不察也譬之用藥治病然必深識病源而後立方製劑無一不精無一不効亦必立方製劑無一不精無一不効而後見其果能深識病源不然即自號曰深識其孰信

之足下精于醫故敢以醫喻惟足下留神

荅楊晉庵都諫

昔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今從吾六十矣而猶不知五十九年之非惶愧又當何如茲小豚知弟生平芝蘭莫知翁丈不自揣度唐突椽筆誤辱珠玉第奬借過情令人踧踖不敢當耳厚貺遠頒不敢槩辭肅此附謝不腆侑緘伏惟莞納弟居會城人事帽瑣不得已避靜庄居非會講不入城市多病之軀頗得靜攝之効至于賤日一切宴會交際槩從謝絕晨興惟焚香告天以祝　聖天子萬壽晩同二三同志在書院中烹茶以當杯酒歌詩以當音樂淡中滋味最覺深長若張筵設樂徵逐叫號于酒肉塲中不惟心非其好力亦不能給也仁兄知我聞之必發一咲

荅高景逸同年

學問源頭全在悟性而戒慎恐懼是性體之真精神規矩準繩是性體之真條理于此少有出

入終是參悟未透今日講學要內存戒慎恐懼外守規矩準繩如此才是真悟才是真修才是真瀟洒受用不知老年丈以為是否

荅史蓮勺侍御

長安距渭上不百里而不克時領塵誨從切饑渇夫學之不講久矣翁丈毅然任之讀學庸問辨不覺手舞足蹈為吾道喜中多精語未易縷悉朱文公以必至于是而不遷解止字最妙今人亦有至於是而輒止未幾而復遷者此古人

所以有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戒也翁丈以純亦不已解止字尤妙若遷則便是已矣必純亦不已才謂之止而不遷不遷者非自足自滿駐足於此止而不遷也故止於至善止字為好字眼止吾止也止字為不好字眼若看得不活而第曰止於是而不遷以此為駐足處則是止吾止也之止非止於至善之止矣翁丈以未見如傷觧純亦不已更得大學止字之旨至以為惡良知論見君子而厭然以理之本體人之静時

論無聲無臭不覩不聞修身須先行於妻子慎獨在常視乎鬼神尤令人悚然快然佩服不已第葑菲之言亦辱採擇不無形檝之愧柰何近南玄老輯越中述傳真稱陽明知已二丈山中乃作如此工夫横渠涇野之風當自渭上大振此所以喜也使旋草草謝教諸容嗣布不一

與王保宇郡丞

從吾不佞景仰山斗積有歲年近從賢肖益得有道之詳至如平定救荒永平佐政尤卓卓在人耳目者殊為世道慶幸第無繇音問為歎耳吾鄉横渠張子其尊人當祀啟聖祠昨畢東郊公祖業已題請矣至如後人二百五十年當道諸公止在吾鄉物色竟不可得向待罪長蘆灤州曾送有志書彼時未得暇閱且并其冊籍失之山中無事近有一客遺所得灤州舊志讀之見横渠後人從金元已流寓于灤且累朝俱有恩典載之甚詳讀至此不覺踴躍為先儒喜望臺下取志行查移文吾鄉成此盛舉是臺下無

量之功德不朽之盛事也即目下不能如程朱之例大加蔭叙然既開其端後必有踵而行之者則創始之功當亦在臺下況此事尤人人之所樂成者哉五百年闕典當有在于今日者不知門下以為何如臨行深有拳拳

又

向得華翰知横渠先生後裔在灤大為吾道一快鳳翔太府沈公祖聞之喜甚即具書奉謝併致書永平太府項老先生欲得永平一印信公

文可擬以申呈吾省當路便於題　請耳沈公
祖篤志理學力以表章先儒為己任　國朝二
百五十年闕典直待今日良為奇遇吾輩為桑
梓先儒尤當竭蹶成之以竟千載不朽之事諸
凡借重愚力知不待從吾詞之畢也謹此稱謝
鳳翔差後專為此事更望垂青臨楮縷縷不盡

答王蒼坪明府

昨唐突往刻亦羨則愛憂則傳意耳遇承嘉惠
當與同志共之老父母功德無涯矣知感知重

沈刻併領肅此佈謝張橫渠先生後人一向諸
公祖俱在郿縣物色而竟不可得昨見灤州志
載之甚詳頃移書永平王保宇二守查已的確
倘得借重鳳翔府移文永平府得一印信公文
可執以呈請兩臺縱目前不能比程朱例遽徼
恩典則今日既開其端他日必有竟其事者則
創始之功當與天壤共不朽矣此知老父母所
樂聞者敢併及之

與沈芳揚太府

久聞老公祖力講理學種種作用卓犖不凡私
心景仰有日第閉戶深山久缺聞問耳頃辱翰
貺先施究承謦欬感何可當橫渠先生苗裔已
於永平王保宇二守行查的確辱老公祖下詢
此斯世斯文之幸也橫渠可作亦結金蘭老公
祖自道也從吾惟舉首加額為吾道稱賀為老
公祖稱謝而已往刻周李二書纔往關來功德
無量敬用珍藏灤志一部奉覽橫渠家譜寄在
張心虞處老公祖取而觀之何如外拙刻數種

請教臨楮不勝皇悚

又

使至辱翰教獲覽老公祖與永平公移與橫渠
先生族人書禮併與王保宇二守書老公祖為
此舉可謂委曲詳盡無所不用其心矣殊為吾
道踴躍不已　國朝二百五十年缺典直至老
公祖今日始舉真所謂時如有待道不虛行者
也謹此三肅稱謝外從吾與王二守書已附使
者矣併復不一

答吳百昌中舍

文公之學粹乎無議故新建亦云吾于晦菴有罔極之恩可見新建寔未嘗不尊信文公也今學佛者多借新建以詆文公是非悖文公寔悖新建矣今為吾道計惟當辨佛學之非而不當非學佛者之人辨其佛學之非則彼知其非當自悟若非其學佛者之人則同志中先自立形跡又安望其逃而歸哉況亦非以善養人之道也不佞聞中書院每會雖無人不容而必不敢

容一僧謂彼髡髮出家已叛於儒之外非若同志學佛猶在于儒之中也在儒之中而誤信乎佛此所以不可不辨而又不可不以善養之耳何如

答陳可績茂才

人心道心不必深求不必遠求如一念敬便是道心一念肆便是人心一念謙便是道心一念傲便是人心一念讓便是道心一念爭便是人心一念真便是道心一念偽便是人心一念信學便是道心一念非學便是人心於此一一察識便是惟精一一體驗便是惟一察識體驗純一不已便是允執厥中至淺至深至近至遠而古今學者多厭常喜新曲為解釋支離葛藤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雜著

百二別言

鏡源涂先生以理學鉅儒撫我榆陽六載于玆內脩外攘功高一時玆晋秩大司馬總督宣大先生戒行有日而以書抵余山中為別余惟先生勛勤燕然望隆台鼎人人皆以事功氣節為先生重而不知先生之所重者在學問彼事功

氣節特先生學問之緒餘非先生之所重也先生之學以大學知止為宗令學者合下便見性體余向叙先生語録謂闢關啓鑰直窺聖學之原非阿好也孟子道性善而性不可言不得已以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驗之蓋欲人知乍見之時惻隱之心固始有見未見之前惻隱之心非遂無也觀石中有火必擊之始見知火在石中雖不擊亦有知不擊之火則知性矣是性也自天命以來完完全全不藉聞見不假

思議感于君則能忠感于親則能孝感于兄弟則能友愛感于朋友則能信感于百姓則能撫綏感于夷狄則能制禦感于孺子入井則能怵惕惻隱觀于既感之能如此而知未感之先孝弟忠信怵惕惻隱之心已具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及一切華夷軍民之理已涵所謂不覩不聞未發之中此也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也此天地之根而萬物之命也故曰至善其旨微矣學問知止乎此是從先天未畫處立根有不

發發皆中節即位天地育萬物皆是物矣豈待外求哉且知一也知而止乎此則聰明睿知用于容執敬別高不至于玄虛卑不至于機械聰明睿知始有嚮往處亦始有歸宿處故曰知止不然聰明睿知不用于容執敬別必用于玄虛機械其中又有不可言者反不如不知之為愈也知之一字豈易言哉先正有以致良知為宗者允得聖學真脉惟是以知愛知敬知飲知食皆為良知兼理欲而言之不知既以欲亦為良

知其勢必以縱欲為致良知流弊至于蕩檢踰閑無所忌憚而不可救藥是又知之一字不純以理言知而不知止于至善之過也先生憂之故單提知止二字為宗舉吾之良知而一稟于理即知即止即止即善又孰肯蕩檢踰閑以自逸于規矩準繩之外式其救良知之末流又真有回瀾之功矣嗚呼惟先生興見性體所以見百姓之失所見中國之見侵于夷狄見異學之眛瞀于性宗真不啻見孺子之將入于井怵惕

惻隱之心真有不容不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至此則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不求立節不得已而節著始終此學問始終此性體始終此知止身心意知家國天下溶成一片此吾性之所以為大而先生之學所以獨得孔曾之宗也彼事功節義又烏足以盡先生式余不肖自髫年趨庭即知有聖賢之學荏苒至壯猶愧道之未聞往歲辛卯與先生講于京師乙未再講于涿鹿而心性之學始覺有一斑之窺又十二年而先生入秦余雖病卧深山不克與先生班荆一談而書牘往復動逾千言無言不悅受益無量今先生行矣余又安所印正式所恃此心此性萬古同然相契相合千里若對則雖別猶未別耳先生向貽余書舉白沙永結無情遊相期八荒外二語相勗余未嘗一日不三復斯言今敢再為先生歌之以為別先生其何以處我

釋褐後書壁自警二則

士君子于釋褐後不可忘了秀才氣味凡事讓人

一步凡事儉用一着便是做人實際不然貽累不淺悔之何及

自己不能容過而望人容我惑也望人容我而我不能容人惑之惑也必隨事自反不與人較量方能拔此病根

董揚王韓優劣 館課

儒者立言所以明道也有得于道雖淺言之而常合無得于道雖深言之而常離知此而董揚王韓優劣辨矣昔仲舒時道術混殽舒下帷發

憤潛心大業其識已高且進退容止非禮不行
學士皆師尊之自傳士特已然其行又何卓也
漢承秦後仲尼之道蔑如武帝襲文景業一切
制度尚多闕略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
學校之官郡舉茂才孝廉皆自舒始發之以其
議論鑿鑿可見諸行真足羽翼道術裨[illegible]教
者文辭云乎哉著書立言雖平易[illegible]
道合也真西山謂西漢儒者惟仲舒[illegible]以
為知言揚雄製作[illegible]之

如太玄果玄也衆人[illegible]
解難之作比之天地未也[illegible]
之雅頌未已也而又比之蕭韶矣[illegible]
曰壯夫不為而又不勝其誇張得意[illegible]
卷者如是乎屈原雖過于忠而耿耿一[illegible]
以愧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何物子雲敢作
反騷以駁之原亦附離丁董者等耶雄之出處
大節君臣大義豈待劇秦美新而後決白黑哉
反騷一篇可反觀矣縱其言高出蒼天大含元

氣與道術世教何補雄也不過詞人之雄耳其
于道尚可在離合間論哉兩漢以降歷魏晉六
朝而吾道益陵夷不可振王仲淹起隋之末造
當衆口嘵嘵中慨然以著述為已任其立言指
事一稟于仲尼故曰通于夫子受罔極[illegible]
此一言而通之人品學術可知矣桓[illegible]
罔夫子然且予之況通之于仲尼何[illegible]食
之夫猥以吳楚獄通[illegible]何辭
以聲罪致討乎或又以[illegible]出處

不知開皇孰與新莽[illegible]
吹虀何異況獻策不報[illegible]還
而講道河汾且屢徵不起此其于出處[illegible]不
大有可觀者明道稱其極有格言考亭[illegible]
規蹈矩誠謂其與道合耳通之後越百餘[illegible]
得韓愈氏愈之文天下宗之而不知因文見道
蓋亦有足多者唐以詩賦取士故學者不得不
取材于諸子百家而孔孟之傳不絕如綫愈獨
於堯舜以來之統歸之孔孟此非有獨得之見

者能之乎佛氏之教浸淫人心牢不可破而愈上表陳言雖蒙竄斥而其志不隳其有功于吾道何如許由龍逢伯夷皆特立獨行之士皆可以維綱常而扶宇宙愈作通解惓惓于三師之教其有功于世教又何如愈之為文豈頃[illegible]畫于詞句間哉第上書及門其出處之[illegible]遺議愈于吾道蓋合者多而離者[illegible]謂愈亦近世之豪傑諒矣噫三子之[illegible]而于道也合雄之為文也[illegible]揚

王韓優劣之辨[illegible]有取于董子正誼不謀[illegible]

雪夜紀談

壬辰冬余卧病山齋友人蕭輝之氏[illegible]相與圍爐談學因及賢哉回也飯蔬食飲水二章余曰孔顏之樂談何容易古之聖賢見得道理分明胸中自有一段樂處無等待無起滅故曰不改其樂曰樂亦在其中味不改與亦字可見此心常是樂的雖到如此貧時猶然不改猶然在其中耳此樂原不在外乃性體也人不堪處正是回不改處只不憂便是樂非不憂之外別求箇樂也此克己復禮之說也輝之曰真樂乃吾性體固也夫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豈發憤時復有憂乎一憂一樂循環無端是聖心之樂又有間歇時矣余曰聖心只有此樂不樂必不肯發憤發憤忘食聖心必有所樂而為之者豈至樂以忘憂而後知其樂哉孔子發憤忘食顏子欲罷不能孔子樂以忘

憂顏子不改其樂故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輝之曰孔顏之樂固不因處貧改矣不知于富貴又何以處之余曰聖人非惡富貴而逃之但視其義不義何如耳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浮雲為太虛之障不義之富貴為心體之障聖心如太虛然故曰于我如浮雲掃浮雲而還太虛此孔子所以樂在其中也輝之又曰仲尼不為已甚舉世皆憂我獨樂無乃為甚乎余曰聖心如太虛然斷不肯自視太高

視人太低故曰從吾所好觀一吾字若曰各人所好不同他從他所好我從我所好吾之樂在其中亦各從其所好耳敢謂天下皆憂我獨樂哉吾之一字何等平易何等含蓄若後世學者便不免自視太高視人太低分彼此而露鋒鋩矣孔顔之樂談何容易嗟乎富貴貧賤正學問大關鍵處茂叔尋仲尼顔子樂處正當在此處尋不然則墮于佛氏空虛見矣輝之問余言喟然嘆曰妙哉道盍至此乎孔顔之樂不必遠尋

即此時吾輩坐談間燒燭啜茗四壁蕭然神怡心曠當下便是孔顔樂處又何必遠尋耶因相與歌堯夫詩數章而别馮從吾曰講學之益大矣哉先君于不肖以從吾命名豈徒名之已耶不肖三十年來有如夢夢今一旦與同志坐談始恍然有覺講學之益焉可誣也嗚呼顧名思義愧汗津津今而後所不發憤此學而甘于暴棄是負此良朋雪夜之談即負先君命名之意也可不懼哉因詳記之以矢諸異日

書周淑遠卷

周淑遠年未終養家居既禫猶堅臥不起與余講學寶慶寺其于功名富貴漠如也歲戊申莫春余偕淑遠泉劉孟直郡丞楊工載進士宜孟庭刺史宜叔尚文學王惟大郡丞為華嶽之遊而華陰諭張去浮率闔學諸生百餘人遮道問學相與講于嶽廟之灝靈樓大家充然各有所得而淑遠因其伯母病力别余先歸余偕諸同志又講于青柯坪講于宜氏園越數日始歸歸

而淑遠遊華新詩已爛焉充斥盈卷矣余為數語跋其後一時爭傳以為盛事而余亦有二律遂羞澀不敢出匪直珠玉在前覺我形穢而已一日淑遠持素卷索余書余辭淑遠曰毋吾輩此遊原不為詩吾之所以期望子者亦不在詩詩縱不工書之庸何傷余唯唯遂書之以博一咲

別李子高言

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洩千載聖學之秘有功

于吾道甚大而先生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夫有善有惡二句與致良知三字互相發明最為的確痛快為善去惡一句雖非大學本旨然亦不至誤人惟無善無惡一句關係學脉不小此不可不辨何也心一耳自其發動處謂之意自其靈明處謂之知既知善知惡是良知可見有善無惡是心之體今曰無善無惡心之體亦可曰無良無不良心之體邪近日學者信

致良知之說者併信無善無惡之說固不是非無善無惡之說者併非致良知之說尤不是或曰果如致良知之說然則諸儒所稱或主靜或居敬或窮理或靜坐或體認天理或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彼皆非歟曰不然良知是本體居敬窮理諸說皆是致良知功夫致之云者非虛無寂滅如二氏之說也致乎致乎豈易言哉華下李生崇巍潛心致良知之學有日頃同渭南共生從儉負笈裹糧不遠二百里徒步從余學且時方隆冬沍寒余留居月餘見其志堅思苦卓有黄直卿之風心甚嘉之今歲暮二生辭歸因書此為別聞生有兄崇峯亦有志于此學歸而以余言諗之知其必有合也

別李士占言

靈臺李生士占于戊申冬介藍田楊司訓從學于余時士占方自太學歸因別家久不能多留約明年當專負笈卒業焉越歲己酉三月士占果來聽講逾月而別津津大有所得瀕別余無

以為贈竊念吾鄉自横渠先生講學後真儒代不乏人而近日此學益覺興起殊為吾道慶幸夫聖賢之學不在玄遠即子臣弟友間而道在即辭受取與間而道在即日用常行衣冠言動間而道在于此一一盡道使仰不愧俯不怍即此便到聖賢地位聖賢非絕德也後世功利習熾人不知學即有志于學者不求之虛無寂滅即求之詞章口耳于是聖賢之學視為絕德不可幾及矣可勝太息士占今越數百里徒步來

學此其識見力量豈不覺出風塵之外哉余甚
嘉之于其歸也書此為別嗚呼橫渠往矣千古
斯文之統豈異人任余不肖願與士古共茂勉
之毋與俗同

渭濱別言贈畢東郊侍御

夫事功節義理學文章雖士君子所並重然三
者乃其作用理學則其根本也根本處得力則
其作用自別侍御東郊畢公理學名儒也頃奉
命攬轡西秦下車以来凡所為秦人士興除計

者靡不竭盡心力如請罷榷稅請增解額尤犖
犖大者其事功業已膾炙人口為秦人士尸而
祝之矣至于立　朝封事慷慨激烈不避忌諱
而搦管摛辭闡深奧衍大有關于世教即臨池
緒餘亦軼鍾王而駕顏柳其節義文章又何其
卓爾不羣也余不肖屏居深山于三者一無所
有而理學又有志而未逮公不察而謬以余為
可與言命駕滲郊縱談學問闡名理析疑義闡
所未聞嗚呼公之理學是尚可以津涯窺邪公

今將還　朝余方杜門謝客愧攀卧之無從而
公復走書山中為別公之誼高矣余將何以報
公哉蓋公之言曰自聞教之後時黙黙自勘每
覺經年萬日鎮日焦思多從事跡上拮据雖于
地方事無有不竭之心無有不殫之力畢竟于
性命之學尚淺于涉茲始撿東歸擬從靜裏鑽
研徧參聖賢經籍及有宋以来諸儒著述一一
窮究體認直欲從經事宰物之中取討歸宿務
使黙識歸源庶幾心與事打成一片然後敢言

用世嗚呼公之言精矣微矣聖學天機洩露無
餘矣余又何以報公哉嘗慨世之學者離心言
事則落渣滓離事言心則墮玄虛如公心與事
打成一片此正公深于性命之學而直接于聖
不傳之統者也詎止用世而已哉以根本為作
用使天下覩真儒之効猗與盛矣余自聞公教
曠然若醯雞之發蒙雖愧道之未聞而向所為
有志未逮者或亦可以收桑榆之功于異日時
公及瓜候代駐節咸林東望三峯黯然神往不

知公何以終教我也余且日夕望之矣

書江布衣卷

新安江汝脩學道有年近因夢蓮有感南臯先生題無欲真宗卷贈之諸同志各有言余讀之良快夫人能無欲雖夢亦醒不然雖醒亦夢矣有欲無欲學不學之辨也汝脩越數千里訪余山房余為題此嗚呼汝脩醒人也余得無為說夢也乎

別河津甯董五生

丙辰三月河津甯生獻誠偕其侄綿祚維祚董生振祖偕其弟振世紹介張去浮先生書越疆徒步問道于盲河津故薛文清公里也文清公之學以復性為宗諸生有志于學惟求復性足矣烏容枝指晦翁云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夫復其初則復性矣而必自效先覺之所為得之余愧非先覺而文清公即吾輩之先覺也惟效文清公之所為則可以復性矣又烏容枝指

雖然性為何物復用何功於此參之又參究之又究以至於無可參究處一旦豁然有悟才是深造自得如此則居安資深左右逢原才謂之真能效先覺之所為不然縱依樣畫葫蘆竊恐其轉效轉遠又何性之能復哉故不效先覺不可以言學而不自得亦不可以言效諸生行矣顧各努力即秦晋異地猶如晤言一室也

題辭

關中四先生要語題辭

涇野先生語録故二十七卷苑洛先生語録故六卷海内傳誦已久至谿田先生語録止存數則于嵯峨書院志中觧山先生語録附刻于遺稿後人多未及知余生也晚不獲摳衣四先生之門而讀其語録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因彙而録其言之尤要者分為四卷以便觀省若謂即此足以盡四先生非余不佞之所敢也且余之

所録者四先生言耳四先生德業節義炳燿今古蓋所謂行過其言者求四先生者又進而求之于行斯得四先生立言之意不然即取四先生全集讀之亦徒為口耳贅也矧要語乎哉傳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吾黨勉矣

學會約題辭

歲丙申秋余與諸君子立會講學於寶慶寺越數會諸君子請余言為會約余謝不敏諸君子請益力爰述所聞條列如左亦藉手請正意也諸君子其謂之何

關中士夫會約題辭

夫世道隆污係士風厚薄而返薄還厚倡之者當自士大夫始使士大夫而猶然不倡則於齊民何責焉昔夫子歎時人論禮樂而決之曰吾從先進當其時豈無野人夫子者而夫子不之恤若曰知我者其惟先進乎罪我者其惟先進乎今萬世而下猶知有先進可從者伊誰賜也吾二三士大夫誦法孔子有日覩今世道士風

可不決所從而徒空歎君子野人哉頃者經軒熙宇二先生過訪精舍談及吾鄉士風為之咨嗟太息者久之余曰此豈異人任也在二先生倡之何如耳二先生曰然是亦不可以無約子其任之余謝不敏曰有諸前輩在二先生曰否否即此是前輩命也長者命少者不敢辭子其任之余曰唯唯遂載筆從事於二三士大夫之後

輔仁館會語題辭

余講學里中而四方同志多有擔簦至者項許生大倫至自揄陽顧生昭離至自姑蘇張生士鯤孫生繩祖至自華下咸寧楊生起泰華傾蓋四生遂成莫逆朝夕切偲驩如也一日任生國珣錄其會語誂余請益余喜甚因進諸生語之曰諸生今日之志亦既真且猛矣第合則作離則輟始則勁終則怠人情乎諸生惟不以離合易志不以終始改節則今日之言不啻足矣余又何益焉諸生再拜謝曰先生之言益莫益于此矣請書其言於簡端以代韋弦之佩

朱貧士行錄題辭

余為朱貧士傳成一時同志爭傳之而世風亦偕以少砥余門人馬生元吉董復東公移墓表祭文等篇揹贊發青題曰朱貧士行錄仍白余一言弁首余惟善惡報應人皆知之第朝為善而夕即望報一不報而遂以為為善無益朝為惡而夕亦畏報一不報而遂以為為惡無損不知天道蓋久而後定不在旦莫間也嘗見世之不檢者多得意一生而至末始報比既報而悔之無益改之無及亦足悲矣嗚呼使早知末之必報也則豈有不凜凜于當年者耶易坤卦以履霜戒堅冰而詩之七月亦自秀葽計歲發古人之為慮遠矣朱生苦節篤行生平不求人知人亦無有知者而名至末年始著即諸公之表揚余之為傳豈有所私于朱生哉蓋自有莫之為而為者在也孔子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信矣信矣因書此以醒世之闇於天道者

跋

孟雲浦教言跋

先生講學新安而伊洛之間庶幾復覩二程之化觀其示初學用功諸條而先生之教之學可窺一斑矣頃者先生寄示不佞不佞受而讀之欣然有當於心也爰付梓人用代韋弦之佩併與同志者共焉

劉孟直嶽會雜詠跋

華嶽之會足稱一時之盛余愧不足為諸君子

役所幸有孟直諸什則今日之遊可托不朽矣昔朱元晦與陸子靜遊白鹿洞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余于今日亦云余兒康年侍行得此詩殺青以傳余為跋其後

周淑遠遊華山詩跋

古今名公遊華嶽者代不乏人未有徵會講學如今日者亦人不乏詠未有永言孝思如淑遠氏者昔陸象山與朱晦翁講義利章于鹿洞聞者流涕今讀此詩而有不流涕者非夫也余頃與同遊諸君子講惓惓于孝弟二字其于千古聖學頗足自信盖淑遠倡之矣

理學詩選跋

馮從吾曰選理學詩與選唐人詩異選唐人詩論詩不論人所謂人以詩重也選理學詩論人方論詩所謂詩以人重也嗚呼學者將人以詩重乎抑將詩以人重乎讀是編可以自悟矣輯成復書此以諗同志

辨學錄跋

夫學一也有異端之學有越俎之學有操戈之學何謂異端之學佛老是也而佛氏為甚二氏非毀吾儒不遺餘力乃巧于非學之名者而講學者多誤信之故不可不辨何謂越俎之學吾儒講學所以明道也講問惟當泛論道理如孔子論明德新民子思論天命率性孟子論夜氣性善皆是泛論何嘗着跡譬如白日當天在在皆其所臨照時雨霑足處處皆其所潤澤非專

為其人其人而照其人其人而用也無論居官居鄉當講學日不得議及他事論及他人方得講學家法不然是以議事當講學以論人當講學也不幾于越俎而失體哉何謂操戈之學吾儒學問當以孔子為宗而顏曾思孟周程張朱皆誦法孔子後學所由以津梁洙泗者也若曰學當以孔子為宗而周程張朱皆不足法即此一念去學千里矣以周程張朱為非以孔子為是是孔子特不敢非耳若孔子可非則亦非之

矣非宋儒而宗孔子亦非真宗孔子者也且非宋儒而獨宗孔子是其心以孔子自任也以孔子為宗則可以孔子自任則不可即此一念去學萬里矣況此心一慣其勢不至併孔子而非毀之不已也又何以為宗孔子耶世之非學者方且非毀宋儒而我又從而附和之不幾于操戈而入室哉蓋異端可駁也而以駁異端者駁時事則為越俎異端可闢也而以闢異端者闢宋儒則為操戈此尤人情之易流學術之隱病不可不亟辨者也嗚呼不講學者無論即躬行講學亦然以聖道自任者多坐此病而反令非學者借為口實其所關係不小異端之病余于録中已詳辨而越俎操戈之病則未之及也因書此與同志共戒之

古文輯選跋

余既輯古文成或曰李斯上秦王書古矣胡刪之曰焚書坑儒其人非也或又曰既刪之而目録中猶存其名何也曰存之以為世戒也見做人一差即文如李斯亦不足傳也或又曰韓退

之人則美矣諍臣論不選何也曰退之果與亢宗厚善忠告善道密規之可也如規之而聽善則歸友不自以為功可也如規之而不聽不可則止不成人之過可也如不厚善則言與不言置之不談可也乃見不出此而著為論以翹人過文雖工其如失朋友之道何厥後永叔上范司諫書上書極是而中亦引退之此論可見不惟退之不自知其非即永叔亦不知退之之非

矣在退之不過智者千慮之一失原不足為病第懼後之人借著作以洩私忿者以此為口實也故不得不辨或又曰孟子不嘗言蚳鼃乎曰不然孟子著書于既諫之後退之著書于未諫之前所以不同耳或又曰是則然矣古文名世者甚多此得無有掛漏乎曰古人名世者誠多余止據一時所見錄之耳非遂以此為盡古人之長也掛漏之説敬聞命矣

墓表

明誥贈奉直大夫冀州知州東泉楊公配贈宜人陸氏合葬墓表

明興大江以北彬彬多理學之儒先是泰州有王心齋布衣近時廬陽有蔡肖謙特卿乃今懷遠又有楊原忠郡伯云余于原忠叨一日之雅頃千里函幣屬余表兩尊人墓余即不文誼曷可辭按狀公諱濂字子靜別號東泉其先蒙城人洪武初諱選者避亂徙懷遠占籍遂家焉選生擴擴生朗朗生華華生環即公王父也家世業農環生三子長諱均即公父以儒術起家司訓永年改長山晉諭利津仕終岷府教授為王者師初娶御史魏公貞曾孫女生公八歲失恃王母岳鞠育之繼母徐又生二子而公居長英敏慷慨有大志踰髫齔庭學舉子業即能解悟人以為進取有機矣時教授公尚為諸生映雪囊螢不治家人生産業家徒壁立公歎曰有子而使其父憂俯仰不克竟所志又惡在其為有

子乎乃投筆改業退而沽酒當壚日夜持籌爲
事親計教授公家貧而好客公事之有曾子養
曾晳風教授公自爲諸生以及宦遊燕趙齊魯
間垂三十年一切日用資斧罔不周裕皆公竭
力供之甚至稱貸以娛其心志而教授公不知
也異母弟妹凡五人次第婚嫁悉公營辦及教
授公之任公令諸弟侍行而已守舊廬作業不
輟教授公歸行李蕭然所遺圖書及舊廬悉推
讓諸弟教授公及繼母徐先後棄養其喪葬悉

遵會典及文公家禮且獨力襄事不少累諸弟
人尤以爲難鄉人有子獲罪于父者其父怒不
解公聞而勸慰其父援古證今剴切懇到聞者
莫不酸鼻而其子遂悲號自責請罪膝前卒復
父子之好如初公嘗携僕之教授公任就食旅
館其僕陰竊其直以去公覺而切責之且令識
其主人比還令僕如數償之主人始驚訝感謝
不已其天性孝友輕財重義類如此公配陸宜
人爲名家子生而柔嘉勤儉精女紅年二十歸

公克執婦道家甞貧不能供舅姑甘旨悉脫簪
珥佐之事繼姑更得驩心祖姑岳病臥久手自
扶掖左右朝夕不少怠飲諸婦姒以和庭幃間
絕無猜忌遇諸臧獲有恩每見其子有督過者
輒戒之曰彼獨非人子耶理家政井井有條與
公白首相敬如賓公以孝弟重月旦評宜人内
助之力居多生子四長嘉會生員蚤卒次嘉言
娶徐氏次嘉行娶韓氏繼尹氏次嘉猷即原忠
丙子舉人官至貴州鎮遠知府娶劉氏封宜人

孫男四尚耕生員尚古俱言出尚渾太學生猷
出尚蒙生員行出孫女六一適生員高一驥一
適生員潘士謨一適陸爾馭一適何某一適莊
某一許字何某曾孫男五培永渾出培仍耕出
培蕃古出培光蒙出曾孫女六一許字胡某一
許字梅某一許字劉某餘尚幼公生正德辛未
十月二十四日卒隆慶壬申七月二十七日享
年六十有二宜人生正德辛未七月二十八日
卒萬曆丙子九月初四日享年六十有六合葬

舊城北祖塋。公沒二十餘年。為萬曆壬寅。以原忠考績。贈公奉直大夫冀州知州。陸贈宜人。制稱公負薛包之至性。著處母子兄弟之間。追陳寔之高風。獨標里黨鄉閭之譽。稱宜人高堂滫瀡。佐孝子以承歡。中壺佩環。範括人之市義。嗚呼。公夫婦亦可以不朽矣。馮從吾曰。諺云。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其然豈其然乎。原忠文章政事。大噪一時。力承正學。為世真儒。而不知公之隱跡市廛。躬行孝弟。其發祥長而啟佑遠也。余故

忘其不文。摭公行事。為公表諸墓道。俾世之君子。知原忠學問淵源。蓋有所自云。

墓誌銘

王氏女墓誌銘

亡女。余妻趙孺人出也。適咸寧庠生王紹經。紹經先娶于秦。故亡女稱王繼婦云。女生而臞甚。然言動不凡。外舅縣尹公見而奇之。是時先大夫先宜人棄養久。余同伯氏居。伯氏視之不異已女。六七歲。聞余讀書聲。即願聽。時或問其大義。余私謂孺人曰。使此女也而男。無憂科第矣。稍長。精女紅。鍼黹紝刺。多所妙。創家人覓日不

聞笑語聲。余甚憐愛之。萬曆己丑。余成進士。讀中秘書。女與孺人如京師。壬辰。余以御史請告歸。越歲癸巳。女適王氏。王關中鉅族。自江淮公以名御史起家。而敬齋君又以長厚繩其武。紹經英年好修。亦其家教然者。女既適王。與紹經相對如賓。相談必以道義。尤惓惓孝弟二字。紹經時為余誦之。乙未。余補官。携家京師。女與紹經從。女日夜從史紹經學。此外他無所及。余素性踽涼。介介於辭受取與。女知余非矯也。嘗曰

父平日講學正在此處自驗不然所講謂何余自是益有所警省居亡何余奉命奪官歸家人有私悔余多言者女則曰士君子立朝不如此安所稱臣節女當在京邸時居恒念祖姑及舅姑不置比抵家事之禮彌篤祖姑李以十九守節今踰七望八老矣而精神尚健內務無鉅細無不殫力家人尠能當意女獨能得厥驩其舅即所稱敬齋君素以孝聞知女能得李驩也愈益喜敬齋君有子六而紹經為長女嘗為余言

曰每見世俗家多以兄弟妯娌生嫌疑病根皆起於家婦任事者徑情避事者推諉諸娣何則焉是益重舅姑憂耳余頷之而女能以其言試諸踐履舉凡內務念祖姑老姑薛病欲代夫生母顧庶母何勞也亦無鉅細無不殫力故闔以內諸靡不辨具紹經性素儉約女以淡泊相之服飾器用多秦故物女怡然無少嫌歲節必縣秦遺像祀之紹經業舉子業女諄諄以做人相勸勉紹經以行誼稱庠校間女內助之力居多

女素無病丁酉三月十六日產一女產後十三日而病至次月初五竟不救死距生丙子正月初五日生才二十有二年耳嗚呼痛尚忍言哉憶昔余被逐宿固節燈下與紹經梟女與兩兒坐談余向紹經曰從此歸山惟有着實講學以共肩斯道女從旁應曰父平日不曾虛講如何如今才去着實余聞之憮然今言猶在耳負愧良多嗚呼痛尚忍言哉紹經卜以殉之明年九月二日遷秦氏櫬併葬曲江祖塋之次而乞余

為女銘於是揮淚為之銘曰嗚呼豈於而德嗇於而年吾銘而墓用志而賢而年雖嗇而德則傳嗟云天道有然不然嗚呼而亦足以瞑目於幽玄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傳

河南衛輝府通判一軒劉公傳

余外王父一軒劉公諱璽字廷節一軒其別號也先世宜川人始祖諱孝先國初從戎隷西安前衛因家焉父諱傚以季子琛貴贈兵部主事舉子五先生為中子伯兄瑛以成化丁酉舉人知河南新鄉縣季弟琛以弘治壬戌進士歷山

西僉憲有司各竪棹楔于門閭中稱為三牌樓劉家云公幼穎敏絶人讀書即知大義稍長與僉憲公同遊膠庠每試兄弟迭為諸生首督學邃菴楊公深器重之弘治乙卯同舉于鄉是時縣尹公已謝政兄弟三人衣冠濟濟時人榮之公逡逡不自多明年下第歸閉門授徒益修舊業僉憲公北面從受學出其門者如公之甥王太府諤王僉憲謳內弟張憲副環及僉憲公先後俱成進士公屢上春官竟不利謁選河南衛輝府通判居數月喟然嘆曰某襲所為下帷攻苦為二尊人耳今二尊人以吾弟貴吾志遂矣吾老矣又安得以五斗苦七尺哉且公宦情素淡不能隨上官俛仰會有言者即浩然歸歸而買田城西南搆別墅數椽僅蔽風雨躬耕以老終歲足不履城市一日寇至索無所有止劫一羊裘去已而笑曰不意劉官人貧至此復還之每農暇即取四書大全朱子綱目讀之或詢其迂以為公復應舉子試耶公曰吾平日所樂在

此舍此無所事事矣年七十九卒公初娶于吳繼張再繼邢先宜人張媪出其子孫繁衍不具述馮從吾曰余幼時每侍先大夫輒稱引公以訓從吾兄弟公為人真率質戇絶無世俗脂韋態即或有矯枉過直處要不失君子先進之風也乃今則時尚靡而人趨競矣搤腕狂瀾安得如公者起而障之哉論者謂 國朝人物惟弘正間為最盛嗚呼覲公可知也

西郭先生傳

先生姓姚氏諱顒字微之咸陽人正統九年鄉舉在太學三上封事皆闢異端崇正道安社稷之誅景泰五年四月上疏言王振修大興隆寺車駕不時臨幸佛本夷狄信佛得禍若梁武帝足鑒時 上欲幸隆福寺太學生濟寧楊浩與先生相繼言 上遂罷行名震天下後寓居長安西郭藩臬諸公造之食以疏糲無弗飽者令齊東武城二縣祀名宦循政詳山東通志中當時民歌之曰先有子游後有姚公學道愛人同

一古風而先生自讚其像曰六尺長軀尺五長鬚學古入官讀孔孟書軀兮鬚兮五十三年而知五十二年之非軀兮鬚兮碌碌庸庸不能作邦家之基官至太僕寺丞馮從吾曰師友之益大矣先生之寓居長安也以與李介菴先生講學故介菴以理學鳴關中而先生與之為友交砥互礪俱成名儒是先生之氣節蓋從學問涵養中來也彼屋橋恃氣者視先生當赧然愧矣

朱貧士傳

朱蘊奇字子節西安右護衛人家貧甚僦屋而居妻子織網巾為生讀書古東嶽廟嘗併日而食晏如也聽講寶慶寺寒暑不輟一日其子因差徭下獄會天雨四日不食氣息淹淹待盡矣時嶽廟有大戶收糧米者黃冠憐之因取其米少許為粥以食蘊奇知其故心計以為此官米何可竊也曰死即死耳豈可以臨死改節竟不食而亦不明言其故同舍生素訥蘊奇迂矯至此始深服其節操以為不可及因出其食食之

蘊奇曰此可食也由是始得不死而劉孝廉必達聞而義之因白於衛官始出其子於獄當路諸公及士大夫有高其節而周之者必擇而後受一毫不肯妄取先是嘗之市途有遺網巾二頂其子拾之蘊奇曰彼之失猶我之失也使我失此二網則舉家懸罄矣即命其子追而還之其人感甚欲分其一為謝蘊奇竟謝不受父早喪養母曲盡其孝母歿毀幾滅性秦俗人死多用青烏之說當於某日某時避殃殃謂死者之

魂来辭家而家人或庶幾見之者也而見之者亦以故當避此其說幻妄不足道而秦人多惑之蘊奇曰使果有此殃也吾猶可藉此一見吾母使果無此殃也吾又何為避之伏棺痛哭竟不避而卒亦無恙人稱其孝秦俗之惑由此少破年五十一以布衣終蓋己酉八月十八日也生平苦節篤行一步不苟人共稱之歿之日貧無以為斂矣聞義而賻者幾數百人始克襄事有子五人貧幾不能聊生長安令倚齡楊公為

構屋三楹居之仍扁其門曰高士藍田令思軒梁公祭之以文學臺青巖段公廉憲祥宇李公各捐金優恤其後段公扁曰處士李公扁曰懿行範俗聞者莫不咨嗟太息以為為善之報而諸公之高誼尤近世所罕覯風世勵俗功蓋不小云馮子曰學問之於人甚矣哉朱生操行如是固天性使然亦講學之效不可誣也生每赴余寶慶之會見衣敝履穿人或誚之以為貧至此不聽講可耳余聞之應曰如此是聽講者皆當鮮衣華服以飾觀美矣誚者語塞嗚呼死生亦大矣朱生死且不貳天下又何物能貳之哉傳云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若朱生者亦庶幾近之矣

貢士樊公傳

關中有篤行君子曰樊公諱天叙字敦夫號肴山後更號與楓世為西安右護衛人家世武弁公少有遠志父戶侯公歿公以嫡長當承廕乃謝去折節學舉子業籍西安郡諸生每試寨然

前列尤以德行屢為督學使者所獎顧數奇不售于棘闈萬曆戊寅以積廩充貢如京師時年已六旬矣將 廷試偶疾作輒謁歸隱居不仕就城北故廬朙讀自老號曰與楓叟自況云公天性孝義母病篤忽思爐餅苦厨無具者求諸里舍及覔母逝矣遂悲悼終身不食爐餅廬墓數載人多不及知年方強仕內子相背故有一侍婢即日遣之諸子念公起居煕勸再娶公峻拒之徐而曰予德非閔曾恐貽家累爾由是終

身不再娶嘗苦家居不得壹志于學偕二三友人讀書蕭寺昕夕必整衣冠相揖或嘲其迂曰不可以燕居廢禮也同儕雖雅相厚善亦不戲謔曰善戲謔兮不為謔兮非武公不能也其他一言一動無不斤斤繩尺自少至老無少踰越故至今里中月旦皆曰樊道學樊道學云萬曆乙酉按臺貞復董公以孝行扁其門仍給粟帛以風頹俗德清許敬菴先生督關中學延公泉藍田王秦關先生講學正學書院亡何公以疾

卒許先生為七言律吊之曰丈人高行冠鄉閭閉戶長安只著書恬處蕭齋同野衲懶隨塵鞅謝公車希蹤古道貧逾力問學吾門老更虛登爾少徵星殞沒令人灑淚滿襟裾而一時士大夫傳誦其詩咸欷歔歎息以為實錄云公生平不好博奕不親聲妓不言人過失杜門終日惟知讀古故于書無所不闚第不輕于著述興到或構詩歌自詠間吮毫作水墨小畫殊有觧衣盤礡之意惟是素寡交遊故詩畫傳者甚少生于正德己卯正月初一日卒於萬曆丙戌八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八子圃圃相繼襲祖職

馮從吾曰自世之降也士以放縱為真以敬謹為偽以稱惡為直以揚善為黨士風尖裂莫可底止如公卓然自立之死不貳者幾人哉公于余為前輩而樂與余為忘年友余知公最深獨愧貌公不盡雖然世豈乏執鞭願焉者士風其庶幾有瘳乎

楊繼母傳

楊繼母姓龐氏吾會友楊孝廉重熙之繼母也重熙生七歲而失其母蕭九歲而失其父縣尹公翀然重熙得至有今日者龐氏以也故重熙每為余言及繼母龐氏事輒潸然泣屑交頤云龐氏適縣尹公僅僅浹歲以故子女無所出當縣尹公捐舍時龐氏撫棺且泣且誓曰傷哉天乎不亡人不難從夫子地下第有此孤在耳所不撫摩此孤而有異志者有如此棺于是茹荼孤閭幾三十年而以壽終終之後七年為萬曆

甲午重熙舉于鄉以孝廉聞嗚呼龎氏亦可以瞑目矣重熙之言曰熙不肖生而臞甚母保護之眡凡重光有加焉不肖年已壯不自知其非龎母出蓋龎母素未嘗以前子子不肖不肖文安所知以繼母母龎母也故至今鄉黨宗族稱慈繼母者必于龎母首僂指焉言已淚下不能已余聞之為之欷歔太息者累日重于人心世道有感云夫人性皆善匹夫匹婦皆可與知能彼世所稱繼母者豈盡皆蘆花革戕桊世之人但見一繼母不問賢不賢即曰其繼母其繼母云于是為繼母者苟非卓然特然亦未有不因人言而不以繼母兩字自横于中者以此兩字横于中則方寸有物所在成隙雖有生來愛子之真心久之浸假而化漸減而歸于無有矣由是以觀世所稱繼母之不慈也豈盡天性然哉亦習俗之移之耳而其間卓然特然者豈遂乏人士君子閔于大較因噎懲羮槩謂天下無慈繼母吁亦冤矣余觀龎氏事竊怪世之繼母移

于習俗者固多而又怪士君子槩以世之繼母為移于習俗也至使賢者無以自白不賢者遂得而甘心也其為人心世道關係不小于是作揚繼母傳以風之

四先達傳

尚書雍公

公名泰字世隆別號誼菴咸寧人成化己丑進士知吳縣吳濱湖湖漲淪田千頃公作隄民受其利稱雍公隄吳氏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寄殺吾女兩月匿尸湖中石下召訊夫夫曰妾逃兩月跡求無效妾父脅財始知死所公使人視尸死當近日乃訊父曰夫夫寄殺汝女汝安知匿於石下此又豈兩月尸耶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冀得賂耳一拷而服甲辰詔擢為御史吳俗令行皆饋樓船公獨不受民涕泣固饋乃舊至張家灣還之吳人歌曰昨苗留犢雍公反舟既守御史彈射不避權貴褒揚不滲卑遠時咸寧伯王公典院事語親舊曰棘避驄馬御史也

初巡南城四城咸求折訟公曰去有主者民崩
首他官不辨也公為析之于是豪右斂跡聲震
京師巡居庸紫荆兩關軍民讋服嘗笞梨盜後
有首得遺驢者訊之乃前盜官梨者也巡鹽兩
淮且滿巡撫都御史以公力遏權要商民咸悅
復奏留一年初公至淮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
人比及二年俱要完室既去淮南人詠曰客邊
檢橐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卻四千
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云已陞鳳陽知府

未任丁外艱服闋改南陽唐王奏取民田千頃
命下按察勘給公力執不從奏曰民去王誰與
守甲辰陞山西大同兵備副使公至鎮汰侵漁
振頹慢廣墩堡制兵車以禦胡胡自公至不敢
襲邊千戶韋英誣民百人謀逆巡撫將坐實以
聞公不可後百人竟得釋陞山西按察使晉獄
無冤綱紀振肅有父訟其子失養者公垂涕泣
喻子曰爾由襁褓何所食得至今日乃不顧父
母之養私其妻子罪當誅其父復號泣乞原曰

愚民老且死僅有此兒一時感怒不知至此公
始釋之曰慎勿又犯乃卒為孝子尋與太原知
府尹琢以事相揭奏逮公錦衣獄無證佐還湖
廣參政湖民被誣為强盜者七八人歷多官不
解御史下公勘畢得誣狀盡釋之七人皆圖公
像祀于家武昌知府王達貪虐而喜媚權要當
述職自布政按察率與上考公艴然曰忝敢黨
達以負國邪獨注曰上官畏其暴下民被其虐
諸公變色後達卒黜辛亥陞浙江右布政使太

宰屠公家衆獨販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輩盜
竊橫行公先收屠僕抵罪諸寮咸諫公曰此等
為屠公禍屠公豈知禁此當非大助耶既而丁
內艱未闋吏部辟為山東左布政使固辭不起
己未詔起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居宣府二年
諸所奏議咸當時務士民祇畏邊陲宴安士無
室者授兩淮例來訴公復與完娶千人參將李
傑不法部下狀其惡公將參奏李跪堂下乞受
責以圖自新公曰此亦軍法也縛下杖之三軍

股慄已乃諧公于時相時相于李有戚黨言官遂劾公擅打將官罷歸正德丁卯言官潘鐸諸人交薦公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詔起公為左副都御史董操江或問公此出以何為先公曰請先誅劉瑾耳聞者咋舌時瑾正用事卿左遷除厚賂行謝鄉人喻公公曰進退在天若柰我何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又不謝遂勒令致仕仍罰米千石芻千束輸宣府潘鐸諸言官及靈寶許公進鈞陽馬公文升華容劉公大夏十數

人皆以薦公獲罪而許公進嘗語人曰吾遙望閣西見有二高一為華嶽一為雍世隆也年八十卒卒時榻下有聲若雷鳴訃聞

上賜祭葬先是禮部奏稱雍某才明剛斷操行清介至老不渝當時以為確論公善事二親比殁哀悼浮禮同學李介庵先生錦博學履道名通天下選公而友比公五試禮部不第勸公仕公曰易不云乎行而未成君子弗用也李君歎服奉身儉素雖貴賓至肉味止一二品初第時

歸省鄉人遺以束薪固辭或詰之公曰昔伊尹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諸人如何方入仕籍而先貪也巡撫王公會公語曰前辟人不勝厥職後不敢辟人矣公曰寧教人欺公莫教公欺君豈可因此而怠進賢之道王公退語藩臬諸大夫曰雍進士能識大體他日樹立非我輩所及致仕後居韋曲別墅日焚香危坐間出與田翁野叟談稼穡及鬼神事經年不入城市當道諸公求一見不可得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

曰某非幸無為其故屈法所著有司徒奏議五卷正誼菴詩集六卷公無子故遺書多散逸不傳高陵呂涇野先生柟銘其墓鄭端簡公吾學編有傳馮從吾曰孔子于剛者歎其難見蓋歎真剛之難也公與介菴講明理學剛大之氣蓋從直養無害中得者彼剛愎自用而自命曰剛是襄者夫子所謂棖也慾焉得剛者也視公霄壤矣

大參李公

公名崙字世瞻別號靜菴臨潼人聞咸寧李介菴先生講理學遂師事之因僑居咸寧其作止語默一稟於介菴成化己丑進士授山西屯留知縣時大饑公請賑役民鑿河渠民多所全活陞戶部主事歷郎中陞直隸廬州知府清慎自持鋤强抑暴興學築堤百廢俱興歲饑遍歷所屬加意安輯出庫藏銀帛令自易食春初價貴始發倉廩賑濟全活者衆存留所屬起解馬疋令輪流解馬七戶貧之民困始蘇戶口鹽鈔存留稅糧令解價三之二給軍一充府庫軍民兩便巢縣大河水急人每溺死創立浮橋以便往來自用淡薄一書案衣八年始易陞河南左參政未幾丁外艱復補山東參政又以內艱歸服闋貧不能治裝遂不出比卒幾無以為殮西安郡守馬公炳然捐俸命官營塟事夫人郝氏不能遣日撫按兩臺奏 聞命所司月給米養終其身亦殊典云屯留名宦志稱公好學甘貧不事華飾賑蘇殍餓開鑿河渠民賴安養而廬陽

志稱公為人縝密方正廉靜寡欲有古君子風祀廬州名宦何大復撰雍大紀馬谿田纂陝西通志載公行履尤詳今祀臨潼鄉賢祠論曰世之降也士通苞苴克橐槖自為得計即有清修之士或不訖其妻孥人且以迂腐誚之矣曰廉吏安可為也世道至此可勝浩歎如公一介不苟清節凜然當此狂瀾真稱砥柱嗚呼可以風矣

給諫張公

公名原字士元別號玉坡三原人師事王康僖公講理學與馬谿田為友言動一於古人弘治乙卯舉於鄉正德甲戌成進士授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即上書言十二事曰正宇令擇將師理刑獄汰冗食省征歛慎工作恤士卒明賞罰禮大臣開言路崇天道進德學忤 旨降貴州新添驛驛丞至貴州學者聞公名莫不裹糧負笈而從經所指授輒充然有得居夷八年困心衡慮用是造詣益精閱歷益熟夷方士風為之一變嘉靖紀元復召兵科給事中公感知遇益

以諫諍為已任言皆剴切凡論國家大計及進賢退不肖詞嚴色正凛然風生　上亦多嘉納之三年七月以諫大禮被逮杖死　闕下先是公有停司禮監請乞一疏中貴人銜之所以廷杖獨重竟至不起年僅五十一耳時禁方嚴吊客無敢至者獨都給事安磐與公同杖幸不死而為之經紀其後事因哭之以詩曰七載夷方謫三年諫議班家聲續臺史封事動天顏吊客何人至秦川有櫬還不才同逐放後死淚潺湲

康僖公贊其像曰穎敏絕俗名高登第剴切過人職居要地不以一時之失竄炎荒而動心不以一時之得復青瑣而樂意利害滿前何敢趨避諫諍報　上惟知奮勵其身雖死其烈則著百世之下必有指其事而歎之曰斯人也誠哉乎忠義之士

穆廟初奉

世宗遺詔贈公官錄其後贊曰孔子有言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八年處困人易動心一旦賜環竟以諫死所稱求仁得仁者非耶憂國如家視死若飴龍逢氏之儔歟比干氏之儔歟

尚書劉公

公名儲秀字士奇別號西陂咸寧人舉弘治甲子鄉試登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武廟末閹官用事大獄屢起公不避權幸多所平反錄囚蜀中全活尤衆嘉靖癸未以文望分校禮闈所取多名士時同舍郎薛蕙張治道輩與公俱以詩名當時有西翰林之稱甲申出守

鎮江郡中大治戊子擢山西提學副使崇雅黜浮士風丕變庚寅陞河南左參政尋以前提學時文移之誤罷歸丙申薦起湖廣參政未幾遷江西按察使浙江右布政轉湖廣左庚子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時遼鎮屢經虜變邊事大壞公力為振刷辛丑虜酋西寇錦義東犯開原公督率將士戮力破虜斬獲數多二次奏捷

上降璽書褒嘉仍有白金文綺之賜特召入為

戶部右侍郎以公有破虜功且久諳邊事改兵部丙午復改吏部丁未擢戶部尚書總督倉場督理西苑農事時陶仲文方幸
上至以三孤兼禮書益一時有八尚書而公于仲文獨不為禮且題飛符于倉場門有六部七尚書獨愧鵷班之列之句仲文過而銜之尋改公兵部尚書二品例應號辭號中語及復套事時嚴嵩方借復套誅陷夏言因與仲文交構
上前遂奉

旨為民角巾野服優游田里者十有一載卒年七十六公立朝居鄉毫無訾議止以見忤分宜無故削籍生前未得復冠帶而沒後又因無子不能請卹典卒使一代名臣齎志泉下豈不悲哉公所著有西陂集若干卷少師徐文貞公階為之序

蕭沈二先生傳

蕭先生余啓蒙師沈先生余受經師也蕭先生諱九卿字良輔別號後山長安人少為邑諸生累試秋闈不售後棄去說科為童子師余九歲從先生學先生為人嚴整不輕言咲篤於倫理事父曲盡孝養尤善事兄長其兄貨殖建康夏月中暑歿于舟中先生號泣躬迎扶櫬西歸貨資封識宛然悉歸嫂侄涉獵群經尤長於易至綱目性理爛熟胸中至老猶手不釋卷生於弘治己未三月十六日卒於隆慶壬申十月十一日享壽七十有四孫景德景才俱有守沈先生諱豸字司直西安前衛人讀書灃芑之濱學者

稱灃源先生自幼端方正直為郡庠生鍵戶誦讀不妄交游席遇妓輒避之工舉子業每試冠儕輩尤以德行屢見褒於學臺門下執經者甚衆余年十四從先生受毛詩見先生座右大書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二語心竊識之知此可以知先生為人矣坐數奇竟困於棘闈齎志而沒是在萬曆己卯十二月二十九日距生嘉靖乙酉正月十六日壽僅五十有五先生有子士奎為長安邑諸生甘貧

若節有父風馮從吾曰古人云師道立則善人多誠哉是言也今世衰教微師道廢而不講久矣世安得多善人哉二先生生平俱以敬謹自持以嚴毅教人即以余之不肖而不至大有暴棄皆二先生力也撫今思昔可勝感慨因為傳次以識泰山梁木之痛云

祭文

祭王蓮塘太史文

皇明羅儁吾甲稱先曰余關輔科不乏賢高陵武功其最著焉維公嗣起於鑠光前吁嗟呂康位不滿德學士大夫歎息靡極物望屬公大拜在即胡天不吊陽九數逼天不公壽人為公哀余所哀者不在高台維呂之學維康之才公也兼之後進取裁公昨入京余棲光霽公曰小子毋先文藝方今世風流波靡澌維余與汝交相砥礪余謝不敏公曰勉諸聖賢學問不在玄虛躬行實踐竭盡無餘余聆公訓敢不拮据公雖云亡言猶在耳思公不置嗟余無倚斯文之厄吾道之否心之悲矣曷維其已嗚呼天壽理屬渺茫悲人弗永天道靡常輀軒晨發丹旐飛揚橋辭布奠寫我肝腸

祭許封翁文 德清敬菴先生尊人

道翁伯子我師督學關中兮首倡明夫理道嗟余渺渺以猥劣兮叨挺植于鴻造繄我師學有

淵源兮惟庭訓之無違羲執牛耳于中原兮俾斯道之常輝揆元元而本本兮景我翁于有素秖北斗而泰山兮憾識荊以無路聞翁採芹于東該兮紛燁燁其蜚聲棻數奇而屢躓兮竟撤凝乎榮名謝塵世之紛華兮乃潛神于聖學嵒徜徉于茗雲兮信修姱而抱朴彼蒼夙鑒其皇積兮縱濬發而流長爰篤生夫象賢兮翩鳳翥而龍驤曆南北之銓衡兮復剖符于劇郡錄文衡而京兆兮益潛心于學問以田舍為子舍兮

展戲綵于庭除胡我翁之不慭兮遽騎箕于太虛惟有于為不死兮翁雖沒而猶在也我師孺慕以終身兮悲風木而永慨也既逾耄而望耋兮已耆德而令終且露恩于申錫兮肆貤假于蒼穹將瞑目而游九原兮付乾坤于大運惟頌尼山于啓聖兮夫孰不溯源于遺訓矧從吾等夙奉教于我師兮誼同立雪之游揚倏聞哲人之既萎兮我心盡然而悲傷寄哀悰于隻絮兮聽餘不而歌薤露冀靈爽其不昧兮洋洋乎來假而來顧

祭西郭先生文

萬曆二十六年五月廿二日長安馮從吾自孟村訪友歸過興善寺前見一塋內樹有二碑其一將仆余因下車省視之乃故太僕寺丞西郭先生姚公墓也其碑乃故督學虎谷王公題其碑陰王公仍書西涯李公贈詩一律余睹其碑讀其詩低回留之不能去越數日物色其曾孫姚春姚冬輩因命工扶其碑而樹之碑既樹于

是于是年六月初九日偕友人王境劉必達蕭燿焚楮酹酒告于先生之墓曰惟公之沒百有餘年跡公行事一代豪賢頃過萬里低思惘然虎谷題墓錦字如鮮顧瞻豐碑為扶其顛庶幾夙夜永永不遷假令公在須為執鞭尚饗

祭孟雲浦先生文

嗚呼先生秀鍾伊洛神降嶽嵩力承正學大啓群蒙往歲辛卯幸挹高風切劘砥礪受益寔為越歲壬辰余別先生之上谷先生恐余之離索

也遺余曹尤二先生之語錄余受而奉以周旋庶幾不至于顛覆中途請告謝絶徵逐幸有先生教言在儼若坐春風而誦讀故雖閉户三年忘其為獨寤寐宿也比余病痊北上先生業削籍西旋余乃就而訪之閽人辭之甚堅匪先生之過抗實養重之宜然余信宿再訪之始獲與先生把酒而談天由是躑躅風塵稍稍得力者皆賴先生之教為之左右而後先也亡何余亦削籍歸比道先生之里登先生之堂先生已先

期使使逆我伊水之陽余時以訂士諸稿就正于先生若闢荆棘而示之以周行瀕行復錄數語于便面用致丁寧于不忘余于是益感先生之教不翅更訂碩為西銘如宋儒之程張別後未及浹歲聞有採薪之憂余方欲裁書而起居先生已辭世而仙遊嗚呼人生在世真似浮漚訃音一至泣涕橫流嗚呼痛哉始余別先生於函關也見其神王氣充竊意必享期頤之筭詎意握手之日即為永訣之秋也耶嗚呼先生箴

仕計部出納惟平賑饑兩省向隅更生既遷銓部黜陟稱明清通簡要適駭有聲此世所為先生榮者而余不以為先生榮海內學士大夫方推轂先生大用于時乃竟至此天不可知欲先生之官未已也而又欲其年欲先生之年未已也而又欲其嗣此世所為先生悲者而余不以為先生悲蓋余所為先生榮者在遠接二程之傳而近契文成之旨俾伊洛淵源藉以常存而萬古人心有所底止矧有弟有侄又能世其家

學則先生亦庶幾乎不死余所為先生悲者在吾道之運阨而斯文之會否同志者方有興起之意則令悵悵乎其無所倚豈直從吾一人抱鍾期之痛于無已也哉嗚呼關洛相距僅千里餘忝繇奔奠徒切欷歔搦管歌哭痛不盡書先生有靈或其鑒予嗚呼尚饗

學會公祭王經軒文

維萬曆二十六年歲次戊戌八月甲寅朔越二十七日庚辰學會友人馮從吾偕同會某某謹

以牲帛庶儀致祭于明故四川資陽縣知縣經軒王公之靈曰嗚呼關中理學推重橫渠而橫渠之學乃自晩年得之觀勇撤臯比一變至道之贊可知也嗚呼人患不志于道耳苟志于道即蚤悅孫吳晩逃佛老何損焉以今觀于我公非所謂老而志于道者邪公少年登科以風流人物自命雖未嘗從事于學而本根禀賦原自不凡迨宦遊歸杜門謝客者十年人或疑公爲功名不遂而甘自廢棄也及至前歲丙申公約

不佞輩立會講學于寶慶寺後從公講論問得讀公批點陸象山文集陳白沙詩教諸書見其字字句句雌黃精確人人始知公十年杜門蓋耽心于斯匪以功名不遂之故也而向所爲疑公者不惟憬然悟抑且赧然退矣寶慶月凡三會公每會必至每至必早寒暑風雨未嘗少輟諸同志赴會者必先問王先生至否每會公必發一問端使人人有所憤悱雖講解發明時或有所謙讓而聯鬮鼓舞則直任之而不辭三年以來人人踴躍而興起者秋毫皆公力也今不佞輩方幸得公爲依歸而公今遽然長逝矣嗚呼痛哉始公之倡斯會也每會見公神王氣充終日與言不見厭倦人皆以此卜公享耄耋之筭而今以一疾遽至于此嗚呼痛哉公生平瀟灑坦夷不問家人生產業故晩年家益窘甚而公毫不介意惟惓惓于問學當就病時猶勉強赴會二次至七月朔而公病力始不克赴會矣然猶厭家居多冗也靜攝于香城寺香城距寶

慶不數十武諸同志當會期必先過香城候公而後赴會人人以不得公爲歉而公亦自以爲力不能赴會爲歉仍伏枕書數語以代面講比至臨終竟無一語及家事第曰順受其正順受其正云耳嗚呼若公者真所謂甘貧好學死而後已者哉公知學雖晩而自知學之後汲汲皇皇恨不能一蹴而進于聖賢之域而又汲汲皇皇恨不能舉同志之士俱一蹴而進于聖賢之域雖忌者之搖奪百出而公之講自若也至于

病中深以知學之晚自悔而又深以晚而知學自幸嗚呼不悔不幸不幸不悔觀公之悔與幸而公之學可知矣公知學雖晚又何損于公哉勇撤臯比一變至道人皆可以為横渠特人不自信耳嗚呼公往矣其等悵悵乎其無所依矣斯文之痛安所紀極今為公三七之辰公具生芻聊以寫哀公其鑒之乎否邪嗚呼痛哉尚饗

祭韓旻阜郡丞

維萬曆四十六年歲次戊午七月丁亥朔越二

十二日戊申原任河南道監察御史通家治生馮從吾謹以牲醴香楮之儀致祭于明奉政大夫陝西西安府同知旻阜韓老公祖之靈曰嗚呼公真不起邪抑傳者誤邪頃公権税潼關瀕行辭余依依不忍別去居無何而公訃至矣嗚呼公真不起邪抑傳者誤邪公初司李鳳翔也刑敷僑寬清凛楊知政聲藉甚關輔時余杜門謝客雖閭閻未通乃私心時嚮往之而公不以余為不肖先施手翰惓惓問學且於善利舜蹠之辨尤亢亢本本不落言詮而余亦安以一得為復令往返書札尚藏笥中若公眷其以理學為政事者耶余方望公内召蘭臺代狩西土以大展所學而竟以直道不偶量移西安郡丞西安為余郡余庶得朝夕請益心竊自幸而余以多病屏居非公事不至僱室公不以我為簡而禮遇有加焉愧非滅明辱知子游可不謂千載一時哉公職司撫民諸凡善政為秦人士造福無量而公又以廉介見知于填撫中丞特檄権關人人方期公旦夕有特擢而公不

待矣嗚呼痛哉公年不滿德位不配望人皆為公哀而公之尊人致位金紫公之兩弟聯翩鄉書而公之象賢又少年與偕計父子祖孫兄弟齊名競爽不翅三蘇且兩地甘棠並稱蔽芾公于人間世亦庶幾無遺恨者惟是秦人士失所天而海内失一正人君子不能不為梓里痛為世道痛耳抑余之痛更有進于此者方今遼事孔棘中外震驚以公之才望使得借觀察治兵

于遠則出奇制勝一奴酋有不足平者而公今已矣寧不益重余杞人之憂哉且近世非學者多信學者少如公以鄰邦大夫執弟子于深山野人其冲襟遠韻今可數數見乎西蜀理學自南軒鶴山東窓後代不乏人余方幸公羽翼斯道自南軒而上接孔孟之傳而今若此此夫子所以有喪予之悲也嗚呼余之痛公豈徒僅僅如世俗生死存亡之感也歟哉嗚呼錦江涸波玉壘摧峰萎矣哲人渺矣高蹤爰筆寫哀痛盡填胸桐鄉尸祝如覩音容嗚呼痛哉尚饗

祭伯兄文

維天啟元年歲次辛酉三月癸卯朔越二十一日癸亥太僕寺少卿期服弟從吾率男嘉年孫湛若等謹以剛鬛柔毛清酌庶品之儀致祭于恩詔冠帶貢士伯兄斗翁先生之靈曰嗚呼痛哉兄胡遽背棄弟而逝耶先是吾父之棄養也兄才十八歲弟才九歲未及五年而吾母亦棄養彼時弟嬰危病生死未卜安敢望其成立而兄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故弟之得有今日者皆兄之以也弟即有胸無心寧不知感頃弟伏庭叨賜環之命而兄亦欲就選銓曹方欲偕兄北上而不意兄一疾至此嗚呼痛哉兄壽踰古稀有子有孫又能世其家學則兄亦可以無憾惟是從吾以六七十年相與之兄弟而一旦有生死之別鶺鴒增痛手足傷懷有不能為情之甚耳嗚呼痛哉居諸易駛倏忽三七聊具薄奠少盡哀思惟兄鑒之嗚呼痛哉尚饗

關中四先生詠

涇野呂先生

涇野呂夫子矯矯崇正學挾冊遊成均馬崔同切琢(馬谿田崔後渠)射策冠時髦聲華何卓犖慷慨批龍鱗封章凌五嶽講學重躬行乾坤在其握吁嗟橫渠後關中稱先覺

谿田馬先生

卓彼馬光祿聲望高山斗彌冠崇理學平川稱

畏友立朝無多日強半在畎畝富貴與功名視之如敝屣垂老學逾虔一步不肯苟吁嗟如先生百代名難朽

苑洛韓先生

偉矣韓司馬造物鍾奇異讀書探理窟著作人難企生平精樂律書成雙鶴至立朝著偉節居鄉譚道義緊有五泉子孝弟稱昆季嗟余生也晚景行竊自愧

斛山楊先生

挺挺楊侍御直節高今古人知直節難不知問學苦獄中究理學周錢日揮麈(周訥溪錢緒山)歲寒節彌堅不妬亦不吐之死誓靡他淵源接鄒魯嗟彼虛憍人敢與先生伍(訥溪緒山時俱以事下獄)

觀書吟

立言先立意意定始修辭欲得辭中意當看未立時

善利圖

聖狂分足處善念是吾真若要中間立終為聽

路人

自省吟

日用平常自有天知何此外覓空玄請看魚躍鳶飛趣多少真機在眼前

千聖相傳只是仁滿腔惻隱始為真納交要譽中何用收斂精神做主人

讀書

切己工夫只恨少會心言語豈須多而今識得斲輪意甘苦疾徐柰若何

輕言能悟即非悟漫道無疑便是疑終夜吾伊渾不寐清風明月坐來時

丙申春日與同志論學因及莫春章有感為賦十二絶

春風沂水雨初晴童冠新成洙泗盟兩兩三三閑玩適歸來歌詠不勝情

鼓瑟吾門樂有餘強兵富國竟何如縱然堯舜勲華業一點浮雲過太虚

幾日清閑幾日忙春風沂水任相羊莫教童冠

空歸去贏得當年點也狂

行藏用舍幾人同曾點原非鄙事功一自詠歌歸去後乾坤何處不春風

信步騎來自坦夷何須沂水始相宜風流不得前賢賞晉室清談又足悲

富貴功名自有時人生何苦日攢眉不如曾點風雩樂省得經營也是奇

服成麗景莫春天童冠風雩亦洒然此日詠歌無足異簞瓢不改始為賢

簞瓢不改亦非賢人不堪憂徒自憐俗學不知吾性樂丟過自己覔顔淵

吾儒真樂自天然何必求仙又學禪沂水風雩多少趣孔顔様子此中傳

憶昔宣尼發憤年曲肱䟽水樂悠然狂夫但得些兒意解脫人生名利緣

人生有樂豈無憂憂樂從來為忮求不忮不求隨處樂春風沂水自優游

鳶飛魚躍在天淵夫子安能不喟然若使中間

稍有物任他行樂亦為偏

勉學

寂寂聖學幾多時春色今看上柳枝世路險夷渾是夢人情反覆總成癡睎賢睎聖千年事不欲不為一念知莫把歲華容易過關閩濂洛是吾師

讀易復卦

一陽來復見天心此際真為不易尋若向靜中參得透那知往古與來今

天心方動見微陽一念獨知夜未央悟到庖羲未畫處天根月窟任徜徉

答友人問坐馳

方寸茫茫易外馳外馳不識歉何之能于之處常防檢便是主翁任室時

方寸茫茫易外馳外馳知得是誰知能知即是能收處一榻清風獨坐時

讀割烹章

人生取與要分明少不分明百事傾一介莫言些小事古今因此重阿衡

古今因此重阿衡一介原來道匪輕不是聖賢局面小格天大業此中成

野叟耕莘避世情直將堯舜樂生平倏非一介嚴辭受千載誰為辨割烹

千載誰為辨割烹當年心事鬼神驚吾儕有志希賢聖肯把塵埃誤此生

余自戊戌卧病閉關九年至丙午冬始勉赴學會感而賦此

衡門之下可棲遲泌水洋洋足樂饑旨矣詩人非漫我病夫今日益相宜

藥物頻為供塵情總不知閉關垂十載如在羲皇時

偶書

揭來學問尚繁文千古真傳豈易聞試問此心空洞否池蓮窗草正芳芬

揭來學問尚玄虛千古真傳妄掃除試問此身實踐否天心月到水成渠

戊申莫春偕王惟大郡丞宜化汝剌史劉孟直郡丞楊工載進士周淑遠大參張去浮學博宜叔尚文學講學太華山中同志至三百餘衆

微會來蓮嶽良朋喜共遊閒雲時去住野鳥自夷猶兩谿千巖翠春深萬木稠山靈真有待吾道重千秋

青柯亭榭倚山隈喜見儒冠濟濟來心性源頭原有辨覲閒趣處豈容猜三峯直欲凌霄漢九

由常看浸草萊此會莫言閑眺玩百年道運自
令開

讀數仞章示門人

數仞宮墻門自開百官宗廟亦雄哉秖因接引
無同志遂令及門空自回

遂令及門空自回宮墻外望亦堪哀從今覺悟
求師友携手同登天上來

數仞宮墻門自開人人皆可任徘徊秖因自己
甘封閉遂令堦前長綠苔

遂令堦前長綠苔一朝剪却即蓬萊升堂入室
誰無分努力前途莫浪猜

讀陋巷章自勖

命定難逃陋巷貧機關徒惹鬼神嗔不如打疊
心源净做箇羲皇以上人

命定難逃陋巷貧奔忙徒惹世人嗔不如閉戶
焚香坐做箇乾坤無事人

中和吟六言十絕

此心常是中和猶恐客氣易肆若把此心放開
客氣何所不至

平居此心敬事猶恐視事無傷若把無傷視事
可憐其禍將長

道理平常看透猶恐一時差訛若以道理為迂
將來決裂必多

學問終日相講猶恐行時茫然若是只行不講
行錯誰肯相憐

未發之中得力猶恐已發不和若于未發不慎
發不中節奈何

禪學空談性命面壁求之渺茫不知性命實理
只在日用平常

吾儒自有精微未發之中便是離中求之渺茫
又與佛氏何異

控制六馬猶易駕馭一念為難喜怒哀樂中節
才得身世平寬

不覩不聞非無千古聖學真傳靜中看此氣象
位育就在目前

氣象非落幻景觸目盡是天機必須戒慎恐懼

才得魚躍鳶飛

夏日郊居有以腴田求售者余辭去賦此志喜

生平甘寂寞那得買山錢幸有先人業耕耘度歲年

耕田守祖業講學繼儒先此外無餘事逍遥到百年

寄懷鄒南臯先生

憶昔嬰鱗出帝畿志完聲價古今稀千年絶學

君能繼一點真心我不違花李有情開絳帳乾坤無事掩柴扉何時負笈來相訪五老峰頭爛醉歸

與同志講學太華書院

太華峰頭好振衣雨晴百卉競芳菲孔顔博約傳心訣堯舜危微洩性機玄鶴遠從天外至白雲時傍洞中飛功夫須到真源處才得吟風弄月歸

馮少墟集卷十八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奏疏

草莽臣曰余讀馮柱史仲好氏四疏草蓋重慨竊有祝云人有恒言主聖臣直聖有容容祝用直尚切切祝俞此臣主相成聖直交感之會盖千載一時自古難之柱史蚤抱奇瑰蔚出西土起家己丑進士儲秀館陶簡登臺憲諫固其職也就列未幾而

移疾在告還

朝未幾而忽

賜罷免計先後恪共乃職不三二稔輙毅然聯疏飛霜其糾胡斥江力奮神羊一觸已稱骨鯁若壬辰春正一疏直氣凌霄讜言犯

闕俛鰓霆威幸轉春煦聞者為之吐舌咸頌

聖之容

聖之容也丙申之罷或尚權輿於此賦歸以來瀟然四壁脫屣九塵初猶聚徒古寺牛耳

道源既益昇跡閉閤足不履寢闕於是過
轍者必式門閭視風者覩表宅里縉紳側
井滞中外望巖起兩臺使車游舉遺佚嗟
嗟不拜貺璟馬望前席碩人考槃誰何補
闕在易否泰剝復理若循環但願
聖主元默功至銳意維新隱特難而求舊人
召賈傅於宣室起唐介於裔土茲草莽病臣
所為慨而日仰天竊祝焉者或者乃謂信
而後諫訓在語中柱史跡未煖而驟危言

無亦左斯道乎余謂此非所以論臣職也
信而後諫若所謂勿欺而犯者秖畫以數
月不言見譏予與氏奚必信近聞熟戚上
卿相與連篇累牘規切時政不啻維百寧
無一信率亦群然屏息伏聽
詔書之彰信而未獲報如之何為柱史祝尚自
慎理藥物恭候
恩綸之日下魚水交成儻容斯所而切得俞方
來有待慎勿遂遺斯世也

萬曆癸卯仲冬陽復日江關儕客周宇子
大甫謹序

奏疏

論劾險佞科臣疏 萬曆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題為險佞科臣惑亂
主聽懇乞
聖明速賜罷斥以杜釁端事昨者臣接邸報見
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條論兩京中卷一
二可疑及吏部推陞一事臣不勝駭異夫

汝寧見任諫垣言事自其職掌而臣顧駭
異者何也謂汝寧之言投間抵隙假公濟
私非真為
皇上發姦摘伏也臣意
皇上必能洞燭姦膽以折亂萌乃反聽若轉圜
臣又不勝駭異豈
皇上不知汝寧之罪狀而誤聽其言耶臣不暇
辯其言請先誅其心且汝寧之為給事已
數年於此矣自有條論饒伸之疏而諂諛

已不容於衆口繼有輔臣相戕之奏而叅
邪益大佗乎公評別號織名至不可道自
古小人未有狠狽若此者舉
朝臣鄭咸謂汝寧縱不肖將復何顏立於掖
垣聞耶顧註籍未幾旋稱病愈人人相顧
咤為異常而臣獨私語人曰此不足為異
也鄙夫患失何所不至他日舉動更有異
於此者臣言未幾而二疏相繼上矣此二
疏也立言在此而意在彼臣試為

皇上分明之昔者部臣饒伸發科場之弊而汝
寧劾之人人未有不為伸稱屈者
皇上亦駁伸無它准其起用矣故汝寧亦洗瘢
索垢發科場之弊若借此以掩其非也而
不知妄逞胸臆以皴汚大典適益重其叅
伸之罪耳至於叅論王教又揣摩
上意為之不知近日
皇上不遽起王遴不遽遷孟一脉蔡時鼎者意
欲需其熱以大用之耳汝寧敢於以私心

窺
皇上遂乘機舉銓臣推陞一事言之以滋
皇上之惑不然何
皇上罰俸科臣之旨甫下而汝寧之疏遂上也
急於獻諛而巧于逢君汝寧之罪不容於
誅矣夫汝寧特一小人耳堂堂
天朝濟濟臣鄰何難於容此一人而臣嘵嘵
者非論一汝寧也蓋謂汝寧以一小人之
言中於

皇上故言科場則
皇上聽之言銓臣則
皇上又聽之或下部覆或
命回話使
君臣上下反覆疑二是今日廟堂之上已不勝
其多事之擾矣儻汝寧恃
皇上之優容而再肆傾危之巧計則議論愈多
是非愈混其弊不至於小人攘臂君子裹
足不止者猶幸今日無李春開耳使有之

則必以保吳時來者保汝寧借此以結
皇上之歡天下國家之事臣不知其所稅駕矣
皇上何惜汝寧一人而不為國家杜釁端也且
皇上昔年斥逐姦邪曾不踰時公論大為稱快
何獨於汝寧過為寬貸湯顯祖論之而不
報樊玉衡論之而不報蔡獻臣周應鼇彭
好古論之而又不報人人以汝寧為非而
皇上若以為是人人以汝寧為可斥而
皇上若以為可留此臣之所未解也即如前月

汝寧因王衡彈劾辯疏自陳乃
皇上於彈者留辯者下且徑批以照舊供職夫
照舊供職之旨自正卿以下不敢望而一
旦加於七品之汝寧不知汝寧何德何功
而
皇上優容若此且唯其言而聽之如此此又臣
之所未解也汝寧去就原不足為重輕但
以一小人而能以其言惑亂
主聽此誠匪細故者臣是以嘵嘵言之且不欲
以汝寧之故傷
皇上知人之明也臣願
皇上大奮乾剛速賜罷斥則天下萬世頌
皇上之神聖於無疆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請修朝政疏 萬曆二十年正月十三日

題為中外多事
朝政當修懇乞
聖明勵精以圖萬世治安事臣不佞猥以書生
叨入仕籍三年於此矣竊見

皇上
郊廟不親
朝講不御章奏多留中不發臣不勝杞人之
憂然而未敢有請者謂在廷諸臣明諍顯
諫連篇累牘庶幾我萬有一之感悟
上心也又豈用臣言為我第諸臣言之諄諄而
皇上聽之藐藐屢請饗祀矣而
皇上之遣官恭代者如故屢請朝講矣而
皇上之靜攝深宮者如故屢發章奏矣而

皇上之留中不發者如故豈在
廷諸臣無一言之有當於
皇上耶抑
皇上始勤而終怠即諸臣言之亦不恤耶臣竊
意
皇上之心不過以為昔年勵精天下不見其益
近年靜攝天下不見其損何苦舍逸而就
勞不知人君之舉動與士庶不同士庶乆
不理家則家事廢其為患也小而易拯人

君乆不理天下則天下之事廢其為患也
大而難圖
皇上試觀丁亥戊子以前四夷效順海不揚波
天下何等景象也是勵精之效既如彼己
丑庚寅以後南倭報警北虜叛盟天變人
妖疊出遝至天下又何等景象也是靜攝
之患又如此中外多事人心憂虞失今不
圖長此安窮豈必
朝講一日不舉使有一日之禍章奏一日不
發使有一日之禍然後為可憂哉且今日
皇上自視為何如主也
皇上欲成其神聖之名而使天下不見其太平
之象則名實不符人誰信之況今當朝覲
之期萬國冠裳畢集闕下咸欲一覩其
清光而竟不可得則必相顧而疑相疑而議不
曰
皇上困於麯糵之御而歡飲長夜必曰
皇上倦於窈窕之娛而晏眠終日不然何朝政
廢弛至此極也雖

皇上近頗
勑諭謂
聖體違和或可以再借靜攝之名以少掩其晏
安之非而不知
皇上靜攝已非一日如以為真疾耶則當戒酒
戒怒以圖尊生之計如一時倦於早起托
之乎疾耶則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天下人
心豈可欺乎況

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酒酣之後
左右近侍一言稍違即斃杖下如是則既
非静攝又廢朝政縱
諭旨森嚴恐亦不足以服天下而信後世也臣
見前識
皇上禁止章奏非奉
聖旨不許傳布臣意
皇上不過以為臣下章奏多有不識忌諱者恐
一傳布則天下傳誦其章奏必議及於

皇上之舉動故姑留中以泯其跡耳不知今日
諸臣來朝而
皇上猶然静攝其紛紛議論視章奏所傳更孰
多寡乎一人之舉動四海之觀望隨之豈
在章奏之傳不傳也欲以泯其跡而反以
彰其過豈
皇上未思及於此耶臣願
皇上勿以天變為不足畏勿以人言為不足恤
勿以日前之晏安為可恃勿以將來之危

亂為可忽必乘此大班糾劾之日亟出視
朝以荅四海臣工之望無惜此頃刻省覽
之勞發臣章奏以昭
一人納諫之明仍望
節飲以養性情戒怒以馭左右至於以後諸臣
章奏無論奉
旨與否准其照舊傳布則
聖德以光
聖度以宏天下太平之治可計日而奏矣世道

幸甚臣愚幸甚
秘錄
萬曆壬辰實維覲期時從吾濫竽西臺已六
閱月先是疏劾都給事中胡汝寧
主上幸見納竊以為
聖明在上正臣子披肝露膽之旹于是此疏于
正月十三日上席藁待罪者旬日而未報
追廿九日聞
上遣校尉百人候于廷將杖言者而朝論洶洶

不知爲誰蓋數日前曾杖給事中孟君養
浩故言者聞此咸用愕然比日旹忽有
旨傳免矣當辰巳旹聞
上命一内臣送一疏至閣大學士趙公志皐見
而異之會是日爲
仁聖皇太后誕辰于是具揭上請謂
聖母聖節不宜有此舉揭入而傳免之旨遂下
中外人始知爲杖余之舉而余不知也次
日以註宣大差入院見掌院左都御史李

公世達將入門晤掌河南道御史陳君登
雲陳見余執余手呼曰好造化好造化昨
日之事蓋爲君也君知之否余曰不知比
入見李公李公一見亦曰君知昨日事乎
昨日之事蓋爲君也幸有趙相公揭耳言
已而別余喟然嘆曰
主上聖明一至此乎因
聖母誕辰而宥狂言至孝也納閣臣手揭而不
少逆至明也宥臣一人而諸臣競勸至仁

也一舉而三善備即古堯舜何以加焉嗚
呼際
聖明之主而不効竭身之誼甘于緘默苟容以
自爲身家計殆非人哉殆非人哉因秘録
而藏存之

請告疏萬曆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

奏爲中途患病危篤不能赴任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以便調理事臣陝西西安府長
安縣人由萬曆十七年進士選翰林院庶

吉士尋授今職于本年二月内奉
命差往宣大巡按竊念臣猥以草茅誤叨任使
正欲竭愚畢智捐頂踵以報
國恩奈夙病劇發萬分危篤有不能一日支
持者輒敢哀鳴于
君父之前臣賦命蹇拙素患痞病每年春夏必
發輕則經旬重則累月非謝絕勞役不能
遽愈數年以來百計調攝而病根尚在不
意今春自二月即發飲食漸减形體漸羸

心竊慮之方欲請告調理以圖報效于異
日而會有宣大之
命臣以為馳驅彊場惟今日事即有病焉可勉
強而行也顧始則雖病而愈加勉強繼因
勉強而愈增之病至于
陛辭後行至涿州而臣之身幾不為臣有矣然
猶冀其沿途調理稍得痊可依期受代而
病根既深轉覺沉重胸膈脹滿噯氣嘔逆
比至保定即伏牀褥不能動履先後召醫

尚時廉李茂華王繼業等診視調治但藥
餌愈攻元氣愈損脾胃愈虛痞氣愈增至
于今已三夜目不交睫三日口不入一粒
矣形神俱脫危在旦夕使不以此時披情
引退而猶貪戀于功名之場則溘然徒委
補報未由是忍于負
主而甘于誤國也臣罪不細臣即死不瞑目矣
除將前情遵例備文彼處撫按具奏外伏
望

皇上俯賜矜憫
勑下吏部題覆容臣回籍調理儻萬一不至顛
隮則他日有生之年皆感恩圖報之日矣
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公移

申飭放關行蒲臺縣

爲申飭放關引鹽以絶弊源事照得山東各商引鹽自海下場所起運必由蒲臺過關方得運往它處斯咽喉鎖扼之地雖有神奸豈能飛越詢之先年放關俱委佐貳等官每每接受奸商常例通不稽查以致匿引不送切角將鹽徑發阿城張秋等處私自販賣欺隱餘沒課銀並不運至洛口卸園候掣運司懼悞掣期只得捏報

虛數一掣常補數年一引常補數倍奸商日肆積引日壅國課日虧鹽法日壞誠可痛恨已經前院徐　洞徹弊端特委該縣清查放關革除積蠹所行極其詳悉深得拔本塞源之道本院奉　命接差以來訪得該縣綀達精明實心爲國清查克殫辛勤放關不避嫌怨殊沾沾爲鹽政委托得人嘗第恐該縣以爲新舊交接事體更易倘或勤始怠終其如奸弊復熾何擬合再行申飭爲此牌仰本官查照先今牌內事理每日下午親詣河下一一查驗登記至于本院原發該所過鹽簿內不許開隔遲滯如有違例大包并夾帶私鹽者除徑追引目解院大包私鹽入官外仍將奸商舡戶照例重究招解以憑發遣施行毋得姑息亦不許轉委佐貳等官仍開獎賞如果鹽法肅清積弊盡釐本院定以賢能優敘本官務要着實留心以副委托俱毋違錯未便

禁革吏承夙弊行五道及二運司

爲出巡事照得本院不日巡歷按屬地方已經通行去後訪得本院吏書承差及跟隨人役每遇巡歷地方千方百計苛求需索稍有查駁隨即揚言搜剔由己甚至有私帶家人充覔船夫沿河詐騙者至于承差隨行每向所司叩頭希賞且捏報考語詐稱訪事又將日給支應盡行折乾勒令縣驛重復備辦諸如此類未易枚舉良可痛恨擬合禁革爲此牌發該道仰司呈堂照牌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各衙門官吏人等如遇本院按

臨一切常例盡行禁革如有仍蹈前轍者所在
官司即便據實密揭報院以憑究遣本官定以
風力優處如視爲常套漫不遵行本院別有所
聞定行連坐干礙職官一體叅究各具遵行過
緣由報查俱毋違錯未便

稽察承差行真定縣

爲稽察承差奸獘事往本院家居時見各院承
差奉法者固多壞法者亦不少所恨各院苦于
不知耳未有明知而明縱之者也本院自受代

以來雖然刻意禁約但恐差人不等該縣驛或
隱忍不言甚非本院革獘初意爲此仰縣官吏
照牌事理即查原差去承差李文福在撫按兩院
會稿公務果于其日其時到其日其時行回轉
行該驛備細查的從實回報本役如有別項需
索情獘該縣仍密揭報院方見以心相信且藉
此覘該縣風力也毋得遲違未便

嚴催掣鹽行山東運司

爲嚴催掣鹽事照得二十三年春秋二關掣鹽
案查止有河南鹽二萬八千餘引其本年該銷
掣十五十六十七等年積引十二萬至今一年
將終尚無引鹽報掣該司已違　欽例咎將誰
諉揆厥所由實係奸商覬覦夙獘故意躭延不
肯報掣似此巧計三尺謂何據法本當叅提重
究但積獘已非一日姑記再行嚴催爲此仰司
呈堂照牌事理速將今歲春關限月內呈掣聽
候本院按臨親驗其秋關限十二月中呈掣如
再故違遲悮該司先將爲首奸商鎖拏二三名

同違玩吏書解院以憑重究發遣決不輕貸

剔除奸蠹行蒲臺縣

爲剔除奸蠹以肅鹽政事據邊商王承賜等連
名揭稟內稱奸商因見蒲臺關防嚴緊計出百
端突于蒲臺縣西相離四十餘里開河鎮相連
濱州交界附近私鹽處所私立鹽園結交鹽徒
驢馱車載堆垛園內春築大包上船將殘引影
射指作官鹽瞞天之獘實爲鹽政大蠹叩法嚴
行禁發等情到院看得山東鹽法向被棍商滑

蘘為奸壞之已極卽今虧損 國課壅滯積引已經嚴行本官于蒲臺要口立法清查關防嚴密以為弊不能作矣何又有越關于開河鎮等處私立鹽園等弊似此奸計神人莫測合行嚴拏以肅鹽政為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卽便帶領兵快密切星夜親詣開河鎮等處地方將越關私鹽逐一封盤私立鹽園登時拆毀仍拏作弊奸商與興販鹽徒車驢到官一併究招報院詳奪施行本官務在神速出其不意毋得泄漏以致各奸闖風脫網不便

破積弊開自新以正鹽法行山東范運同

為破積弊開自新以正鹽法事照得山東內商向來沿襲為奸鹽法大壞節經申飭嚴平各商尚爾怙終觀望所賴以共濟分理者惟在該司本院素知本官才望迎刃有餘蒞任方新奮然振刷所喜鹽政得人庶幾積弊可釐所有本院曉諭各商告示合行給發為此仰本官照牌事理務期同心共濟肅清鹽法仍將發去告示稿大書告示張掛蒲臺洛口各鹽園場所及該司門首曉諭俾各商咸知省悟務使盡掃乜年故習聿新今日良模毋蹈前愆噬臍莫及仍具不致風雨損壞結狀呈報查考毋得遲違

發山東運司告示稿

為破積弊開自新以正鹽法事照得山東鹽法決裂已非一日其病根全在各商之虛掣補闕而虛掣補闕其病根多在各商之家人夥計此輩或指稱多帶用以迎合主心或借口打點反

以乾沒主利卽所稱大包夾帶徒以充此輩之私橐卽有一二不然亦以愽舖牙之會制為利幾何為害無窮加減乘除徒滋妄費內商之引鹽日滯邊商之引目日壅擬厥本原皆此輩為之倡率阻撓也似此不破之弊本院三尺謂何除不時密訪嚴拏以憑究遣外為此特示各商務要各保身家痛革前弊果有此等夥計卽時分夥此等家人卽時逐去本院必不追咎既往以阻將來自新如怙終不悛徘徊觀望故意延

遲覩踵敝轍本院廉知其人定將本商盡法重
處決不輕貸各商宜細思之無貽後悔

尊崇名賢行茌平縣

爲尊崇名賢以敦教化事照得本院覩風玆土
查有該縣已故鄉官原任尚寶司少卿孟諱秋
生平高節清風允足廉頑立懦本院素所景仰
今雖已逝合行表揚所有祠宇祭田等項相應
查報爲此仰縣官吏照牌事理即查本官曾經
山東前按院鍾 建立祠宇見在何處地方置

有祭田若干畝仍抄錄祠內碑記及本官文集
墓誌併查見有幾子曾否入學作速具由報院
以憑施行毋得遲違未便

優禮名賢行泰安州

爲優禮名賢以風世教事查有已故教官李諱
汝桂蔚跡紛華潛心性命本院景仰有日方欲
式廬聞已物故深爲世教民風痛悼爲此仰州
官吏照票事理即動該州堪動官銀置匾一面
上書理學名儒四字前列本院銜名後書本官
銜名再動銀十兩封折賻儀鼓樂齎送伊子收
領懸掛用昭本院優崇之意仍將動過銀數幷
取田帖具由繳查毋違

清理鹽法行山東運司

爲清理鹽法事照得二十三年春秋二關掣鹽
迄今一年將終尚無引鹽呈掣多係無籍棍商
堅圖虛掣故意煽衆阻撓合行設法查理爲此
仰司呈堂照牌事理即查二十三年春關應掣
商人某人某人春關除河南鹽二萬八千有零

呈掣外其應掣積引邊鹽六萬零某人曾運到
洛口鹽園鹽若干某人已運未到園鹽若干某
人通未領運若干同秋關應掣商人姓名逐一
清查眞的備細造冊限二十八日送院查考如
已曾運鹽到園者爲奉法良商本院即行司紀
錄優奬如往運而未到者次之若逗遛觀望不
運者即係無籍奸商定行重處俱毋違錯未便

又

爲清理鹽法事據該司呈送已未運鹽商人文

冊到院查得已運鹽到園商人申良棟等二十七名均係守法良商深可嘉尚内申良棟杜雲鵬王克讓三名各運到引鹽過千包爲奉法其張納訓費光輝李邦化李篤志張修業等五名俱觀望全未領運即係把持煽衆棍徒俱應分別懲勸爲此仰司呈堂照牌事理先將申良棟等三名動支院銀備辦花紅自運司當堂鼓樂迎出以示優奬其餘二十四名即行登簿紀錄待鹽全完之日酌量查行仍將棍商張納訓等五名嚴拏各正身即時解院以憑重究施行毋得遲違未便

尊高年以重名教行齊東縣

爲尊高年以重名教事查得該縣致仕教官王曉年高有德甘守清貧合行資助爲此牌仰該縣官吏照牌事理即動堪動官銀三兩具侍生帖差人齎送本官以示優禮之意仍將動過銀數取回帖繳查毋違

批山東運司問過路上陳偉器詳

該司積引甚多欠課年餘正坐内商大包夾帶之病五運司未必如此本院惟知有長蘆惟知有該司安得以五運司爲解也至于州縣私販阻滯官鹽本院自有按季比較法紀森然與運司積引欠課何相干涉私販阻滯誠有此説今止聞該司有積引未聞各州縣有積鹽又安得借各州縣爲解也至于圖賊棲買包屬支吾果爾則該司不必設本院亦不必差矣三尺具在誰其干之至于新舊相兼果如所議則新者行而舊者終無疏通之日此斷斷乎不可行者總之爲引何分新舊總之欲其順序疏通又何分彼此耶設今不嚴行振刷則不惟已往之舊引愈舊且恐將來之新引亦舊矣不惟十二萬之邊引終無復舊之日且恐今日九萬之邊引亦壅閼而置之無用之地矣不惟今日之國課拖欠一年且恐將來之拖欠又不止于今日矣范運同謂先年姑息之流弊誠可爲今日之斷案也大抵利之所在人必趨之大包不已勢必横

行夾帶夾帶不已勢必回頭影射愈寬愈肆長此安窮究其本原皆此虛掣補闕爲之作俑耳至于商人運鹽不前不曰灘無積水鹽花不生則曰河水淺涸舟楫難行不曰數商一船借環輪載則曰舊鹽未賣新鹽難通此或間亦有之未必時時如此總之借口數欵以圖虛掣不然何秤掣之委官朝起馬而各商之運鹽夕踵至也任意補闕豈不甚便誰肯甘心速運以就秤掣乎人情大抵如此顧當事者寬嚴何如耳該

司愼勿輕聽前言墮彼奸計可也大包之禁掣鹽規制仰司即便刋刻榜文樹立各場兩關榜示洛口一一務查遵部文及本院節次憲牌行毋得展轉以覬虛掣以致各商觀望上誤　國課下悞各商也據招嚇詐搶奪既屬虛情路上等本當枷號重究姑念無知依擬贖發爲首路上仍加責若干板陳偉器加責若干板取庫收繳

表隱德以勵世風行分守濟南道

爲表隱德以勵世風事照得本院巡歷地方訪得平原縣隱士石獻年八十餘歲謝跡塵囂潛心性命行誼乂乎月旦著作頗闡乎道眞誠盛世之逸民而理學之高士也合行優禮爲此牌發該道照牌事理即便轉行平原縣動支堪動官銀置扁一面大書理學高隱四字前列本院銜名後書爲隱士石獻立再動銀三兩折羊酒差人鼓樂齎送本氏宅上懸掛仍將動過銀數行過日期繳查毋違

馮少墟集卷十九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馮氏族譜

馮氏故無譜譜之作自侍御少墟公始也侍御方為諸生即從德清許敬菴先生講明義理之學其指要在敦實踐而詘空譚已連成進士由中秘出為御史尋以直道忤時免歸益與同志倡學關中所著述板行多種譜其一也夫自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歷世滋蔓子孫至不知祖

宗名行與身所自出族屬不相識有如路人賢者傷之譜所以原世系序昭穆使民相親長而敦本不忘蓋保姓鳩族扶義翼教之善物也堯舜之道不越孝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聖賢學脈端在于此侍御生平以之自修自証內聖外王涵養深矣族譜之作所謂是亦為政者也苟有用我即執此以往寧有二道乎我侍御往在中秘省試原心記大為王文端公所賞識欲留之遂以冠諸卷他相乃抑置第二即第二矣例亦當留而竟不留侍御處之裕如也居恒雅以道自任動容周旋悉中規矩終日與譚絕不見一言有所依阿但侃侃直之節已知世必不能容豈待為御史發奸指佞始為忌者所甘心我侍御身退而名益重實學實行里人化之天下信之年來起用之章屢上不報朝野無不惜之乃侍御則但知尊尊問學若將終身焉嗟乎嗟乎

國家有真儒如是而不使及時行其所學為海

內一道同風用佐

聖明雍熙之治而僅僅施家政於族譜可概也夫

舊治年弟寧陵喬胤頓首撰

蓋余讀馮氏族譜而不覺憮然也夫人產是土猶曰是吾桑梓之鄉即欲他徙且顧瞻徘徊而弗忍去況其本支百世為身所自出者耶若之何其身所自出也者而途之人視之於是有宗法宗法者合渙而統于一沿流而溯之源是敦

睦之軌也於是有譜牒譜牒者緣倫敘位緣位著名支衍之而圖列之是紀秉之遺也故譜牒本以維宗法於不廢而譜牒之濫也宗法之廢益甚以至于不可復則其說始于司馬子長而應郡王僧孺柳冲路淳韋述柳燦張九齡諸人繼之大都抑新門而襲舊望耻寒畯而附通顯急夸耀而緩推崇甚至綜核姓氏以門第官人題名慈恩皆以望族而遥遥華胄識者掩口亦足羞矣嘗試觀孩提之童其父母鶉衣藿食至

貧賤也有朱門貴戚欲撫而育之則怫然不願而寧甘其鶉衣藿食者此至情也乃學士大夫而反孩提之弗若豈不異哉幸有宋諸儒講明宗法而廬陵眉山二氏著為宗譜庶幾古之遺意焉今馮氏譜實取法廬陵世經人緯類史氏年表或以諱或以名間述一二行實粤自始祖逮于今茲而旁及外家一洗魏唐牽合之陋而往往于尺幅隻字間敦本闡幽義指具備又類穀梁氏春秋嗟乎是可以風矣余族故業農而

吳中陸氏為著姓人亦有以梁公告身與進者意頗鄙之而馮侍御茲譜適符合也遂不辭不文而為弁諸首

萬曆丁未九月朔旦年家後學崑山陸夢履謹拜手撰

馮從吾曰夫國有史夫家有譜古人家譜之作豈直親親一念生也後世所為文具失作者意矣吾族故無譜先君嘗有志而殁余欲成先志而未敢自專迺謀之伯兄敬吾兄曰子其任之

嗚呼余嘗讀蘇氏譜歎世人賤而後貴者耻言其先為之咨嗟太息者久之夫為人父祖者孰不願子孫貴顯以光大厥閥比子孫貴顯矣反耻言其先如此則為人父祖者又奚願有此子孫哉則不孝莫大乎是世之作譜者率多借托遠冑誇耀失實此其心亦毋乃耻言其先意歟譜如畫工寫真要之取其肖而止令後世子孫以是彷彿先人云耳不問文也從吾何敢以不文不勉成先君之志夫敘事必有所由從作例

義第一合族辨世源流于源譜之大者作世系第二然名行不可無紀也有可傳則傳之用以發揚幽光作世傳第三國史紀外戚夫家豈有異焉作外傳第四述往貽来用盂觀省之義又安可無訓也作譜訓第五凡五篇

萬曆丙午秋八月識

馮氏族譜

例義第一

吾馮氏世為長安蒲陽里人始祖立戶公 國初隷匠籍世居省城橋梓口稱橋梓口馮家

又一支居西門不知遷自何世

自立戶公至隱德公系次莫可攷故特列立戶公于世系圖前而世系圖斷自隱德公始

夫譜自一世至五世為一圖又自五世至九世別為一圖盖起歐氏法今倣之

寛世居西門莫知所自始故自三世起別為一圖

大宗在可久小宗在府繼禰在敬吾西門宗在應春他諸禰不及悉

夫自吾始祖至吾父皆書諱其他則直書某某

蘇氏曰譜吾作尊吾所自出也

何以有稱公不稱公曰有聞者公之又何有公而不傳曰悲乎傷哉其行實莫可詳矣

凡兩取而上以次書不稱繼省文也妻何以有書不書曰不知者不書取非其偶不書妾有子則書副無子者不書

族人間有無後者當取同族兄弟之子承嗣不

許乞養異姓以亂宗族其嗣子下仍注本生父示不忘本也

世系第二

諱外家 號立戶公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諱泰號隱德公 葬土門老墳 作祖	諱海號宗長公娶氏 葬土門老墳	諱信號贈君公贈奉政大夫娶高氏 保定府同知 生嘉靖癸未二月初□日 卒嘉靖乙未五月廿六日	在號長房公壽二十八 葬土門老墳	江號漢陽公生嘉靖癸未十二月初一日卒萬曆丁酉七月廿五日壽七十五朱氏李氏四子

壽八十五田
氏封太宜人
葬木塔里新
塋作祖
葬土門老塋

守號泆房公
壽三十八
馬氏
葬土門老墳
淮　師氏

諱友號泰政
公嘉靖
甲午舉人就
山西屯留學
諭汀取寧嶽
知州調繁忻
州陞直隸保
定府同知進
階奉政大夫
生正德丁卯
正月十五日
卒嘉靖乙丑

敬吾　縣學生
楊氏長
子楊氏宋氏
宋氏胡氏吹
子

從吾　萬曆戊子舉人
己丑進士翰
林院庶吉士
授監察御史
以建言為民

五月廿三日　尋奉
壽五十九崔　恩詔閱任通
氏贈宜人劉　氏
氏封宜人長
子次子副李
氏第三子
葬木塔里新
墳

二
全　康氏
興　無嗣
成　薛氏
茂　王氏
旺　李氏
玄　康氏
啓明　無嗣
雲霄　苗氏
節　無嗣
府　陳氏
縣　馬氏

衛　張氏

雲龍　號尸首
公生嘉
靖甲申十一
月十五日卒
萬曆甲辰九
月廿九日壽
八十一李氏
葬土門老墳
科　袁氏

雲祥　號教讀
公例授
保門教讀生
嘉靖戊子九
月十二日卒
萬曆庚子八
月初四日壽
七十二沈氏
卅　承嗣雲霄
子苟氏

盛　號老四公
蕭氏
雲漢　無嗣
葬土門老墳
翁氏
一元　張氏
一登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四　無嗣
江
可久
可珍
可大　無嗣
可用　孫氏

淮 文秀 金氏 郭氏 張氏 鄧隆 杜氏
鄧美
敬吾 元哲 生員 桑氏 啓禎
承羨
從吾 康年 生員 宋氏
嘉年 黃氏
府 汝英
州 汝璉 子承嗣縣
縣 汝金

汝玉
汝瑞
衛 汝光
汝輝
科 汝器
汝和
汝賢
一元 伯林
一登 伯森

一世 嗣
二世 嗣
三世 寬 號山門公 張氏
四世 銘 馬氏
五世 恩 崔氏 無嗣
榮 周氏 無嗣
祿 袁氏
、鉞 劉氏 申 吳氏
仁 李氏
鏜 楊氏 經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祿 應春 張氏 尤氏 政

敘
敏
應夏 栄氏 孜
應秋 劉氏 張氏 敦
申 應敝 吳氏 通
經 應時 無嗣
忠 劉氏 良 蕭氏 按老四公所藏祖先圖有此
二公皆絕無後矣不知與幾世同行故附世系
後

世傳第三

贈君公諱信字汝實宗長公子家故貧公以營業養親弗克就學廼喜聞書中語每遇人言古今興亡大槩及古人忠孝節義事聽之忘倦至廢所業有弗恤人多誚之公曰吾少失學不能讀書知義理今聞古人言不覺愉快雖廢業庸何傷聞已輒能見諸行事因自號曰誠菴取誠實不欺意以自勵公生平不飲酒不言人過人有犯者輒閉戶遜謝不與校終身足跡不入公

府值歲侵公嘗併日一食而父母之養必備晩歲督先君學最嚴以為讀書當依書中語行不可徒口讀也先君每為從吾兄弟誦之嘉靖甲午先君領鄉薦時公年已八十有四公喜謂先君曰吾老矣猶及見汝成立吾死且無憾第願汝將來無忘今日寒素耳先君為之泣下明年公卒先是公八十時以 恩例授高年爵一級卒後十有九年歲癸丑以先君保定政績 誥贈公奉政大夫直隸保定府同知中丞少華許公銘其墓曰愷愷先民素履孔純去華敦實不淆本真太史石簣陶君為公傳稱公隱田間心嗜傳籍可謂有士君子之尚皆實錄云

老四公盛為人慷慨伏義產業不踰中人而好施予人多以此德之天性尤孝時先君宦遊燕晉而公有兄三人又俱貧公雖支子不祭每歲時伏臘念祖先祀事不可廢必率族人行之祭畢燕諸族人講明 聖諭人人感服以壽終

長房公在贈君公長子故稱長房公勤儉孝友

出自天性稍長念贈君公老一切家事悉力任之晝夜躬作不言勞時兄弟三人同爨而先君時為諸生束脩糗糒咸取辦于公由是鄉黨宗族咸稱其孝弟不幸先贈君公而歿年僅三十八人皆惜之先君每言及輒泫然泣下不能已有子曰江

次房公守贈君公次子性善飲不治家人生產業每飲輒醉醉後嬉嬉如也中無他腸兄弟間相得甚驩年亦三十八而歿人皆以為異有子

曰淮
先君奉政公諱友字益卿初號南野後更號充泉贈君公第三子垂髫入鄉塾家貧不能購書借鈔誦讀每至丙夜弱冠游邑庠讀書常忠武祠授徒以養父母每試輙詘其曹督學漁石唐公特器重焉嘉靖甲午以詩舉于鄉明年贈君公歿哀毀踰禮居憂杜門儉約尤甚諸生時戊戌再上禮闈不利嘆曰家貧親老柰何不就祿養而必于一第為哉吾父不可起矣如吾母何

椎牛不如雞豚之逮存何言詘也乃以乙榜就屯留學諭屯留故僻邑人不知學先君日為講授經義與作文發率又時自作以為程東脩問餽一切謝絕士習翕然素許李尚智李之茂馮典為決科庚子典浙江試為留三幣于司訓王先生所王先生及諸生咸駭異之以為屯留不發科第者數十年且應試止六人而今必其三且必其為某某即卜筮神術未足驗也已而三生果皆得雋人始嘆服晋中且相傳以為奇事

後尚智成進士之茂為御史有名又不止一時並登已也從此發解登第者濟濟相望非復曩時屯留矣壬寅膺行取因送先王母西歸稽阜途次比至京考選已竣事授山西岢嵐知州主爵者原擬京秩乃以送母故止得領一州郡或為先君悔先君謝曰母老矣安忍急功名以貽母跋涉憂今母得優游里第即州郡有餘榮矣何必京秩哉欣然捧檄復奉母之任云岢嵐逼近虜穴數被剽掠歲且大侵先君省刑薄歛一

切居之以寬其衛卒擾民者繩以法又念城墉濠塹為扼虜之要殫力築濬為久遠計不期月闔閭安堵虜聞風遠遁去一時政聲蜚三晋會忻州凋敝一歲三易守衆議非先君不可乃調忻忻繁劇數倍岢嵐土俗喜訟糧稅不時入而宗藩又多闌殺民田歲額為損先君治之知非岢嵐比乃嚴立科條與民更始時有二豪健訟一夕各携妻孥竄去里人至釃酒相賀又于婚喪不時者禁賭博奉左道者禁久之獄訟衰減

逋賦曰完民間去田復還宗藩莫敢撓者曾翁
二中丞深重之咨詢邊計屬以募商飛輓繕修
邊垣有功薦于　朝
上賜金幣加四品俸尋晉保定府同知保定為
京師通衢途次多盜行旅戒嚴先君職清軍為
立保甲增墩舖道路肅然屢署郡篆循聲最識
輔三載考績進階奉政大夫贈先王父如其官
王母田封太宜人時王母年九十高矣先君奉
冠帔稱觴為壽喜曰吾志遂矣不歸胡待焉于

是奏記兩臺乞終養會有言者遂浩然歸歸之
明年王母以上壽終鄉人咸稱嘆以為孝感所
致相羊泉石十有三年辛是在乙丑先君至性
過人常慟先王父不逮祿養乃以母故謁選事
先王母色養備至每晨昏必冠帶詣床前問安
否朔望必冠帶夙興再拜床下以為常先君有
女兄三長次蚤亡獨季在先王母最憐愛之先
君先意承母志每俸入必奉母任所取先王母
咲曰我惡用此阿堵為扒先君曰曷留之以予

季姊先王母大喜先王母歿先君體母意奉養
終其身故居盡推與二兄撫其子女為之婚嫁
不言費其篤倫大較如此素善臨池楷書逼真
顏魯公草書有晉人風骨第不輕與人書故傳
者少今家塾有所書宋儒理學詩及論學語數
幅從吾謹裝潢珍藏之詩工五言律今遺墨蹟
數首從吾將模刻以傳其他行實詳載大參似
泉曹公譔誌太史漪園焦君譔傳中先君生敬
吾從吾養吾敬吾有駿聲博士籍從吾重負

君親不足稱養吾蚤殤馮從吾曰我馮氏世以
布衣自先君以儒術顯而先王父始沾　恩命
余兄弟始知誦詩讀書我馮氏得稱衣冠之族
寔自先君始是先君在吾宗蓋家世所由光裕
所當百世尸祝焉者也凡我後人尚其念哉
戶首公雲龍字汝化為人倜儻有才而復寬厚
有量族眾推公為戶首凡戶內一切差徭俱公
督納公私稱便性尤孝友同胞兄弟三人父歿
有母在堂公獨力奉養比歿又獨力襄大事諸

凡從厚其兄若弟惟視己成事已耳任人情以
為難卒年八十又一
漢陽公江長房公子生數歲而孤先君鞠育之
後獎之宦邸察無他腸凡私宅門戶鎖鑰悉命
收掌啓閉公廩廩奉法惟謹先君由是益信任
之每俸入輒分與辭不受性行篤實而短于才
凡經營商賈事一切茫然至今族人稱為人忠
厚者必曰漢陽公漢陽公所自號也
外傳第四

田太宜人贈君公咸寧處士畯女以先君貴封
太宜人中丞許公誌其墓稱太宜人賦性凝重
初適公時百事微促太宜人以勤儉相之而家
無闕事姑性嚴厲太宜人以孝順承之而婦道
用光鞠育子女以長以教使之各有成立而母
儀咸至且晚從宦所勉子克服官箴而大有聲
譽可謂賢也已人以為實錄非溢美先君就屯
留時太宜人春秋七十五老矣先君以板輿迎
養徘徊邸舍者垂十有六年至嘉靖癸丑先君
致政歸太宜人尚白頭無恙明年甲寅六月十
六日無疾而卒距生天順甲申六月廿六日壽
九十有一與贈君公結髮偕老並登上壽世尤
以為難生子女各三先君最少
翟宜人奉政公同邑處士紳女贈宜人宜人歸
先君奉政公時先君為諸生家徒四壁宜人不
厭糟糠相先君學比先君薦鄉書而宜人歿是
在嘉靖乙未子女無所出歿十有九年先君考
績宜人獲被贈典

制稱宜人得其所歸而乃奄世夫既有位爾宜
並榮服此明恩永光幽穸嗚呼宜人歿且不朽
矣
先宜人劉氏奉政公西安前衛人河南衛輝府
通判一軒公季女封宜人先宜人生三歲而喪
其母張媪即知哀慕稍長事繼母邢媪甚孝邢
生二弟復相友愛一軒公異之會男憲副前溪
公行守潞安謂一軒公曰是非凡女也慎勿輕
字云嘉靖乙未前母翟宜人歿越三年戊戌先

宜人歸先君是時先君初就屯留學諭偕先宜人往先君家故窶且寒氊冷局諸凡窘乏先宜人躬操井臼炊紉不少暇逸事姑田太宜人先意承志曲盡孝養太宜人性方整寡言笑先宜人獨得其驩心比病革猶執先宜人手連呼曰我孝婦我孝婦云從先君宦遊十有六載公壹之內儼若朝典先君所至有聲則先宜人內助之以也先君解保定組時翟宜人父母尚存貧且甚先宜人為衣食之終其身仍以禮葬乙卯

關中地震壞翟宜人主先宜人亟重作之歲時躬奠祀焉撫庶子粹吾無異從吾兄弟不幸而殤慟哭不已服飾喜朴素翟冠霞帔非有大故未嘗輕御自奉甚儉而恤孫貧睦姻族則又甚厚兩伯父歿遺子女悉撫育婚嫁仍厚遺之俾各得所故至今兩從兄夫婦及諸族媪每念及輒泣數行下則德入之深可知也生平多病先君歿未三年坐不勝哀病遂劇伏牀攀二年而從先君地下遊矣是為隆慶己巳十二月十八日距生嘉靖甲申七月初五日春秋四十有六諸彛行詳司農大夫中南李公譔誌中馮從吾曰先奉政公歿從吾才九歲先宜人歿從吾才十三歲彼時癡病纏綿生死未卜二尊人目且不瞑今從吾藉餘澤叨有今日而二尊人不及見也風木之恨曷維其已嗟嗟悲夫

贈君公女一適盛經一適張禄一適馬鸞

長房公女一適王珂一適後衛百户崔以仁

次房公女一適米應祥

敬吾女一適黃國璋一適孫自起

從吾女一適咸寧庠生王紹經

元哲女一適郭伊

馮從吾曰族女以人衆不盡録且歿者又多無所考故止録吾本支者云

譜訓第五

馮從吾曰譜訓余小子不敢自為之古今名家言之詳矣余因采其言之一二尤要者列于篇與族人共覽焉

蘇氏族譜云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乎親親見于服服始于衰而至于緦麻而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于塗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而至于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于塗人也使之無至于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

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羅一峰云夫一族之中尊于我者祖父行也為伯為叔同于我者伯仲行也為兄為弟卑于我者子孫行也為姪為從姪為無服姪其初一人之氣所為也譬諸一身焉為耳為目為口為鼻為手為足為頭項背為五臟內而為骨髓外而為皮膚百體具焉一人之氣所為也一體有疾手為之擘足為之蹋口為之呻吟其自刃自戕蹈水赴火非病心風狂或有所憤激誰不欲保其身乎至于視其族則不若視其身非惑之甚與

鄒氏譜序云昔者小宛之詩兄弟相勉以善而作也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蓋念其先也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所以承先德而獲福于天也儀也者父子兄弟相接之禮也父而能敬則無弗慈矣子而能敬則無弗孝矣兄而能敬則無弗友矣弟而能敬則無弗恭矣夫而能敬則無弗義矣妻而能敬則無弗正矣姑而能敬則無弗惠矣婦而能敬則無弗順矣敬德之聚也福

德之原也故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兄友兄之福弟恭弟之福夫義夫之福妻正妻之福姑惠姑之福婦順婦之福古所謂自求多福在我而已若驕慢侈肆以喪失其儀父子相詈兄弟為讎夫妻反目而婦姑勃磎雖富連阡陌官居鼎鼐其何福之有

周氏譜訓云族有長幼卑尊天所秩叙豈貴賤賢不肖及一人喜怒愛憎所得升降吾不知敬

長恒忌長之不我愛及其為長又不能愛幼吾不知卑遜怒卑之不我尊乃其居卑又不能承尊所謂藏身以恕而躬厚薄責怨不若是自便也茲弊相沿徒知右冠裳而左天倫尚望我二三士類常相與講明躬率之偶閱東園友聞昔有富翁方對客談適有垢衣敝屣如屠沽者自外至翁肅起迎之上座退而拱立其人曰汝坐翁乃坐客問翁彼何人翁曰某族叔父也客哂之曰吾族則無此翁曰但君族未廣耳客大

慙夫一手五指誰能齊一矧族至數十人寧得盡富貴賢哲乃倫序固自在也凡我同宗幸尚念之其毋令此翁與垢敝如屠沽者聞之呷然而咲

齊家要約云譜之作也原世系序昭穆列賢否萃渙散睦族之道也世之人茍無宗譜則不知身所自出即有之者又數十年不一修愈久愈湮後來莫得其實誠可愊也雖然譜之義二譜者普也普載祖遠近姓名諱字年號以示後人之不忘譜者布也敷布流澤廣遠世德卓異以示後人之不悖非特著世次章故顯以夸耀門閥而已凡各宗子姓之賢達者宜溯流窮源續加修訂近者十年遠者二十年書生卒明配適記葬所迹行實以垂不朽不惟睦族有道而宗嗣之衍亦無冥罔之失矣

譜既成或曰　聖諭六言及呂氏鄉約文公家禮乃譜訓之最要者子胡不言之馮從吾曰聖諭六言及呂氏鄉約文公家禮今為令甲余

不肖自當僭為族人倡之以附于吾學從周之義又何敢私取而列之吾譜中也或者唯唯余復書此以諗族人

六世孫元哲

康年

嘉年

承美仝校

馮少墟集卷二十

長安馮從吾仲好輯

馮氏家乘

萬曆丙午余爲余族譜而先世之載多散逸不傳族長老又莫能悉嘗仰天太息曰嗟哉悲乎余小子將安所徵焉杞宋之事孔子傷之爲文獻不足故也夫當吾世而使先世之載散逸不傳繼述之謂何於是謀諸伯氏敬吾裒輯家塾所藏

誥勅及志傳諸遺文得僅存者若干篇彙次成帙題曰馮氏家乘爰付殺青公諸族衆庶使後之子孫有所藉以考證云嗚呼嘗見士大夫子孫蕩費者無論卽號稱能守者往往經營產業善逐什一之利至問及先世志文曰無有也問及先世誥錄曰無有也如此又何論他藏書哉此其人與蕩費何異夫子孫而曰能守亦賢矣豈其智不及此意若曰是皆故紙無用者耳不知子孫之賢不肖正辨於此不專在產業盛衰間論也嗚呼先大夫殁爲時未遠也而今諸籍且多不可攷矧後世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百爾後昆凡有所得尚續爲增補毋徒以故紙視之重余不肖之罪可也是歲陽月朔日長安馮從吾書

馮氏家乘

誥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錫命於臣而必逮其親者所以慰孝子之心而益以勵其忠也爾馮信乃直隸保定府同知友之父德善之積有聞於昔慶澤所鍾乃在於子宜加茂渥褒爾遺芳兹特贈爾奉政大夫直隸保定府同知歿而尚有知也其承朕之休命

制曰婦人之善不出閨閫而賴子之賢式以表見於世故人臣之克自砥礪者非以顯親之故歟爾田氏乃直隸保定府同知馮

友之母爲婦有宜家之賢爲母有積慶之實宜推褒賚以示寵嘉茲封爲太宜人承冠帔之榮衍桑榆之慶

制誥

嘉靖三十一年六月初八日

之寶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設郡守以敷宣德化保育元元

任至重也然地大民衆獨理爲難故又設庶寮以佐之而必得廉明端謹之人乃克有濟爾直隸保定府同知馮友發跡賢科歷官州守才猷茂著晋貳大郡乃益能持愼秉公贊修政務稽年書績上達予聞特進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朕懸爵祿以待士惟其稱而已以爾敬事之心而益思懋焉則何階之不可至欽哉

制曰朕憫士大夫之配同艱辛于家食之旹而不得同其寵貴也于疏恩之際必追及焉所以厚人倫之始也直隸保定府同知馮友妻翟氏得其所歸而乃蚤世夫既有位爾宜並榮茲贈爲宜人服此明恩永光幽穸

制曰婦主饋祀位不可虛故室必有繼而國典亦及焉直隸保定府同知馮友繼妻劉氏克修婦道以相其夫致能盡心于所職茲封爲宜人式昭中閫之榮用爲有家者

勸

制誥

嘉靖三十一年六月初八日

之寶

志銘傳表

明誥贈奉政大夫直隸保定府同知誠菴馮公配封太宜人田氏合葬墓誌銘

賜進士第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勑巡撫遼東兼贊理軍務西京許宗魯譔

嘉靖乙未五月二十六日贈保定府同知誠菴馮公卒距生景泰辛未二月三日壽八十又五越甲寅六月十六日厥配封太宜人田氏卒距生天順甲申六月廿六日壽九十又一卒之再朞丙辰十一月十七日合葬于長安城西南隅木塔里之新塋公故長安人也諱信字汝實祖泰父海母康氏實生公焉公少慷慨有志向然以營業事親弗克就學比長欲知古今事跡日延博識之士聽其評話

至廢所業有弗恤里人多誚之公曰吾少失學不能知古人所為茲得聞古今興衰理亂忠孝節義亦長識補拙之一助也雖妨其業所得不既多乎聞者皆服其好學自是若事親交友處已待人率以所聞者見之行事質直以範鄉勸儉以教族節飲以保生居易以俟命鄉人為之語曰誠菴公可謂不負其名號矣其配太宜人者咸寧田翁畯之女也賦性凝重初適公時百事微促太宜人以勤儉相之而家無闕事姑性嚴厲太宜人以孝順承之而婦道用光鞠育子女以長以教使之各有成立而母儀咸至且晩從宦所勉子克服官箴而大有聲譽可謂賢也已有子三長在次守哲守恒業在娶高氏生子曰江其妻則李氏通政公之孫女也守娶馬氏生子曰淮其妻則師氏知府公之孫女也最少者友生即靈悟公教之學嘉靖癸未得遊邑庠甲午中式鄉試就教屯留行取嵩嵐陞以治平

移守于忻尋遷保定同知三載考績得贈公如其官母為太宜人鄉人榮之謂公母累善之報也友娶翟氏繼劉氏通判公之女也生子省吾幼尚未字女三一適咸經一適張祿一適馬鸞孫女二一適柴應祥叅政公之姪也一適崔以仁後衛百戶也曾孫三曰重孫曰年孫曰舉孫俱幼也亦可謂蕃衍矣嗚呼公與宜人獲壽于天食報于子謂非積善餘慶能然乎爰著銘詞以範末俗銘曰慥慥先

民素履孔純去華敦實不淆本眞頎頎碩人
克相其君伯鸞之配德耀之儔履善不斁嘉
慶乃集鳧養綸褒載赫載奕偕臻上壽載纘
其胄福善有訓展我弗謬城之兑隅靈氣所
儲有美茲丘二老止且

馮封君傳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
國史編修文林郎年家晩生會稽陶望齡著

司馬遷言河華之間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

穡殖五穀地重重爲邪迫漢都四方輻輳日
以玩巧然班固譏淮西京紱冕冠蓋爲英俊
之域雖去質漸遠其文物都麗軼于往古矣
明興關陝在西服去京師遥漢唐佳麗華巧之
習百千年餘湔滅蕩盡雕琢之後復還于樸
然賢儁淳發博雅方聞君子接起其地視諸
郡國特盛焉蓋有岐邠豐鎬淳固之舊而加
以漢氏之文采故關以西文質之美莫備于
茲世長安馮封君者諱信字汝實號誠菴以

子友貴封爲保定府同知封君少貧躬作務
以養父母于學弗暇也顧喜聞書中語每遇
人言古今興亡大概及忠孝節廉之事聽之
忘疲或竟廢日失業有誚之者公謂曰吾不
幸少賤未嘗得讀書知義理今聞古人言吾
耳新心孔爲開竊自幸所獲厚矣諸君顧爲
我虞耶然公聞已輒能試之踐履名行日有
稱人謂馮公耳讀勝人以口誦也公有子三
人而伃定公最少遂貴顯所至樹吏績至其

孫從吾讀中秘書起爲名御史益張大之其
好古嗜學之報我夫先王之隆也其田野隱
居有士君子之雅風其士君子無失田野隱
居之意迨其衰也稼穡化而玩巧況紱冕冠
蓋之儔乎馮封君隱田間顧心嗜傳籍可謂
士君子之尚矣再傳益榮顯而質行逾茂以
予觀吾友仲好瞿然山澤士也豈非公之詒
我公春秋八十五乃卒配田夫人九十加一
焉其生景泰天順歷成弘正嘉之間雖周世

太王王季文武之烈蔑以加矣其壽考寵固有繇也夫

明誥贈奉政大夫直隸保定府同知誠菴馮公配封太宜人田氏合葬墓表

賜同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刑部左侍郎前都察院協理院事左僉都御史寧陵呂坤譔

呂子曰儒者之道先根器而後問學賤空譚而貴實體夫苟眞信眞行即一知半解受用終身不則破萬卷窮五車直書肆耳奚貴多

堯服堯言未必眞堯乃徐行後長者稱堯舜奚事冠屨裳衣聲容笑貌哉余讀許少華誌銘及陶石簣所爲傳乃知誠菴馮公爲眞儒云公名信字汝實少貧孝弟力田欲讀書弗能顧愛讀書者比長好親儒論說古人言行至廢農弗治不知疲有誚之者曰士老于詩書猶然爾我子道聽何爲公曰忠孝節義無若古人我失學倘聞長者一二語藉以成身所得不既多乎自是體認所聞砥礪刻苦事

親孝友信處已約待人恕以勤儉教家以節愼保身居然學校中人一時學校士亦相與推重謂弗及云封太宜人田氏者與公匹德公家故粟布宜人至日監饒姑性嚴難事宜人曰我事當無難期年後終身如母子生子三長在次守皆業恒產寂少者名友生而了慧公命之學曰吾弗學不入士林幸與學者學不見棄于士林爾其學哉友下帷發憤嘉靖甲午舉于鄉明年乙未公不待祿養矣

卒年八十有五友曰幸有母在今不及五斗須萬鍾何時乃乞鐸教授屯留陞嵩守以望調祈皆寂績陞保定府同知三載署上上考贈公如其官友四仕太宜人皆就養有崔母盧氏風友所至著聲稱號名宦則贈公之身範宜人之母訓也友之子從吾少無俗韻自家塾日不爲章句學登萬曆己丑焦竑榜進士選授翰吉拜監察御史在諫院數上疏繩愆指佞語皆切直一時號名侍御當事者

衢之逵削籍歸而講心性學闢以西譽應旻
隨從游者幾千人監司慕其風尚爲建關中
書院以容之其講習指要惟重躬行曰致知
者力行之指南也致知不力行如皷僧談相
輪徒知何益吾先大父贈公重躬行常語先
子云學者學其所行也吾學足以供吾行而
行不及吾恥之予小子惟繩武是繩豈敢隕
墜吁嗟乎侍御之爲贈無論已余獨羡贈公
學脈貽謀之遠也昔泰州根器卓絕悟心學

於鹽場遂爲姚江高弟至其子若孫無聞焉
無亦學樂之說不可繼與大樂養成自致者
也説由時習自得由於深造孔子忘憂由于
忘食樂如之何可學侍御之學贈公之學也
其曰喜怒哀樂中節于臣弟友盡道非戒慎
恐懼不可茲砥礪刻苦之心傳乎余平日以
憂勤惕勵自鞭策顧躬行每不逮常親炙侍
御而向往之因知淵源家學自贈公始余故
表諸墓門以諗同志若世系之詳則兩世志

銘備矣

明奉政大夫直隸保定府同知兌泉馮公
墓誌銘

賜進士第大中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左參政奉
勑督理大造版籍咸寧曹韓譔

馮公名友字益卿别號兌泉長安人也三世
祖泰生海海生信配田氏生公兄弟三公頴
敏雅重童稚時不與群兒戲父命之學即苦
心極力爲之家貧不能購書籍錄誦讀日不

出戶夜或達旦忘其寢果以文進庠生嘉靖
甲午舉於鄉試禮闈不第父卒終制再試復
不第乃就屯留學諭屯留故山邑人不知學
不能舉科第公日爲講授經義教之作文亦
自作以爲式又食於考時周其貧乏不惟束
脩之餽卻之而已學規嚴整諸生俛首聽命
無敢喧譁素奇李尚智李之茂馮典期必中
庚子聘浙江主試事留賀幣於王司訓已而
三生果皆中式自是科不乏人發解登進士

非復曩日也留矣公作人之功豈小小哉壬
寅行取晋嵜嵐知州州近虜數被剽掠歲且
大侵公省刑薄歛一切處以寬簡民德之有
投白金報謝者即怒詈斥去衛軍擾民悉繩
以法曲處脩築城池堅實壯固嵜嵐百世之
利也民興青天之謡播諸當道會忻州彫敝
一年三易其守衆議非公不可治乃調守忻
州嵜嵐之民攀轅卧轍不能留爭畫像以祀
之公守忻州政尚嚴明立婚喪論財尚靡之

禁申賭博崇奉異端之條始治一豪民而二
豪肆惡十餘年莫敢誰何者一夕携家竄匿
里人至釃酒相賀民俗健訟者罰粟以示戒
相襲不納官糧則峻法追徵無敢後期王府
占種民田悉令還之仍按籍徵租稅以充民
之逋賦人不敢撓公亦無所畏監司行部者
嘆獎尤爲曾翁二都御史所重延諮邊計委
以募商飛輓繕修邊垣有大功績薦於
朝

上賜金幣加食四品俸尋陞保定府同知考績
受
誥命贈其父奉政大夫如公官母封太宜人公
職任清軍乃立保甲建墩臺以禦警馬攝行
府事猶多幹濟吏不得爲奸鄰郡訟不能決
者率取決於公邊情重大委公毅勘一時賢
聲甲於畿内薦剡省上前後凡有十三指日
擢無疑矣値有事逆元宰御史按郡國者希
宰意遂中以蔓非之言先是公以母老屢疏

乞終養不許至是欣然奉母歸曰吾志遂矣
甲寅母卒葬視父愈厚以爲吾力可能也三
年之喪畢卜築別業課農訓子或坐茂樹下
登所作望山樓縱飲嘯傲時製新聲小令以
自娛張筵款客情禮曲盡晩年益豪放洒落
黔髮椎步人以爲百歲可期也遽耳後生一
瘡初不以爲意猶庄居及漸長入城治之輒
不愈五六日卒矣時乙丑五月廿三日也距
生正德丁卯正月十五日享年五十九嗟嗟

傷哉公少貧苦學以得官尤能以廉介自持故居盡與二兄撫其子女爲之嫁娶不言費斯人所難能也元配程氏處士紳之女贈宜人繼劉氏通判璽之女封宜人長子敬吾庠生取楊氏大尹楊公虞泉女仲從吾季養吾俱幼孫男一曰元哲敬吾自狀公行乞銘於余卜以卒之明年十二月十有六日葬公城南木塔里從親兆也兆創建於公門堂華整封植宏固余習知公爲孝子銘曰位不滿德壽僅耆年物理盤恒天道之徵家以公振父以公貴有子有孫玉麟丹桂不盡者福不朽者名貽之篤禩逝矣知生佳兆城南二親中居左侍以昭大夫之墓

馮大夫傳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承務郎年家晚生焦竑著

馮大夫名友字益卿長安人官至奉政大夫學者稱兑泉先生童稚入鄉塾雅知自重不爲群兒嬉家貧不能購書手寫誦讀日夜不少休時已知種學績業嶄嶄自樹矣弱冠遊膠庠每試輒詘其曹嘉靖甲午舉鄉試一再上禮闈不第嘆曰母老矣椎牛不如雞豚之逮存何言詘乎乃就屯留學諭屯留遠在山中人不知學大夫日爲指授經義與作文法度亦時自作以爲程東脩問餽卻不納一時諸生俛首聽命無敢諠譁者素許李尚智李之茂馮與三人之爲文庚子之浙江典試留帶爲賀已而三生皆得雋自是發解登進士者項臂相望非曩時比矣壬寅晉岢嵐州知州州苦虜數被創歲且大侵大夫省刑薄征一切居之以寬民德之衛卒擾民者悉繩以灋又合城墉濠塹爲扼虜之要殫其心計且築且濬益財無冗浮役無罷病而井井章章垂百世覩者大夫力也會忻州彫敝一歲三易守衆議非大夫不可乃調守忻州士民欲留之不得爭畫像祀之至忻知非岢嵐比爲

嚴立科條督之婚喪不時者禁賭博奉左道者禁諸惰窳頹廢為之一新一豪民骫法痛懲之無貸時有兩人肆惡十餘年莫能問一夕各携孥以竄里人至釃酒相賀云土風善訟稅糧不時入又藩封闌奪民田歲額為損至此獄訟衰減逋賦日完民間去田復還監司行部者才大夫藉藉不容口曾翁兩中丞尤重之咨詢邊計屬以募商飛輓繕修垣墻有功薦於

朝

上嘉之賜金幣加四品俸尋晉丞保定丞職清軍乃立保甲增墩臺令剽掠者不得騁攝郡事入手輒辦吏胥不敢仰視鄰郡獄不能決者率歸大夫廉幹之聲最鐵輔薦剡且十有三上顧以事忤元宰御史按郡國者希宰意中以蔞菲之言先是大夫念母老屢乞終養不能得至是忻然奉母歸曰吾志遂矣方大夫登賢書父信八十有一未逮祿而歿意嘗

恨之故謁銓為奉母計非其好也是時母田春秋逾七十大夫以板輿迎養徘徊郎舍者十六年視大夫歸榮故鄉尚白首亡恙鄉人嘖嘖稱嘆以為非孝感莫能致也歲居築別墅課農訓子或坐茂樹或登所作望山樓縱飲嘯傲時製新聲自娛晚年喜客彌甚張筵談笑意氣霞舉人皆謂壽徵乃僅僅六十而卒惜哉大夫少貧苦得官顧以廉自持故居盡推與二兄撫其子女為之嫁娶其篤倫敘

理大較如此元配贈宜人翟氏繼宜人劉氏皆有賢行劉孝事嚴姑若養前婦之父母撫側室之子息人尤以為難其能儷美比德要裕後昆有以也夫史氏曰大夫二子長敬吾仲從吾以文行著余舉進士與仲同年又同讀書中秘把臂論文間及世德涕未嘗不潸潸下也蓋大夫逝仲子九歲劉宜人逝十三歲耳是時羸病纏綿成立未卜迨今游館閣為名御史矣而又不逮以祿養如大夫時第

思以文字不朽其親亦足悲已嗟乎立身揚名於孝斯大仲子方存乎圖大何拳拳風木之恨乎余覩仲子之悲且以自悲因爲傳次以慰之并以示之人人焉

奉政大夫同知保定府事馮公墓表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浙江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前奉
勅督學陝西按察司副使翰林院
國史修撰官南新市李維楨譔

三秦多豪傑士明興言爲文章行爲表綴于天下自呂文簡而後何寥寥也今乃有長安馮侍御仲好仲好之學蓋得之其父郡丞公公弱不好弄獨好學家貧無所得書乞諸其鄰手錄之口誦心惟有不解至忘寢食嬴滕履蹻負笈擔囊辨正于師友而後已弱冠爲邑諸生諸生問難鄉塾因就常忠武祠爲塾以教授邑人唐文襄公督學于秦士鮮所當意最器公嘉靖甲午以詩舉于鄉明年父卒

慟父之不待養也號哭不欲生嘗菽飲水面深墨杖而後起戊戌再上春官不第念母老矣不及以三釜養父又何可失于母乃謁選人除山西屯留教諭屯留人學無師承公教之如爲諸生時而以澹泊馴謹身示之範得高第弟子李尚智李之茂馮典三人歲庚子公典越試留三幣于其僚王君所曰三人者必第是所以志也屯留士不第可數十年其年八試才六人人竊笑爲妄已而三人皆第

三晉人傳爲神二李後卒爲聞人屯留自是士輩出矣會有令徵諸博士高等試之置臺省公將母還秦比入都後期除知岢嵐州人度公或有介于懷公頗色喜吾位下大夫祿不薄且秦晉婚媾之國也母就養便道顧其他岢嵐故被邊虜數爲寇歲比不登公相高下視肥磽序五種省農功占祲兆謹蓄藏使僕力而寡餘養六畜間樹藝脩憲命勸教化趨孝弟使安處而樂鄉嗇百工禁淫靡辨功

苦尚完利使足用而物不屈脩梁清易道路平室律濬池隍增城堞遠斥候明守望使賓旅安而武略振虜覘知我有備不敢犯諸臺以肯嵬不足盡公才移之守忻忻一歲三易守宗人別封忻者圍奪民田宅民好爭訟而適粗庸公治體則尚嚴賞不私親近罰不諱强大莅政有頑宗人斂手戒無犯馮公訟師一夕徙其家去左道惑民者罰無赦羣飲攤錢戲者罰無赦婚喪不以時不以禮者罰無

赦訟簡賦平考課爲諸邊冠首所募商輸粟塞下及繕治諸當路塞樓櫓甲兵甚設中丞上其功賜金帶加秩俸一等尋擢同知保定府保定京師股肱郡俗有燕趙俠烈風而善騎射者往往椎埋鈔掠爲行李患公設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道旁椌桓櫛比候人各掌其方聚檫之相翔者詰之橫行者徑踰者以兵趨者禁之晝三巡之以星分夜以詔夜禁三櫜以號戒巡如其晝步里相望盜

無所容三載考最以其官贈父封母爲太宜人公奉笄笳帨棠以進而太宜人年九十矣遂上書兩臺請歸養問寢膳啓居不離左右朔望則肅衣冠拜牀下以爲常有三女兄惟季在無恙母所憐愛俸入必白母母曰老婦持此安歸曰然則乞季姊乎母爲喜加餐母沒而養季姊終其身先世遺居以居二兄而更爲其子女婚姻其孝友大致如此少學顏魯公書以其書書宋儒講學語若理學詩曰

此純綿裹鐵正人君子之道也詩長五言律仲好裝潢而剞劂之以傳仲好名從吾其兄名敬吾以明經貢皆不佞所識拔也公名友字益卿別號兌泉年五十有九葬城南木塔里其生卒月日世系配偶子女婚嫁具仲好譜傳中不佞見今之儒者學曾未如肬贅則具然欲爲人師嚴然而好說循傴巫跂匡大自以爲有知授之以政不達民多僞態書多裯濁此其故矣馮公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南

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養之無擾于時愛之無寬于刑吏習而民安俗儒㢠辨此乎孝弟生人庸行而先王至德要道也公篤行孝弟闇然自修仕亦如是不與徒衆不白名聲不愽光輝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已學矣仲好他日俎豆于鬐宗則有不先父食之禮在程珦朱松其人也不佞表公墓門之石以詔後之學者俾論世尚友云爾

明誥封宜人劉氏墓誌銘

賜進士第奉訓大夫戶部雲南司員外郎奉勑督理糧儲兼管通惠河事務源雍李汝蘭譔

宜人故保定府同知兌泉馮公配也往隆慶己巳十二月十八日卒卜今壬申閏二月四日啓兌泉公壙合葬焉于敬吾自爲狀乞予銘按宜人姓劉氏上世宜川人始祖孝先洪武間從戎西安前衛因家焉祖俊贈兵部主事父璽號一軒弘治乙卯鄉貢士任河南衛輝府通判伯父瑛成化丁酉鄉貢士任河南新鄉尹叔父琛弘治壬戌進士歷官山西按察司僉事有司建三坊於門閭中稱世科必曰三牌坊劉家云一軒公再配張氏贈戶部郎中傑女也嘉靖甲申七月五日生宜人甫三歲喪母即知哀慕長事繼母邢甚孝邢生二弟復相友愛一軒公異之會舅憲副公環行守潞安謂一軒公曰是女非凡愼勿以凡兒配戊戌兌泉公喪前配翟氏母田太宜人爲擇繼室遂婚焉旣歸奉侍太宜人色養備至太宜人性嚴厲寡言笑然以宜人故居常煦煦如也比臨終執宜人手連呼曰我孝婦

我孝婦云兌泉公以嘉靖甲午鄉貢士累試春闈不第乃就職屯留學諭已陞嵩嵐知州尋調忻州已又陞直隸保定府同知公所至政聲丕著士庶永思語在大參似泉曹公誌中今狀云宜人與公周旋仕途者殆二十年乃知勸助之功隱哉溥矣兌泉公任保定時三載考績

朝廷封贈其父母與妻宜人乃顯被優典天實佑之矣兑泉公致政歸翟氏父母尚存貧且甚宜人衣食之終其身仍禮葬焉乙卯關中地震壞翟宜人主宜人亟重作之時躬爲粪祀兑泉公多副室宜人咸加體愛李氏者生季子養吾不幸而夭宜人悼惜之且慰解李氏者再四兑泉公卒敬吾兄弟哀毀骨立宜人召前泣且謂曰爾父没吾豈不能效烈婦者爲顧以爾輩在冀其成立即爾父瞑目矣

踰衰奚盍焉乃自理中外事晝夜督二子學已爲長男敬吾娶大城尹虞泉楊公梟女楊氏亡宜人撫其孫元吉再娶楊氏今復亡遺女一尚幼爲次男從吾聘樂至尹西塘趙公三省女二子皆充庠生博識礪行相率取科第裕如也凡此雖丈夫者猶或難焉乃宜人能若是其視萊婦鴻妻之曲謹細行果孰多哉夫以宜人之賢即壽躋耆頤君子猶且少之詎没之年僅四十有六耳嗟乎悲哉此其

理莫可究竟矣李子曰古婦人無誌然予讀碩人之詩非所以贊治勵俗耶顧劉宜人者容可弗誌哉故予采其行實之大者謹著如此云至其紀述未盡者則自有敬吾狀可考敬吾舊名省吾今更此予故申之觀者鑒哉

銘曰於維淑媛毓秀名門匪學而慧匪爵而尊壽筭靡延令德彌敦既慶多男亦育爾孫瞻彼城南膴膴周原玄扃暫啓豐壠長存天昌厥後

帝錫重恩光昭遺訓永慰幽魂

贊

兑泉先生像贊

此吾黨先進馮郡丞兑泉先生小像也先生捐館舍有年矣髣若行語在焦太史傳其中子侍御君從吾奉此遺像于室伏臘朔夕敬事如存不少懈歲前悽然就余問贊闡前美示後昆永孝思也余固夙重其人敬題三十二字于卷首如此若謂形容

有道氣象竊愧未能萬一焉萬曆癸卯新
正穀旦江關倦客周宇謹識
金玉純資河山秀氣術夏文學希濂光霽通
籍良臣閒居樂事士仰前修儒開後裔
名宦鄉賢志傳公移
山西屯留縣志
馮友長安人嘉靖十七年以舉人任典浙江
文衡造士有方從此科甲甚盛是以績底行
取歷陞保定府同知

山西忻州志
馮友陝西長安人舉人嘉靖二十五年任剛
毅能幹政尤恤民陞保定府同知民至今思
之
山西太原府志
馮友長安人舉人嘉靖間知岢嵐州嵐被虜
數寇歲比不登友相高下視肥磽省農功謹
畜藏又教化勸率使趨孝弟以治最移守忻
州忻一歲三易守友治體稍嚴强宗歛手訟

師一夕徙去中丞上其功賜金幣加秩俸一
等尋擢同知保定
直隸保定府志
馮友陝西西安府人由舉人嘉靖間任府同
知儀度魁偉才力充贍歷任三載綽有政聲
山西屯留縣名宦公移
山西潞安府屯留縣為公舉異常教職入祀
名宦事准本縣儒學牒呈據闔學生員孫敬
祖孫光先霍應鵬程行道等連名呈稱遵奉

學政一欵凡祭祀鄉賢名宦須年久論定公
議僉同備開其事其事覈實呈請竊照本縣
儒學遠年有教諭馮友係陝西西安府長安
縣人由舉人嘉靖十七年到任二十一年行
取迴其去任業已七八十年料其蓋棺或者
四五十載屯之人士追思本官學能師世化
溥作人文章兩漢之間最稱爾雅人物三代
以上卓有典刑較藝談經定優劣明要旨益
堅立雪之成規濟苦恤貧助婚喪賑之絕屢

崇觀風之厲刻禮義範俗清介維風當文運之久衰以振起爲己任卒之留吁率作一榜果中三人至于浙省掄材一門聯捷四士卽今小邑之多人傑皆賴本官之破天荒也顧徵召于朝不阿求而萌夤緣之念卽推陞乎府乃安命而無怨尤之心蓋自
國初以來獨擅異品而在嘉隆之際鮮儷名賢令德令聞愈久愈著一本官筮仕屯庠修理齋舍日夜誦讀于中期中高第且門庭森嚴

有事惟一老家人傳說門十不得擅自出入其清修有如此一本官月考每月一次閱卷畢在縣西門外公署發落一等二等縣上討紙給賞鼓吹迎至文廟三等賞罰無四等朴責一二示戒會課每月六會每會會長批評畢呈堂親閱次序領回其考校有如此一本官屢試生員李尚智李之茂馮典常居一二不出四五人外苦于饔飧不給每每周濟號舍讀書晝夜伺察庚子科三人應試本官因

浙江取考預置牌扁三面彩旗三杆揭曉終三人果中其家人遂將旗牌迎至各門後尚智官至都御史之茂官至御史過本官家鄉俱厚奠哭拜其知感有如此一本官見有志讀書生員苗啓東周自西等值婚喪不能自擧雖官況蕭然量行周濟後皆成立其周恤有如此一本官遇朔望升堂掣籤講書及子史于不明者而發明之諸生喜于請益無不到者視世之升堂畫卯虛應故事者遠矣其模

範有如此一本官遇
按臺宗師行縣視學講書見諸生作揖站立班次前後左右一一相對周旋動容中禮且講書詳明迥脫之後遂下檄優獎復
命首薦其獲上有如此一本官每遇上司差委署印一一力辭東脩不責最貧者免之其輕利有如此一本官行取到京值賄賂甚行本官恥于祈節曰吾寧不得兩衙門之官不爲此阿容之事竟陞保定府同知其節操有如

此茲遇
宗師按臨旌賢崇德勵俗持風特准入祀等
情具呈到學准此覆查相同仍取具本學官
吏師生各不扶甘結等緣由具呈到縣准此
案照先蒙
欽差提督學校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王
發下條約爲學政事欵開一嚴典禮凡崇
祀鄉賢名宦須年久論定公議僉同備開其
事某事覈實呈府覆查詳道等因蒙此已經

遵守去後今據前因惟恐不的覆勘無異該
本縣知縣藺 看得原任本縣儒學教諭馮
友課士如子文章萬斛珠璣提躬若鋼貞介
一泓漠洌輕財重義百年猶慕鱣堂抉旨明
宗三晉今竊虎坐刻自行山至武林兩地桃
李滿門卽由黌序及黃堂一盤苜蓿映日蓋
樹規于立雪之後而衍緒乎良知之支者也
具由申詳
本府轉呈

欽差提督學校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王
批據本府呈前事蒙批據申馮公學行允
可嘉尚而祀典甚重務須核實仰府查確報
批行
本府牌仰本縣官吏照牌備蒙批呈內事理
卽查馮公學行允宜嘉尚而祀典甚重務須
查核的確議擬妥當具由取具該縣官吏師
生人等不扶結狀一樣三本作速申詳本府
以憑轉報蒙此行據本縣儒學牒呈據該學

廩膳生員李坤生等連名呈稱覆查得原任
本縣儒學教諭馮友事實已留志云馮友長
安人嘉靖十七年以舉人任典浙江文衡造
士有方從此科甲甚盛是以績底行取歷陞
保定府同知山西忻州志云馮友陝西長安
人由舉人嘉靖二十五年任剛毅能幹政尤
恤民陞保定府同知保定府志云馮友陝西
西安府人由舉人嘉靖間任府同儀度魁偉
才力充贍歷任三載綽有政聲等情具呈到

學據此查無違碍等緣由牒呈到縣准此看得馮友淵汗橫溢縹囊化弘造士經綸緊若製錦政善宜民初笠留吁而古杭而新興而上谷所涖之地士慕菁莪民懷召杜載在諸志可考而鏡也夫士論以久而定非誠有懿行芳規無以係後思人心以久而真非誠有深仁厚澤何以鐫峴石宜增光于俎豆用磨礪于世風取有本縣并儒學官吏師生人等各不扶結狀一樣三本申詳

本府轉呈

欽差提督學校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王

批前事蒙批據申馮官立身重名節而黜浮華造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行可範俗教善作人及轉任于名邦益大展其實用愛民如子視國循家墾荒田開水渠立義倉葺社學其澤垂于後者未泯則功加于時者必深口碑尚存志書有據既經再三行勘無議允應崇祀以彰旌勸仰府發縣舉行具送入日期繳帖行本縣奉此隨將馮教官遵照批示于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初六日造主鼓吹迎送入本縣名宦祠崇祀訖

先君殁且四十餘年計去屯留且七十餘年矣從吾蹤伏深山方以不克顯揚是愧今幸遇屯留令偃師蘭公力扶輿論上書學臺得祀名宦嗚呼從吾即至不肖聞之寧不知感爰梓公移藏之家塾雖萬子孫其何敢忘諸公之誼

不肖男從吾謹跋

陝西長安縣鄉賢公移

西安府長安縣為公舉儒哲乞崇祀典。以光幽潛以振風教事。奉

本府帖文蒙

欽差提督學校陝西按察司副使洪　批據本府呈據府縣三學廩增附生員焦續祖邵震元蕭如蘭馬元善任國珣線紀然桑本立張光裕黄運勳等呈稱切照遵先聖之途者。開來學之軌貽不世之麻者。崇萬禩之報。我

國朝敦尚理學旌予循良生不斬夫褒嘉歿俾
從於俎豆歷稽既往恒必由斯已故原任保
定府同知馮　長安縣人秀鍾河嶽學本聖
賢素節白心貞一介而弗苟黃堂譽序歷異
地而不忘惟養取諸東脩哀思繼以廬墓始
終備矣送母歸而寧後考選之期豈其攖情
於利祿讓同氣以田產補女兄以妝奩親愛
隆矣念兄嗣而竟回風波之變益徵乎恪於
天人造士端模子民流惠賻金必指於死友

初廩尤難地值有增於貧家歿齒無怨躬耕
樹藝圃跡水自如手書理學詩身心用淑生
平不輕謁刺即門生故吏如姚大參尚哲學
諸公與丹崖翠壁之思知人夙負照乘即紱
幣决科如李之茂李尚智馮典三晉留鑑空
衡平之頌居有守而出有為民誦恩而士誦
德寵旌全幣贊比周程宦蹟載在志乘不可
磨也家學世及子孫豈易能焉人品以久而
真公論以久而定近者豫章延平俱准從祀

况乎新與上黨雖有表章閭里仰其儀刑學
宮允宜崇報伏乞
台慈俯賜張主上光盛典下協輿情明振風
猷默維道脉等情呈府批行長安縣查報間
又據山西潞安府屯留縣申為公舉異常教
職入祀名宦事等情申府詳批仰長安縣查
議報仝據該縣申稱行據該學回稱查得本
縣已故鄉宦原任保定府同知馮公無求於
人有古之道居家族黨稱孝而稱弟沒世士

民為軌而為模三復屯邑移文已得安定蘇
湖之槩再詢斗城輿論益聞彥方君實之詳
不惟績樹晉燕久已追禋於宦地抑且德高
堂紀尤當從祀於鄉邦者也等情到縣據此
該知縣李　覆看得已故鄉宦馮　孝友因
心清貞率行養體養志禮不怠於晨昏恤死
恤生愛貞洽乎兄姊既藉官以奉母又依母
以忘官一俸不私三族併惠則孝與友之槩
也舌耕自給必全死友之盟饘飯欲虛獨倍

貧田之價既先人以後已又愛已以絕人城
市無心鴻鷗有侶則清與直之概也其居鄉
修姱殆不勝書第就輿人口碑操其大者如
此夫孝友清直得其一已足維風範世而況
兼有之耶若其歷仕勤事諸勩則又各誌書
載之詳矣乇留俎豆已彰捍禦之功桑梓尸
祝應作明德之主相應申請合候轉達詳示
以本官與入本省鄉賢祠以光祀典以勵後
人等情申詳到府該本府看得已故鄉官原

任保定府同知馮公正道正學實心實行清
介持身勵冰蘗之雅操名理訓士期羽翼乎
先傳乇留作人先德行而後文藝希蹤賢聖
學術保定于民急撫字而緩催科比迹龔黃
事業掄文若鑑先期決入彀者三人選才如
衡當闈得聯科者四士峻節足凌霄漢謝絕
公門直道不借吹噓耻事請謁廬墓志孝篤
一本之天親分賑恤貧明敦睦之大義若當
考選之際正值親病之時寧舍官以養親不

絕裾以就職尤淡於富貴之念而超乎功名
之場者國爲儀刑鄉之師表名宦既建於晉
地鄉賢當進於宮墻相應呈請合候詳示將
本官准入鄉賢從祀庶幽德有光而輿情允
協矣等因照詳蒙批馮官政教得士民之心
品凌霄漢孝悌立綱常之本學祖聖賢此真
足樹刑維風者也准入鄉賢祠崇祀繳等因
到府帖行本縣奉此隨將馮官遵照批示於
萬曆四十二年七月十八日造主鼓吹迎送

入會城鄉賢祠崇祀訖

原任保定府同知馮公行實

一公爲諸生時家貧甚設科常開平祠藉束修
以養父母

一教弟子先器識而後文藝故出其門者彬彬
多德行之士

一當補廩會舊者以將貢不欲補曰盍與吾路
費因共白之督學漁石唐公公曰可乃備十
金將與而舊者物故即作賻儀致之其家人

不知駭而固辭公告之故卒與之
一廩入俱奉父母其父爲製一縑衣曰以酬爾勞不受還奉其父父不可又奉其伯兄父兄相讓竟以奉父而已仍衣布衣
一寧夏撫臺父聞公名欲延爲西賓以親老辭厚餽之不受撫臺高其誼檄行學臺獎焉
一爲孝廉仍授徒以養會父與妻相繼逝貧不能舉葬或有以數十金求居間者公艴然曰得賄以枉人是非如鬼神天理何

一父歿哀毁踰禮比葬廬於墓側者三月爲母老且病不克終三年爲恨
一兩兄相繼物故喪葬俱公備辦兩兄所遺子女僅數歲公俱鞠育爲婚嫁之
一公有姊三于歸時公尚幼父母以貧故不能具粧奩公後官保定時嫁伯兄所遺侄女奩甚厚公母太宜人在堂見之喜而泣曰吾女則無此福也時公季姊尚在公聞母言備粧奩以遺季姊

一公領鄉薦嘗痛父不待祿養母亦七旬餘矣遂謁選每晨昏必冠帶問安否朔望必冠帶夙興再拜床下以爲常俸必奉母母咲曰老婦持此安歸公曰曷留之以予季姊
一歷任俸薪所入多周族人之貧者至今族人談之多淚下
一公以屯留學論典試浙江有伯兄子名江者借行至錢塘江舟且覆舟人皆失色公抱侄哭曰我以公事死即死耳柰亡兄子何已而風順幸不死

一宦歸後歲大祲鄉人有以田賤直求售者公曰乘人之急而利其有是歲凶而人又益之凶也反倍直與之
一寓西南僻鄉明農課子終歲不履城市非公事不至偃室當路高其誼請鄉飲一再往即辭不赴
一敎諭屯留并典試浙江其所拔門人多宦秦中如姚畫溪大參尚仰山學憲諸公至公避

不先往諸公多至庛公具雞黍待之其高率如此

一在乇留躬勤講課如諸生時而以澹泊馴謹身示之範得高足弟子李之茂李尚智馮典嵗庚子有浙江之行乃留三幣於王司訓所謂爲三生賀人皆哄之已而三生皆得儁一時傳爲奇事

一乇留行取後因送母至蒲坂渡河稽留途次比至京考已竣事有勸公以賄從事者公曰

京秩豈足多哉吾愛吾鼎故止得守山西嵜嵐州云

一嵜嵐地稱極邊虜時闌入公築城濬隍嚴保甲修武備虜聞風遁去當路重其才調繁忻州

一忻州有二士豪健訟聞公至一夕各携妻孥竄去里人至釀酒相賀俗喜訟逋賦公力爲化懲久之訟息賦完兩臺交薦爲三晉治行第一

一在忻州承委修大同邊垣桔据塞外者一年餘工竣曾翁二中丞特薦于　朝　賜白金文綺加四品俸尋擢保定丞

一保定爲京師股肱郡俗風豪健往往桀人國門爲行李梗公濬溝渠樹林木設兵甲嚴廵緝躬爲稽考道路以肅

一在保定屢膺薦剡聲重一時時分宜柄國其傔嚴年爲一內相事以侍教生刺來囑公見刺不平詰其人竟置之法年銜甚因以主翁

意嗾鹽院其論歸當是時分宜勢焰熏灼縉紳稱年爲鶴山先生多借年交分宜歡以通刺爲榮而公獨不少徇人皆以拙宦誚之不恤也

此余邑侯汶上李公所纂先君行實用以呈府道者也一字一句皆公手裁讀未終篇感激泣下盖先君捐館舍有年今辱表章獲祀瞽宗嗚呼先君歿且不朽矣從吾不肖謹稽首爲跋以付梓人

不肖男從吾謹識

馮少墟集卷二十一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關學編

理學一脉其盛衰關世運高下然自東周以還聖如孔子尼于無位不得行所學徒與弟子講業于洙泗之濱晚而賛易序書刪詩修春秋定禮樂以俟後賢令斯道不終墜所謂聖人既往道在六經也孟子紹之皇皇救世所如不合徒託空言今所存僅七篇遺書耳又不幸火于秦

佛于東漢宋梁陳唐老莊于晋經既闕詭學又誕幻至功利之習溺文辭之尚牽漸靡成風末流莫挽蓋不知理如何學如何矣宋自濂溪倡明絶學而關中有横渠出若河南二程新安朱子後先崛起皆以闡聖真翼道統為己任然後斯道粲然復明關中故文獻國自横渠迄今又五百餘歳矣山川深厚鍾為偶彦潜心理學代有其人迨我

明道化翔洽益興起焉如涇野則尤稱領袖者

侍御馮仲好氏關中人也弱冠即志聖道通籍不數載以言事歸山中閒暇日惟講求正學排斥異端為惓惓所著關學編四卷始于横渠訖于秦關計姓字三十三雖諸君子門户有同異造詣有淺深然皆不詭于道設在聖門當所嘉與者簡冊兼收詎不宜也其書以關學名為關中理學而輯表前修風後進用意勤矣余不肖嚮往古昔有年且居子游之鄉産晦菴之里彬彬名儒不一而足未能博稽精論倣仲好體裁

次為成書坐視先哲遺蹟放失媿矣罪矣仲好有此舉嘆服良久遂屬長安楊令慕仁梓之用公同志蓋理為人人具足之理學為人人當講之學編内諸君子其力學以明理明理以完性皆人人可企及者非絶德也由諸君子而遡孔孟是在黽勉不息哉衡雖魯敢與同志共勗之萬曆戊申八月念八日新安後學余懋衡書于朝邑之貞肅堂

關學編者侍御史馮仲好集關西之為理學者

也其為孔子弟子者四人學無所考于宋得九人于金得一人于元得八人于明得十五人諸附見者不與焉皆述其學之大畧為小傳授受源委可推求也夫伏羲畫卦為關西萬世理學祖至周有文武周公父子兄弟號稱極盛周之後置他閏位不論西漢李唐有天下最久無能為理學者至宋乃始有周程三先生興於濂洛而張子厚先生崛起關西與之營道同術合志同方蓋當是時禪教大行先生少年亦嘗從事

于斯久之悟而反正以為佛門千五百年使英才聞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人倫不察庶物不明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詖淫邪遁亂德害治其持論深切著明如此信乎所謂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矣程子謂博聞強識之士鮮不入於禪卓然不惑惟子厚與邵堯夫范景仁司馬君實豈不難哉同子厚游二程門如游定夫以

克己與四勿不相涉呂與叔以喜怒哀樂未發由空而後中楊中立因而執之謝顯道以知覺為仁四先生且然况其他乎呂微仲表子厚墓稱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之易入橫渠不必以佛老合先王之道則子厚先生著書立言攘斥異學生平所苦心極思幾不白於世矣迨其後也鵞湖慈湖輩出而周程張朱之學日為所晦蝕然關西諸君子尚守鄒縣宗指近代學者左朱右陸德靖之間天下靡然從之關西大儒

亦所不免明聖學正人心扶世教安得起子厚於九京而揚扢之哉仲好之為是編也直以子厚承洙泗汲公畧見進伯傳後雖鄉里後進未可顧斥先正之過其學術醇疵臚列祀分以俟夫人之自擇而毫釐千里之差隄防界限之嚴詳于辯學疑思二錄中要之以子厚為正故關學明而濂洛以下紫陽之學明濂洛以上羲文周孔之學亦明矣余謂仲好有遠慮焉有定力焉有兼善之量焉有繼往之功焉若夫侈說其

鄉人以為游談者謦造作者程非仲好意也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我關中自古稱理學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有宋橫渠張先生崛起郿邑倡明斯學皐比勇撤聖道中天先生之言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可謂自道矣當時執經滿座多所興起如藍田武功三水名為尤著至于勝國是乾坤何等時也而奉元諸儒猶力為撐持埧吹箎和濟濟雝雝橫渠遺

風將絕復續天之未喪斯文也豈偶然也哉迨

我

皇明益隆斯道化理熙洽真儒輩出皐蘭朔起厥力尤鷙璞玉渾金精光含歛令人有有餘不盡之思鳳翔以經術教授鄉里真有先進遺風小泉不繇文字超悟于行伍之中亦足奇矣司徒步趨文清允稱高弟在中顓思緱繩蹈矩之死靡他至于康僖上承庭訓下啟光祿而光祿與宗伯司馬金石相宣鈞天並奏一時學者歆然嚮風而關中之學益大顯明于天下若夫集諸儒之大成而直接橫渠之傳則宗伯尤為獨步者也宗伯門人幾徧海內而梓里惟工部為速肖元善篤信文成而毀譽得失屹不能惑其真能致良知可知侍御直節精忠有光斯道博士甘貧好學無愧藍田嗚呼盛矣學者順仰古今必折衷于孔氏諸君子之學雖繇入門戶各興造詣淺深或殊然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不詭于吾孔氏之道則一也余不肖私淑有日頃

山中無事取諸君子行實僭為纂次題曰關學編聊以識吾關中理學之大畧云嗟夫諸君子往矣程子不云乎堯舜其心至今在夫堯舜其心至今在諸君子其心至今在也學者能誦詩讀書知人論世恍然見諸君子之心而因以自見其心則靈源濬發一念萬年橫渠諸君子將旦莫遇之矣不然而徒品隲前哲膚說口耳則雖起諸君子與之共晤一堂何益哉

萬曆歲在丙午九月朔日長安後學馮從吾書

于靜觀堂

關學編凡例

一是編專為理學輯故歷代名臣不敢泛入

一理學如秦子南燕子思壤駟子從石作子明俱孔門高弟第事蹟多不詳故另列小傳于前而編中斷自橫渠張子始

一次序各以時代庶古今不相混淆

一宋元諸儒有史傳諸書可考不佞稍為纂次十五仍舊至 國朝諸儒中多借妄論著文

之工拙不卹也

一國朝諸儒特錄其所知蓋棺論定者其所未知者姑闕之以俟

關學編首卷

秦子

秦子名祖字子南秦人（一統志西安府）孔門弟子篤于守道唐玄宗追封少梁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鄄城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秦子宋高宗贊曰秦有子南贇贇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鑄金契猶發藥歷世明祀少梁寵爵（聖門人物志末二句作紛華不撓慕我好爵）

燕子

燕子名伋（家語作級）字子思秦人（一作汧陽人）孔門弟子唐玄宗追封漁陽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汧源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燕子宋陳知微贊曰八九之徒具傳大義賢哉子思道本無愧鍾靈咸鎬浴德洙泗增封汧源皇澤斯被聖門人物志贊曰師席高振大成是集道傳一

貫速肖七十善教云衰儒風可立漁陽之士得跂而及

石作子

石作子名蜀字子明秦之成紀人（一統志鞏昌府秦州）孔門弟子唐玄宗追封石邑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成紀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石子宋高宗贊曰在昔石邑能知所尊懋依有德克述無言鼓篋槐市揚名里門此道久視彼美常存按姓氏英賢傳有石作蜀氏族畧複姓篇

有石作氏注云石作蜀孔子弟子據此當稱石作子稱石子者誤

壤駟子

壤駟子名赤字子從（家語壤作穰史記從作徒）秦人（一統志西安府）孔門弟子唐玄宗追封北徵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上邽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壤子宋高宗贊曰式是壤侯昭乎聖從執經請益載道者無詩書規矩問學楷模得時而駕領袖諸儒按通志畧壤駟氏複姓今稱壤子誤

關學編目錄

卷一

宋

橫渠張先生　載

天祺張先生　戩

進伯呂先生　大忠

和叔呂先生　大鈞

與叔呂先生　大臨

季明蘇先生　昞

與之范先生　育

師聖侯先生　仲良

天水劉先生　愿

卷二

金

君美楊先生　天德

元

紫陽楊先生　奐　鑑山宋氏規附

元甫楊先生　恭懿

維斗蕭先生　𣂏　伯充呂氏域附

寬甫同先生　恕

從善韓先生　擇

伯仁侯先生　均

士安第五先生　居仁

悅古程先生　瑁

卷三

明

容思段先生　堅

默齋張先生 傑

小泉周先生 蕙

大器張先生 嗣 抑之張氏鋭附

介菴李先生 錦 仲白李氏錦附

思菴蕭先生 敬之

平川王先生 承裕

卷四

明

涇野呂先生 柟

谿田馬先生 理

苑洛韓先生 邦奇

瑞泉南先生 大吉 崇村南氏班舜附

斛山楊先生 爵

愓誦呂先生 潛 石谷張氏節 正立李氏挺附

蒙泉郭先生 郛

秦關王先生 之士

關學編卷一

宋

橫渠張先生

先生名載字子厚郿人為人志氣不羣少孤自立無所不學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十八以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遂翻然志于道已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程伯淳正叔二先生至與論易二先

生于先生為外兄弟之子卑行也而先生心服之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即撤坐輟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以束帛聘延之學宮禮重之命士子矜式焉嘉祐二年舉進士為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縣名在宜川縣西北今廢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父老高年者會于縣庭親勸酬之使

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于民每召鄉長于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閭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教命出雖僻壤婦人孺子畢與聞俗用翕然熙寧初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御史中丞呂晦叔公著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召見問治

道對曰為治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上說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王安石安石謂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寖不悅既命校書崇文辭未得請復命按獄浙東程伯淳時官

御史裏行爭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治獄安石曰淑問如皐陶猶且讞囚此庸何傷命竟下實蹟之也獄成還朝會弟御史天祺及伯淳並以言得罪乃移疾西歸屏居橫渠橫渠至僻陋僅田數百畝供歲計人不堪其憂先生約而能足處之裕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妙契雖中夜必取燭疾書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諸心則修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蓋其志道精思未始

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蔽也故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禮為的以孔孟為法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患近世喪祭無法喪僅隆三年期以下恬未有衰麻之變祀先之禮用流俗節序祭以褻不嚴於是勉修古禮為薄俗倡朞功而下為製服輕重如

儀實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教童子以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觀于祭祀納酒漿以養遜弟而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相傚復古者甚衆關中風俗為之大變熙寧九年秦鳳帥呂微仲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畧可措之以復古宜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召同知太常禮院及至都公卿聞風争造然亦未有深知之者以所欲言嘗試於

人多未之信會言者欲講行冠昏喪祭禮詔下禮官議禮官狃故常以古今異俗為說先生力争之不能得適三年郊禮官不致嚴力争之又不得先生知道之終不行也復謁告歸中道而疾病抵臨潼卒年五十八貧無以歛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言其恬于進取乞加贈邮詔賜館職賻先生氣質剛毅望之儼然與之居久而日親勇于自克人未信惟反躬自艾即未喻安行之無悔也聞風者服義不敢以

私干之居恒以天下為念聞皇子生喜見顔面行道見餓殍輒咨嗟對案不食者終日聞人善輒喜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行游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雖貧不能自給而門人無貲者輒麤糲與共嘗慨然有志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以為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方欲與學者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

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歛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始先生為學亦頗秘之不多以語人曰學者雖復多聞不務蓄德秖益口耳無為也程伯淳開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而堯

舜之道庶可馴至也先生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歷數世不衰先生所著書曰正蒙眘自言吾為此書譬之樹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晬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何如耳書成揭書中乾稱篇首尾二章寘在左右曰訂頑曰砭愚已程正叔改曰西銘東銘其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

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于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程正叔謂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又謂自孟子後未見此書先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門人私謚曰誠明朱文公贊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理宗淳祐初謚

明公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張子

天祺張先生

先生名戩字天祺橫渠先生季弟少而莊重老成長而好學不喜為雕蟲之辭以從科舉父兄敦迫諭以為貧乃強起就鄉貢既冠登進士第調陝州閿縣主簿移鳳翔普潤縣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陝州靈寶渠州流江懷安東金堂縣事轉太常博士熙寧二年為監察御史裏行

明年以言事出知公安縣改陝州夏縣轉運使舉監鳳翔司竹監熈寧九年卒年四十有七先生歷治六七邑誠心愛人而有術以濟之力行不怠所至皆有顯效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已致之極其智力必濟而後已嘗攝令華州蒲城蒲城劇邑民悍使氣不畏法令鬬訟寇盜倍徙它邑先是令長以峻法治之姦愈不勝先生悉寛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敦喻使無犯法問召父老使之教督子弟服學者過作記善籍民有小

善悉以籍之月吉以俸錢為酒食召邑之高年聚于縣廨以勞之使其子孫侍因勸以孝弟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獄訟為衰為御史每進對必以堯舜三代進于上前惻怛之愛無所遷避其大要啓君心進有德謂反經正本當自朝廷始不先諸此而治其末未見其可也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為死黨李定以邪謟竊臺諫呂惠卿刻薄使給

侫經術以文奸言豈宜勸講君側又詔中書省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哭先生曰戩之狂直宜為公哭然天下之哭公不少矣章十數上卒不納乃嘆曰茲未可以已乎遂謝病待罪卒罷言職既出知公安未嘗以諫草示人不說人以無罪天下士大夫聞其風者始則聳然畏之終乃服其厚自公安改知夏縣縣素號多訟先生待以至誠反復教喻不逆不億不行小惠訟者往往叩頭自引未幾靈寶之民遮使者車請曰今

夏令張公乃吾昔日之賢令也願使君哀吾民乞張公還舊治使者欣然聽其辭而言于朝去之日遮道送不得行父老曰昔者人以吾邑之人無良喜訟自公來民訟幾希是惟公知吾邑民之不喜訟也言已皆泣下徙監司竹監舉家不食筍其清慎如此先生篤實寛裕儼然正色雖喜慍不見于容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不及于義接人無貴賤疏戚未嘗失色于一人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

巳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常雞鳴而起勉勉矯强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沛若有餘常自省小有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爲矣重然諾一言之欺以爲巳病少孤不得事親而奉其兄以弟就養無方極其恭愛推而及諸族姻故舊罔不周恤有妹寡居于不克家先生力爲經其家事有一二故人死不克葬十餘年先生惻然不安帥其知識合力聚財乃克襄

事篤行不苟爲一時師表横渠先生嘗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于不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後先晚而講學而達又曰吾弟全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今始有弟如此道其無憂乎關中學者稱爲二張云

進伯呂先生

先生名大忠字進伯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蕡比部郎中通葬藍田子孫遂爲藍田人先生登皇祐中進士爲華陰尉晉城令未幾提舉永興路義勇改秘書丞簽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中王安石議遣使諸道立緣邊封溝進伯與范育被命俱辭行進伯陳五不可以爲懷撫外國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罷不遣令與劉忱使遼議代北地會遭父喪起復知代州遼使至代設次據主席先生與之爭乃移次于長城北遼使竟屈巳而復使求代北地神宗將從之先生曰彼遣一使來即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劉忱曰大

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知其不可奪議竟不決罷忱還三司先生亦終喪制其後竟以分水嶺爲界焉元豐中爲河北轉運判官徙提點淮西刑獄尋詔歸故官元祐初歷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進寶文閣待制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後汲公及黨禍乞以所進官爲量移從知同州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學士官佐其葬知秦州時馬涓以狀元爲州簽判初呼狀元

先生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爲判官則不可令科舉之學既無用修身爲己之學不可不勉又時時告以臨政治民之道洽自爲得師後爲臺官有聲每嘆曰呂公教我之恩也謝上蔡時教授州學先生每過之聽謝講論語必正襟斂容曰聖人之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先生爲人質直不妄語動有法度從程正公學正公稱曰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所著有輞川集五卷奏議十卷弟大防

大鈞大臨兄弟四人皆爲一時賢者世無不高之大防字微仲進士及第元祐初以左僕射同范純仁和垂簾聽政者八年卻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封汲郡公紹聖初貶舒州行至虔州信豐卒紹興初贈太師宣國公謚正愍

和叔呂先生

先生名大鈞字和叔大忠弟嘉祐二年中進士乙科授秦州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三原移巴西又移知候官以薦知涇陽皆不赴丁外艱服除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曰吾斯之未能信於是不復有祿仕意家居講道以教育人才變化風俗期德成而致用久之以大臣薦爲諸王宮教授當獻文作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論上尋監鳳翔船務制改宣義郎會伐西夏鄜延轉運司檄爲從事既出塞轉運使李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先生請于种諤諤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劍耳先生即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

運使無君父乎諤意折強謂先生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先生怒曰公將以此言見恐耶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見其直乃好謂曰子乃爾耶今聽汝矣始許稷還是時微先生威氣詘諤稷且不免未幾以疾卒於官年五十有二先生爲人質厚剛正初學於橫渠張子又卒業於二程子以聖門事業爲己任識者方之季路先生於橫渠爲同年友及聞學遂執弟子禮時橫渠以禮教爲學者倡後進蔑

于習尚其才俊者急于進取昏塞者難于領解寂寥無有和者先生獨信之不疑毅然不恤人之非間已也潛心玩理望聖賢尅期可到日用躬行必取先王法度以爲宗範居父喪衰麻歛奠比虞祔一襄之于禮已又推之冠婚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混習俗與兄進伯微仲弟與叔率鄉人爲鄉約以敦俗其畧云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節文燦然可觀自是關中風俗爲之一變橫渠嘆秦俗之化和叔

有力又嘆其勇爲不可及而程正公亦稱其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云先生少時瞻學治聞無所不該嘗言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德性命之際惟躬行久則至焉橫渠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于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悟至是博而以約渙然氷釋矣故比他人功敏而得之尤多其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于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于無用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悉撰次爲圖籍使可見之行曰如有用我舉而措之而已其卒也范巽之表其墓曰誠德君子又曰君性純厚易直强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用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爲衆人沮之而疑小辨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當先生卒時妻种氏治先生喪一如先生治比

部公喪諸委巷浮圖事一屏不用子義山能傳其學人以爲道行于妻子云所著有四書註誠德集其鄉約鄉儀朱文公表章之行于世鄉約今爲令甲

與叔呂先生

先生名大臨字與叔號芸閣大鈞弟以門蔭入官不復應舉或問其故曰某何敢揜祖宗之德元祐中爲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嘗論選舉曰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

法以區別能否修㮣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
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范學士祖禹薦
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爲講官未及用而卒
先生學通六經尤邃于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
舊制令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駭俗少從橫渠
張先生游橫渠歿乃東見二程先生卒業焉與
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紀公語之
以識仁先生默識深契豁如也作克己銘以見
意其文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

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
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
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且徠
勝私窒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
室廬婦姑勃谿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
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癢痾
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顔何人哉
睎之則是始先生博極羣書能文章已涵養深
醇若無能者賦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

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顔子得心齋
婦翁張天祺語人曰吾得顔回爲壻矣而其學
尤嚴于吾儒異端之辨富文忠公弼致政于家
爲佛氏之學先生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
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
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
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
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
人爲未盡善輕理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

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
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
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所好豈
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哉弼謝之正公嘗曰與叔
守橫渠說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有說了
更不肯回又曰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
常窺之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又曰和叔
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
於與叔其見重如此所著有大學中庸解及古

圖玉溪集所述有東見錄錄二程先生語二先生微言粹語多載錄中其有功于程門不小故朱文公稱其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而又惜其早死云

李明蘇先生

先生名昞字季明武功人同邑人游師雄師横渠張子最久後又卒業于二程子時尹焞彥明方業舉造之先生謂曰子以狀元及第卽學乎唯復科舉之外更有所謂學乎彥明未達一日先生因會茶舉盞以示曰此豈不是學彥明大悟先生令詣程門受學焉元祐末吕進伯大忠薦曰臣某伏見京兆府處士蘇昞德性純茂强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文校書張載學爲門人之秀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朝廷擢用俾充學宮之選必能蓋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意乃自布衣召爲太常博士後坐元符上書入黨籍編管饒州行過洛館彥明所伊川訪焉旣行伊川謂季明殊以遷貶爲意彥明曰然焞嘗問季明當初上書爲國家計邪爲身計邪若爲國家計自當忻然赴饒州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季明以焞言爲然先是横渠正蒙成先生編次而序之自謂最知大旨熙寧九年横渠過洛與二程子論學先生錄程張三子語題曰洛陽議論朱文公表章之行于世今刻二程全書中

巽之范先生

先生名育字巽之三水人父祥進士及第累官轉運副使以邊功追贈秘書錄其後先生舉進士爲涇陽令以養親謁歸有薦之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神宗諭之曰書稱堲讒說殄行此朕任御史意也先生請用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張載等數人西夏入環慶詔先生行邊坐劾李定親喪匿服出知韓城久之晉知河中府加直集賢院徙鳳翔以直龍圖閣鎮秦州元祐初召爲太常少卿改光禄卿出知熙州（今臨洮府）時議棄質孤勝如兩堡先生

爭之曰熙河以蘭州爲要塞此兩堡者蘭州之蔽也棄之則蘭州危蘭州危則熙河有腹背之憂矣又請城李諾平汝遮川曰此趙充國屯田古榆塞之地也不報入爲給事中仕終戶部侍郎卒紹興中採其抗論棄地西夏及進築之策贈寶文閣學士先生從程張三先生學伊川嘗曰與范巽之語聞而多礙者先入也橫渠嘗語先生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先生請問橫渠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欲學者存之不忘庶

游心浸久有一日脫然如大寐得醒耳橫渠正蒙成先生序曰張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于無閒語小入于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爲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閒乎斯言矣其篤信師說而善發其蘊如此

師聖侯先生

先生名仲良字師聖華陰人二程先生舅氏無可之孫從二程先生游人有欲館先生者先生造焉則壁垂佛像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先生從之先生遂行或問之曰就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于夷者也嘗訪周濂溪濂溪留之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自謂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伊川驚異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邪後遊荊門胡文定留與爲鄰終焉文定與楊大諫書云使仲良者去

昏自荆門潰卒甲馬之中脱身相就于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其安于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于講論經術則貫通不窮商略時事則纖微皆察國勢安危民情休戚凡務之切于今者莫不留意而皆曉也方危艱難之時而使此輩人老身貧賤亦足慨矣伏望吾兄力薦于朝俾命以官使得效一職亦不為無補朱文公稱其學清白勁直所著有論語説及侯子雅言行世按伊洛淵源錄稱先生為華陰先生無可之孫卽

當書為華陰人而云河東人豈金陷關洛時先生曾避難河東耶學者詳之

天水劉先生

先生名愿字　天水人天資耿介時王安石新書盛行學者靡然向風先生獨不喜穿鑿附會之説潛心伊洛之學後以八行舉

關學編卷二

金

君美楊先生

先生名天德字君美高陵人肄業大學登興定二年進士第釋褐補博州聊城丞未及赴辟陝西行臺掾尋權大理寺丞繼擬主長安簿未幾正主慶陽安化簿尋辟德順之隆德令再辟安化令補尚書都省掾遷轉運司支度判官京城不守流寓宋魯間十年而歸長安先生自讀書入仕至于晚歲風節矯矯始終不少變亂後士夫或不能自守而先生于勢利藐然如浮雲晚讀大學解沿及伊洛諸書大嗜愛之常語人曰

吾少時精力奪于課試殊不省有此今而後知吾道之傳爲有在也埋没篆刻中幾不復見天日目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誦而朝夕聽之以是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咲歌詠不衰曰吾晚年幸聞道死無恨矣卒年七十九魯齋許先生衡誌其墓銘曰出也有爲死生以之處也有守不變于時日臨桑榆學喜有得其知益精其行益力吾道之公異端之私瞭然胸中洞析毫釐外私內公息邪距詖俯仰古今可以無

愧受全于天復歸其全尚固幽蔵無窮歳年子
恭懿益昌其家學為元名儒别有傳

元

紫陽楊先生　鉛山宋氏附

先生名奐字煥然號紫陽乾州奉天人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生先生父振以為文明之象因名曰奐天性至孝年十一喪母哀毁如成人未冠夢遊紫陽閣景趣甚異後因以自號長師鄉先生吴榮叔迥

出倫輩讀書厭科舉之學遂以濂洛諸儒自期待金末嘗作萬言策指陳時病辭旨剴切皆人所不敢言者詣闕欲上之不果元初隱居講道授徒抵郿縣栁塘門生百餘人刱紫陽閣即清風閣稱紫陽先生嘗避兵河朔河朔士大夫想聞風采求見者應接不暇東平嚴實聞先生名數問其行蔵先生終不一詣歳戊戌太宗詔宣徳税課使劉用之試諸道進士先生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以耶律楚材薦授河南路徵收課税所

長官兼廉訪使既至招致一時名士與之議政事約束一以簡易為事按行境内親問監務月課幾何難易若何有以增額言者先生責之曰剥下欺上汝欲我為之耶即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不踰月政成時論翕然謂前此漕司未有也在官十年請老于燕之行臺壬子世祖在潛邸驛召先生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請歸築堂曰歸來以為佚老之所教授著述不倦乙卯病革諭子弟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戒家

人無事二家齋醮引觴大噱命門人負擇執筆留詩三章怡然而逝年七十賜謚文憲先生博覧强記貞積力久猶恐不及作文務去陳言以蹈襲為耻一時諸老皆折行輩與之交關中號稱多士一時名未有出先生右者不治家人生産業而喜周人之急雖力不贍猶勉强為之人有片善則委曲稱奬惟恐其名不聞或小過失必盡言勸止不計其怨怒也初翰林學士姚燧早孤育于世父樞樞督教甚急先生馳書止之

曰燧令器也長自有分何以急爲乃以子妻之燧後爲名儒其學得于先生爲多元好問撰神道碑稱爲關西夫子江漢趙復序其集稱其志其學粹然一出于正卽其文可以得其爲人其見重如此所著有還山前後集百卷天興近鑑三卷韓子十卷槩言二十五篇硯纂八卷北見記三卷正統書六十卷時宋覲字漢臣長安人與紫陽及遺山鹿菴九山數儒論道洛西弟子受業者甚衆親歿廬墓瑞草生塋闕復嘗稱之

曰天性至孝德重三秦才贍而敏雄絕一時中統戊戌徵試中論賦兩科拜議事官先是官吏縱肆日久數侵苦小民公繩之以法惕然皆莫敢犯丙辰春詣闕陳便宜數事上嘉納廉希憲云宋覲循良可與共事希憲相知公有經濟才議欲爲列有嫉其文章名世者沮之署爲講議官不就後徵爲耀州尹官至蜀道憲副政聲在在著聞號鑑山先生有鑑山補暇集梓行于世年七十七卒

元甫楊先生

先生名恭懿字元甫號潛齋高陵人天德之子自少讀書強記日數千言會時艱從親逃亂而東于汴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父西歸家貧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爲養暇則力學博綜于書無不究心而尤邃于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爲章句儒而止志于用世及覆史學以鑒觀古昔興亡之事從學者已衆海內搢紳與父

友者馳書交譽卽以宗盟斯文期之年二十四始得朱子四書集註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讀之喜而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德有其門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于是窮理反躬一乎持敬優游厭飫俟其成功于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赫然名動一時宣撫司行省以掌書記共議事辟之皆不就至元七年與魯齋許文正公同被召先生不至魯齋由國

子祭酒拜中書左丞日于右丞相安童前稱譽其賢丞相以聞十年帝遣恊律郎中敬來召以疾辭十一年太子下教中書俾如漢惠聘四皓故事再聘之丞相遣郎中張元智為書致命不得已乃至京師帝遣國王和童勞其遠來既入見帝親詢其鄉里族氏師承子姓無不周悉詔與學士徒單公履定科舉之法先生議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熄雖有明經止于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獘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為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勑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趍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帝善之會北征辭歸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闕詔與太史王

恂等改曆明年曆成授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辭歸當曆成進奏日諸臣方列跪帝命先生及魯齋起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說蓋異禮也二十年以太子賓客召二十二年以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議中書省事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先是魯齋提京兆學與先生為友一還講貫動窮日力篤信好學操履不苟魯齋亟稱之父歿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襄事遵朱文公家禮盡祛桒門惑世之法為具不足稱貸益之魯齋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識之曠世隆典夫夫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修人極聚居六年魯齋東歸後治母喪一如父三輔士大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先生云蕭維斗㪺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于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師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于學真知實踐主手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

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
公司徒謂彜齋也學士姚燧譔神道碑銘曰維
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烝民為責已厚公于明
命實肩實負乾乾其行艮艮其守師古喪祭如
禮不苟三綱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
誘學者宗之西士山斗皇慶中贈榮祿大夫太
子少保弘農郡公謚文康所著有潛齋道稿若
干卷子賓字敬伯博通六經百氏累官集賢學
士國子祭酒在成均講明誨誘終日忘倦有父
風

維斗蕭先生　伯充呂氏附

先生名𣄙字維斗號勤齋奉元人天性至孝自
幼翹楚不凡長為府史語當道不合即引退讀
書終南山力學三十年不求進制一單衣由身
半以下及臥輒倚其榻玩誦不少置於是博極
羣書凡天文地理律曆筭數靡不研究侯均謂
元有天下百年惟蕭維斗為識字人學者及門
受業者甚衆鄉里乎化稱之曰蕭先生鄉人有
自城暮歸者途遇寇詭曰我蕭先生也寇驚愕
釋去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旁疑先生拾之
謂曰殊無他人獨公居後耳先生令隨至門取
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媿謝之世祖初分
藩在秦闢平章咸寧王野仙薦徵侍藩邸以疾
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
宴為賀遣一從史先往先生方灌園從史不知
其為先生也使飲其馬即應之不拒及冠帶迎
客從史見有懼色先生殊不為意後累授集賢

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武
宗初徵拜太子右諭德不得已扶病至京師入
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尋以
病請去或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師傅西
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諭
德如故固辭歸年七十八以壽終于家謚貞敏
劉致謚議畧云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召
之臣蓋志意修則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蟬
蛻塵埃之中翱遊萬物之表不事王侯高尚其

事者以之傳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故必蒲車旌帛側席以俟其至冀以勵俗興化猶或長往而不返亦有既至而不屈則束帛戔戔賁于丘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于吾元得二人焉曰容城劉因京兆蕭𣂏士君子之趣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已彼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上徹帝聰鶴書天出薜蘿動色巖户騰輝循堅卧不起不得已焉始一至卒不撓其節不隳所守而去亦可謂得所志也已方

之于古則嚴光周黨之流亞歟雖其道不周於用而廉頑立懦勵俗興化之功亦已多矣且其累徵而不起蹔出而即歸不既貞乎以勤自居其好古好學之心不既敏乎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古不怠曰敏請謚曰貞敏詔從之先生制行甚高眞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為文立意精深言近指遠一以洙泗為本濂洛考亭為據關輔之士翕然宗之稱為一代醇儒門人涇陽第五居仁平定呂思誠南陽字术魯翀為最著所著有三禮説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勤齋文集行世時有呂域字伯充其先河内人金末父佑避亂關中因家焉伯充從許魯齋學魯齋為祭酒舉為伴讀輔成教養其功居多至元間為四川行樞密院都事勸主帥李德輝不殺巴人感德祠之知華州勸農興學俱有成效累官翰林侍讀學士致仕卒追封東平郡公謚文穆大德中河東關隴地震月餘伯充與維斗各設問答數千言以究其理居父憂喪葬一倣

古禮魯齋貽書稱其信道力行為楊元甫之亞云

寬甫同先生

先生名恕字寬甫號榘菴奉元人祖昇父繼先博學能文廉希憲宣撫陝右辟掌庫鑰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間言先生安靜端凝羈丱如成人從鄉先生學日記數千言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至元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為吏屬關陝以先生貢禮曹辭不行仁宗初即其家拜

國子司業階儒林郎使三召不起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即奉元置魯齋書院中書奏先生領教事制可之先後來學者殆千數延祐設科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六年以奉議大夫太子左贊善召入見東宮賜酒慰問繼而獻書歷陳古誼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春英宗繼統以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老疾辭先生之學由程朱上遡孔孟務貫浹事理以利于行教人曲爲開導使得趨向之正性整潔平居雖

大暑不去冠帶母張卒事繼母如事所生父喪哀毀致目疾時祀齋肅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事有可復追遠有不誠是誣神也可逭罪乎與人交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繩尺里人借騾而死償其值不受曰物之數也何以償爲家無儋石之儲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榘菴時蕭先生𣂏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先生家士論並稱曰蕭同自京師還家居十有三年中外縉紳望之若景星麟鳳鄉里稱爲先生而不姓至順二年卒年七十八贈翰林直學士封京兆郡侯謚文貞所著有榘菴集二十卷

從善韓先生

先生名擇字從善奉元人天資超異信道不惑其教學者雖中歲以後亦必自小學等書始或疑爲凌節勤苦則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且童蒙所當知而皓首不知可乎尤邃禮學有質問者口講指畫無倦容士大夫遊宦過秦必往見先生莫不虛往而實歸焉世祖嘗召之疾不果

行其卒也門人爲服緦麻者百餘人

伯仁侯先生

先生名均字伯仁蒲城人父母蚤亡獨與繼母居賣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羣經百氏無不淹貫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讀書不至千遍終于己無益故其荅諸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名振關中學者宗之用薦者起爲太常博士後以上疏忤時相意即歸休田里先生貌魁梧而氣剛正人多嚴憚之及其應接之際則

和易款洽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咸服其博聞云今祀蒲城鄉賢祠

士安第五先生

先生名居仁字士安涇陽人幼師蕭維斗弱冠從同寬甫恕發學博通經史躬率子弟致力農畝而學徒滿門其宏度雅量能容人所不能容嘗行田間遇有竊其桑者先生輒避之鄉里高其行義率多化服作字必楷整造其門者不惟學明而行加修焉卒之日門人相與議易名之禮私謚曰靜安先生

悅古程先生

先生名瑀字君用號悅古涇陽人隱居不仕弱冠即以古學自力討論六籍雖祁寒暑雨造次顛沛未嘗少輟三原李子敬創學古書院延先生講學其中遠近從遊者百餘人循循然樂教不倦學者稱悅古先生嘗識諸子曰人性本善習之易荒古聖賢皆以驕惰為戒況凡民乎集家戒一卷以遺子孫著述有通史三卷異端辨二卷雲陽志二卷樂府文集傳世李子敬字恭甫為人質謹孝友家素裕族黨因其貧而葬者三十餘喪婚者八十餘姓捐千金創學古書院又割田以供釋奠廩師生學士蕭貞敏公為記行省上其義下詔旌表其門

關學編

關學編卷三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明

容思段先生

先生名堅字可久蘭州人初號栢軒後更號容思義取九容九思也學者稱容思先生生而剛方穎異讀書即知正學年十四為郡諸生見絳山陳先生書銘于明倫堂有群居慎口獨坐防心之語酷愛而敬誦之遂慨然以為聖賢可學而至年十七王父歿白其父治喪不用浮屠法凡當世宿儒宦游于蘭者無不師之于經史蘊奥性命精微不究其極不止也動作不苟人以伊川擬之正統甲子領鄉薦明年下第歸鄉之士大夫多遣子弟就學先生以師道自尊教法嚴而造就有等士類興起已已

英廟北狩應

詔詣　闕上書不報乃裹糧買舟南游由齊魯淮楚以至吳越訪求同志之士相與講切得闕子與白良輔輩定交焉逾年始歸學益有得景泰甲戌登進士以文名差纂山西誌明年誌成復命尋移疾歸讀書于五泉小圃依岩作洞以為會友講習之所有得即形于詩有云風清雲淨雨初晴南畝東阡策杖行幽鳥似知行樂意綠楊烟外雨三聲論者謂宛然有浴沂氣象越五年為天順己卯選山東福山知縣福山故僻邑先生以德化民刊布小學諸書令邑人講誦復以詩歌興之必欲變其風俗或謂其迂闊不能行先生獨謂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變之俗嘗有詩曰天下有材皆可用世間無草不從風始終不少懈由是陋俗丕變海邦島嶼渢渢乎有絃誦風既六載以李文達公薦超擢知萊州府適先生與文達公竟未面也先生治萊如治福山時召郡縣官師與燕俾言志咏歌以申政教未期月萊人大化以憂去既禫不遽北

上乃訪周廷芳于秦州訪張立夫于鳳翔講學求友孜孜不暇其于功名利達澹如也久之復補南陽在南陽慨近世學者以讀書媒利祿階富貴士尠知聖賢之學乃倡明周程張朱與古人為學之意建志學書院聚郡庠及屬治諸生親授講說又以民俗之偷由未預教乃遴屬治童蒙授以小學孝經文公家禮教民俗言諸書俾之講習又創刻二程全書胡致堂崇正辯諸書俟登科者給授士習翕然改觀又創節義祠

祀古聖母烈女以風勵郡俗尤嚴逆巫尼不使假左道傷風化會有女纓而自經以殉夫死者先生率僚屬師生往弔為具棺斂卜地合葬已又　奏表其閭由是郡人雖婦人女子皆為感化先生為政持大體重風教不急功利不規規于簿書不以毀譽得失動其心凡屬吏不法者即案問不少貸民或良或奸相宜訓治與民休息在南陽八年郡人戴之如父母其敬畏之至若家有一段太守者治行為天下第一以直道

不能諧時遂致政歸乃結廬蘭山之麓扁曰南村曰東園取淵明詩昔欲居南村及青松在東園意授徒講業相羊登詠以自樂然于時政闕失民情困苦則又未嘗不憂形于色成化甲辰卒年六十有六門人私謚曰文毅先生性素孝友治父母喪一遵古禮事兄椿曲盡弟道居家嚴內治崇禮教凜然為鄉邦典刑與人尤篤于分義友人唐知縣廷器貧甚其歿也為具棺斂以襄事併志其墓方伯石公執中曾孫以貧鬻

于人乃垂涕捐貲贖還俾主其祀業師周公麟歿為撫其後每至其家坐必避席焉先生雖未居言路而屢有建白如請脩龍逢比干祠墓請從祀元儒劉因請旌表孝行節義請開言路諸封事皆鑿鑿有關國體補風化蓋先生之學近宗程朱遠遡孔孟而其功一本于敬嘗言學者主敬以致知格物知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心之理即天地之理吾身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者在于此必以命世大儒自期而不可自暴自棄

以常人自居有負為人之名所至從游者衆多所成立如同郡董學諭芳羅僉憲睿彭少保澤孫孝廉芳秦州周布衣蕙山西董僉憲齡福山張同知嶽南陽樊尚書昇王文莊鴻儒熊少參紀張孝廉景純皆門墻尤著者郡人陳祥贊云距釋排聃吾道是遵士趨歸正鄉俗以淳繼往開來遠探濂洛文清之統惟公是廓彭澤撰墓碑云先儒謂道自堯舜以來至孟子歿失其傳焉匪道不傳學者託之言語文字而無深造力

踐之功也至宋周程三夫子出至晦菴朱先生始極主敬致知力行之功上繼孔孟之統元魯齋許文正公我 明敬軒薛文清公以篤實輝光之學繼其絕此固萬世之公議也若我南陽太守容思先生段公其克尊信斯道而致深造力踐之學者歟論者以為知言所著有容思集栢軒語錄行世

默齋張先生

先生名傑字立夫號默齋鳳翔人父璡工部主事先生生有異質穎悟過人稍長入郡庠卓然以聖賢自期年二十一登正統辛酉鄉薦乙丑中乙榜以親老就山西趙城訓導居官六年惟以講學教人為事一日薛文清公過趙城與先生論身心性命之學文清公嘆服而去先生之學由是益深值歲祲捐俸賑饑雖所捐無幾亦寒氊所難景泰辛未工部公捐館舍先生徒跣奔歸喪葬悉以禮先是里俗多用浮屠法先生一切屏去鄉人化之久之以養母不出天順癸

未母棄養既禫有司勸駕先生慨然曰吾少也力學以明道祿仕以養親今吾親終矣而學無所得尚欲仕乎遂不復出因賦詩自責曰年幾四十四此理未真知晝夜不勤勉遷延到幾時益大肆力于學居恒瞑目端坐至于移時起則取諸經子史朗然諷誦或至丙夜後已最愛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因大書揭座右造詣日深弟子從遊者日衆乃拓家塾以五經教授學者稱為五經先生名重一時巡按御史其

薦先生為提學僉事不報成化乙酉應天聘典文衡謝不往辛卯茶臺馬公震行部漢南特遣諸生黄照王宣葷奉書載幣聘先生攝城固學事先生復書略曰天地生人無不與之以善聖賢教人亦無不欲其同歸于善是知善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先覺之覺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耳但古之學者從事于性情而文辭所以達其意今之學者專務文詞反有以累其性情某今年五十有一矣方知求之于此以尋古人

向上之學雖得其門未造其域汲汲皇皇恐虗此生當自念僻處一方獨學無友每欲遠遊質正高明柰有寒疾不可以出兒鄉黨小子相從頗衆豈能遠及他方邪亦謝不往與皋蘭段先生堅趙侍御英河東李學博杲秦州周布衣蕙相與論學而段尤稱契厚嘗贈以詩有云萬徑千蹊吾道害四書六籍聖賢心聖賢心學眞堪學何用奔馳此外尋而先生詩中亦有今宵忘寢論收心之句學者爭傳誦焉或勸先生著書

曰吾年未艾猶可進也俟有所得為之未晚乃竟未及著書而卒是為成化壬辰十月十二日距生永樂辛丑八月十九日年僅五十有二先生為人篤于孝友事二親曲盡子道與兄英為異母同居五十年無間言姊早卒撫其子若已出教之成立御子弟一以禮法内外斬斬嘗自讚曰讀孔孟書學孔孟事知有未眞行有未至惟日孳孳以求其所無負也其勤勵如此先生歿若干年郡守趙公博白兩臺為先生建祠于

家塾之左以供祀事長平郭公定為記郡倅范公吉稱先生以五經教授明心學于狂瀾既倒之餘以四禮率人挽風化于頹靡不振之秋以端實淡泊飭躬砥行垂休先于千百載之後可謂一代人物矣識者以為實錄云

小泉周先生

先生名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後徙居秦州因家焉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問字為臨洮衛軍戍蘭州守敦間容

思段先生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即服
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既而與坐講既而以為畏
友有疑與訂論焉段先生最以聖賢可學而至
教示進為途方段先生曰非聖弗學先生曰惟
聖斯學遂殫力就學究通五經篤信力行慨然
以程朱自任當時先者亦翕然以為程朱復出
也咸敬信樂從之又受學于清水教諭安邑李
公昶得薛文清公之傳功密存省造入真純遂
為一時遠邇學者之宗有總兵恭順侯吳瑾者

聞其賢欲延教其子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
總兵以軍士役某召之役則往役召之教子則
不敢往聞者嘆服其侯亦不能強遂親送二子
於其家以受教先生始納贄焉時肅藩有二樂
人鄭安鄭寧者進啓本願除樂籍從周先生讀
書其感發人如此後隱居秦州之小泉因以為
號著深衣幅巾為容成紀之人薰化其德稱為
小泉先生嘗遊西安與介菴李公錦論學介菴
由是大悟遂為關西名儒渭南思菴薛公敬之

執弟子禮師事焉秦州守數造其廬舉鄉飲賓
謝不往巡按杜公禮徵求見講太極先天二圖
不覺前席嘗正冠婚喪祭之禮以示學者秦人
至今遵之成化戊子容思先生至小泉訪之不
遇留以詩有歷盡巉岩君不見一天風雪野梅
開之句後又贈以二詩云小泉泉水隔烟蘿一
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脉源源動鼓洛
川波風埃歩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更多老我
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痾又云白雲封鎖

萬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
書探取聖賢心何為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
古今欲鼓遺音絃絶後關閩濂洛待君尋何大
復謂先生于容思先生其始若張横渠之于范
仲淹其後若蔡元定之于朱紫陽也迨老以父
遊江南歷涉險艱訪汲于揚子江人皆稱其孝
而又重悲其死云先生初名檜後更蕙或作桂
誤先生門人甚衆最著名者渭南薛敬之秦州
王爵字錫之自少潛心力學及長從游先生

門而知操存郡守秦公與語悅之時與講操存之學及教後學切切以誠敬為本弘治初以國子生仕為保安州判君出納公會計當日不憚勞保安稱平焉秦公後總督原州聘君至原三年相處如一日及歸秦公贈以楊州鹽引數百石君辭之而惡衣惡食坦如也州人咸稱之詳載可泉胡公纂輦郡志中敬之余別有傳

大器張先生　柯之張氏附

先生名昺字大器別號自在道人咸寧人父廳

為山西蒲州知州先生少從父之任受學于河東薛文清公之門用是日勤勵于聖賢之學諸子百家雖靡不研究而一禀于濂洛關閩之旨文清公深器重之歸補西安郡庠弟子員景泰癸酉以易舉于鄉成化丙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氷蘖自持推讞詳明甲午出知山西太原府太原為省會劇郡故稱難治先生蒞刃有餘術良弁三晉郡人德之不忍先生離去故九載考績晉山西參政仍署府事又四載始

遷河南按察使振肅紀綱奸貪斂跡嘗辨指揮董敬等人命之誣弘治改元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時畿內多事盜賊縱橫于途行旅戒嚴先生禁墻植樹自內丘直達京師由是道路肅然至今賴之值歲大祲先生給糧賑濟民免流亡辛亥晉戶部右侍郎尋以病請歸歸四年為弘治乙卯卒于家年六十有五先生為人仁厚敬慎事不苟為非義一介不取進退惟命是聽終身恪守師說不敢少有逾越文清公殁

其文集散漫不傳先生搜輯校正凡數年稿始克成乃為序梓而傳之至今學者尚論文清必以先生之言為徵信云所著有仕學日記自在詩文蠢齋博稿若干卷先生為都憲為亞卿皆三原王端毅公為冢宰時所推轂其卒也端毅公銘其墓稱其理學傳自文清公高名可並太華峰世以為確論時有秦州大參張公銳字抑之成化初舉于鄉父敏以國子生為江西布政司照磨公從之任受學東臥張先生元禎張先

生者豫章名儒也公由是學益有得乙未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遷江西吉安知府在吉安政教兼舉士習事與民用安業坐忤權貴謫湖廣漢陽六載以兩郡令譽晉山東左參政後致仕居鄉日進執經諸弟子于庭講學不倦鄉閭薰德馬故隴西學者稱為張夫子可泉胡中丞纘宗稱公誠確溫厚本之天性而多學好古汲引後進尤人所不可及云

仲白李氏附

介菴李先生

先生名錦字在中號介菴咸寧人幼警悟不凡九歲失恃如安成依舅氏韓君智韓為擇師教之端坐終日不逐群兒嬉讀書知大義日見英發比成童還爲諸生受易于鄉先生董君德昭之門大肆力于學每試輒爲督學使者所稱賞後遇秦州小泉周廷芳講學得聞周程張朱為學之要遂棄記誦辭章之習專以主敬窮理為事又與渭南思菴薛氏咸陽西廓姚氏同邑誼菴雍氏飛澤講習相勸相規久之踐履醇茂閫中學者咸以橫渠稱之濟南尹恭簡公爲通政時使秦聞先生名延與語大爲驚嘆天順壬午舉于鄉成化戊子遊成均友天下士其學益進大司成邢公讓深器異之令諸子受業馬後邢坐事下獄先生倡六館士伏 闕抗章明其無罪雖于事無益而先生之名重京師矣嘗愛武侯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學須靜才須學數語揭之座右以自警事親色養備至執喪盡禮力絀異端至今省會士大夫不作浮屠事寔自先生

始爲孝廉居憂時巡撫余肅敏公欲延教其子先生以齊衰不入公門固辭余益重之後余知其喪不能舉賻以二槨先生郤其一曰不可因喪射利也郡大夫有與之厚者賻米數十斛以辭命無倖米字辭後周廷芳復過省與先生印證所學設問辨難周為嘆服先生解經平正通達不爲鑿說且善誘後學諄諄忘倦出其門者如李參政崙劉尚書璣于知州寛董員外養民及舉人張子渭李鉞漸被尤深先生數上春官

竟不第成化甲辰謁選直隸松江府同知職親戎牒夙夜精勤奸無所售有脫役垂四十載者先生始發之即令補伍雖權貴居間竟莫能奪未究厥施以疾卒于官是在成化丙午年僅五十一貧不能為棺斂其僚友賻之始克歸云先生性剛介不妄交接不苟為然諾義之所在確然自信不以一毫挫于人尤重取予所居僅蔽床席茹淡服疏雖至屢空終不輕有所取學務窮理性體之身心不好立言語文字以故歿之

日遺稿無存靈寶許襄毅公為先生同志友先生歿十年襄毅公巡撫關中屬督學楊文襄公表其墓文襄公稱先生挺然風塵之表不苟簡遷就與世低昂抱其貞璞卒以完歸而督學虎谷王公亦稱其化如和叔辭章外貧似原思草澤閭閻嗚呼可謂深知先生者矣後數十年而有渭南李仲白氏者名與先生同字仲白號龍坡亦潛心理學為諸生時西蜀龍灣高先生儕署高陵教事仲白越疆從受學與涇野呂先生同門相切磋焉正德庚午領鄉薦為宿遷令著勸農文勸孝文以化俗由是邑多孝子又以稅餘金買牛給民耕墾荒地宿遷人稱為百年以來一人遷海州知州致仕初擢州特不能具一花帶呂先生遺之一圍後去州抵家猶是帶也其清苦如此嘉靖丙申卒于家呂先生銘其墓稱其稟受懿嘉學求根本云

思菴薛先生

先生名敬之字顯思號思菴渭南人生有異狀

長大雄偉鬚髯修美左膊一黑文字深入膚裏生五歲愛讀書十一解屬文賦詩稍長言動必稱古道則先賢景泰丙子獲籍邑諸生居止端嚴不同流俗鄉閭驚駭稱之曰薛道學為文說理而華每為督學使者所賞鑑應試省闈至十有二次竟不售成化丙戌以積廩充貢入太學太學生接其言論咸為嘆服一時與陳白沙並稱由是名動京師自太學歸二尊人相繼歿徒跣奔葬時大雪盈尺兼潦淺泥濘亦不知避後

遂病足值冬月輒發母嗜韭母歿終身不忍食
韭成化丙午謁選山西應州知州先生治應首
勸民耕稼紡績時當東作循察田野民艱于耕
種者賚以牛種民貧負租及不能婚葬者皆助
之買牸畜數十給之繁民令孳息為養又務積
蔬粟不三四歲粟至四萬餘石乾蔬數萬餘斤
孳當饑饉應民免于死亡其既竄而復歸者三
百餘家皆與衣食補葺其屋廬與旋由是屬邑
聞風復者沛然又立義塚以瘞流民之死于道

者弘治戊申秋南山有虎患為文祭之旬日間
虎死于壑己酉春蕭家寨址平地有卤水湧出
一寨幾至沉陷先生亦為文祭告水即下洩聲
如雷鳴民免于溺他德政異政多此類詳守谿
王公諛碑記中先生尤雅重學政數至學舍切
切為言孔孟之旨由是應人士始知身心性命
之學奏課第一弘治丙辰陞金華府同知東南
學者如陳聰葷數十人皆摳衣門墻居二年致
仕撰金華鄉賢祠志若干卷正德戊辰卒年七

十又四先生嗜道若飴老而彌篤好與人講遇
人無問人肖解不即為說道人或不樂聽說亦
不置又好靜坐思索凡有所得如橫渠法即以
劄記所著有思菴野錄道學基統洙泗言學錄
爾雅便音田疇百咏集歸來藁及演作定心性
說諸書其言多有補于名教云其卒也呂文簡
公誌其墓畧曰初先生致仕家居以事入長安
柟獲遇于長安之開元寺因叩先生先生言蘭
州軍周蕙者字廷芳躬行孝弟其學近于伊洛

吾執弟子禮事之吾入太學時道經陝州陳雲
逵忠信篤介凡事皆持敬遇之吾以為友凡吾
所以有今日者多此二人力也柟謂先生者再
四見先生年已七十日夜讀書不釋卷聽其論
議皆可茲策惰志則亦今日之博學好古死而
後已者也又謂門人胡大器曰為學隆師取友
變化氣質為本渭南有薛先生從周先生學常
雞鳴而起候門開灑掃設坐及至則跪以請教
又謂門人康介曰予聞諸思菴薛子曰介甚孝

錦關西之豪傑也甘貧守道好學至死不倦今亡矣夫夫薛子其亦見介菴而興起者乎其學問淵源如此云

平川王先生

先生名承裕字天宇號平川三原人父恕歷官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師謚端毅爲 國朝名臣第一道德功業載在國史成化元年乙酉先生生于河南官邸蓋端毅公巡撫日也端毅公七子而先生最少方兒時即重厚如老儒恒

端坐不妄言笑七八歲作屋隙詩曰風來梁上響月到桃邊明又作先師孔子木主朝夕拜之春秋丁日具香果齋而祭乃爲齋銘曰齊不齊謹當謹萬物安百神統聖賢我古來胎齊不齊謹當謹太淑人廉知之以白端毅公公喜曰此兒足繼志矣十四五時在南都從莆田蕭先生學蕭令侍立三日一無所授先生歸告端毅公曰蕭先生待兒如此謂不足教耶公曰善哉教也真汝師矣先生由是益尊師樂學遂深造焉

年十七八著進修筆錄崇仁吳正郎宣序之以傳年十九應鄉試督學戴公珊試其文奇之丙午年二十二舉于鄉丁未

孝宗登極召起端毅公爲冢宰先生侍行讀書京邸與一時名公遊由是聞見益廣學益進癸丑第進士會端毅公致仕先生予告歸乃開門授徒講學于釋氏之刹堂至不能容復講于弘道書院先生教以宗程朱以爲階梯祖孔顏以爲標準語具督學虎谷王公書院記中蓋先生

以師道自居甚嚴弟子咸知敬學故自樹而成名者甚衆久之授兵科給事中有時政先務等疏皆切中時弊兩使藩國餽遺一無所受歷吏科都給事中正德初逆瑾專政群工多出其門先生遠之又上疏乞進君子退小人及諸不法事瑾怒罰粟三百石輸邊其恨猶未已會先生以外艱去始免服除瑾誅以原官遷太僕少卿本寺卿南太常卿時

上南巡先生夙戒牲帛祭品待祀或曰上方用

武無暇干祀焉用備為弗聽及 上至奏祀皆
行之言者愧服已卯宸濠叛欲趨南都大臣分
城以守先生分守通濟門乃與家人訣別登城
誓死守之會有逆黨藏甲兵于櫛以應賊者先
生覺發服以上刑都城肅然壬午
世廟即位改元嘉靖論禦賊功有白金文綺之
賜癸未遷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尋回部為
世廟所重賜
獻皇帝睿筆清平正直四字丁亥晉南戶部尚

書已丑致仕林居十年惟以讀書教人為事當
時稱其濟美有范忠宣繼文正公之風論薦者
無虛日廟堂方欲召用而先生已歿識者于是
有蒼生之恨云卒年七十有四蓋嘉靖戊戌五
月也訃聞賜祭葬如例謚康僖先生性篤孝能
悅親養志故端毅公愛之特甚又善事諸兄諸
兄皆殊常友之時序祀先唯謹誨諸子侄以道
與人交溫乎可親而又栗然不可狎故與之交
者咸愛敬焉與長安高御史徹先游久之贈詩
以堯夫正叔與之蓋服其和粹嚴正不易及也
自少樂多賢友端毅公尤夙以尚友之道誨之
故一時海內名賢無弗接者自始學好禮終身
由之故教人以禮為先凡弟子家冠婚喪祭必
令率禮而行又刊布藍田呂氏鄉約鄉儀諸書
俾鄉人由之三原士風民俗至今貞美先生之
力居多所著有論語近說論語叢讀談錄漫語
星軺集辛巳集考經堂集庚寅集諫垣奏草
堂語錄三泉堂漫錄厚鄉錄童子吟藁婚禮用

中進修筆錄動靜圖說等書所述有橫渠遺書
太師端毅公遺事等書行世端毅公林居日著
五經四書意見獨攄心得自成一家學者宗之
先生著述種種蓋多本之庭訓云門人馬光祿
理秦大參偉郝大參世家雒中丞昂張給諫原
李憲副伸趙僉憲瀛秦明府寧王明府佩李孝
廉結有名光祿別有傳

關學編卷四

明

涇野呂先生

先生名柟字仲木高陵人世居涇水北自號涇野學者尊之曰涇野先生父溥號渭陽有隱德先生少儁悟絶人羈丱為諸生受尚書于高學諭儁邑人孫大行昂即有志聖賢之學又問道于渭南薛思菴氏克乎有待不妄語不苟交夙夜居一矮屋危坐誦讀雖炎暑不廢衣冠年十七八夢明道程子東萊呂氏就正所學由是學益進督學邃菴楊公虎谷王公拔入正學書院

與群俊茂游大參熊公李公延教其子先生辭不獲乃館于開元寺後聞父疾即徒步歸二公以夫馬追送不及先生曰親在床褥安忍俟乘為也父尋愈擢雲槐精舍聚徒講學其中二公仍遣子熊慶浩李繼祖卒業焉弘治辛酉舉于鄉明年計偕不第遊成均與三原馬伯循秦世觀榆次寇子惇安陽張仲修崔仲凫林縣馬敬臣諸同志講學寶邛寺嘗約曰文必載道行必顧言毋徒舉業以要利祿毋徒仕重弗克有終曰孜孜惟以古聖賢進德修業為事遺弟栖師事伯循其入學儀式京師傳以為法同邑高朝用時為地官郎謂檢討王敬夫曰子邑有顏子子知之乎敬夫曰豈呂仲木耶自是納為厚交

乙丑

敬皇帝賓天與諸生哭臨先生聲出淚下衆譁為迂弗恤也孫行人殁于京遺孤不在側先生衰絰哭拜弔者或曰禮與曰禮喪無主比隣為主况師乎及返葬于鄉猶是服也宿館下三日

哭而相葬事既歸復講學于精舍從游者日衆

正德戊辰舉南宮第六人

廷對擢第一授翰林修撰凡知先生者皆喜曰今得真狀元矣時閹瑾竊政以枌榆故致賀先生却之瑾啣甚自是遜避不與往來在翰林二年操介益勵祿入祗祀其先父母書問至必再拜使者受之退而跪讀期功喪為位而哭門無餽遺時何將夫瑭為編修以道自守不為流俗所喜先生曰相切劘驩如也會西夏搆亂流請

上入宮御經筵親政事不報璡懇其言益訐於
乃與粹夫相繼引去未幾璡敗禍延朝紳人咸
服先生之明家居杜門謝客者三年臺省交章
薦其往拒逆璡卓識偉節宜召擢大用壬申起
供舊職上疏勸學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
斯享靈囿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欲盛有臺沼我
太祖代取之人主可不深念或謂元主之戒傷
于太直先生曰賈山借秦為喻漢文尚能用之
況

主上過漢文遠甚柟獨不能為賈山乎疏入
上亦嘉納未幾乾清宮災復應詔言六事一曰
遂日臨朝聽政二曰還處宮寢預圖儲貳三曰
郊社禘嘗祇肅欽承四曰日朝兩宮承顏順志
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軍令各寧業六曰天下
鎮守中官貪婪取回別用不報先生復引疾去
崔仲鳧嘆曰古有直躬進退不失其道者吾于
呂仲木見之矣歸而卜築邑東門外扁曰東郭
別墅四方學者日集都御史虎谷王公薦其學

行高古乞代已任不報渭陽公病先生侍湯藥
晝夜衣不解帶覆恒無聲如是一年鬚髮為白
比卒哀毀踰禮既葬廬墓側旦夕焚香號泣門
人感之皆隨先生居乃與平定李應箕同邑楊
九儀輩講古今喪禮當襄事時郡守致賻受之
既而馳幣句文辭門人問故先生曰方卒哭而
遽懷金為文吾不忍也既禫釋復講學于別墅
遠方從者彌衆別墅不能容又築東林書屋居
馬鎮守閹廖鑾以豚米却之廖素張甚乃戒使

者曰凡過高陵毋擾有呂公在也有客以無金
乞居間先生笑而謝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乃以
鳥獸視耶其人慚曰吾姑試子耳門庭蕭然無
異寒素
世廟即位詔起原官時朝鮮國奏稱狀元呂柟
主事馬理為中國人才第一朝廷宜加厚遇仍
乞頒賜其文使本國為式其為外夷敬慕如此
上御經筵先生進講適值
仁祖淳皇后忌辰口奏宜存黲服禮罷賜酒饌

朝論韙之癸未分校禮闈取李舜臣輩悉名士
時陽明先生講學東南當路某深嫉之主試者
以道學發策有焚書禁學之議先生力辨而扶
救之得不行場中一士子對策欲將今宗陸辨
朱者誅其人火其書極肆詆毀甚合問目意且
經書論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先生曰觀此人
今日迎合主司他日必迎合權勢同事者深以
為然遂置之念
新天子即位上疏請講聖學畧曰學貴于力行

而知要故慎獨克己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
民志天下中興太平之業寔在于此不報在史
館與鄒東廓友善甲申奉修省 詔復以十三
事上言頗過切直時東廓亦上封事同下詔獄
一時直聲震天下人人有貞鐵漢之稱尋謫東
廓判廣德先生判解州道出上黨隱士仇欄兄
弟遮道問學有梓匠張提者役于仇氏聞先生
講喜甚跽而求教先生誨以善言提大悟昔嘗
取人一木作界方至是遂還其主仇氏兄弟盖

為感動先生喜形諸詩云豈有征夫能過化稚
山村裏似堯時既至解仰堯舜故址慨然以作
士變俗為己任解士子視聖學與舉業為二先
生曰苟知舉業聖學為一則干祿念輕救世意
重于是講學崇寧宮每誨諸士雖舉業拳拳不
離聖賢之學諸士皆欣然向道以為聖賢復出
也會守缺先生攝事不以遷客自解免恤煢減
役勸農課桑築堤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善
政犂然郡庠士及四方來學者益衆乃建解梁

書院居之選少而俊秀者歌詩習小學諸儀朔
望令耆德者講會典行鄉約廣孝弟節義者表
其閭求子夏後教之學建温公祠正夷齊墓訂
雲長集久之政舉化行俗用丕變丁亥轉南吏
部考功郎中解梁門人王光祖謂先生在解三
年未嘗言及朝廷事為考功躬親吏牘少司馬
王浚川薦其壯行淳篤學問淵粹遷南尚寶卿
久之遷南太常少卿往太常讌樂甚褻先生悉
革之乙未遷國子祭酒先生在南都幾九載海

内學者大集初講于柳灣精舍既講于鷲峰東所後又講于太常南所風動江南環向而聽者前後幾十餘人閩中林頵浙中王健以謁選行中途聞先生風遂止乃買舟泛江從之遊上黨仇欄不遠數千里復來受學先生循日請益于甘泉湛先生日切琢于鄒東廓穆玄菴顏東橋諸君子時東廓亦由廣德移南盖相得甚驩云其在國學益以師道自任自講期外尤日進諸生諄諄發明使人人知聖人可學而至嘗取儀

禮諸篇令按圖習之登降俛仰鍾鼓管籥洋然改觀易聽有以孝廉著者揭榜示旌喪者弔而賻病者問而醫死者哭而歸骸其鄉又奏減歷以通淹滯絕請托以杜倖門凡監規之久弛者罔不畢舉六館僚屬觀法清慎諸生皆循循雅飭一時太學有古辟雍之風京邸搢紳多執弟子禮從學而内使大與沇東亦時時聽講焉其感人如此人人稱為真祭酒臺臣張景薦其德行文學真海内碩儒當代師表丙申晉南禮部右侍郎東南學者喜先生復至益日納屨其門乃復講于禮部南所時

上將躬視承天山陵累疏勸止不報署南吏曹纂疏薦何瑭穆孔暉徐階唐順之等二十人入賀會有論湛先生偽學者先生白諸當路曰

聖皇在上賢相輔之豈可使明時有學禁之舉手事遂已時霍文敏為南宗伯與夏貴溪故有隙時時嗾詬夏先生乘間諷曰大臣誼當和衷過規之可也背憎非體霍誤疑先生黨夏巳先

生來 闕下夏巳柄國數短霍于先生先生毅然曰霍君性雖少褊故天下才也公為相當為國惜才由是夏亦誤疑先生黨霍會 廟災自陳遂致仕然先生終未嘗以此向人自白也歸而講學北泉精舍越四年壬寅七月初一日卒距生成化己亥四月二十一日年六十有四卒之日高陵人為罷市休寧門人胡大器先至高陵侍疾遂視殮殯而執喪焉四方門人聞者皆為位而哭先生性至孝友儉朴事繼母侯氏養

篤至室無妾媵與李淑人相敬如賓事叔父傅
如父歲饑嘗分俸賙其族衆姊劉家窶甚時時
濟之憫外祖宋乏嗣每展墓派涕從舅瑾寓同
州特訪迓歸平生未嘗干謁人亦不受人干謁
不事生產既歿家無長物蓋先生之學以立志
為先慎獨為要忠信為本格致為功而一準之
以禮重躬行不事口耳平居端嚴恪毅接人則
和易可親至義理所執則鏗然競烈置死生利
害弗顧也嘗訪王心齋艮于泰州趙玉泉初于

黎城每遇同志雖深夜必往訪苟非其人即一
刺不輕投教人因材造就總之以安貧改過為
言不為玄虛高遠之論門人侍數十年未嘗見
有偷語惰容論者謂關中之學自橫渠張子後
惟先生為集大成云所著有四書因問周易說
翼尚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篇外
篇宋四子抄釋史館獻納南省奏稿詩樂圖譜
史約高陵志解州志及涇野文集別集傳世隆
慶初贈禮部尚書謚文簡

谿田馬先生

先生名理字伯循號谿田三原人弘治戊午舉
人正德甲戌進士皆高等初授吏部稽勳司主
事尋調文選甫一年即謝病歸戊寅薦起考功
庚辰又遭母歸嘉靖甲申復薦起稽勳員外郎
尋遷稽勳考功郎中丁亥擢南京通政司右通
政戊子又謝病歸辛卯復薦起光祿寺卿甫一
年又謝病歸歸十年又薦起南京光祿卿至即
引年致仕乙卯年八十又二其年十二月十二

日夜地大震先生即以是夜卒人皆慟之先生
幼敏慧醇雅如成人年十四為邑諸生即稱說
先王則古昔研究五經指義多出人意表弘治
癸丑先生年二十矣會王端毅公致仕康僖公
以進士侍歸講學弘道書院先生即受講康僖
公所于是得習聞國朝典故與諸儒之學先生
一切體驗于身心與同門友秦西澗偉作告文
告先師共為反身循理之學以曾子三省顏子
四勿為約造退容止力追古道康僖公深器異

之一時學者即以為今之橫渠也遂菴楊公督學關中見先生與康德涵吕仲木大驚曰康之文辭馬吕之經學皆天下士也是時身未出里中而名已傳海內動京師矣既如京益與海內諸名公講學其意見最合者則陳雲逵吕仲木崔仲鳧何粹夫羅整菴諸君子于是學日純名日起所在學者多從之遊督學漁石唐公為建嵯峨精舍漁石作記稱先生得關洛真傳為當今碩儒四方學從就講者益衆其教以主敬窮

理為主士無問少長與及門不及門無不聞風傾慕者先生又特好古儀禮時自習其節度至冠婚喪祭禮則取司馬溫公朱文公與大明集禮折衷所之處父喪與嫡生母之喪關中傳以為訓乃其難進易退之節人尤以為不可及嘗曰身可絀道不可絀見行可之仕惟孔子能之下此者須自揣分量可也仲鳧稱先生愛道甚于愛官當世以為確論往安南貢使謂部郎黄清曰故聞馬先生名願一見今不在仕列何也

黄曰先生高志不欲官使人嘉嘆以去朝鮮國王奏乞頒賜主事馬某文使本國傳誦為式其名重外夷若此先生主事時上書諫
武宗巡遊者二後伏闕諍益力杖于
廷員外時值議大禮率百官伏闕進諫
世宗震怒命開伏闕者姓名百官以先生名為首逮繫詔獄復杖于廷尋復官郎中時奏寢莊繹之奏即執政言亦不從考察力羅致政私人彭澤人僉憲力主被劾調用魏校蕭鳴鳳為正人卒

不改官公論翕然至今稱為真考功嘉靖丙戌分校禮闈所取皆海內名士人尤服其藻鑑先生喜掖人又喜汲引後生年七十歸隱商山書院名益重來學者遠近踵集縉紳過訪與海內求詩文者無虛日先生亹亹應之不倦山巾野服皤髮童顏飄然望之若仙人以是益願侍先生談諸得詩文者又願得先生親書先生不談佛老不觀非聖書初年介而毅方大以直至晚年則益恭而和直諒而有容其執禮如橫渠其

論學歸準于程朱然亦時與諸儒異同蓋自有獨得之見云所著四書註疏周易贊義尚書疏義詩經刪義周禮註解春秋修義陝西通志與詩文集各若干卷隆慶間追贈副都御史賜祭葬先生門人最盛有河州何永達字成章自號拙菴以歲貢為清豐縣丞尋棄去讀書講學老而彌篤壽九十有四著春秋井鑑林泉偶得聖訓補註井鑑續編諸書先生嘗寄以詩云楊柳灣頭撫七絃故人零落似飛綿河濱尚有鍾期在青鳥音來動隔年其見重如此

苑洛韓先生

先生名邦奇字汝節號苑洛朝邑人父紹宗號蓮峰成化戊戌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副使學識才品當世推重先生幼靈俊異常承訓過庭即有志聖學為諸生治尚書時即著蔡傳發明禹貢詳畧律呂直解見者驚服弘治甲子以書舉第二人正德戊辰成進士拜吏部考功主事尋轉員外郎辛未考察都御史某私袖小帖竊視

先生曰考覈公事有公籍在何以私帖為乃奪其帖封貯不檢都御史為遜謝衆皆失色謂文選太宰托意為官擇人欲發視缺封先生執不可太宰銜之會京師地震上疏極論時政闕失謫平陽通判甲戌遷浙江按察僉事時逆廝錢寧以鈔數萬符浙易銀當事者歛餽恐後先生檄知縣吉棠散其歛卒不餽宸濠將舉逆先命內豎假飯僧數千人于杭天竺寺先生立為散遣濠又以儀賓託名進貢假道衢州先生召儀賓詰曰進貢自當沿江而下奚自假道歸詰爾

主韓僉事在此不可誑也後三年濠果逆鎮守欲襲浙江賴前事發姦不竟逞先生謂鎮守為浙蠹諸不少假鎮守銜甚誣奏擅革進貢誹謗朝廷逮下詔獄為民既歸謝客講學四方學者負笈日衆

世廟即位改元嘉靖詔起山東參議尋乞休甲申大同巡撫張文錦階亂遇害時勢孔棘復以薦起山西左參議分守大同人皆危之先生聞

命即行將入城去二舍許逆者使二人露刃迎
且故檄叅將宼以備之先生奮然單車入時諸
司無官鎮人聞先生入皆感激泣下人心少安
旣而巡撫蔡公天佑至代州先生親率將領令
盛裝戎服謁蔡于代蔡驚曰公何為如此先生
曰某豈過于奉上者大同變後巡撫之威削甚
大同人止知有某耳不身先降禮何以帥衆蔡
為嘆服會
上遣戶部侍郎胡公瓚提兵問罪鎮人聞之復

大譟先生迓侍郎于天城以處分事宜馳白巡
撫諸軍聞言出于先生信之始解翌日首惡就
戮先生謂侍郎曰首惡旣獲宜速給賞以示信
庶亂可弭寧不然人心疑惧將有他變侍郎不
聽先生遂致仕歸後果如其言戊子起四川提
學副使尋改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其
秋主試順天因命題為執政所不悅嗾言者謫
南太僕寺丞己丑再疏歸尋起山東按察副使
大理左少卿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將大同
再變王師出討百凡軍需倚辦宣府悉力經理
有備無乏乙未入佐院事尋改巡撫山西時羽
檄交馳先生躬歷塞外增飭戰守之具拓老營
堡城垣募軍常守以代分番諸邊屹然可恃四
疏乞休復致仕甲辰復用薦起總理河道陞刑
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太宰周公用喜得佐
理翕然委重丁未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復
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五疏乞歸是在巳
酉益修舊業倡導來學居七年乙卯會地震卒

年七十七贈少保諡恭簡門人白璧曰先生天
稟高明學問精到明于數學胸次灑落大類邵
堯夫而論道體乃獨取張横渠少負氣節旣乃
不欲為奇節一行而識度汪然涵養宏深持守
堅定躬行心得中正明達則又一薛敬軒也所
著有苑洛語錄苑洛集苑洛志樂性理三解易
占經緯易說書說毛詩未喻諸書傳世弟邦靖
字汝慶號五泉幼稱奇童年十四舉于鄉二十
一與先生同第進士為工部主事榷稅武林比

及氏有同年趙司李以屈安人病無子買女婢遺之拒不受趙曰此越女有色者笑曰政恐若此耳既還郎中以建言逮獄為民嘉靖改元起山西左參議以病免尋卒年僅三十有六汝慶父子兄弟以學問相為師友太史王敬夫銘其墓稱為曠世之英全德之士所著有五泉集朝邑志若干卷

瑞泉南先生　雲林尚氏附

先生名大吉字元喜號瑞泉渭南人正德庚午

舉人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浙江紹興府知府致仕嘉靖辛丑卒年五十有五先生幼穎敏絕倫稍長讀書為文即知求聖賢之學嘗賦詩言懷有誰謂予嬰小忽焉十五齡獨念前賢訓堯舜皆可升之語弱冠以古文辭鳴世入仕尚友講學漸棄其辭章之習志于聖道然循豪曠不拘小節嘉靖癸未如紹興時王文成公倡道東南講致良知之學王公乃先生辛未座主也先生既從王公學得實踐致力肯綮處乃大悟曰人心果自有聖賢也奚必他求于是時時就　王公請益焉嘗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王公曰何過先生歷數其事王公曰吾言之矣先生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王公曰良知却是我言先生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來告曰與其過後悔改不若預言無犯為佳也王公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先生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曰身過可勉心過柰何王公曰昔鏡未

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先生謝別而去于是闢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而王公之門人日益進已又同諸同門錄王公語為傳習錄序刻以傳越丙戌先生入覲以考察罷官先生治郡以循良重一時當事者以抑王公故斥之先生致書王公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為喜急問學為事恐卒不得為聖人為憂吾無一字及于得喪榮辱之間王公讀之

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同門遞觀傳誦相與嘆仰歆服因而興起者甚多王公報書為論良知旨甚悉謂關中自橫渠後今實自南元善始先生既歸益以道自任尋溫舊學不輟以書抵其侶馬西玄諸君闡明致良知之學構湭西書院以教四方來學之士其示弟及諸門人詩有云昔我在英齡駕車詞賦場朝夕工步驟追踪班與揚中歲遇達人授我大道方歸來三秦地墜緒何茫茫前訪周

公跡後竊橫渠芳願言偕數子教學此相將而尤惓惓于慎獨改過之訓故出其門者多所成立蓋先生之學以致良知為宗有以慎獨改過為致知工夫飭躬勵行惇倫敘理非世儒矜解悟而畧檢押者可比故至今稱王公高第弟子必稱渭南元善云所著有紹興志渭南志瑞泉集若干卷行于世時有同州尚公班爵字宗周弘治甲子經魁父衡為浙江參議公隨父任亦從王文成公學後任安居知縣豁四先生譔通誌稱公作縣剛果勤勵政舉民安著有小淨稿雲林集

斛山楊先生

先生名爵字伯修號斛山富平人初誕時室中如火光起人咸驚異之長美姿容身滿七尺家故貧年二十始發篋讀書苦無繼晷資嘗以薪代夙夜攻苦每之隴上耕即挾冊往意欣欣也居恒念人當以聖賢為師一切不稟古昔何所稱宇宙間兄靖以掾誤罹法先生徒步百里外

申殿寬遂並繫獄先生從獄中上書辭意激烈邑令見而驚之曰奇士也胡累至是耶立出之給油薪費督之學年二十八聞朝邑韓恭簡公講理學躬輦米往拜其門公睞先生貌行行壯也欲卻之父蓮峰老人謂曰意若非凡人數日叩其學詫曰縱宿學老儒莫是過吾幾失人矣既省語言踐履錚錚多古人節嘆曰畏友也同門學者皆自以為不及後與楊椒山稱韓門二楊云年踰三十。嘗學漁石唐公始首拔為邑諸

生。嘉靖戊子秋應試長安就食食館客有遺金者先生守之客至狩館人急先生詰其實付以金客謝寡取先生峻不允乃敦請家止宿焉是秋即以書舉第三名。明年成進士。授行人三使藩國餽贈俱讓不受或以為矯先生曰彼雖禮來名重　天子使吾獨不自重　天子使邪聞者嘆服壬辰選山東道監察御史時權臣當國草疏將劾之疏且具會鄉人有以垂白在堂勸止者乃移疾歸歸未幾母歿毀瘠踰禮廬墓三

年有冬笋刖兎之瑞服闋家居授徒講學者又五年庚子秋以薦起河南道巡視南城權貴斂避而所覩時事不勝扼腕辛丑春二月初四日上封事娓娓數千言大約天下事內而腹心外而百骸皆受病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凡一則輔臣夏言習為欺罔翊國公郭勛為國巨蠹所當急去二則凍餒民閭不憂恤而為方士修齋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覩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緇黃出入大內非制五則言事諸臣若楊最羅洪先輩非死即斥去所損國體不小是時中外頗以言為諱疏入人皆愕然

上大怒即逮繫鎮撫司窮究其詞拷掠備至先生一無詘是日都城風大作人面不相覿都人呼為楊御史風其感動天地如此先生身晝夜桎鎖中創甚血淋漓下死而復甦先是士大夫下獄並未有桎鎖者乃自先生始蓋貴溪翊國意也戶部主事周公天佐巡按陝西御史浦公鋐相繼申救俱箠死獄中守益戒嚴人益為先

生危而先生處之自若刑部郎錢公德洪工部郎劉公魁吏科給事中周公怡皆先生同志舊友先後俱以事下獄相得甚驩然自學問相勸勉外各相戒不得言得罪事錢先釋獄先生顧有以為別錢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古人作聖之功其在此乎先生敬識之而乃日與周劉切劘修詣不少輟繹四子諸經百家研精于易著周易辨錄及中庸解若干卷諸所著作畧無憤惋不平

語詩文倡和身世頓忘如是者五年乙巳秋八月十二日
上以受釐故放先生及周劉歸田里而三人者猶相與取道潞水講學舟中適臨清始別歸會熊太宰以諫仙箕忤旨復逮三人獄先生抵家甫十日聞命即日就道親朋揮淚爲別先生無幾微見顔面身幽圜扉者又三年丁未冬十一月五日
上建醮高玄殿災火圜中恍聞呼三人名出者次日釋歸爲民
上之聖明保全諫臣如此既歸教授里中貴人莫得見其面蔬粥敝履怡然自適己酉冬十月九日卒于家年五十有七病革時援筆自誌又惓惓以作第一等事做第一等人教其子孫無他辭蓋先生爲人徑直不阿而內實忠淳自少至老孳孳學問以韓苑洛馬谿田爲師以楊椒山周訥溪劉晴川錢緒山蔡汝濵諸君子爲友險夷如一初終不貳磨礲精光展拓胸次其所

涵養者誠深以故身鑊湯火百折不回完名全節鏗鏘一代不偶也彼世之淺衷寡蓄耽耽以氣節自多者視先生當媿死矣先生沒若干年
莊皇帝以
世廟遺詔贈光祿少卿錄其後
今上用禮官議謚忠介

愧軒呂先生 石谷張氏 正立李氏附

先生名潛字時見涇陽人號愧軒嘗謂爲學必不愧屋漏方可爲人因取號以自警云父應祥嘉靖壬辰進士爲禮科都給事中以論宮寮事奪官爲時名臣先生幼穎敏讀書即解大義嘗秘書克己銘懷袖中時爲展玩稍長從都諫公任師事蜀進士趙木溪氏聞木溪氏講義理之學而悅于是學甚力歸又師事涇野呂先生深幸其得所依皈凡一言一動率以涇野爲法于是學益力而舉子業亦益入理爲邑諸生試每傾曹偶學使者重其文行拔入正學書院以風多士嘉靖丙午以詩薦鄉書卒業成均友天下

士而名日起時　朝紳中有講學會每聞先生偕計至丞廷之講先生刻意躬行遠聲色慎取予一毫不苟而尤嚴于禮諸冠婚喪祭咸遵文公惟謹即置冠與祭器式必如古人或以為迂弗恤也先是母栢孺人病于京先生扶母病西歸劑醫百至孺人病革以先生且弱冠命之娶先生娶而不婚日夜苫塊喪次既襄事廬居墓所服除乃始婚事至孝之名動關中事都諫公與繼母張曲盡孝養都諫公病至嘗糞以驗殆

則哀毀幾絕都諫公封事故未留稿先生走闕下錄原䟽請銘馬文莊公文莊公亟稱之事叔父待諸弟情愛備至每歲時祭畢燕諸族人講明家訓又率鄉人行鄉約人多化之親黨有窘乏輙憐而周焉與人交平易款洽或有過即面規之而未嘗背言其短嘗與友人冢泉郭公郛讀書講學谷口洞中四方從學者甚衆聽者津津有得咸曰得涇野之傳者愧軒也當道旌異無慮數十初南祭酒姜公寶建言天下人才

多壞于舉人之時以其身階仕進而上無繩束甄別故易壞也請　詔有司推擇舉人中行誼修者特掄擢風士習于是撫按張公祉等交章以先生名上

聞遂辟入京特授國子監學正時馬文莊公為祭酒冢泉郭公亦為助教乃與郭公議以涇野先生為祭酒時所布學約請馬公力舉行之由是講讀之聲徹于橋門萬曆癸酉調工部司務會淮海孫公楚侗耿公俱入京先生數就兩公

質所學同志方依先生為主盟乃戊寅六月一病遽逝年僅六十又二水部郎葉君逢春狀其行大司馬確菴魏公銘其墓宮保李敏肅公為之傳皆實錄非溢美時從涇野先生學者又有張公節李公挺節字介夫號石谷亦涇陽人父幡以文無害官通州同知公隨之任會甘泉湛先生講學京師通州距京師甚通公從之游湛先生教以隨處體認天理公大有省無何通州公致仕公歸而補邑諸生復受學涇野先生為

諸生四十餘年竟老于場屋以積廩行將膺貢嘆曰吾老矣安用貢爲乃上書督學劉公辭廩劉公雅知公學行特加禮遇仍扁其門曰清風高節尋奉例遥授訓導職銜云公爲人方正介直涇野先生深器重之嘗贈以詩有守道不回比舊堅之句生平不妄交遊獨與愧軒蒙泉諸君子相講切日坐南園草屋中讀書窮理涵養本原至老不倦即惡衣糲食澹如也嘗語學者曰先儒有云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又云靜中養

出端倪吾輩須理會得此方知一貫眞境不爾縱事事求合于道終難湊泊不成片段矣人皆以爲名言卒于萬曆壬午壽八十貧不能葬李敏肅公捐金助之始克襄事云梃字正立咸寧人正嘉間西安郡學生性孤直有義氣不隨時頫仰會有　郜藩郡如故事出諸生分諭諸屬公以次出某邑贈遺一無所受嘗自誦曰生須肩大事還用讀春秋涇野先生物又講學谿田馬先生所往來三原路中以盜死人皆惜之

蒙泉郭先生

先生名郛字惟藩號蒙泉涇陽人器宇凝重童時屹若成人甫八齡即知誦讀諳聲律時從都諫龍山呂公學偶試以對句云曉風拂水面先生輒應聲曰朝日射岩頭龍山公計偕屬受學東橋李公與龍山公子愧軒先生同筆研兩人同肆力于學即以聖賢相期許曰必不爲世俗碌碌者補邑庠生聲名蔚起父母相繼逝先生侍疾居喪竭力盡瘁家計窘甚而處之裕如朝

夕攻苦益潛心性命不顓顓競雕蟲之技時盖未離庠校而名已蜚三輔矣邑侯樊高其行延居講席或有以千金求居間者先生峻拒不納樊侯退而省其私益用高之嘉靖戊午年已四十有一矣始舉于鄉辛酉冬以呂師會葬遂不上公車一時郡邑爭表其廬謂得古師弟之誼馬先生舉孝廉後猶與愧軒先生讀書龍岩洞中學益有得負笈從遊者甚衆累試春官不第乙丑謁選河南獲嘉學諭日與諸生講學課藝

多所造就隆慶庚午擢國子助教值馮文莊公爲祭酒敎規肅然先生贊襄之力居多時年已五十有六例不得入臺省同列欲先生少隱庚甲應選先生哭曰臺省寧可不得年其可隱邪僅得戶部主事朝論偉之榷稅九江先生處脂潤翛然不滓擊剔奸蠹商旅胥悅時有監關郎倅某者墨吏也束于新令不得肆乃妄加污衊事聞諸朝朝大夫共知先生賢竟為白其誣萬曆庚辰出守馬湖馬湖西南夷故地俗陋易罵

先生恩威並濟禮讓躬先躶夷數十輩從其譯酋願望見先生顏色歸而愛戴彌切居未三載聞有猶子之戚念伯兄且老獨居遂投牒歸歸田二十餘年自諸書講學外他無所事督學敬菴許先生雅重先生檄縣延為鄉飲大賓先生雖堅遜恒虛席以待乙巳六月三日無疾而卒距生正德戊寅三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八士大夫及門下士追思無已以其德稱私謚曰貞懿先生先生學重根本篤于倫理而兢兢持敬自少至老一步不肯屑越暇中喜吟詩卓有堯夫擊壤遺意有云學道全憑敬作箴須臾離敬道難尋常從獨木橋邊過惟願無忘此際心又云近名終喪己無欲自通神識遠乾坤闊心空意見新閉門只靜坐自是出風塵又云莫道老來積德難古人雖老志不衰富公八十尚書屏武公九十猶求友老來聞道未為遲錯過一生寧不恨從此努力惜分陰毋徒碌碌空白首觀此則知先生享上壽而完名全節非偶然矣先

生與人言每侈大節而出之藹然可聽令人不忍別去雖新進少年延見必恪生平手不釋卷冠履几榻悉列箴銘而晚年尤喜讀易所著有自警俚語山居雜詠語畧族譜仰鄭堂集仲子九有殺青以傳九有乙未進士以猗氏令擢禮部主事未究其用而卒人皆惜之

秦關王先生

先生名之士字欲立號秦關學者稱秦關先生其先咸寧人五世祖志和遷居藍田其後子孫

因家焉父旌號飛泉官代邸教授明理學有語錄藏于家先生幼承庭訓七八歲即知學教授公授之毛詩二南輒解輒為諸弟妹誦之教授公喜有子後治大戴禮兼通易為諸生以文名庠校間嘉靖戊午舉于鄉己未試春官不第由是益肆力舉業者累年後屢不第慖然改曰所性分定聖道遠人乎我一毋經生華藻奚為遂屏棄帖括潛心理窟毅然以道學自任為養心圖定氣說書之座右閉關不出者九年蒿林糲

食尚友千古行己必恭與人必敬飲食必祭必誠兢兢遵守孔氏家法一時學者以為藍田呂氏復出感慕執經者屨滿戶外士習翕然又謂居鄉不能善俗如先正和叔何乃立鄉約為十二會赴會者百餘人設科勸糾身先不倦諸灑掃應對冠婚喪祭禮久廢每率諸宗族弟子一一敦行之于是藍田美俗復興萬曆甲戌病痺屬又哭母過毀步履愈艱終喪而嚮道之心愈篤謂非博取遠遊終難進道會仲子守亦與偕

計已卯遂復如京是時先生已久謝公車第日與諸同志講學都門之蕭寺崇正闢邪力肩斯道即時貴或譚及二氏輒正辭距之不少假既而道鄒魯瞻闕里徧拜先師及諸賢祠墓低回留之不忍去夢寐如見其人久之始歸由是秦關之名動海內矣凡搢紳從茲道茲者罔不式廬願見表厥宅里云歲乙酉德清許敬菴先生督關中學講學正學書院先生故許先生同志友也禮徵先生為多士式先生亦樂就許先生

合志同方相為切劘時多士皆有所興起後許先生以應天丞謫歸先生亦南遊講學出武關浮江漢而下迂道江之右會南昌章子潢新城鄧子元錫廣信衢州楊子時喬殷子士望復東渡浙水見許先生于德清東南學者聞先生至多從之遊先生二子宗容念先生疾客久肅迎歸是在己丑秋明年庚寅八月卒于家壽六十有三目欲瞑以手示二子為訣亦曾子啓手足意也先是南司成趙公用賢柱史王公以通相

繼疏薦趙疏海内三逸公居其一疏云孝弟力田行不踰乎軌範詩書敦悦名已動于鄉閭雖久嬰足疾而過廬者必式宜如近王敬臣故事授以京秩俾表帥一鄉矜式後學便柱史疏大畧與趙符

命下宗伯議議如薦者指先生為孝廉垂三十餘年竟不仕角巾野服悠焉終老至是

詔授國子監博士除目至而先生已先物故四越月一命不待君子惜之先生生平修娉惇倫

篤于行誼丁内外艱毀幾滅性處昆弟怡怡未五旬失耦誓不繼鰥居終身其于世俗聲色嗜好一切漠然性不問家而好施喜活人或謂貧所濟幾何則曰吾盡吾心力耳置祠祭墓祭二田為宗族置義倉義田即極晦無多寔貧士所難居恒晦迹郤埽即郡邑以幣交未嘗苟受亦未嘗輕謁至于訪道求友雖跋涉間關數千里亦不憚遠云先生篤信好學見徹本原非沾沾矜一節一善以成名者世或止以甘貧苦節稱先生是豈足盡先生乎所著有理學緒言信學私言大易圖象卷道學考源錄易傳詩傳正世要言正俗鄉約王氏族譜正學筌蹄關里聽思關洛集京途集南遊稿所述有先師遺訓先君遺訓　皇明四大家要言性理類言續孟錄諸書行世

關學編後序

夫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凡有血氣莫不有性命而道在焉道在而由之知之則學在也矣獨以

關學名也關學之編少墟馮侍御為吾鄉之理學作也吾鄉居天下之西北眷坤靈淋粹之氣自吾鄉發是以庖羲畫卦西伯演易姬公制禮而千萬世之道源學術自此衍且廣矣子曰文不在茲乎又曰吾其為東周乎則西方聖人發揮旁通東方聖人懷而則之其揆一也此載在詩書無庸復贅故此編惟列孔子弟子四人横渠先生而至今無不考而述焉故不載獨行不載文詞不載氣節不載隱逸而獨載理學諸先

生炳炳爾爾也不論升沉不計崇卑而學洙泗
祖羲文者無不載焉少墟之用心亦可謂弘且
遠矣不然自張呂諸大儒而外如不列於史冊
則埋没而無聞後死者惡得辭其責也書成人
無不樂傳之然則是學也果何學也誦是編而
印諸其心即心即學即學即羲文周孔未見有
不得者奚止論關中之學即以論天下之學論
千萬世之學可也

萬曆歲次己酉正月人日後學岐陽張舜典書

于澶淵之闇然亭